

疯狂的程序员

作者:绝影 <http://blog.csdn.net/hitetoshi>

疯狂的程序员 1 Hello World!

天已经七分黑了，屋里却还没开灯。这个全身黑衣服的男子突然像想起什么，从包里掏出烟，抽出一只，递给旁边的人：“兄弟，抽烟么？”——那烟是红塔山。

旁边那人连忙一边摆手，一边说：“不，不。”语气有点紧张，好像那黑衣服递过来的不是烟，是海洛因。

这个黑衣服的男子，后来的网名叫“绝影”。他旁边那个，后来被他们称为“土匪”。这件屋子，就是他们大学寝室。

第一天到学校，其实没有一点新鲜的感觉。绝影的舅舅和舅妈就在这里教书，早在这学校还不叫“大学”的时候，绝影已经在学校足球场学骑自行车了。

要说念大学，最忌讳的就是在自己家门口念。哪怕你就住北大院子，也一定要去清华。土匪觉得这学校不错，不光是土匪觉得不错，看就业形势，也的确不错。但是绝影就一肚子憋屈。其实这间寝室和别的寝室也没什么特别，也就四张床四张电脑桌。电脑桌当然有，但是电脑就要自己往上面放。既然没有电脑，那要电脑着有什么用呢？还占着地方。唯一不同的是寝室里的一个人——和别的不一样，这间寝室有个不属于这个班的人——他叫王江。

王江他特别，不仅因为他不是这班的，还因为他吹的牛皮很特别。

大一晚上谈什么？当然是谈高考。

于是王江就叹息：哎呀，差一分呐。

土匪附和道：哎呀，就差那么五分。

王江：老天无眼，把我弄到这么个学校来。

土匪：凑合吧，四年后考研，又是条好汉。

王江：不行，我要让我老爸再想想办法。

土匪：都怪我老子没本事。比我差的都去了那学校。

王江：我老爸没问题。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不轻易去找他的。

土匪：那你这辈子就给毁了。

王江：明天就去办退学。

土匪：你去退，我跟你一起去退。

.....

两人谈得热血沸腾，仿佛他们老爸一个是教育部长，一个是清华校长，想去清华北大还不易如反掌耳。仿佛大好前途就在向他们招手，只等明天退学。

绝影跟另一个后来被叫做叫“超薄”的人一直没发话。超薄是因为听不懂他们的四川方言。绝影呢，心里一直在郁闷：要没有舅舅和舅妈，还有舅妈的爸爸，他根本就进不了这学校。不光进不了这学校，甚至进不了中国和外国任何一所大学。

第二天，王江去退学了。土匪没去。问土匪为什么？土匪说：“他太不成熟了。唉，年龄小，办事不牢靠。”

后来，王江的爸爸到了学校。绝影觉得王江的老爸怎么看也不像教育部长，甚至连自己的老爹都没法比。虽然经过这几天王江的洗礼，应该算是“如雷贯耳”了，但就是咋看咋不行。他老爸不停的说：“儿哟，再考个大学要多少钱哟。这学费都交了 8000 多了哟……”

所以最后，王江也没能退成学。不过因为这次退学风波，王江一举成为专业上的名人。为啥？为啥要退学？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所以，退学是小事，但是敢退学就是大事了。至少

有办法退了之后再弄个大学念去。

再后来，土匪和王江都当了各自班的学习委员。绝影什么也不是。绝影本来想弄个生活委员当的。因为生活委员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而且绝影是本地人，在竞选上应该有很多优势。可是偏偏在竞选的时候，绝影住院了。

所谓红颜祸水。要不是因为红颜，绝影就不会住院。

说那天绝影终于约到那妹妹吃饭。那妹妹是谁？隔壁专业的。长什么样？没见过。怎么认识的？网上。所以没见过才有神秘感，绝影才那么激动。

那天中午，绝影拍了拍土匪：“走了！约会去了！”于是换鞋。这时候，一个炸雷响起，哗～～天花板上日光灯断成两截，一截摔成碎片，另一截直接插到绝影的脚背上。绝影拔出这一截，脚背上立刻露出直径两公分大的窟窿。绝影正在纳闷，这么大个洞，怎么就不见流血呢？正想着，血就开始扑扑地往外喷。

土匪傻了，但还是知道叫寝室管理员。寝室管理员也傻了，说外面下着雨呢。楼长说：你背也得把学生背到校医院去。

绝影没傻。绝影说：“等等。”拿起电话：“我来不成了。我脚上现在有个洞，正在往外喷血。”那妹妹一听急了：“少来了第一次约会你就找借口。”

绝影仍然很平静：“真的。唉，血还在喷，真不行了。管理员要送我去医院，要不你在你们楼下等我，去校医院要从你们楼下过。你看是不是真的。”

管理员背起绝影就走。到校医院有两条路，一条是正道，直通医院。一条还得上个坡又下个坡，不过能从妹妹寝室楼下路过。绝影说：走坡路。管理员也真傻了，径直往坡上爬。

路过妹妹楼下，绝影往四周看了五遍，一个人也没有。来不急多想，就到了校医院。

因为是外伤，情况并不是很严重，也就是清洗伤口，缝针。绝影心里惦记着那妹妹，可那时候手机手机还没现在这样普及，普及的是传呼机。也就是有人找你，给你打个传呼，那小机器就滴滴地叫，上面有他的电话，你再给他打回去。

绝影跟办公室的医生说：我要打两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打给妹妹。妹妹又在那边说：“你肯定是骗人的，我去了，一个人也没有，还下那么大雨。”

绝影连忙解释：“真的，我已经到医院了，管理员跑的太快，比你下楼还快。要不你亲自到医院来看，我在这等你。”

第二个电话，打给舅妈：“舅妈我脚上被砸了个洞，在医院呢，你赶紧通知我妈。”

打完了。绝影就坐那等妹妹。土匪来了，超薄来了，王江来了，妹妹也来了。绝影傻了。因为这个妹妹长的实在有点抱歉。后来因为这个妹妹，绝影被他们三个，不，是全班，嘲笑了四年。

那妹妹说：“我叫朴素”。所以，以后每次嘲笑绝影的时候，只需要说两个字：朴素。

所谓红颜祸水。本来只缝了两针。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开始剧痛。绝影痛得下不了床，除了上厕所，打饭什么的都让土匪代劳，土匪不愿意，不愿意也得去，因为土匪是学习委员。后来连上厕所也不行了。干脆弄了个可乐瓶子，每天让土匪倒三次瓶子。

绝影的妈妈终于第一次来了学校。说的第一句话是：注意锁好柜子。接着就让寝室管理员背着他往校医院跑。

医生还是那个医生，说：“X光都打了，没有任何问题，再吃两道药就好了。”

绝影说：“痛的不能走路”。医生说：“那就租副拐杖去吧，押金十元，每天租金两毛。”

从校医院出来，绝影就拄了双拐杖。他说：“妈不行我还是痛，带我去城里的医院吧。”

去了城里的医院，绝影就开始住院了，因为伤口已经严重感染。

疯狂的程序员 2 DOS

两周后绝影出院了。出院的时候还是拄着拐杖。

这两周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绝影决定追一个妹妹；二、土匪和王江开始做生意了。和每个念大二的学生一样，土匪和王江想做生意。于是他们就真开始做生意。“批发商”说：“乒乓球拍 2 元一副。想要吗？”要。要就先买圆珠笔芯，500 元买一万根。

为了拿到 2 元一副的球拍，他们就真买了一万根圆珠笔芯。

绝影回到寝室，他们已经卖到第三天，总共卖掉 8 根笔芯，每根卖 1 毛钱。绝影说：“你们就是傻的阿？这个学校总共多少人？3 万。就算有 3000 人买，每人每月买 1 根，都要 3 个月才卖完。你们都不是做生意的材料。看我去弄个大 CASE 过来。”

绝影这么说，就这么去做了。正好到学校开运动会，校园里凡是能挂的地方都挂了赞助商的广告。他觉得做广告这个 CASE 不错。怎么说广告设计制作也算是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总比蹲街头卖笔芯强。

绝影不会做广告，王江有个朋友到是会做。但事情就是这样，你不会造车，但可以去卖车；你不会下蛋，但可以炒蛋炒饭卖。而且卖车的肯定比造车的更会卖车，炒蛋炒饭的肯定比母鸡更会炒蛋炒饭。

绝影决定要做一个广告代理商——其实就是拉广告的，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就是一托儿，广告托儿。他是这么幻想的：有一天，他穿着笔挺的西装，打好领带，掏出名片，彬彬有礼地递给土匪，上面赫然印着：XX 广告公司 XXXX 大学总代理。就这个派头，告诉土匪他们：你们也就只配摆路边摊卖笔芯。

比如卖车的找个好的造车的不容易，炒蛋炒饭的找只好母鸡不容易，拉广告的要找个好的做广告的更不容易。大的广告公司，别人瞧不起你；小的广告公司，绝影瞧不起别人。

一直过了半个月，这事情才总算落实，还像模像样跟人家签了代理合同。其实这家广告公司整个还没有他们寝室大，公司就两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没办法，绝影想就这么一个小的公司，人家在容易就范。人家想，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大学生，才容易就范。

事情到最后，绝影没有穿西装打领带，也没有名片。他同学给他打电话说要打印点资料，绝影在电话这头说：“打什么打？拿给我到公司去打，不要钱的。”其实在学校外头用激光打印，每张 A4 是 3 毛钱，到那家公司，就是 6 块钱，不过因为他是代理，就给他算 4 块钱。

这时他才知道，有时候生意就是亏着本也得做。

一个月下来，绝影陪了 15 块钱。土匪他们卖掉 100 多根笔芯。绝影还是觉得他算赢了。因为他做了 2 笔业务。

这个月，他跟广告公司那两人也混熟了些。那两人原来是一对，男的以前在她学校教书，女的就是他学生。后来因为她，男的也教不成书了，于是就出来开了这么一家广告公司。

绝影打心眼里佩服他，因为能泡妹妹就是很牛 B，如果能从学校泡到妹妹，那就更牛 B 了。因为佩服他，跟他说了很多客套话，没想到一客套，让那男人更牛 B 起来：“想我堂堂一个程序员，现在却在搞这个。唉……”

这时候，绝影才第一次听到“程序员”这个词。程序员是什么？他不知道。他问：“程序员能找到教书的工作吗？”

“当然，一点问题都没有。随便哪个学校都能教。想我那个年代，这城市有多少程序员，数都能数出来。我还报了高程，唉……差一点。”

能去教书当然好，因为去教书才有可能从学校里泡个妹妹出来，才有可能和他一样牛 B。这么想着，绝影说：“我也想做程序员。”

“你不行，你连程序是啥都不懂。”

“我不懂，你可以教我，你不是很牛 B 吗？”

“那是，可是好多年没教书了。废了。”

.....

绝影和他畅谈了一个下午，事情终于定了下来。那男人教绝影怎样做“程序员”，报酬是每节课 60 块钱，一节课是 45 分钟。

谈到钱的事情，大家都有点不快乐。绝影一周的生活费是 100 元，而那男人却反复说，当年我上一节课是 80 块钱。“知道不，程序员的课，都是高级课，除了我，没几个能上这课的。”人最怕听到“高级”这个词，比如“高级工程师”，“XXXX 高级技术”。那东西，听起来就是离凡人很远的。听他这么说，绝影咬了咬牙，“好吧，就每周我过来上一节课。要些什么东西？”

“一支笔一个本儿还有 60 块钱。”

末了，他还补充一句：“程序员，还是有前途滴。”

回到学校，绝影跟土匪他们说：“我要做程序员。”土匪用很鄙夷的眼光把他打量了一转：“广告做倒闭了？”

“跟你们说了也没用，你懂吗？程序员比做广告，那就相当于做广告比摆地摊，十倍也。这是高级技术。以你现在的智商，跟你说了，怕你理解不了。”

这次，土匪换了种眼光，不是鄙夷，是怀疑。

周六，绝影去了广告公司，说实话做代理这个事他实在撑不下去了。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向他摊牌：“没时间，要学习，还要上课，代理的事情就先缓一缓。”

那男人也没多说什么，因为让绝影做代理他也没赚到多少钱，还不如花 45 分钟动动嘴皮子好。

第一堂讲基础，什么是基础？基础就是“DOS”。什么是“DOS”？“DOS”就是“Disk Operation System”“磁盘操作系统”。那男人这样讲着，“DOS”有些啥命令？往本上记。

绝影也不知道，只管往本上记，说实话什么是“DOS”，他也没见过。因为那个年代，计算机早就被“Windows”占领，“DOS”流行的年代，他还在念小学。但什么是牛人，绝影知道：牛人就是坐在黑背景显示器前，嗒嗒嗒往键盘上敲着字符，然后屏幕不断地向下滚。这就是“高级技术”，或者“专家级工程师”。那男人说，“DOS”就是这玩艺。他想那要是这玩艺学好了，在土匪面前往电脑里面把这些命令一敲，那还不迅速展现出他“专家级水平”。那比穿西装打领带递上名片神奇十倍。这么想着，他记得更认真了，并且坚定不移地认为这 60 块钱还是花的值得的。

从那以后，绝影总是抱着他那个本。虽然上面的东西，什么“DIR”呀，“MD”呀，“RD”呀他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但本还是每天都抱着，并且每天都在看。为什么？就是给土匪神秘感。他不懂，你越不给他看，他越觉得那技术真是“高级”。要让他看到就这么几个简单的命令，那还不被他笑死。

可寝室里谁也没有电脑，那感觉就像刚拿了驾照却没有车开——手痒。这个时候如果谁有电脑，在他面前这么一坐，嗒嗒嗒往键盘上这么一敲，屏幕网上一翻滚，肯定成偶像，谁叫他们什么也不懂，做就要做别人都不懂的。不过这年头，懂“DOS”的还真没几个。“Windows”害死人咧！

没条件，只好纸上谈兵，他对土匪说：“知道什么是‘DOS’吗？‘DOS’就是‘Disk Operation System’，磁盘操作系统。”有时候，你跟别人讲出一个英文简写的全称，会让人对你刮目相看。比如大家都在说“TMD”，“NMD”，你跟他们说：“‘TMD’是‘战区导弹防御系统’，‘NMD’是‘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这样保证引起别人的注意。现在的社会就是，谁吸引了眼球，谁就吸引了 Money。

绝影又去上了 2 次课，他明显感觉有点撑不住，因为每月就剩下 40 块的生活费。土匪问：

“去上个课多少钱阿？”他总是说：“要什么钱？就凭和我老师的感情……”你要跟土匪说45分钟花60元钱，还不被他笑死，在绝影眼中，土匪就是一个只配摆地摊卖笔芯的粗人。话是这样说，可是他自己感觉真的是越来越撑不下去。想想，程序员也是人，也还是要抽烟吃饭，总不能一个程序员活活给饿死吧。不去上课了，那也不行，那还是会被土匪他们笑死。因为不去，就表示当初的决定是错误的，那个什么程序员的神话也就是假的。绝影不能轻易承认自己的错误，特别是这么高调的错误。

他又去上了2次课，还是每天抱着他那宝贝本，这一天，土匪兴奋地冲进寝室，对着绝影扬起手中一张单子吼道：“你神奇个屁呀，咱们马上开程序课了，还有上机呢。”绝影拿过那单子，那是一张新的课表，星期二下午第二讲和星期四上午第二讲上写着：数据库原理与应用（宴斌）。下面盖着教务处的红印。

疯狂的程序员 3 第一个梦想

这个宴斌，大家都说长的像刘仪伟。后来看了《天天美食》绝影才真觉得刘仪伟和宴斌简直一模一样。所以你在脑子里想想《爱情呼叫转移》的那个俏皮的天使，就能知道宴斌的模样。《数据库原理与应用》实际就是《数据库应用》，像“原理”这么高深的东西，不能说，不能说，说了你们也无法理解。这话是宴斌自己说的。

开发工具用的VFP，也有人叫VP，绝影还是喜欢叫“Visual Foxpro”，还是因为有时候，你跟别人讲出一个英文简写的全称，会让人对你刮目相看。宴斌说这东西很好用，拿微软的广告语来说：Nothing run fast than fox。

绝影特别羡慕宴斌，首先是因为他可以一边望着投影仪，一边往Command窗口中敲打命令——不是敲打，是游走，仿佛并不是用手指头去敲打命令，而是命令是为他手指头的游走而设计。唯一不一样的是引号：如果一个命令包含一对引号，他会先打上两个引号，然后再往中间插入字符。

后来绝影知道，宴斌的指法还是不标准的，他不能用左手的SHIFT和右手的引号配合，而总是用右边的SHIFT，这样打，可以减少指法的乱套的次数。

又去学了几次“DOS”，绝影决定再不去。他感觉自己还真有点傻，微软已经把“Windows”升级到“XP”，连那个DOS窗口也只不过是台虚拟机，要早两年，他在电脑前面这么一坐，嗒嗒嗒往键盘上这么一敲，屏幕网上一翻滚，肯定成偶像，但现在，别人只有可能嘲笑你那486的老爷机应该淘汰了。时代在改变，技术和人们对技术的看法也在改变。比如早二三百年的，唱歌跳舞的都是下九流等于是做鸡的，现在那职业都是大腕阿，哪个不是后面跟一大群“粉丝”；再早二三十年，穿百大挂的都是“救死扶伤”的天使，现在却成了人见人怕的“魔鬼”；再早二三年，穿西装打领带的都是牛B的白领，现在都成了卖保险搞推销的代名字。而且那男人虽然长像厚道但心也太不厚道，60块钱一节的学费足足顶得上重修一个学分，等于他每周去他那里重修一个学分。起码在学校里重修了还有张成绩单结业证，他那里就连个评语什么也没有。

不去，一定是要有交代的。他跟土匪说：“已经结业了。凭着我的激情和智商，普通人练一二百年的上乘武功，我也就一两年。那老师都说了：教到这，已经没法教了。”土匪只是对他微微一笑，仍然用鄙夷的目光打量着他，仿佛今天的结果，正好证明了他当初的猜想。尽管在绝影心里，总觉得土匪笨得无可救药，但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土匪还是有很多正确的思想。

他跟那男人，什么也没说，在他那边看了，这人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人间蒸发了。

大家都觉得《数据库原理与应用》这课是门鸡肋课，每周就两讲，还只有两个学分。在这个大学里面，或者说这群人里面，往往用多少多少学分来评价一门学问的重要性。比如《高等数学》，多达六个学分，那么谁都不敢怠慢，因为考不及格的重修费是60元每学分。什么是鸡肋课，就是每个人都在他自己的课表的这门课旁边标注一个“可旷”或者“选修”。

至于怎么过考试，大底有 3 种办法：一、正道：认真上课，老师讲什么记什么，老师写什么抄什么，老师勾什么背什么；二、小道：考试前一天，有钱人将课本缩印，成本在十元钱左右，没钱人抄写课本，字迹工整，井井有条；三、旁门左道：借口问一高深的题目接近老师，饭是一定要请吃的，有可能还要送西瓜或者烟，钱一定不能送：首先作为学生你送的那点钱还不够老师买两包烟，他看不上，再有就是送钱的性质恶劣，比如你拿板砖砸伤一人，那充其量就算打架斗殴，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拘留 15 天。要是你拿刀捅人了，那刀可是凶器，故意伤害罪，最少入狱 3 年。

说实话，绝影对这门课还是比较失望，那课本的 15 章标题明明是《简单的程序设计》，但宴斌说期末考试只考到 14 章，好像宴斌故意跟他有仇。虽然离放假还有一个多月，但期末考试题目已经出来，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用 Visual Foxpro 做个简单的通讯录。这根本不在上面三点应付考试的办法当中，打倒一大片阿。

大家恐慌了。

绝影不怕。

自己往后看，什么是程序？书上说“程序就是把一系列命令合起来”。书的最后一章是个例子：《简单的人事管理系统》，从随书光盘打开那个例子，绝影的手在抖。那明明就是个软件，就像他平时在电脑上看到的 Word，Visual Foxpro 一样，都有个窗口，有菜单，点点鼠标，居然有反应。这简直跟黑洞洞的 DOS 窗口有天壤之别。你要有一天，忽然做了这么把“简单”的通讯录做成这个样子，拿给土匪他们看，他们肯定会惊得目瞪口呆。

这就是程序员。绝影一边看一边想一边忍不住哈哈大笑，这时候对宴斌又有了点好感，要是把课往后面一讲，大家都能做这么个出来，就没那么大的震撼效果了。

要做别人做不到的。

“小时候家里穷……”绝影跟朋友聊天总喜以这句开头，小时候家里穷，现在怎么怎么样，这样话题一下就可以展的很开。所谓“放之四海皆准”，就是和 VB 里面的万能变量一样。不过那时候的确也很穷，35 个人一个班，人人寝室里的电脑桌都空着，上机课又相当于学驾照：虽然学驾照就是学开车，但往往要几天才能看到一次车，而且你刚上去连档都没推上去后面的人就不停的说：好了好了，你已经可以了，把机会留给我们。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去网吧。

网吧好，又有空调，冬暖夏凉。绝影大大咧咧地做过去：“网管，给我找台有光驱的机子。”有些网吧好，还有那么一两台 CS 服务器有光驱，他就把 Visual Foxpro 的光盘小心翼翼地交给网管，让网管把里面的东西弄到他这台机器上来。大部分网吧都条件简陋，没有光驱，就从网上下。Microsoft 的主页上就能下到 Visual Foxpro，6.0 的版本，还英文版的。所谓便宜没好货，既然都免费下载了，难道绝影就没想到 Visual Foxpro 最终会倒闭，没有前途的。网速好，可以 2 个小时下载出来，装上就可以做一个通宵，说不定明天来都还在，那时候网吧根本没有什么“万象管理系统”，“还原精灵”，对于大多数 Windows 98 的系统，甚至按 F8 启动到 DOS 下面，就可以直接把 C 盘 Format 掉。

半个月，绝影天天这样跑着网吧，土匪也天天跑着篮球场。土匪他们不急：车到山前必有路，试肯定要考，东西肯定也要教，但是法不责众，每个老师每月期挂的学生人数是有指标的，自己还不一定这么倒霉。

再过半个月，绝影终于等到这一天，就是他扬眉吐气的一天。这个有窗口，有菜单，可以用鼠标点，可以弄成一个 exe，随便拷贝到哪台机器上——当然，要先装 Visual Foxpro——都能运行的通讯录诞生了。

他小心翼翼地把这 1.3M 的 exe 压缩好，拷贝到磁盘，回想起这一个月来的种种困难，有 3 点：一、如何去掉运行时那个 Visual Foxpro 窗口。在网上查了资料，可是没有。那时候的网可不像现在，要什么有什么，甚至连叫鸡的电话都有。没办法，给宴斌发个邮件，自

从发了那封邮件，宴斌就成了他心目中的偶像。为啥？他竟然回了邮件，并且还告诉他怎么做。二、如何调用 API。调用 API，那可是 Visual Foxpro 里面的高级技术，因为太高级了，其实他也没看懂什么是 API，你能想像 API 竟然是 Armor Piercing Incendiary 吗？不过书上有例子，依样画葫芦。这一调用，就可以把当前时间显示出来，也就在通讯录里面多这们点附加功能。三、如何把那东西弄成 exe。想像一下，要是每个软件运行的时候都要你先装上 Visual Foxpro，把它打开，然后把你那一大堆项目文件装载进来，再点“Debug”或者“Run”，那不把人都累死，那还不如自己拿纸做的通讯录记好了。好在这个问题也不难，书上最后一章。做成 exe，表示他已经把这本书能讲的全学了，也算功德圆满了。

这次他很鄙夷地看了看王江做的通讯录，虽然王江经过他朋友一个学期广告制作的培训，在 IT 界也算有点名气，而且功课的成绩也很好，但在他看来，王江做那个通讯录也不过尔尔。当然，这就许就是宴斌心目中标准的期末考试答案。他幻想着当宴斌打开他的磁盘，双击鼠标运行，立刻露出的惊讶的表情。所以，他很有道理用鄙夷的目光来审视王江的期末答卷。

陆陆续续的开始交期末考试答卷。绝影是最早的一批。于是和交答卷一样，陆陆续续有人来找他，他也就陆陆续续地出名了。

“做程序员就是好。”绝影这样想，他的第一个梦想实现了。

疯狂的程序员 4 电源里的病毒

王江向来对绝影腹诽就很多，眼看这学期的风光又被绝影抢尽，心里很是不爽，他是一个不甘于位居第二的人，显而易见，一处和二处就有本质上的区别。他郑重地告诉大家，他要买个电脑。

这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王江往寝室搬电脑的那天，楼梯走廊和过道都围满了人，就差给显示器上戴朵大红花。虽然到最后在这栋楼里，电脑已经普及到几乎人手一台的地步，而且档次越来越高，但人们的心里，为啥要追求处女和美女，往往只有第一个和最贵的一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要么你做第一个，要么你做最好的一个，其他的都没啥大意思。

王江第一次点亮电脑的时候，绝影看见显示器左上方显示了个 32M，他终于可以鄙夷地对王江说：“才 32M 内存，那也太垃圾了。”王江什么也没说。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不需要钱的人往往有钱；不需要美女的人往往周围美女成群；不需要电脑的人往往有电脑。就这样人把大好的资源都给霸占了。绝影知道 he 比王江更需要一台电脑，但他不能问家里要，要也不会给。从小到大，他学的就是学校教的，什么奥数阿，少年宫阿，钢琴阿，画画阿，这些增值功能，父母都是不可能同意的，当然，父母会很赞成，但是不同意。比如现在手机，给你订一大堆彩铃阿，GPRS 阿，天气预报阿，笑话阿，你心里自然也十分不爽。

绝影老说：“事已至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果然天无绝人之路。学期结束的时候，他得到一个打工的机会。

工作是在一家超市里做“办事员”。“办事员”听上去挺不错，至少比叫“服务员”好。上班的第一天，课长跟他讲：“你就做‘办事员’，‘办事员’上面是‘组长’，‘组长’上面是‘课长’，‘课长’上面是‘处长’，‘处长’上面的你就不用知道了。下面的必须完全服从上面的安排。当然，可以保留意见，但不得当面顶撞。”

“那‘办事员’下面是什么？”

“‘办事员’下面没有了。”

正视现实，即使一个卖安利的人，都会自称“XX 顾问”。绝影这样想，觉得待遇也不错，每天 20 元的工资，还能管一两顿饭，关键是自己还是大学生，跟这群“办事员”比起来，他还是有些莫名其妙的优越感。特别感觉自己《数据库原理与应用》拿到了 90 分的高分，

别人问：“学啥的？”他就可以大大咧咧地说：“搞数据库的。”

处长说：“今天第一天，就上个通班吧。”那语气，仿佛上通班就是对他照顾有加。当天，绝影就发现他上当了，本来这工作是两班倒，所谓上通班，就是早班和晚班一起上。他想去争取点加班费，因为这样实在不公平。

处长说：“新来的吧，难怪不懂规矩。上通班锻炼人，懂不。头发剃了，搞服务行业的，不像样。”

第二天，绝影6点就起床了，晚上回家是11点。人躺在床上，就像散了架。好在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在这一个月里，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情：

一、旁边部门负责卖“红泥花生”的花生妹跟他说：“我喜欢你。”

二、在超市里碰到一次自己的辅导员。她说：“听宴斌说你计算机很不错阿。”

三、在超市里遇到了自己初中的暗恋的女同学。那可是个才女，正因为是个才女，所以班主任棒打鸳鸯，让他请了家长。那女同学很惋惜地看着他，问：“你现在怎么这样？”她想他应该没有念书了。他很平静的说：“这样也有很多乐趣。”她要他的电话，他没给，他说他们以后也不会联系的。

四、课长让发给他一张农行卡，里面有600元人民币。

离开超市的时候，绝影在那一刹那决定信仰马克思并且决定信仰一辈子，他真实具体地体会到资本家是如何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

拿到600块钱，绝影妈妈又给了他600，因为之前说好，只要他去打工，妈妈也再给他开一份工资。他用这1200大洋换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件大件：一台崭新的赛扬366二手电脑。第一次点亮电脑，他看见显示器左上方显示8M。卖电脑的不断跟他解释这8M是显卡显存不是内存。现在他才意识到王江的32M，他又输给他了。那天晚上，他把电脑放凳子上，自己躺在床上，给机器装了个Windows XP Profession，装了两次，一夜没睡。

开学的时候，又有几个人的电脑桌上摆了电脑。绝影跟别人说机器是从家里搬来的，因为别人的机器都是新机器，而且在那一年，Windows XP和P4普及已成事实，你要跟他们说你用的赛扬366而且还是二手的，那还不被人笑死。严格的说，绝影非常庆幸电脑没有实行年检和强制报废制度。

一辆宝马7X，你敢开230Km/h的速度在马路上跑么？不敢。奔奔呢？是奔奔就敢，只要人不出事，别说跑230，就是跑320都不怕？什么是牛B？把卫星放上天那不叫牛B，把汽车放上天才叫牛B。所以，绝影就经常在他那赛扬366上快乐地跑着极品飞车。

可好日子总是那么短暂，他的机器终于点不亮了。好在还算是正规渠道购买的，去找他，那卖电脑的人看来也经验丰富。拿几个卡往上面一插：“BIOS坏了，重新刷个吧，估计中了CIH病毒。”

刷个BIOS30块钱，可机器总是只能坚持那么几天，看来这CIH确实恐怖。网上去查，说CIH只感染Windows98。绝影又觉得上了大当，看来这机器也不能再叫那人去弄，自己来拆。拆开机箱，他又体会到第一次打键盘的感觉——生怕不小心碰个按钮电脑就爆炸了。其实都没他想的那么复杂，没想到把机箱拆了又装上，机器居然又点亮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土匪问他天天对着电脑最近在干啥。

“研究CIH。”

“算了别浪费时间了，还不如花点时间去泡妹妹。强哥他们班上唯一一个妹妹转学；昨天开会的时候没戴眼镜，居然跟电子班上那个恐龙坐到一排，后来差点把我吓死……”

“你不懂。研究CIH，准备做病毒了。”

“你那点水平我还不知道，你忽悠别人行，骗不了我，装精！”

“装精”这个词好像是土匪专门为他发明的。他就怕他说这个词。他想不给他展示点大才华

他是不肯就范的。

“你懂么？CIH，唯一可以攻击硬件的，通过中断门还是调用门进入 0 环……”他这样说，其实都是网上讲的，中断门调用门 0 环是啥？他也不知道，他想直接跟他说“Call Gate”，“Ring 0”，觉得这样太抽象，不专业。那时候，对他来说所谓研究“CIH”其实就是在网上看看什么是“CIH”，怎样避免中招。

“我要做个病毒，就藏电源里面，电源总不会断电吧，哈哈。就一直藏那里面。”

他说的时候，也做着这样的梦：有一天，他可以做个病毒，藏电源里面，电源总不会断电吧，哈哈。就一直藏里面。

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一篇文章上面写着：请记住，病毒永远不可能藏在电源里面。

他想：这是为什么呢？

疯狂的程序员 5 寻址方式

周五晚上，绝影和往常一样回家。这是他和他们这些大学生唯一不同的地方：他家和大学在一个城市，每周五就可以回家。这样做的好处有两点：一、每周只有五天要用生活费；二、可以不用自己洗衣服，冬天的衣服，直接穿回家换就好了，夏天的，打包回家换。

这周过来，他和平时有点不一样，土匪见他提了两本书，一本《鲁迅杂文全集》，一本《PC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土匪对这两本书没都没啥兴趣，他喜欢看武打小说，是“武打”小说，不是“武侠”小说。虽然“打”和“侠”只有一个字的差别，很多时候人的水平都是在一个字之间体现得淋漓尽致。

两本书都不算厚，《鲁迅杂文全集》本来就是家里的，因为现在流行拉屎最低配置：晚报一份；建议配置：体坛周报一份+草纸一张；豪华配置：中华一根+花花公子一本+草纸若干。无非就是嘴上刁和手上拿，中华绝影肯定是抽不了，楼下的小卖部根本没有卖中华的；对于手上拿的，他认为报纸肯定没有书好，寝室那个小小的厕所，当你把报纸铺开后，根本就没有其它余地了。而书架上什么稍微有意思一点的书要算《思想道德修养》，这本书已经快被翻烂了，其实很多人上学期的《思想道德修养》学习都是在厕所里完成的。不得不看《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学》这些，难度可想而知。《高等数学》还算好。最不服气的就是《普通物理学》，连这也叫“普通”，那妓女的都可能是北大清华毕业。

《PC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是星期天去书店买的。小时候妈妈不准绝影出去玩问他去哪里，他说：“去书店。”这样妈妈就会放他出去。星期天妈妈问他去哪里，他说：“去打游戏。”这样就出去了。他觉得有点可笑，真的去打游戏的时候要说是去书店，真的去书店的时候就可以说去打游戏。

买这本书，他其实下了很大决心。早在开广告公司那男人那里学习时，他就已经学到：编程语言分为：“机器语言”、“汇编语言”、“C 语言”……他回想起念初中的时候，班里就有几个有钱人家的孩子去少年宫学计算机，学什么？就学的 C 语言，上完了就回来跟他们背 copy con autoexec.bat…….

他问：“啥语言最难？”

“机器语言。”

“那就学机器语言。”

“没用，学那玩艺，比如你自己坐在‘奔驰’里面，前面再套两匹马给你拉车。那是不仅费力不讨好的事，关键是还被人耻笑。”

“那就学汇编语言。”

那男人就没再说什么，只对他笑了两声。

对绝影来说，要么就做第一个，要么就做最好的一个。当你已然做不成第一个，那你就努力去做最好的，要是你感觉也做不到最好，那就不要做了。现在姑娘的心理就是：她深深地爱着她认为最好的男人，但心里永远想着她的第一个男人。她没有错。

现在他有个绝佳的做第一的机会：在这个班、这个专业有可能整个学校，应该还没人能用汇编语言写程序。所以这一次他不惜一次性花掉半周生活费买了这本书。交钱的时候，他迅速打量了周围的人，有人拿着《天龙八部》，有人拿着《第一次亲密接触》。他十分体面地把这本《PC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往收银台上一放，掷地有声，收银小姐以为他对长时间排队有很大意见，一边跟他说对不起，一边迅速买单。

这是绝影买的第一本关于编程的书，虽然上学期学了《数据库原理与应用》，他也想买几本书来提高提高，奈何那种书页数和价格都太离谱，平均下来每页 0.15 元，截图大概占到 10%。但是土匪仍然无情地对他进行了打击，对土匪来说，能够成功地无情打击别人是他最快乐的事情。人无非有两种方法提高自己，一是真的提高自己，二是打击别人提高自己。自从上次绝影去广告公司学习“DOS”失败，土匪更可以以事实为基础，有理有据地对他进行打击。这次不仅是土匪，王江也发动了强大的攻势。

自从绝影也有了电脑，王江改变了自己的战略，不再在《数据库原理与应用》上跟他斗，他成功转型到平面设计上，他有个朋友会广告设计，这是得天独厚的优势。并且平面设计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从视觉上震撼别人。所以王江的转型相当成果。对一个搞平面设计成果的人，书架上摆几本《Flash 设计与制作》，《Photoshop 入门与提高》那是相当正常并且能跟自己的身份很好配合的事情。现在寝室夜谈要讨论的重点就是：对于绝影这样的人，往书架上摆《PC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是不是卖弄或自我炒作。

据说《相对论》刚刚出来的时候世界上只有三个人能看懂它。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没人理解你。绝影没法跟他们讲“技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技术”。比如你跟猪讲《普通物理学》，要是猪能成功计算出杀猪刀进入身体时力量有多大，压强有多大，能够通过给定的猪皮的厚度和强度计算出自己应该以多大速度向后缓冲才能成功让杀猪刀无法穿透猪皮，那么你就可以跟土匪和王江讲什么是汇编语言，为什么要学汇编语言了。

所以对于这些人，要让他们闭嘴唯一的办法就是拿出成果来让他们看。虽然全世界大部分人都不懂《相对论》，但用那理论做出原子弹了，全世界的人就都相信它。

领导都说：“顶着压力上。”学习应该是很值得提倡的，绝影没想到现在学习也要顶着压力上。他看那本《PC 汇编语言设计》，前面几张都很无聊，后面有些例子，当初他买这书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书里面有很多例子。什么进制阿，原码反码补码阿，他还是没搞懂，虽然这学期《计算机文化基础》也讲这些，但是他还是没懂。他有时候有点恨最早设计计算机的人，他不知道是谁，就恨冯·诺依曼吧，书上都说几十年了，计算机一直都用冯·诺依曼结构，这个是考试常常要考的，就恨他吧。他恨他：人的指头都是十根，十进制好端端的，为啥非要在计算机里面用十六进制阿，二进制阿这些抽象的东西，送进去要转换一次，算出来还要转换一次，那不是没事找事吗？

再有就是 1024 的进制，广告公司那男人跟绝影说：“计算机里往上进都是 1024，1024 是 1K，1024K 是 1M，1024M 是 1G，G 往上还有 T 什么的，不过说了也没用，现在硬盘阿，内存阿还没达到 T 计数的水平。至于为什么进位是 1024，等你结业的时候再来问我，那时候我再来告诉你。”后来绝影没去找他，自己给自己结业了，也就失去了知道这个进位数值的机会。不过那堂课对他还是用有的，至少让他知道现在造硬盘的，卖硬盘的都是奸商。你跟他说：20G 的硬盘，实际按照 1024 一除，不过 18.6G。他们忽悠人最成功的地方在于他的算法肯定也是对的，而且是大多数甚至所有人的计算方法。

再往后面一点讲些简单的指令，什么数据传送指令这些，让他找到一点感觉。有句话说的好：“来”是 come “去”是 go，“是” yes 不是 “no”，英语就是顺口溜。mov 就是传送数据，add 就是加 sub 就是减。这一切简直太简单了，不用理解，就算全背下来又如何。当然，这都是“简单的指令”。到后来的寻址方式又要人命。十六种寻址方式，那名称又不像 mov，add 那样简单，不是不简单，简直是绕口：什么基址变址后面居然又有相对基址变址。首先他就不明白什么是寻址，为什么要寻址。偏偏书上说这点又很重要。这就好比驴拉磨：驴蒙了眼睛去拉磨，只晓得往前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最痛苦的事情。就像中国大学的大部分教材，根本不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我们下几章再讲，不明白就死背，背了又不理解，这一章不理解下面几章就更不理解，下面几章更不理解就根本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最后到头来整本书学完了也就一锅粥糊里糊涂知道里面有些啥东西而已。这章确实把他弄的很头痛，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问他在干啥，都说：“在研究寻址方式。”他爱不爱用“学习”这个词，爱用“研究”。因为很多东西他觉得他都是自己在学，没人教他，自己学，就叫“研究”。绝影想认真研究，不能搞成一锅粥，他想：先放一放吧。这一放就放了一学期。

疯狂的程序员 6 黑客

在这学期里，绝影他们班上又出了个不得不提的人物——鸡哥。鸡哥本来长相很老实，也就是“中国传统式的农民”，但他的不安分和他的长相成鲜明的反比。他老爸极其神秘，是个有正当工作并且很有钱的人，这样来看，莫非是 XXX 银行行长。后来绝影也有机会见到了他老爸，他和他老爸唯一的区别是他有个好老爸，而他老爸没有。毫无疑问，鸡哥的电脑在班上甚至这栋寝室都是最好的，那 19 寸的 Samsun 显示器就充分说明了问题，据说是 CPU 还是 P4 1.7G 的。绝影在心里算，自己的 366MHz，他那运算速度就比自己的快 4.75 倍，就算冒死超频超到 800MHz，也比人家慢 2.17 倍，而且还光死机。所以说什么程序上的优化啊，都抵不上有钱，有钱就是最好的优化，现在说什么效率就是金钱，其实金钱就是效率。鸡哥曾经私下里找过绝影三次，表明自己要走 IT 发展线路的心迹，他说刘备也就三顾草庐差不多了。绝影说《出师表》那是文言文，文言文，“三”是多的意思，上了二都叫三，那意思是“多顾草庐”。他不想跟鸡哥讲关于 IT 的事情，道理很简单，现在很多人不得不找他，因为除了他，就没人可找。还记得高中历史里面讲为啥中国必须走人民民主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么？在中国不是没人尝试走资本主义道，那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强大起来。他不能让鸡哥走 IT 道路强大起来。因为他还清楚的记得那次《计算机文化基础》上机课班花的机器突然不行了，DOS 下打什么命令都是“Memory Overflow”，找到他，歪打正着敲了个“exit”进去居然就弄好了，班花对他深情地说：“高手就是不一样。”因为有“高手”这个词，又因为是班花，又因为是“深情”，绝影心里舒坦了一周，想在广告公司那男人那里花的钱也还有点用，这不找回了点投资。你想要是把绝招都教给鸡哥，以后班花对他视若无睹把这词送给鸡哥了，那不等于自己搬了石头砸自己脚。鸡哥碰壁了几次，自己也觉得没啥希望了，觉得一个人干，还是靠自己踏实些。像绝影那样搞程序，没前途，自己做不了第一个，估计也做不了最好的一个，因为他心里清楚他不可能有绝影那么多时间来看书，来研究。像王江那样搞广告设计，也没前途，自己的专业是理工科，这东西大家都不会用，不会用的东西你学了也没用，一不能让你出名，二不能给你带来经济利益。最后琢磨着，搞系统算了。鸡哥还是比较有预见性的。照现在的趋势，计算机的普及大一点

说在中国，小一点说在他们班都是必然的。有大规模的普及，必然对搞系统的人才有大规模的需求，自己就在这上面迅速抢做到第一。

事实鸡哥的想法和做法是相当正确，就在这一学期间，计算机像爆发一样迅速在班上普及开。原因有二：一、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大部分都是独身子，花几千块钱买台电脑为自己的儿子女儿装饰一下寝室那张电脑桌已经不是什么难事，而且在那个网络游戏并不是很普及的年代，家长们还一门心思认为电脑只是个学习工具，可怜天下父母心；二、据本专业上一级传来的消息，大二上学期极有可能要开程序设计课，应该是 C 语言。

说实话，望着鸡哥那经常出入女生寝室的身影，绝影有说不出的羡慕。从念大学到现在，他在女生楼下站的时间加起来没有超过 5 分钟，在女生寝室里站的时间加起来为 0 分钟，因为学校有规定，男生不得进入女生寝室。

鸡哥有着很正当的理由进去：装电脑。你想一台电脑搬回寝室，先摆好位置、接线、弄电源、装操作系统、装软件，这样一弄下来，还不一两个小时。鸡哥就可以在女生寝室充分欣赏里面的风光，回来后跟大家说：“知道女生书架上一般摆什么吗？知道女生是如何晾衣服的吗？知道女生上电脑都干啥吗？”

绝影还清楚地记得有几次在路上碰到鸡哥，腋下夹本书，问他：“上哪去？”鸡哥平静地说：“装系统。”

后来绝影一直鄙视他说的内容和他当时说话的神情，鄙视了四年。

电脑普及开了，网络也随之普及。中国电信这次脑子还是转的很快，在第一时间为这个学校的学生推出了一个套餐：40 元每月每 2G 流量。意思就是，交 40 元你就可以上一个月网，但是流量不得超过 2G，超了就停网。

2G，放到现在还不整死人，随便一部好一点的 DVD 就 1，2G 还不算听歌打游戏下载些无聊的东西。不过你要理解在那个 BT 和 P2P 还处于试验阶段的年代，2G 仍然算得上是“海量”。

网络普及开了，问题也随之来了。这个问题——现在的程序员喜欢称为 BUG——最早是王江发现的，这天，他打开电脑，还没拨号居然就可以上网。那一天，王江的电脑一直开到晚上 11 点寝室熄灯，整整下载了 300 多首 MP3。

后来绝影也有个重大发现，原来整个学校所有上网的机器都在一个局域网中。这也是个重大的发现，上网搜一下，有个叫“蓝精灵”的小工具，大概就是“LAN”什么的，可以探测局域网中的共享。他拿这玩艺跑了一天，有时候差点笑死，这居于网中，学习资料啊，毛片啊，照片啊，MP3 啊，电影啊，什么都有，特别是从几个女生的机器中搜出的 QQ 号码联系资料，让他如获至宝。他就觉得好笑，好端端的为啥要把这些资料放共享里面，而且还不加密码。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有很多人犯着这样的错误。犯这样的错误不要紧，要紧的是他们往往还附和着去怪微软操作系统存在巨大漏洞和安全隐患，好笑这些资料是 Windows XP 发到绝影手上去的。

那以后，他们几个天天开着电脑等免费上网，没免费网的时候就用“蓝精灵”去局域网上淘淘宝。中国人和外国人很大不同就在于外国人总想是热衷于在第一时间把自己的新发现公布出来以此向广大人们群众展示自己的水平；中国人往往喜欢把自己的新发现阴在心里，自己偷偷垄断享用，唯恐被第二个知道，公布出去，相关部门肯定马上解决，到时候自己也享用不成。

不管怎样，纸包不住或，没多久，免费上网的问题还是暴露开了，相关部门果然立即着手解决了问题。绝影和王江他们几个是定了攻守同盟，肯定不会泄漏，想是让其它人发现并上报了。局域网共享的问题电信还是没有解决，只是在楼下宣传栏张贴了通知，大意就是说请保护好各自的资料，设置密码，不要轻易共享，即时升级杀毒软件。这样看来，当时学校上网

的技术应该是小区宽带，电信根本无法解决大家都在一个局域网内这样的问题。可是，这个小区宽带竟然囊括了整个近 3 万人的学校，也太大了。

后来绝影想还是要感谢电信的忠告，因为他自己的机器就中了两次病毒。他承认他是开了几个共享，那共享名都是骗人的，什么“XXX18 禁呀”，“XXXX 科目期末考试题”呀，其实里面什么也没有，他也不知道怎么就中了病毒。

病毒这东西就是厉害，一个人发现了，没多久，打死一大片。这下鸡哥可成了大红人，频繁出入于女生寝室，男生这边要找他，还得装孙子请他吃饭喝酒，明明他吃了喝了，可是完了还得跟他说谢谢。没想到装系统的也能这样牛 B。

绝影和王江他们坚决不找他，大不了自己重装，虽然重装系统很耗时间，但是坐在电脑面前看下面的进度条不断前进，上面的倒计时不断减小，也觉得十分充实。

两次中病毒的教训还是让绝影吸取了经验，他马上花了 98 元大洋买了套正版金山毒霸。钱是学校退的上学期书费，本来他是想等到放假的时候用的，因为一旦放假，妈妈就不会给他生活费了，这也就意味着他要断烟。

那金山毒霸用户授权书上写着：本软件限一台机器使用。后来，绝影的那套至少装了 10 台机器。

从那以后，绝影对病毒有了新的看法。CIH 是破坏力大，但现在都上 XP 了，也就没用武之地，没用武之地那破坏力再大也没用，所谓好的病毒，就是要“持续时间特别长，波及范围特别广，破坏力特别大”，这是高中历史上讲 20 世纪 30 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用到的词，绝影觉得用在评价病毒上刚刚好。

所以病毒再好其实也没用，没人种病毒，病毒就没用。想到这里，他一直琢磨最近在网上研究的局域网入侵，那上面就说的特别悬，说什么黑客能进入你计算机，控制你计算机，还可以控制你鼠标怎么动，控制你开机关机。要正能这样，给他种个病毒还不易如反掌耳。黑客听说过吧？谁没有听说过，记得他把电脑搬到学校的第一天，爸爸就给他：“注意了，别去搞黑客，要被抓的。”

绝影觉得爸爸太有才了。他决定去做黑客。

疯狂的程序员 7 《黑客防线》

越是神秘的东西人们就越好奇，越好奇就越羡慕。为啥老说别人的老婆比自己的好，肤浅地说是因为“审美疲劳”，有深度一点，那是因为你天天对着她，早没了神秘感。比如黑客。黑客是啥？其实黑客还不是人，还不是要吃饭睡觉泡妹妹。但是他神秘，为什么神秘？因为你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更不知道他干那些是用的什么技术方法，但是他又能干些你想都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好多人就羡慕黑客。正如鲁迅先生说的：“看不懂的文章，至少别人不会说是坏文章。”

绝影也是羡慕黑客中的一员。与其去羡慕别人，还不如让别人羡慕，所以他立志要做个黑客。他要做一个黑客，就真觉得自己是一个黑客。每次当他看《黑客文化》、《黑客守则》、《黑客精神》的时候他就热血沸腾，自信心极度膨胀。因为做黑客不像入基督教那样还有一大套仪式，所以他理所当然认为自己已经是黑客。他始终觉得自己比别人对黑客的理解要高得多，当大部分人认为黑客是搞破坏搞恶作剧的代名词的时候，他真实地理解到黑客应该是这世上充满著等着被解决的迷人问题，他们包括他自己存在着是为了发现更多的问题，帮助别人解决更多的问题，当做到这些，他感觉自己的内心得到极大的满足。所以黑客精神有时候有点像雷锋精神：人活着是为了更多人更好地活着。

于是在网上，别人问他做什么，他总说：请叫我黑客。事情往往是这样，当你不是黑客的时候，总说：“我是个黑客。”但当你真正成为黑客，你往往会说：“我不是黑客。”

没有技术是做不了黑客的，至少别人不会承认。所以一定要学点技术。网上介绍黑客的东西可谓五花八门，绝影觉得太杂了，把黑客弄得不伦不类，说找漏洞，入侵，说的就像个贼。在他心中，黑客应该是大大咧咧走进别人系统，把漏洞全部找出来，然后很有绅士风度地给别人留一封信：你的系统存在 XXXX 漏洞，请尽快修补。落款是“绝影”。能进别人系统偷东西，那就是小偷；能进别人系统又不偷东西，那就是黑客。

网络就是这样，有好的，也有坏的，就比如 MSDN，说他东西太多了，根本无从看起，但这也总比什么都没有的耗。所以对黑客的学习，绝影就停留在《黑客文化》、《黑客精神》这些东西上。直到有一天，他在食堂旁边的书亭发现了一本杂志。

本来绝影一般是不去书亭的，书亭的书都是花花绿绿，而且大多数都是为了博看客一笑，比较适合上厕所用。这样的书，绝影往往能在两个小时内就读完，而且还卖好几大块钱，绝影想：不划算。

这次不一样，土匪吃过饭肚子突然痛起来，他认为是食物中毒，但是绝影也吃了，什么事也没发生。他去上厕所，绝影在外面等他。从食堂到寝室有很大一段路程，还是等他出来两人一起回去比较好。绝影没事的时候，就去这家书亭转转，忽然让他发现了一本杂志——《黑客防线》。

这书一看就知道是黑书，因为封面封底的主要基调都是黑色。好在绝影没有被外表所迷惑，拿到手上随便翻了几页。他震惊了：那是相当强悍啊。里面都是牛人高级技术，虽然他什么也看不懂，但凭感觉这也是相当高级的技术。

他来不及多看就大大方方地掏出 10 元钱大洋，放在老板面前说：“就要这本。”

土匪出来了，问他拿了本什么书，他说：“没啥，杂志一本。”

他不想跟土匪说买了本《黑客防线》，这样土匪一定又会打击他，土匪就是那种心理：自己不懂的，要尽一切可能让别人也不懂；自己懂的，也要尽一切可能让别人不懂。

回到寝室，他偷偷躲在床上看这本杂志，更加坚定了这是本好书的信念，因为他看到这里面有很多实际操作和例子，好多文章的标题都叫《一步一步入侵 XXXXX》。对很多初学的人来说，依样画葫芦是最好的入门方法。

杂志里面有张光盘，绝影小心翼翼地 F 盘建立了依个目录：“Hacker”，在下面再建两个目录，一个“Tools”，一个“Docs”。做完这些，他又小心翼翼地把那张光盘的东西归类到这两个目录下。从此以后，他的这两个目录就在不断充实着。后来有很多次要某个工具或者阅读某篇文章，他费尽心机从网上扒下来，却发现这些东西本来就在他那两个目录里面。

《黑客防线》的大多数文章对他来说还是太难了，比如上面讲怎样扒肉鸡，以 XXXX 论坛为例，有个什么什特征，就存在什么什么漏洞，绝影就去网上找，可哪里找得到 XXXX 论坛，有这样的特征啊？所以大部分东西还是只有纸上谈兵。破解的文章还算比较好看，上面已经地很明白，破解 XXXX 软件，版本多少多少，直接去网上找下来行了。破解要什么？SoftICE 是必装的，坏就坏在 SoftICE 对 Windows XP 兼容性太差，或者是他机器本身就有问题，每次按下 Ctrl-D 那个调试窗口弹不出来反而弄得他死机。

最后干脆把 XP 格式化掉，重新装个 Windows 98，SoftICE 4.01 在上面跑起来顺畅多了。不过破文还是看不懂，好在大部分作者非常照顾绝影这类的读者，往往都在后面写上：一个有效的序列号的例子是：XXXXXXXXXX。绝影用这些序列号去注册软件，真的能用。所以他机器上有好多注册版的软件，有的还是有用，但大多数他都没怎么用。

绝影一直学着黑客，他觉得老在自己机器上研究实在太没劲了，比如你自己机器上有什么漏洞，你肯定都去打了补丁，你自己去控制自己机器呢？那更无聊。大概研究了 2 个月，他决

定去网吧试一下身手。

学校的网吧分两种，官方网吧和野网吧。所谓官方网吧，就是学校自己开的，在计算机学院的办公楼，网吧很大，大概有 80 多台机器，除了可以正常上网，上面还装一些学习软件，比如 Word 啊，TurboC 啊，有时候也兼上机课或者考试课。这还是比较好的，因为考试的时候，如果去正规的机房，起码要 8 点钟就去排队，而且排到 10 点都不一定有位置。这时候，你就可以去这家网吧，花 1 块 5 毛钱，理所当然地找个位置坐下，等你做完作业或者完成考试的时候，你还可以看见同学们还在那里排着队。

他觉得官方网吧比较好，因为这里的机器装了很多软件，有些还有光驱，而且因为是官方的，如果做出了什么实质性的工作就可以迅速引起轰动。

他去了网吧，很大大方方地掏出 10 元钱，跟网管说：“通宵。”

网吧不比自己的机器，啥基本的东西比如端口扫描啊，漏洞检测啊这些东西都要自己下载。绝影还是大大咧咧把这些都全部下下来，然后一个一个运行慢慢搞，他想反正别人也不知道他在搞啥，他就嘲笑那些正打着红警，CS 的人，大好的时间和父母金钱都让他们给浪费了。在他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冷不丁的，网管在他身后冒了一句：“Hacker？”

这短短的一句话，给了绝影极大的震撼，因为这种语气和语调，是一种鄙视，嘲笑，还是轻蔑。那分明是在说：“你也搞 Hacker？”或者“又是一个搞 Hacker 的？”

人童年的心理阴影往往会伴随着他成长，一直到他长大，一直到他老。对绝影来说，他正处在学习黑客的幼年，所以，在打今后的成长中，一直都伴随着这次的阴影。以至于到最后，到现在，网管一直都是他最鄙视的职业：没有一点技术含量，还自以为自己是做技术的。

有句话叫“无意插柳柳成荫”，前段时间绝影逢人便说自己是搞病毒，可越说越没人相信他，大多数还会露出鄙夷的神态或者耻笑他几句。这次，极其低调地研究着黑客技术，可没多久，大家都知道他是黑客了。

就有人慕名而来向他请教。

那是别专业的学生，计算机专业的，他不认识他们，但他们已经认识了他。这种被人认识的感觉相当好，后来我们往往说：“XXX，那个人我当然认识……可是，他不认识我。”如果有一天，你跟别人说：“什么 XXX？我不认识，但是他认识我。”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他觉得展示自己成果的时候到了，没想到他再一次受到打击。

他很热心地回答他们什么是黑客，怎么学，学什么，当然，这都是他自己的想法，其实很流于表面，不过他们倒是听得头头是道。这种滑稽的场面，很像现在大部分外行领导内行的公司，上面的人说得眉飞色舞，下面的人听个半斤八两，也不管什么，都只管一个劲的说：“对，对，有道理，说的太好了……”

最后，他们说：“给咱演示一下吧。”

这是绝影盼望以久的，比如学开车，你讲半天那都是空话，就像嘴上刁根笔当烟抽，那都是过过瘾，非要真正上车去开一把，那才算心里一颗石头落地。

绝影慢慢打开他的 Hacker 目录，生怕打开快了里面的东西一不小心都飞了。那几人在旁边也看得小心翼翼。等到东西真正露脸的时候，绝影没听到惊叹的声音。他们说：“是这样啊，那是别人做的工具。我还以为你都是自己写的程序来做黑客呢。”他们几个对视几秒中，大概觉得再往后看下去也没啥意思，于是一起说：“久仰久仰，告辞告辞。”

绝影忽然觉得好失落。

但是他仍然没有退缩，《黑客防线》还是一期一期买着，他那个“Hacker”目录还是不断地充实着。

有一天，他在一期《黑客防线》上看到一句话，就现在来看，这句话改变了他的一生。

疯狂的程序员 8 魔术师的双手

上面是这样写的：程序员是值得尊敬的，程序员的双手是魔术师的双手。他们把枯燥无味的代码变成了丰富多彩的软件……

绝影忽然感觉很震撼。他想起最开始的时候他为什么想做一个程序员？因为程序员就可以去教书，教书就可以从学校里泡妹妹出来，这是很牛 B 的事情。再想想，为什么要去学黑客，到底是自己追求黑客的那种精神还是为了追求向更多的人展示自己，让他们来崇拜自己。大部分时候，带着不一样的目的去做同一件事，结果往往大相径庭。

他还是想做程序员。为什么？不是因为这个职业是天底下最伟大的职业。你想，当你爱好着某件事情并且去做的时候，你心里当然会非常舒坦。但如果这事情是你的工作，你不得面对 BOSS 的面孔，不得不在规定时间内完把它完成，又不得不用做这件事来换取你明天吃早饭的钱，打车的钱，喝咖啡的钱的时候，你当然会感觉很累。所以有时候兴趣固然重要，兴趣能给你动力去做一件事，但最重要的却是热情，热情能给你动力去一直做这一件事。

在中国，人多少都要受十几年的教育，最后归根结底，十几年的教育也许就教会了你那么一两句话。对绝影来说，有三句话：一、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朋友。这是幼儿园老师告诉他的；二、实事求是。这是高中哲学老师告诉他的；三、程序员是值得尊敬的，程序员的双手是魔术师的双手。他们把枯燥无味的代码变成了丰富多彩的软件。这是《黑客防线》上写的。

放假了，绝影只带了一本书回家——《PC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电脑实在太重，就让他放学校。王江的电脑也放学校，不过是花了五元钱放寝室管理员那里保管。他没有。其实带那本书回家多半还是给妈妈看的。寻址那部分实在太抽象，卡在那就一直动不了。

整个假期他就想好好收拾一下心情。啥也没做，就跟“三陪”下了 32 盘国际象棋，胜 21，平 5，负 6。

三陪是他从小玩到大的伴。追溯起来可以从幼儿园说起，俩人坐到一起，总是以：“唉，家里穷……”开始。不过他们俩家里也确实穷，不然他们为啥天天坐楼顶上下棋，有钱早跑去网吧上网去了。

绝影想跟三陪讲一些黑客啊病毒方面的东西，毕竟经过在学校这么一年，感觉自己还是多孤单，有时候就有那种没人理解，就是“高处不胜寒”。但是三陪对这个不感冒，他喜欢听音乐，弹吉他。

开学的时候，土匪也俨然一个搞 IT 的。桌上摆了一台电脑主机，和绝影他们不同，那是台品牌电脑，整个机身相当小，只有绝影的三分之一，所以他的主机摆在桌上，绝影他们的摆在桌下。那显示器也相当小巧精制，不过摆放的位置刚好遮挡了他的镜子。主机旁边是本绿色的书，绝影远远看了一眼，好像是本介绍 Visual Basic 的。

土匪很得意地看着绝影和王江笑，所以技术的进步有时候也不是啥好事情，以前的文化人和文盲很好区分，起码有胸间别几只钢笔，夹个文明包，那就是文化人，而文盲是怎么学也学不到这一步来。现在可好，电脑一下普及进文盲的社会，像土匪这样的文盲也能迅速用它来作装饰，迅速步入文化人之列。绝影感觉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一下失去了以前文化人的优越感。

王江说的第一句话是：“课表在哪？”他没有第一个关心土匪的电脑，这让土匪多少有点失望，他慢条斯理地把课表递给王江，王江迅速扫视了一遍，用周星驰式的笑声干笑了两下：“果然有 C 语言！”

绝影凑上去看，课名是《C 语言程序设计》，老师还是宴斌，每周 2 讲。现在人常说那人牛 B，说：“那斯，给他卫星他也能放上天。”这真是大学老师的真实写照：比水平？别人能上

两门课，我就上四门五门。VFP？能教！C 语言？也能教！高数物理不能上？创造条件也要上！最后其实哪一门都不精通，大部分照书讲。作业？有参考书——教书专用参考书，不给学生看，什么作业啊考试啊随便五六分钟就从上面扒下来一套。你想上一门课多少钱？要是能上五门八门的，那工资还不顶天了！

下午土匪就去教务处领了课本，绝影迫不及待从他手中接过一本《C 语言程序设计 第二版》，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用这种《XXXX 第 X 版》，XXX，XXX 出版社的方式来描述一本书是绝影的习惯，这样能给人非常专业的感觉，你想连第几版谁写的哪个出版社出版的都了解这么深入，说明他已经对这本书有了深入研究。

绝影跟宴斌算是老朋友了，去年《数据库原理与应用》期末考试完了后绝影想请宴斌一起吃个饭，宴斌说比较忙拒绝了，这当然有可能是借口。后来绝影还是有点庆幸宴斌没有来，否则他 90 分的期末考试成绩肯定要被绝大多数同学质疑，不过他还是对他这种不给面子的行为耿耿于怀。

去上课，他就和土匪王江坐第一排。绝影当然要坐第一排。王江呢？讲心里话，他是很想学好这门课，毕竟大一的时候他《数据库》也学得不错，宴斌对他的印象还是很好。土匪呢？他必须坐第一排，他深深知道这门课自己要过肯定困难不小，跟他们一起坐第一排首先能给宴斌留下良好的印象，其次从现在开始就跟他们俩混，到期末肯定会对自已照顾有加。听课的时候，绝影睡觉了，王江认真地记着笔记，土匪在发呆。

回来寝室，王江说：“宴斌瞅了你好几眼，好像几次都想把你弄醒，但是没弄。”绝影当然知道宴斌不会把他弄醒，宴斌不傻，要是把他弄醒骂他一顿，或者让他“Go out”，到期末成绩一出来万一绝影又是全年级最高分，那就等于狠狠扇自己一耳光。

绝影呢？他从小到大就这性格。要像王江那样，天天认真听课做笔记背书回来还使劲把习题拿着做，考了 100 分，那又怎么样？那是应该考 100 分的，考不到是你智商有问题。如果你天天上课睡觉不做笔记回来不看书不做作业最后还是考了 100，那才能让人刮目相看。别人就想：这是咋的啊？他不学都能得 100，我好好学了还不及格，是不是我智商的问题？

有一天你要是让别人对自己的智商都产生疑问了，你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神童。

但是，不看书是肯定要不得的，本来绝影以为 C 语言，不过尔尔嘛，凭自己平时的技术积累，还有过不了的？但实际上才上了几节课他就发现不对了。原来一门课看起来容易，你要真的把它当课去学，问题就多了。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比如公司里，BOSS 跟你说：“小李啊，那个软件客户还想要个功能啊，我看也不复杂，估计就一二十行代码，就当场答应了，你就去看看吧。客户就是上帝，他们的合理要求我们当然要首先考虑。”可是当你把那要求拿来一看，妈呀！这数据库也要重新设计，界面也要改，配置文件要增加，好多结构又要重新设计，一算下来，一两万行代码也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估计又要制造一二十个新 BUG。再这样忽悠下去，别说拿全年级最高分，就是考及格，都有很大问题。迫不得已，绝影开始 C 语言学习计划。当然，他不敢明目张胆地拿出来学习，那就破坏了他和同学心目中神童的形象。

他就偷偷地学。把《C 语言程序设计 第二版》，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封面撕了，粘上《PC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先在电脑上开一大堆应用程序，什么 QQ 啊，Flastget 啊，记事本啊，计算器啊能开的都开上，再偷偷开个 TurboC 的 DOS 窗口，一有人来，马上切换。所以说人活得很累，有很多事情，像学习，在很多时候都不是为自己学，是为别人学。为什么？因为你在别人心目中是个高手。你不得不花比别人更多时间去维护你在别人心目中高手的形象。你做到了，但那又有什么，别人认为你理所当然应该是个高手，那是你应该，他才不会管你比自己多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而来赞扬你刻苦，值得学习。

这一点被资本家充分利用。BOSS 总说：“小张啊，你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你听了心里自然舒坦。然后他说：“哎呀现在公司里这个编译器不好用啊，你想想办法，给咱们开发个编

译器吧，两个月时间够了吧，这点东西对你来说算啥啊？你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啊。”你听他这么说的時候又恨不得立刻给他两耳光，但是没办法，谁让你从来没让别人失望过。最后反正不管你用什麼办法千辛万苦终于把这编译器搞出来了，BOSS 又微笑着对你说：“小张啊，你真是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啊！”那你就等着他下一次让你开发操作系统吧。

话说回来，绝影认真学了 C 语言，觉得很有意思，他就不明白别人为啥老不懂，像土匪，背数据类型，背关键字，背函数甚至去背程序，每天累得要死。其实 C 语言这东西，只要你天天上机，经常摸着代码很多东西不用背甚至不用看就知道了，反而是那些天天背不上机的人，一旦上机，写的东西又全是错的。写程序，不比其它的学科，动手才是硬道理。

往后一点是讲的指针。指针这东西，绝影开始还有点害怕，早在他还在学“DOS”的时候，广告公司那男人就说：“指针啊，是 C 语言最复杂的东西，也是 C 语言的灵魂。”这话估计是他抄的，因为现在很多前辈都用这句话教导后辈。不过到后来，也觉得就那么回事，不就是存放个变量的地址么？就像学校的信箱一样。你跟别人说，给我写信，寄到 XXXX 大学 509 号信箱，别人怎么知道 509 信箱是啥？不过他不用管，只管把信发过来，到时候你去箱子里取东西就是了。只要这么想，就拿指针当信箱吧，往那里送信行了，其它不管，一切问题就简单了。

想到这里，绝影突然又想起来一个问题，他的心跳开始加快，呼吸急促，手开始颤抖，胡乱往桌上摸索着，他在找一本书。

疯狂的程序员 9 又是寻址方式

他在找那本《PC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那书封面已经被撕掉，还好没被当废纸扔掉。他赶紧翻到寻址那章。

原来如此！寻址方式原来就是寻找数据的方法。比如要除法，被除数在哪里，除数在哪里，商放哪里，余数放哪里，要么在寄存器要么在内存。就这么简单个道理，不如就叫“数据寻找方法”那让人一看就明白，多直观。非要叫个大家都不熟悉的“寻址”。就算叫“寻址”，也完全可以在旁边加以解释，或者写上句：“XXXX 寻址方式类似于 C 语言中的数组。”在 C 语言指针那一节中加上句：“指针实际反映了 CPU 的 XXXX 寻址方式。”

可中国的教材就是这样，好像搞汇编的人和搞 C 语言的人有仇，大家各自为政，我专门出书讲汇编，可不能便宜了那些搞 C 语言的，更不能在书里给他们打免费广告。最后的结果就是：寻址是汇编中最难的，指针是 C 语言中最难的；学汇编不懂寻址，学 C 语言不懂指针。害的是真正来学习的人。

明白了这个道理，绝影觉得寻址那些东西就不过尔尔，什么寄存器寻址，就当寄存器是个指针，里面放地址；什么基址变址，就相当于数组，放个首地址，加几就相当于访问后面几个字节。

C 语言的课继续上着，对大部分人来说，到后面越来越难，特别是学了函数，你想他们要去背那么多库函数，还要记关键字，甚至宴斌跟他们讲个 For 循环，他们都要把例子背下来才行。然后是上机练习，那本《C 语言程序设计 第二版》，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还附带有本上机练习。

不过这都难不到他。他觉得这本书很不错，当初刚领到书的时候他就觉得不错，因为是清华大学出版社的。记得以前什么图书博览会他去买书，到最后书都是论斤卖，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最贵，16 块一斤。现在他也不怕了，干脆把《PC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的封面也撕掉，书弄到这个地步，叫读书破万卷。

他想谭老教授凭这书也赚了不少钱吧。这也没什么不好，能够真正给别人带来好处的东西就是应该让人赚到钱，当然，如果你的东西真的有价值，你也不用愁赚不到钱。可现在

的人一天到晚还是愁：哎呀物价涨了，啥时候才能赚大钱啊？这样想的时候你自己好好反省一下：你真的有多高的技术么？你真的有多高的智商么？你做的东西真的有那么大的价值么？

慢慢地，和去年一样，陆陆续续有人来找他。基本都是做上机作业。这些人很干脆，关系好的直接扔给他，补充句：“千万别跟别人搞成一样咯！”；关系不好的，要么请他吃顿饭，要么先站那讲一大堆溢美之词，最后也要补充句：“千万别跟别人搞成一样咯！”

对于这些请求，绝影一般不会拒绝。关系好的，可以加深关系；关系不好的，要不可以免费吃顿饭，要不可以听些让自己开心的话，买个好心情。关键是他们最后补充的那句：要每个人都不一样。他很乐意尝试同样的题用不同的解法。这个用指针，那个就用数组，这个用函数，那个就用宏，这个用 For 循环，那个就用 While 循环，一道题也许练不完整本书的内容，但是一道题如果用 N 种方法去解，那就有可能练完整本书的内容。

你想两全其美的好事，绝影怎么会不做呢？

所以那段时间他就特别忙。土匪说：“走走，吃火锅去。”

他说：“莫空，莫空。”

“干啥？又在编程啊？”

“写程序。”

现在大部分不搞程序的人都会这样说：“他，是个编程的。”绝影不喜欢用“编程”，喜欢用“写程序”。比如你去问一个作家：“最近在干啥啊？”他说：“写小说。”要是他说“编小说”，你心里会怎样想？那人也太不厚道了，编造些小说来忽悠看客。在绝影心中，写程序是“创造”，不是“编造”。

这样说的時候，土匪还是很鄙视绝影。虽然他自己断然写不了程序，但是他仍然可以鄙视他。为啥？他自己说：“我啥都不懂，我认了。可是你凭啥就说你水平高呢？”

这种可怕思想存在于现在大部分人的头脑中。别人就算真的好，那也不是真的好，因为我不懂，你跟我讲你水平高，没用，我不懂啊。除非你给我出具一份专家的鉴定书。所以，你比他好一点，他不会承认你，会嫉妒你。要是你比他好很多，他才会承认你，然后会很崇拜你。所以你要做，就应该比别人做得好很多。

后来绝影觉得这书上和宴斌讲的也没啥学的了。书就这么多章，就算你再用功学的东西也不可能超过书的内容。宴斌就讲那么多，除非学校再给他开工资，他不会讲更多，就算讲，也没几个人能听。他忽然想起那汇编语言一放就给放了大半年，反正学校的课也是那样，只要你能够去上课，要挂科还是比较困难，每个老师挂学生都是有指标的，指标早让那些点名不到的人占满了。

于是他又从书架的角落翻出那本没有封面的《PC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把这本书拿在手里，想到周星驰的《国产零零柒》，那阿柒辗转沦为街头卖肉的，这一天，终于来了个人，拍拍他的肩膀说：“阿柒，国家需要你的时候到了。”

过了寻址这一关，汇编学来也容易了一些，至少那后面的什么分支程序设计阿、循环程序设计阿、子程序设计阿这样东西他在学 C 语言里面已经有了概念，但是他又试想一下，要是没学 C 语言，这些东西还不是像寻址一样抽象，这样一想他就有点冒冷汗。计算机这门学科，确实和其它的不一样，看来语言都是相通的，要相辅相成，不像那英语就是英语，就算你数学拿到 100 分，英语还是有可能得 0 分。

黑客也不能放，黑客还是他心目中的理想。《黑客防线》还是每期都买，又买了四期，期末考试到了。

念大学怕啥？天王老子都不怕，反正大学又不请家长。就怕期末考试。不仅是成绩差的怕，成绩好的也怕，而且越是成绩好的越害怕。成绩差的，担心又要挂科，一个学分 60 元钱，而且那钱多半不敢问父母要，只好从自己生活费中省吃俭用省出来。成绩好的，担心题目太难了，或者出到自己没有准备的题目，怕自己考不到 90 分考不到 100 分，更怕那些成绩差的来找自己，给点提示，传份答案，哪怕就是把卷子稍微往旁边挪点也行。

绝影倒也不怕什么。C 语言自己是胸有成竹，其它科，反正就那样子，挂是不会挂，但就算立即发奋，也不会好到哪去。

每学期到这时候，就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人们会蜂拥着去找成绩好的一一买座位。绝影没去买过，不过那种被人团团围住的感觉他猜想非常好。这次，他体会到了这种感觉。其实也不是他想的那样好。因为别人找你买座位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觉得你好，真的能跟你从你身上学到东西。他们那是在利用你，这和普通公司的 BOSS 利用你没有实质上的分别。因为你现在有能力让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就会对你好，给你小头，他拿大头。绝影忽然很鄙视这样的人。

不过他还是在旁边预留了一个 VIP 位置，那位置留给一个妹妹。

那妹妹是绝影忠实的崇拜者，土匪追她追的很紧，她老是跟他说：“你怎么就这个样子阿，你看人家绝影怎么样怎么样……”

知道了这个原因，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土匪总把绝影视为敌人而处处跟他作对，与他为难。

最后，理所当然地绝影仍然拿到了 C 语言全年级最高分，他周围的人也顺利通过了考试，土匪也过了。虽然他没有跟绝影买座位，但王江也不赖。经过这么久的学校生活，他和王江已经时时处在同盟的战线上。他们俩心里都很清楚，如果不这样，绝影做黑客，做程序员的想法就会成真，他就会成功。他们不能让他成功。很多时候，别人的成功就是自己的失败。如今社会上的风气早已吹进了大学校园。

C 语言也学完了。绝影觉得自己学得还不错。新的学期他感觉是自己大展宏图的时候。

可这次发生了一件事情。后来他每次跟朋友提到这件事情，就说：“我大二一年基上算是废了。”

疯狂的程序员 10 堕落

说绝影刚进大学的时候就住了一次医院，那次从医院出来发生了两件事：一、绝影决定追一个妹妹；二、土匪和王江开始做生意了。

他决定要追的那个妹妹名字叫肖潇，其实是他的初中同学，也是他的高中同学，也是他的大学同学。

进医院的第二天主任就把他调到 VIP 病房，他觉得真是太大面子了，因为他三叔也就是这医院一个小小牙科医生。

不过刚进去他就发现是自己太自以为是。普通病房有四张床，那 VIP 病房只有两张，其中一张床上睡着个王局长（公安局的）。像局长这么大的人物主任肯定要把他伺候周到。王局长说：“好不好，旁边那个重伤员天天晚上闹，自己一个人占个病房，影响又不好，给弄个不闹的过来吧。”

主任把所有病房查了个精光，还是觉得绝影的病情最好，就脚上破了个洞，不但晚上不闹，大小便都还能自理。于是这才把他调过来。

所以，你以为人家真把你当做 VIP 吗？即是在现在，仍然有很多地方：电信阿，民航阿，银行阿，人家叫你 VIP，实际是叫你“Very Import Pig”。为啥？因为你老给别人送钱去，所以你就是 VIP。

人比人比死人。绝影家穷，妈妈要上班，也没啥亲戚朋友来照顾他，他只有天天躺病床上。王局长呢？专门有两个人照顾他，好像是局里配的，这也就罢了，关键还配的是两个美女，这也就罢了，毕竟女人比较心细，关键是每天还有不一样的人来看他，送水果阿，送花阿，送东西阿什么的。绝影高中是班上物理科代表，说实话，他还是比较敬佩他的物理老师：年轻，有文化，而且有个性。没想到这么唯一一个让绝影敬佩的老师居然也趁这个时候来送礼。

老师看见绝影，很尴尬地笑了笑，胡乱聊了几句，大概就说他早就知道绝影会非常有前途的客套话。

王局长让他的手下给弄了台电视，弄了个 VCD 摆病房里，没事了就看碟，看《黑洞》。他们喜欢看这个，反正也是反映他们公安干线的片子。看了《黑洞》，她们也叫他“王局”。绝影也喜欢看，因为除了看电视剧没其它娱乐项目，脚受伤又不比其它的，想去哪都不行。

这天中午，绝影和王局他们正看着电视剧，护士进来说有人探望病人，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可这次来的人是来看绝影。

肖潇来看他，绝影感动得不得了，在这个时候，他太希望有人来看他了。

肖潇来看他，带了饭，说你行动不方便，还是不要动了，就一口一口喂他吃了饭。绝影想你王局也不过如此阿，虽然有两个美女来照顾，可是也没享受到我这等待遇阿。

那一刻，他就觉得要追求他面前这个女孩。

后面的事情很顺理成章，因为两人从小就是同学，可谓“青梅竹马”。现在评价一个美女，大概有两种：一、小美女；二、大美女。肖潇就是属于那种大美女类型，眼睛特别大，不过土匪他们说像牛眼睛。

所谓“春风得意”大概就是说绝影这样，在 IT 界小有成就，又能抱得美人归，这两样随便哪一样也能把土匪他们比下去。所以他那时候活得很简单快乐：写程序，约会。至于去不去上课，那要看自己的心情，说实话有些课真没啥好上的，老师不就是照着书讲吗？那既然发了书还去上什么课呢？

这样的幸福生活一直持续到 C 语言程序设计考试结束。

肖潇跟他说：“我们还是分手吧。”

绝影说：“好吧。”

他没有问她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她的答案会让他伤心。所以人太聪明了也不好，人太聪明了知道的东西多了就会伤心，好多智商挺高的人还变成疯子。还是白痴好，小时候家院子里有个白痴，天天抱个收音机在那里咿咿呀呀地笑，那收音机没有声音，但是他很快乐。

但是绝影后来还是知道了答案。

发生了这事，说：“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是在骗人更骗自己，你自己经历过你就知道，除非你是个情场老手会玩弄感情，但是那是在学校不是在社会，感情怎么玩弄，绝影和他很多同学都还不知道。

那段时间绝影的心情一直低落，每天就漫无目的地上网。这次土匪好像变成好人了，时常来安慰他，开导他。土匪是真心来开导他的，因为他心情好。为什么心情好？因为绝影的心情不好。他觉得经过这次这个事情，绝影和以前不同了，他和他们现在是一个水平上的，他没有什么了不起。

月底的时候，绝影查了一下，自己 2G 的流量还剩 1.4G，虽然剩 1.4G 和剩 0.1G 的效果一样，都是 31 号网到期就不能上了，但中国人总是那种心态，比如你要了一碗饺子，最后实在撑不下了，可还得撑，一边撑一边说：“吃了吃了，不吃浪费，不能对不起这 1 块 5 毛钱。”

事到如今，只有疯狂下载。下 MP3，不行。一个 MP3 只有 4M，下 300 个才够本，而且 MP3 连接分散，不断去搜索，扒连接，那还不累死人。再说了，那个时候绝影连说出 100 首歌名的水平都还没有。

什么东西最好？当然是游戏。一个游戏少说都几百 M 上 G。但在 BT 还处于试验阶段的年代，要找到游戏的下载连接实在困难。网上挂的《三国志 VII》几乎全是骗点击的。就一种游戏好下——网络游戏。营运商总得给玩家提供下载吧，而且你还得提供高质量的下载，你想要是你那游戏光下载就得让人等 7,8 个小时，鬼才有耐心等那么久来玩你的游戏。人家玩家是来“试玩”的，不是来“试下载”的。

就下网络游戏。绝影在网上搜了一遍，觉得《精灵》这个游戏刚刚好，1.38G，还 3D 的，而且据说是国内第一款 3D 的游戏。下了下来就不能浪费，再说绝影反正也没啥心思干其它的事情，还不如玩玩游戏过渡一下心情。

这么一过渡，就过渡差不多两个学期。

所以后来绝影总对自己很好的朋友说：“网络游戏，害死人，千万别去碰。”他怎么不说：“美女，害死人，千万别去碰呢。”呢？要没有肖潇那档子事情，鬼才会花那么多时间来玩网络游戏。真的，恋爱的感觉比玩游戏好得多。

两个学期中，绝影也换了好几个游戏，从一个“试玩级”的玩家成功升级到“骨灰级”玩家。他的电脑就是个明证。

绝影换了电脑，这个时候他很容易换到电脑。他可以大大咧咧地妈妈说：“我要换个电脑，我要学写程序，那个电脑太破了。”

这台电脑震撼了全班，这是一台 P4 1.8G，带 15 寸 LG 液晶显示器的电脑。他抚摸着显示器，第一次知道“LG”就是“Life's Good”的意思。

这时候，班里很多同学才第一次见到液晶显示器。居然可以做得那么薄那么轻，而且还有个“Auto”按钮，自动就把画面调到最好。绝影跟妈妈说：“我要写程序，经常对着电脑，那 CRT 辐射太大了，不行。”妈妈当然很心痛他，花了 CRT 两倍的价钱给他买了班上第一台液晶显示器。

最终，绝影说：“我不玩游戏了。”在玩传奇的时候，他用辛辛苦苦挣到一根“裁决之杖”去换别人的“无极棍”，在那时候这是笔很化算的买卖，结果放上去是“无极棍”，到自己手上就变成了“木剑”。他跟同学说：“我不玩游戏了。”他没有说自己被骗的事情，因为这是很丢脸的。

绝影这样说，就这样做。他不玩游戏了。

大二大三的课程本来就是很关键的，绝影却只顾了玩游戏。有一次正上课，辅导员来查寝室结果当场抓住绝影正在玩游戏。绝影吓得要死，但辅导员没说什么。辅导员说：“绝影阿，第二界机器人大赛要开始了，你去我那报个名吧。”

他不想去，他说：“这个事这么大，我还是和土匪商量下吧。”

辅导员说：“土匪虽然是学习委员，但是他懂什么阿？你就过一会去我那里拿张表填了吧。”

绝影还是不想去，没去她那里拿表，他跟班长说：“你去跟辅导员说下，就说要考试啦，我就不报名了。”

班长回来说：“她说你不去算了。”

这两学期里，学校没开什么计算机相关的课程，绝影的成绩也急速下滑，那速度比股市还跌得快。慢慢地，班里的同学对他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他们开始鄙视他，瞧不起他。因

为他成绩最差，从来不上课，天天玩游戏。同学们去聚会，他不去；同学们去泡妞，他不泡；同学们计划考试作弊，他不参加。总之，好像他已经脱离了他们，他虽然还在班上，但是已经被他们抛弃。

土匪也慢慢觉得没有意思了。他现在根本不把绝影作为他的打击对象，没意思。他要打击更有打击的价值人。

绝影呢？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学习对他来说是最简单的事情。他不想去跟土匪他们证明什么，有时候，什么也不去证明就是最好的证明。

他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

疯狂的程序员 11 转折点

其实也没怎么等，机会就来了，好像是机会一直在等他，等他决定不玩游戏了，来把机会拿走。

现在很多人总是抱怨：“苦恼阿，没机会阿。”好像自己就是那个才华横溢又无法横溢才华的大诗人。其实机会就像羊，满地都是，关键是你自己要知道怎么去剪羊毛挤羊奶。——难道你还等着羊自己把毛和奶送到你手上，那才叫机会？

大三的课就是比较多。刚进大学的时候，绝影想，大一应该轻松吧。没想到大一课多到超出了他的想像。就算是大一打基础吧，那大二课应该少一点。没想到大二又加了两门课。再想基础也学差不多了，大三专业课应该不多吧，结果专业课比基础课还多。绝影拿课表看了一下，有两门课他比较在意：《微型计算机原理与应用》和《数据结构和算法》。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应用》用的书就是《微型计算机原理与应用》，杨有君，史志才，机械工业出版社，书不算厚，只有 300 多页。《数据结构和算法》用的书也就叫《算法与数据结构——C 语言描述》。两个老师比较有意思，都是年轻人，一男一女。男的姓谭。

绝影对这个谭老师印象不错，因为他很年轻，而且大家对他评价就一个字：狂。就这一点，他从他身上隐约看到了到了一点自己的影子。不过绝影也觉得他实在太狂了，愤世嫉俗，自以为是，总觉得自己水平就很牛，鄙视学校那些报课题的，鄙视公司那些搞研发的。绝影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宴斌已经升到教务处副主任而他还在做讲师的原因吧。

他上课也从来不带书，想到哪讲到哪，并且讲的都是他自己的。他常常说：“书上那个，跟你们讲，那是大错特错，这个 XXX 哪里有这样的用法。”开始绝影也不相信他，后来他觉得谭老师水平可能确实比较高，因为他让他帮自己改过一段 C 语言程序，硬是把 200 行的代码改到 68 行。

绝影学了一段时间汇编，他知道微型计算机原理这东西跟汇编语言是不可分割的，大部分讲微型计算机原理的书表面上是在讲微型计算机原理，实际上是在讲汇编语言。他们的区别在于，讲汇编的书就只讲汇编，一般很少讲其它的，包括微型计算机原理。而讲微型计算机原理的书总是爱东拉西扯，什么电路阿，数电阿，模电阿，汇编语言阿，能讲的都讲，所以绝影还是很庆幸自己当初买的是《PC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要是当初去买本《微型计算机原理》，那电路都能把他卡死。

绝影觉得谭老师讲得比较好，他就一直去听他的课，虽然像 C 语言一样他觉得自己过这门课肯定不成问题，而且凭自己的能力，就算自学也有应该有实力拿到全年级最高分。这样看来，在大学里面很多时候并不是去听课，而是去听人。特别是上了几次课后，他忽然又有重大发现，觉得上课还是值得的。

说以前他看原码反码补码硬是没看懂，反正这个概念也好背，就背下了：正数的反码是它本身，负数的反码是首位为 1 其它取反；正数的补码就是它本身，负数的补码首位为 1 其它取反最后加 1。他背了，但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听了几次谭老师的课，他知道“数字加法器”这个东西，比如两个数，高电平低电平输入进去，就得一个结果，还是高电平低电平表示。这么看来，拿二进制十六进制来表示数据真是个好方法，想起以前骂了冯·诺依曼，

给他承认个错误。接着他就明白，为什么要补码，因为加补码就等于作减法，这样把减法转成加法来做，把乘法也转成加法来做，把除法转成乘法来做，整个 CPU 就只需要一个“数字加法器”就够了。

他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这时候很多同学还在背：正数的反码就是它本身……谭老师也比较喜欢绝影，因为他可以提出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不支持内存到内存的寻址？他在解答这样的问题是会非常有成就感。同时他也会跟他讨论些很有创意的东西，比如：题目是做 64 位加法，他就跟他说，用 ADD 怎么怎么做，用 MMX 指令怎么怎么做。最后归纳一下，还是用 ADD 做效率比较高，因为用 MMX 指令太少，指令对齐还没出来，效率提高不了多少。

MMX 是绝影偷偷学的。当然他觉得非常有必要，这些指令是现在书上阿，老师阿都不会讲的，好多同学听都没听说过。但是他知道应用非常广泛，所以你学大家都知道的的东西有什么用呢？要学就学大家都不知道的东西，这样你才能做大家都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要理解老师，他们天天在讲台上讲，对他来说下面坐的有 80% 都是文盲——有文化的文盲，当然他们会很认真地记着笔记，甚至能预感到那些是重点，那些是考点。你以为老师喜欢这样的人吗？他觉得他在对着一群猪讲课，他觉得自己心中的东西比起书上来，那都是至理名言，可是，以他们的智商，他们无法理解。这时候当他发现了绝影，他感觉终于找到一个知音，所以，他对绝影也许更多的是感激。

在土匪他们眼中，谭老师和绝影一样是无法让人理解的。其实他们心眼里也鄙视这样的老师，很简单像《微机原理》这样的鸡肋课本来大家就抱着可上可不上的态度，但老师他们非要一再强调这课对于 XXXX 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并且还坚持考勤布置作业，好像这课过不了大学就毕不了业。同时，土匪觉得绝影疯了，在他们班上，说某人没救了或者某人的想法完全错误通常用：“他，疯都疯了。”

绝影自己心中有套理论，他没有跟土匪他们说，因为以他们现在的智商，他们无法理解。你知道程序是啥玩艺吗？程序是给谁用的？他们肯定说：“程序当然是给人用的咯，用来解决问题嘛！”其实程序真正是拿给计算机用的。你写程序给计算机看，就得照他的想法去写，多跟它交流。计算机这东西，说它怎么怎么好，运算速度快，但毕竟它不像人那样有智商，说起来就是白痴，你跟它交流久了，也慢慢变得像白痴。

又说《数据结构》这课，上课的是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绝影反而不知道她的名字。最近 CSDN 上不是老讨论什么女开发人员，女程序员怎么样怎么样吗？所以人就是这样，按常理，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更加去套近乎，毕竟自己 C 语言也学的好，数据结构也难不住他而且老师都喜欢优秀的学生，当然在一起可以有长时间深层次的交流。不像土匪他们，没事找事跑上去套近乎，问个问题：“#define 是啥意思。”

她说：“下去吧下去吧，我下节课讲。”

下节课的时候，她就说：“现在有很多同学，自己不动脑筋，又不好好学习，像‘#define’是什么意思都拿来问，难道你们没学过 C 语言？”

绝影想：你们越是认为我会去干什么，我偏偏不去干。我根本就不是你们想像中的绝影。

《数据结构》的课他也不怎么去上，上了一次，他爬教室中间课上着上着就睡着了。老师非常不客气，点杀他起来回答问题。

她自以为出了个很简单而又充满杀机的问题：pop eax 指令计算机执行了哪些操作？

这时候，好多同学笑了。她不知道，但他们知道，甚至好多老师都知道，他们知道这些问题根本难不到绝影，想用这种办法整他，那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不会让他下不了台，只会让自己下不了台。

像土匪这样的人，肯定说：“把栈顶的值送 `eax`。”

成绩好的会补充：“把栈顶指针往下移 4 字节。”

绝影说：“`mov eax,dword ptr [esp] add esp,4`”

显然老师对他这个题的回答非常不满意，她的原意是他答不出来，好当场羞辱他：什么都不懂还敢公然上课睡觉。她还是很无奈地让她坐下，其实她本来还有道题，前面几个人都答不上来，但是她没敢再问。她也不傻：你想正儿八经坐那听课的人都答不上来，让个睡觉的人答出来了，那不等于说自己讲课没水平。

所以女人的心思和男人不一样。女人就是太软弱了，男人一比她强，她就屈服。绝影想，要是我是个老师管你答出来答不出来，都让你“Go out。”

绝影想罢了，你不给我面子我也不给你面子了，从那以后，他就不去上数据结构课。

他觉得《算法与数据结构——C 语言描述》这书也实在写得太菜，表面上说是 C 语言描述，实际上大部分都是用的伪代码描述，以至于很多同学跑来问他：“这个语句是啥意思阿？为啥以前学 C 语言的时候没学过？”这样的话自己上机去练习就麻烦，还要自己把程序写一遍，不过写过之后自我感觉良好：反正考试就考写程序，自己写了，有印象，比那些死背的人好多了。而且那些死背的人坏就坏在常常忘记在语句后面加“;”，硬生生扣 2 分。

期末考试没啥好说的，绝影让谭老师给点提示，谭老师说：“那就算了吧，你赶紧复习其它科目去。这微型计算机原理对你来说没啥好考的。”这样，他轻轻松松又拿到一次全年级单科最高分。数据结构就不一样了，大概是那女老师受了一次绝影的羞辱跟他有愁，本来绝影自我感觉良好，结果才得了个 65 分，连抄他卷子的人都得了 82 分，弄得他自己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讲。王江问他，他就马马虎虎说：“过了过了，还可以。”他知道，王江得了 90 分。他气氛阿：公报私仇，虽然过肯定会让他过，但就是要让他过得不舒坦。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比如男人之间谁借了谁钱，到期他就大大咧咧跑过去，有时候还当着一大群人的面：“喂，还钱，还不还？不还把你吉他给我弹两个礼拜。”这种事情到女人身上就不一样了。钱虽然是小事，但是她们不会跟你要，提都不跟你提，你不要以为她大方，她就老是说：“哎呀，月底了，又没钱了阿。想去买件衣服都买不成了。”或者跟她朋友说：“XXX，那人人品有问题，借了钱好久都不还。”你想这样多可怕。所以记性不好的人还是尽量不要去跟女人借钱，宁愿把吉他当了也不要再去借女人钱。

这时候王江的感觉良好，他数据结构得了 90 分，其它科也不错，反正成绩就是他们班前几名。他跟土匪和绝影说：“下学期我有个大计划，你们一定要支持我，这可能是我人身的重要的转折点。”

这件大事，后来的确成为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但这个转折点不是他的，是绝影的。

疯狂的程序员 12 “影总”

现在来看，王江应该是属于那种成功的大学生。好多人后来都后悔：“四年大学白念了，什么也没学到，什么也没做成。”在他们心目中，大学四年应该像王江那样渡过：一、成绩中上，另外有那么一两门课特别好；二、交际广泛，特别是跟女同学的交际，手机里面全是妹妹的电话，QQ 上全是妹妹的头像；三、课余活动丰富，打球、唱歌、泡妞、吃饭喝酒天天都安排得满满的。

高中的时候王江就会弹吉他，那时候绝影天天早上 6 点钟起床，晚上 11 点才回家，学习压力大，不要说学弹吉他，就是听吉他的时间也没有，就算有时间，也没那心情。也许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吧，所以大学里面能弹吉他的还真没有几个。像王江，那就是物以稀为贵，本来会弹吉他的人就少，他就召集了几个会弹吉他或者搞音乐的人，像模像样就组成了一只乐队，任乐队队长。

乐队的名字绝影不知道，王江虽然跟他说过 N 次，但他始终没在意。他从小就没啥音乐细胞，尽管在大一的时候他还正儿八经跟王江学了几天吉他，最终还是放弃了。——主要是周边几间寝室对他意见很大。

像王江这样的人，在学校很容易成为妹妹关注的对象。本来在大学里面女生对男生的评价就差不多，大家都穷人，大不了一个月就五六百生活费，都是一样，除非你老子特别有钱，像鸡哥那种，那是万中无一的。

不像现在走上社会上贫富分化出来了，男人一有钱，女人就喜欢。当然这并不是说女人庸俗，女人当然喜欢成功的男人，这是很正常的，生存竞争嘛，适者生存。当她第一次见这个男人怎么才知道他成不成功？你说我多么多么成功，在公司做了个首席 XX 官；有才华，在 XXX 刊物发表论文多少多少篇。那都是屁话，谁知道你是不是在吹牛。只有钱，只有钱才能让女人看出你成不成功。你们去喝咖啡你买单的动作，你送她回家开车的动作，才是真正吸引她的。当然，随着她更深入地了解你，她也许最终欣赏你的是你事业上的成就或者是你的才华人品等。所以对男人来说钱什么都不是，但是你没钱，你就失去了让她了解你的机会。

说到这里，好多女人又要说男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就喜欢美女。这也很正常。凭良心说，男人都希望找个体贴的懂事的女人做老婆，不一定要漂亮。但是你们第一次见面你那恐龙般的造型已经把他吓得半死，你根本不要指望他会再约会你，更不要指望他能慢慢了解你的确是个体贴的、懂事的女人。所以对女人来说漂亮什么都不是，但是你不漂亮，你就失去了让他了解你的机会。

新学期开学的头几天里，王江一直早出晚归，土匪终于忍不住问他：“在干啥？神神秘秘的，是不是在泡妞？”

王江郑重地把土匪和绝影召集到一起，说：“这学期我有个大计划，也许这会成为我人生的重大转折点。”

王江要说的大计划是他想拍电影。要放到现在大学生拍 DV 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别说拍部正儿八经的 DV，就是“寝室写真”也有女生敢拍。但王江绝对不是个风往哪边吹就往哪边倒的人，那时候除了胡戈的几个朋友，这世界上还没几个人知道“胡戈”这个名字，“恶搞”这个词也还没有发明。所以王江的想法绝对是个大胆地、超前的、破天荒而且很有前途的想法。

土匪听着没劲，他是个没有艺术细胞的人。男生嘛，当然还是希望自己有点出众的地方可以多吸引点女生，他自己没有艺术细胞，就努力去培养运动细胞，爱运动的，阳光型的男生也很受女生青睐。所以他那时候的课余时间基本上是往返于篮球场和食堂。

绝影听着也没劲，那时候他正一门心思重操旧业研究黑客技术，学了点 C 语言，特别是汇编，他感觉应该有能力研究黑客技术了。数据结构和算法也学了，他又想往密码学加密算法方向发展。毕竟搞黑客入侵还是比较危险，而且实用性不大。电影里面描写高手的镜头往往不是他如何攻破别人的系统盗取别人的东西，而是他如何在离爆炸还有 3 分钟的时间内成功破解了登录密码或者一张存有几十亿美元的银行卡，然后上交给组织。

那时候 QQ 开始大规模流行，对 QQ 的破解、盗号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来研究。说要盗 QQ 号，当然是做木马来盗。

绝影不会这样做，木马那是偷东西的，那是贼不是黑客。他的设想是放一个程序出去，比如要盗一个 QQ，就发动所有中了这个程序的机器去尝试用不一样的密码登录，一个机器也许要跑好几年，但是一万台十万台机器就快了。在今天来看，他这种想法里面包含了在线爆破、分布式处理的思想。事实上现在好多人在线跑 MD5 码也就用的这种思想。

你要是去过看雪论坛肯定就会知道高手们对于爆破其实是很不齿的。绝影去了看雪论坛也开始对他以前的想法很不齿。既然登陆后的 QQ 密码一定会保存在本机，那么他就研究本地破

解。

就是把那几个文件拿来分析来分析去。因为那段时间的分析，他渐渐熟悉了 EditPlus 这些十六进制编辑器。后来分析了一段时间，发现网上有结论：QQ 的本地密码是不可能反算的。他就想不明白，既然你能够算过去，怎么就算不回来了呢？他不管，继续去研究。后来当他知道“单向散列算法”这东西，才恍然大悟。于是他跟土匪他们说：“QQ 本地密码是不可能反算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用的单向散列算法。”

了解了这些，他对加密算法开始感起兴趣来，立刻兴冲冲跑去买了本《应用密码学》。但是书还没把前言看完就掉在自习室了。

他们没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让王江很失望，自己又独自跑出去联系了几天的业务，进展不大。

后来土匪跟绝影说：“王江也挺可怜的，尽想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又没人支持他。好歹我们也是一个寝室的，要是我们也不支持他，估计他的大计划要流产，这不是多打击人的阿。”绝影想也是。

当天晚上他们就向王江表态。

土匪问：“王江你准备得如何？还缺些啥阿？”

王江很自信地说：“啥都好了，摄影师，主角差不多都就位了，就缺个男二号。”

土匪说：“那肯定我上了。不能让你丢脸呀。”

王江当然很高兴。男二号本来又是个反面角色，在这戏里男二号为什么要存在？纯粹就是为了衬托他这个男一号。

土匪又说：“戏份都不是很重要，关键是演技有没有发挥的空间？”

王江说：“绝对有！”

这简直是《喜剧之王》中的对白。

土匪拍拍胸脯说：“你放心你拍电影兄弟们肯定大力支持。但是你总要在字幕里面给点头衔嘛。”

王江说：“这是肯定的，一个寝室的，你不说我都知道。你就作‘总监制’吧。”

土匪听了脸都笑烂了，估计除了在王江可能出的这部电影里，他还从来没体会过“总监制”这种感觉，关键是一个“总”字。

轮到绝影。绝影肯定不会去演戏他没这天赋也觉得演戏好丢脸，除非给他领衔主演的位置而且女主要漂亮。他很大方地跟王江说：“王江你搞吧。要是缺少资金啥的就跟我说就是了，我给你资金上的支持。”

这学期绝影总是给土匪他们俨然一个暴发户的形象。的确他这学期是暴发户，那是因为他这学期没交学费。他没跟他们说，这种事怎么说得出口。4000 多元的学费他花 100 元买了个音响因为他以前那个“玩具”音响效果实在太差劲了，又花了 1050 元买了个 Nokia 3530 手机。那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 1000 左右的彩屏手机啊。那里面有个 MIDI 音乐是蛐蛐叫，绝影觉得很有意思，就把它设成铃声。后来同学们就把他的手机叫“电蛐蛐”。

资金上支持的效果要远远大于精神上的支持。王江当场高兴得手舞足蹈，他说：“没问题，没问题，那你就是‘总策划’吧。影总！”

这是绝影第一次听到有人叫他“总”。他没有想到，在今后的好多年里，好多人都这样称呼他。

后来绝影没有继续“策划”，一直是王江在跑拍电影的事情。直到他觉得都差不多可以开机了。像所有电影开机一样，王江说：“我们在 X 月 X 号，举行个开机仪式吧，主要是开会，把所有工作人员召集起来，部署下工作。”

绝影没说话，土匪满口答应，拍着胸口说：“兄弟们肯定支持！”

王江说：“好，有 7,8 个人都要去的。”

离开会还有半个小时了，绝影坐在电脑面前研究非对称加密算法。王江还是一个人，看得出来他比较焦急。他拿出手机给土匪打电话，土匪说他现在来不了了，他正跟晔哥打 PS，赌晚饭。

土匪不去，绝影也不想去了，他还没有吃晚饭，他正把一个 C++ 的大数运算库翻译成汇编，他想看看翻译成汇编后效率能提高多少。王江说：“走吧，我们一起去。”说得可怜。绝影一下心就软了，人要是做一件自己认为很大的事情又没人支持那真是很可怜的。他关了电脑，便跟他一起往外走。

路上，王江接了个电话，很得意地说：“走，我们去找她一起走。”

“她是谁？”

“应聘演员的。”

于是他们放弃了原先的路程，绝影跟王江一起走。

远远地，绝影望见了那个女孩。王江介绍完后他赶紧找机会躲到一边给土匪打了个电话说：“快过来，这里有美女。”

疯狂的程序员 13 告别光棍的光棍节

王江说的开会地方离这里还有点距离，那时候刚开始搞“教育产业化”不久，银行是请客吃饭求学校贷款，所以学校胆子也大起来，不断贷款扩大规模。最后苦的是绝影这样的大学生，找女同学不方便——从男生寝室走到女生寝室起码要半小时。所以土匪他们才不原意去开会。

去那边有两个选择：一、坐校园交通车，每人 1 元钱，凑够 5 个人就发车，5 分钟后到达目的地；二、走路，走得快 20 分钟到达目的地。

说实话王江人实在太节约，他肯定不原意花 1 元钱去坐车，因为坐车和走路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都能到达目的地；绝影当然也不想坐车，跟美女在一起，时间就是金钱。王江说：“那我们就走路过去吧，反正还有时间。”

绝影说：“那也行。”

美女虽然不想走路，奈何少数服从多数，也就没说什么。

程序员泡妞的技术其实和写程序差不多。比如你拿到一个题目上手就去写，那多半要糟糕。也许就在还有几行代码就要完了的时候你忽然发现写不动了，这样写根本写得不得结果；或者你忽然发现走了冤枉路，用这个方法写了二三百行代码，但是 C 标准库里本来就已经给你提供了这个函数，直接调用就完事。所以泡妞和写程序一样，要有计划，有设计，甚至要去写文档，画流程图。当然随着你自己的水平不一样，泡妞的技术也不一样，刚才那种方法是程序员的方法，如果你是 BOSS 了，你就可以直接端杯咖啡过去说：“小姐，可以请你喝一杯吗？”然后随便侃几句就要她的电话，一定要会讲话，多讲话，记住美女永远喜欢开朗的人这正如她们比起 QQ 游戏的代码来说更喜欢 QQ 游戏本身。

两年多下来，这种写程序的思想已经深深地印在绝影脑中，所以虽然当他第一眼看到这个女孩的时候他就觉得去追她，但是他不急，先计划。

说美女不外乎有两种：大美女、小美女。她是和肖潇截然不同的类型，属于小美女。或者说乖或者可爱。

走在路上，绝影的“电蛐蛐”响了，是土匪发的短信，说有美女他马上到。放到哪里，绝影的“电蛐蛐”都绝对吸引人的——那铃声确实太有创意。这时候他心中对土匪有说不完的感激，眼看进入冷场阶段，他这条短信来的太及时了，“电蛐蛐”马上会吸引到那个美女。

果然，那小美女听到“蚰蚰”声非常好奇，绝影大大方方地把手机递给她：“拿去看吧。”后面绝影没再跟她怎么说话，这是泡妞的第二个要点：当你不是 BOSS 的时候，就不要去多讲话，虽然美女喜欢开朗的人，但准确地说她们喜欢开朗的 BOSS，一个小小的程序员如果过于开朗，只会给她们留下哗众取宠，不踏实的感觉。

开会开的什么内容，绝影也记不太清楚，要不是因为遇到一个美女，他肯定要后悔死来到这里：其它人他都不认识，别人也不认识他，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傻子。并且土匪还一直在旁边埋怨他，说明明都是恐龙还把他骗过来，还害得他和晔哥一人花了 1 元钱坐车，要找他报销。会开完了，他离开会场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美女。她正哭，眼睛红红的。

晚上在寝室夜谈，王江问：“觉得我的计划如何？”

绝影说：“NND 你手上早有美女，不拿出来。”

王江说：“不知道阿，一直以为你喜欢肖潇那种类型的。”

他问王江要了那美女的手机号，就躲被窝里开始发短信。那天晚上，他和她发到 4 点多。土匪总是对绝影很不服气，他每次认为绝影不能成功的事情大部分他都能做成功。为什么？就比如泡妞这事，为了约美女出来一起看场电影，连讲一句话，他都能够寝室里排练整整半天，那句话的内容是：“听说你喜欢看电影，不如一起去看电影吧。”

他对着王江和土匪排练，讲这句话，总共有四种比较好的语气：一、超哥型；二、老实型；三、满不在乎型；四、认真型。每种语气都把它讲好，然后尝试讲给他们听。他们给出意见。然后再分析美女可能的几种回答：一、好阿，当然可以；二、对不起那天晚上有课；三、我们刚认识不久，还不是很熟呢；四、我能带个朋友一起去吗？再想出针对以上四种回答的应对方案。

所以程序员不管是做程序还是做事，都应该有这种习惯：一个问题要尽量在做之前就把所有的结果想出来，分别对每种结果进行分析，找到较好的应对措施再去做。这样，整个问题都尽量在你的控制中，不至于做出“Out of control”的事情。一件事，如果你决定去做，就要尽力让它在你的控制中。

后来，绝影成功了。在 2003 年的光棍节那天，他和她正式告别了光棍生活。这个女孩他叫她燕儿。

土匪总是不服气，他觉得他没有他帅，也没有他爱运动，成绩也没他好，为什么他就能成功。绝影对燕儿说：“我在决定追你的时候就知道我一定会成功。因为我决定追你，我就会用心去追你。自己用心又有计划去做事，是很难失败的。”土匪耿耿于怀，他自己什么也没有，他就觉得绝影得到的就都是坏的，他老是叫燕儿：小胖妹。

男人为什么喜欢美女？那还是要分析男人的思想，其实男人自己的女朋友自己的老婆多半还是给别人看的。你可以给别人说：“看我老婆多懂事，每次我工作到很晚她都能理解我。”或者说：“看我老婆多勤快，虽然每天工作很累但回家都能吃到可口的饭菜。”或者说：“看我老婆多漂亮，身材多好。”女人和女人在一起，多半是比自己的男人；男人和男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比事业，如果事业都差不多，也就比老婆。

绝影当然也有这样的心理。他还深刻地记得班上一个同学跟他说：“你？也能找到女朋友？”所以他就给班上所有的人宣布：“这事就这么算完了，我们请大家吃饭。”从此以后，他开始挺起胸膛从班上所有人面前经过。

有了女朋友，日子自然开始滋润起来，绝影更加用功去学习黑客技术。他深深地懂得一个道理：天下几乎所有的男人都会有自己的老婆，但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能拥有自己的事业。要有事业，一定要花比找老婆更多的时间和心血。

过了段时间，他忽然发现他不是学黑客的材料。学校肯定不会教黑客相关技术，虽然他在《黑客防线》上看到消息说 XX 国家开设了世界上第一所黑客学校，那可是在国外，而且是世界第一所，你就不要指望中国能在一二十年之内出现这样的官方学校了。其次他感觉黑客技术非常复杂。比如找漏洞：那需要网络、HTML、SQL、CommandLine、操作系统等多方面知识，比自己在大学要学的科目还多。大学里还是官方学习自己都难免有几门掌握不好，更别说自学了。再加上他高三的时候看的韩寒的一篇文章，名字忘了，整个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全才等于庸才。

所以到这里他果断作出一个决定：不再研究黑客。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与其这样去多方面横向发展，不如找一两样自己擅长又喜欢的科目往纵深发展。这两种发展方式都是很有前途的。他决定把汇编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理由有三：

一、自己有很好的汇编基础，至少在这所学校里，他是最好的。说 Bill.Gates 很成功，为啥？别人不知道他知道，Bill.Gates 的 Basic 语言相当好，他自己说过：“在 Basic 上，我敢于挑战任何人，也敢于接受任何人的挑战。”所以绝影经常跟土匪他们说：“在汇编上，我敢于挑战任何人，也敢于接受任何人的挑战。”

二、这学期他学了单片机原理，他深刻地体会到汇编的好处：比如大家都去开发一款新出来的芯片，用 C 语言的人要先找到 C 编译器，往往花几百美元买一个，当然也有可能会有 gcc 移植过来的，但那要等这芯片已经多出好几年了才有好心人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还要去买资料，不然你从哪里去查找这款芯片的 C 语言编译器提供的库函数？用汇编就不一样，一本包含指令集的开发手册，一个汇编器就完事。开发手册和汇编器是每个芯片厂商都免费提供的，他要不提供这些，就没人能给他开发程序，他的芯片就卖不出去。

三、通过对黑客技术的学习，他很羡慕那些能搞软件破解的人，不是“破解”，是“逆向工程”，如果有机会，他当然也想去做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是很有意思的；同样地，对于大多数程序员来说，知道别人程序在想什么也是很有意思的。他知道，要想搞“逆向工程”就必须学习汇编。

主意一打定，他立刻停止了购买《黑客防线》。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谈恋爱了，生活更加拮据了。

人在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很多东西都舍不得放弃，但是你一旦痛下决心放弃了，也许会立刻得到一个更好的东西。放弃了《黑客防线》，绝影忽然发现了一本极好的书，现在网络上不是流行《双截棍.程序员版》吗？里面有句话：一个写得好的库函数，一用好多年，拷贝好带身边。这本书，在以后几年里，绝影确实一用好多年，随时带身边。

疯狂的程序员 14 女人的敌人

没多久，绝影干脆在学校外面租了房子自己搬了出去。

超薄早在上上学期就在外面租了房子，本来超薄话不多，看起来又热爱学习，大家都以为他是个老实人，根本没想到他居然是寝室第一个谈恋爱的，更没想到他居然会租房子同居。上学期王江也出去租了房子，他有足够的理由：要搞音乐，搞乐队，还要搞平面设计，比如搞音乐的搞设计的标志是什么？当然是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工作室。——所以租间房子作工作室是很让人信服的。

绝影也想出去租房子，那肯定比在寝室住自由得多，关键是晚上 11 点以后可以不用熄灯。而且现在技术发达，就是那些 10 平米一间的单间都牵了小区宽带。但是他没有好的理由。他跟土匪说：“我要养只猫。”

土匪说：“不行，要养自己租房子养去。”

于是他去宠物市场买了只猫，去“通联布艺”买了床单和被子，去学校外面租了房子。

这时候土匪又后悔了。三个人都出去住，就他一个人在寝室，你想那滋味他肯定不好受的。他那样说的时候心想打死绝影也不可能出去，他不相信绝影会为了养只猫花那么多钱买床单，每月还得花那么多房租，他不知道绝影上学期没交学费。他跟绝影说：“莫名其妙，算了回来住，大不了把猫养寝室。”

绝影说：“不。”

绝影不会做自己“Out of control”的事情，但是喜欢让别人有“Out of control”的感觉。土匪认为他不会出去，他偏要出去。

他租的房子还不错，至少厕所是内置的，不像王江他们，厕所外挂不说还要好几个人共享。其它东西都没有，有间房有厨房但是贵 10 块钱，反正他肯定又不会用厨房心里琢磨着省了 10 块钱，好像拣了很大便宜。

他的猫有一个很大众的名字——“咪咪”。现在你要看一个宠物的主人对他的宠物感情深不深，最主要还是看名字。要是主人特别喜欢他的宠物，一定会挖空心思认真给它起个很特别很有创的名字，要是随便一个大众的名字，那他多半对它没啥感情。

表面上他自己喜欢“咪咪”喜欢得不得了，其实他心里有另外的算盘。你要凭空出去租个房子别人会怎样想？燕儿会怎样想？那摆明了是要骗燕儿出去同居，那是人所不齿的。现在他有很好的理由：他要养“咪咪”。所以表面上是养猫，实际上是养人：租了房子当然就不能浪费，当然就要去住，当然就可以让燕儿一起去住，久了当然就习惯了，就同居了。

事情都如他想的那样发展，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目的达到了，他觉得自己还是没把“咪咪”养好。所以现在也有很多大学生养狗阿养猫阿，绝影看见了就想骂狗男女：你一个大学生懂个屁，你知道狗的体重和每天进食量的标准吗？你知道狗在什么时候换牙什么时候换毛吗？你知道“发育宝”，“钙喂能”这些东西吗？你甚至不知道给狗吃骨头是很不好的，不但不能补钙还会导致便秘。关键是他们还花着父母的钱做他们一点都不懂的事情。就比如要了父母的钱去搞所谓的“权证”，你知道“权证”是什么东西吗？

他觉得他养不好“咪咪”，反而“咪咪”老是给他添麻烦。于是他就以 1 块钱的价格把“咪咪”卖给了表妹，去见表妹花了 2 块钱坐公交车。

出去以后自由多了。他自己可以想干啥干啥，也可以想干到啥时候就干到啥时候。别以为他在学校汇编很牛 B，随便一上网才发现高手多的是，人家写的文章他看都看不懂，于是疯狂加群，加汇编群，加 C 语言群。

可是汇编语言学了到底是为了什么？你说搞开发，那是瞎扯的。学校里学的 80x86 学得再好也就开发个 DOS 下面的 exe，高级点的技术就是把 exe 变成 com。说搞破解搞反汇编，其实在学校里面大部分同学都还停留在只认识 ax 不认识 eax 的阶段。

不知道他从哪里知道了 32 位汇编还可以开发 Windows 下的 exe，也许是在网上，也许是在别的群里，总之知道了，他就疯狂地去找资料。就算那谭老师自认为汇编语言很不得了了，他懂 32 位的么？

你去 Google 上搜索一下“32 位汇编语言”，搜到的什么最多？《Windows 环境下 32 位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罗云彬，电子工业出版社。对付这些绝影有经验，直接又去 Google 里面搜索“Windows 环境下 32 位汇编语言设计”或者“Windows 环境下 32 位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下载”，基本上就可以把这书扒下来。

可是这次不行了，网上居然没这本书下载，只有目录，前 4 章和附书光盘。

前 4 章他看得津津有味，总共看了 5 遍，自己也把光盘下载下来按图索骥，果然写了一个 Windows 的窗口和对话框，编出来一看，才 2.5K。你想那 VFP 的 Windows 程序随便联编一个出来也至少 100 多 K，这实在太神奇了，以至于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用汇编语言的目的就是优化可执行文件的大小。

他跟燕儿说：“我想买本书，《Windows 环境下 32 位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罗云彬，点子工业出版社。”

燕儿说：“只要你觉得有用，就买吧。”

他说：“要 78 块钱。”

燕儿说：“只要你觉得有用，就买吧。”

周末去城里最大的书店，居然没有这书，又跑了好几家还是没有。燕儿跑得很不耐烦了，说：“都没时间逛街了，不买了。”

所以你自己跑得多起劲的时候要知道女人的心思是和你不一样的。你要买一个东西到处找，急得要死。对她们来说，她们只想去逛，逛她们喜欢的东西，也许那东西她们根本就没想过要买，光是逛一下看一下就能让她们很满足。男人呢？总是要拿到手里才会满足。所以男人逛街目的性是很强，女人逛街就没目的。

买书这事情，要到现在你办法还不多得很，要么网上支付货到付款还打 8 折，要么超星上注册个会员一年 100 块钱几十万本书随便读，要么淘宝上一搜还大大咧咧地跟卖家说：“马上发货，3 天内不到就退钱，2 天内不到就差评。”问题是在那个时候，绝影还不知道“网银”、“支付宝”这些东西。

所以现在要学习什么的方便得多，技术进步了，东西还买，学习交流的群也多，社区也发展起来，哪点都比那个时候好。

绝影说：“好好，再跑最后一家，要还买不到就不买了，托同学从他那里带过来。”

最后一家没让绝影失望，居然还有 2 本。显然是别人在几十本里面选剩的，绝影又从这剩余的两本里面精心挑选了一本，78 元，736 页。付了钱取了光盘小心地包好揣在怀里，记下这家书店的名字：西南科技书店，然后兴冲冲开始跟燕儿逛街了。

燕儿和别人永远都不知道这本书对他的意义有多大。晚上回去，燕儿说：“我们出去走走吧。”燕儿说的是往农田那边去。学校在郊区，本来以前都是田的，后来因为有了学校，附近的农民可发财了，就是随便找个地方天天买水果都要发财。更多的人把地拿来修了房子然后租给绝影这样的人。绝影就看见自己的房东修这么小个房子都有了私家车那更别说开馆子的开饰品店的了。因为有了这些让人发财的东西，农田也就不得以往离学校更远的地方挪，不过那边一般人少，空气好，景色优美，的确是泡妞的好地方。

绝影说：“不去了。”

他迫不及待地打开书从第 5 章开始往后看。

后来燕儿对这本书的腹诽很大，因为绝影把大部分时间都耗在这书上了。以前他们俩还在热恋的时候他们可以从天亮开始就躺在床上聊天，饭也不吃，一直聊到晚上天黑，绝影起来出去买饭回来，吃了饭要么继续躺床上聊天要么开电脑玩 QQ 游戏。燕儿就说也不知道那时候怎么会有那么多话聊。

现在可好，燕儿每天起床的时候绝影一般刚睡觉，或者他叫燕儿起床后再睡觉，燕儿就自己走老远去上课，中午等绝影醒了一起去吃饭，下午两人各上各的课，晚上吃了饭绝影就对着电脑，逼得燕儿每天都得早睡。

所以现在的女人面临的最大的敌人是啥？不是别的女人。你要是自己够体贴够理解男人说实话鬼才愿意去外面找女人。——不但浪费钱，还容易把自己搞得众叛亲离。她们最大的敌人是电脑。搞 IT 的就不说了，想起码有 80% 的女人很想砸电脑。搞其它的呢？要是男人迷上了游戏，迷上了上网怎么办。所以女人们，现在就得学：有一天，我们必须和游戏一起争夺男人，该怎么做？

绝影呢？他觉得这些都很有意思。他把那个 C++ 写的大数运算库成功翻译成了 32 位汇编，

两个程序运行一比较，做 1000 次 1024 位乘法速度居然快了 200 倍，这个结果让他自己都感到惊讶。然后他又去了罗云彬的网站，看到那个水波特效的例子觉得很有意思又花了些心思把它做到一个 DLL 里面，就这个 DLL 一用好多年，拷贝好带身边。

燕儿呢？她觉得自己受不了这样的日子，她跟绝影说：“我们谈谈吧。”

疯狂的程序员 15 鱼和熊掌

说“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就是你想要老婆对你好，对你百依百顺，你就要花时间在老婆身上，要陪她逛街，陪她散步，陪她去买菜。所以像绝影这样天天把所有时间花在电脑上的，要指望老婆对你好，只有一跳路：你有很多钱，并且都给她。但是他没钱，所以燕儿肯定要跟他谈判。

最后绝影对燕儿说：“好吧好吧，以后每天晚上我尽量跟你一起睡觉。”他把“尽量”这两个字说得特别重，那样能让人感觉他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而且只能是“尽量”，不能保证 100%，由此可见要他陪着一起睡觉对他来说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对她来说是很大的荣幸。

到这一步，别以为绝影就没办法了。所以说女人有时候很笨，比如老公有外遇，别以为你控制了他的手机控制了他的经济就万无一失，其实他办法多的很。没手机，就在办公室打；工资被没收，就偷偷藏奖金，或者只缴 2/3，说剩下的因为迟到给罚款了。其实有时候女人越是看得紧反而越不好。他以前从来不偷偷在办公室打电话不偷偷藏奖金，都是让你给逼出来的。

绝影当然每天晚上都“尽量”跟燕儿一起睡觉。他在床上翻来覆去不睡着，不是睡不着，是不睡着。等到燕儿睡着了，就偷偷溜下床，灯也不开，继续坐电脑面前。

这时候他想起大一在寝室熄了灯坐电脑面前练盲打“abcdefg.....”，那时候果然没白练要不现在怎能应付不点灯的情况。

这样的情况最开始他还真不适应，你想想一下你学倒车：手要把稳方向盘，脚要踩好左右踩离合器右脚踩刹车，头还要扭过去看到后面，眼看后面方向不正手就乱了方寸，方向盘也不知道改往哪个方向打，手一乱脚也乱，刹车油门一起踩，最后搞得自己都怀疑自己根本就不是块开车的料。所以最初几天，绝影脑子里要想怎样写程序，手还得盲打，又必须时时刻刻注意燕儿的动态，她一动，马上手要停下，眼睛不能回头，脑子不能停，要随时关注她下一步的动态。

日子持续了好几天，绝影也有了经验。女人和男人不一样，在睡觉上这一点体现得特别明显：要是男人醒一下发现女人居然偷偷爬到电脑面前去了，首先会很严厉地跟她说：“快睡，怎么还不睡？熬夜可不好。”如果她仍然没有动作，那么就冲上去直接拔了电源抱她一起睡觉。女人就不一样，她睡熟了，一般雷都打不醒她。第二天，她问绝影：“怎么昨天那么晚了你还电脑面前？”

绝影说：“昨天晚上失眠了，反正睡不着，忽然又想起一个问题，就打开电脑看看。反正也睡不着。”

燕儿问：“那啥时候睡的？”

绝影说：“没开多久，大概半小时就睡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个月，也一直相安无事。绝影继续研究 32 位汇编语言，在这几个月中，他还是出了两个成果：一、用汇编做了个高档计算器，所谓高档，就是至少能计算 1024 位的大数；二、在网上搜索到一个叫 KmdKit 的包，可以用汇编来开发内核模式驱动程序，他很想学下写驱动，于是把 KmdKit 帮助文档全部下载下来，可惜全是英文，于是他开始尝试把它翻译成中文。本来他想让燕儿帮他翻译，毕竟燕儿是英语专业的，奈何专业英语对她来说还是太难，老是把“driver”翻译成“司机”把“register”翻译成“注册人”，还

不如他自己翻译。这样折腾了半个于，总算翻译完了，水平确实不敢恭维，也就是鲁迅先生说的“硬译”。正得意的时候忽然发现罗云彬他们几个也已经翻译完都挂主页上了。两个一对比，绝影还是觉得自己翻译还是可以了，以后他经常跟别人说：“KmdKit 那个文档，我以前也翻译过，不比罗云彬他们的差。”

有一天，燕儿跟绝影说：“我一个朋友跟我介绍有个公司，请会写程序的给他们兼职，不如你去试试看呀。好像他们报酬还很高。”

绝影问：“招哪方面程序的？”

燕儿说：“不清楚，好像是 ASP 方面的。”

绝影说：“ASP 我不会，什么 ASP 啊，Java 啊，做网页之类的这些我都不会，一点都不会。所以以后有这样的消息就不用去关注了。”

几次过后，燕儿跟绝影生气了。她问：“学 ASP 难吗？”

绝影说：“不难，很简单，两个月就好了。那玩艺很高层的。”

“那你为什么不学呢？你天天坐在电脑面前写程序，学了这么久了也写了这么久了。可是你写的程序有什么用呢？有人买吗？还不如去学 ASP 呢。”

那时候的确是这样，很多公司刚开始有了网络的意识，开始做公司网页，论坛啊，社区啊应运而生，整个 IT 届确实很需要做 ASP，做 Java 的程序员。但是绝影不会盲目跟风，他觉得走汇编这条道理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了的。他跟燕儿说：“我学的汇编，这是很地层和基础性的东西，是学的很慢，但高层的东西老是会变，比如 ASP，一下升级到 ASP.NET 好多东西就又要学。基础性的东西就不一样了，除非微软把操作系统都全换了，把 API 全换了，否则变化都不大，至少不用全部重新学。”

燕儿听不懂这些，她反而更讨厌他，她觉得她这是在为自己找借口。

绝影深信自己是对的，他相信有一天他会很快乐的用汇编工作，并且他的工作能带给他不菲的收入。但是他不能给燕儿说，人有时候就是这样明明知道事情肯定是这样，但是不能跟别人说，成果出来了你跟别人说，那是你的成功，成果没出来你就跟别人说，那是你狂想，反而被别人笑话。

这段时间土匪啥也没做，他是学习委员，学习他自然不怕，就“学习委员”这个头衔在那里也没几个老师会去挂他科。要说在写程序方面，虽然他也学了 C 语言啊，微型计算机原理啊，单片机啊这些东西但实话实说他的水平也就和燕儿差不多。好歹燕儿还考了二级 VB。他也去考了二级，考了两次，但是没过。说到考二级这件事他一直对绝影耿耿于怀。

本来大家说好一起去考二级的，鸡哥，王江，土匪，但是绝影说：“考就考个大的。”自己一个人去报了四级。报了他就后悔了。四级和其它级别不一样，二级还分 VB 啊，C 语言啊，三级还分 PC 技术啊，网络啊，可四级什么也不分，学校外面的书店参考资料又少得可怜。——几乎所有人都考二级，最多考个三级，所以四级的书根本卖不掉。比如三大男高音歌唱家的演唱会在哪开？当然是要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去，你要开到青海西藏边远地区，连路费的成本都收不回来。——人家需要的是圆圆的馒头，不是音乐。

本来土匪认为要是一起考二级，凭他和绝影的感情，就是绝影有一万个不愿意都必定会帮他过关，没想到他居然一个人跑去报了四级。

那次的结果是，土匪没过二级，绝影没过四级。

第二次，土匪还报二级，他跟绝影说：“一步一步来，先过二级，至少有个本本了，再去冲三级四级。”

绝影说：“考就考个大的。”

土匪报了二级 C 语言，还是没过。

土匪没过二级，他也并不伤感，反而是兴高采烈地跑到绝影租的房子大呼：“我挂了。你呢？”

绝影还不知道成绩已经出来了。土匪说：“来来来，我帮你查。”一查，绝影过了，这时候土匪倒是有点伤感，说了句恭喜，摇摇头走了。

燕儿说：“你以为土匪真是来恭喜你过的吗？他是来看你挂的。”

绝影不在乎这些，只要自己过了就好。

这一天绝影和燕儿一起吃过午饭，燕儿下午还要上课，他就一个人往回走，远远看见一大群人围在张贴栏那里。在平时，他肯定不会去看的，记住越是人多的地方越别去，首先人很多，去了未必能看到什么东西，其次人多的地方贼也多。

但这次他确鬼使神差跑过去了。好多人都围那里看，那是个招聘启事，本来招聘启事贴在张贴栏是很平常不过的，可那落款上是家很大的牛 B 的公司。上面写着：因项目需要，招聘兼职程序员一名。要求能熟练使用 C/C++，有团队精神，有一定的项目经验.....

疯狂的程序员 16 兼职

绝影在心中把那招聘信息上的电话默念了两遍，拔腿迅速往住处走，走几步又把刚才记的电话回味一次。到租的房子下面的公话超市，马上找个最角落的电话拨起刚才的号码，好像要是拨慢了那电话就会飞走。

接电话的是个中年男人，操着普通话，这有点出乎绝影的意料，他原以为这么个大公司招兼职程序员肯定应该排个专门的接线员。那边说：“喂，你好，找哪位？”

由于刚才那一点点出乎意料，再加上一点点紧张，他对着电话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好像应该先打招呼但该死的是他只忙着记号码，根本没注意下面的联系人：XXX。

他说：“哦，我是看了你们的招聘信息.....”

那边那男人仿佛努力回忆了好久，才说：“对，是有那么回事？”

他问：“那你们招够人了吗？”

“人是来了几个了，不过你也可以过来再面谈。时间是 XXXX，地点是 XXXX。你做 X 路车到 XX 站下车就看见了。”

“好，那我到时候过来。”

正要挂电话，那男人忽然又问一句：“对了，你会什么？”

这才说到问题的重点。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绝影已经在心中演练了一千遍，他早就梦想着，有一天，一个 BOSS 级的人问他：“你会些什么？”

他从容不迫地答到：“语言主要是汇编、C、C++、VFP，32 位汇编是强项，另外对密码学加密算法，驱动开发和逆向工程有一定的研究。”

其实密码学加密算法和逆向工程这两样是拿来忽悠人的，要问他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不仅是他知道，就是稍微看过点书，上过看雪论坛的人都知道。要问他懂不懂？懂个屁！不过说实话除非是研究院级别和杀毒软件公司，还有几家公司能搞加密解密和逆向工程？有几家公司敢搞加密解密和逆向工程？

“那你有什么实际项目经验没有？”

这个问题也正中他下怀，他感觉这一切就像电视台记者采访人一样。记者采访人之前，先跟他说：“一会我会问你这个问题，你要这样这样答.....，来我们先演练一遍.....”

于是他胸有成竹地说：“当然有，大一时我用 VFP 开发了 Windows 下的通讯录，大二和小组用 16 位汇编开发了计算机串口通信软件，大三用 32 位汇编语言独立开发了一个高档计算器，至少能完成 1024 位大数运算。”

“那你会用 C++ Builder 吗？”

这下绝影惊出一身冷汗，C++ Builder？网上看过介绍，不过是英文版的，他英文本来就菜，你想仅仅完成 KmdKit 帮助的“硬译”工作他就逢人变吹嘘自己英语好，他的英语水平能好到哪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说得最好的一句英语就是：“My English is very proo.”

正因为是英文版的，他看了一眼就丢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学这东西，我光花在学英语上的时间都够我大学念到毕业了。他本来想跟那人说没用过，没想到一开口却说：“用过，但不是很熟。”

“这样阿？我们这个 CASE 要求是用 C++ Builder 来开发。”

听那口气，绝影想要不补救怕要失去这次机会，赶紧补充：“我 VC++用的很好，C++ Builder 嘛，我觉得解释执行的东西不太好，效率太低，所以不经常用。”

“C++ Builder？怎么会是解释执行的呢？”

其实绝影也不知道 C++ Builder 是解释执行还是编译执行，他知道 VB 是解释执行的，后来大概看了下 C++ Builder，觉得也是一个窗体往上面放东西，估计跟 VB 差不多，就信口说是解释执行的，没想到这次当场被别人识破，这是多没面子的事情。比如说你一回家，老婆就说：“来，把洗脚水给我倒了。”你都屁颠屁颠跑过去给她倒，这都没啥，反正家里就两个人。要是换成在外面，在朋友面前，哪怕老婆跟你说句：“来，帮我把这张纸扔那边垃圾桶。”你都会觉得好丢脸，脸一沉，厉声说：“自己没长腿么？”虽然你知道这样说了回去肯定要掉一层皮，但在外面你肯定还会用很大的声音这样跟她说。

所以人不怕被识破也不怕丢脸，怕就怕当场识破和当众丢脸。

眼看被当场识破，绝影赶紧转移话题：“我 VC++很好，其实语言嘛都没什么区别的，VC++编译的 Library 在 C++ Builder 里面一样可以用。”

其实这句话，绝影也是忽悠人的，不久以后他才知道，Borland 的编译器和 Microsoft 的编译器目标文件的格式不一样，根本无法兼容。不过这次运气好，那男人居然没识破。

那边那男人可能手头上还有要紧事，忙说：“好好，那你先来吧。把你做的小 CASE 也带上。”

挂了电话绝影一想，其实那招聘启事上写的清清楚楚：招聘兼职程序员一名。也就是说只要他们能招到一名，就招够了。刚才那人说人来了几个，你也可以来，莫非是他们根本就招到人，但是又怕这么大大公司一个写程序的人都没招到，说出去是多么丢脸的事情，所以故意跟他说还有几个人的。事实就是这样，比如学校开招聘会，各大公司都在招聘，别人公司顾客盈门，你公司门可罗雀，搞得你公司自己都会不好意思。

再说了，虽说这学校是有这么大，而且也还不错，但就绝影来看学校里学这些东西真的都是用来应付考试的，说实话现在随便调查，在这个学校里面有几个人会写 Windows 下的应用程序？计算机学院有几个会，那都是牛 B 得不得了的人物了。

这么一分析，他觉得他去应聘这个兼职简直是板板上的钉钉，铁定了的，那工作就是放那等他来拿的。

找到那家公司还是颇费了些周折，来接他的就是跟他通电话的人。他把他带到这家很有名气的公司，那是一家拥有 5 层办公楼，一个停车场，一个篮球场，一个食堂，两条狼狗的真正的大公司。他们一起来到了“研发部”。

他说：“你在电话里不是说自己做过小 CASE 的吗？能展示一下吗？”

绝影把磁盘递给他，里面装的高档计算器。那人运行了一下，程序居然当场崩溃。这下他的脸一下变色了，仿佛是在自言自语：“明明在我那里都能运行。”

他说：“算了不看了，也许是我系统的问题。说实话，你不会 C++ Builder 吧。”

这次绝影很自然地说：“嗯。”

“我们这个 CASE 必须要求用 C++ Builder 做。”

绝影想都没想就说：“那个我可以学的，很快的。再说，说实话现在在学校里，除了我，没人能给你们做 CASE。”

这话好像将了他一军，他沉默了一会：“那好吧，你先做个面试题吧。”

他把绝影叫到跟前，打开 Excel 给他演示：“这里面是个矩阵，计算三元线性回归，Excel 里面有工具可以直接计算。你用 C 语言写个程序来做，从文本里面读入矩阵，把结果输出出来。本来是让用 C++ Builder 做的，既然你还不会，那你就用 TurboC 做吧，最好是直接做个函数出来。”

绝影问：“要多长时间？”

“最多给你一个星期，当然越快越好。别下看这题，很多人都做不出来。”

“那三元线性回归怎么算阿，总要把公式给我阿。”

那人让前面的秘书从文件框里报了一大堆资料，自己从里面选了一些出来，对绝影说：“走，跟我去复印资料吧。”

绝影跟他走下楼，他印好资料，足足有 30 厘米高，他把它郑重地递给绝影说：“就这样，里面有原理有公式，你自己去研究吧，最后计算精度要求是 double，你可以用 Excel 验证结果是否正确。”那神态，仿佛在跟绝影说：“维护世界和平就靠你了。”

搞技术的人就是这样，事情说完就散，绝不东拉西扯。临走的时候，那男人突然说：“哦，对了，我姓杨。”

绝影说：“我姓绝。”

燕儿问他：“你到哪里了？怎么一下午都不在？”

绝影说：“补做物理试验去了。那老师非要判我不及格。书上都说了，任何理论都需要试验来验证，试验做出的数据才是可靠的，如果理论和试验的数据不符，应该以试验数据为准。我去做那个单摆的试验，明明测出的数据是这么多，老师非要说我测错了，说和公式不符合，我跟他说要以试验数据为准，如果公式和试验数据不符那只能说明公式错了。最后我还是忠实我的试验数据，没去修改它，结果就给他判不及格了。郁闷。”

燕儿没多说他什么，她知道他是个死脑筋，做试验还不就是求个及格，既然想及格当然是老师要什么就做什么了。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他一个人明知道要死，还是要去坚持。

因为燕儿明天有课所以晚上他就回自己寝室去住，绝影正求之不得，吃过晚饭他就去外面租光盘的铺子租了张 Borland C++ Builder 6.0 的光盘，回到屋子翻出那 30 厘米厚的资料一边装 C++ Builder 一边看资料。

走在路上他就在想，老杨说他不会用 C++ Builder，他就偏偏要用 C++ Builder 把这道题做出来，他想像着他把用 C++ Builder 做好的题目交给老杨时他那吃惊的眼神。

这次他可错了，等那 Borland C++ Builder 6.0 安装完他试了一下，完全不是他想像的那么回事情。整个全是英文就不说了，关键是他手上一点参考资料都没有，更别说教程，那自带的帮助文档又全是英文，起码有 KmdKit 帮助文档的 10 倍那么多。

最后他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一周嘛，还有时间，可以先去书店买本书再来慢慢研究。于是开始做三元线性回归。

这东西果然也不是那么简单的，看了一会资料居然没什么眉目，可越是这样他做得越来劲，资料看完了，用笔算能够算了，就开始写程序，哪里有错就改哪里。当然时间也在慢慢流逝，好几次他不想做了，他想起老杨那句话：“最多给你一个星期，当然越快越好。”要是他明天就给他打电话很若无其事地跟他说：“那个三元线性回归，我昨天晚上就做完了。”保准他也会吃惊得合不拢嘴巴。这么想，他就越来越来劲，最后还是在那一夜给做完了。后来绝影回忆，那是他写程序到现在唯一一次使用了 3 个 For 循环嵌套。

做完了，优化一下代码，总共 50 行，他小心地把代码拷贝到磁盘里面，又编译出一个 exe，也拷贝到磁盘里面，看看表，已经是上午的 10 点多。燕儿也应该下课了。

他给老杨打了个电话很若无其事地说：“那个三元线性回归，我昨天晚上就做完了。”然后他去等燕儿，他们一起吃午饭。他对燕儿说：“下午我要去 XXXX 公司。”

“去哪干嘛？”

“上次我去面试了，给我一周的时间，我一天就做完了，下午去交给他。”

“情况怎么样？待遇怎么样？”

“肯定没问题，至于待遇，还没谈，估计那么大的公司，待遇差不到哪去。你还老是说我不会 ASP，挣不了钱，那小钱有啥好挣的？要挣就去大公司挣大钱！”

那天吃饭的时候燕儿给他夹了好多肉。

绝影把磁盘里的东西交给老杨，测试成功后，老杨问：“你觉得 100 块报酬怎么样？”

他这样说，这招聘的事情应该就已经定下来了，可这报酬也太离谱。绝影说：“那要看这个 CASE 有多大。”

老杨说：“现在不谈 CASE，咱们就谈这个三元线性回归的代码，你觉得 100 块行不行？”

这很好算，50 行代码，100 块钱，一行代码 2 块钱。绝影觉得老杨开了个对他来说天文般的数字，他第一次知道一行代码居然这么值钱。在过去的一年中，他至少用汇编语言写了 30 万行代码。

但是他还是很镇定地说：“这个就这样吧，但是我从学校过来要花很多车费的，还有学 C++ Builder 要买书。”

老杨很大方地说：“你去楼下办公室领张公交卡，里面有 50 块钱，不够又来报销，另外再给你 100 块钱作为资料费。”

没料到绝影义正词严地对他说：“不行！”

疯狂的程序员 17 另类的办法

老杨很吃惊地看着绝影。

他缓缓地说：“不好。一张公交卡里面有 50 块钱，车上贼又多，不小心掉了就全没了。我觉得还是折现好些。”

绝影还算是聪明人。这就好比现在 BOSS 总跟你说：“小张啊，好好干，再干两年就分点公司股份给你。”你要是真信了就傻了，这句话完全有资格收录到十大谎话里面。你要是够聪明你就应该跟 BOSS 说：“BOSS 啊，股份这东西太高级咱懂不起，还是不要了，折现吧。”

这么一说没想到老杨又大方起来，同意给他 300 块钱。他说：“你安排下，每周什么时候能来？”

绝影没怎么去上课，记不得课表，他说：“还是让我回去先看看课表，跟老师打个招呼吧，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

去财务室领了 300 块钱，坐在回学校的公交车上绝影心情无比激动，他给三陪发了个短信说：兄弟我已经找到工作了，在 XXXX 公司，哈哈。

那时候他大四上期。

回到学校已经是吃晚饭的时间，燕儿问他：“待遇谈得如何？”

“没谈，不过还没做就领到 300 元钱，你觉得待遇能低吗？特别是昨天做那个三元线性回归，50 行代码就给了我 100 块钱，你看做 ASP 的做 Java 的谁能拿到这么多？我当初跟你说你还不相信。”

燕儿没再说什么，吃过晚饭绝影突然很想把这事告诉土匪，他也确实很久都没回寝室了。

土匪喘吁吁从篮球场回来，老远就跟绝影打招呼：“怎么样？外面住习惯不啊？不习惯就回来嘛。”

“不能回来了，现在事情多，又找了份工作，晚上寝室要熄灯没时间做事情。”

土匪想找个有牛 B 的工作，班上还是有好多人吹嘘自己找到了工作，自豪得不得了，一调查，不是去发传单就是去搞促销。土匪认为，与其去丢那个脸，还不如好好学习。

他鄙夷地问：“啥工作啊？又去下苦力？有时间还不如想办法帮我把计算机二级过了，我给你现大洋！”

绝影在书架上拿了课表，平静地对他说：“你懂个屁，这次我是去 XXXX 公司，研发部，研发员，懂不？我走了，忙去了。”

没等土匪答话，他就离开了寝室。按照他的推测，土匪听到他报出“XXXX 公司”这个名字肯定会继续追问他更多细节，反正他觉得他和土匪不是一个档次，跟他讲也讲不明白。这里面的细节就留给他一个人去体会吧。

出了学校又去那个公话超市对照着课表给老杨打电话，大概就是告诉他每周去两天半，分别是什么时候。老杨在电话那头不住的嘱咐：“好，好，好好看 C++ Builder，你一来，我们的 CASE 就开工。”

三天后绝影去了那公司。去的时候带了本《C++ Builder 入门与提高》，这书也是从西南科技书店买的。他对老杨说：“C++ Builder 已经没问题了，可以开工了。”

其实绝影自己都没想到才三天时间，他就可以从什么都不懂变成“没有问题”。[所以有时候人的技术啊，知识啊也许并不是学出来的，是逼出来的。](#)比如你去考软件设计师，本来至少有半年的时间来准备，可以那编译原理里面什么词法分析语法分析什么正则表达式啊看得你头都大了，这很正常，毕竟你是数学专业的就不是计算机专业的，是计算机专业的就不是数学专业的，甚至你跟这两个专业都不沾边。最后想算了还是放弃了，反正考试还有那么多内容，其它的学好点，一样能过。后来工作了，有一天，你 BOSS 跟你说：“小张啊，你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啊，最近很多程序员反应咱们那编译器不好用，你看干脆咱们自己开发个编译器算了。给你一个月时间够了吧，你可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啊。”他这么一说，尽管在那一个月中你每天都在心中骂他，可最后你自己都吓了一跳——居然还是把编译器给搞出来了。就这么一个月的时间逼一下，比那半年的效率都高得多。其实就算做不出来也没什么，做不出来很正常，做出来了你是牛人，这一个月要这么累死累活地工作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别人对你的信任和肯定。所以你骂完 BOSS，偶尔回想起来也许你还是会感谢他的。

你说一个编译器里面有多少技术含量，论技术含量得值多少钱，可是你在公司还是只拿那么一点钱，最多 BOSS 再发给你 2000 块项目奖金。所以这样来看很多时候程序员工作真的不是为了钱，至少他在写那个程序的时候想得更多是如何去解决某个技术上的难题，当然，东西做完一交他有可能马上就会想到：呸，我的钱呢？才这么一点？所以你不难理解很多人——像燕儿这样的人，他们不能理解你甚至嘲笑你居然可以天天坐那写一分钱都赚不到的程序，并且还写得很快乐。

[对程序员来说，大部分快乐是从解决问题特别是独立解决问题中来的，不是从这个 CASE 有多大，奖金有多少中来的。](#)

当时正好是星期一公司的例会，老杨说：“走跟我一起去开会。”

反正开会的人除了老杨绝影一个都不认识，绝影自己坐那觉得挺无聊，倒是最后老杨跟大家介绍绝影：“这是新来的‘技术外援’绝影，很厉害，一天就把三元线性回归解出来了。”绝影站起来跟大家点点头，那一瞬间他想起：惨了今天早上起床后没梳头。

开完会，老杨跟他 BOSS 请示了几句，对绝影说：“走咱们先去看车间。”

车间不大，绝影老远看见上面有大的放射性三棱形标志，老杨一边挡住绝影一边说：“小心点，别碰，远远地看。就这东西有放射线太危险了，所以我们要做的软件就是实现对这机器的远程操作，比如我们坐在值班室里就可以监视机器的运行情况并且能够对它们进行控制，也就是说，我们的软件是一台完全仿真的机器。”

回到研发部，老杨让绝影坐他旁边的办公桌，桌子前面已经贴了一张 CASE 进度表，这个 CASE 总共会持续两个月。绝影看见“上位机”上总共有 3 个人的名字，“绝影”也在其中；还有一个姓周的做单片机部分。桌上摆了台电脑，操作系统居然是 Windows NT 4.0 英文版。这让他有点失望，上次他就见老杨用一台笔记本电脑在工作，以为去了公司也会给他配台笔记本，他甚至已经给燕儿放了话：“公司会给我配台笔记本电脑。”

毕竟是第一天去上班，老杨让绝影自己去参观一下公司，绝影首先问：“哪里可以抽烟。”老杨说：“隔壁的隔壁，研发部办公室和开发部办公室之间。”

他跑过去，那里果然有间休息室，休息室旁边果然是开发部办公室。他就觉得奇怪，研发和开发到底有啥区别？居然硬要分成两个部门。抽了只烟，绝影去二楼策划部转了一圈遇到几个美女跟他打招呼，都操普通话。问他：“新来的吧？以前都没见过。”他说：“是。”再很自豪地补充一句：“研发部的。”他恨不得马上跟她们再补充一句：“我叫绝影，现在在哪里哪里念书，电话是多少多少。”他觉得讲普通话的美女就是好，讲话都好听。

回到办公室，老杨问：“熟悉了吧。”

他说：“还行，就是厕所有点远。”

老杨说：“还有点时间，你来帮我做个事情。给定一个时间：年月日，算出是星期几。”

绝影不知道 C++ Builder 里时间用的什么类，就知道 API 中有个 SYSTEMTIME 结构，就拿 API 来做，低层一点就是好，汇编啊 VC++ 啊 BCB 啊 VFP 啊里面都可以用。依稀记得读高中的时候看了张报纸上面有个公式可以通过年月日计算出星期，用到了取整函数，学了高等数学才知道学名叫高斯函数，在网上拿“计算星期”作关键字搜索了一下找了几个公式，人家又讲得复杂，光原理就讲了好几大千字，又没有现成的代码。当然有了这些资料完全也可以用公式计算出来。老杨说的是：“还有点时间。”你要真拿这些公式来做，就不是“还有点时间”了，是“没有时间”。

于是再想办法。反正是给你年月日计算星期，其它又没什么要求，先用 GetLocalTime 保存现在时间，再用 SetLocalTime 把系统设置成要计算的时间，再用 GetLocalTime 取时间，然后取 SYSTEMTIME 的 wDayOfWeek，最后用 SetLocalTime 设置成原来的时间。操作系统都帮你把星期计算好了的，你自己还去算，那不笨死了。

东西交给老杨，老杨说：“这也太另类了。”

绝影问：“不行吗？”

“倒不是不行，就是太另类了，反正我们是应用，又不是考算法，这办法很好。”

所以写程序有时候就是很有意思。比如你搞数学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绝不可能出来三，但程序就不一样，方法自由，很多时候解决一个问题的方法直接反应出这个程序员的性格和思想。

老杨收好绝影的代码说：“下次来你就正式开工了，你回去可以先研究一下，这就是下面那机器的图，你要做个 VCL 组件，把这个机器的图放在窗体上像下面的机器一样可以左右运动，运动的速度和最大距离可以调整，把属性都给 Publish 出来。”

绝影想这玩艺还不容易，还用花那么多时间，拿回去我一天就给搞出来。

疯狂的程序员 18 RMB 500

摆弄了大概 10 分钟，绝影就知道老杨交给他的这东西绝对不是他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虽然看上去很简单，真开始做才知道麻烦，很多时候往往都是这样，把书看完了，觉得什么

知识点都掌握了，C++ Builder 也会用了，但真的一个 CASE 上来才发现真的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

反正要下周才去公司，时间还算充足，一边学一边做还来得及。总之等他去公司的时候他也真把东西做了出来，交给老杨，老杨还算满意，拿给他一本书：《C++ Builder 编程实例》，他说：“其实我也不会 C++ Builder，接到 CASE 的当天，我把它的帮助文档全部看了一遍。还有这本书，也看完了，给你看吧。”

他说得倒轻松，以至于绝影都不好意思跟他说自己英语很菜，C++ Builder 帮助文档自己一个字没看。

绝影恭恭敬敬收好书，老杨说：“今天你帮我把几个函数做完，函数的原型我都写好了，功能很简单，主要就是一些字符串处理，要求写在注释中，你看看就明白了，不明白的来问我。”

整个上午，绝影都没能好好工作。他喜欢在安静的环境里工作，要一点声音都没有，连音乐也不能放，可旁边那老杨收音机一直开着，放的什么歌也听不清楚，反正感觉就像寺庙里天天放那种。当时绝影就怀疑这老杨莫非是个信佛的？

一直熬到中午 12 点半，老杨好像终于解决出一个大难题，如释重负地说：“走吧，吃饭去。”绝影其实早饿得不行，早上来的时候就没吃饭，现在肚子又饿，又饱受老杨收音机的摧残，根本没办法写程序。本来食堂是 11 点半开始放饭，他早想一个人去，可是老杨不动他不敢动，老杨不说话他不敢下楼。

总的来说食堂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四份菜一份汤，要什么要多少自己去取，比起现在某些公司所谓的“管饭”就相当于一个 5 块钱的便当，这家公司显然要大方得多。绝影一个人先打了两大碗牛肉，碗里装得满满地。他往座位走的时候大家都小心让着他，这时候他又后悔起来——其它人都很自觉，量力而食，就自己好像从来没吃过牛肉似的。——不仅是后悔，简直就是丢脸。

老杨的举动更奇怪，他不去前台打饭菜，径直去了后台，出来的时候碗里装得满满的。绝影想老杨不厚道，自己一个人开小灶，肯定是什么好东西，望过去一看全是素菜，总算知道这个老杨真是信佛的。他开始注意这个老杨。

怎么说在这么大一个公司研发部工作，工资没有 5000 也有 3000，天天穿件和守门大爷差不多的衣服，脚上蹬一双布鞋，稀须的胡渣，蓬乱的头发，经常变魔术似地从包里抓出一把果冻或者糖，像宝贝似地，但有时候也给绝影几颗，一只手提台 IBM 笔记本电脑另一只手拎着个收音机，里面放的音乐让人极不协调。

难道搞技术的人注定就是这副德行？

后来绝影又去了几次公司，每次都是坐公交车去，来回一次要 4 块钱，最初他们是在研发部办公室工作，后来他、老杨、老周三个人干脆就把办公桌电脑搬到下面的车间对着那机器现场办公。车间里面进进出出还是有好多工人，都穿着一致的脏兮兮的衣服，他们也在食堂吃饭，不过比绝影他们晚一些。公司的组织结构在食堂体现得淋漓尽致：首先是领导吃饭，一人一桌，专人专菜，然后是中层干部，提供点菜服务，再然后是老杨绝影这些办公室工作人员，就那五个桶里自己选，最后才是车间里的工人，桶里还剩什么就吃什么，桶里没有就没得吃。

每次他们从绝影身边过，或者绝影从他们身边过，他都要立刻作出一副沉思的样子，恨不得把他们拉过来一个一个告诉他们：“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是搞技术的，你看我穿的都是便衣”

到五一节前最后一次去公司之前，绝影和燕儿在食堂吃饭，燕儿问：“应该发工资了吧。”

“是阿，干了一个月了。今天他不发，我就问他要。”

“能拿多少呢？”

“还不知道，这么说吧，要是 500 以下，我就立马走人不给他干了。你想写 50 行代码都拿 100 呢。这个月我给他们做了多少东西。”

绝影这样说他的确没有吹牛。进度表上的工作他是按质按量的完成了，那本《C++ Builder 编程实例》他也看得差不多，里面有很多东西还是很有用的。相反倒是老杨很不够专业，进度一直没跟上，每次去他总说：“这个，先别忙，先别忙，你上次给我的东西，我得先用起来。”

这次去了，老杨和平常没什么两样，写程序的时候绝影一直在想一会应该怎样跟老杨开口要钱，眼下就是五一节，因为绝影找到这么个兼职的工作，他和燕儿花钱就大方起来，想反正到时候有工资领，要是这次拿不到工资两人还真的就没办法活了。

下班的时候，绝影还没开口，老杨先说话了：“一个月了，来，咱们结算一下工资。”绝影还没来得及高兴，他就从包里掏出一大把钱，一二三四五数了五张递给绝影：“怎么样，对报酬还满意吧。”

说实话那一刻绝影的心情跌落到谷底，但是他能怎么说？他能跟老杨说：“才这么一点呀，上次写 50 行的代码都拿了 100 元呢？”就算你真想这样说，你也不能说。就像现在在公司里和小组奋战 3 个月终于拿下一个价值 300 万的大 CASE，想这下好了，1/1000 的奖金总该要发的吧。结果 BOSS 过来拍拍你的肩膀，和蔼地说：“干的不错阿，小张，按时安量完成项目了。去会计那里领 1500 奖金吧，直接去领就行了，我跟他们打了招呼了。好好休息几天阿！”那一刻你恨不得当场给他几个耳光。

所以他只能违心地说：“嗯，满意满意。”

你要明白程序员想要的是什么？是肯定。钱也许是次要的，但是凭良心说，自己做了 CASE，并且做得很好，自己觉得自己的劳动可以值 3 万块钱，但是他们就拿 1500 来打发你，不管他嘴上怎么说，首先这就是对你工作成绩的不肯定。所以后来绝影总跟朋友提起那 50 行三元线性回归的代码，他说：“写 50 行代码，1 块钱，知道怎么写，99 块钱。”他觉得就算给他 100 块也不多，因为有很多人花一周的时间也写不出来。

回到学校，燕儿还没问绝影就跟他说：“领钱了，领了 500 块。”说完拿出 5 张崭新的百元钞票：“就是这个，看。”

虽然离想像中还是有点距离，不过燕儿还是很高兴，毕竟这相当于他们每人一个多月的生活费。

“下个月我不去了。”

“不去也好，反正都很累，表面上是每周去两天半，实际在学校也常常在做。”

“不是因为累，是因为我觉得我所做的工作价值不止 500 元。”

吃过晚饭，绝影给老杨打了个电话。他说：“老杨，下个月我不来了。”

老杨有点吃惊，问：“为什么？是嫌报酬低了吗？”

“这倒不是，我觉得压力太大了。我回学校都要做，而且时间很长。”

说心里话，虽然他嘴上这么说，还是希望老杨能留一留他，就算仍然是 500 元一个月，他还是愿意继续做下去，只要他留他。

“哦，这样阿。那好吧，不过你要把你的东西跟我交接一下。”

说心里话，虽然他嘴巴上这么说，还是希望绝影能留下来，就算他要 1000 元一个月，他还是愿意他留下，只要他愿意。

“东西都没什么，我今天打的包中已经包含了我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清点一下。”

挂了电话，绝影还是觉得心里很哽，他幻想这事情还有转机，想起老杨《C++ Builder 编程实例》还在自己这里，连忙又打个电话过去。

“你的书还在我这里呢。”

“没关系，我也看完了，你方便的时候拿过来吧。”

又挂了电话，绝影还是觉得心里很哽，但是没有什么理由再打电话过去了。

五一长假绝影和燕儿都没什么事情做，那本《Windows 环境下 32 位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罗云彬，电子工业出版社中远程线程那节和 PE 文件那章他还没看，他觉得这两个内容非常重要，隐藏进程和感染 PE 文件的方法就在这里面介绍，这正病毒必须具备的特点，高级技术阿，所以一定要好好看，看懂，所以，放到最后来看。

这时候，绝影突然发现自己的 QQ 终于升级到有一个太阳，他一直盼望这一天。以前挂 QQ 按小时来算，他就后悔那时候天天开着电脑写程序不养成习惯挂 QQ，好多人早就有太阳了，他还挨了这么久才有。有太阳就是好，可以建群。他迫不及待地去建立一个群，叫什么名字呢？自己正研究 32 位汇编的，觉得自己技术还算行吧，就建个群叫“Win32 汇编”，说做汇编有时候还是挺尴尬的，你看 CSDN 的论坛和 Blog，就没有汇编专区，不得不把自己划分到“其它”分类里面去，QQ 群也是这样，分类只有“技术联盟”，“其它”比较合适。

第一个进这个群的是“绝影”，第二个是“清影”，那是燕儿的网名。过了一周，终于有第三个人加入他的群。后来，绝影的群里人慢慢满了，再后来，绝影成了 QQ 会员，再后来，绝影的群里人满了，他把群名字改成“Win32 汇编总群”又新建了“Win32 汇编第一扩展群”，“Win32 汇编第二扩展群”，再再后来，人实在太多了，绝影就把“Win32 汇编总群”升级成高级群。

五一假还没放完，这一天，土匪突然给绝影打电话说：“惨了这次我惨了，这次你一定要帮我。”

绝影想：你个土匪，五一假就顾自己出去玩理都不理我，没想到也有你求我的时候，哈哈。

疯狂的程序员 19 天天上网的工作

这次土匪的确不得不得低三下四地求绝影，开始他认为单片机技术基础是门很简单的课程，你想 51 单片机指令就那么多条，比 80x86 的背起来不知道容易多少，微机原理自己都能过，还怕这个。

他这么想的后果就是考试前不得不又一次来找绝影。

他说：“你出去住，大家也好久没聚了，来一起吃饭，去吃鱼。”

吃鱼的时候，他用力拍着绝影的肩说：“单片机，就靠你了。”他这样说的时候，那神情跟现在资本主义公司老板没啥两样：我给你发了钱，你就应该给我干，并且是我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我让你干到啥时候你就得干到啥时候，因为我给了你钱。土匪的意思就是：我给你吃了鱼，你就得帮我过单片机技术基础，因为我给你吃了鱼。

所以现在很多公司的老板们都没搞懂这个情况，别认为只有钱才是东西，技术就不是东西。并不是说你给了别人钱，别人就必须按照你的任何要求给你做事情，应该是别人给你做了事，作为回报，你应该给别人钱。

土匪这样说，绝影自然很不爽，他说：“这个恐怕还是要靠自己阿，我单片机都自身难保。”

这下土匪急了：“啥不行阿？你肯定有办法，就凭你的技术，那课就是不上闭着眼睛也能过。”

所以说你越是跟别人证明你行，别人就越不信，相反什么也不证明就是最好的证明。

土匪想绝影也是个聪明人，如果不给他点实质上的东西看来他是不会轻易帮助自己的。他说：“哎呀绝影阿，眼看快毕业了，学院还有两个保送研究生的名额，今天曹妈还在让我推荐。我觉得你又聪明自学能力又强，不就是英语菜了点，努把力其实也没啥大碍，现在给你说下，推荐你去，你愿不愿意？”

听了这话，绝影欣然点头，这笔买卖就算成交。

土匪想自己也真够聪明，一眼就看出绝影的死穴，所谓投其所好，送其所要。念研究生，谁不想去念？至少以后拿出去跟别人说：“我乃 XXXX 大学 XXXX 硕士研究生毕业。”说起来也觉得倍儿有面子。但是以绝影的英语成绩他要想考研，那难度等同于让土匪这样的人去考系统分析师。

这样看来土匪还真有点聪明，但其实他真的很笨，他最大的笨就是不知道自己很笨。绝影根本不是他想的这样，他说的话绝影只听了一半，他就觉得前面夸他的话很中听，至于后面念研究生什么的他根本没往心上去。道理很简单：帮忙考个单片机又不是啥大难事，有这么好的事情你土匪早自己去了，还会放到这里？就算真要放到这里，至少也要让绝影帮他考个十科八科才能成交。

他望这土匪得意的神情，冷不防对他说：“你呀，当你有一天知道自己笨了，你就有点聪明了。”

话音一落，土匪的笑脸突然间好像有点抽筋。

土匪顺利地过了单片机技术基础，了却了他一桩大事：如果大学四年有挂课的就没资格申请保研。当然土匪也够有自信，他理所当然地自己占用了保研推荐名额。

那几天土匪就像欠了绝影一大笔钱似的，整天躲着他。绝影也没跟他计较这些，他知道就算土匪真的钱了他钱，他也要不回来。所以只要人心态好心情就会好，本来那东西就不属于你，你要真把他往心上放了到时候整的还不是自己。

新学期的时候王江跟大家说：“最后一学期了，大家还是经常回寝室住吧。毕竟四年同学，就快散伙了。大一大二的时候还经常开下卧谈会，现在住回来，再回味一下年轻的时候吧。”

土匪见绝影从来没跟他提起保研的事情，以为他已经把这事忘记了，觉得还是有点对不起他，也诚恳地说：“就是就是，绝影你也回来住段时间吧，大家同学一场，说实话有时候还是多想你。毕业了，你老婆肯定还是会跟着你，兄弟伙就不一样了，得各奔东西找钱呢。”

晚上躺在床上，他们三个又开始开卧谈会。本来寝室应该住四个日人，但是超薄实在太不和群。他不是本地人，性格也跟大家有点不合，加上语言又不通以前开卧谈会他们三人谈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往往就伴随这超薄的鼾声。而且他对自己的女朋友很满意，尽管他们三个看了之后都只用了一个字来形容：丑。但他就是觉得她很不错，觉得他们没欣赏水平，所以就越发地鄙视他们，所以他不回寝室也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王江说：“一毕业，我就要创业。”

土匪稳：“你找好项目没有？”

“还没有。找项目还不容易，关键是如何找钱找投资。不过这个你放心，根据我多年拍电影跑市场的经验，找投资对我来说不是啥难事情。”

王江就是这样，他就是不相信“事在人为”这些简单的道理，总是认为事业阿，成功阿这些东西总是为他准备着，不管干哪行哪门，只要他王江上马事情就做成了。对他的这种思想土匪和绝影都不好说他，他们就沉默着，等他去做，等他失败，等着笑话他。他去做，失败了，可是他的理由也来了，他的理由能让失败也变成成功。因为那事情没有失败，是他

自己在关键时候放弃了。为什么要放弃？因为他突然对这事又没了兴趣。所以他的事情总是在想像中成功，在实践中失败。

这次土匪却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创业当然也好，但是刚毕业就去创业太没经验了要吃亏。还是想再念几年研究生，多充点电，以后走上社会才吃得开。绝影，你的打算呢？”

土匪这样一问，绝影不免有些惭愧。他不像王江那样要雄心勃勃地去创业，一是经济上不允许，二是他真的没有什么好的 CASE 可以去创业，也不可能像土匪那样去考研，因为他英语实在太菜，考研等于去浪费钱。他说：“我嘛，我就想找个可以天天上网的工作。”

土匪突然很激动：“那你也太没追求了。别拿出去说，真给我们寝室丢脸。”

王江也说：“就是！我要去创业，自己开公司，等到开招聘会那天我一定会去，不过不是去参加招聘，是去招聘人。”

大四的招聘会，如果我也参加，但是不是去被招聘而是去招聘人，那该有多好。绝影把王江的这句话深深地记在了心中。

大四下期没有课学校都管得很松，巴不得大家都认真去找工作，顶级大学互相比什么？比研究水平，比课题，比 863 计划。像绝影他们这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大学比什么？比招生规模，比就业率。所以学校巴不得每个学生都不要上课，不要待学校里，都去认真找工作都去创业。

土匪天天抱着书往图书馆跑，王江一到白天人影子都找不着，估计是去跑创业的事情去了。绝影还是有空就坐电脑面前写写程序，跟群里的人聊聊天，反正就是天天都呆网上，顺便在网上找找工作。

技术进步了就是好。高考结束的时候绝影和三陪觉得自己都没考好感觉肯定念大学没戏了，于是一起去找工作。那个年代网吧都还在用猫拨号，他们不得不头天晚上就跑城里网吧上个通宵网等着早上人才市场开张。结果两个高中毕业生，论人才又算不上人才，自然碰了一鼻子灰。现在可好，天天就坐电脑面前边聊天或者边打 QQ 游戏的时候边翻翻招聘网页比在那人才市场站一天见识到的公司还多。

这天他翻着招聘网，看见有这么一条信息：XXXX 公司是 XX 省科技厅认证的高新技术企业，专门事医学影像软件开发，与 GE, Siemens, Kodak 等公司有多年合作经验，现面向学校招收实习生，初级程序员，要求能熟练使用 C/C++，掌握 VC, MFC，有数字图像处理经验者优先。有意者请将简历邮寄至 XXXXXX，所有资料将保存至人力资源库。

看了绝影就想笑：招大学实习生还有数字图像处理经验者优先。别的不说就这个大学里面有几个人会搞数字图像处理？当然学校也的确开了数字图像处理这门课，不过那是选修课，纯粹是给学生混学分的。上课的 30 多个人老师都知道，就绝影还算合格，其它人都可以给他挂了。

话又说回来，这时候绝影才想起自己真的对数字图像处理还有些研究。什么计算灰度阿，中值滤波阿他还是懂，就是小波变换这些高等数学的东西他弄得不是很明白。不过上学期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技术又进步了，他专门去买了本《遗传算法》。遗传算法是什么？谁知道？学校里面谁都不知道，数据结构和算法反正是没讲这个。没人知道的东西就是高档技术。你想你听都没听过的东西我绝影都在研究，我绝影的水平那比你不知道高多少。

书买了他也没浪费，还是看了一些。特别是选修数字图像处理之后，注意到遗传算法最后一章居然讲到图像歪斜校准，觉得很有意思，认真看了一下，居然还看懂了一点。那一天他又有一个梦想：现在网上不是有很多图片或者翻拍的老照片不是很清晰么？哪一天我用遗传算法做个优化照片或者去马赛克的程序，你运行了就放那里，让它慢慢进化，慢慢优化，最后居然能得到一张清晰的图片，那这个软件肯定能卖不少钱。

这么想，他就给那公司去了一封邮件，想不去白不去，反正他们做医学影像，谈到数字图像虽然我没啥真正水平但比起其它的大学生来说我至少还能说出点专业术语。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绝影就街到一个电话，号码他不认识，电话那头的人说：“你好，我是 XXXX 公司总经理，你能到我们公司面谈么？”

疯狂的程序员 20 应聘

绝影放下电话，对燕儿说：“XXXX 公司让我过去面试。”

“有把握吗？”

“当然，你不知道刚才那人打电话的语气，简直就是求着我去。”

“你简历还没做好呢。”

“要啥简历阿，人去，行就行，不行就走人。此地不留爷，自由留爷处。”

“那总该去把头发理了吧，早就让你理了，就都说没时间，这次去面试不管怎样总要给别人留个好印象吧。”

绝影想燕儿说的也是，本来头发就已经长了两个多月，并且发型和脸型一点也不配合，脸型又和衣服完全不一致，平时大多数时间都呆住的地方上网写程序，反正又不用出去见人，就算见也就见土匪王江他们几个。对他们来说评论哪个妹妹脸上多了一颗豆豆，走路的姿势完不完美比评论绝影头发的长短来说有意义得多。

绝影去外面转了一圈找了个可以理发的坐下了。店主见了他老远就打招呼，高兴得不得了，似乎很久没有顾客光顾他们。他对小工摆摆手：“让开，这次我亲自操刀！”

既然亲自操刀，自然要充分展示自己的实力。他一边理发一边滔滔不绝地跟绝影讲理发的理论，比如他怎么剪，他就讲为什么要这样剪，这样剪有什么好处，有什么样的效果。理完之后，前面要留一小撮长的，这样人看起来才有个性。

那人小心翼翼地围绕绝影转了一圈，一边打量着绝影的头一边不住地点自己的头，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俨然一个艺术家在欣赏自己精心设计的作品。

绝影说：“算了吧大哥，我是去应聘的，能不能给弄正式一点？”

艺术家和程序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自己的作品宝贝得不得了，像自己的儿子似的，就算自己的儿子有一点瑕疵，但终归是自己的儿子，不到万不得已也不愿意轻易去修改它。这就是为什么在公司里面开会的结果是大家一致认为程序应该这样这样改，就是程序员不同意修改。

显然那店主也极不情愿修改自己的作品，但碍于客户的要求，还是稍微修正了一下，两剪刀下去从外观上来看其实修正效果并不大。绝影想反正这样也不丑，感觉那店主和自己一样自以为是，还是少跟他打点交道，大不了以后永远不来了。但是还是很礼貌地跟他说句：“不错不错，这样很好。多少钱？”听到表扬，店主大方起来：“12 块钱，给 10 块钱行了。”

回去见了燕儿，她厉声说：“不行不行，前面留那么长一撮，都是要工作的人了又不是混混，不能这样，再去找他！”

绝影觉得再去找那店主不好，再说实在不想再跑一趟，他说：“懒得麻烦。反正我是去写程序的，又不是跑业务见客户的。”

“不行，不行，一定要去弄好。这是个人形象问题。走，我带你去。”

又见到那个店主，燕儿一上去气势汹汹地跟他理论，把他的作品贬得一文不值。绝影一句话也不说，店主听了十分尴尬，想反正跟她讲理发的理论她又不懂，女人还是少去惹比较好，终于极不情愿地同意把绝影前面那一小撮头发剪掉。

绝影上公交车的时候，燕儿还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形象！”

那家公司离绝影原来做 C++ Builder 的公司不远,其实很多高科技企业都集中在这附近。第一次进去公司还是让绝影有点失望——比起原来那家公司肯定要失望。公司很小,人也不多,任何人很难想像就这么巴掌大一点的公司居然跟 GE, Siemens, Kodak 有长期合作关系。

进去公司遇到的第一个人大概就是个程序员,他头也没抬,眼睛始终盯着显示器,手不断在键盘上敲打,只说了一句话:“面试的吧?里面去。”

里面的人看上去就成熟多了,或者叫“老练”吧。他站起身,一边说:“你好你好,我就是公司的总经理,我叫 Ivan Zhou,叫我周总就是了。”一边跟绝影握手。绝影很少跟人握手,印象中这好像是第一次,所以握得极不自然。

绝影说:“这是我第一次面试,有点紧张。”

“没事,没事,没啥好紧张的。”

那人让绝影坐下,叫外面小李给他倒了杯水,继续说:“你就是绝影吧。我看了你发的邮件。你提到你熟悉底层,擅长汇编。很好很好。会用 VC++吗?”

有个笑话说小白兔去问副食店老板:“有 100 个包子吗?”老板说:“没有。”小白兔走了。第二天,小白兔又问:“有 100 个包子吗?”老板说:“没有。”小白兔走了。第三天,小白兔又问:“有 100 个包子吗?”老板高兴地说:“有。”小白兔说:“那我买两个包子。”

这种情况就绝影深恶痛绝的。既然你要招的就是会 VC++的,会 C/C++语言的,那你还说“熟悉底层擅长汇编”好。那不是用高射炮打蚊子么?

想虽然这样想,不过看起来周总还是一脸真诚,绝影还是很客气地对他说:“VC++接触过,但是用得不多,不过我学起来很快的。学校里面一边都是用 TurboC 或者 TurboC++,这两样用得比较多。”

“行,那数据结构算法怎么样呢?”

“这个我们在学校学过了,我还行。关键是我对驱动开发啊、逆向工程啊、数字图像处理啊这些有些研究,我觉得这才是我的强项。”

“OK,你可以现场用 VC++做两道题让我看看吗?用 VC++有问题吗?”

“当然没问题。”绝影这样说的时候心里有点虚。VC++这个微软出的东西很有名气,绝影自然有所接触,但他还真没用 VC++像模像样地做出过东西。你想天天用 32 位汇编根本没啥好的 IDE,大部分都是用 ml、link 在汇编链接,搞成了习惯,最后明明放着好好的 VC++的 IDE 不用偏偏要用 cl 去编译 C/C++程序。要换成 IDE 了,反而还不会用了。

周总让小李给绝影安排了一台电脑,他觉得这台电脑好破,起码连机箱的盖子都少了一边,穷得都没钱穿衣服了当然是很破的电脑。小李帮他打开面试题的文件夹,题目有两道:一道指针的填空题,第二道很变态:限时 1 分钟用冒泡排序法排序 10 个数字。

指针的填空到是很简单,反正你记住几个原则:一、处始化;二、注意空指针和野指针。基本上学校考试题啊,面试题啊的考点就这些。不过绝影还是花了一些时间,首先是来熟悉 VC++的环境,怎样建立 New Project,编译在哪,链接在哪,点什么才能运行。他又不会用 VC++来调试,那时候他用 32 位汇编对他来说基本上就是没办法调试,最多用个 MessageBox 输出结果来看看,要输出数据还得用 wsprintf 格式化一下,而且格式字符串又没办法弄成局部变量,所以那样的开发实际上和瞎猫逮老鼠没啥区别,你就得不停地希望这次遇到的老鼠是只死老鼠。

排序可难倒了绝影,不过限时基本没用,做完了指针的题花半小时来检查,其实就在心中想排序的事情。以前数据结构和算法肯定是学过冒泡排序的,奈何那时候什么冒泡排序法,快速排序法,插入排序法,希尔排序法确实学得太多,名字都记不住。他也搞不清楚到底哪个该怎样排,憋了半个小时干脆自己写了个排序法,好歹还是把结果给排了出来。

交给周总，绝影心里惴惴不安。他运行了一下指针的程序，没问题。看看排序结果，也没问题，便说：“嗯。排序我不具体看了，反正是两个 For 循环嵌套，应该没问题。做还是做出来了，可以先到公司来实习。”

听他这么说，绝影算是松了口气，没等他说话，周总继续说：“至于待遇问题，既然你是来实习，就没有工资这个概念，给你发生活补助，一个月 250 块钱。先有 2 个月实习试用期，完了之后转正式实习，如果实习没有问题等你毕业了，可以留在我们公司试用，如果干得好咱们就签合同。你今天先回去，把你的时间表整理一下，看看每周什么时候能来公司。”

所以现在资本家就是聪明，先是 2 个月实习试用期，完了又是几个月实习，然后又是几个月试用，真要是干得好签上正式合同那起码也要等大半年，要是 BOSS 觉得不爽最后连合同也不跟你签，那你就亏大了。绝影想也没啥，反正现在自己还正在念书，不过那 250 块的生活补助也太少了，亏这个跟 GE, Siemens, Kodak 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公司开得出。既然如此这样，那我也不客气，本来一周可以来两天半的，我就来两天。

绝影点点头表示同意，起身跟周总说：“那我先走了。”

周总突然像想起了什么，说：“哦，那一起走吧，正好我要出去办点事，顺使用车送你一程。”

两人一起出门，走到门口，周总又补充了一句：“小绝啊，还不熟练。”

上了车，反正路上也没事，绝影首先打破沉默：“现在有好多人都做 ASP 啊，Java 啊，可是我没学那个，我一直就学的是汇编啊，SDK 啊这些比较底层的东西，经常用命令行编译，所以有些工具用起来不是很熟悉。”

周总突然问：“会写 makefile 吗？”

“当然会。”绝影这样说，因为在那本《Windows 环境下 32 位汇编语言程序设计》中第二章就讲了 makefile 的写法。他天天用汇编写程序，哪里有不用的。

“VC++的编译器可执行文件名是什么？”

“cl.exe。”

“不错不错，我很较喜欢研究底层的人，什么 VB 这些根本不可能用在具体的应用软件中，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详细探讨探讨。对了，我们公司还有一个董事长，叫 Steven Chen，我们都不是四川人，你跟我们讲普通话有时候听不懂，以后在公司还是尽量讲普通话吧。会讲吗？”

“会讲。”

周总把绝影送到公交车站，坐在车上，虽然这个公司不是很令绝影满意，但想想一周才去两天，一月才去八天，有 250 块钱，要按一个月出勤 24 天来算，也有 750 块钱。这么想，他又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掏出“电蚰蚴”给三陪发了个短信：兄弟我又找到工作了，250 块钱一个月，一周去两天。

回到住处，燕儿还在上课，绝影迫不及待地跑去 CSDN 的汇编论坛。那上面经常有人因为考试过了、升学了、就业了，甚至生孩子了这些喜事来发些散分贴。绝影在其中接了不少分，老早也想自己有啥喜事也去发篇散分贴回报一下各位网友顺便炫耀一下自己。这次跑去论坛，他发表了一篇名为《还没毕业，当上程序员了，散分 100》的帖子。散分贴就是火热，不一会就很多人回复，其中二楼的回复是“用汇编写程序的不叫程序员，叫工程师”，绝影看了心中美滋滋地，好像自己就已经是一个工程师了。

疯狂的程序员 21 MFC

绝影第一次去公司周总先给他介绍同事：“小李是秘书，小周是程序员……以后你就跟着小周，他很厉害的，要好好跟他学习。”

他对小周点点头，本来想跟他打个招呼，但实在又不好称呼他。周总当然可以叫他小周，自己总不能这样叫他，叫“周哥”，绝影又觉得特别别扭，以前他还很少这样称呼一个人，所以他也就只好跟他点点头。

介绍完，周总安排绝影就坐小周旁边的办公桌，说：“那你们先忙吧，我就不打扰你们了。遇到什么问题要多问小周。”

小周一直没说话，也一直没抬头，等周总走了，他只说了句：“听说你汇编不错。”

绝影忙说：“不敢当不敢当，就是学了一点，了解一点。”他看这办公桌上的电脑正是自己面试时做题的那台机器，连衣服都没得穿，破得不得了。他问小周：“那我现在做什么呢？”

“先看 MFC。”

先看 MFC，MFC 这个东西绝影倒是知道，其实只能算是了解，不就是 Microsoft Foundation Classes——微软基础类库么。具体是什么他不知道，总之一东西你只要知道他的全称是什么至少能给别人留下非常专业的印象，你问小周：“你知道 MFC 全称是什么吗？”他还不一定答得上来。

MFC 在哪里看？从哪里开始看 MFC？看 MFC 什么？绝影都不知道。他本来想问小周，但看他一直神情专注一丝不苟而且貌似他又是那个不爱答理人的人，至少说的第一句话“听说你汇编不错”感觉有点藐视绝影的感觉，他不想去碰壁，干脆就开了电脑对着它发呆。

最后终于还是小周沉不住气了，他说：“我在你共享里拷了个 Project，你先打开看看，有什么不懂就问我。”

他双击打开那 Project，VC++ 的进度条唰唰唰跑了好几圈终于才看到它的真面目，尝试编译一下，乖乖，居然用了将近一分钟，有时候就编译一个 cpp 文件居然就要用好几秒。还是汇编好，你看一个 ASM 文件拿来汇编，基本就没有停顿，汇编器来得快，写起程序来也来劲。拉开左边的 Source Files 列表，里面密密麻麻都是 cpp 文件，看得绝影头都大了，程序入口点在哪里，哪个文件干什么，他都不知道。你想用 32 位汇编来做，做再大也就放在一个 ASM 文件中，技术好一点，分成几个 ASM 文件用 include 包含进来，技术再好一点，分别把几个 ASM 文件汇编成 obj 再连接，要找入口点，直接去搜索“end xxx”，这个 Project 可好，居然连 WinMain 都找不到。

可他又不好意思开口问小周，作为一个程序员，虽然只是实习试用期的程序员，你跟别人说你连入口点都找不到那还不被同行笑死。于是就装模作样一个人看，似乎看得仔仔细细津津有味。

燕儿问绝影：“第一天去工作感觉怎么样？”

他不敢跟燕儿说自己去做了一天啥都不懂啥都没做，只能说：“行，还不是那样，不就写程序吗？”

他这样说，自己还是偷偷去书店买了本《MFC 入门与精通》，得亏大家都还不知道他对 MFC 一点都不懂，要不这工作八成没希望。虽然公司不怎么样，但拿出去跟同学说：“工作吗？这个问题我已经落实了，程序员。”还是感觉很有面子，特别是新闻上老是讲毕业生就业率怎么怎么不乐观，说得多了，看得多了，让他们这些大四学生还是挺有压力，前几届毕业生还互相比谁谁谁的工作单位好，待遇高，前途大，最近几届就比谁谁谁找到了工作，谁谁谁已经签了合同。

所以那段时间绝影一遇到同学聊天不到两句就把话题扯到找工作上来，他问他们：“怎么样？工作的事情有眉目了吗？”

他们说：“还没呢。”然后一般会反问一句：“你呢？简历做好了没有？”

这就是绝影要的。他可以大大咧咧若无其事地说：“做啥简历阿，工作我已经落实了，程序员。直接去做了个面试题就过了，简历什么的做都没做，自己有技术有东西就不用去骗人，还要简历那东西干啥阿？”

很多时候程序员中的前辈讲一个人学写程序有没有前途，总说：“学程序，不光要能吃苦能用功，还得看有没有‘sence’，没 sence 的人就是再怎么学再怎么给他讲效果都不好。”

本来绝影挺相信这话，毕竟是前辈说的，他总想自己应该算有 sence 的吧，至少很多人都还是夸他智商高聪明。要换成另外一个人听了这样的夸奖肯定高兴得不得了。但绝影不这样，别人越夸他聪明他越反感。

初中的时候有一个星期五班长对大家说：“明天是星期六大家去放松一下我组织大家一起去看场电影吧。”绝影没去，他回家一个人背政治，就在家里踱步从客厅这头踱到那头一边踱一边背政治。星期一政治考试他考了 94 分全班最高分。于是同学们开始夸奖他：“哟，真是太聪明了，看几遍就能背了，就能考 94 分，智商高就是不一样。”

绝影觉得他们那样说简直是对自己的侮辱。凭良心说我背书的时候你们干啥去了？看电影去了。我考到 94 分你们就说我智商高聪明来为自己没考好找借口，同时把我的刻苦用功给我全部抹杀掉。

其实“sence”这个东西也是这样。

有时候想学个东西比如 KmdKit 开发驱动程序吧，学了好几天都没啥进展，头脑里全是调用 API，想凭着经验去套用驱动程序，结果帮助文档是看完了可自己头脑里还是一点印象都有甚至连 Kernel Mode Driver 是啥东西都还不清楚。

又说用 VC++，MFC，本来知道这东西是有用以后工作阿开发的肯定要用，还是去看了一两天，觉得还是没一点头绪，想算了还是放弃了也许自己真的是没有“sence”。

所以“sence”就像跟你捉迷藏，开始你以为肯定找不到他了或者他根本就没在你这里，等到你急着要用的时候它突然又不知道从哪里一下蹦了出来，让你突然欣喜若狂。

绝影也是这样，没想到这几天突然“sence”出来，他看 MFC 如有神助两三天时间居然看出点门道。不过这东西还真不是一般人能看的，比如土匪，这学期都学了 C++了，你跟他谈“微软基础类库”他还是照样理解成“微软基础内裤”。这样理解也就算了，可他还一脸虔诚地问绝影：“你说微软没事了搞内裤做啥阿？他们不是搞软件开发的么？”

又去了几次公司，土匪突然给绝影打了个电话：“C++的杨老师到处找你呢，说你好几次没来上课，问你 C++还想不想考试。”

绝影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上次本来数字信号处理这门课他铁定能过的，就因为旷课又没给老师打招呼结果给挂掉了。后来他给那老师写了封信，告诉他我现在是计算机 XXXX 三级，软件设计师，我在一家公司兼职就是做数字信号处理的（当然这个是为了增加说服力虚构出来的），如果这门课连我都挂了，估计这个学校能过的人不超过 3 个。后来也许那老师去了解具体情况，还是给绝影回了封信，大概就是很遗憾什么的，但是他也没办法了，因为成绩已经入了教务处的数据库是没办法修改的。

后来绝影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是他数字信号处理试验课的老师跟他说：“以后什么课不去上，先去给老师打个招呼。”

他立刻找到杨老师说：“我现在在一家公司实习了，程序员，用的就是 C++和 MFC，所以 C++这门课肯定没问题，因为公司的事情比较多，可能来上课的时间就比较少了。”

那时候工作是头等大事，就算拿到院长校长那里去他们都是鼓励和支持学生就业的，再有可能杨老师还是觉得自己的学生挺有出息，这么早就找到了实习工作，还是搞开发的，凭良心来说在公司用 C++实习两个月肯定比在学校念半年书有用得多。于是和蔼的说：“没

关系没关系，考试的时候来就是了。要是考试的时候来不了，就提前给我打个招呼。好好工作去吧。”

绝影觉得这个杨老师挺好挺讲道理，还是去上了他几节课。下课的时候他问杨老师：“我定义了一个类，如果用‘new’来动态创建它，编译器会分配空间，自动调用构造函数等对它进行初始化，如果我用 GlobalAlloc 这个 API 来为它分配空间，系统会自动调用构造函数来对它进行初始化吗？”

杨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比划了半天最后说：“还是去试一下吧。”

那时候他忽然觉得学校很忽悠。当时他真的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他没想到教 C++ 的老师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公司里面跟小周学了一段时间，绝影也觉得特别整，那小周看起来每天都很忙，忙得没有一点时间回答他的任何问题。他总是说：“等一会，你自己先看看。”这一等往往就等到他下班，他又说：“下班了，工作上的事情先不谈了，下次你来我给你说。”于是扔给绝影一本 VC++ 的书，书绝影没怎么看没有印象。

没办法还是要自己学，虽然累，但成绩还是有的，那个他自己做的读写注册表的 Demo 就是证明。他把这个东西交给周总，周总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不错不错，小周还是让你进步很快嘛。行，实习试用期就算过了，现在开始正式实习。”

过来国庆节，周总又把他叫到办公室：“由于种种原因，小周要暂时离开公司，以后你要在公司发挥更大的作用。看看能不能多点时间来公司。虽然你在学校也可以做点东西，但我们主要还是想让你尽快融入这个环境中来。”

绝影想这不是整死人吗？就这巴掌大点的公司，对外还宣称一个医疗软件公司，年利润多少多少实际上真写程序的人也许就小周这么一个，现在他都走了不如关门算了。还让自己发挥更大的作用，自己还指望过来学点东西呢。

这么想，绝影还是跟周总点点头。他说：“马上毕业了，学校事情还有点多，下周马上体育期末考试了，我考完了就多抽点时间来公司。”

回到学校的几天，绝影一直在思考还要不要去公司。去，那公司实在没什么前途，也许让同学知道公司是这么个破样还会被耻笑；不去，同学都知道自己找到了工作，现在工作丢了还是会被他们耻笑。

这天，正好是体育期末考试，绝影刚跑完 1000 米感觉气都接不上来，突然“电蛐蛐”响了，一看，是公司打来的。

疯狂的程序员 22 毕业设计

这次周总的语气显得有些焦急，绝影预料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他说：“小绝啊，那个 KIPACS 的 BUG 你现在能不能抽点时间加紧修一修。明天我们就要去为一家医院安装，时间很紧啊。”

周总说的 KIPACS 是公司一个软件产品，以前一直是小周在做，虽然名字叫 PACS，后来绝影才发现，这个软件产品其实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 PACS。小周一直拿它当宝贝似的，还记得前不久刚刚把视频卡模块加进去的时候他一个人在那兴奋得不得了，还让公司好几个员工都来拍张照片留念。绝影也拍了一张，比摄像头效果好得多，因为视频采集卡是 9bits 的。

“本来以为没什么问题了，今天下午我在公司测试了一下，发现还有好几个 BUG，现在再去把小周找来肯定是来不急了，你先看一看，我把源代码和 BUG 列表已经 Email 给你了。”

绝影觉得这事情来得太突然，自己在公司现在最大的成就莫过于用 MFC 做了一个注册表读写的 Demo，现在突然要他来修改一个商业化产品的 BUG 他实在没什么底气。他说：

“KIPACS 代码我看过，但从来没往里面写过代码，不知道行不行。”

“你就试试吧，能改多少改多少。”

“好的，我去看一下，改完了我给你电话。”

显然周总也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明天就要给别人医院安装，现在都已经是下午六点，公司原来负责这个 CASE 的程序员又不在，他也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了。

事情来得紧急，绝影也顾不得吃饭，他给燕儿打了个电话，说：“晚上公司有事，要写点程序，我刚跑了 1000 米，及格了，反正现在也吃不下饭，你先一个人去吃饭吧。”

周总的邮件里面列了 5 条 KIPACS 的 BUG，绝影看了一下问题都不大，他这才第一次认真地看 KIPACS 的代码。虽然老早之前小周就把 KIPACS 的代码发给他，当时也就是让他看看，没啥其他要求，所以他也没压力，看了几眼觉得代码又复杂，结构混乱，各个 cpp 文件中都随处定义的全局变量，没用匈牙利命名法，注释也很不完整，才看了几眼就感觉头都大了，所以他也没怎么认真去看。

这次不一样，你要真刀真枪去修改 BUG，于是从 APP 类开始，顺着程序流程往下看。以前绝影的思想中基本没有“类”这个概念，所以看 MFC 的工程就看得累，一个一个 cpp 地文件去寻找实现这个功能的函数在哪里。后来周总交他一个法子：别去看那文件列表，直接把类视图展开，从 APP 开始，从类成员函数中寻找，特别注意那些 OnXXX 函数，一般就是处理消息的。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绝影修完一个 BUG 就在那 BUG 列表文档相关的项目上打个钩，修改一会又去看看那个文档，刚才打的钩还在，打钩的越来越多，没钩的越来越少，看一看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又埋头继续看代码，有时候一边看一边骂，骂谁？骂小周。代码得这么混乱，根本没想过给后人留点方便。所以要是以后自己写代码，就一定好好写，写规范，写好注释，免得别人骂我。

不知不觉就到了 11 点，绝影在骂人和成就感交替的心情中终于把所有 BUG 都修改完。他仔细地在 BUG 列表的文档中每条 BUG 后面打上括号，写上“已修正，X 年 X 月 X 日，绝影”，然后把 KIPACS 工程打开，从头到尾把自己修改过的代码旁边打上注释：changed by Hamber, yyyy-mm-dd。

Hamber 是后来燕儿帮他起的英文名，燕儿英语专业出身，给她们讲课的也都是老外，老外就是迂腐，非要给全班每个同学都起个英文名，名字不过就一个符号，但他们好像只记得住英文的名字。

燕儿也觉得很有意思，虽然没留过洋，但有个英文名感觉还是要牛 B 一点，于是兴高采烈回来也给绝影起个英文名。以前绝影就有个英文名叫 Hitetoshi，那是从一个日文名字演变过来的，想 1998 年世界杯几乎全中国球迷都支持日本，所以用个日本名字还是比较洋气。后来小日本越来越过分，绝影对他们的腹诽也越来越多，最后腹诽变成愤怒，终于决定采纳 Hamber 这个名字，跟小日本彻底决裂。

现在考个驾照比以前严格得多，就路面行驶如果视线离开正前方超过三秒钟就直接不合格。这个要求对很多人来说的确有点难，路上那么多人啊，车啊，或者突然蹦出来个美女，难免打点晃晃，稍不留神就让考官“Go out”。后来绝影去考，一考就过。为啥？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就练了出来，那天，整整四个小时中绝影的视线从来没有离开显示器超过三秒。

绝影小心地把东西全部打个包给周总发了封 Email，再给周总打个电话。周总问：“改了几个 BUG？”

他平静地说：“全改了。你看看代码。”

做完这一切，他才想起肚子好饿，外面有点冷，馆子差不多已经都已经关门。他去楼下烤了几串烧烤一边吃一边给燕儿打电话：“我吃了饭了，东西也给周总做完了，超额完成任务。”

绝影没啥音乐细胞，不过《同桌的你》这首歌他还唱得不错，大一的时候他本来想和王江学弹吉他，就学的这首，边弹边唱自我感觉良好，可是别的寝室对他意见很大，后来他没学成歌倒是唱得滚瓜烂熟。

正如那歌词一样：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虽然大四还没结束，但同学们都各忙各的，你就算在学校里转个三天，也不一定能见到几个同学。好容易选毕业设计的时候到了，大家回来聚一聚，各自比比谁选的毕业设计水平高些。

最开始绝影选的题目是汽车车牌号识别系统。这个课题还是很有价值。比如你创红灯啊，啪给你拍下来，把车牌号识别成字符直接放数据库，交警同志们本来就多困苦的，这下好了，一个“select”语句就把你检索出来。再说，自己去那家公司本来也搞数字图像处理，说不定有些技术积累还能帮上自己的忙。本来题目也不难，好像就是用高通率波就行了。所以这个题目他实在是十拿九稳。

过了两周，辅导员曹妈给他打来电话，先是打工问问工作可好适应不适应，然后马上转到正题：“毕业设计的题目太少了，有些题目选的人多，有些题目选的人少，你看你能不能把你选的那题让出来重新去选一道啊？”

绝影想重选就重选，反正自己有能力，哪题不会做？关键是我都把摄像头啊这些器材都买了你才让我重选，这不是浪费我钱吗？

想是这样想，他还是很客气地跟曹妈说：“当然没问题。我选哪题都有把握过的，你放心好了。”

挂了电话，绝影越想越不服气，凭啥就要我让他们啊？反正后面毕业设计题目也就那么几道，看一看再也找不出来难度合适又能体现自己水平的了。干脆给教务处打个电话说：“我是绝影，我已经在公司实习了，公司的意思是我能尽可能多地呆公司里面，所以他们希望我毕业设计自己选题，由公司派导师带我做。”

由公司派导师带学生做毕业设计按规定也是可以的，那时候宴斌已经是学院教务主任，他跟绝影说：“行，当然没问题，但按规定，公司派的导师至少要有工程师以上的职称。改天你把你导师资料的复印件、职称证明、公司的意见该公章还有你自己的申请送到教务处就行了。”

绝影过了软件设计师，就怕宴斌不知道，毕竟他以前是宴斌的学生，还是多希望这个学生在老师眼里是个有出息的学生，赶紧给宴斌说：“我不是考过了软件设计师吗？那软件设计师就是个工程师的职称了，我自己带我自己不就够了吗？”

说了以后，绝影开始等宴斌来赞扬自己，不料也许宴斌那边特别忙，他说：“那还是得按规定来，就那样，不说了，我还有点事情。”

挂了电话好几天绝影都有点失落，想几年过去了，宴斌是不是当了大官就不认自己了。

后来，公司给绝影排了一个“研究员”做绝影的导师，“研究员”是个多大支持绝影也不知道，因为不知道他决定应该不小，那职称证明上写着：王 X，航空工业大学研究员。他觉得这么大大头衔应该是很牛 B 的，所以他自己也很牛 B 地把资料交到教务处，心想：你们算什么职称呢？

最后学院还是给绝影划分了一个校内导师负责联络，是个女的，姓王，据说是一个很牛 B 的教授级别的人物，她没给绝影上过课，绝影对他的印象不是很深刻。

她问：“毕业设计的题目确定了吗？”

绝影说：“定了，《DICOM 传输的原理与应用》。”

这题目是周总给绝影定的，当时公司刚完成了一个 DICOM 传输模块的调试也许周总也带了点给学校炫耀的心理吧，忙让绝影上这个项目。他说：“DICOM 方面我们都有好多年的技术积累了，代码啊资料啊论文啊都有现成的，除了核心代码你要什么拿什么就行了。那毕业设计有什么好怕的？花个两周写写论文就行了，要不你让秘书帮你写也行。”

绝影跟王老师报出这个题目，他想她应该没有什么意义，她是搞自动控制的，对医疗方面懂个 P，DICOM 是什么她可能都不知道。

可是这次王老师却说：“不行，不能用这个题目。”

疯狂的程序员 23 出差

绝影觉得有公司和周总在后台撑腰，自己做这个题目是十拿九稳。不要说眼前这个王老师，就是放在整个学校，能懂 DICOM 的又有多少人？就算懂，他们只搞研究不搞应用，理论和实际严重脱钩。

所以他很郑重地跟王老师说：“王老师，你放心，我做这个题目肯定没问题，我们公司就是搞这个的，什么技术资料、代码例子都有的是。”

王老师说：“这你就不懂了。什么问题凡是跟‘原理’沾上边这题目就大了。原理性的东西你懂得了多少？再说就算你真懂一点写出来又有几个人能看懂？原理性的东西有多大？就凭你那几万字的毕业论文能够阐述清楚？我们报课题报项目多了，这方面经验比你多，这个题目太大了不行，必须换个题目。”

绝影想想也是，DICOM 标准里面那么多东西，就 DICOM 传输这里面就包含什么消息交换、消息交换的网络支持、消息交换的点对点通信支持还有什么协议数据单元、联系控制协议、DICOM 消息协议这些东西。东西太多，说实话绝影也搞得不是很清楚，大概觉得这个 DICOM 传输就和 ISO-OSI 模型一样分层，下层是物理介质标准，上层就是一些数据结构之类的。所以你要让他说“原理”他还真说不出来。正如大一时宴斌说原理这东西：“不可说，不可说，说了你们也不能理解。”估计关键不是不能理解，是他也说不出来。

这样想，于是便说：“要不把题目换成《DICOM 传输的应用》吧。讲应用应该讲得清楚，再配合一些代码例子，应该也容易过关。”

“这个也不行。要具体，具体到一个应用。题目太大了破绽就多，稍不留神就挂了。你再想想，想个好的应用报上来。”

凡事跟学校一沾边做起来就是麻烦，比如在公司有个什么 CASE，管你用什么方法只要能结果算出来东西做出来交出去你就行。管你用冒泡排序快速排序还是希尔排序，哪怕是你自己写的一个排序算法，只要方便效率高就行。跟学校要讲究的就多了。单是这毕业设计题目就有大把文章在里面，更别说后面的论文格式、英文摘要、致谢这些东西。绝影还是给周总打了个电话，把情况给他说了一下，毕竟周总做医疗有些年头了知道的东西比他要多得多。

周总说：“这样吧，题目就定《DICOM 传输在 CT 机上的应用》，这个够具体了吧，CT 机总不可能再拆了吧。反正我们最近这个 CASE 是跟 CT 配套的一个工作站，机器阿什么的都有你也有机会亲自去现场参观调试。”

得了周总的指点，绝影犹如捧了圣旨，他胸有成竹地跟王老师说：“题目就定《DICOM 传输在 CT 机上的应用》，最近公司做的也是 CT 的 CASE，联调那些都比较方便，这次一定万无一失。”

王老师终于点点头，毕业设计的题目算是定了。

回到公司绝影发现办公室多了一个人，周总把他叫进去说：“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公司的董事长：Steven Chen。”

两人互相说：“你好你好。”绝影毕恭毕敬跟他握了手，觉得这人挺有意思，一口北京腔。在四川人来看，北京腔就很有意思，说它是普通话吧，但语气助词运用太多，感觉每一句话都带了极大的感情色彩。这两人有怪怪的，明明一个是上海人一个是北京人，在公司里面互相介绍还用英文名，又不是外企，搞得不伦不类。当然后来绝影才知道虽然这两人的确是中国人，后来去加拿大工作几年有了经验，又混了加拿大国籍，于是就回来开公司，这么来算就是外资企业，在国内有很多优惠政策。

陈董说：“小绝阿，听周总说你虽然是新来的，但技术水平不错阿。我这事多，全国各地到处跑的，事情顾不过来，往后你要多帮帮周迅。”

绝影忙说：“哪里哪里，我进来公司也是来学习的，有很多东西都不懂，那小周才是厉害的。”

说到小周，陈董的语气变得语重心长：“可惜小周离开了公司，唉，这是他们职业生涯中的一大损失阿。小绝往后你就是公司重点培养对象了，刚才我跟周总商量的，看就最近吧，独自让你负责代码了。你可要好好提高自己。那小周走留下的代码你要多看多学习，尽快上手。”

陈董这么说，绝影没有高兴，自己刚来实习才一个多月就给我这么大的重任，莫非公司真的没人了？

所以你要明白公司和学校的区别是什么。在学校，你不懂就是不懂，不行就是不行，老师只管把书讲完把你送毕业。所以你不行，老师就直接跟你说行，骂你笨，并且好多老师骂起学生笨来还很高兴，要是人人都很聪明人人都比老师还学得好，那老师就不好当了。在公司就不一样。你以为公司真的是给你免费培训的？才不是！高一政治就学了，公司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所以公司用你，就是希望你给公司创造价值。说技术阿，知识阿都是给逼出来的。公司给你讲这些，其实就是在逼你。明明你根本不行，但是他说你行，于是你自信心极度膨胀，还真以为自己行。当然后果就是你必须拼命去学习，证明给别人看你行。结果，你有用了，公司的目的达到了。当然，你自己也得到了提高。

就这样，绝影算接手了小周的工作，于是他也坐到了他以前的办公桌前。这机器用起来感觉就舒服得多，虽然配置阿内容阿可能一样，但衣冠至少整洁，位置也比以前那个好，机器里面的代码也多了，上次那个 KIPACS，还有 KIIMAGE，当然除了代码都归到 F 盘的 WDIR 目录里面，其它都乱七八糟地摆着。

中午陈董请大家吃饭。这家餐馆的老板好像跟陈董他们很熟，笑呵呵地说：“又回来啦？”公司人不多，整个吃饭期间差不多就陈董一个人在发话，从石油事业谈到医疗事业，谈到公司今年收入又翻了多少，谈到其它公司，谈到股份阿上市阿什么的。

绝影听得津津有味，他第一次听一个老总级别的人物跟他谈将来，而且将来是如此美好。其他人只顾自己吃饭，对他们来说受陈董的熏陶已经不少了，他们缺的不是对将来的憧憬，而是实实在在的一顿饭。

过了几天，陈董就走了。临走的时候他对绝影说：“小绝阿，多帮帮周总。”

几个月里，虽然绝影天天都住在学校外面租的房子中，但除了交毕业论文目录他基本上没怎么跟老师和同学打交道，有时候进去学校一趟就是跟燕儿一起吃顿饭。

燕儿跟她寝室的同学说：“绝影现在找到工作了，忙了，所以来的时间就少了。”她们听了都羡慕不已。

在公司呆的时间稍微长了点，周总慢慢让绝影开始加班。每次加班管他饭，管他打车回学校。绝影也老实巴交地说加班就加班，反正他一个人回去也是研究 KIPACS 的代码在公司加班也是研究 KIPACS 代码，而且还有免费的晚餐和打车的钱，等于说就是现在通常说的加班费。而且在公司加班也好，至少你坐那里工作周总是看在眼里。等你回去了，管你

怎样砸巴砸巴的啃数据结构写代码搞到天亮，老总又没看见。第二天去了公司，你把昨天晚上做的一大堆成果往上一交。老总当然还是很满意，但是你给了他错误的信号：他以为那都是你把小时之内做的，所以他就觉得你很牛 B，以为你把小时就能做那么多，所以要是你下次回家不做了，任务没完成，他反而觉得你是在公司那把个小时里面偷懒了。

每次加班了燕儿就说他笨，说人家加班都有钱拿的，国家规定每天上班不得超过多少多少小时。这时候绝影就把他这套理论讲给燕儿听，讲来讲去燕儿还是不明白，每次仍旧说他笨。

像绝影这样的好员工周总自然也十分喜欢，用他的理论就是绝影这样的人写程序是很有“Sense”的，说不会 VC++，不会 MFC，结果一学就会，说没看过代码不会写程序，结果一看就会，一改就成功，特别是那次让他修 KIPACS 的 BUG 解了燃眉之急，所以没过多久，他又故伎重演，他对绝影说：“小绝阿，明天你恐怕要把学校的事情放一放跟我一起去出差。”

对于“Sense”这个概念当然是老总的看法，你要是真听进去了，飘飘然觉得自己真的在写程序上有“Sense”那你就完了。你以为自己有“Sense”比别人聪明比别人学得快，于是你就放慢了学习的脚步。本来回家还要看三个小时的代码结果你去打了三个小时游戏，第二天去了公司当然就什么也不知道。这就是看三个小时代码和打三个小时游戏的区别，也是有没有“Sense”的区别。看了，你就有，没看，你就没有。

虽然绝影很明显看出来周总和陈董对自己的期望很大，但是他没料到这么快周总就要他一起去出差跑工程，他忙说：“学校那边当然没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要去哪里，去多久，我是不是该准备一下？”

“不远，就去成都，一两天就回来了。要是情况好，我们当天就回来。”

绝影松了口气，看来是个小 CASE。

“我们去双流一家医院给他们的新 X 光机装一套 KIPACS，上次小周留下的代码感觉在运行中还是很不稳定，所以你今天晚上还得加下班，把代码再好好检查一下，明天早上七点咱们就走，早去早回。要不你今晚就在公司的宿舍住，我给你安排一间，什么东西都有。”绝影点头表示同意，周总便进了他的办公室。

绝影一早就知道小周他们住公司的宿舍，想公司还不错，至少还管住，好多公司都是不管住的。他给燕儿打了个电话说：“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了，我就在公司宿舍住，明天一早我还得跟周总出差呢。去成都。”他把“出差”两个字特别强调了一下，以前你们不就听过“出差”么？这次我真的要出差了，我就做你们没做过的事情。所以说起来还带点骄傲。

燕儿说了些注意安全之类的话，绝影也听不进去，匆忙挂了电话就开始看 KIPACS 的代码。其实那代码有些地方明显有问题，比如按“最近三天的病例”来检索，小周是用 SYSTEMTIME 的 wDay 相减来做的，那 1 月 30 号到 2 月 1 号这样的病例根本就无法检索。

绝影发现了问题，他也想不到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总不可能用 SystemTimeToFileTime 换算成秒来相减再把结果换算成天，这个办法太笨了，代码也会写很多。有时候体现两个程序员水平往往就是解决同样一个问题的思路和代码长度。好在看了段时间的 MFC，他知道 CTime 这个东西，CTime 不是重载了加法减法吗？用 CTime 去减应该万无一失。可是减的结果是什么呢？事到如今哪里还有时间自己去研究，于是问周总，周总说：“CTimeSpan。”

也许是今天情况比较特殊，到了吃饭的时间周总还是没动静，绝影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一直到晚上 9 点，周总才如释重负地从办公室出来，说：“走，大家一起去吃饭吧。”

这时候绝影反而不饿了，说：“你们去吃吧，我这里还有点问题，先弄了再去，抓紧点，早点弄完。”

周总又劝了他几句，便带着其他人去吃饭，回来的时候给他带了份平菇肉片。

第二天在大巴车上绝影昏昏沉沉睡了一觉，昨天晚上为了解决周总所谓的“一点小问题”他们一直搞到三点，当然这是很正常的情况，以前自己在家还不是经常搞到三四点。关键是早上又要出差，六点多就起床，而且第一次在公司宿舍又睡得不舒服，哪里自己家那张大床温暖阿。一直到了目标医院，“电蚰蚰”的声音才把他从昏昏沉沉中唤醒。

电话是土匪打过来的，没等绝影说话，他就说：“在哪阿？”

“我在成都，出差呢！”

“现在电磁波与电磁场在考试呢，老师让我找你。”

听到“考试”这么敏感的词语，绝影突然惊出一身冷汗，瞌睡顿时全无，他赶紧给土匪说：“快把电话给老师。”

疯狂的程序员 24 BOSS Liu

教电磁波与电磁场的瘦高老头绝影也不认识，因为最后这学期他压根就没去上过课，绝影跟他说自己在出差实在不知道考试这回事，土匪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学习委员，但没把考试的事情即时通知给绝影。本来他最后抱希望与瘦高老头能够通情达理给他一次缓考的机会，没想到瘦高老头忽然又大方起来，答应他可单独预约考试。

接完电话，绝影对周总说：“学校打来的，现在正在考试。”其实他言下之意是：“看吧，我学校里的事情还多呢，总不可能让我天天呆公司又无条件跟你出差。毕竟我还没毕业，学校的事情才是头等大事。”

他这样说，周总紧张起来，忙问他要不要公司给开个证明。绝影摇摇头说：“老师宽宏大量，答应给我安排一次单独考试。”

第一次去现场联调软件和设备一点都不顺利，那 KIPACS 在自己电脑上明明运行得上好可是连到 X 光机上就是传不过来图像，周总首先认为是程序的问题，于是他在那检查程序，搞了大半天，又用采集卡自带的 Demo 测试视频信号，最后他坚定地对周总说：“程序没问题。”周总只好打电话调来 X 光机的安装工程师看，原来是“三通”有一个口子坏了。

两人又打车去城里买好新的“三通”，觉得这次一切都完美了，医生又不满意，说：“这个‘工作单位’啊”，‘邮政编码’啊这些信息我们基本上不可能填写，你把它放在界面上，我们按‘Tab’键要好几下才能跳到下一个，太不方便了。”

没办法，绝影只能改，他一边改一边骂，多按两下“Tab”要死啊？就你们想偷这么一个小小的懒，知道会带给我多大的工作量么？

程序就是这样，你永远不能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让客户使用你的软件，因为他不是程序员。

这 KIPACS 代码本来就不是绝影写的，又都是写的“Hard Coding”真正是牵一发而动全局，改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在现场改代码又不像坐办公室里，改完了，扔给测试员：“拿去测，有什么 BUG 一三四五描述清楚，BUG 要可重现。”

周总头上冒着汗，终于还是看到绝影一点一点改完。他对绝影说：“小绝啊，现场就是这样复杂，有很多问题都是我们不可能想到的。这次我带你来现场，就是想让你来熟悉一下现场的情况，没想到你还真帮上了大忙。以后来到现场就不要叫我周总了，叫周工，行业里面习惯这样的叫法。你呢，就叫绝工。”绝影觉得这样的招呼很搞笑，什么 XX 工 XX 工，感觉就像计划经济时代的周车工绝钳工，很土。

一天工作下来对方医院放射科主任似乎对工作站很满意。毕竟在大部分家庭中计算机还在扮演游戏机和多媒体中心的角色，即使在办公室，所谓的 OA 也就是用 Word 打印点文档。所以在这么个小小县医院放射科居然安装了“影像工作站”，主任觉得很洋气。他说：“华西医院放射科的工作站我也去参观过，不过尔尔，报告还得用手写。看咱们这个，从拍片到出报告，根本不需要纸。要不是医生必须签名，连笔都可以不用了。真是辛苦周工了，走，一起去吃饭吧。”

所以程序员实际上就是一个幕后工作者。你程序写得好，客户用得很满意，他们会说：“哦，这个 KIPACS 软件不错，软件很好用。”不会说：“哦，这个绝影写的 KIPACS 软件很不错，绝影很厉害。”如果你程序写得不好，虽然他们不会说：“哦，绝影这人写的软件很糟糕。”但是你自己知道。很多时候，别人说你技术不行你都可以接受也可以理解，再牛 B 的程序员也会有自己不擅长的方面，但是如果别人说你做的东西不行，你往往会非常失望和难过，因为这不仅仅意味着你在某一方面的技术不行。

听到主任说起吃饭，绝影这才想起已经八点多了大家都还没吃饭，本来都不知道饿，这么一想还真的饿得肚皮咕咕叫。于是一起吃饭，主任给绝影倒上一小杯酒说：“干了，不干就是不给我面子。”绝影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我酒精过敏。”

“小伙子不知道，我们这里有个说法叫敬酒不干就要不到媳妇。”

这主任还真够狠的，娶不到媳妇等于就是说绝后，绝影想想学校里的燕儿，一仰脖子干了酒，又吃了几口菜，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再醒来，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他给燕儿发了个短信：我昨天喝酒了，因为他们说不喝酒娶不到老婆。

出差回来，公司又多了个新面孔，长得一脸老实像简直和鸡哥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也是大四的学生，不过是另外一所学校的。后来公司大部分人对绝影有三种称呼：周总陈董叫他“小绝”，程序员叫他“影头”，其他闲杂人员叫他“影哥”，只有他和别人格格不入，周总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叫他“绝影”，不在的时候就叫他“BOSS”。绝影跟他说了好多次，这样称呼影响不好，可是他依然我行我素，为了报复绝影也叫他 BOSS，他姓刘，绝影叫他“BOSS Liu”。

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几乎就只有他们俩写程序，当然，除了写程序还兼打杂。公司成立后为了做成第一个 CASE 不得不跟本市一家医院签订了计算机系统维护合同，所以那边医院的电脑一有什么问题，立马就给公司打电话，算是真正落实了诸葛亮的“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的意见。绝影算比 BOSS Liu 资格老一点，所以他来了，就把绝影从这事上解脱出来。一个电话把 BOSS Liu 叫过去，不到 10 分钟他又回来，说：“电脑上弹了个警告窗口，我过去按下‘确定’便回来了。”

眼看交毕业设计的日子一天一天临近，大家都在忙，也在慌，只有两个人不慌不忙：绝影和 BOSS Liu。绝影本来也慌的，但周总总是很镇定地跟他说：“不急不急，我们 5 月 1 号要验收的项目先把它做好，毕业设计的东西都是现成的，论文让秘书给你写行了。BOSS Liu 说：“毕业证我肯定是拿不到了，挂了 11 科还欠学校 8000 多学费那投资太大。我妈要是知道还不把我打死。”

听他这么说，绝影第一次在学习上有了优越感，由于大二打了一年的游戏，自己也挂了不少科，算算到毕业还有 15.5 个学分要重修，是 15.5 个学分，不是 15.5 科。虽然自己也欠了学校 3000 多学费，但至少还有希望能还上，哪像 BOSS Liu，他是天文数字。于是他开始五十步笑百步：“我说 BOSS Liu 啊，你妈给了你那么多钱让你念大学，居然你连个文凭都拿不到，这生意也太不化算了。”

“你懂个 P，我搞过成本分析，大学我基本没交过学费，投资不算大。等工作几年有钱了再花钱去买个文凭。这叫‘透支’懂不？也就是现在流行的‘按揭’。”

几年之后，“透支”和“按揭”这两个概念真正流行起来，绝影才发现，BOSS Liu 虽然没文凭没啥文化，但真的很有超前意识，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

陈董又从外地回来，他拍拍绝影的肩说：“小绝啊，多帮帮周总。”又拍拍 BOSS Liu 的肩说：“小刘啊，多帮帮周总。”

“这次我从北京回来，连接了几个大 CASE，公司要发展壮大，还要补充新鲜血液。你们呢，把你们这次的 CASE 做好。我这次回来的目的就是来招人，小绝你是个人才啊，所以我这次就是想去你们学校多招点人。”

听陈董这么说绝影和 BOSS Liu 高兴得不得了，再招来新人，他们就算“前辈”，绝影呢，可以多有几个同学进来也算多几个伴。BOSS Liu 呢，琢磨着自己从繁重的“系统维护”工作中解脱出来。

对 BOSS Liu 来说那“系统维护”就好比 I/O 操作，什么定期给那医院上门服务，那叫“程序查询”方式，最原始最落后效率最低。上门服务期限到了又有事没事打电话让他过去，虽然改成了“中断”，但仍然没有把 CPU 从繁重的 I/O 操作中解放出来。招了人了好，好比加个 DMA 控制器，工作安排妥当让 DMA 控制器去搞去，回来报告个结果，自己这个 CPU 终于可以用到最需要自己的地方。

陈董也是个实干的人，没几天就跟学校那边把专场招聘的事情落实好了。他对绝影说：“小绝啊，我们对学校环境不熟悉，到时候你陪我和秘书一块儿去。”

陈董当然觉得无所谓，但听他这样说，绝影却兴奋得不得了，巴不得现在马上就去学校招聘。你想，同学们都是来应聘的，他却是来招聘的。以前在寝室里跟土匪王江们谈自己的理想，那王江不是很想扮演这个角色吗？他做不到，但是我能做到。不知道土匪和王江来应聘的时候会是什么感想，会不会找自己开后门。

结果陈董的食言水平和他的实干水平不相上下，几天以后他就因为华北那边一个大 CASE 而离开了公司。绝影以为这次招聘的事情铁定打了水漂不免有些失望，失望的事情还是别去想越想越失望。本来就快把这事忘掉，陈董又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已经跟学校说好了，人一定要去，那就小绝你和秘书一起去吧，去了只收简历其它你就不管了。”

那天下午，绝影像模像样地提了个公文包兴奋地跟秘书跑到学校，他不断跟她说：“这是几号几号教学楼，那边是体育场，那边那边是什么什么湖。”

来到学院办公室却绝影没有看见想像中火爆的招聘场面。办公室外一个人也没有，里面有几个老师在办公。绝影老远望见了曹妈，走过去跟她说：“曹老师，今天下午这里是不是有个招聘会。”

曹妈问：“你不是找到工作了吗？这样，你先把简历交给我，我帮你重点推荐。他们正是来招程序员的，你很符合他们的要求。”

绝影看见曹妈的办公桌上已经摆了厚厚一摞简历，他不慌不忙从包里掏出公司的介绍信，递给曹妈，平静地说：“我就是来招聘的。”他原以为曹妈肯定会大惊失色，没想到她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她也平静地接过绝影的介绍信，说：“跟我来吧。”

曹妈领着绝影去了一间教室，那里面已经密密麻麻等了很多学生，见了这场面，绝影脑中突然浮现出高中历史书上的美国黑奴市场，心中一阵恶心。

本来陈董给他交待让他收了简历就走，等真去了现场，人人可能都会有周星驰《喜剧之王》中的心理——多一点发挥演技的余地，再多给两秒钟，就死定了。所以他一边接简历，一边很正经地问：“C++ 怎么样？数据结构怎么样？用过 VC++ 吗？独立开发过什么应用？”经过这么一次，绝影感觉其实问问题也很考验人。如果每个人都问千篇一律的问题那就显得这个考官太粗糙了，要每个人都问不同的问题，又都是恰到好处的问，他自己起码要具有相当专业的知识和经验。

所以很多时候面试官活得很累，不断提高自己设计高水平的面试题目当然是他们份内的事情，问题是一个好的面试官每一道题目都是他的劳动成果，就像你写的程序一样。可是那些回答问题的人根本就管这些，他们的唯一的目的是把这题答出来，为了达到目的，往往不惜编造假话。有些回答一听就知道是错误的，或者是骗人的，可他们回答得怔怔有词，

好像在他们眼中你这题就是专门为他们准备的或者你出这题没有一点技术含量，想到自己花了那么多心思来准备的题目被搞成这样，搞得你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的智商。

不过到最后，绝影在这么多人中还是对两个人印象很深刻。一个女生，一个男生。

疯狂的程序员 25 美女

说那男生，个子不高，其貌不扬，说话声音极小，样子老实本分，问他：“会 C++吗？”还便真老老实实在地回答：“不会，我会 VB。”总之怎么看怎么像块踏踏实实做技术的材料。

再说那女生，问她：“会 C++吗？”她答：“我编程的水平在这个城市应该是数一数二的，怎么不会 C++。”这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吓了绝影一跳，想自己在这学校里呆了四年，论写程序的水平，自我感觉还不错，至少在学校里没有他看得上的人，听了这女生的回答一方面认为她在吹牛，另一方面又开始怀疑自己：难道自己离高手的境界还有一定距离，要不为什么连学校里一个如此高手都不认识。

因为开始怀疑自己，后面的人绝影都没怎么认真问，其中有几个是自己同班同学，说实话就那几个人的水平也来应聘做程序员，那绝影都可以去《环珠格格》当领衔主演了。换成平时绝影肯定劝他们不要来丢这个脸，再说简历也是花花绿绿好打印了好几大页，封面还彩色打印，来这里应聘还不如把那几个钱节约起来。但今天是自己来招聘，当着同学的面不好意思让他们下不了台，还是勉强把他们的简历都收走了。

简历收得差不多，绝影像模像样地对大家说：“大家都回去吧，我们会在两周内通知大家来面试。”

人陆陆续续散开，绝影想起以前在寝室和土匪王江他们讨论毕业后的打算，好久不见了不知道他们工作落实得如何，还是挺想念他们的，于是让秘书一个人先回去，自己抱着简历回了寝室。

绝影前来招聘的消息已经被那几个同学传开，土匪拍拍绝影的肩说：“小伙子不错嘛，没想到在公司还是很有前途的。”他这样恭维着绝影，眼睛却打望着他手里那堆厚厚的简历，一边帮他接来过来一边说：“来来，王江，来鉴赏一下有没有美女！”

绝影说：“美女到是有一个，她居然说她写程序在这个城市是数一数二的，你们听说过没有？”

土匪哪里管这个，一份一份翻起简历，一会评论这个人发型不好，一会评论那个人两个眼睛不对称，总之人人都有自己长相上的缺点，仿佛正因为这样才能凸现出他土匪与众不同之处：论长相，他才是个完美无缺的人。

当他到那女生的简历，绝影才认真看起来，简历其实写得很平常，就凭这份简历，放到哪里都很难把她和顶级高手联系起来。

写过程序的人其实都知道一个人水平如何从他的简历很容易看出来。你学了什么东西，会什么东西，做过什么 CASE，你就原原本本写到简历上，或者你就把 VC++阿，MFC 阿，VCL 阿，KMD 阿这些专业术语写上去，至少表明你接触过那东西，这都很震撼人。那简历少说也要写个七八百字吧，哪像现在有些学生，为了让自己的简历显得充实一点，挖空心思编虚构事实凑字数，其难度不亚于让土匪写 200 行代码。

显然土匪对简历上的照片比简历更感兴趣，一边掏出笔记了那女生的姓名和电话一边说：“不错不错，还是有收获。”

到了公司，周总一边翻那堆厚厚的简历一边问绝影：“怎么样？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

绝影说：“有个男生还行，就是不会 C++，我看他电路阿单片机这些还行。”一边说一边帮周总找出他的简历。

“那也好，我们公司今后也要朝嵌入式方面发展，正好储备一些人才。”

看来周总是审阅简历的高手，他说：“这个不行！”为啥？那人简历主要技能第一条便是：能够熟练使用 Office 办公软件。“我们这是在招聘程序员，用 Office 那是最起码的，你想他还把它放到第一条，看样子真是没什么其它擅长的了。”

“这个也不行！”为啥？简历上写程序设计语言 96 分，高数物理都是 90 多分。“根据经验来看，成绩太好的不一定有很好的技术，在学校他把全部时间都拿去学习考高分去了，哪里有时间来真正动手实践？”

“这个也不行！”为啥？学生会主席，什么什么协会干事，什么什么校报主编。“这样的人，比较适合去当官。”

翻到那女生，周总说：“不行！不要女生。”

绝影说：“她很有意思，她跟我说了一句话：在这个城市论编程，她应该是数一数二的。”

本来周总已经把她的简历放到左边，听他这么说，又拿了回来，绝影赶紧又说：“不过我看她的简历，应该没这么高的水平，肯定是吹牛的，所以不推荐。”

周总缓缓地说：“小绝阿，这就是你不对了。她既然敢说出这样的话，多少还是有点水平吧，对于人才，我们绝不能放掉一个。可以让她来面试。”

绝影还想跟周总说几句，想了一下还是算了，他是八几年大学毕业，根本不知道现在学校的情况。说实话就绝影他们班，有几个人敢拍着胸口打保票说我的简历百分之百真实可靠？就说来应聘的几个自己的同班同学，你看他的简历一样写得充满诱惑力：凡是主流技术都会，凡是公司需要的东西都会，成绩优异经验丰富能吃苦耐劳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他写简历的标准就是除了工作经验，完全符合微软总部对软件架构师的招聘要求。

很多时候越忙事情越多，事情越多就越来越忙，眼看要毕业了学校本又要做毕业设计，又要搞体检又要搞结算又要准备搬寝室，公司里事情也多来，最重要的是 5 月 1 号要验收的一个 CASE。其实这个 CASE 也不是很大，主要还是上个 KIPACS，不过那医院和大部分医院一样，部门特别大，所谓部门大，就是说挂号在一楼，看病要跑到五楼，交费去三楼，取药又得跑一楼，搞不好住个院还得去另外一栋大楼办理。后来医院倒不是觉得病人麻烦，反而是觉得医生麻烦，你想跑到大楼这头去给病人照个 X 光，又得到那头评片室去看胶片写报告，最后还得跑去把报告交到前台。意见几次三番地反应给主任，于是主任就说：“好，那你们就再给我搞套 RIS。”反正医院能贷款，有钱，要不要 RIS 也就是主任的一句话，但是主任的一句话有可能就和公司两三个月的收入相当，所以周总自然不敢怠慢。

周总让绝影去忙一下招聘的事情，把 RIS 的 CASE 交给 BOSS Liu，其实也就是一个极小的零头——RIS 中的登记工作站 KIREGIS。比如放射科主任掏出一大把花花绿绿的钱，抽出一小份交给周总，周总又从这一小份中抽出一张交给 BOSS Liu。

BOSS Liu 自己也知道周总把这个 CASE 交给他其实就是对他的一个考验，行，可能就转正了，不行，那就继续考验。

一大早绝影去公司开门，发现 BOSS Liu 已经在门外抽着烟。绝影还是第一次见他来这么早，平时他都是要接近 10 点才到公司，反正周总也懒，有时候甚至下午才到公司，在这样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大家自然是能多睡会多睡会。他老远就跟 BOSS Liu 打招呼：“早阿。”

“早个 P，我昨天晚上是通宵。”

他这么说绝影突然想起在哪里看到的一个笑话，说程序员都是习惯晚上工作的，你要上午九点前看到一个程序员，那是因为他工作了一个通宵。后来老是三更半夜绝影 QQ 上有人问：“怎么还不睡觉呀？”

“睡觉？工作才刚开始呢。”

于是那边叹口气道：“你也是做娱乐行业的呀？”

又或者你跟别人说：“唉，身体不行了，年纪轻轻就腰椎间盘突出。”

于是别人拍拍你的肩道：“兄弟，开出租车的吧。”

绝影这才认真打量起 BOSS Liu，一脸憔悴，好像头也没梳脸也没洗，皮肤比平时黄多了，特别是左手食指和中指之间让烟打上的黄色标记特别显眼。他关切地说：“那还不如给周总请个假，下午再来。”

“不行，我昨天晚上研究出个大问题，KIREGIS 这个 CASE 又有突破性进展，今天专门来早点给周总看。”

“啥大问题，拿出来分享一下。”

“现在不行，一定要保证周总那里首发！”

绝影一边朝他撇撇嘴，一边打开了公司大门。

进去公司，BOSS Liu 就立刻一头爬在他的电脑上，绝影去里面房间启动服务器，让他把周总出的几个面试题题目拷贝到每个机器上，他嗯了一声，绝影从里面出来，他没动，又叫了他一次，他说：“我知道了。”等绝影跑到休息室抽了只烟出来，他还是没动，绝影问：“拷好了吗？”BOSS Liu 这才转过头，一脸茫然地问：“你刚才说什么？”绝影叹口气，自己开始一个机器一个机器拷贝。

下午来面试的人还不少，人来得多就显得公司特别小，公司一显得小绝影就有点自卑——谁不希望自己是在一家有头有脸的大公司工作阿。要是让土匪知道自己就在一家小小的软件公司打工那还不被他笑死。所以每次土匪问起他公司，他也只有东一句西一句大概大概如此如此这般来打哈哈。要是以前能留在老杨他们那个大公司，现在自己就敢去土匪他们面前牛 B 了。

其实面试的题目还是以前考绝影的那两道，一道链表的填空题一道冒泡排序法。周总做事也是很有计划的，计算机专业的安排成一组非计算机专业的安排一组。想计算机专业的做其这个题了应该问题不大，人才大概就从他们中间产生。

在这些人中，绝影还是对两个人印象特别深刻，还是那个女生和那个男生。

说那女生一来绝影和 BOSS Liu 就立刻注意了她，不光是绝影和 BOSS Liu，在场的所有人都立刻注意她，不仅因为她是唯一的女生，更在于她的打扮：脚上穿的高跟鞋，走一步就咯噔咯噔响，非常时髦的裙子，比起上次招聘这次显然是化了妆，总之非常漂亮。化妆的效果就是好，你现在去网上搜索一下，就算芙蓉姐姐也能给她化成杨臣琳。

她这样的打扮很容易也理所当然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大家本来都是大学生，在学校里也都是那个样，虽然网上还是有报道说什么女大学生简历里贴写真集阿性感照阿不过绝影总认为那只是噱头而已。这次他算是亲自饱了眼福，原来自己身边的女同学经过这样的打扮竟然会如此成熟如此漂亮。

半个小说过去了，居然七八个人没有一个人交卷，等到一个小时的时候，几个计算机专业的也许觉得太丢脸，跟周总打了个招呼便走了。周总过来看看他们做地题，摇摇头自言自语道：“现在计算机专业的，到底学什么去了？难道数据结构和算法不学么？”

绝影看那女生也做得挺痛苦，想想就好笑，还说自己写程序是数一数二的呢。不过这也没啥，毕竟技术这东西努把力还是能学的，漂亮这东西就是你再怎么学也学不出来。于是他走到 BOSS Liu 跟前悄声说：“你去帮帮那妹妹吧。”

BOSS Liu 露出诡异的笑容说：“这种事情还是 BOSS 你去吧。”

两人推来推去，眼看时间到了那女生就要被淘汰，绝影突然就在周总眼皮底下径直向她走了过去。

疯狂的程序员 26 多线程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BOSS Liu 在那里搞他的 KIREGIS，绝影自己的电脑被他们考试占用着，于是他经常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偶尔帮他们解决一点小问题，比如 VC++ 从哪里打开阿，题目在哪个目录里面阿。所以周总也没怎么在意。等他回到办公室，绝影赶紧低声问她：“做得怎么样？”

“不行我今天有点紧张，VC++ 我也用得不多，在学校都是用的 TurboC。”

绝影听了觉得很好笑，还自称编程数一数二的人物，居然就用 TurboC，可惜那 TurboC 编译器是 16 位的，又没有 API 给你调用，当然你要真能拿它在 Windows 下绘制出一个窗口那也的确算用得出神入化，技术绝对是数一数二。

所以后来绝影经常问别人：“会写程序吗？”

“当然会，我会 C/C++，汇编语言……”

“我说的是会不会写 Windows 下的应用程序？”

“Windows 下的应用程序？那个用 C 语言能写吗？”

几句话弄得他哭笑不得，他们总认为 C++ 就是 VC++，C 就是 TurboC，语言就是工具，工具就是语言。

听她这么说，绝影心想：完了。本来说写程序的女的就少，更何况这个还是个美女，可惜技术不过关，这种水平肯定要被周总刷下来。其实绝影觉得就算招个美女不写程序又如何？至少能极大地提高他和 BOSS Liu 的劳动生产率，可是周总肯定不会这样想，美女不是他需要的，他需要的是程序员，他不需要的东西他就认为可能别人也不需要。

尽管这样想，他还是想再帮帮她，碰碰运气，还是那句话：技术都是可以学出来的，但漂亮学不出来。于是他对她说：“那你就用 TurboC 做吧。”这已经是宽宏大量仁至义尽了。

虽然绝影把声音压得很低，还是被旁边人听见，就是那个搞电路单片机的男生，他说：“那我也用 TurboC 做吧，VC++ 我也不熟悉。”

“你先等一下。”绝影走进办公室，对周总说：“那个搞电路的要求用 TurboC 做题，我觉得无所谓，反正你说招他进来以后主要做硬件方面的开发，只要他硬件方面真的好，不应该在软件上把他卡了。”

周总点点头说：“嗯，那你就去安排安排。”

这个事情他必须请示周总，现在周总批准了，要是那美女拿 TurboC 做题过关也算名正言顺。

可是那美女实在太另人失望，她临走的时候专门找到绝影问：“怎么样？”

绝影很平静地对她说：“先回去等我们通知吧。”

于是她仍然满怀希望地走了。

这时候 BOSS Liu 转过来对绝影嬉皮笑脸地说：“人家问你‘怎么样’哦。”

怎么样还用得着问吗？你要知道如果你去面试别人对你有意思，至少主管人员会留你下来哪怕跟只跟你谈两句，问问你一些情况和就业意向，要是只简单地跟你说“先回去等我们通知吧”，你就真傻傻地跑回去跟朋友们说：“还不错，他们让我回来等通知呢。”那你就慢慢等吧，没替补还好，有可能轮到你，有替补那你就等着坐一辈子冷板凳吧。

望着那美女的背影离去，绝影心里还是有点失落，不过想想也算了，毕竟人家是美女，至少还可以凭三围混口青春饭，自己还是应该像 BOSS Liu 一样爬电脑上凭思维吃饭。

后来土匪对绝影说：“上次你说招聘那个女生，回来后说肯定过关没问题，说你对她印象比较好，特别关照哦！”为那是绝影气得咬牙切齿，你说要是真让他偷到腥了他还没话说，问题是他什么便宜都没捞到，整成黄泥巴掉到裤裆里，还要不断地跟燕儿解释，女人这事情，越解释就越解释不清楚，越说自己清白就越不清白，害得他惨淡地渡过了好几周。

趁着他们做题的间隙，BOSS Liu 迅速跑进周总办公室，绝影知道他肯定是去报告 KIREGIS 进展情况，出来的时候脸上果然一扫早上的倦容变得红光满面。

“BOSS Liu，你到底研究出啥大成果了？现在总可以说一下了吧，别小气。”

“也不怕给你说，说了你也不懂，我在 KIREGIS 里面用了多现成技术！前台那个登记的地方不断往数据库写数据，X 光这边由要实时同步，那就必须过几秒钟刷新一次数据，前两天用的单线程，数据一多就把界面刷死，现在可好了，管他有多少数据，就在后台慢慢收，比如你 BOSS Jue 一个劲地在那写代码，我在这这里一边写代码一边聊 QQ，两边都不误。”

绝影听他这么一说大吃一惊，想 BOSS Liu 的技术现在是不容小觑，说多线程自己早就听说过，理论上也会做，但一直没有机会应用到实践中，所以都是纸上谈兵，没想到 BOSS Liu 居然能活学活用，起码这一次他算输给 BOSS Liu 了，要是他那时候就知道触发器这东西，肯定能够在他面前成功体现出自己的水平——毕竟，就算用多线程做，那也是“程序查询”方式，比起“中断方式”来说起码落后了十年。仔细再回想一下罗云彬书上的多线程那章，总算想起点什么，于是对 BOSS Liu 说：“多线程这东西，搞得不好还是不要搞。那线程同步你做了吗？”

BOSS Liu 仔细回想了一下，线程同步，好像听说过，不过到底是什么还不知道。但是总不能面子上过不去，于是打着哈哈说：“用啥同步？这个 CASE 这么小，把高档东西全部用上去还缺乏稳定性呢！我这个昨天晚上开着机跑了两个小说，万无一失。”

听他这么说，绝影觉得算是挽回一点面子，样样得意地说：“推荐一本书你看，《Windows 环境下 32 位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罗云彬，电子工业出版社。上面有专门的章节讲多线程。不过估计你看不懂，那是本汇编的书。”

这下 BOSS Liu 有点不服气：“你说汇编还得有 C++ 难？我问你，汇编有多少条指令？”

汇编有多少条指令，绝影真还答不上来，于是也打着哈哈说：“大概一百多条吧。”

“那不就对了，就一百多条指令，还得有 C++ 难？我去买一本，就一周，包过！”

后来有一天中午，BOSS Liu 请了两个小时假，来的时候把一本书重重往桌上一拍，那是本崭新的《Windows 环境下 32 位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罗云彬，电子工业出版社，他也同样重重地说：“怎么样，那西南科技书店还没这书了，我还是订的，订了一周。”

再后来，绝影再也没有听 BOSS Liu 说起过那本书。

最后面试结果周总原则通过了两个人，一个把两道题目都做了出来，人长得高高瘦瘦的，一个正是绝影先前看中的搞硬件的男生，姓张。后来那男生留在了公司里，再后来公司做大了，有一次陈董展望未来时说：“明年我们要在哪里哪里建个厂房，还要招多少多少工人，到时候小张你就来负责这个厂。”所以后来绝影和 BOSS Liu 管他叫“张厂长”。

从上次去成都出差以后，绝影干脆就搬到公司安排的房子住，反正学校又没课了，而且学校外面租房子每月还得付 70 块钱房租。公司的房子大大的 2 室 2 厅，卫生间还带一个大大的浴缸，比起学校外面 70 块钱的单间条件不知好多少倍。他跟土匪他们说：“我走了，公司分了房子，去公司住了。”后来就有一些同学来问：“什么公司阿？在哪里阿？真的管分房子吗？”绝影就得意地跟他们说：“XX 科技，搞医疗软件的，当然分房子了，我不就在那住着吗？2 室 2 厅呐，70 多平米，我一个人住那感觉空荡荡的。”

眼看学校里同学们的毕业设计搞得风风火火，王老师打了几次电话叫绝影把论文的提纲交过去，眼看这事情拖得不能再拖，绝影才给周总请了几天假，说这毕业设计不能在拖了。周总还是不慌不忙地说：“不急不急，毕业设计的 Demo 我已经帮你做好了，马上就拷贝到你机器上去，你自己把界面改一改，不过按公司的保密合同那核心代码是不能提交给学校的。

绝影看周总给自己的材料，果然已经有了用 VC++ 做的 Demo 资料也是应有尽有，光是那 DICOM3.0 标准就分中英文两中版本。看周总准备得如此细致，绝影心里有了底。

去学校驻扎了一周，二万字的论文也写得差不多了，本来在公司呆了几个月，那 DICOM 的基础知识绝影还是了解到不少，再说那 DICOM3.0 标准的文档里面有打段大段概念性的，概念这东西，放到哪都是这样描述，直接加到论文中，这起码就三四千字，再加上注释阿名词解释阿又是一二千字，对 Demo 的代码的解释又是三四千字，要写够两万字还是轻而易举。英文摘要请周总代劳，周总工作效率就是高，二三十分钟便交给绝影，于是满怀信心地去找王老师。

什么也不说首先王老师就对英文摘要充满了置疑，绝影的英文水平她是领教过的，什么“谁又偷猫肉”，要是没有点水平的人还真不知道他是在说“See you tomorrow”，但王老师就能听出来。她说：“不行，你这英文摘要翻译得太牵强，你回去找个英文好的给你指导一下，重写一遍，不光要翻译准确，还要做到信、答、雅，知道不？”

绝影也没跟她说什么？还有那么多同学在场，当面顶撞这位老教授还是很给她面子。他深深地知道，越是高级的知识分子，对“面子”这东西看得越重要，所谓“高级”知识分子，不光说他技术高，也说他年纪高。

过了两天，他把摘要原封不动地再拿过去，说：“王老师，这次我找了个博士生帮我操刀，他在加拿大呆了好几年，这次翻译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王老师接过绝影的论文，瞟了两眼说：“不错不错，这次就好多了。”

说实话绝影觉得自己写文章的水平还不错，他最骄傲的事情就是高中的时候代写情书，50 块钱一封，包成功，写了 3 封，还真的 100% 成功，所以他理所当然地认为王老师一定会被他论文的内容深深吸引，至少比起旁边那几个他认为话都说不清楚的同学的论文来要好十倍。

结果王老师压根没注意他论文的内容——就算注意估计她也看不懂，那也不怪她，老早他选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是冲着这一点来的：你们老师不是很牛 B 吗？就是给你们搞点你们懂不起的东西——她反而不断地指点：摘要的字体不对，行间距应该是多少，段落应该多重，几号标题应该用几号字，什么地方要粗体什么地方要黑体，大纲视图应该怎样弄。其实不就是格式问题吗？跟内容毫无关系，用得着拔高到态度问题吗？半小时指点下来，绝影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了 Word 里面“刷子”怎么用。说来也惭愧，自己还是搞 IT 天天跟电脑打交道的，Word 也用了好多年了，居然还不知道里面有“刷子”这么个好东西。

后来论文格式又修改了好几次，总算让王老师满意，光打印费就花了绝影 34 块钱大洋。终于绝影盼到答辩的这一天。

很多事情都是有人害怕也有人喜欢，比如考试和毕业设计，绝影听很多同学说：“要答辩了，紧张得要死，到时候大脑一片空白全忘了怎么办？还是先来排练几次。”这也是人之间的区别，他不懂，学得马马虎虎的，或者干脆拼凑的论文，他当然还怕，因为他有可能挂，但如果你真的认真去研究了资料，亲自去做了，那还不是成竹在胸，脑子里的东西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通过答辩还不是易如反掌尔，反而那是一次展现自己的机会。

绝影是跃跃欲试，他答辩组的老师也是跃跃欲试，提问同样能反应出一个人的水平，好多老师正期待着这个机会向同行充分展示一下自己。可是当他把他的题目提交给他们，大部分人便沉默了。十分钟的自由发挥时间，绝影挺没趣地给他们讲什么是 DICOM，什么是 PACS，什么是 SCU，SCP，下面异常安静，比上课还安静，居然没有一个人打断他。论坛答辩老师提问，同样是沉默，终于有个老师忍不住打破僵局，问：“你论文附件上 DICOM 传输 Demo 代码中的‘#define’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一个来面试的人问他这个问题，他二话不说就让他“Out”，居然这次还是个教授级别的答辩老师，想就算是来试我 C++ 水平有几斤几两，起码也拿个水平高一点的问题，至少问个函数模板类模板之类的问题，这也太失水准了。

最后，绝影给老师们鞠了个躬，他们却只给了他 70 分。

走出答辩室刚打开“电蛐蛐”，便接到土匪的电话。土匪问：“答辩怎么样？”

“当然过了。”

“几次？”

“一次。”

“妈的，我还过了两次，第一次格式不对。你过了就好，马上到寝室来一趟，寝室的都在，等你。”

疯狂的程序员 27 毕业

绝影以为土匪又有什么大事，风风火火跑会寝室结果今天的议题是在哪里吃散伙饭。

回忆一下大学四年跟土匪在一起讨论最多的就是吃饭。

“今天我生日，大家一起吃顿饭吧。”

“今天国庆节，大家一起吃顿饭吧。”

“今天星期六，大家一起吃顿饭吧。”

“今天考试，大家一起吃顿饭吧。”

“今天啥事都没有，大家一起吃顿饭吧。”

毕业了，散伙了，按理说这也算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散伙饭肯定要吃的，而且这是各大学历届毕业生的惯例。因为吃饭的次数多了，学校周边的馆子也是有限的，平摊下来一家馆子难免已经吃上好几回了，像散伙饭这样的大事情肯定马虎不得，所以专门开会讨论一下在哪里吃。

会整整开了半个多小时，最后大多数人同意在“陈鱼头”吃散伙饭。说到“陈鱼头”，绝影想起上学期发生的一件事，那天他和往常一样睡到中午才起床，燕儿已经上课去了。还没打开电脑，忽然敲门声响起。他条件反射地问了句：“谁呀？”

“开门，公安局的。”

他的心咯噔了一下，前段时间同学们正说现在公安局正在严打在学校外非法同居的，难道现在真的查过来了。好在现在燕儿上课去了，想他们也抓不到啥把柄，于是打开门。

公安局的同志进来第一句话却出乎绝影的意料，他们说：“好大一股烟味！电脑机箱也不盖好。”

最后虚惊一场，原来是后面楼居然发生了罕见的杀人焚尸的案子，死者就是那“陈鱼头”的老板，绝影在屋子里面闭门造车，要不是这次公安局的同志过来问他，他还真对外面毫不知情。

案子很快也破了，本来“陈鱼头”就是地理位置不好，再加上经营不善，都濒临倒闭，谁知这个事情发生后在老板娘带领下，它的生意又火爆起来，吃饭的人简直是人山人海。

所以现在赚钱就是这样，什么技术啊，水平啊，味道啊，服务啊对人来说都是瞎扯淡，48 块钱一杯的极品南山和 98 块钱一杯的极品南山有几个人能喝出 50 块钱的价格差？要命的是明明啥都没喝出来，还故作深沉地说：“看，这就是 98 和 48 的差别，这个余味太带酸……”什么才能赚钱？是噱头，是眼球。哪怕你死了，你要死得其所，让人杀人焚尸，成了大案子，最好上了新闻头条上了公安厅挂牌督办。知道了这一点，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现在“芙蓉姐姐”火爆得不得了，也狠赚了一笔钱。

最后吃散伙饭的时候是 7 个人，超薄带了他的传说中的恐龙女朋友，土匪带了他据说是女朋友的女朋友，绝影和燕儿一起去，王江还是单身。饭吃到最后大家还是有些伤感，超薄要回老家，土匪是家里人安排去了成都电信，王江决定留下来继续考研，绝影还是老老实实呆在公司。

又在公司呆了几天，班长打电话让绝影回学校去领毕业证照学位照，绝影自己回想一下，英语又没过四级，还有 15.5 个学分没有重修——那都是大二是给拖下的烂账——不要说学位证，就是毕业证都拿不到。没想到班长又打电话给他，这真是晴天霹雳般的惊喜。

等他兴高采烈地跑到学校，班长又泼了他一头冷水：“对不起搞错了，没有你的学位服。”

绝影感觉这是当面对他侮辱，他没好气地对她说：“下次搞清楚一点，我和你们不一样，我在公司事情很多的，来一趟学校不容易，我回去了。”

班长本来不是故意整他，听他这么说，确实还是觉得自己有点对不起她，小心翼翼地说：“下午还要开毕业大会拿毕业证，你不去了吗？”

“不去了，公司忙，只有半天假。”

他边说边往回走，本来毕业大会他就没准备去参加，欠了 15.5 个学分肯定又拿不到毕业证还要在大会上丢脸。

那天下午是燕儿帮绝影去拿的毕业材料，硕大的信封里面只有一封给公司的毕业生推荐信。后来土匪他们给绝影说那天肖潇作为学校唯一两个省上重点培养的基层公务员之一出尽了风头。

毕业了，绝影就明正言顺地跟周总说要转正，自己已经在公司实习了八个月，每个月就是 250 块钱的补助，燕儿已经为实习跟绝影闹了好多次，就是觉得他太不划算，按照《劳动法》，实习期不能超过三个月。可是周总也有他名正言顺的理由：你没毕业，没毕业公司就不能跟你签订正式合同，否则公司就违法。绝影也没去详细研究到底违法不违法，总之好歹现在赖到毕业了，周总再没有理由再不签正式合同。

周总问：“小绝啊，你期望待遇是多少呢？”

绝影想也没想就说：“1500。”为什么想也没想就说，正是因为对这个问题他已经想了很多次了。那几年在这个城市，估计人均工资水平也就是 1000 左右，自己是写程序的，并且领导他们对自己貌似还比较满意，自己也确实在关键时刻帮他们解决了大问题，自然要价应该比一般人高一点，把跟一般人的差距体现出来。反过来说，自己又是应届毕业生，换到其他公司去说又没有一点工作经验，要价太高根本无法让人接受，所以也只好高不成低不就开个 1500。

他以为周总会很爽快地答应他的要求，周总却说：“这个嘛，我先跟陈董商量一下。”

过了几天，周总才说：“小绝啊，你提的待遇我和陈董原则通过了。就是你准备合同签几年？”说完马上又补充道：“当然，签几年都无所谓，这应该由你自己决定。”

绝影想也没想就说：“2 年。”为什么想也没想就说，正是因为对这个问题他已经想了很多次了。本来想就签一年，看看形势混点经验，用一年时间或许还能物色到一家更有前途的公司，可是你提的 1500 的工资他们都接受了，你才签一年合同显得太没诚意，这样算来只有签 2 年比较好，既表示出一点诚意，又给自己留有一点余地。

合同顺利地签下来，周总整了一大堆材料交给董事会，当然那毕业证是假的，周总随便用一个应聘者的毕业证前面叠上绝影的照片，扫描下来再把名字改了就算给他做了张毕业证，但对绝影来说，正儿八经的毕业证还是要去拿，妈每年花了 4000 多元供他念大学，为的还不是这么一张文凭，要是毕业了连毕业证也没拿到，这生意也做得太亏了。于是就去参加学校的“换证重修”。

所谓“换证重修”，就是你给学校交钱，一个学分 120 块钱，交了钱就让你去参加补考，把学分都补考完就给你毕业证。本来这就是最后一次机会，监考老实要求也放得很低，比如你去咖啡厅喝咖啡，你给了钱你就是大爷，你要是交了很多钱，你就是上帝，就是 VIP，别人进去就是：“先人您好。”，你进去就是：“绝先生您好。”别人喝普通的杯子，你的杯子还在上面刻上“绝影先生”，那感觉就是不一样，倍儿有面子。特别是有几门课本来就

是自己学院的老师，以前在学校大家都是一个学院的学生，没啥特殊的，现在大家都毕业了，回来补考一下还遇上大家都是一个学院的，就比如原来大家都是四川人在四川打工，都没觉得有啥特殊，后来去北京，偶尔遇到一个四川同乡，那也不管你到底是哪里的都感觉亲切得不得了，有啥事情都会照顾有加。

所以绝影顺利地通过了前几门考试，不是顺利，是异常顺利。老师把卷子给他让他一个人在那做，自己估计跑出去打牌，大概打了两三个小时跑回来看看他做的卷子，指着上面的题说：“这个，是这样吗？书上怎样说的？翻书看看。”

等他翻书又做一遍，问：“这下能及格吗？”

“你自己算算能得多少分？”

算来算去：“大概能得 67 分。”

“67 分，够了，及格了，你走吧。”

等到出成绩的那天一看，果然是 67 分，一分不差。

就是最后那门理学院的科目麻烦，那老师监考就特别严，有个代考的人就被当场揪了出来。老师说：“都认真做，只要你认真学了都能过，要是你觉得过不了，就要多跟老师联系沟通，我把电话写在黑板上。”

都已经毕业的人了，有几个还有水平能真的过？于是下来合计一下不如请老师吃顿饭，由绝影去打这个电话，老师在那边吞吞吐吐地说：“吃饭，有什么好吃的？天天都在吃饭。”

觉得这招不行，几个人再合计一下，不如送点东西，再由绝影去打这个电话，老师在那边吞吞吐吐地说：“送东西，有什么好送的？也不知道东西好不好，能用不。”

绝影本来就是个性子，干脆一个人打电话过去，说：“要不，干脆就封个红包吧。”那老师才说：“好吧，你什么时候到我家来详谈吧。”

老师笑呵呵地收下绝影装了 300 元人民币的红包——那钱还是绝影从周总那里借来的——才拿给绝影一张空白的试卷和一张写满了正确答案的试卷，说：“你再做吧，别乱整，做个六七十分就行了，不要一模一样地抄，步骤变换一下。”

做完交给他，他说：“叫你不要做太好了，怎么全抄的标准答案？”这么说，他还是把新试卷收下。绝影跟他说：“告辞告辞。”走到门口，他突然叫住绝影说：“现在还有念研究生的，有一种叫先上车后买票的办法。”

从那天绝影开口提出“红包”的事情他就对这老师很恶心，现在他又这样说，绝影不得不继续装着很谦虚地问：“先上车后买票？老师您有路子吗？”

“我还是有一点的，要是你有意思，就再联系吧。”

绝影走出他的楼，那时候他在心里想，这辈子我也不会去念研究生。

就在这两周之内，绝影、BOSS Liu、张厂长都处理完了学校的事情，从现在开始，算是全日制员工，周总专门召开了一个会议，大概就是说从现在开始离开学校了，以后要全力把精力花在公司上，本来那个五一节验收的 CASE 一拖再拖都拖到了现在，虽然那边放射科主任拿了公司不少回扣，但拖了这么久也不好向上头交待，已经说了几次要尽快验收尽快验收，奈何那段时间正好又是毕业答辩离校手续这些事情多，大家都没什么心思，所以现在要全力投入进来，会上，周总专门表扬了 BOSS Liu，说他以大局为重。

BOSS Liu 洋洋得意，至少他把 KIREGIS 做得像模像样，张厂长新进去的人就不说了，可绝影居然什么都没做。

那天晚上，绝影正在公司分的房子里上网，办理 BOSS Liu 就住在绝影楼下，上来敲个门最多只需要半分钟，但他却打个电话过来，对绝影说：“走，陪我其喝酒！”

疯狂的程序员 28 黑屏

一般情况下人在什么情况下喝酒？多半朋友聚会聊到兴奋了，或者发生了什么刺激人的大事，比如恋爱了，失恋了，发财了，破产了……

绝影想这么晚了，又没有什么聚会，BOSS Liu 找自己喝酒，肯定是受了什么刺激，毕竟同事一场，还是应该好好开导开导他，于是屁颠屁颠跟他跑到楼下烧烤摊。

BOSS Liu 一来就大声武气要了两瓶啤酒，一碟煮花生，两条烤鱼。今天他们俩最后一次领“生活补助”的日子，BOSS Liu 显得特别大方，他点菜的口气就像武松的“老板，来三大碗酒，切二斤牛肉”或者孔乙己的“温两碗酒，这次是现钱，酒要好”一样。绝影跟他推辞不喝酒，土匪他们都知道他对那玩艺过敏出差的时候也有过惨痛的教训，BOSS Liu 却不知道，他越是推辞，BOSS Liu 越是觉得他不给面子，或者深藏不露，就越是让他喝。

所以这喝酒劝酒里面也有很多道理，比如喝醉了的人总说自己没醉，没醉的人反而不停地说了醉了醉了不能再喝了。你说：“这个技术，我不会，没接触过。”别人反而说：“你肯定会，就是不愿意说！”

最后还是让绝影坚持了原则，BOSS Liu 给他点了瓶豆奶。

两人坐定，绝影平静地说：“说吧，有什么事？”

“没事，就喝酒。”

后来绝影才知道，BOSS Liu 就是很普通人不一样，就是喜欢没事的时候喝酒，当然，朋友聚会或者发生了什么刺激的人的事他也会喝，但还是以没事的时候喝为主。这习惯和他喜欢没事的时候写程序差不多。大部分人工作的时候写程序，他喜欢在不工作的时候写程序，虽然他工作也是写程序。

BOSS Liu 喝酒也和普通人不一样，一般人几杯酒下去，酒力上来，就开始夸夸其谈，也就是所谓的“放开了”。BOSS Liu 两瓶啤酒下去就像呷了两口茶，面不改色心不跳，仍然平静地对绝影说：“你有所不知，写程序，本来乃是我的副业，我以前真正的主业是象棋。想当年我在棋院连摆二十几盘，杀得他们屁滚尿流失了魂……”

“既然如此，为何你现在不下棋了？”

“这个你就有所不知了。下棋，对大部分人来说毕竟是消遣，你要到棋院下棋，最多跟你下 100 块钱一盘，下几盘人家莫清楚了你的底就再也不跟你下了。那下棋的人也就那么多，最后人人都莫清了你的底，就没人跟你下了。就算进了专业队，补助也就是那么多，这辈子都没有翻身的机会，人就完了。”

绝影想这话的确说得有道理，想当年高中的时候自己叱咤文坛，还自诩为“XX 四大才子——之首”，居然还像模像样地在学校张罗一个文学社，居然还得到文联副秘书长张的亲笔信，可后来到了大学在大一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向超薄借了 5 块钱，去楼下小卖部买了 10 根散烟——红塔山，等寝室熄灯，土匪他们都已经入睡，熬更受夜地写了一篇文章：《我和电脑》，得了学校唯一一个一等奖，拿了 500 元奖金，还差点加入了作协。可从此以后，他就封笔了。别人不知道为什么，他知道：你一篇文章从动笔写到修改到再修改到发表到拿到稿费，真可谓是费尽千辛万苦。可那稿费是顶天了一个字一块钱，那几个钱不要说养家糊口，就连烟草费可能都赚不回来。再说了，现在网络发达，随便十一二岁的那些小娃娃写点几百个字的“印象派”文章发到网上都敢跟你一比高下，枉你看了那么多书知道那么多典故满脑子天文地理知识，一点用处都没有。

所以他还是觉得写程序好。起码写程序要学，不像那写文章，只要你会说话，把说的话写出来就叫文章。而且写程序的收入也颇丰，虽然现在在公司体现得不是那么明显，但那 50 行 100 元的三元线性回归程序却坚定了他的信念。

绝影这样想着，BOSS Liu 继续说：“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自己写个象棋程序，你知道不，象棋程序最关键的就是局面优劣判断……”

他这样说，绝影还想起自己研究过一点遗传算法，于是接着他说：“如果能把遗传算法用到里面去就爽了。这样就可以简化好多计算。”

说起遗传算法，好几年后绝影都觉得没白研究，虽然他的“研究”仅限于“知道”，以后随便别人说起什么，他都能说：“如果能把遗传算法用到里面就好了。”

别人说：“这个 SSR 就是太复杂。”

他说：“如果能把遗传算法用到里面就好了。”

别人说：“这个图像识别技术就是太复杂。”

他说：“如果能把遗传算法用到里面就好了。”

别人说：“这个三维重建技术太复杂。”

他说：“如果能把遗传算法用到里面就好了。”

反正别人也不懂遗传算法，就算懂，也就仅限于“知道”。他一讲“遗传算法”就仿佛讲大道理，就仿佛在念《心经》：“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

等 BOSS Liu 吃饱喝足，他站起来很大方地喊：“老板！买单！”

他这是典型的四川人性格，哪怕就是吃碗一块钱的酸辣粉，吃完后都要大大咧咧地喊：“老板！买单！”

绝影抢着去买单，一把被 BOSS Liu 推开。后来在任何场合绝影总是会抢着买单，唯独不抢 BOSS Liu 的，因为经过那么一次教训他知道他抢不赢他。明明两个人都是穷人，也许身上的钱还没有他年龄多，都还要抢着去买单，不知道这是不是程序员的习惯。

第二天两人还是睡到楼下幼儿园放《小哪吒》才起床，那是九点十五分准时。公司规定九点钟就要上班，他们俩却总是在放《小哪吒》才起床，如果不是那声音太大把他们吵醒也许他们还要睡。

学校的事情已经了结，周总让他们把所有心思都放到五一节验收的这个 CASE 上来。其实五一节已经过了很久了，CASE 却拖到现在，那边放射科主任几乎是每天一个电话，BOSS Liu 负责做登记工作站，绝影做 KIPACS 影像采集部分，原来那个 KIPACS 在影像采集功能上实在太不完善，BUG 又多，绝影不得不重新来做，也是边做边骂以前的程序员。

BOSS Liu 一直因为自己 KIREGIS 中的多线程技术洋洋得意，可是 KIREGIS 老是只在公司中内部测试，他说：“公司里这点数据，根本无法体现出多线程技术的优越性。我那 KIREGIS 设计容量是十万级别的数据！”

等待的日子是辛苦的，终于有一天，周总说：“小刘啊，今天咱们一起去 XXX 医院，先把软件全部装上去，他们的机器已经到位了。小绝，这次你就不用去了，在家多休息休息。”

这正是 BOSS Liu 期待的。他忙接着说：“就是就是，绝影你回家好好休息吧，这次我去，应该没什么问题。”

绝影回到家，没想到燕儿今天也来了。本来他们还没放假，这边离学校又远，她平时就难得来一趟，这次来还顺便买了菜正在做饭，在这种情况下，最浪漫的事莫过于从后面搂着她的腰说：“亲爱的，你辛苦了。”可绝影偏偏不懂浪漫，他心里惦记着 KIPACS 的安装要领不知道 BOSS Liu 听进去没有。当时本来想给他写个文档，BOSS Liu 觉得太浪费时间，给他说了几句要点，他又一直在那里摆弄 KIREGIS 也不知道他听没听，反正他最后是拍着胸口给绝影打了保票。

吃完饭，他对燕儿说：“今天公司去安装软件，我忙了这么久，周总让我今天早点回来休息，估计现在他和 BOSS Liu 还在医院呢。今天在家我不用工作了，好好陪陪你。”话刚说完，绝影最担心的事情便发生了。周总电话打过来，说：“KIPACS 测试好了吗？怎么在这边视频不出来呢？”

绝影一听就急了，KIPACS 捕捉视频是绝对没问题的，肯定是他们在安装上出了什么问题，他又耐心地跟周总讲了一遍装要领：要把“bin”目录中的东西拷贝到安装目录，然后运行 regist.bat 注册采集卡和报告格式的 ocx，再安装采集卡驱动，然后在 DSN 中添加一个 KIPACS 数据源，驱动程序为“MS Access”，文件指向“DB”目录中的 KIPACS.mdb。说完了，他小心翼翼地试探道：“要不我来一趟吧。”

“嗯，你还是来一趟把，打车过来。”

一听周总这么说绝影气得要死。你早想要自己来那我讲那么多要领有个屁用啊。要不你就直接让我来一趟，要不你听了要领自己在安装一次，不行再让我来。这就好比明明路标上已经标明“解除 60 公里速度限制”，你开到 70 公里，交警刷刷就是一张罚单。你下车来指着标志耐心地说：“警察同志，已经解除 60 公里限制了呀。”那交警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是呀。你说得很对呢。”他这么说你以为 OK 没事了刚要转身上车，可他话锋一转：“可是罚单都已经开了。下次吧，下次不罚你了。”那有屁用啊，下次，下次我超速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哪去了。

燕儿听到他们的电话，对绝影说：“你还是去吧，早点去早点回来，都已经十点了。下次再陪我。”

于是他满怀对燕儿的愧疚打车去了医院。果然是安装的问题，最早的 KIPACS 用的 SDK2000 采集卡，但那东西效果实在太差，这次医院的要求要高一些，于是换成了 SDK3000。为了这次更换绝影还专门重写了于采集卡相关的代码，原来那个程序员用的 ocx 开发，搞得像 VB，这是他最忌讳的，于是他全部改成了 API 调用。没想到 BOSS Liu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偏偏去装个 SDK2000 的驱动程序。驱动没装对，视频出不来，两人又怪绝影的程序没写好。对他们来说这是个小小的问题，绝影两分钟就可以解决，可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却要绝影大半夜打车 10 公里跑到医院来。对绝影来说，平常大半夜打车 10 公里来解决这个小小的问题也是小小的问题，可今天，燕儿还在家里等着自己，对他来说，这就是大事。他们永远不能理解这事对他来说有多大。

换个驱动，KIPACS 果然如在公司测试环境中一样流畅地运行起来。绝影拍拍 BOSS Liu 的肩说：“小伙子，下次注意点！”这话的言外之意是：“出这个问题责任不在我，在你。我写的程序，怎么会有问题呢？”回头看看周总，他还是丝毫没有让绝影回去的意思，看来他最后的一丝幻想也落空了，想想反正这么晚都已经出来了，就算现在回去燕儿也还是对他有意见，还是跟他们一起搞完再回家算了。

那天晚上，绝影三点才回家，燕儿已经睡熟了。

再一次去医院，是验收的日子。那放射科主任手忙脚乱。医院上头的领导要来视察，如果领导不满意，责任肯定都在主任头上，主任又把责任下放到周总头上，周总又把责任下放到 BOSS Liu 和绝影头上，所以绝影他们也是手忙脚乱。

KIREGIS 的测试效果还是让人满意，BOSS Liu 一路顺畅地给领导表演了如何登记，这边登记的数据如何从 X 光机上调出来，如何从 CT 上调出来。KIVIEW 测试效果也不错，这个软件由周总负责，本来就是历经考验的成熟产品，直接装上用就行了。走到 X 光机这里，周总胸有成竹地说：“下面是 KIPACS 工作站，它从 KIREGIS 数据库中读取登记的记录，将 TH600 拍摄的图像数字化并转换成 DICOM 图像，可以进行图像处理，然后可直接打印报告，拍摄的胶片可以直接打印到包工中。下面由公司小绝来演示下使用流程。”

绝影也胸有成竹地走过去，从前台登记，调阅记录，拍 X 光，待图像进入 KIPACS 他开始演示调窗。调窗本是放射科医生的专业他自然不懂，只能胡乱地横窗宽纵窗位地大幅度调，图像也跟着大幅度变化起来。正在医院头头准备点头的时候，突然，屏幕黑了。

疯狂的程序员 29 C++和 ASM

见屏幕一黑，绝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前在公司测试的时候从来没出现这种情况，反正肯定是程序出了问题，坏就坏在还是全屏，图像一黑，整个屏幕就黑了。他用眼角的余光瞟了瞟周总，还好周总正在兴致勃勃地给医生们介绍 KIPACS 是如何如何好，只有医院领导一个人发现了问题。他赶忙退出全屏关掉 KIPACS，再次打开。

医院领导正要开口，绝影抢在他前面说：“这是正常现象，一般 KIPACS 用久了就要重启一次。”那言外之意就是：“这黑屏的事，没啥大不了的，我们早就知道了。并且这又是不能解决的，要能解决我们还不早就解决了。就比如手机一样，就算是 Nokia N95，够高档了吧，可是你能拿它放 DVD 吗？放不了，还是将就着用吧。所以还是麻烦你们偶尔重启一下吧。”

周总听他这么说，回过头来，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最后医院领导还是在验收报告上签了字，一行人撤回公司的时候，周总问：“小绝阿，那个 KIPACS 重启是怎么回事呢？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说过？”

绝影哪敢给他讲很话，忙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回去我调研一下，估计还有些小 BUG。”

在公司做 CASE 就是这样，虽然公司要求所有 BUG 的发现和修正都要最终体现到软件开发文档里，但实际操作起来，往往是程序员发现了自己的 BUG 能隐瞒下来的都隐瞒下来，自己抽个时间或者加班把它修改了，这样给领导的印象要好一些。这和现在很多小煤窑的做法差不多，虽然上头三令五申要杜绝安全隐患，但事故总还是要发生的，虽然又说发生事故要如实上报及时补救，但小老板们总是能隐瞒不报就隐瞒不报，自己私下处理了事。你想真要是如实上报你一个小小煤窑一年 12 个月就报了二十多个事故上去明年的开采许可证还怎么可能拿得到？

绝影说是小事，回到公司又看了半天都还是没搞明白，问题就出在调窗上，这个调窗原理说简单点其实就是把图像的一些属性调整一下然后重新绘制到 DC 上，小幅度地调整都没有问题，就是大幅度长时间调整最后显示图像的部分都会黑掉。先他以为是对 WM_PAINT 消息的处理有问题，这个就比较麻烦，系统经常要发送 WM_PAINT 这个消息，在里面下个断点或者加个 MessageBox 就一直要不停地弹出。搞了半天还是找不出个所以然。你想要要是真是对这个消息处理出现了问题，那应该一早调窗就有问题才对。

调试了几次，绝影发现系统变得越来越慢，打开任务管理器，乖乖，KIPACS 居然占用了 300 多 M 内存。要知道 KIPACS 刚启动时不过只占用了 17M 内存。看样子像是内存泄漏。这样想，他继续调窗，调一下发现内存涨上去可又没降下来，果然是调窗的时候发生了内存泄漏。

知道了原因解决起来就要快得多，原来是 GetDC 获取 DC 后没有使用 ReleaseDC 把它释放，这部分在 WM_PAINT 消息中，WM_PAINT 消息又频繁发送，所以那内存泄漏起来真是要命得很。

加上 ReleaseDC，KIPACS 终于可以流畅地调窗，看看任务管理器，内存占用基本稳定在 20M。

搞完这个 BUG，绝影看看时间，已经是晚上 9 点多，公司的人早不知道什么时候都走光了。这次的事情还是给绝影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以至于在很常一段时间，别人问他：“影头，你看看我这程序，怎么老是出问题阿？”他都会跟别人说：“先看看是不是有内存泄漏。”

问题解决了，等到第二天周总来到公司，绝影便轻描淡写地对周总说：“昨天那个 KIPACS 需要重启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是个小问题，内存泄漏。”

所以什么叫打肿脸充胖子。明明昨天花了 5,6 个小时憋得几乎走投无路终于解决出的问题现在在老总面前却轻描淡写地说：“是个小 CASE 而已。”想 BOSS Liu 也许也是这样，自己不知道熬了几个通宵脑细胞不知杀死多少终于给做出个多线程出来，却轻描淡写地说：“多线程嘛，那个还不容易，二三十分钟就搞出来了。”两个人都是爱吹牛，好像自己能耐

大得不得了，什么技术阿方法阿算法阿解决方案阿还不一切都尽在掌握中，原以为牛这样吹了，大家就决定自己有多了不起，结果最后受苦的是自己，开心的是老板，老板们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他们会说：“不错不错，这么个重大问题能这样快地解决，这个程序里面还有二十多个 BUG，都是小问题，给你一天的时间够了吧。”

周总对绝影反映的问题还是比较关心，他说：“内存泄漏这个问题是广泛存在的阿，这种问题又最不好调试。我给你介绍个软件吧，BoundsCheck，专门测试内存泄漏。”

在以前，绝影绝对不会去关心别人介绍的什么软件，首先那软件是别人介绍的，自己又不熟悉，软件好不好阿，怎么用阿都要自己去摸索，特别是这个 BoundsCheck 一听就知道是个英文版的软件，还要拿金山词霸去翻译菜单或者网上到处去找汉化版，本来以为用这个软件能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结果反而花在学习上的时间都远远超过了它提高的劳动生产率，这叫“磨刀误了砍柴工”。

可这次绝影还是比较慎重，昨天虽然把问题解决了但实在把自己搞得太痛苦，也幸亏昨天开了任务管理器发现了问题，要说不说不定把代码跟踪到太平洋还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去网上下个 BoundsCheck6 for VC，原来是大名鼎鼎的 Numega 公司出的，想能出 SoftICE 这样的软件的公司出的东西还能有假吗？就比如今天微软宣布出了一个新的操作系统，那还不成为各大网站的头条新闻。所以不仅是衣服，就是软件也有个品牌效应。

那天在公司又调研了一整天，绝影第一次知道了“纯化测试”这个词。以后每次周总说：“OK，明天我们进行 Purification。”绝影就跟大家翻译道：“好，明天我们进行纯化测试，没装 BoundsCheck 的把 BoundsCheck 装上，不会用的找我。”

最近几天 BOSS Liu 在公司颇为得意，看来医院对 KIREGIS 试运行非常满意，要他修改的地方也很少。KIREGIS 的代码一直是 BOSS Liu 在负责，绝影从来没去看，这也好，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你把事情交给别人别人做好了交给你居然和你的要求一模一样，根本不用改。因为没什么事做，BOSS Liu 正好潜心研究起 C++ 来。

本来有好多事情都是一样，会做容易做好难，就说这 C++ 就算你是写了五六年程序的程序员，说函数模板、类模板、纯虚函数、虚基类这些东西你又用上了多少。BOSS Liu 研究了一些这方面东西，再加上 KIREGIS 在医院取得了成功，觉得差不多火候已到，绝影也不过尔尔，不过就是汇编好一点吗？还是那句话，汇编不过 100 多个指令，有什么难的。

可绝影总以为他对 C++ 的研究应该仅限于“理论”上。

两人见了面，BOSS Liu 问：“你知道这个 XXXX 基类的构造函数会被调用几次么？”

绝影自知肯定回答不上来，在这种情况下最好就不要去回答，BOSS Liu 是有备而来故意刁难你，不是带着请教的，所以就算你侥幸答对了，也并不能让他对你钦佩的感觉油然而生；要是你答错了，就正中他的下怀，从此以后凡是有技术上的讨论，他总是会拿“你 XXXX 这个问题都不知道，还说个 P 呀”来压你。

这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一家人生了孩子，你说：“这孩子好呀，以后要当什么什么大官有多少多少钱。”那你是骗人的，可人家父母爱听。你说：“这孩子最后会死。”这是真话，可人家父母不爱听。怎么办，你最好就说：“呵，这孩子……你看……呵……哈哈……”

所以绝影避开问题地重点，也打起哈哈来：“研究 C++ 阿？有什么好研究的？我告诉你，C++ 能做到的，用汇编都能做到。汇编能做到，C++ 还有些做不到哦。”

这是绝影的杀手锏。首先把问题转移到汇编上来。这方面他有几年积累，算是个小行家。再说的确在自定位和精确计算代码长度这两个技术上只有汇编能做到，这是高级语言的死穴。管它什么语言，他用这两点都能把它杀了。

BOSS Liu 很不服气地说：“我知道你那汇编，在 Windows 下不过是换成‘invoke’来调用 API 罢了。还能唬我。BOSS Jue，你去各大公司看看。你那玩艺过时了。”

“你懂个 P，存在就是合理，懂不？这是哪个大哲学家说的。”

“我知道我知道。可你那玩艺就快连存在的价值都没有了。我问你，除非你搞病毒，还能有什么汇编能做高级语言不能做的？”

这又将了绝影一军，每次他跟别人说：“我嘛，擅长汇编。”就最怕别人问：“你搞病毒的？”别人这样说，就好像说：“你这人，真长得就像个贼。”所以每次他都不得不跟别人讲一大堆什么汇编不一定搞病毒，除了搞病毒汇编还有什么什么用途，还能写什么什么程序。想了半天，绝影实在想不起汇编还有什么优势，但沉默下去就是认输，从此以后，BOSS Liu 就可以名正言顺在他面前显摆 C++，从此以后自己和汇编语言在公司中就再没有什么地位。请急之下，他忽然又想起大学时候做过的大数运算库，终于洋洋得意地说：“谁说没用了，我曾经把一个 C++ 做的大数运算库算法原封不动地翻译成汇编，算 1024 位乘法速度居然提高了 200 倍。我用汇编，可以把大部分操作数都存到寄存器中，可怜的 C++ 阿，还得全部存到内存中，做高级运算还是应该在一旁休息去吧。”

说完这话，BOSS Liu 沉默了。这是理论论据和事实论据都充分。本来汇编速度快这是毋庸置疑的，再加上绝影有写好的程序摆在那里，BOSS Liu 从哪里驳都驳不倒。见他不说话，绝影大模大样往自己桌子上一坐，心里嘀咕着：“还跟我比 C++，我汇编是通吃。”

大概过了 10 分钟，BOSS Liu 忽然跳起来大声说到：“BOSS Jue 我差点让你给忽悠了，刚才忘记了 CACHE。现在的 CPU 都有 CACHE，CPU 对 CACHE 的访问速度和寄存器差不多，C++ 会把经常使用的变量放 CACHE 里面，速度应该和汇编差不多才对。”

绝影本来以为可以稳坐钓鱼台了，没想到 BOSS Liu 就是这么个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听他这么说还是有道理，至少从理论上讲应该是这样，这下他又解释不了实践上 200 倍的速度差，现在没有理论作为依据，就是牵强地去跟 BOSS Liu 解释也会把自己在这次争论中置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最后，还是绝影沉默了。

从那次争论以后，BOSS Liu 再也没给绝影夸过 C++ 的好，也没再夸自己在 C++ 上的造诣有多深。绝影也没再在 BOSS Liu 面前显摆汇编有多无所不能，自己汇编有多炉火纯青。两人都心知肚明，他们俩水平一般，要是继续在这语言孰优孰劣上争论，谁都没必胜的把握，如果输了，脸就丢大了。还不如好好再深造几年，到时再一比高低。

很多年以后，绝影终于想到当初想不出来的问题：汇编语言使用寄存器并不是对寄存器访问比对内存访问更快，而是对寄存器寻址比对内存寻址更快。很多时候他想把这个告诉 BOSS Liu，但他终于还是没有告诉他。

一晃两个月过去，绝影和 BOSS Liu 去医院对他们的软件系统作了两次例行维护和更新，医院的规模还算大，登记数据已经有三万多条，KIREGIS 还是经受住了耐力测试。KIPACS 经过绝影两次更新基本上也运行比较稳定。在领工资的时候，周总对绝影说：“XXX 医院的 CASE 已经验收合格，这个月给你发 500 元的奖金。因为这个 CASE 的收入也不多，就你 KIPACS 贡献最大，所以奖金也就你有，对其它的人就不要声张了。”

本来绝影觉得这么大的 CASE 忙了这么久才 500 元的奖金周总也真是太扣门了，但听周总这么说，绝影还心里笑着走出了他的办公室，恨不得立马当众大声宣布：“知道吗？XXX 医院项目奖金 500 元，就我绝影一个人有！”

BOSS Liu 也进了办公室。周总还是说：“XXX 医院的 CASE 已经验收合格，这个月发给你 500 元的奖金。因为这个 CASE 的收入也不多，就你 KIREGIS 贡献最大，所以奖金也就你有，对其它的人就不要声张了。”

当然，BOSS Liu 在出来的时候也恨不得力马当众大声宣布：“知道吗？XXX 医院项目奖金 500 元，就我 BOSS Liu 一个人有！”

大家一个二个领完工资，脸上都喜气洋洋。公司的电话响了，张厂长积极地抢着去接了电话，说了几句，回过头来说：“医院打来的，找绝影，好像程序有些问题。”

绝影一下傻了。傻的不是程序有些问题，是医院居然指名点姓要找绝影，而且医院居然还知道“绝影”的名字，自己麻烦了。

《疯狂的程序员》30 RMB2000

见绝影吓得脸都变了色，BOSS Liu 打趣的说：“想不到 BOSS 还是从原始部落出来的！据说有些原始部落就是怕别人知道你的名字，别人知道就能用咒语让你死。”

绝影白了他一眼，接过电话。

电话是放射科主任亲自打过来的，在那头急得要死，说系统不能用了。

明明去安装的时候都是好好的，这 BUG 再怎么严重也不至于让整个系统都不能用了吧，事情要真有那么严重自己刚到手的奖金估计又要泡汤。忙跟他说：“什么时候发现问题的。”

“前几天就开始了，不过还勉强能用。今天他们说不能用了，我跑过来看，果然不能用了。”

“是什么情况？”

“前几天是登记的时候速度太慢，登一个人起码都要等 5 分钟，还不如以前用纸登记快。到今天，简直是不能登记了，估计起码要等一个小时。”

听他这么说，绝影终于松了口气。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想医院一天做的病人起码有几百个，就算如 BOSS Liu 所说 KIREGIS 设计容量是 10 万级别数据量那最多也就几个月就撑爆了。再加上那些 X 光机，CT 机拍的片子转换成 DICOM 图像一张动辄就是好几十 M，这么大的数据量不慢死才怪。本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配套一个数据备份和刻录的软件，奈何 CASE 的时间太紧，验收的时候也就是勉强才做完连 Beta 测试都没有这些增强要求自然没时间去给他考虑，周总的意思是先等验收过了，钱到手了，大家闲下来了，再花点时间慢慢给他做个备份系统。

虽然话说“顾客就是上帝”，现在好多顾客认为自己付了钱，还真把自己当成了上帝，东西出一点小问题就蹦炸起来：“坏了！不能用了！你们赶紧给我搞好！”绝影和 BOSS Liu 以前给别的医院做系统维护的时候听多了这样的抱怨，反而反感起来。那时候没办法上头有命令必须要去做，现在又不一样了，东西验收是你签的字，钱我也拿了，老子现在就是上帝！

于是他慢条斯理地说：“别急别急，那是因为数据量太多了，正常情况。你想想用了那么久了，机器里面装了那么多数据，哪有不慢的道理，就是你自己机器时间长了你还不是得拿 Windows 优化大师搞一搞。”

“那现在怎么办呀。”主任这么说，声音有点变调，绝影忽然又有点可怜起他来。

“这样吧，你们自己不是有网管吗，让他把硬盘里的数据拷出来刻成光盘然后删掉，数据少了速度自然就快了。”

“这种事情我们怎么敢搞啊，万一把系统搞坏了是小事，数据掉了我们都交不差，现在卫生部规定所有医学数据都至少保存 5 年，这个事情谁都马虎不得啊。你给想想办法帮帮忙啊！”

绝影当然知道这事情他们不能搞，这样说就是想吓吓他，以前东西还在做的时候周总总是说：

“小绝啊，今天主任打电话过来，说那个 KIPACS 还需要个什么什么功能。”所以他肯定地认为 KIPACS 搞那么长时间加那么多功能出那么多 BUG 罪魁祸首都是这个主任。他一个小小的要求在那时候就能让绝影起码多加三天的班。

见主任说话都哆哆嗦嗦，想像着他人在那边全身像筛糠似地打着颤，绝影的虚荣心忽然得到极大的满足，全身都自在起来，于是用很大方地口气说：“这样吧，这事情我我给上面反应一下，我们再调研调研，看能不能给你们做个工具专门来备份。这样对数据就比较安全了。”

“那就最好了。但是这几天我们怎么办呢？”

“这几天？你们以前没装我们系统的时候是怎么做的现在就怎么做。等到我们把东西做出来吧。机器先不要开了，要再开机器出了什么问题数据掉了那就是你们的事情了。”绝影知道那主任怕的根本就不是系统坏了，按照合同，坏了你绝影得再给我装，装到我满意为止。他最怕的是数据丢掉。现在哪个软件的 License 上不是写的：由于用户操作导致的数据丢失，公司概不负责。绝影他们公司也是这样写的。数据掉了就你自己的事情，你得自己想办法给医院领导给卫生部交待。

主任在那边唯唯诺诺地说：“好，好。那你们尽量快点。急死人了。”

放下电话，绝影对 BOSS Liu 说：“你懂个 P。名字这东西，让别人知道了不得了，其他人他都不认识，以后每次事无巨细他打电话过来都说：喂，找绝影。那还不把整死啊。

下班回家的路上，BOSS Liu 从路边的邮政储蓄那里给家里寄了 300 块钱。绝影觉得他也太扣了，要寄就多寄点，至少都得 1000，你 300 块钱，自己都不好意思拿出手。他迫不及待给燕儿打了个电话，说：“你今天过来吧，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这学期燕儿也是大四了，绝影在哪个时候别人早不知道他行踪在哪里。但女生不一样，胆子比较小，每天还是老老实实呆在学校，虽然学校里课也没多少事情也没多少，每次来绝影这边好像还得下很大的勇气似的。

将近两年的时间过去，绝影也深深地摸清了燕儿的脾气。要想把她哄过来还得对她说：“有重要事情要跟你说。”至于什么重要的事情，当然是“重要”到要当面才能说，好像就怕电话里一说这事便让全天下人都知道了，肥水流了外人田。

燕儿也不懂吃一堑长一智，虽然每次过来听绝影面授机宜结果都大失所望，原来就这么屁点大个事情还劳驾自己亲自跑过来。女人就是这样，同样一个花招只要你愿意继续耍，就可以让她永远上当下去。

等她来绝影这里已经差不多八点了，晚饭也还没吃。绝影神秘兮兮地从钱包里掏出一把人民币，先一二三四五六七铺开，说：“看见没有？RMB2000 大洋，这个月工资。看 2000 有多少！”说完又把人民币合拢，掂了掂重量，比了比厚度，突然把钱往天上一撒，又赶紧一张一张拣起来，边拣边说：“快拣钱啊！”等钱全部拣完，绝影把它紧紧攥在手里，好像那不是 2000，是二十万。

燕儿心里想着他有重要事情要说，对 RMB 兴趣不大，问：“有啥大事情，快说啊。”

“就这个事情。”

“就这个事情？”

“就这个事情。工资 1500，加上 XXX 医院的奖金，总共 2000 大洋整。”

“就这个事情？”

“就这个事情。那 500 奖金全公司就我一个人有，因为我贡献最大。别以为 BOSS Liu 的 KIREGIS 做得好什么多线程，那都是忽悠人的，周总都说了，KIREGIS 等于是送给他们医院的，真正的重点是我的 KIPACS。”

本来燕儿还是有点不高兴，自己大老远跑一趟原来就说这么个事情，在电话里面完全可以说清楚。不过看见绝影手里攥着钱乐得傻笑，她还是很替他开心。她挺关心他，问：“吃饭了吗？”

“没吃，等你来一起吃。今天领了工资去吃火锅，哈哈。去那家‘刘一手’，没想到他们表面上不咋的，生意还火爆得不得很，我去观察了几天，几乎夜夜都爆满。”

本来两人都穷，难得上一次馆子，不过火锅店却例外。想绝影每次说话都以：“小时候家里穷……”开头，两人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每周都得算计着明天还有多少钱，该吃什么，有时候钱还真接不上来，于是就去吃火锅。学校外面的火锅消费满 10 元就发张 1 元的代金券，下次来的时候抵 1 元钱，没钱了，就约几个同学说：“走，今天没事，一起吃火锅。”吃完火锅 AA 制，别人付现金，他们付代金券。

所以今天吃火锅，两人感触还是很深。绝影从来不喝酒，今天也没喝酒，却像喝醉了的人一样，一直跟燕儿滔滔不绝地说话。

他说做那个 KIPACS 以前的程序员做得要多糟糕有多糟糕，十几个 cpp 文件到处都是定义的全局变量，又没用匈牙利命名法，没有注释，甚至书写代码连缩进都没有，自己居然给他改好了。亏得周总他们以前还说那个人是个高手，自己还崇拜了他起码半年。

他说那个放射科主任，挺着大肚子，脑袋上光光的，要求还挺不少，又不一次性提完，一会给他提一个一会给他提一个，害得他反过来复过去修改。就像放屁一样，你要么一次性把屁放完，好像屁还是宝贝似的还节约着放，一会放一个一会放一个，你自己倒是爽了，可把别人整惨了。

他说调窗的时候内存泄漏，差点把他害死，那天晚上他加班加到晚上九点，饭也没吃，好歹给搞了出来，周总都还不知道。要是换成 BOSS Liu，还不一定能做出来，这项目多半就给挂了。

他说那数据库备份，本来当初就应该做，周总硬是说不做。现在想来还是周总老谋深算。要是真给他们做了，今天他们也不会打电话过来孙子一样求公司。想起自己在大学的时候，老师说他们以前给别人公司搞电话交换机，搞好了把钱收了里面留个后门，保修期一到马上拨过电话过去，那交换机就不工作了，别人公司急得不行让他们去修。修，当然行，过了保修期，得付钱。周总他们虽然还没有这么恶毒，但终归可以在维护这方面卡他医院一下。他们态度好，就送一点，他们态度不好，就紧一点，反正我已经收了，你吃屎的还得听咱拉屎的话。

绝影只管自己滔滔不绝的说，有很多东西他也知道燕儿听不懂。她不知道什么是 cpp 什么是全局变量什么是匈牙利命名法，也不知道什么是内存泄漏什么是 GetDC，ReleaseDC，可他还是给她说，对他来说，除了燕儿，再也没人可以这么和他分享他的工作和他成功的喜悦。这 2000 块钱是什么？对别人来说，就是普通的一个月工资加奖金，对他来说不是，这是他第一次一个月工资加奖金。

燕儿什么话也没说，一边不断给他夹菜一边静静地听他讲。

医院数据库备份工具很快就做好了，本来周总老早就计划了这个东西，验收完回来就让绝影来做，工具很简单，就是把 KIREGIS 用的 MS SQL 数据库中的数据导出到 Access 数据库中，把原来的数据删除了，把 Access 数据库的内容刻录下来就 OK。本来 MS SQL 好像自带导出成 Access 的功能，写个脚本就能实现，但绝影和 BOSS Liu 对这个实在不太熟悉，两人又懒，不愿意去网上搜，更不想去论坛上提问。首先网上搜没针对性，人家写的东西，又不是专门量身为你这个 CASE 打造。一句话，麻烦。去论坛上提问，那是守株待兔，还要看大虾们今天有没有时间心情好不好来给你解答。

于是就自己做，把 MS SQL 数据库的内容读出来，再写到 Access 数据库中去，反正当初在开发的时候就用 ODBC，其实这一读一写代码差不多。

绝影再去医院给他们装这个备份工具，主任再不像从前那样趾高气昂，反而对绝影有点毕恭毕敬，起码对他说了五个“谢谢”。走的时候绝影说：“怎么用也写到文档里面去了。你们最好还是派专人来操作，免得人多手杂把数据给损坏了，另外要是出了问题也容易追究责任。”忙完了这些，大家差不多可以暂时闲下来，BOSS Liu 继续研究他的 C++，每天还是坐在他的电脑面前看代码写代码。张厂长去负责 KIPACS 遥控器的 CASE，这也是个增强功能，不用很急。周总又天天坐办公室了估计又在调研什么大 CASE。

绝影一时找不到什么事情好做，在公司摆弄汇编也不太合适，再说也没什么东西还摆弄的，汇编那东西，就是写个“Hello World”的窗口都要摆弄好久，实在不好“抽时间”来摆弄。不过“抽时间”去书店转转还是可以的，于是又去西南科技书店买了本书：《加密与解密》，看雪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本来绝影在看雪论坛上转悠了一阵，觉得那上面都是高手，好

多东西都还是看不懂，他看不懂的就觉得别人是高手，其实他也看不懂《史记》，于是他也觉得司马迁是高手。

正当绝影、BOSS Liu、张厂长三人悠哉悠哉地过着小日子的时候，有一天，周总把绝影叫到办公室，严肃地说：“小绝啊，我很少批评你，可这次你犯了个严重的错误！”

《疯狂的程序员》31 大 CASE

听周总这么说，绝影吓了一跳，不光他吓了一跳，BOSS Liu 和张厂长也吓了一跳。在他们印象中，周总脸上总是带着平静地表情，即使偶尔批评起人来，也还是带着平静地表情。这时候，绝影突然想起念大学的时候，本来和燕儿在校外租了房子悠闲地过着小日子，没想到有一天公安局会突然来敲他的门，想到公安局肯定是来查自己非法同居来了，吓得要死。想在来看，周总一定是来清算平时不按时到公司，作风懒散的事情，果然是“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周总毫不留情地说：“你看看你写的代码，这个备份工具里面，你居然一次性把 SQL 数据库里的数据全部读出来放到内存，再写到 Access 数据库中，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不读一条写一条？”

一听不是清算作风的事情，绝影又带着庆幸地送了一口气，就像当初打开门，原来公安局是来了解杀人焚尸的事情，跟非法同居完全不沾边，自己一下从犯罪嫌疑人变成证人，其中的成就感不言而喻。

再说周总问的这个问题绝影也早就想到过，于是胸有成竹地说：“这个问题我当初也想到了，考虑到读一条写一条可能太浪费时间，还不如一次性读到内存中，那样肯定要快得多。”

听绝影这么说，周总慢条斯理地说：“小绝啊，这就是你经验不足了。你在公司里测试有多少数据？就一百多条，一百多条数据能测出什么？要是数据有几万十几万呢？你全部读到内存中，内存根本不够，操作系统只好频繁地使用交换文件，这样速度不但不会提高，反而会慢很多，你自己看看，你系统每次用久了后是不是慢得很？那就是因为用的时间长了，内存占用多了，系统使用交换文件，最后慢得不得了。”

绝影一边听周总说，一边注意他的表情，仿佛还带了点洋洋得意的神色。虽然传说中周总写程序还是很牛 B 的，但绝影从来没见过他写的代码，对这个传说还是持了点保留意见。没想到这次分析问题周总还是讲得头头是道，这个问题，没点经验的人还真发现不了。于是他唯唯诺诺地说：“有道理有道理。是我没考虑到。”

“既然如此，那就赶紧改吧，别等问题暴露出来才来忙，我们要防患于未然。你赶紧改，我在旁边看着，改好了重新送过去。”

周总说完，泡了杯茶，端了根板凳坐在绝影旁边。

绝影突然觉得不自在起来。大家在公司各忙各的，就算实在没事可做也要装出很忙：打开一个 Workspace，选中一个内容比较丰富的 cpp 文件不断把滚动条拖来拖去，特别是周总出来，就故意用手托住脑袋，做出痛苦的冥思苦想状。在这种状况下，绝影能够很容易“偷偷地”把程序写出来。现在周总坐到旁边看着他，他反而不知道程序该怎么写了。

所以有时候写程序就像放屁。放屁这个事情毕竟是件不雅的事，所以大部分人还是要偷偷地放。比如几十个人挤在公交车里，冷不丁谁偷偷放个屁，于是大家一边捂着鼻子一边互相指责：“你放的，你放的。”而真正放屁的人看到这情况，为掩人耳目，也充当起南郭先生，不断说：“谁放的？谁放的？”在这种情况下，屁很容易就放出来了。要是真正让你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来放屁，怕就算你吃下两斤豌豆也放不出也不敢放出一个来，最要命的是肚子咕咕咕不断叫，就是不敢放。

最后绝影终于还是把程序憋了出来。周总满意地点点头，说：“这还差不多，这还差不多。”原以为这个问题解决了世界从此就太平了，绝影和 BOSS Liu 又变本加厉起来，以前他们是早上听到《小哪吒》才起床，奈何那幼儿园实在太准时，每天都是九点十五分放《小哪吒》，

看来在起床这方面是没什么回旋的余地，于是他们只好中午吃了饭再回去睡个午觉才去公司。

终于有一天，周总说：“公司慢慢壮大起来，管理也要跟上。这样吧，以后大家早上 9 点签到上班，中午 12 点吃饭，下午 1 点又签到，6 点下班，刚好每天工作 8 小时，签到两次，没问题吧。”

大家唯唯诺诺地点头，绝影估计周总已经知道了自己和 BOSS Liu 懒散的作风，可是他不好发作。进一步思考，肯定是有人告密了，多半是张厂长干的好事，因为每天就他来公司最早，9 点就到了。

看家都没什么意见，周总继续说：“公司当然要有公司的纪律，这两天我已经制订了公司的一些相关规定，就把它贴出来，这里面要特别讲的一点是上网。你们的合同里面已经写了，上网必须在服务器上上，而且必须与工作相关。最近我发现有人在上网的时候做一些与工作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以前我没说，今天就特别说一下，特别是上 QQ，这个是要坚决杜绝的，大家也知道，现在 QQ 的那些病毒多得不得了，要是把服务器打垮了就不好了，主要是那上面有很多重要的东西。”

绝影和 BOSS Liu 他们都知道，什么 QQ 病毒啊那些都是周总忽悠人的。一个搞 IT 的公司，不要说绝影这种早在大学时代就和病毒斗争的人物，就是随便一个倒茶的秘书也知道如何避免在上网时中病毒这个基本道理。本来工作就是工作，工作就是不应该上 QQ，这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现在周总又找些非常占不住脚的理由来说，反而让大家觉得非常好笑。所以有时候很多事情找个不那么充分的理由还不如不找理由。

末了，周总拍拍绝影的肩说：“大家没什么意见就这样吧，以后就先由绝影就来负责早上签到这个事情。你把公司员工的名单打个表，每天大家就在表上签，月底把表交给我，按就照签到的次数来核算工资。”

绝影狠狠地点点头，就差没说一句：“包在我身上。”其实他心里最清楚，周总让他来负责，根本就不是因为对他的信任。你想刘备白帝城托孤，对诸葛亮说：“我那个儿子，你能扶就扶，不能扶就把他废了自己上位吧。”他这么说了，诸葛亮就算有这个心也再没这个胆，本来可能心里还想着：那小子，过两年就把他废了吧。现在还怎么敢！只好诚惶诚恐地一边磕头一边说：“臣哪敢不效肱股之力啊！”诸葛亮是聪明人，他知道说不定两边都埋伏好了刀斧手就等着砍他呢。正因为刘备有这本事，所以管你诸葛亮头脑如何如何聪明，关羽武功如何如何高强，他永远都是他们的领导。

于是绝影又无奈地对 BOSS Liu 说：“明天还是早点来吧。”

本来 BOSS Liu 对绝影一直都不服，论技术他也不输，论酒量自己肯定比他大，这次绝影跟他说话语气却很软，于是他的心也软了一下，说：“嗯，BOSS 的事情，是应该配合一下。”稳稳当当又过了几个月，这天刚上班不久，BOSS Liu 忽然对绝影说：“BOSS 不好，出大事了！”

绝影慢条斯理回过头来，说：“啥事，曰。”他知道“不好”，“出大事了”这是 BOSS Liu 的语气助词，无实意，去掉这些助词，BOSS Liu 实际说的是：“BOSS！”也就是喊他一声，所以他也回应得不慌不忙。

“周总今天早上把 U 盘还我了。”

绝影正忙着优化 KIPACS 的代码，过几天他又要和周总出差去另一家医院安装，这次他头也没回说：“你的 U 盘是应该还给你嘛。”

“问题是我 U 盘上有 QQ。”

“你 U 盘上有你的裸照又如何，反正是你的 U 盘又不是我的 U 盘，是你的裸照又不是我的裸照。”

“问题是我昨天晚上把 U 盘插服务器上上 QQ 了。”

“你不跟周总说他咋会知道你在服务器上上 QQ 了？”

“问题是我昨天晚上走的时候忘记取 U 盘了，今天早上周总还给我的。”

听他这么说，绝影提他捏了把汗，放下手上的代码，回过头来问：“周总咋说？”

“周总说：‘小刘啊，这是你的 U 盘吗？’我当时还想，里面不是有我的照片吗？你都看了还问。”

“那周总知道你在服务器上上 QQ 了不？”

“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周总太狠了。我觉得他多半知道了。”

“那我不是完了。”

“管他的，反正他又没说啥，稳起，他不说你不说，装傻。对他这种人，就得装傻，懂不？”

“嗯！装傻。先把 U 盘上 QQ 删了。”

过了半个小时，绝影走到 BOSS Liu 面前，小心翼翼地说：“我考虑了半天，还是告诉你个秘密吧。”

“曰。”

“走，咱们先出去抽根烟。”

BOSS Liu 极不情愿地跟他跑到厕所，说：“赶紧说赶紧说，我手头上事情还多。厕所好臭，干啥跑这来说？”

“这次是个惊天大秘密，我怕我说了吓死你。”

“又是惊天大秘密，你哪次说的事情不是惊天大秘密。”

“是真的，这次如假包换的大秘密。”

“快说吧少废话！”

“其实我在服务器上偷偷装了个 CCProxy。”

“考，你当周总白痴啊？你看周总天天在他自己电脑上上网，VPN 他都会用，你还 CCproxy 呢。你就等着死吧。”

“BOSS 此言差矣，我用的服务方式启动，隐藏了界面，又把 exe 名字改了，改成 svchoost.exe，天都不知道我在里面干的啥。实话告诉你，我那代理已经成功运行两周了，看来还是经受住了考验。就比如你，你知道我装了这个吗？”

BOSS Liu 想想也是，自己天天去那服务器上转悠，有时候晚上下班了还假装加班去上面上上 QQ，绝影那代理服务器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工作居然都没能发现，虽然这方法比 U 盘上 QQ 要笨十倍，不过好像还真有用，看来不管你周总武功有多高，还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既然 BOSS 有路子，那就拿出来共享了嘛。你想我哪次领了工资没照顾你？”

“这是当然，所以我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一会回去周总不在的时候我把你机器的 IP 添加上去。不过千万要小心，万一被周总发现了嘴巴一定要紧，别说是周总，就是公安局的，只要你嘴巴咬得紧他们都不能把你怎么样。”

“BOSS 你当我刘某某人啊！你放心，这事到了我这里就算进了保密局了。”

BOSS Liu 斩钉截铁地这样说，绝影忽然想起个事情，当初康有为找袁事凯计划大事，说：

“你要想发达，就到老佛爷面前告我造反吧。”袁事凯拍着胸脯说：“君视袁某为何如人也！”没想到袁事凯转过背就把他们告了。想到着，绝影感觉这事悬了。

陈董又风尘仆仆回到了公司，到公司的时候还拖着他的箱子。加上他蓬乱的头发，简直是个专业出差人员，谁也想不到他会是公司的董事长。

到了公司，陈董第一件事是拍着绝影的肩语重心长地说：“小绝啊，多帮帮周总。”第二件事是拍着 BOSS Liu 的肩语重心长地说：“小刘啊，多帮帮周总。”

放下包，陈董水也没顾得喝，说：“你们不是想做大 CASE 吗？这次我带大 CASE 回来了。”

《疯狂的程序员》32 BOSS Liu 的离去

陈董一脸严肃又略带洋洋得意，绝影和 BOSS Liu 在心中盘算着这个大 CASE 能大到什么程度，100 万，500 万还是 1 亿，于是都期待着陈董继续往下说，恨不得拍着胸脯说：“陈司令，你就下命令吧！”

陈董掉足了两人胃口，才缓缓地打开自己的电脑，摆弄了一阵，向二人招招收，说：“过来，过来。”

两人探过头去，屏幕上是个国外的软件，全是英文。陈董说：“这是个石油上的软件，叫 PVT2000，因为油田那边还需要个功能这上面又没有，我们必须给它加上去，其实也不难，简单地说，就是根据两个二次函数在坐标系上绘制它们的图像，求出交点并把坐标标示出来。”

本来两人看那 PVT200 看得兴致勃勃，心里琢磨着该不会让咱们也做这么个大象出来吧，没想到陈董这么一说，就相当于让咱们做一根大象的尾巴，也许只算尾巴上的几根毛。就比如你看周正龙拍老虎一炮走红，想起当年自己还拍了不少，那周老虎算啥，也不过尔尔。于是将自己的老虎报上去，梦想着自己也凭着这老虎一炮走红，没想到几天后你的老虎让上面给刷下来，领导批示：这分明是只猫嘛！

陈董看出两人有点失望，立刻说：“别急，这只是一小步！首先，这是个收费的软件，就让你用一个月，所以咱们还得先把它破解了。要是不破解，后面的都没意义。所以这才是大头，考验人的地方。小绝阿，你进公司的时候就听说你汇编不错嘛，这次可是你发挥的时候到了。”听到后半部分，绝影顿时精神振奋，他长期跟别人吹牛说：“对加密算法，软件逆向工程有一定的研究。”但吹牛毕竟是吹牛，就算你把牛吹到天上去，毕竟还是有掉下来的一天。他总是梦想着有一天他跟别人说：“对加密算法，软件逆向工程有一定研究。那 XXXX 软件知道吗？那个软件多牛 B，也让我破解了。”事实胜于雄辩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和绝影相反，BOSS Liu 反而像泄了气的皮球。自己对汇编和逆向一窍不通，想充其量陈董也就是让自己做那个求交点的部分，那还不是弄个 DC 画几根线算下数学函数就完了的事情。亏得自己多 C++ 研究了那么久，就像让他去做饭，可惜自己满脑子天文地理 IT 知识，竟然一个也用不上。

顿了顿，陈董问：“小绝阿，当初我就想到你说你汇编有把握，才冒险把这个 CASE 接下来，你看看，怎么样？”

本来绝影准备说：“没问题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但听陈董这么说，意识到这个事情还是很严肃，保守一点比较好，于是说：“嗯，破解这个东西，7 分技术 3 分运气，我还是只能试一试，不能说一定能做出来，不过做出来的几率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开完会，陈董把 PVT2000 拷贝到绝影的 U 盘上，和周总继续在办公室讨论更大的事情。他们俩走出来，到厕所里一人点了根烟，BOSS Liu 对绝影自嘲地说：“BOSS，维护世界和平就靠你了。”

“哪里哪里，还是要靠你。”

“不不不，靠你就行了。”

“太失望了，原来这就是陈董的大 CASE，看来在公司没机会做真正的大 CASE 了。”

星期六，燕儿又来了绝影这里，给他做了绝影最爱吃的鲫鱼汤。绝影喝着汤说：“陈董又回来了，说带了大 CASE 回来，原来就是指头那么点小项目，满以为有机会锻炼一下，不知道又要等到何年何月了。好再还有个破解的工作可以作作，勉强打下牙祭。”

“既然有机会，就好好给他们证明一下嘛。”

“不是我不想给他们证明。破解这个事情，我给他们说的 7 分靠技术 3 分靠运气，实际是完全颠倒过来——3 分靠技术 7 分靠运气。我要运气好，十分钟就搞出来了，要运气不好，搞个十天八天都啥都没有。关键是写程序，写个十天半个月，你至少知道大概还要多久能搞出

来，搞破解，你搞了十天八天，还是不知道啥时候能搞出来，到底能不能搞出来。”

“那就加油吧，尽力去做。”

“好，那我就去做了。”说完，赶紧爬到电脑面前。

绝影这招相当聪明，以前是燕儿做饭他洗碗，今天用这招刚好把洗碗的工作也推掉。

本来破解就是个细致工作，那时候技术又不发达，调试器还得用 SoftICE，面对那个黑洞洞的窗口，还得记一大堆命令。好在有本《加密与解密》，本来看其实也没看什么，就这时候查查 SoftICE 的命令，权当工具书来看。哪像现在有 Ollydbg，还可以边听 mp3 边调试，什么反汇编代码，直接一个复制粘贴到记事本中然后慢慢分析。不过话又说回来，正因为技术不发达，那时候软件也大多不加壳，就是加也基本都是些菜壳，哪像现在什么 ASPProtect, Armadillo, Themida 还带虚拟机保护，不过就是个 1.3L 的 VVT-i 发动机，还给加个悍马的壳子，发动机价格 3 万，壳 10 万。

这 PVT2000 看来又比较简单，试用一个月，到期就给个对话框提示不能运行，好像要一个序列号，绝影自己知道，就他现在这技术，要找到序列号或者做个注册机那这项目应该算得上是个大 CASE。但很显然以陈董他们给他的时间，他们并没把他当做大 CASE 来看，所以管你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只要让他能运行就好。

从这个 MessageBox 下手，下了断点往前翻应该就在附近，再把断点往前下一点，一步一步跟，代码他大多没看懂，遇到 CALL 跟进去转老半天也不知道它的意思，干脆把 CALL 全部忽略掉，遇到跳转就去修改一下试试，JL 改 JNL，JE 改 JNE，反正都说了 7 分靠运气，高手破解，多半是把程序看懂了，就算看不懂，也大致有点了解，所谓暴利破解，没有一点技术含量，说出去只有被同行耻笑。绝影自认为不是高手，全凭猜测也无妨，三四百行汇编代码，跳转也就那么几十个，一个一个去改来看看还不行？所以穷举法还是个很有意义的方法，至少对绝影来说很有意义。

说幸运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可是绝影一点准备也没有幸运居然垂青了他。就在他把那个 JZ XXXXXXXXXX 改成 JNZ XXXXXXXXXX 后，PTV2000 居然顺利运行了。再试一次，又成功了，程序被断下来，连 G 命令也没下，赶紧手舞足蹈对燕儿说：“出来了出来了，破了！”喊完了，觉得不过瘾，马上给陈董打个手机，反而平静地说：“陈董，那个 PVT2000，破解出来了。”

这次是陈董兴奋地喊道：“太好了！”

打完电话，记下那断点位置，新建一个文本文档：破解记录.txt，在上面写到：一、bpx messageboxa 断下后 F12 找到地址 XXXXXXXXXX。二、重新运行 PTV.exe 在 XXXXXXXXXX 处下断点，断下后将 JZ XXXXXXXXXX 修改为 JNZ XXXXXXXXXX。

内存破解做完了，总得做个补丁，反正又没加壳，就做个文件补丁，到看雪论坛上去下载个 CodeFusion，小心翼翼地将 XXXXXXXXXX 处的 JZ 改成 JNZ。再写个 Readme.txt，使用说明：将目录中 pvt.exe 拷贝到安装目录替换原文件。

做完这些，绝影把所有东西用 WinRar 打个包，拷贝到 U 盘中，觉得这次便万无一失了。

陈董收了绝影的 U 盘，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说：“小绝阿，真是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

接下来，BOSS Liu 当然开始忙着做那个函数绘图，以他现在的技术，那东西根本难不到他不就是用 GDI 往 DC 上画曲线吗，MSDN 上给你写得清清楚楚，你要是菜得连英文也看不懂，就到百度 google 上去搜，现成的代码多的是。

等 BOSS Liu 把东西做完，陈董交给了油田，满以为又有奖金可领，谁知人家装上软件就不能用急得陈董团团转：“不是破解了么？怎么还是盗版的运行不了。”

绝影想了老半天说：“对了，刚装上去，应该还是正版可以用，哪知道我把 JZ 换成了 JNZ，反而变成了盗版。”

“那怎么办？”

“早知道当初应该直接改成 JMP，要不我重新改一个给人家。”

“那不行，人家那边领导正参观呢。”

“要不这样，你让他现在先用原来的 exe，等一个月时间到了变成盗版的了，再换成我的 exe。”

“也只有这样了。”

最后验收通过，这个陈董所谓的“大 CASE”的结果是绝影领了 300 元奖金，BOSS Liu 领了 100 元。发了钱，陈董又去跑业务去了。

公司领导的分工很明确，陈董负责跑业务和石油项目，周总负责公司日常管理和医疗项目。早先周总就让绝影优化 KIPACS 代码准备跟他去安岳出差，结果计划被陈董的“大 CASE”打破，没办法，就得乖乖等，等陈董的“大 CASE”忙完，周总说：“小绝，PVT2000 的工作到此为止，先放一放，去安岳的事情准备好了吗？”

本来人都有这样的心理：一个 CASE 做完不管多大多小，都想休息一下，其实做完 CASE 只是个借口，就是想多休息一下。本来绝影也想懒散一下，但考虑到跟周总去出差又不用绞尽脑汁去想办法贪污食宿费交通费还有 100 块出差补助，加上 PVT2000 的奖金，这个月又能至少拿 1900 大洋，他还是对周总说：“没问题，可以去了。”

跟周总去出差，是非常安逸的活，大事都有周总顶着，自己只需要帮他打打杂，在医院安装调试都比较顺利，就是医院要求标配的 19 寸 CRT 显示器换成 17 寸液晶显示器。其实这简直是扯淡，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对医学图像的显示，CRT 显示器效果远远好于液晶显示器。但是稍有常识的人也都知道，对放射科的医生来说，影像工作站也都是扯淡，他们拿电脑来干啥？辅助诊断是小事，打游戏看电影也许才是正事。

周总一个电话打到公司，原本想让 BOSS Liu 去跟电脑公司谈一谈换显示器的事情，谁知道他竟然没在公司，现在正是下午三点，公司的人说小刘下班了。

回到公司，BOSS Liu 还是好好的，周总说：“小刘阿，你昨天下午怎么不在公司？”

“我有点事情。他们说可以下班了，我就先走了。”

听他这么说，周总来了火气，大家不都好好在工作吗？怎么会说下班了，你小刘凭空污人清白，也太不厚道了。于是严肃地说：“小刘阿，对你的技术我们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你这样做太没纪律性了。公司无法满足你这种自由的弹性工作制。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反省一段时间吧。”

听他这么说，BOSS Liu 大吃一惊，做得好好的，怎么说走人就走人，充其量就是旷工半天嘛，顶天了扣我两天工资。还说我不厚道，看来你周总才最不厚道。这么想，他说：“嗯，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那你什么时候把寝室的钥匙交给我？”

“明天吧。”

BOSS Liu 出了办公室，本来他借了绝影一本《数字图像处理》，说好借两周，现在他还给他，绝影很大方地说：“拿去看吧，看好了再还不迟。”

“不用了。我走了。”

“走了？不回来了？”

“嗯。”

听他这么说，绝影觉得他挺可怜的，等于是被周总炒了鱿鱼，周总也确实有点过分了。BOSS Liu 平时也做得挺好，虽然老和自己斗，但一是一二是二技术和项目上绝对没有含糊的地方。此刻 BOSS Liu 也觉得绝影挺可怜的，这么大一个公司——陈董描绘得很大——本来就只有两个人在写程序，现在走一个，不是只有他 BOSS Jue 一个人写了，以前资本家对两个人剩余价值的榨取现在转移到他一个人身上了，你说他多可怜。不过自己也很郁闷，第一次失业，还是被老板炒鱿鱼。

回到寝室，BOSS Liu 越想越不是滋味，立刻收拾好东西打个车到公司把钥匙交给周总，回

头便走，周总忽然说：“小刘啊，以后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错了，我们随时欢迎你再回来。” BOSS Liu 很想很生气的回答说：不用了。但是想了想，还是留点后路以防万一，所以还是假装很平静的回答：好的。

BOSS Liu 离开了公司，绝影忽然觉得有点寂寞，晚上给燕儿打了个电话，没等他开口，燕儿说：“有个事情，我想你帮我想想办法？”

“大事？”

“嗯。”

《疯狂的程序员》33 燕儿的工作

问个“大事？”本来是绝影的客套话，其实不管是谁只要说跟绝影讲事情，他都去问个“大事？”一来表示自己已经作好准备听，二来表示自己对这事已经有了足够重视的准备，完全是出于礼貌。

自己客套起来，没想到燕儿却当真了。就像大家朋友几个客套起来，不免夸奖你老婆几句：“夫人真是漂亮阿。”你说：“哪里哪里。”本来也是句客套话，那人却当真起来：“全身上下，哪里都漂亮！”

绝影想一个女人家，在学校念书还能有屁点大的事情，于是大大咧咧说：“有什么事，尽管说，看看啥大事，还能难到我。”

“其实给你说也没多大用，我自己的事情，估计你也帮不了我什么。”

他这么说绝影急了。男人阿，就怕别人说这个这个事情你做不了，这个这个事情你帮不了忙。自己明明是忙得焦头烂额还要胸口拍得像大猩猩似的说：“有事您说话！”特别又是在自己女人面前，命可以不要，但脸不能丢，于是绝影忙说：“有啥事，说，我连 PVT2000 都能破解，看还有啥做不到的！”

“还不是找工作的事阿。这几天寝室都在讨论。我们英语专业的又不像你们出来好歹还算有个技术，找工作什么的也要容易得多。”

“啥叫学的技术？我跟你讲，我都是自己学的，想当年我天天在租的房子里写通宵程序，你又不理解，你忘了？现在大学，你以为还像以前真能学到东西？”

“就算编程是你自学的，但你以前自己说过你还能做手机，管你是不是吹牛的，总之就是你们的专业比我们好。”

燕儿这么说，绝影想起以前确实老跟她吹牛说自己能做手机。毕竟自己学的通信工程专业。别人问通信工程学些啥阿，绝影也说不上来什么数电模电单片机 DSP 电磁波 C 语言样样都来，学到后是门门懂样样瘟，自己都不知道到底学的啥，更别说给别人说，于是只好说：“通信工程嘛，就是造手机的。”这么说别人也倒容易理解。

但说到做手机，他心里知道自己的分量，不要说手机了，就是朋友让他帮忙焊个天线收卫星电视他都摆弄了半个月毫无进展，只好推说买不到材料做不出来。朋友问啥材料买不到，他也说不上来，依稀记得大一的时候教焊收音机，里面有个材料叫“中周”，于是还像模像样说买不到中周。可朋友说仍然死咬住不放说要什么型号的中周我去城隍庙给你买过来。没办法，绝影只好说：“那型号的比较特殊，我去看了，四川可能还没有卖的。谁叫你要收美国的台！”

见燕儿提起自己丑事，绝影忙让她打住，说：“那到也是，你们英语专业的就是恼火。你知道我英语为什么那么菜吗？关键是那玩艺实在太没用了。你想你英语学得再好能比得上美国一个种田的农民吗？你随便到加拿大美国去看下，一个四五岁的小娃娃都哇啦哇啦满嘴流利的英语。”

“那有什么办法？当初专业就是报的这个，如今都要毕业了，难道让我重新去念个大学？好了好了，知道你能干行了吧，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其实重新念个大学又有啥用，反正在大学念什么专业也不一定能学到多少东西。你想想，英

语那东西，不过一个工具耳，有啥不懂的，直接去网上在线翻译一下，或者直接把金山词霸打开就行，特别是那些单词，明明字典上都有，还要一个一个去背，字典上有的东西为啥还背呢？那不成了背字典了，传出去还不被人耻笑。再说了，现在社会上不都流行装么？绝影正是利用了人们这样的心里，虽然自己英语菜一样在大家面前讲英语，反正他讲的啥大家又多半听不懂，听不懂就越觉得他讲的是高级英语。

“那你准备做哪方面的工作阿？”

“还没考虑好，现在情况都不好，我们班好多同学签了工作都是文员方面的，我也想先找个这方面的工作做着，先学点经验。”

“文员说起来就复杂了，小公司打杂你肯定又不愿意，大公司要的又是高级人员，人家英语动辄就是6级8级，还要求‘身量苗条，体格风骚’，多少多少年工作经验。”

“就是阿，所以说找工作难阿。”

“要不这样吧，反正你还暂时没找到工作，我跟周总他们说，让你先来我们公司实习着，还能有钱拿，这样咱不就成了丁克家庭了。”

“要是能去你们公司就太好了，反正陈董周总他们也是加拿大回来的，说不定以后还有机会。亲爱的，你真是太好了。”

“我又没钱又没权，再不对你好点，你能跟我？”

绝影给燕儿打完保票，又想起今天给燕儿打电话的目的，反而讨论“大事”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完全偏离了电话的主题。所以女人就是比较容易大惊小怪，不就是找工作么？屁点大个事情，想当初自己同学还在参加招聘的时候咱就已经是面试人员去学校招聘人了，尿还能把活人憋死？工作还能把活人难死？关键是你刚毕业第一份工作应该报着什么样的态度？就是学点经验长点见识用功一点学点实用的技术。怕就怕那些人一上来就是：公司有多大阿？有多少人阿？薪水多少阿？——更牛 B 一点的直接问年薪多少阿？——管吃管住吗？保险买多少？

他失落地对燕儿说：“唉，今天 BOSS Liu 离开公司了，让周总炒了鱿鱼。”

“所以你也是，不要以为自己能写点程序就多不得了，现在能写程序的人多的是，你不来写程序，有的是人排着队来写；你这个公司不去做这个项目，有的是公司排着队来做。”

“那到不是。毕竟跟 BOSS Liu 一同进退，还是战斗了这么久了。我阿，还是有点军人情节……”

挂了电话，绝影又开始犯起愁来，该怎么跟周总他们说燕儿工作的事情呢？

陈董又风尘仆仆地回到公司，虽然脸上依稀还有点倦意，但看得出来这次出去还是很成功的。走进公司，他第一件事是拍着绝影的肩说：“小绝阿，多帮帮周总。小刘走了，以后公司就靠你了。”

后来陈董又滔滔不绝讲了老半天，讲这次 PVT2000 现场客户很满意，讲今年公司在石油方面保持了去年的发展势头，医疗方面也慢慢开始走上正轨，讲 BOSS Liu 无视公司纪律擅自离开岗位，而且还是在周总出差的时候，情节特别恶劣。他讲的绝影一也没怎么听进去，一心想着燕儿托付的事情，本来想插话进去，想想还是算了，这个事情，还是在公司之外说比较好。

按惯例，每次陈董回来，总会和周总绝影一起用晚餐，公司其它员工是没资格去的，不是没资格，是陈董根本就不跟他们说。由此可见公司高层对绝影的重视程度，也正因为这样，绝影有时候也迷迷糊糊地真把己也当成了公司高层，一般人说：“我们公司，怎么怎么怎么……”有点自豪的感觉。绝影说：“我公司，怎么怎么怎么……”好像那公司就是他开的。

这次心里有事，出门前绝影主动说：“陈董，今天就让我来买单吧，以前总是你们请我吃饭，次数太多了，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以前嘛还在公司实习，现在也转正了工资也不低，这么久一来你们对我特别关照，请你们吃顿饭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陈董哪里知道绝影心中的算盘，满口夸绝影成长了阿，懂事了阿。

吃饭的时候，绝影极力劝两位老总喝点酒，说一年下来做几个 CASE 也不容易，好歹大家辛辛苦苦一年下来还是有了一点小小的收获，陈董回来一趟又不容易，是时候稍微放松一下。喝了点酒，陈董来了兴致，又开始给绝影描述公司未来的宏图大业，说公司要发展，要壮大，要招人，要不断补充新鲜血液。讲到这，绝影不失时机地插入燕儿工作的话题，生怕陈董一口拒绝自己的脸可就丢大了。

没想到陈董反而大方地说：“小绝阿，你是公司的重要员工，你的问题，当然就是我和周总的问题，这事情别说你跟我说了，就是你不说，我倒要主动要请小龚到公司里来。让你们俩口在一起工作，方便。回头咱们就来详细落实一下她来公司的事情。小绝阿，你不要觉得我今天喝多了，话有点多，我跟你讲，我确实有点醉了。”

听他这么说，绝影心里的一块石头算是落地了，又后悔起来：早知道这事情他会主动安排，猪才花这么多钱请领导吃饭还喝这么好的酒，按照 BOSS Liu 的观点，自己这个成本核算做得实在是太失败了。

其实地球人都知道，喝醉了的人往往说自己没醉，反而没醉的人却一个劲说自己醉了不能喝了。陈董心里打的算盘绝影根本不知道。正如他所说，公司要发展壮大，不做 CASE 壮大个屁，没人写程序做个屁的 CASE，这样推理下来，加上 BOSS Liu 又离开了公司，两人的关系领导还是心知肚明，要是绝影也跟他跑了，这公司还搞个屁，总不能让燕儿来公司写程序。

所以资本家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一、可以招个文员进来，应付公司打杂的琐事；二、本科刚毕业，工资不用开很高；三、可以和绝影安排在一个宿舍，节省了公司开销；四、最关键的，还让绝影觉得自己像欠了他好大一个人情，以后就得巴心巴干跟着他干。此乃三十六计中借刀杀人的最高境界——借了别人刀，把别人杀了，还让别人掉下的头给自己说声：谢谢。

回到宿舍，绝影马上给燕儿打了个电话，平静地告诉她她托付的事情已经顺利解决，燕儿在电话那头激动万分，与绝影的平静形成鲜明对比。

绝影刚放下电话，“电蛐蛐”又叫了起来，到现在，那“电蛐蛐”由于超期服役再加上年久失修，声音听起来已经没有原来那样清脆。

电话是 BOSS Liu 打来的，绝影拿起电话说：“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哪里哪里，还劳烦 BOSS 亲自给我打电话。我这次是专程来给 BOSS 汇报工作的。”

“少来抬杠了，最近怎么样阿？工作落实了吗？”

“BOSS 你也是明白人，你晓得，干咱们这行的，混了点经验了，哪里有你去落实工作的，都是工作来落实你。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啥简历阿，学历阿，都是瞎扯淡的，你直接把你写了几年程序，做了些啥 CASE 写进去，别人不招你才怪，哪像那些大学生，什么‘熟练 Office 办公软件’都还写到简历里去。”

“哦，哦。你对，你有道理。新工作不错吧。”

“工作要是不行，我咋好意思给 BOSS 汇报呢？我现在到成都了，这边公司给海事局搞船舶 GPS，有几个人貌似还很牛，搞过神舟五号的，正儿八经是放卫星的。”

“还神舟五号呢，给我一个亿，我给你搞个神舟十号！”

“BOSS，我给你说正经的，你要不要过来我们公司，待遇比周总那边好多了，管吃管住 3K，以后还能涨。老总问我有没有什么人才可以推荐，我首先就想到你。”

听他这么说，绝影有点心动，觉得多感动，毕竟自己还是挺惦记 BOSS Liu，难得 BOSS Liu 也有惦记自己这份心，两人在一起时间虽然不长，但相处还很好，至少不像某些公司里面为了那么几百千把块钱的奖金去费尽心机勾心斗角。那管吃管住 3K 对他来说也是极的诱惑，3K 阿，自己在公司拼了老命最多一个月才拿到 2K。

再说了，BOSS Liu 说：写程序，不是一个人的运动。可自己现在在公司就比如一个人踢足球，踢不赢别人不说自己踢着还很没劲。踢足球还得找好球队，队员水平不用说，至少要能默契能打点配合，自己水平要是高点，起码也得去个英超意甲，你要是在国内踢超级联赛，几年下来自己一身好武功反而都给废了。

想到这，绝影热血澎湃对 BOSS Liu 说：“BOSS 这次可要感谢你的关照了，回头我想办法给周总他们说一声，那边就麻烦你帮忙关照一下。”

“那是肯定的嘿嘿，我在老总面前都把你吹上天了，老总现在就怕你不来，说工资的事情还可以商量。”

放下电话，绝影在床上翻来覆去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打个电话给 BOSS Liu 说：“我想了一夜，还是不来你们公司了。”

《疯狂的程序员》34 HONDA

BOSS Liu 吃了一惊，问：“昨天不是说得好好的吗？今天怎么又不来了？”

“我考虑了一下，我刚让陈董帮忙把燕儿工作落实了，马上就走人，实在太不人道了，传出去肯定会被人笑。”

“BOSS 不对阿，这不是你的作风阿。你想就算陈董把你老婆弄到他公司去，充其量就千儿八百一个月，你自己还受制于人，你老婆还要受人鄙视。你现在直接跳槽过来，两边工资的差价早就弥补了你老婆工资上的损失。”

“算了。特别是现在你走了，你也知道公司能写程序的就剩下我一个人，我不是那种人。这个事情以后就不要再提了。让周总他们知道不好。”

“BOSS 你这不是把我整惨了阿。昨天晚上听你说要去，我马上又给老总打了个电话，老总又把我夸奖一翻。你看我都把你吹到天上去了。你要是过来，前途肯定是大大的，退比你现在待遇好，进还可以谋求更大的发展。你现在又说不能来了，让我怎么去向上头交待？”

“我晓得我晓得，这次我是把你整惨了，下次你整回来。我这次是真的走不掉了，都是人家的人了。BOSS，前途还是留着你自己用，好好把握吧。这次实在对不起了。”

“算了。怪就怪我吹牛吹早了。唉，BOSS 你要记住教训，吹牛害死人呐。”

放下电话，绝影暗自得意，那千把块钱工资差价算个啥？公司没人写程序算个啥？帮燕儿落实工作这个人情算个啥，关键是你 BOSS Liu 比我先去那公司，那你就是我前辈，永远都是我前辈，永远都可以压着我。给我升职，你就得先升职，给我加薪，你就得新加薪。就像搞传销一样，管我做到一个月三五十万，只要你是我上线，你赚钱就比我多。赚钱都是小事，关键是我绝影不能在别人下面做事，特别是在一个技术不比自己高的人下面做事，宁做鸡头，不做凤尾。

来到公司，陈董和周总早就坐在办公室里，看看 BOSS Liu 走后空下的位置，绝影不免有些自责，想起 BOSS Liu 平时待自己也不薄，昨天晚上一时欠考虑答应了他估计现在他正想办法给领导交待。他那位置本来就有点背，但是过不了多久还是会有人来坐，正如燕儿说的：

“这程序你不写，有的是人来写；这项目你公司不坐，有的是公司来做。”进来资本家的公司，你就永远不要指望自己能把这个位置坐稳了。

本来最近公司里也没啥事好做，绝影发了半个小时呆，陈董忽然叫他进办公室。办公室里除了陈董和周总，还有一个女人，四十岁上下，个子很矮，小时候绝影妈妈说：“矮子多做怪。”所以绝影一直对矮个子特别有成见。陈董用地道的北京腔介绍道：“小绝阿，这是公司新来的会计，侯老师。”

出于礼貌，绝影还是和她握握手，心想不就是一个会计吗，还老师老师的，说我一个软件设计师，拿出去至少也是个中级职称——工程师，称呼我一句绝影老师尤不失下曹从事，那会

计，顶天了一个注册会计师，还能有多大能耐？会计还能下蛋？还能教出一大群会计？

侯老师却对着绝影做了一个很专业的微笑，说：“你好你好，以后工作上还请多关照。”绝影听了，反而茫然不知所措。

两人寒暄一阵，拉拉扯扯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没话找话，绝影感觉非常痛苦，侯老师同样感觉非常痛苦，只是陈董在一旁不断说：“嗯，对，工作上的事情，你们俩多聊聊，多沟通沟通。”他这么说，绝影就想抽他，你想作为一个程序员，跟一个连 C 语言是哪国语言都不知道的人在一起聊工作，还能聊出个什么？

平时周总催项目像催命似的，总说：“小绝阿，加紧点阿，前紧后松前紧后松。”其实他自己最知道，哪里有前紧后松的，前面你要是紧了，后面多出的时间还得干其它的，就是前紧后也紧。有了经验，你就知道该怎么做，要么前松后紧，要么前松后也松，休息完全是自找的，你永远不要指望资本家会主动对你说：“小绝阿，工作挺累的，多休息休息，今天就别上班了，玩游戏吧。”今天陈董放了大把大把时间让绝影和会计聊天，周总竟然像没看见，坐在那里居然一直一言不发。

等陈董觉得差不多了，这才缓缓地说：“小绝阿，今天让你进来，公司还要个重要决定要跟你宣布，你到公司这么久了，做出的成绩我和周总也一直看在眼里，经过我们董事会研究，决定从下个月开始给你加薪 300，希望你继续努力，只要你努力，我们就会看在眼里的。另外，加薪这个事情，暂时只针对你，先不要跟别人说。”

本来陈董期待着这个消息能给绝影带来一点震撼效果，没想到绝影并不买账，只是平静地回了一句：“嗯，我知道了。我会继续努力的。”

其实不就是加薪 300 吗？屁点大个事情还“董事会研究决定”。就算是“董事会研究决定”吧，那董事会还不就你和周总两个人开的，又想到上次陈董说的芝麻大个大 CASE，气不打一处来，最烦的就是他这种拿鸡毛当令箭的脾气。再说了，BOSS Liu 也离开了公司，本来以前可以两个人做的工作现在全得我一个人来做，你要加薪，也得把以前 BOSS Liu 那份全部算到我头上，至少也要算二分之一吧，搞到现在才加薪 300，这买卖还不是公司赚了。

所以资本主义从尼德兰革命发展到现在已经是相当成熟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越来越隐蔽，表面上看起来你还占了便宜，其实更大的便宜早让他们赚去了，坏就坏在大部分人根本就不知道，要不无产阶级早就在世界范围内把资产阶级打垮了。

办公室里沉默了一阵，周总觉得气氛有点不对头，才抬起头来说：“小绝阿，成都那边还有个公司也要装个 KIPACS，就在近期过去。你看看还有什么补充的工作要做没有，没有的话就把东西装备一下，特别要注意一些细节方面的，虽然这次 CASE 比较小，但有另外几家医院来参观，面子工程，对推广我们公司的产品还是很重要的。陈董也和我们一起去。”

绝影接到了命令，想终于可以脱离跟会计聊天的苦海了，忙说：“好，好，没事我先出去准备了。”

KIPACS 的安装绝影已经重复了很多次，这次的 CASE 是轻车熟路，加上陈董添油加醋对软件功能的描述，其他几个医院对 KIPACS 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即表示了购买意向。回到宾馆，陈董拍着绝影的肩说：“小绝阿，看到了吧，做产品不仅仅需要技术。做成功的产品更不仅仅只需要技术。”

绝影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深刻的体会到，这个 KIPACS 到后期基本全由他一个人负责，这里面有些什么技术含量他最清楚，可最后 KIPACS 安装出去，或者给别人演示，别人在对它赞叹的时候有几个人会想到陈董背后的这个小伙子？

看到绝影的认同，陈董又来了劲，说：“反正都来了成都，我也很久没来了，这边我还有个很好的朋友钟工，以前在 GE 工作，想约出来见个面聊几句，绝影你也和我们一块去吧，你们都是年轻人，聊得来。”

绝影本想拒绝，想自己一个搞技术的，从学校出来就呆在公司，每天就和电脑、代码、BOSS

Liu、周总打交道，说实话有点怕生，再想起那天和会计无聊的谈话，心中又恐怖起来。但是陈董又盛情难却，毕竟他还是董事长，就算牺牲一下自己，满足他的虚荣心，于是勉强应承下来。

几个人约在一家茶馆见面，成都街上什么最多？就美女和茶馆最多。工作、谈生意、吹牛、打牌、泡妞这些事情都可以放在茶馆进行，当然，为了适应不同的需要，茶馆也就有些变种，有些偏重打牌，于是机麻一套一套的，反而茶水成了次要。有些偏重泡妞，便一间一间隔开，点上个蜡烛，弄得不伦不类。有些偏重工作，于是小吃阿无线网络应有尽有。有些偏重谈生意，于是加上西餐阿工夫茶之类的中西结合。

钟工和他一个朋友一起来，初看上去，绝影并不觉得他有多么年轻神奇，怎么会被陈董如此推崇。整个聊天过程果然如绝影所预料，除了刚见面的互相介绍，绝影就只能一个人坐在那吃牛肉干喝茶，算是真正的喝茶。陈董跟钟工谈得滔滔不绝，从钟工的辞职谈到 GE 公司的现状，谈到现在医疗设备的利润、市场和售后服务，根本没有想过要扯点话题给绝影一点发挥的余地。这些问题他都不大关心，自己是个写程序的，用 BOSS Liu 的话说，写程序的，走到哪里都是写程序，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如今在公司做医疗，说不定明天就出去做 GPS，做游戏。

两个小时终于熬了过去，天已经全黑了。钟工站起来说：“走吧，我送你们。”绝影跟着他们走在最后，几个人上了钟工的车。

这是辆黑色的本田车，因为前面有个大大的“H”，说成“本田”是他的习惯。如果是周总，他会说“Honda”，他是从加拿大回来的。如果是陈董，他会说“ホンダ”，他是从日本回来的。

绝影事先并不知道钟工有车，现在来看，他的确很年轻，大部分男人在他这样的年纪还正做着车房的梦想。

成都的绕城高速修得很好，车跑在上面异常平静平稳，打开前照灯，车里的仪表都亮起来，打开天窗，凉风从车顶嗖嗖地灌进车。绝影望着窗外，想起初中的一个大年初一和朋友一起出去玩，到凌晨两点大街上一辆车也没有，几个人唱着歌，大模大样地像汽车一样走在马路正中间，从火锅店走到家，这是他第一次走马路的正中间，马路真的很宽敞平坦。他想像着，自己什么时候能驾着车，正儿八经地从马路中间走过，应该驾驶一辆什么车从这条路成都绕城高速上驶过。现在说什么谈恋爱散步就“压马路”，如果真的能够压着马路谈恋爱，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回到公司，陈董问：“怎么样，觉得钟工怎么样？”

“听你们谈话，觉得他真是个不错的人。我喜欢他那辆车。”

“一辆本田车算什么？现这样的车在路上多的是。”

“那是不算什么，但如果是自己的，一辆就够了。陈董，那车多少钱呢？”

“也就二十多万吧。不值钱。”

“嗯。就算二十万也很了不起了。”

“是阿，他本来在 GE 工作，也算很不错了，后来硬是辞职自己来做，做医疗器械的维修。我们这儿好几家医院的维护都是他在做。一年四季到处跑，还是很辛苦，很不容易阿。”陈董说完顿了顿，仿佛又回忆起自己当年的辛苦和不容易，过了一会，才又说：“小绝阿，知道这次为什么让你和我们一起去见钟工吗？”

“不知道。”

“我想了很久，很多事情终归还是要你们年轻人去做。我是老了，以后很多事情都不可能亲力亲为，这次有个事，我想让你独自去做。”

《疯狂的程序员》35 技术主管

本来绝影就对陈董说的话不抱什么太大的希望，感觉他总是夸夸其谈，而且会把芝麻小个事情描述得西瓜那么大，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久而久之绝影便学会了：若要不失望，就不要抱希望。

陈董还不知道绝影竟然是这样想的，他要是知道了，还不把他气死，人都是这样，你跟别人说什么，特别是你自己觉得很有意义很重大的事情，总希望别人也认为这事很有意义很重大。很多领导讲话，讲到自认为重点的地方，总是习惯停下来，留几秒钟等待掌声。如果该到掌声没有掌声，次数多了自己也就觉得没有意思，或者认为下面听讲的人层次太低，还没领会到讲话的精神。所以一般领导的秘书深谙此道，总是在讲稿某段话后面打个括号标注：此处可能有掌声，略微停顿二三秒。

他呷了口茶，缓缓地说：“公司必须要发展，市场规律如此，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在正是公司非常紧迫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大量的程序员。项目我来拿，如果拿不到项目，小绝你们可以骂我。但我拿到项目了也要人做，你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还要招人，还要大量招人。我和周总商量了，小绝你在公司呆了这么久，技术上我们觉得你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希望你以后能在技术上负起主要责任。所以我想这次让你来独自负责一次招聘的事情，我和周总都还有自己的事情，很难兼顾，希望你能把它做好。”

陈董说完，绝影心中一惊，他万万没想到陈董会把这个事情交给他单独来办。在他心中，陈董办事一向相当谨慎，凡是稍微关乎公司的事情他和周总一定亲力亲为，正因为这样，很多时候他觉得他们反而不像老板，一个老板，居然自己亲自计算员工的工资并且亲自发到员工手上，那也太没有老板的气质了。

一个女人，如果在一群男人面前不拘小节，那说明她为人放荡邈遏，但是如果她只在一个男人面前不拘小节，那只能说明她对这个男人完全信任，换句话说：在她心里，她就是他的人。在公司也一样，如果领导把一些重要的事情交给员工去做，那说明这个公司管理制度太不健全，领导太粗糙，但是如果领导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只交给一个员工去做，那只能说明领导对这个员工是完全信任。

绝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心中一阵暗喜。写程序算什么？说实话，在公司写的程序能有多难？如果真的要难，那只是说给用户听的，程序员心中自己知道有几斤几两。公司的程序需要多高的技术水平？不需要，也就是说，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公司程序上的问题他都是有把握解决的。

但是不光是程序员，对所有员工来说，在一个公司应该怎样发展，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从到公司的第一天，绝影就告诉自己不能在公司写一辈子程序，至少不能在公司一辈子只写程序，技术总是要进步的，新人总会出来取代旧人。你要保持自己的技术不落后不被淘汰，你就得不断地和新人竞争，不断地去学习，新人们刚毕业，对他们来说除了工作的时间都可以拿来学习，但是老一辈不一样，你要结婚，有老婆有家有孩子，客观因素决定你不可能有他们那么多时间。

想起 BOSS Liu 热衷于中国象棋，而绝影自己更喜欢国际象棋，这两种棋本身就体现了中西方文化差异。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最大的两点区别是：中国象棋中老王永远都只在自己的城中，运筹于帷幄，国际象棋残局中，老王反而是战斗的主力；中国象棋中兵永远是兵，从你一生下来就是兵，等你拱到对方的底线，你就失去了你所有的价值，国际象棋中，只要兵能够成功冲到对方底线，甚至就可以变成后，正是拿破仑说的：不想当元帅的兵不是好兵。

陈董说完，大家沉默了几秒，绝影平静地说：“没问题，我会好好去落实的。”

听他这么说，陈董点点头，说：“既然让你去做，就要给你权利，我和周总商量了，先让你做技术主管，之后凡是新招聘进来的程序员，都由你负责，包括现在的小张，呆会我会把这个事情告诉他。”

听到这个决定，绝影心中异常兴奋，好几年之后，绝影和 BOSS Liu 混成了老油条，总有以前的小弟打电话来报告他们：“影哥，刘哥，我现在在公司升职了，做了 XXXX。”他们总会马上问：“加薪了吗？”

“没加。”

“没加说个 P 啊。这个世界，薪水才是王道，那个什么什么职位公司多的是，只要老板高兴，今天给你一个明天给你一个，甚至随便一个跑销售的推销员，名片上都印的‘业务经理’。小伙子啊，你还高兴呢！太没经验了啊！”

不过当时毕竟还是绝影第一次升职，所以他还是像小弟一样高兴得不亦乐乎。出了办公室，他马上给燕儿打了个电话。

原以为燕儿也会为他高兴，没料到燕儿也只是很平静似乎不经意地问了句：“加薪了吗？”一句话又说到绝影的硬伤，他只好支支吾吾地说：“薪水嘛，按理应该是在年底才加薪的。今年应该会加吧。”

“我马上就放假了，可以来公司工作了。还不知道陈董他们给我开多少工资呢。”

“回头我帮你问下，他们的意思是你现在还没毕业，所以是实习，估计和我当初实习差不多。”

“那他们也太扣了，现在随便出去问哪家公司，250 块钱的工资人家都拿不出手，亏他们还说得像模像样的。”

“算了，反正抱着混点经验的态度去嘛。”

燕儿的表现和他预料的不一样，这让绝影非常失望。

暑假的第二天，燕儿便来公司正式报道。陈董说：“现在公司条件好了，250 块钱的实习补助就不再实行了，以后一律涨到 300。”

燕儿的工作不难，但是杂，杂到除了写程序和老总们必须亲自做的工作，其他的都需要燕儿去做。又是打扫卫生又是接待访客又是写材料又是跑国税地税又是做汇报。要是换到现在，员工们的办法多得很。工作多，工作杂，工资低是不是？工资低我们就联合起来集体搞罢工，你公司就两个老总总不可能事无巨细都去处理，更不要指望能让下面这帮搞技术的人去给你报税——他们连去国税局坐几路车都不知道。你说不加薪是不是？不加薪我就跳槽，反正我啥事都在做，对你公司是知根知底，我一跳跳到其他公司，你公司不养我我就做你竞争对手，看我一招一招尽往你软肋上打。

可是那个时候人就是老实啊，人善被人欺，燕儿自己一天到晚累得要死也只能回家跟绝影发牢骚，两个人对着空气把老总骂得狗血淋头，第二天还是得把闹钟调到七点半按时去上班。周总让燕儿把公司招聘广告拟好发到学校社区上去，效果还真不错，第一天绝影就收了十几封简历。简历看多了，绝影也看出一点门道：你说公司招 VC++ 程序员，再怎么简历上也应该出现 VC++ 啊，MFC 啊，SDK 啊之类的，要是连这几个关键字都没出现，那多半基础太差，也就是尚停留在 TurboC 的基础上，这样的人你就不要对他抱多大期望，招聘这个事情，对周总他们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对绝影来说可就大了，招进来的人总要能够帮自己分担一部分工作，要是真招上几个抱这“学习”目的进公司的人，自己不但工作上要累，教他们更要累。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好啊，凡事都要跟自己的利益挂上钩，做起来才积极才有效率才能严格把关才能做得好。

几天下来，绝影精心筛选了七八个简历，让燕儿一一打电话通知他们来公司面试，本来应聘的都是大学生，外地的多，再加上公司的位置又确实不好找，燕儿一次一次不厌其烦地跟他们讲从学校出来坐几路车，做到哪里哪里哪一站又转几路车，到终点又怎么怎么走。毕竟是面试的学生，大家态度都比较好，只是一个牛人竟然直接问：“自己开车怎么走？”问得燕儿竟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

大学生们陆陆续续来到公司，绝影按照事先的计划一一问了他们一些问题。这和很多大公司面试不一样，大公司面试大多是专业人事人员，出的题都比较有水平，但正因为他们是专业

人事人员，招技术人员就是外行面试内行，结果往往是把那些有面试经验技术一般的人招进了公司却错过了真正的技术高手。绝影和他们不一样，他不会出什么题，干脆就出些跟技术本身相关的题，他说他懂 Platform SDK，就问他取窗口标题用什么函数，要是这个问题都答不出来，再简单一点，GetWindowText 函数有什么作用，要是连这都不知道，那就直接让他走人。

两个小时的面试下来，七八个人中竟然只剩下三个，再上机做到链表的程序填空踢，居然又淘汰两个。也不知道这群学生是抱着什么态度来参加面试的。其实对他们来说也很简单，大学还没毕业，你要说在学校学到什么，其实也没学什么，就算学到了，真正又有几家公司能对上口？反正现在招聘信息也是满天飞，于是便广泛撒网重点培养，管他会不会，去面试了再说，如果面试不上，再等另外一家，如果上了，再进公司去学，其实自己本来是不会的，进去学了，便也就学会了。

这次招聘的结果还是让绝影感觉到 BOSS Liu 的离开对公司来说是个很大的损失，这群大学生的水平和 BOSS Liu 的水平比起来差远了。什么真本事没有，回答起面试问题来却头头是道。遇到答不上来的问题便顾左右而言他，打起哈哈；运气好一个问题正中下怀便添油加醋东拉西扯借题发挥。

那剩下的一个人叫小王，绝影对他印象也相当不错，如果他自己说的水平属实，绝影觉得他应该可以培养成第二个 BOSS Liu。他自己说他对 MFC 相当熟悉，几个简单的问题也马马虎虎回答了上来，好像确实还懂 MFC，想起自己刚进公司对 MFC 一窍不通，后来还不是到了这个水平。绝影便给他一周时间，还是让他做个读写注册表的 Demo，想当年自己也是靠这个读写注册表的 Demo 取得公司信任，终于一步一步做到技术主管这个位置。

本来绝影还是对下面的人非常信任，既然你自己接任务的时候胸口拍得比大猩猩还响，那你肯定表示你有把握，既然你自己有把握，我就应该让你自己充分去发挥。周总却不这样认为，他总趁没人的时候对绝影说：“小王啊，任务布置下去你还是要盯紧点，不能让他闲着。”

一周下来，绝影想那 Demo 应该也做得差不多了，但小王也没来汇报，便忍不住问：“小王啊，读写注册表的做出来了吗？”

“还没有。快了。”

“一周了，还没做出来，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是有点问题……”

“那让我看看。”

绝影走过去，小王极不情愿地把他建立的工程打开，工程还是做得像模像样，小王在旁边说：

“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编译不过。”

绝影编译一下，VC6 的 Output 窗口显示：error C2065: ‘Cstring’ : undeclared identifier。

就这么一个错误，双击上去看，那一行的代码是：Cstring str;。

很显然是把“CString”写成了“Cstring”。绝影气不打一处来，指着上面问：“‘Cstring’是什么？”

小王战战兢兢地回答：“字符串处理类。”

“MFC 中字符串处理类是这个吗？”

小王用手摸着头，看着绝影，似懂非懂地摇摇头。

“我再问你，MFC 中字符串处理类是什么？”

再摇摇头。

绝影起身，走进周总办公室，周总问：“怎么样？”

绝影摇摇头：“不行。”

“你让他进来。”

周总再让绝影进办公室的时候，对他说：“小王的工资我已经跟他结算了。你送他出去一下

吧。”

绝影把小王送到电梯，所：“回去再好好学习一下吧，你觉得可以了，再跟我联系。”

小王很尴尬的点点头。

回到公司，绝影忽然感觉很失落，想起小王说的自己对 MFC 很精通，更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他对燕儿说：“周总让小王回去了。”

燕儿抬起头说：“周总也真是，应该等到下班，大家一起走。”

正说着，周总走出办公室向大家招招手，说：“大家先把手头工作放一放，进来开个会。”

《疯狂的程序员》36 DAP

一千人各自收拾了自己的东西来到周总办公室，燕儿还没在公司开过会，特别谨慎，专门备了笔记本和笔。

周总的桌子上乱糟糟地摆满了资料，烟灰被风从烟缸里吹出来飘得满地都是。他耸耸鼻子慢吞吞地说：“半年下来，我们到好几家医院做了 CASE，总体情况还不错，客户对我们的印象很好。现在看来时机算是成熟了，我们不能总搞 KIPACS 这样的小 CASE，没多少技术含量，总是被动挨打。小绝，小张，这段时间，你们也积累了一些技术，按照陈董的长远发展方针，是时候搞点自主知识产权的大东西了。你们意见如何呢？”

不等燕儿和张厂长反应过来，绝影抢先说道：“嗯。我觉得周总您这个决定十分正确。现在 KIPACS 做得多了，的确感觉这里面没多少技术含量，而且产品单一，公司毕竟是要发展的，总这么个东西也不是办法。”

绝影抢着说，是因为周总说的一直以来也是他心中的想法。现在随便一个七八岁的小孩，问他长大了要干啥，他都说：“要做大公司，做什么都不重要，但一定要大，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绝影没周总那么高瞻远瞩，在他看来，KIPACS 已经开发得差不多，老是把代码搞来搞去小修小改，或者把 if/else 换成“？”运算符实在提不起他写程序的兴趣。程序员，一定要做大程序，做什么都不重要，但一定要大，写了几年程序，别人问你做了些什么，你要说就做翻来覆去改了几年 KIPACS，自己都不好意思。

周总点点头，说：“小绝说得很对。咱们公司的目标就是以 PACS 作为发展方向，但严格的说 KIPACS 并不是真正的 PACS。下一步我想做的就是自己真正的 PACS。之前由于公司的发展方向还没确定，这个事情也就一直没提上来，半年项目做下来，公司算是解决了温饱问题，也暂时闲下来，现在我们就要看长远一点了。小绝，你觉得现在来做 PACS 怎么样？”绝影犹豫地点头说：“行到是行，不过到目前为止，我对 PACS 还一窍不通啊。”

“这个不要你操心，PACS 我和陈董之前已经搞过好多年，对这个基本上有所了解，这段时间我又调研了一下，搜集了很多资料。让你做，我当然会把一些东西教给你。”

“那应该没问题。只要您布置下来。”

“好，我先说说我的想法。PACS 是基于 DICOM 标准的，现在要我们自己实现对 DICOM 的支持是不可能的。绝影你以前做过毕业设计，DICOM 标准你可能大概看了一下，那东西太复杂，让专家们去搞吧。以我们的实际情况，我们应该尽可能利用现有资源。有个 DCMTK 的开发包提供了对 DICOM 标准的支持，但这个开发包我看了一下也比较复杂，主要是 C 风格，未来的开发方向现在还无法精确的预期，但我认为我们至少要有个自己的开发平台提供对 DICOM 的支持，所以我建议我们在这个开发包上先做点工作，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基础上做 DICOM 图像处理方面的应用，当然，以后我们可能会扩展到 DICOM 传输、归档、打印、成像这些方面，但图像处理要最先做，可以直接先用到 KIPACS 中。现在 KIPACS 中图像处理并不是基于 DICOM，太不专业了。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周总滔滔不绝讲了半天，听得张厂长和燕儿找不着东南西北。他们能明白什么？这时候，也只有绝影若有所思地点头。

见绝影点头，周总释然地收：“好，好。小绝啊，这个 CASE 是个长期项目，就像炒股一样，

我们这次是长线，事实证明，股市里面赚钱的总是长线操作的人啊。现在你既然已经是技术主管了，这个项目就由你去负责。**DCMTK** 我已经放到共享里面，你先去看一看，有什么不明白的就来问我，还需要些什么支持直接跟我讲，我会尽可能提供条件。你先去把计划做出来，觉得准备得差不多了可以开工了，就告诉我。”

绝影坚定地点点头，仿佛终于接到了维护世界和平的大任务。

出了办公室，张厂长对绝影说：“周总等于是跟你一个人开会。我还是去忙我的了。”

燕儿谨慎的神情从开会一直持续到现在，绝影走过去，问：“怎么样？记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记。”

公司里就绝影一个人心情激动，热血澎湃，什么 **DCMTK** 他也顾不上去看，反正迟早都会去看的，现在要紧的是先把计划做出来，**CASE** 先上线，其它的问题是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候再想办法解决。

其实周总开会时一边讲，绝影就在一边想，他那个思想，绝影很容易理解，毕竟以前搞 **KmdKit** 的时候接触过一些驱动方面的开发。那驱动也是分这样层那样层，上层通过调用下层提供的接口来实现某些功能。这办法就是好，只要好好把下面这层写好了，就不用变了，以后要用，直接在这个基础上往上开发，改一改，实现这个功能，再改一改，又实现那个功能，要是像以前 **DOS** 时代那样每个品牌的打印机都去设计一套直接操作硬件的驱动，那还不把程序员累死。

花了半天的时间，绝影终于在 **Word** 上把自己想的层次图画好，他迫不及待地拿给周总，说：

“周总，我计划好了，你说的是不是分层设计的思想？我的想法是我们把系统分层三层，最上层是应用程序，包括图像处理啊、归档啊这些，中间一层就是我们要开发的，针对不同的应用，分成不同的模块，比如管图像处理的，管归档的，最下面一层就是 **DCMTK**。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开发中间这一层。”怕周总不明白，他又在黑板上边讲边画，讲到重点，便在上面标记一下，或者打上箭头，不一会，画的层次图便被他涂改得面目全非。

周总一边思考一边点点头：“很好，很好。这就是我的想法。你说的中间这一层上很重要的，首先直接用 **DCMTK** 开发应用太烦琐，如果我们有中间层支持，再按照你的思想分成模块，那以后开发应用就如同搭积木一般简单了。你的想法很好，我完全同意。”

听到周总的表扬，绝影更来了劲：“我想就想 **API** 或者驱动一样，我们这一层设计好统一的接口，把它写好，以后就不用改了，要什么功能我们直接调用就好了，应用程序的开发绕过了 **DCMTK**，要方便得多，直观得多。”

“嗯。没问题。你觉得行就准备开始干吧！”

“那这个 **CASE** 叫什么名字呢？”

“就叫 **DAP** 吧，之前就想好了，**DICOM Application Platform**，**DICOM** 应用平台。所以这是个平台性的项目，长期的项目啊。现在你说到分模块设计的思想，我想根据 **DICOM** 的内容，我们初步分一下，至少要有图像处理模块、传输模块、查询模块、归档和打印模块。现在想到的就这么多。先做图像处理的部分，我看这个模块就叫 **DcmImage** 吧。小绝啊，你要尽力去做，还有什么问题吗？尽管提出来。”

听周总说 **DICOM Application Platform**，绝影觉得有点好笑，现在啥东西管他芝麻绿豆大都爱冠个 **Platform** 的大名，**QQ** 里面的 **TXPlatform** 就是证明。大概就是受微软 **Platform SDK** 这个名字的影响吧。虽然现在说菜鸟崇拜微软，高手不屑微软，但从这点上来看，微软对中国写程序的影响还是不小，现在好多写程序的，问他会啥？答：**Win32 SDK**，**MFC**。好像 **C++** 就等于 **MFC**，对他们来说，万一哪天微软倒闭了，**C++** 也就倒闭了。

再说周总给项目起名字也太没有创意，老总和程序员不一样，程序员做出一个项目，往往宝贝得像儿子似的，给儿子起名字，那肯定要精挑细选，说不定还要去问问周易，就像 **BOSS Liu**，绞尽脑汁起码也能想出“**Shiny**”这种有意义的名字。周总大概是受了鲁迅先生的影响，

总喜欢“硬译”。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公司终于有期待的大 CASE 来做了，你还要求什么？好多练武的人练了一辈子武连《降龙十八掌》秘籍的封面都没见过，比起他们，绝影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得多，于是说：“其它没什么了，我就是担心人手不够。”

“这个你放心，这是长期项目，你慢慢去做，就尽管去做行了，我承诺你在两周内给你解决人手的问题。”

出了办公室，由人手的问题，绝影又想到了 BOSS Liu。好几个月没联系，不知道他现在如何。于是溜到厕所，给他打个电话。

BOSS Liu 接电话的声音还是那样低沉，好像他老板就在他旁边看着他接电话，绝影也用低沉的声音问：“怎么样，BOSS，几个月不见了，混的如何啊？”

“累啊，天天加班。还是以前公司好啊。可以十点钟才上班。”

“现在做啥 CASE 啊？拿出来交流一下嘛。”

“我哪能做什么大 CASE 啊！说出来还不让 BOSS 你笑话。”

“少来了，别小气。拿出来交流交流。”

“真没啥大的，还不是在做 GPS 的。那 GPS 数据收起来好慢，收一个包得好几分钟，BOSS 你有没有啥好办法啊？”

“我能有什么办法！你那 GPS 我还一窍不通。做出来了你给我个，我也来研究研究，给燕儿整一个带脖子上。”

“算了吧，我一个人要能整出来，早发财了。对了，BOSS，你最近又在忙什么啊？KIPACS 的 BUG 修完了没有啊？哈哈。”

“什么 KIPACS，做那玩艺有啥意思，现在我做大 CASE 了，DAP 懂不？”

“DAP？”

“说出来吓死你！DICOM Application Platform！”

“动不动就是 Platform，是够吓人的。”

“唉，BOSS 啊，如果你当初没离开公司，估计发展也多好的。现在我都升职做技术主管了。”

“那是应该恭喜你咯。主管，管多少人呀？”

绝影仔细想想，技术主管，管技术，公司现在搞开发的就他一个，就算生拉硬扯把张厂长也算进去，那也才两个，自己是主管，最多也就只管一个人，要是老老实实给 BOSS Liu 说，肯定被他笑死。于是打着哈哈说：“现在都啦，新招进来的人都归我管呢。”

他这么说，BOSS Liu 反而扑哧一笑：“行了吧 BOSS，少忽悠我了，估计你也就是个光杆司令，如果我在公司呢，你还能多管一个人，还好我走了。不然你一个光杆司令加我一个光杆兵，那传出去我们俩都够丢人的。”

“胡说！”

“行行，BOSS 你放心，光杆司令的秘密我绝对不告诉别人。你放心，事情到我这就算进了保险柜了。升职了，周总给你加薪了吧？”

“没加，估计年底才加。”

“那他不是哄你呀。周总他们也太小气，你还一个主管，我现在在公司一个小兵，工资都有 3K 了。”

“那不错嘛，不过你大城市，消费太高，要没 3K 打死我都不会去的。”

放下电话，绝影越想越不通。BOSS Liu 说得对，现在公司要是没有自己，还能活吗？要说技术，虽然自己不一定在 BOSS Liu 之上，但一定不在他之下，要说到贡献，自己对公司的贡献就更大了。别人张厂长每天朝九晚五上班下班，自己有时候还为了项目进度自觉地加班。说心里话，有时候项目压下来，自己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去解决，如果帮公司渡过难关，

从来没想到自己应该怎么怎么样。刚才听 BOSS Liu 这么一说，就觉得委屈起来，自己辛辛苦苦地干，无非就是希望公司看到自己做出的成绩，会给自己应得的回报，但除了一个光杆的“技术主管”，公司到现在什么也没给他。

这么想，绝影觉得 BOSS Liu 说得非常正确。自己虽然天天在公司闭门造车，水平到底怎么样说实话自己也不清楚。但 BOSS Liu 毕竟经历过跳槽和求职，他都说自己没有问题的，那多半没什么问题，再说了，实在不行还能进他公司，工资也不会比他低。怎么也比呆在公司强。

打定主意，绝影把燕儿叫到外面很认真地对她说：“我想辞职了。”

《疯狂的程序员》37 动摇

燕儿一把拉住他，低声说：“你疯了。隔墙有耳朵，这种事情，回家再说。”

回到家中，绝影一直闷闷不乐，燕儿也在一旁帮他下决心说：“你想想，你在公司足足实习了八个月，才 250 块钱的工资，你说我来公司实习 300 块钱尤不失下曹从事，毕竟那是打杂的工作。陈董每次回来都说：小绝啊，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可见对他们来说你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说实话你那待遇也太低了。就说我们寝室一个同学的男朋友吧，人家在一家卖场跑采购，每月都有 3000 块工资，那还只是工资，加上回扣啊出差补助啊通讯补助啊算下来，怎么着也得过 5000 吧，而且那还纯粹就是个体力活，让我去我也能做得下来，可是你自己写的程序呢？那可不是人人都能写的，也不是人人都学得会的。”

一席话说得绝影又热血沸腾起来。早几年人们都觉得做技术的人很牛 B，往往给人的印象是生活粗糙，不修边幅，做的又尽是些匪夷所思的事情。那毕竟是做的脑力劳动，中国几千年的思想下来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以搞技术的莫名其妙有了优越感，越是有优越感，就越是不修边幅，鲁迅先生能做到把喝咖啡的时间都拿来工作，我还不能做到把梳头洗脸的时间拿来工作？

所以封建社会的腐朽思想害死人：人人都认为搞技术好，于是人人都来搞技术，搞到最后技术实在太多了，反而如何把技术销售出去才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于是慢慢地搞销售才成了王道。

燕儿的话说得一点不假，与其自己在公司天天写代码累得要死要活才这么点工资，还不如人家搞销售的天天在外面跑。想到这里，绝影坚定地点头说：“嗯。我主意已定，不必多说了，睡觉吧。”

第二天一起床，燕儿问：“怎么样？想好怎么给周总说了吗？”

绝影又猛然想起昨天晚上的事情，眼看 DAP 项目已经上纲上线，再想想虽然自己认为在公司待遇不怎么样，但比大部分同学还是高出一大截，关键是公司还管住，还给他这么大套房子。那卖场跑采购挣三千五千一个月毕竟还是少数，要不是少数，燕儿也不会专门拿他来举例子，人比人是比死人，那他怎么不去跟 Bill.Gates 比去？毕竟是毕业没多久，燕儿也还在念书，啥事都还没稳定下来，难得公司对自己这么信任，可以说只要公司不倒闭，自己就不会失业，还是稳定压倒一切。

又说 BOSS Liu 跳了几次槽，工资也慢慢上去了，但打游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始终不是长久之计。你看看现在各大大公司的 CEO，不是公司创始元老至少也是在公司呆了十年八年的。这样想，绝影又动摇起来，他对燕儿说：“辞职的事情还是先放放，先做 DAP，现在说走就走太不人道了，那不是我的作风。”

“怎么睡了一觉变得这么快啊？”

“我又好好想了想，人家跑采购的虽然工资是要高些，但毕竟不稳定，今天公司可以让你跑采购，明天就可以让我去跑，这个月跑得好给你五千块钱，下个月销售淡季没有业绩一分钱也不给你，压力还是大啊。不比我们，每天朝九晚五就够了。”

“昨天什么都不好，今天怎么又全变成好的了？真是奇怪。”

“不奇怪不奇怪，反正你还没毕业，好歹咱们俩都呆在公司还算稳定，辞职这个事情还是个

大事，等你毕业了咱们再打望打望。”

打消了跳槽的念头，绝影开始认真盘算起 DAP 来，周总也不食言，果然在一周内就给他招了个新人小李。招聘的事情绝影完全不知道，周总说那小李厉害得不得了，绝影去问了问他，他劈里啪啦什么“熟悉 C/C++，VB，VC，VFP，Dehphi，最擅长的还是 Visual C++”。他这么说，绝影突然想起周杰伦的《双截棍》：什么刀枪跟棍棒，都要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可绝影怎么看怎么也想像不出他有多厉害。

按照先前跟周总的规划，要把 DAP 分成好几个模块，正好模块之前的藕合很低，于是绝影自己做 DcmImage，让小李做 DcmPrint。周总问：“这个 DAP，预计多久能做完啊？”

绝影想了想说：“大概要三个月吧，主要是人手不够，要是再有一个人，估计两个月就够了。”

“既然如此，让小张也来做 DAP 吧，反正现在公司没有其它的项目，总不能让他一直闲着，让他也来做，能做多少做多少。”

绝影分给张厂长 DcmConfig 模块，他第一句问的是：“可以用 VB 做吗？”

绝影狠狠地说：“这又不是做玩具。”

这样说，绝影想还不如不让张厂长参与到 DAP 项目中来，以他 C++ 入门级水平来做 DAP，只怕到时候做了又要返工，返工还好，就怕周总说：“小绝啊，时间是不等人的，你看看，就在小张的基础上修改一下吧。”

这一改，还不把人改死？

其实 DAP 这个项目说起来难度也不大，那 DcmImage 也就是搞个 CDCMIMAGE 类，把 DCMTK 的函数封装一下从 DLL 中导出来。对绝影来说，也无非就是把惯用的 DEF 的 EXPORTS 换成 __declspec(dllexport)，唯一的难点就是这 DCMTK，函数多，看起来复杂。如果是微软，财大气粗，就一个 MSDN 也至少得写出好几十 G，什么目录、索引、搜索、书签功能一应俱全，你说这光打字就得多少人？好在这么做多多少少也能让人看出点门道，那 DCMTK 帮助文档看起来却更像 Word 文档，看得他头都大了。

周总说：“别看文档，看 Demo！”

可里面的 Demo 也完全是外国程序员风格：管他屁点大个功能，都写得异常复杂，C++ 里面管他函数模版、抽象类、重载、throw/tray/catch，能用上的全给他用上，仿佛他的目的就是让你看不懂。

如果只是写个 DcmImage.dll 倒也罢了，绝影自认为自己不是微软里的牛人，一次性就成功，总得写个 exe 来测试。于是自己这模块一来二去便花了一个多月。写到这里，绝影惭愧起来，原以为那 KIPACS 自己耍得头头是道，DAP 还不是个程序，能难到哪去，真正写起来，才发现自己实在自不量力，按照现在的评估，别说三个月，就半年都还有点危险。

自己这边进展不大，估计小李那边也好不到哪去，两人平时各干各的本来磨合就少，这天中午吃饭，小李突然对绝影说：“影哥，我准备辞职了？”

绝影以为他只是准备要走，随口问了句：“准备什么时候走呀？”

“明天。”

这可让他吃了一惊，一个多月下来，虽然绝影总认为他没周总说得那么厉害，但看得出来他也的确是个能做事的人，看看公司现在这些人，表面上张厂长也能写点程序，可绝影和他心里都清楚，他那些不过也只是些玩具而已。

现在小李突然跟他说要离开，以后 DAP 的事情还不是全部落到自己头上，那还不把自己累死。他小心翼翼地问：“怎么了？有什么不满意的？”

“其实也没什么不满意的，就是来的时候周总就承诺我办个月做下来就给我转正。到现在都一个多月了，每天他只是催我好赶紧做，要好好干，转正的事情提都不提，也太不厚道了，我也刚毕业不久，不想再浪费时间了，所以前几天我另外找了个工作，明后天我就要过去。”所以还是年轻人狠啊，本来这 DcmPrint 写到一半，也就只有他自己最了解自己的思路。先

不说小李走了自己要多做多少工作，就让自己现在去接着写 DcmPrint 那难度也足够大了。所以现在的年轻人确实比较前卫，啥事情都是先斩后奏：先同居再谈恋爱，先怀娃娃再结婚，先到工作再辞职。

人一定要有骨气，所以绝影也只是象征性地对他说了几句惋惜的话便把事情上报给周总。

周总问：“你有什么意见？”

“没什么。他要走就让他走咯。我原以为他技术有多厉害，看了一个月也不过如此，比起以前的小刘都还差远了。小刘不是也离开公司了吗？我觉得他没什么好留的。”

“行，那我原则上也同意了。只是项目的进度你能把握吗？”

“当然，我先做着，不过我也希望能尽快补充人手。”

“你觉得再要多少人合适？”

“两到三个吧，但是如果是熟手，一个也就够了。”

“那没问题。这事情我来安排，你安心去做 DAP 吧。”

出了周总办公室，绝影才感觉压力突然来了。刚才是站着说话腰不疼，现在想想，DAP 那么多模块要做，又要一点一点去研究 DCMTK，关键是还要接着小李做 DcmPrint 做 KIPACS 的时候就恨死了以前的程序员，现在又要再重蹈一次覆辙。但是刚才在周总面前自己又不得不表现得对小李的离开不屑一顾，否则，自己和公司受制于人，以后会非常被动。

虽说周总又承诺解决人手问题，但绝影想还是不要对他抱太大的希望，正如小李说的，一个多月下来周总也没跟他谈转正的事情，周总要是诚心希望他能留下，哪有不谈转正的道理，莫非周总报着节约成本的目的故意招的试用期员工？

绝影还是想到 BOSS Liu，想以前跟 BOSS Liu 一起配合多快乐啊，什么东西交给他做，管他花多少时间你都不用操心，到时候直接问他要东西，拿过来就能直接用，这和自己的风格有点像。像张厂长这种，你还得祈祷着他最后交上来的东西可以不修改可以不返工。

这么想，看来人手的事情还是要靠自己，先给 BOSS Liu 打个电话，看他有没有好的人选可以推荐。

BOSS Liu 接了电话，还是用低沉的声音问：“BOSS，有啥事啊？”

绝影说：“没啥，问下你现在好不好。”

“还不是那样，天天写着程序呢。BOSS，有没有啥新技术，拿出来讨论讨论嘛。”

“我哪有啥新技术啊，以前没好好学 C++，现在要用了，正后悔呢。还是你有先见之明。”

“我早就说了，要想饿不死，就得学 C++，怎么样？DAP 还是得用 C++ 吧。”

“是是是，还是你厉害，说正经事，你有没有认识的人能写程序啊？给我推荐几个，我这里正缺人手呢！”

“人到是有，不过 BOSS 给你说实话，一个都达不到你的要求。你想要是有好的，我早介绍到我公司来了，我现在还不是愁得要死。”

“少来了，有好人就拿出来，别藏着己用。”

“唉，真的没有。你看我周围的人，天天都是吃饭喝酒，昨天晚上才喝了，今天又喝，别人喝了酒唱歌，我们喝了酒下棋，几个人可能是故意整我，把我灌醉还要我让两先，害得我今天又输了 50 块钱。”

“唉，这可愁死我了。BOSS 你不知道啊，本来有个小李的，做了一个月又走了，我还得给他收烂摊子。”

“你也别愁了，我跟你说，凡事还是得靠自己，你想 BOSS 你要是一个人就把 DAP 做出来了，那你就立马升级成牛 B 人，以后在朋友面前一提到 BOSS Jue，独自完成了 DAP 的开发，那都是响当当的名字，再怎么也能跟求伯君有一比吧。”

“算了不跟你说了，看你真是醉了。”

“你放心，我没醉，晚上回去还要写程序。”

挂了电话，绝影仿佛还闻得到 BOSS Liu 的酒味。看来 BOSS Liu 的小资生活还是过得有滋有味。本来他以为自己做了技术主管也能做上这样的滋润生活，奈何事事还得亲力亲为，既要亲力亲为，那这主管的头衔有何用？

两周下来，人手的事情还是没有落实，绝影也怠慢起来，就慢慢做吧，等人。

又等了几天，周总对绝影说：“小绝啊，DAP 是个长期项目，做到这里我想我们还是先放一放吧。”

《疯狂的程序员》38 张厂长的遥控器

周总一说放一放，绝影就怕得要死。天知道这一放又要放多久。比如馒头这东西，刚做出来的时候热气腾腾还带点甜味确实蛮好吃的，放一会凉了也还能吃，要是你放个一天两天，那馒头就变成了石头，还如何能吃？

程序也是如此，好端端一个程序，若能一直写下去，倒也像香喷喷的馒头，越写越多，越写越有劲，要是哪一天突然让你停下来，N 个月后再让你来看，明明是自己写的东西，反而全都不认识了，程序员又不是狗，靠鼻子认东西。再来写等于从头再来，从头再来还好点，至少思路都是自己的，现在还要顺着以前的思路写，接别人的活写着写着就骂以前的程序员，接自己的活写着写着就骂自己。

绝影强压住心中的怒火，周总慢条斯理地说：“上次医院那套系统用了这么久了，最近根据他们的反馈，效果还不错，还有好几家医院来参观过，正好给咱们免费打广告。一套系统做好了，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系统本身，也应该再做点增值产品，一来可以扩展 KIPACS 的功能，二来还可以再给我们增加点收入。”

本来绝影认为 KIPACS 确实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基本上没有什么再开发的價值，相比起来，DAP 的价值要大得多。如果是别人这么说，他肯定拿出一大套说辞来有力地反驳他，奈何这话又是周总说，现在公司收入的大头还是得靠 KIPACS，于是继续听周总往下说。

“最近我调研了一下，发现一个很简单也很实用的功能，就是遥控器。比如以前我们在 KIPACS 上点击‘拍摄’按钮来拍片，医生一边要兼顾病人的体位，一边又要到控制台上来操作，实在不方便，离放射源也近，不如拿个遥控器，远远地就可以拍摄了，你说多方便。”他这么说，绝影几个人不约而同地点头，周总也确实想到独到之处。现在什么东西都有人做，做的多了，竞争就激烈起来，本来大家的技术都差不多，比就比什么？比谁的设计新颖，谁的设计更人性化，系统是越来越复杂，操作要越来越简单，就比如 Photoshop，东西是好，但学起来太难，起码得买三五本书，要想稍微提高一点至少还得报上一个培训班，比学写程序还难，所以尽管早在大一的时候绝影就打算学 Photoshop 但直到今天还是什么也没学会。程序员的想法往往是所有人都是程序员，这么简单一个程序，不说你看一眼就懂，至少你摆弄个三五天也应该耍得有模有样。有这种想法，设计起来就粗糙了，能省的地方就省了，比如软件配置，就不专门做配置模块了，你自己去修改 ini 文件吧，大不了给你写个文档，哪个 Section 哪个 Key 是什么什么功能。

可是用户偏偏和你想的不一样，想想傻瓜相机这个概念刚出来的时候多火爆，所以你就得把用户都当成傻瓜，你永远不要指望他会把鼠标移到工具栏上停留个三五秒自己去发现上面的 Tooltip，最好啥都做成一键式，一键拍片，一键恢复，一键出报告，然后在大大的按钮上把这些用红色字体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周总见大家都很赞同他的观点，颇有点得地说：“现在遥控器的优先级要高一些，小绝你先把 DAP 的项目放一放，这个属于硬件方面的开发，小张你应该比较了解，你好好去调研一下，有什么问题让小绝多提供些支持。”

张厂长听了周总的话，胸有成竹地使劲点头，想在公司这么久，被绝影嘲笑自己做玩具都不直到嘲笑了多少次，奈何自己一个搞硬件的偏偏身在软件公司，有一点鹤立鸡群的味道，那些鸡可不但不觉得自己漂亮，反而嘲笑自己长得太丑。这次可是一次扬眉吐气的机会。

绝影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他觉得周总心里有偏见，不要说周总，全世界对软件都有偏见，都觉得硬件好，念初中的时候，老师就说：什么是硬件？硬件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什么是软件？软件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人们的心态就是这样，往往更喜欢实实在在捏在手里的东西。早些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候，你跟他说金属本位制，美元也是硬通货，直接跟黄金挂钩的，可人们还是偏偏喜欢黄金，眼看金融危机一来，赶紧把美元全部换成黄金，搞得美国也没了那么多金子，不得不放弃美元，美元也变成了货币符号，最后害了谁？还不是害了自己，自己辛辛苦苦挣再多钱，不过是货币符号而已。

张厂长兴冲冲去城隍庙电子市场出了几次差，每次都抱回一大堆电阻啊，电容器啊，电路板啊这次材料。本来他就爱捣鼓这些玩艺，加上这次都是公费报销，虽然以他的人品肯定不会中饱私囊，但放在公司里也差不多就是自己一个人用，当然要尽可能多地充实自己的工具箱。绝影见他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忍不住问：“怎么样？有眉目了吗？”

“当然当然，一周下来，还是小有收获。”

“有啥收获啊？拿来见识见识。”

听他这么说，张厂长小心翼翼地从小箱子里翻出手机大一个遥控器，递给绝影说：“就这个，如何？九键的遥控器！”

绝影掂了掂，感觉轻飘飘的，想起小时候买钢笔，妈妈说要买重的，重的好，从那时候开始，就觉得轻的东西不牢靠。你想黄金啊白金啊这些值钱的东西，哪样不是沉甸甸的，要说轻，就塑料这些不值钱的东西才轻。于是问：“这么轻呀？顶用吗？”

“当然顶用了。发射功率大，有效范围 30 米。”

“不会吧，我家的电视机遥控器拿到门口基本就不能用了，这玩艺能有这么厉害？”

“我怎么可能吹牛呢？来我给你试验一下。”

张厂长说完，从绝影手中接过那个遥控器，三步五步跑到公司外面，绝影跟着他跑过去。出了公司，张厂长说：“不要说 10 米 20 米，就是隔道墙，信号都能过去。”

他一边说一边按下上面的键，两个人再进到公司里面，果然，张厂长桌上电路板上的灯亮了。绝影见那桌上的东西堆得是七零八落，好多东西都没见过，原来画电路图，电阻一个个都花生那么大，亏得这次张厂长从城隍庙带回一大串电阻，才直到原来现在科技进步了，电阻都做得米粒这么小。

绝影一边大量张厂长的办公桌一边忍不住伸手去拿，张厂长赶紧喝道：“小心，别碰！”吓得绝影又赶紧撒手。

“这东西就是单片机，小心，别给我碰坏了。”

“就这么点大，就是单片机？”

“当然了，AVR Mega16 芯片！”

就轻轻碰了一下，张厂长居然对自己大呼小叫，绝影觉得他也太小气了，他恨不得告诉他：不要说区区一个单片机，就是数字信号处理器，老子在大学也早就学过了，而且成绩还不差。虽说张厂长是搞硬件软件的，可说不定自己一样也能搞硬件开发。坏就坏在自己当初把学电路的时间都拿去学写程序去了，要不今天也不至于在张厂长面前如此无知。

周总听到呼声，也从办公室走出来，见张厂长桌上摆满了电子元件，好像进展不小，便问：“怎么样？小张，进度如何了？”

张厂长认真地回答：“材料都已经差不多了，就差芯片的开发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

“目前还有两个问题。一是还没有开发板，二是还没有集成开发环境。”

“那你有什么打算呢？”

“开发板有三个方案。现在我这里有一个我同学自己做的开发板，不过他应该不会免费送给我们；二是我们可以去买一个现成的，估计差不多 100 块钱；三我们也可以尝试自己做一个。”

张厂长说完顿了顿，似乎在等待周总。周总皱了皱眉头问：“自己做，有把握吗？”

“没做过。”

“那我们还是不要冒险了。就跟你同学说一下，看他能不能便宜点卖给我们。反正他的东西都借给你用了这么久了，你上手起来也比较快。”

“嗯。还有集成开发环境。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用 BASIC 语言，有现成的 BASCOM，相关的资料和教材我都有；二是用 C 语言，对这个我不是很熟，网上查了一下，可以用 KeilC。”

“BASIC 肯定不能用，这里先否决了。我们一直是用 C/C++ 做开发，技术要能够为以后做积累。你就去调研下用 C 语言做吧。有什么不懂的多问问小绝，他对 C 语言比较熟。”

用 C 语言来开发显然是张厂长不愿意，他本来就擅长 BASIC，用起来可谓轻车熟路，正因为自己擅长这个，所以虽然在公司呆了这么久，C/C++ 方面他还是没怎么提高，让他用 C 语言来开发，等于是让他从头开始学。

不过项目既然已经下来，自己就必须得顶上去，张厂长也是焦头烂额突击 C 语言，居然在一周内有了突飞猛进。原以为应付这么个小项目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但真正做起来，方才觉得书本上的知识实在太有限了。好在公司里还有绝影撑腰，周总说了，有什么问题，找他。绝影看了他的程序，忍不住在心里笑，所有的变量居然全部定义成全局变量，写一个函数判断第一个参数是否大于第二个参数明明一个 `return a>b;` 就行了，他非要写成 `if(a>b) return TRUE; if(a<=b) return FALSE;` 好在虽然程序写得糟，但思路还是正确的，问题就出在和芯片相关的函数调用上，那 C 语言，光一个芯片类型就花了整整几十 K 的头文件来定义，看得绝影也是晕头转向，只好给他说：“应该是芯片定义的问题，你再好好看看。”

绝影一席话，让张厂长如获至宝，赶紧又埋头忙他的去了。反正绝影又闲得无事，于是向张厂长要了一份芯片官方的开发手册研究起来。

看了一个下午，想这 AVR 单片机开发哪里有那么复杂，一本开发手册，一个汇编器，一个下载器足矣。那汇编肯定是难不住自己，大不了要用什么指令，要怎么设置标志位到手册上查就是了，亏得张厂长还装个 50 多 M 的开发环境。反正现在有流行玩单片机，普通小市民见面打招呼不外乎就是：“吃饭了吗？”“大老板们打招呼往往是：“怎么样？官司打赢了没有？”搞技术的人，特别是搞硬件的，打招呼却是：“最近玩啥板子呢？拿出来研究研究！”绝影虽说学了点单片机的毛皮，但这种流行的玩艺的确还没有实际玩过，这次正好什么条件都有，于是下班的时候，把张厂长拉到一边，低声说：“今天晚上，就把你那开发板借我用用吧，我也去过过瘾。”

平时难得有绝影向张厂长请教，所以张厂长倒也大方，叮嘱了几句也就把开发板借给了他。回到家，绝影望着那开发板和芯片感慨万千，好不容易有个实战的机会就这么给浪费了，那太可惜了。要干就干个大家伙，就把那遥控器的芯片程序用汇编写出来，也拿给张厂长和周总瞧瞧。

其实用汇编来做芯片开发也并非想像中那么复杂，主要还是这个项目太小，也就是从 I/O 口取到遥控器的输入，编码一下再从 I/O 口发出去，关键是用汇编，中断控制得自己来做，好在自己当初在学校就专攻了汇编，这玩艺也难不到他。

忙活到半夜三点多，这程序居然还写了出来，其实总不过一百来行，汇编成 HEX 再烧到芯片里，居然才占了 4K 空间。

绝影洋洋得意地收起自己的作品，想像一下，你张厂长能做起来又如何？毕竟你是搞硬件专业的，我不跟你比这个，但是我一个搞软件的，也还不是一样做出来了，你能来跟我比较软件开发么？所以说，拯救世界，征服宇宙，得学汇编。

说有志者事竟成这话一点不假，用在张厂长身上特别适合，经过周总这次委以重任，他还是很快从 C 语言文盲进步到独自完成了芯片程序开发的水平。

上交任务这天，他和绝影心里都揣着小九九。张厂长是基本上独自一人完成了整个任务，

绝影呢，用汇编做出芯片的程序，在 BIN 体积上占了很大优势。这可难到了周总，本来绝影的任务应该是辅助张厂长做上位机的开发，他却偏偏要抢张厂长的功劳，奈何他又是技术主管，于是他耸耸鼻子说：“小绝用的汇编，小张用的 C 语言，这样吧，咱们明天来开个会，决定用谁的程序。”

疯狂的程序员(39) 真正的注册机

自己做的东西，就是怎么看怎么满意，绝影和张厂长都觉得自己写的程序好，周总肯定要用自己的。

周总还是决定用张厂长的程序。绝影用汇编做的，公司以前没尝试过，他还是不想冒这个险，毕竟 C 语言才是入门语言，大部分程序都懂，以后万一出了什么问题要临时维护也不愁找不到人。

这个决定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绝影一直耿耿于怀。现在单位里特别是国有单位，年轻人往往对年长的领导腹诽很多，而上了年纪的领导又对这些年轻人意见很大，归根到底，人老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凡事畏畏缩缩，又觉得年轻人办事不牢靠，太激进太冒险。

绝影原以为周总从国外回来，靠技术起家大刀阔斧创办这么个公司应该是年轻有为敢想敢做的人，当然公司创业初期周总也确实是这样，没想到公司过了最艰难的时候稍微稳定下来，周总的思想也开始陈旧。一方面要他负责技术减轻他和陈董的压力，一方面又不给他机会充分发挥他想法。

遥控器的 CASE 搞完了又要搞 DAP，想起来绝影就头痛，暑假的时候燕儿在公司还要好点，现在开学了，燕儿也走了，周总就知道布置任务，验收代码，张厂长就知道摆弄他那堆电子元件，现在整个公司连个跟自己谈得拢的人都没有，苦水都没地方倒。

做这 DAP 就像打麻将，反正四川人爱打麻将出了名的，说在飞机上听到麻将的生音就知道成都到了。

说到打麻将，在每把开始之前人人都是踌躇满志，想这把要和就和个大的，屁和？屁和根本就不和，至少也得和个大对子清一色的，还非得自摸，关三家，家家都关他个三翻五翻的。这么想，等牌上手了，才发现原来生活并不是想像中那么美好。牌虽然是烂了点，好在自己技术还不错，总还是有点希望，于是按部就班地打，谁知是打啥来啥，越打牌越烂，烂到最后，算了，破罐子破摔，本来都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忽然发现自己居然和了个十三烂。

原以为 DAP 嘛，不过简单的 C++ 封装，当初想得热血沸腾，真上手做了，才发现这样问题那样问题又冒了出来，既然问题都已经来了，没办法，想凭自己的技术尽量去解决吧，结果是修改一个 BUG，又制造两三个 BUG，越解决问题越多，弄到最后，这 CASE 估计就死了，没法做了。可是和打麻将又不同，打麻将打到最烂的时候还有个十三烂的和法，就比如日本流行的“败者复活战”，本来都败了，居然又可以复活，等于是天上掉下的机会。可是程序写烂了，又没有“复活”这么个机会。所以，写程序，前期不搞好设计，不写好文档真是害死人啊。

周总还是相当相信绝影，只说让他自己控制一下进度便进办公室去做他的事情，绝影自己在电脑面前倒是相当苦恼，这 DAP 确实是做不下去了，但是不做又不行，周总也没让他停下来的意思，而且他现在还肯定地认为：小绝啊，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

于是绝影只好一边赖在电脑面前打发时间一边期待着周总又有新的任务交给他，没想到到真有这么一天，周总又对他说：“小绝啊，DAP 是个长期项目，做到这里我们先放一放吧。”

周总这样说，他并不知道绝影心里的小九九，绝影却故意问：“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周总向他挥挥手，示意他进自己的办公室，在自己电脑上，他一面摆弄一个软件一边说：“也没什么。DAP 这个平台性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想我们对应用上的开发也不要放了，毕竟这是我们近期收入的来源。我又琢磨着再做一些应用上的开发，最近我正调研一个软件——X-posure，用来计算骨密度的，这软件做得相当不错，可以外接扫描仪，

直接把 X 光胶片扫描或导入进去就能将上面选定部分的骨密度计算出来。你看我给你示范一下。”

绝影对周总摆弄的东西并不感兴趣，他琢磨着周总这次要让自己做什么呢？莫非要模仿这个 X-posure 做个计算骨密度的软件出来？那难度也太大了。这也并非不可能，以前做 KIPACS 的时候周总就经常找些软件让他们模仿别人的界面。现在好多东西都有什么包装专利、外观专利、防伪专利，你一专利了，别人就不能用，好在软件还没有这样那样的限制，所以周总就总找些现成的来让他们参考，自己又不是用户，又不是医生，要是让自己绞尽脑汁去想那界面该如何布置，那还不想死人。不过好像正因为没有这些约束，助长了不正之风，终于微软忍不住指责金山抄袭 Office 界面，那只是“抄袭”，谈不上什么“侵权”，不知道这事后来对周总有没有影响。

他点点头对周总说：“嗯，是很不错，那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最近我正调研这软件，举一反三，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可挖掘的，可做的，但这软件还是个共享版，老是要我输入序列号，否则就不让我接扫描仪，还有很多限制，不好调研啊。你上次不是帮陈董破解了一个 PVT 么？这次这个，你看能不能帮我破解了。”

绝影吃了一惊，严肃地说：“周总，这可是商业软件啊！”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又不搞商业用途，就是自己研究研究，法律上应该说得通的。”

绝影考虑了一会：“嗯，那好吧，不过破解这个东西，我上次也说了，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运气还是占了很大成分。”

“这个没问题，你尽量去做，做不出来大不了就不调研了。”

绝影从周总办公室出来，拷贝了一份 X-posure，这才算个像模像样的商业软件，七七八八在安装目录中安装了一大堆文件。

上次那个 PVT 毕竟是绝影第一次做破解，虽然最后还是破了出来，但用的还是暴力破解，那是内行人所不齿的，弄得他自己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讲，暴力破解也确实不过瘾，找出一个位置把 Jxx 改成 Jmp 就行了。这次又来了破解的 CASE，还是官方的 CASE，当然要好好发挥一下。这么想，他打定主意，要么做不出来，要么就把注册机做出来，网上不是那么多牛人么？一会发布个 XXX 注册机一会发表篇 XXXX 破解笔记，你说自己牛，有什么证据？以前 BOSS Liu 在公司，天天跟自己明里暗里比技术，自己又确实比不过他啊，没有事实说话。这次要是把注册机做出来，也跑到看雪论坛去发一篇，东西放在那里，看你 BOSS Liu 这次还有什么话说。

这样美好的想像着，绝影开始破解起 X-posure。

上次破 PVT 绝影给机器上装了 SoftICE，结果弄得系统异常不稳定，新版本的 DriverStudio 在 Windows2000 下莫名其妙下不了断点，老版本的 4.05 还算好，可系统老是莫名其妙的重启，所以破完了就重装系统。这次却又得再安装一次。

破解本身不需要对这软件研究得有多透彻，只要知道他是哪个 exe 在负责输入序列号就行了，还是从 MessageBox 下手，思路不难，麻烦的就是这 SoftICE。现在随便问一个搞破解的或者搞逆向工程的，谁不知道 SoftICE？SoftICE 牛不牛？当然牛。正因为太牛了，所以似乎专门给牛人用，或者只能给牛人用，因为操作实在太复杂了。IceDump 这些插件绝影没装，就算装了他也不会用。你想从念大二第一次用 SoftICE 到现在，才学到勉强能用它调试东西的程度，你说要是再加个 IceDump 那还不知道得学到哪年哪月。

既然 IceDump 不会用，就用笨一点的办法，直接拿纸把前面的代码抄上，地址、机器码、汇编代码注释什么的都一字不落地抄下来再慢慢分析。

第一天做了些准备工作，第二天绝影开始认真的破解，本来作为一个程序员，在他身上是很难找到纸笔的，甚至久而久之很多汉字都只会用电脑打不会用笔写了。但是那一天，绝影却整整写了十六张 A4 打印纸的代码。张厂长在一旁有点不服气，说：“上次我打印个资料，

才用六张纸，都领了个周总的口头警告，怎么你一会去拿一会去拿他都不说你啊？”

“我这是工作嘛。你以为我要是有废纸会去拿打印纸？废纸早让我做演算用完了。”

下班的时候张厂长叫绝影一起走，说是去泸州面馆吃面，绝影想了想说：“你自己去吃吧，现在正是关键位置，我要好好跟一下。”

“吃了饭拿回家再跟吧，现在肚子饿，一不小心就跟飞了，那损失就大了。”

“不行不行，家里电脑还是不要装 SoftICE，不稳定。”

绝影说这些的时候头也没回，张厂长有点失望，不过想想也就算了，他这种情况，多半是走火入魔了，现在不要说自己，就算燕儿肯定也喊不动他。

人都走完了，绝影干脆关了公司的门，十几张打印纸的代码铺在面前，眉目也有了点，毕竟那几年水平只有那样，再加上又是国外的软件，国外软件特别是成熟的大型商业软件在逆向工程上一直都做得很菜这是公认了的。这跟国内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国内，随便一个“无敌剪贴板”之类的芝麻大点的软件都壳加了一层又一层，加了壳又压缩，压缩了又加壳，什么 Anti-Debug，Anti-DAsm，虚拟机，花指令，密码学加密算法凡是能沾边的能用上的都用上，用不上的创造条件也要用上。比起他们，那 X-posure 的序列号算法确实算得上有失水准，字符有效性的判断都很简单，要么是 0-9 的数字，要么是“-”，关键的算法又全部写在一个函数中，找到这个函数基本上等于大功告成。

说起来也容易，但真的找到还是费了他不少心血。SoftICE 用起来实在太复杂，现在搞破解的前辈教育晚辈一般都说：“SoftICE 用过吗？我们那几年，只有 SoftICE 用，你那 OllyDBG 又如何？毕竟三环调试器，你用着是方便，可是毕竟三环啊，对付你的办法多得很，什么检测调试寄存器，什么 Hook 调试 API，什么浮点指令漏洞，哪像我们那时候 SoftICE 基本横扫天下。所以啊，工具多了，人就懒了，要学真技术，还是要在 Kernel 上多下点工夫啊。”

所有位置找到，绝影开始琢磨这个注册机，想明天到了公司，周总问：“小绝啊，工作进展如何啊？序列号找到了吗？”他就大大咧咧拿出这个注册机说：“还行吧，注册机也写出来了，你用用看行不行吧。”这样，周总肯定又要对他刮目相看，肯定又要拍拍他的肩说：“小绝啊，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

其它什么难的，就是那个关键函数，虽然汇编代码不是很复杂，但这明显是高级语言写的，那些数据的计算要还原成 C 语言代码还是麻烦，想起网上一篇文章，好像就是介绍直接用 Windows 优化大师的反汇编代码写注册机，给了点思路，不如就直接用汇编语言来写注册机得了。

这样一直忙到晚上三点多，绝影用自己写的注册机生成了三个序列号，居然都能用。他才收拾好打印纸出了公司。

街上的店差不多都打烊了，只剩几家烧烤店，绝影去了离自己住处最近的一家，喝了两杯豆奶，吃了两条烤鱼，想起以前跟 BOSS Liu 在这里喝酒吃烧烤，自己这个 CASE 算是做完了，几百块的奖金基本上算到手，不知道他在成都混得如何。

回到家，绝影还是没有一点倦意，他也不想睡，现在睡了明天肯定又起不来，于是拿出写满代码的打印纸，整理好思路，打开 Word，题目写上《X-posure 序列号破解》，写完这篇又花了两个多小时，于是在看雪论坛上注册一个 ID 发上去。

看雪论坛在搞破解的人当中那可是技术的圣殿啊，所以他还算比较人道，可以不注册就去看帖子，绝影也一直没有自己的 ID，这次要发文章了，才去注册一个。没想到几天以后，这篇帖子居然被看雪大大批准为精华贴，更没想到，几个月以后，这篇帖子竟然收入了《看雪论坛精华》。

绝影洋洋得意看着自己论坛上帖子：1，精华：1，想以后要么不发，要么就有成果了再发，发就发精华贴，100%看雪论坛精华，还说我不牛么？

这么想了，所以从那以后，绝影在看雪论坛上始终只有一篇帖子。

疯狂的程序员(40) 精华和糟粕

绝影迫不及待地把 X-posure 的注册机交给周总，给他的时，他努力让自己显得平静一点，但他等到的并不是周总激动的神情，他平静地说：“不错不错。这也算个小项目，这是 200 块奖金，你给我签张工资单。”

出了办公室，绝影感觉很不服气。200 块钱奖金就不说了，自己辛辛苦苦好容易做出个注册机来，随便讲给谁，只要是业内人事，大都会发自内心赞扬他几句，就算不是发自内心，至少也会说几句恭维的话，可周总居然就像没看见一样。

所以说人跟人不同，狗和狗有异，同样一个妹妹走在学校里，西师的瞅也不瞅一眼，川大的说：“美女呀！”要是放到绝影他们学校，土匪多半会惊叫：“快看，女的！”

对周总来说，要一个注册机，要十万个序列号和要一个序列号没什么两样，反正他是自己研究又不出售，所以不管你武功有多高强技术有多高深，还按一个序列号的标准发奖金。老总做到这一地步，算是相当成功了，自己就开个类把头文件写好，具体实现就让绝影他们去写吧，至于说实现这个功能用了些啥算法啥 API 啥高级技术，咱就不管了，反正我接口开了，你就管给咱封装好交上了就行了，于是老总终于从繁重的开发中解脱了出来。

绝影正心情不爽，张厂长却丢下手上的活凑过来问：“怎么了？这个破解做下来，又拿了多少奖金啊？”

“你懂啥啊？这不叫破解，叫逆向工程。”

“行了，我还不知道，现在流行这样嘛，妓女都兴叫‘小姐’，我们出个差纯粹跑腿的都叫‘张工’，‘绝工’，你那破解当然换个学名叫‘逆向工程了’”。

听他这么说，绝影气又不打一处来，所以说没问化，真可怕，还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公司里自从 BOSS Liu 走后，基本没人再跟自己讨论技术上的东西，周总虽然是做技术出生，开始的时候绝影还对他敬仰有加，可不多的几次亲眼看到周总写的代码，又觉得和他神奇的经历有点不相符合，又想大概是真人不露像，露像不真人吧。再等，还是一直没见周总出什么大成果。

好在自己还有个汇编群，把这逆向工程的成果往上面一发，果然激起强烈反响，有互相讨论技术的，有向他请教的，几个小弟当场就冰天雪地裸体跪求：“绝影大哥，收我做徒弟吧！”下面的人一奉承，绝影便真觉得自己是个大哥，想当初在学校的时候多多少少有同学来找他帮忙写程序，做课程设计，学校就是和公司不一样，进了公司特别是资本家的公司，你就不要指望能花一顿饭一桌酒来请谁帮你做 CASE，这样的人老早就被 BOSS 开了，于是绝影的一身武功就给废了大半，再加上如今周总又对他的 CASE 不感兴趣，高处不胜寒啊，还是在群里总算能找到一点感觉。

自从做出个注册机来，先到群里宣传一通，又给 BOSS Liu 打个电话，然后管他认识的还是不认识，都把看雪论坛那精华贴的地址发过去，其实包括 BOSS Liu 在内大部分人都还是看不懂的，即时能看懂，既然都懂了，还去看它干啥。不过出于礼貌，大家都还是或多或少说些让绝影觉得好听的话。

于是绝影觉得自己牛 B 起来。

于是在群里，他就理所当然摆出一副大哥模样，别人正在探讨什么什么，他凑过去说：“你这个，错误太明显了，应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其实到底是不是如此这般，他多半也不知道，要是以前，他会说“可能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现在便成了“应该”。

所以人啊就是这样，明明你摸遍全身就一块二毛钱，但是你可以穿得周五正王，说话大大咧咧，举手投足一副一切尽在我掌握中的样，开口闭口就是中石化中石油国航移动连通的合同定下来了，接个电话就若无其事地平静地说：“没啥，我账上又多了两亿。”

你这么做，别人就真把你当大款了。说现在到处都是谁谁谁冒充什么大老板骗了多少多少工程款，骗了多少多少订金，说谁谁谁冒充富商骗了多少多少美女，这不是因为骗子有多聪明，是因为上当的人实在太笨。所以说世上是本没有大款的，忽悠得多了，也便成了大款；程序员本没什么高手的，吹捧的人多了，也便成了高手。

绝影也是如此，在群里被公认成牛人了，于是找他帮忙的，指点的人多了起来，成了公众人物，反而又有了压力，本来技术就有限，吹牛吹到了无限，一次两次你跟别人说自己忙没时间，但这个借口破绽太大，总不可能永远都没时间，再说了，上群里吹牛的时间都有还不能抽出一点来帮别人解决实际问题？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虽然也有人来找自己帮忙，但那时候毕竟自己还是有点真本事，解决那帮同学的问题还算游刃有余。现在群里的毕竟还有些是专业人士，你就不要指望自己还能忽悠住他们。

实在没办法，只好把做 DAP 的时间拿出来研究问题。

X-posure 的注册机做出来，周总没再给绝影布置什么新任务，那意思就是继续做 DAP。这也正戳到绝影的软肋上。做吧，进展起来难度实在太大，程序写得越多，代码越乱，今天写了，明天又找不着北；不做吧，公司和自己还没这个先例，一个 CASE，居然做了几个月才说做不出来。再说了，比起逆向工程，这正向的开发能难到哪去，不存在什么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

正如周总说的：DAP 啊，是个长期的项目，慢慢来吧。倒是周总沉不住气了，有几次忍不住问：“怎么样啊？DAP 进展如何了？预计还要多长时间啊？”

这个时候，绝影只有打着哈哈说：“嗯，一切都在计划中，但是估计还需要点时间，主要是人手不够啊。”

反正这 DAP 又不赶时间，正好拿它打个幌子做些自己的事情。

所以人活着累，自己技术菜，首先是被同行、老板看不起，挣的钱不多，还被老婆同学看不起。几个同行走到一起别人都兴高采烈讨论 inline hook，你插一句：SSDT 用什么函数获取？你自己都不好意思。

混了几年，好不容易技术高了点，也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顶级高手又不屑你，正如美女都不在街上逛一样，高手根本不混群。美女去哪里了？多半在私家车上。高手去哪里了？多半在写程序。即使这样，菜鸟也有有求于你的时候，菜鸟毕竟是菜鸟，出招都不按常理，有些问题问得你自己都吃紧，但是没办法，谁叫你是程序员呢？谁叫你技术比人家高点呢？你就得想办法帮别人解决。

再混几年，终于到顶级高手的地步了，突然发现群里没法混了。你想一个资格的大学教授可能去幼儿园教小朋友吗？即使你给他 8000 块钱一个月，人家还不一定愿意去教，好钢得用在刀刃上啊。于是自己来研究问题。先前那两个阶段，都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参考，群上啊，网上啊，什么问题都能找到点资料。现在自己到了这个阶段，啥事都只能靠自己，费尽心机研究点成果出来又不敢独自偷偷享用。谁叫你是高手呢，你总得经常发表点研究成果吧。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新时代的雷锋精神。

在公司干私活还是相当冒险的，得眼、耳、手、脑并用。眼睛要盯住显示器，耳朵要听周总的动静，手要敲键盘，脑袋还得想问题。做逆向和写程序又不一样，写程序一般就开个 VC，再把工程的 Release 目录打开以便运行，做逆向至少得开个 SoftICE；一个或多个记事本，随时记录断点或者数据位置；一个目标 exe 目录，方便观察；一个 W32DAS 方便反汇编顺便计算 RVA；一个 UltraEdit 查看文件十六进制；一个 Exescope 分析目标文件的资源和导入表。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周总突然出现那是相当危险的。好在从周总办公室出来到绝影电脑上的视线并不好，于是再把 VC 打开，装入 DAP 的 Workspace，随便找个比较大的 cpp 文件，定位到一个复杂的函数中，一有情况，力马切换。

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绝影还是帮群里的人解决了一几个问题，最著名的要算浩方多开补丁。以前做 PVT 的破解，用 CODEFS 做的文件补丁，但觉得这样不爽，你给别人发布出去还得加上一个几 M 的 exe 文件，尽管现在硬盘做得越来越大，价格越来越便宜，但是绝影他们这些用汇编的还是常常比谁的文件生成得小，谁的程序效率高。

于是在摸索一下，琢磨着还是内存补丁好。反正罗云彬的书上都有现成的内存补丁的例子，不过就是几个调试 API 调用一下。要换成 BOSS Liu 肯定觉得这调试 API 难得不得了，其实不是它难，是他不用他，不管什么技术，只要你必须去用它，学起来也就不难了。

做逆向和写程序不一样，还有一点就是写程序你也能知道大概的进度，这个 CASE 有多大，要多久能做完，心中也有个眉目，就算最后忙了几个月没做出来，至少也写了一大堆代码，多多少少算是给后人做了点贡献，留了笔财富。逆向工程不一样，运气好了，灵感来了，断点位置对了，十分钟搞定。断点找不出来，任你雨打风吹在那做个十年八年什么也没有，成果为 0。

星期一的例会，周总终于对绝影的进度有点不满意，他说：“小绝啊，这 DAP 都做了这么久了，还没个像样的东西拿出来。本来我计划在十月份做完，十一月我们还有个比较大的 CASE 要出差，你说说现在怎么办吧？”

绝影听了头上直冒汗，明显压力就来了，幸好周总还不知道自己在公司做私活，要是知道，肯定比 BOSS Liu 的结果要惨。尽管 BOSS Liu 后来也觉得他现在的公司不错，比绝影他们公司好得多，但是人就是这样啊，呆在公司就好比跟妹妹谈恋爱，最后实在谈不下去了，但你对她说分手和她对你收分手却有本质的区别。分了收，尽管你后来又有了更好的妹妹，总之之比她好，可是当初分手却是她说出来的，让人憋得慌。

于是他战战兢兢地说：“嗯。这次主要责任还是在我，在开始前对项目缺少正题的把握，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设计也没做好，做到现在确实是进退两难。”

说完，他等待着周总的严厉批评。等了几十秒，周总突然开口说：“算了，这也不能完全怪你。只要你能面对失误有勇气承担责任，不错了。其实我也有一定责任，你经验还不足就放你一个人去负责。这事我们现在就不说了，先放一放，说下我们十一月的 CASE，等今年完了，我们重新计划一下 DAP 的事情。”

绝影本来已经做好死的准备，没想到又没死成，这感觉就像临上刑场突然包大人的捕头策马奔来，高呼：“刀下留人！皇上有旨，刀下留人！”想起当初 BOSS Liu 离开公司，其实现在看来他犯的错误也并不严重，计算旷工半天也绝不至于到解雇的地步，问题就在他当初给自己旷工找了个借口。所以说，人还是要老实啊，至少自己的责任就要自己来承担。这么想，他忙顺着周总说：“周总说得对。往后还要周总不论在设计上和实施上都多给些意见。”

周总耸了耸鼻子缓缓说：“我们还是来说下十一月的 CASE 吧。其实也就是个 KIPACS 的安装。为什么说比较大呢，因为这次 KIPACS 是装在体检车上，这是第一次，所以这次我会亲自去。而且这次地方比较远，在南京。这次 CASE 参与的单位比较多，有汽车改装厂、DR 硬件生产商、医院还有我们。时间也会比较长，预计会有一两周。我们这次去两到三个人，具体小绝和小张谁去，或者两个一起去我暂时还在考虑，我想问你们都有问题吗？”

张厂长赶忙说：“当然没问题。”

绝影考虑了一下说：“嗯。应该没问题。”

绝影这样说，其实是有问题的。今年 KIPACS 完成了十几家医院的安装，因为装得多了，周总也便不再亲自去现场，原则上说只需要一个售后过去安装培训了就行，可是绝影还是每次都得去，因为有好几次医院都临时需要调整软件界面，周总又匆匆忙忙把绝影调过去，算是吃了些苦头，所以后来每次都让绝影一起去，以备不测。

这一年 CASE 跑下来，绝影已经疲惫不堪，关键是他觉得一个程序员，就应该埋头在公司里面写代码，什么销售啊、安装啊、维护啊，那应该派其它的人去，程序员，不能掉价啊。

周总看了绝影一眼，仿佛看出了他的心事，他关切地问：“小绝，你有难处吗？”

疯狂的程序员（41） 网吧

绝影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这反而让周总更加充满了疑惑。日子一天一天过去，DAP 的进展是越发困难，周总和绝影对这个 CASE 彼此都是心照不宣。直到有一天，周总极其神秘地把绝影叫进办公室，说：“明天，我们一起去南京。”

绝影早就料到自己会去南京，虽然他是一万个不想去，但是周总这么一说，他还是感觉很突然，忙问：“小张呢？他也去吗？”“暂时还不安排，如果需要，我们先去，如果有必要我会把他调过去。”

所以老总们总是不明白员工的心思，总以为这么一个大 CASE 我就带你一个人去，表示我重视你，不错吧。可是员工们往往不这样想，不管你再和蔼也好，再亲切也好，你再深入基层也好，你始终是老板，你不可能跟员工一起工作到深夜，也不可能跟员工一起没事了跑去吃烧烤，唱歌，喝酒，或者说你你根本就看不上这些。所以啊，员工还是总能跟员工打成一片。本来绝影就一万个不愿意去出差，想就算去吧，拉上张厂长路上也算不孤单，现在又要单独跟周总去，一万个不愿意变成了十万个。再想想，本来 11 月 11 日是自己跟燕儿恋爱两周年纪念日，平时就是每月 11 号，两人都要搞个小纪念日，这次可是周年纪念啊，大的，本来他早在一周前就开始计划，如果一出差，所以计划都得泡汤。这么想，十万个不愿意又变成了百万个。两人走的那天，周总的妈妈和燕儿专程来送行，陈董恰好也在那天回到公司，临走时，他拍着绝影的肩说：“小绝啊，一年多了，你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多帮帮周总啊！”

绝影看看他，想起从大四来到公司，的确也有一年多了，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看见陈董他是那样干练和充满激情，这一年下来，他苍老了许多啊。这样想，他心中忽然升起一些酸楚，他说：“陈董，你放心吧。我会好好工作的。”

虽说火车睡的是卧铺，但真睡过卧铺的人都知道，那哪里是在睡觉，简直是在上刑，铺位小到连翻身的余地都没有，睡个觉盖被子吧，太热，不盖吧，半夜风进来又冷，那就脱了衣服盖被子，但始终又不雅观。火车那生意大不说，到半夜还经常摇摇晃晃。到白天，白天就更无聊，白天也只有睡觉，要不然就坐窗变看风景，刚开始还感觉有趣，到后来，千篇一律全是这样的风景，座位也是小得连一个屁股都放不下，并且还不一定有座位给你坐。

坐在火车上，绝影就是不明白，大家都是做产品，做服务，我一个软件没写好客户打个电话过来老总便可以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虽然周总肯定不会这样骂他，他总是说：“小绝啊，刚才客户反馈过来，这个软件里面还有什么什么 BUG，要崩溃啊，这可不好啊，我们卖出去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形象，运行着就突然崩溃，这对我们公司的形象损害很大啊，我们的技术怎么会差到这种地步！”这么说，虽然没有骂你，但压力明显就体现出来，其中的滋味，真是比骂你还难受。可是铁老大就可以不一样，嫌挤，嫌挤打的去；嫌不舒服，不舒服坐飞机去；嫌贵，嫌贵自己走路去。打的坐飞机走路这三样都是不太现实的，正因为这样，铁老大

点住了你的死穴，你还是乖乖的呆在火车上受罪吧。

还是《长江七号》里的小屁孩子说得对，做公司就要做大的，做什么不重要，关键是要做大，你一个小小的公司，不要说销售，就是贷款，都还要看银行脸色，做大了就不一样，银行是天天请客吃饭求你着贷款，要是做到 VIP，据说银行那漂亮的公关部经理还可以单独跟你共进晚餐。

所以程序员要做就得做高手，做什么都不重要，关键是要做成牛人。你一个小小的程序员，公司有你不缺你不少，代码得由你来写，出了 BUG 还得由你负责，不服气，不服气滚一边去，反正你不愿意做有的是人来做。成牛人了就不一样，掌握了公司核心技术，体力活就分给下面的人去做？老板敢随便让你走吗？你一走随便再去一个公司或者马上自己创业搞对他都是极大的心理压力。

到了南京已经是凌晨两点，绝影感觉自己骨头都快散了，想像一下马上就可以去宾馆，开着空调，洗个澡，躺在宽敞地床上边看电视边睡觉绝影才稍微提起点精神。周

总却打断他的美梦说：“我们先直接去工厂。”

周总的想法也很简单，直接去工厂那边，他们自然会安排他们的食宿。绝影感觉他一点也不累，因为公司是他的，这是他的工作，是他的事业，于是他也想当然地认为绝影他们也应该像他一样满怀热情不知疲倦地去面对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去把公司发展壮大。他不止一次说：“小绝啊，小张啊，公司不是某一个人的，是我们大家的，希望大家都能把自己当成公司的主人，要努力工作啊。”

但是这样却更加让绝影他们感到厌恶，在要工作的时候你让我们把公司当成自己的，没命地去工作，那发工资发奖金的时候呢？我们是公司的主人吗？我们可以说这个 CASE 我有多少贡献我能拿多少奖金吗？在出差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这次出差很辛苦，我们应该住几星级的宾馆应该拿多少多少出差补助吗？这些都没有。

所以说公司对员工，就像谈恋爱。你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就不要轻易给你女朋友承诺什么。你这个 CASE 没做完，就先不要承诺这个周末我带你去看电影。你永远要记住，承诺本身只能让她在当时那几分中里开心，履行自己的承诺才能让她开心一辈子，而且承诺的东西做不到，时间长了，她会连那几分钟的开心都没有，反而变成对你承诺的厌恶。男人最可怕的是没有钱，最可悲的是没有人信任你。

周总这么一说，绝影顿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出租车师傅满怀信心地说：“你放心，在南京，就是巴掌那么点大的地方我都能给您带过去。”先是城里转了十来分钟，又在小巷子里转了十来分钟，最后又跑到郊区转了十来分钟，还是没找到周总说的工厂。最后，师傅终于放弃了，说：“这次实在对不起，怕是您提供的地址有问题吧。”

两人下了车，傻傻地站在那里，已经是深夜三点多。周总自言自语道：“怎么办呢？”绝影因为自己的美梦被打破，在车上就一直耿耿于怀，于是赌气地说：“这样到处转，还不如去网吧上通宵呢。”

没想到周总竟然挥挥手说：“好，那就

去网吧。”

后来公司来了很多年轻人，要么觉得工作环境不好，要么觉得住宿条件不好，要么觉得出差

补助太少，这时候，绝影总是大声地说：“你吃这点苦算啥，你知道不，老子出差的时候连网吧都住过。”

到了工厂，周总神秘地对绝影说：“上医械的刘总知道吗？陈董应该对你说过，也算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股东，这次 CASE 他也会来，也只有他们才能拿下这么大的 CASE。不过千万要注意，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认识。”

周总这么说，绝影也大概知道了这个 CASE 的个中原委，于是疑惑地对周总点点头。南京的 CASE 并没有周总描述的那样复杂，反而还要简单得多，因为医院派来的只是设备科的验收组，医生们关心的是软件如何使用，哪些功能是不需要的，还需要哪些功能；设备科关心更多的是洗头稳定不稳定，能不能用，所以他们也没其它什么改进要求，就算有，他们也不愿意在现场提出来，只要软件能用，把车开回医院，他们的工作就算完成了。

整个 CASE 中唯一的亮点还是那 DR 安装工程师，四五十岁的人了，连徒弟都带了两个，却感觉还没有绝影成熟，整天都牛皮哄哄，什么 GE 西门子也不过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要找我安装设备。这个时候，周总笑笑，对绝影说：“这个李工，有点意思。”先绝影还以为他敢这么说，多少也应该有点本事吧，没想到验收的日本人来了，他又一直唯唯诺诺站在那里一言不发。

这时候周总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对绝影说：“小绝啊，这次大家都辛苦了，项目完了，今天给你放一天假，你好好去玩玩吧，明天咱们就回去。我就不去了，南京以前就来过，这次跟厂里几个领导聊一聊，你就一个人去吧。其它地方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建议你就去中山陵，去看看国父，感受一下那气氛。”

没想到绝影并不买账，说：“算了，我还是不去玩了，反正是一个人，也没什么意思。”周总听了，脸顿时变了色，好在他旁边工厂的领导连忙打圆场说：“小伙子，难得来一次南京，去玩玩吧，中山陵还是值得一看的。”

一个人去了中山陵，绝影想起来的时候燕儿曾跟他说南京的雨花石漂亮，暗示他给带几个回来，绝影当时支支吾吾并没有明确答应她，他有他的手段，你现在答应她了，等给她带了回来，那是在意料之中，效果不大。要是你当时并没有答应她，最后却给她带了回来，那对她来说是意外的收获啊，效果比前者要好几倍。

第一件事是去看雨花石，旅游圣地嘛，老板一报价便把绝影吓退了出来，就那么鹅蛋大个石头，居然要卖三五百。老板说：“帅哥，来吧，买一个送给女朋友。”

绝影摇摇头：“不要不要，太贵了。”

“唉，这也太小气了吧，女朋友也不送。”

所以商人也聪明，他这么说，多半人会赌一口气就给他买了。不要以为他那样说是在校你，你要真的去买了，他才会背后真的笑你，为那么一句话就挨几百块钱的宰不笑你笑谁？

绝影当然知道他的用心，他说：“不是小气！是你分明在宰人嘛。肯定不买。”

说完，他大大咧咧扬长而去。

可今天又刚好是 11 月 11 日。本来因为工作的事情不能跟她一起渡过就感觉多对不住她，要

是还两收空空地回去，那就更不好意思了。还是得买点纪念品。前面有家用雨花石刻章的，别人都是大模大样地要么刻一个 XXX 引，要么刻一个 XXX 藏书，他跑去去刻一对：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说的时候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200 块大洋交出去，自己感觉很可笑，明明知道是在宰人，自己还主动上去挨一刀。

回去的时候也是坐火车，心情却和来的时候不一样，归心似箭呀，感觉这火车又突然走得快起来。正到洛阳的时候，忽然接到燕儿的电话，她在电话里哭哭啼啼地说：“你还不回来？这公司我呆不下去了。”

疯狂的程序员（42） 工资和房价

绝影听得燕儿电话中都带了哭腔，心不由得紧张起来，连忙安慰她道：“别着急，慢慢说，有啥大不了的事？”

“公司那个侯会计，实在太过分了，实在欺人太甚，实在没法在公司呆了。”

“怎么了啊？发生了什么事了？”

“给你说了又怎么样？你又没办法解决，反正我觉得公司是呆不下去了。”

“什么没办法解决？你跟我说，看我能不能解决。”

“你出差了是不知道，那侯会计，不，是侯巫婆，在公司里耀武扬威，特别是周总也走了，好像就是公司她最大了，一会让这个给他端茶倒水，一会让我去税务局给她跑退，跑了一次还不好，跑了一次又一次。不就是个会计吗？还瞧不起人！”

绝影听了突然间火冒三丈，想自己平时在公司的时候那会计虽说对自己谈不上恭敬，但起码也没在他面前怎么样，平时见面还象征性地打个招呼，没想到自己和周总走了，山中没老虎，猴子竟然当起大王来。又想起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你区区一个内务府总管，五品官，

我堂堂一个八部巡府，一品官，公堂之上你坐着我站着，不骂你骂谁。

果然是矮子多作怪。不就区区一个会计吗？我堂堂技术主管，周总不在，由我来接管公司管理，由不失下曹从事，啥时候轮到你会会计了。所以，不骂你骂谁？

越这么想，绝影越是冒火，感觉自己有点失态了，突然想起周总还在旁边，于是努力平静地对燕儿说：“没啥大不了的，这个事情，等我回来处理。”

“不行，我明天就不去公司了。”

“那你就先不去了，等我回公司来处理。”

放下电话，周总抢先问：“小绝，有什么事吗？”

绝影本来想将心中的怒火滔滔不绝地吐给周总，话到嘴边，却变成了：“没什么，家里的事。”

但从那之后，在火车上绝影一直闷闷不乐。

也许是周总看出了些端倪，中午的时候，他竟然特别大方地说：“小绝啊，这次 CASE 大家都很辛苦，忙了一周了啊。回去后你就放几天假吧，你看两天时间够不够？”

听周总说话的语气缓和起来，想到自己平时将周总想得那么龌龊，绝影也不好意思起来，忙说：“放不假倒不重要，我要是怕累，就不去了。两天时间当然够了，就是怕公司要是有什么

么事，你就给我打电话吧，我提前来。”

周总说：“好，好。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咱们这次也累惨了，今天中午就不吃泡面了，去餐车吃去，走。”

去了餐车，绝影要了盘青椒回锅肉，南京的回锅肉他也吃过，居然是甜的，而且里面还有很多水，都说火车上的东西又贵又难吃，绝影以前也吃过，本来出门前燕儿是千叮咛万嘱咐，火车上的东西又贵又难吃，简直是花钱买罪受，千万不要去，还是自己带泡面比较保险，至少里面还有点油水。但是座位旁边那胖子一口气要了两分套餐，咂巴咂巴越吃越带劲，吃完一摸嘴说：“真是太爽了。”于是绝影也去要了一分，15块大洋，刚吃了一口便知道上了当，那15块大洋算是打了水漂，旁边那胖子多半是铁老大的托，就是那饭托！

今天又在车上吃回锅肉，他又觉得怎么忽然又这么好吃了，好吃的也是它，难吃的也是它，所以人就是这样，想当初自己第一次去公司面试，周总的评价一句话：“不熟练。”而且说的时候还是满眼的的不信任，好像自己就是个技术骗子。如今他们又总是说：“小绝啊，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自己还是自己，说自己不好的也是他，说自己好的也是他。

燕儿果然没再去公司，问他：“怎么样？那侯巫婆的事，你有什么办法？”

其实绝影也没什么好办法，也根本没去想，反正想也想不出来。会计是周总和陈董直接招聘进来的，准确的说应该不是招聘进来的，根据绝影的观察，会计，会计的老公，或者会计周围的朋友什么的肯定跟陈董、周总、公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联系到底是什么，绝影也不知道，越是不知道，他就越觉得这联系很神秘很重要。对周总和陈董来说，会计表面上是会计，实际上背后可能有什么本事帮公司撑腰，要不，为什么会计遍地都是，他们为什么偏偏要请她，而且还处处维护她，还要叫：侯老师，侯老师。

于是绝影故意对着电脑头也不回打着哈哈说：“当然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已经跟周总沟通了，他们会去给侯会计打招呼的，等后天我去上班，你就去公司，有我在，看她能怎么样！”

“不许叫侯会计，叫侯巫婆。”

“好，好，你说巫婆就是巫婆，总之有我在她不敢干啥。”

去了公司，会计老早已经到了，绝影跟张厂长他们一一打了招呼，老远冲着会计投了一个微笑，会计兴冲冲地迎上来，满以为绝影要跟他聊两句，谁知她刚张嘴巴，绝影却视而不见地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上。

会计的热情扑了个空，可是热情一旦出来，就好像高手出招，那乔风一个降龙十八掌打出去，却发现对面站的竟然是阿珠，奈何功力太强，招收都收不住，只好眼睁睁一巴掌把她打死。会计的热情也正是覆水难收，只有自言自语般地说道：“小绝阿，出差这么久，辛苦了吧。”绝影在座位上坐定，头也不抬，冷冷地说道：“当然辛苦了。我和周总出去是分秒必争，哪能跟你们比，你们天天坐办公室的哪知道时间宝贵。”绝影的言下之意正是你一天在公司时间多，没事就尽想着自己出风头整这个整那个，还是收敛点好。

会计却会错了意，仍然笑眯眯地说：“哪里哪里，你们出差在外做工程，我们在公司的事情也很多啊，你问小张小龚，哪里有闲下来的工夫啊？大家要是都只想到偷闲，这公司就没救了。”

绝影本以为跟会计对上，她要是不服，自然去找周总告他的状，那正和他意，她要是告了他，他正好把燕儿对她的不满全部告诉周总，然后直接问：“你看吧，我肯定是没法和会计呆了，以后就有她无我，有我无他，你看着办吧。”

也不知道会计到底是太笨没领悟到他是在讽刺她，还是她太聪明故意没中计，总之让绝影的计划落了空，于是他闷闷不乐地对燕儿说：“你看嘛，我在，她又不装怪了，她不装怪，就整不了她，有什么办法？”

燕儿从来就说绝影整天只知道忙，只知道对着电脑，不会休息。绝影也慢慢觉得自己的确是太无趣，每天就是吃饭睡觉打豆豆，所谓打豆豆，就是写程序，本来以前在公司大家都说写程序写程序，后来听了企鹅打豆豆的故事，几个程序员联想到自己的生活，便自嘲地说：“你看，我们不是每天吃饭睡觉打豆豆啊。”于是打豆豆便成了写程序的代名字。

豆豆打得多了，绝影还是感觉自己很对不起燕儿的，人家学生娃娃喜欢送花放焰火搞点浪漫什么的，这个他有正当理由来反驳：那都是年轻娃娃搞的事，咱不会搞浪漫，把你放在心里就行了。但是生活就是生活，生活又不是每天都打豆豆，虽然绝影已经做到把事业当做生活的地步，但是燕儿毕竟是女人，女人嘛，大多都把生活当做事业，所以平时没什么借口，也就一个稍微大点的 CASE 做下来，绝影就想，是时候休息一下了。

两天的假期当然不够，本来计划在公司再闲几天，周总却闲不下来，反正他老婆在上海，他又不用考虑对得起对不起谁的事情，绝影上班第一天，他就走到面前说：“小绝啊，南京的 CASE 是很成功的，从现在开始，这个 CASE 就 Close 掉，现在我们谈谈 DAP 吧。”

又是 DAP，前段时间绝影已经被 DAP 折磨得心力交瘁，心里幻想着拖吧，拖久了说不定周总就把这事给忘了，表面上周总确实是个比较健忘的人，有好几次要不是绝影去提醒，他都忘记了发工资的日子，但那只是表面现象，也许就是大智若愚吧，其实他心里非常清醒，是时候要绝影对 DAP 给个说法了。

见再也躲不过去，这次绝影只好支支吾吾地说：“周总啊，DAP 这个 CASE 进展到这里，实在觉得有点做不动了。”“卡在哪里？”

“主要是当初设计没做好，功能什么的没考虑全面就直接动手做了，结果有很多函数和接口没写到，代码复用不好，工作量增加了很多，类的设计也没有细化，所有功能都做到一个类里面，结果这个类写得非常复杂，修改和增加功能也很难。”

“那现在做了多少呢？还差些什么？”

“DcmImage 我这边做得差不多了，基本上已经可以加到 KIPACS 中，主要是以前小李的 DcmPrint，他的代码结构非常差，基本上没法在他的基础上做。”绝影这样说，其实他还是把自己 DcmImage 的进展夸大了一点，心想这样也许能在周总面前弥补一点自己的失误吧。

“小张那边 DcmConfig 怎么样呢？”“他那边我倒没怎么去看，反正他没事就在做，我也不便去打扰他。”“他那边还是要经常去盯一盯啊。小张以前不是做开发的，代码的质量还要靠你去把把关啊。”“嗯，我知道了。以后我会注意。”说完，绝影目不转睛地望着周总，说到这里，周总下一句肯定会对 DAP 这个 CASE 作个决定，To do, or not to do. It's a question. 周总耸了耸鼻子，坚定地说：“DAP 一定要做。正如 DAP 这个名字，它是一个平台，基本上是以以后我们所有开发的基础。”

周总说了这句，绝影突然觉得压力一下又袭来。不等绝影开口，周总又换了轻松的口气说：“不过我们今后可以改变一下开发的策略。目前 DcmPrint 和 DICOM 归档、成像的功能我们暂时还用不上，急需的是 DcmImage，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先把 DcmImage 做好，后面的模块再慢慢做，有什么应用上的需求就做什么模块，随着对 DAP 开发的深入，后面的可以吸取前面的教训，一步一步来，慢慢把它完善起来。”

绝影点点头，觉得把整个 DAP 细分下来又看到点光明，想想自己做事也是经常虎头蛇尾，开头的时候往往热情似火，心中充满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热情，结果事情做到一半，像 DAP 这样做到要死不活，热情便荡然全失，或者是做破解花了几个通宵终于把关键断点找了出来，想到关键位置已出，其它的不过尔尔，热情也荡然全失，结果很多事情都是半途而废，一腔热情最坚持一两个月，小一点的项目还好，赶在这一两个月之内便可搞定，可是又觉得不爽，总是盼望着大 CASE，大 CASE 终于来了，热情又坚持不住。于是当场又给周总表态道：

“嗯，周总你放心，DcmImage 我先把它做完，后面的模块我再好好设计设计，应该没什么问题。”“那 DcmImage 大概还需要多少时间？”

“就在这一周。”

“就一周？”

“就一周。”

周总回到办公室，张厂长凑过来说：“你疯了，我这个 DcmConfig 预计都还需要一个多月，你怎么给周总说一周，你说一周，不是把我也害了啊，我不是也得赶着做完。”

“你不知道，东西和技术都是给逼出来，你不向周总保证一周做完，你就永远不可能在一周内把一个月的工作做完。”

“那不是要累死人啊。”

“对了，累啊，又要熬通宵，我倒是忘了。”

回到家，绝影惦记着 DAP 的事，吃饭的时候也在想着 DcmImage 中有哪些有用的函数还可以导出，或者是专门再开个 DcmCommon 类导出共用功能，燕儿见她魂不守舍，问：“怎么了？

在公司又不开心了？”

“没啥。想工作的事。”

“今天去报税，那边正在修新房子，我去看了两家，现在房子修得真好，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房子。”

燕儿说到房子，绝影不好意思起来，房子啊，现在真是压在好多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男人身上的一块大石头，绝影算算自己一个月 2000 多块钱工资，基本只够买半个厕所，好点的房

子连半个厕所都买不到，一年什么补助福利年终奖金项目奖金加起来最多三万块钱，不吃不喝连按揭付个首付都差一大截，自己自卑，所以从来不敢在别人面前提到房子的事情，现在燕儿先提了，他一本正经地说：“年纪轻轻的，追求什么不好，开口闭口便是有房有车，七八十年代的人还都追求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呢，现在呢？这些理想早就实现了。人生在世，值得追求的不应该是这个。”

疯狂的程序员 43) 背出来的面试题

燕儿不以为然地撇撇嘴：“等你有钱了，你以为你不会去追求。”

俗话说五十步笑百步，绝影这话一出口，自己就不好意思起来，他这正是一百步还来笑五十步。如果说比尔盖茨拿这话来教训年轻人，尤不失下曹从事，说不定还会被各大媒体引经据典转载，网站、论坛、邮件处处拿这话来强奸你的耳朵。问题是现在他什么也没有，就在那里指手画脚实在有点给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感觉。

所以明明道理都是一样的，说的人不同了，效果也不一样，记得在初中的时候写作文，绝影突然自己冒出点灵感想到一句经典的话，但是他不敢说，于是只好在作文上写道：一位伟人说……这位伟人是谁？你别真以为就是哪个伟人说的，其实这伟人就是绝影。既然是伟人说的，老师也不便发表什么评论，只好说：“有道理，有道理。”要是不在前面加“一位伟人说”，稍不注意说错点什么，老师又要大张旗鼓地召开主题班会：深入揭批绝影同学 XXXX 错误思想。伟人就是倒霉啊，有事没事还得给绝影当挡箭牌。

自知理亏，绝影便不再答话了，不过自从燕儿提到房子，绝影感觉背上又压了一座大山。

最近周总的行事有点诡秘，张厂长认为可能周总正在计划裁员，弄得公司一时间人人自危。减员增效短短四个字便为各大公司裁员准备了理论基础。如果说减员真的能增效，那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在绝影看来，资本主义公司已经把每个人的效率逼到最高，要想继续增效，等于是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笑话。所以他一直不同意张厂长的观点，他认为周总肯定是在酝酿一个大 CASE。

事实证明绝影的想法是正确的。周总走出办公室，对绝影说：“小绝啊，最近我们召开了董事会，明确了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要做的工作，现在首要工作是招人。之前你也处理过这样的事情，最近我事情还有点多，这次再让你来负责，给招几个人进来，还是以前那样子，你自己把关，招的人都归你管，由你负责。”

绝影扬起脑袋得意地瞟了张厂长一眼，说：“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招人了，大 CASE 要上来了。”

张厂长也不服输地说：“招人招人，天天都在招人，公司还不是这么多人。大 CASE 大 CASE，天天都在大 CASE，还不是一直在做 DAP。”

说实话之前几次招聘下来，绝影都有点累了，这次周总的意思又是从学校里直接招人，资本家在各方面都是尽可能降低成本，这种思想放到产品上，就是偷工减料，放到人事上，就是能用大学生的绝不用研究生，能一个人做的绝不让两个人做。而一些

国企又恰恰相反，大学生就能解决的一定要让学生来解决，这叫“对工作重视”；一个人就能做的一定要让学生甚至一个小组一起上，这叫“人多力量大”。

还是按部就班先让燕儿去网上发了个招聘信息，绝影忽然想起以前一个同学因为自己公司招聘没有通知到他一直对绝影耿耿于怀。

这同学就是强哥。

虽然绝影一直对强哥的技术不敢恭维，但强哥的自我感觉还是良好：计算机科班出生，在班里成绩顶尖，也就是 Top10 那种，熟练掌握 C/C++，Java，ASP，有独立开发的能力，有团队合作精神。用他的话说，像绝影这种毕业就在一个公司里闭门造车的人，是没见过真正的高手的，他没见过真正高手于是他就以为世界上没有高手。

本来绝影对他就不以为然，他要是认了也就罢了，但他偏偏又不认，绝影就越发想跟他过过招，于是打个电话过去。

“强哥啊，上次公司招聘没通知到你，真不好意思。”

“你故意不通知的吧，哈哈。”

“真是忘记了，骗你是猪，这次又招聘了，我第一个就想到你，你看我不是赶紧给你打电话了，怠慢一下都不敢。”

“现在才跟我说有啥用啊？我这边工作都稳定了。”

“不过你也可以过来试一下，要是你技术好，说不定在我们公司会有更好的发展。”

强哥琢磨了一会，说：“嗯，也有道理，那我过几天来吧。”

放下电话，张厂长问：“是不是你以前说的那个自认为很牛的啊？”

“就是。这次让他来，看看有多牛。”

“有啥好看的？你就不怕公司来了牛人把你的位置抢了？”

“怕个屁，他强哥能做的，我绝影还有做不到的？只管让他放马过来，我跟他大战五百合！”

招聘的效果还是和前几次一样不理想，也许大部分都和绝影当年一样，明明自己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一到招聘这里却硬着头皮说：“行，没问题，当然能做。”可是他们又和绝影当年不一样，至少当年绝影还知道回去把不懂的恶补一下，本来真的不懂，但把自己逼一下，又懂了一些，于是似懂非懂地去公司干，干一段时间下来又发现自己似乎真的懂了。他们和绝影不一样，不懂，又不去学，又不去逼自己，今天到公司遇到什么问题，不知道，不知道就问，找张厂，找绝影帮他们做，做好了，明天来了又遇到问题，于是又找人帮忙。一周下来，东西都是别人做的，自己还是什么都不懂。在这种情况下，绝影只有一个一个把人招进来，又一个一个把人送出去，送出去的时候，绝影都对他们说：“先回去多学学，觉得自己行了，欢迎你再来找我。”

很多时候人在公司并不牛 B，反而被炒鱿鱼了又牛 B 起来，他们说：“还找什么找？此地不留爷，自由留爷处，咱们三年后再分高低。”

就在绝影对这次招聘又绝望的时候，强哥打来了电话，本来两周没有消息，绝影以为他不会来了，想到还没跟他比个高下，不免有点失望。在这个时候，强哥的电话真是雪中送炭。

寒暄了几句，强哥才支支吾吾地说：“你看我毕业这

么久了，回去反省了一下，以前学的东西都还给老师还得差不多了，我准备来面试，有关面试细节能否透露一下，我把这关过了，就可以大显身手了。”

一席话说得绝影直想笑，不过想想自己通信工程毕业，回忆一下什么数电模电高频电子线路电磁波与电磁场一点印象都没有，确实是差不多全部还给老师了，这样想，又能够理解强哥的苦衷，自己又在公司呆了这么久，要跟强哥比，赢了他还要让他没啥好说的，于是他大大方方的说：“没什么，面试题目两个，一个冒泡排序法，一个链表的填空题，你去把数据结构和算法拣起来看看就差不多了。你准备什么时候来啊？我安排一下。”

“我先去看看算法，估计就明后天来吧。”

强哥到公司的时候样子很疲惫，第一眼看到他，绝影忽然想起了当初做 KIREGIS 时的 BOSS Liu。张厂长本来正专心致志地做 DcmConfig，听说传说中的牛人来了，也先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跑来看热闹。

本来绝影以为冒泡排序法，链表这些都是数据结构里面简单得不得了的问题，那时候在学校强哥这样的学习牛人还不把这些算法做得滚瓜烂熟，时间久了，简直不是做得滚瓜烂熟，是背得滚瓜烂熟。没想到强哥在电脑面前磨蹭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对绝影说：“算了，还是不做。太累了，昨天背的怎么全忘了。”“你背的？”

“是啊，昨天把冒泡排序和链表的程序都背了，早上还记得清清楚楚，怎么现在全忘了。”强哥这样说的时候，眼中充满了无奈，仿佛是对绝影说：“唉，跟你们比起来，看来我还是老了。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

绝影晃眼看了看强哥做的题，虽然编译能通过，但逻辑肯定错了，就冒泡排序法，才一个 for 语句，单凭这一点，也就算是连“海选”都没通过。本来绝影想当场告诉他出局的，看到他充满无奈的眼神，忽然心一软，大家一起毕业的，都挺不容易啊。于是他轻描淡写地对强哥说：“嗯。题目我先收起来，你先回去等周总通知吧。我送你。”

送他出去的路上，绝影想：算了，回去还是把他做的题删掉算了。

回到公司，张厂长正在研究强哥的题，见绝影回来，他扭过头说：“这就是牛人啊？还不如我呢。唉，难道普天之下，竟然没有牛人了？”

绝影严肃地说：“你知道什么啊？考算法，还是太死板了。”

这次招聘和前几次一样以彻底失败告终，周总仍然喋喋不休地对绝影说：“公司要发展，要扩大规模，还得招人啊。”每次这样说的时候，绝影表面上点着头，心里说道：“要招你自己去招啊。”

所以周总虽然深谙资本主义节约成本之道，但有个数学题他始终没算懂：招十个不能做事的学生，工资 300，一个月下来做的工作为 0，支出工资 3000，还不如花 3000 招一个能做事的人，只要这个月他做了东西，就赚了。

这么说，周总还是话锋一转：“虽然人没有招到，但是我们还是要贯彻董事会的方针。现在是二月份，我们准备开始做今年最重要的一个 CASE。”

说到这里他顿了顿，似乎留点时间给绝影和张厂长做思想准备。

在以前，绝影肯定又会热血澎湃斗志昂扬，但这次他什么反应也没有。他累了，不断招人，不断上“大 CASE 大 CASE”，到最后，一个人也没招到，一个大 CASE 也没做成，那 DAP 至今还半死不活地拖在那里。

周总没注意他们的表情，这次反倒是他变得热血澎湃斗志昂扬起来：“这次我们要做一套体检车数字化系统。上次我们到南京已经第一次接触了体检车，那体检车投入使用后各个公司和医院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过那体检车上的设备和工作站也都是各自为政，根本谈不上对数据的集中管理，所以这次我们要做体检车数字化系统。这两个月，我好好地调研了一下这个 CASE，首先在国内体检车数字化系统还处于空白，非典给了我们一次很大的教训，所以现在国家很重视体检车的发展。其次这个 CASE 我们要体现出我们产品的先进性和稳定性。稳定我就不说了，我们肯定要反复测试，先进性上，这次我们要在登记工作站上支持视频拍照，指纹识别，在后台，我们要有完善的数据库检索和备份机制，在前台，我们要有灵活高质量的报告打印系统。有了这些，体检车开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实时完成体检人信息采集，医学影像分析，打印体检报告，这是一个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 CASE。”

正如驴子拉磨，拉累了它不想动了，非要抽它一鞭子它才来劲，本来绝影也是把 CASE 都做累了，周总滔滔不绝一席话正像抽了他一鞭子。指纹识别，这先进的玩艺还只在电视里见过，多半是中情局联邦调查局这种高度机密的地方，起码也是 James Bond 级别的人物，用手指头在那板子上一划，门就开了，这就是专业高级特工人员的特征。要是把这技术移植到自己卧室，钥匙什么的都没有，当着同学的面，手指头在那板上一划，门开了，这就是高级程序员的特征，那样子，在朋友面前，别提多拉风了。

再说那视频采集，也就是拿摄像头拍照片，虽说家里就有摄像头，但是每次都拿 Windows 自带的程序来拍照片始终觉得不爽，后来看了一下 VFW，觉得这玩艺有点神奇，要是做成个木马传到 MM 那边去，管她愿不愿意，都可以先偷窥一把，现在上网最怕什么？最怕聊聊天碰到恐龙，在网上谁都不知道你是只狗，恐龙又挺会装的，搞得你在这边想入非非，终于绞尽脑汁把她约来出来，结果就后悔自己为什么要上网，为什么要聊天，为什么不把大好的时间用来写程序。最后朋友问：“上次网恋那 MM 呢？怎么这么久没消息了？”你自己都不好意思跟朋友讲，只好说：“不网恋了，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我要好好写程序。”这么说，朋友还真以为你突然茅台顿开了，对你敬佩有加，其中的苦衷，只有你自己才知道啊。

要是会了 VFW 就好了，是恐龙就早点滚一边去，这世界便太平了。其实按绝影的水平自己认真学一下，家里又有摄像头可以测试，掌握 VFW 问题应该不大，再随便从网上找个木马下来，这套系统投入应用应该是指日可待，奈何也正是公司所谓大 CASE 把他做得累了，感觉没有了当初在学校通宵写汇编的激情，也只是每天都想：明天学吧，明天学吧。想得多了，也就不了了之。

现在公司的 CASE 要做，正是学习的好机会！

绝影正发着美梦，周总忽然话锋又一转说：“不过，这里面还有个巨大的问题。”

绝影想：糟了，莫不是又要提 DAP 的事情了。

疯狂的程序员（44）真正的大 CASE

如今体检车数字化系统这个大 CASE 摆在面前，那 DAP 看来也不过尔尔，想到这里，绝影心中反倒充满了大无畏精神：反正 DAP 是让我做死了，一人做事一人当，大不了就是扣我奖金罚我加班，让我把这体检车数字化系统搞出来，什么指纹识别、照片认证，能加上的高级技术都加上，那还不领先个同类产品三五年，到时候，我绝影就牛 B 了！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绝影做好了引颈就戮的准备，周总却说：“DAP 的事情我们先放一放，现在有两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先调研好，一是指纹识的相关资料，我想先征求小绝和小张的意见，二是这个 CASE 的设计，DAP 的教训我们要吸取，要深刻总结，这个我想听听小绝的意见。”

听了周总的话，张厂长跃跃欲试地说：“据我所知，现在指纹产品主要有指纹识别芯片和指纹仪，前者要求我们自己开发指纹识别算法，但我们可以根据需要灵活选择产品，后者基本上已经是成品，我们只需要调用 API 在应用层上再开发就行了。我的意见是我们不如直接选择一款好的指纹仪，虽然价格要比指纹芯片高些，但是稳定、可靠，还能节省大把开发时间……”

不等张厂长说完，绝影打断他说：“我认为还是应该用指纹芯片，自己开发算法。指纹识别算法技术含量很高，属于核心技术，对于核心技术，我们应该自己掌握，否则以后会很被动。”周总点点头道：“你们都说得有道理，这个我们再调研，不过我还是比较倾向小张的方案，毕竟在指纹识别算法方面，我们是没有技术积累的。上次 DAP 的设计我就实话实说了，是很失败的，这个小绝你要承认。这次我想问你，对这个 CASE 的设计，你有什么打算？”

周总一提 DAP，绝影又觉得有点丢面子，在这种情况下，他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说：“周总，要是这个 CASE 让我来设计，我一定吸取 DAP 的教训，先好好做计划，做文档，我可以先做个设计方案，提交给你，你看了，认可了，再决定要不要让我来负责，如果你能把这个 CASE 交给我，我一定不会再让你失望。”

“好吧，那你先做个提纲吧，今天星期三，到星期五，还有两天时间够不够？”

绝影心中只想拿下这个 CASE，当时心里根本就没时间这个概念，这时候你不要说给他两天，就是给他两个小时他都敢拍着胸口打保票，于是说：“当然没问题，周总这次您尽管放心。”上次 DAP 设计失误绝影自认为它导致周总对自己的信任跌到了谷底，正如当美国经济不景气到谷底美国总统就想打仗，转移人们视线，正好这个时候萨达姆又冒了出来，你以为美国真是民主国家，你以为美国都是美国人们说了算，你以为布什不敢打你？不打你打谁？总之你伊拉克一个小国家，这个 CASE 总能摆平，你管我打你打得对不对，总之能完成 CASE 才是王

道。所以现在绝影也不考虑到底这个体检车数字化系统有多难，到底这个指纹识别算法有多难，先把 CASE 接下来再说，接下来才有机会证明自己，不接，就永远没有机会。

领了工资，燕儿下午去报了税就提前回了家，特意去买了猪蹄给绝影炖了他最爱吃的猪蹄汤，当汤端上桌子，本以为他又会露出惊喜地笑容，绝影却视而不见，机器人般一口一口往嘴里刨饭。一片好心碰了钉子，燕儿有点生气地说：“又在想工作，又在想工作，给你说了多少次，吃饭和睡觉的时候不许想工作。”

绝影回过神来，说：“这次情况特殊，有个大 CASE，我要好好思考一下。”

“又是大 CASE，你哪次做的不是大 CASE？”

“不一样，我上次犯了错误，这次不好好证明下实力那邦人会看不起我！”

“谁敢看不起你？”

“我也不知道，总之会有人看不起我。你不懂。”

“是，我不懂，那你就不要跟我说。”

吃完饭，燕儿收拾好碗筷，说：“你就忙你的大 CASE 去吧，晚上我和同学去逛街，反正你也不管我。”

绝影爬在电脑上，头也没回，说：“去吧。”

忙了两夜，终于把设计提纲做好，用公司打印机打印出来，整整五页 A4 纸，绝影朝燕儿扬扬手中的纸，得意地说：“看，就是这个，终于弄出来了。”

“你那个有什么用？你天天晚上在家还加班，每天都做到两三点，还是拿那么多工资；人家张厂长每天在公司工作八小时，晚上回家上网聊天玩游戏陪女朋友，还是拿那么多工资，不知道你这几张纸到底有什么价值？”

“这个我知道，总之我工资也比张厂长高。”

“你算算，你每天在公司还加班，基本上八小时的班你要上十小时，回家从八点到两点又是六个小时，一天十六个小时，先别说工作量，就工作时间都是张厂长的两倍，可是你工资有他两倍多吗？再说公司其它新人，做老半天又做不出来个什么，你的工作量起码是他们的三倍四倍，可是你的工资有他们三倍四倍多吗？”

燕儿这么说，脸上带了一点怒气，绝影沉默了一会，突然严肃的说：“我知道，也许我付出比他们多三倍的努力，只能得到比他们多一倍的回报，但是如果我不付出这三倍的努力，连一倍的回报也没有。”

见绝影的面色很严肃，燕儿的语气又软了下来，低声说：“总之还是那句话，在公司，你不去做，有的是人来做，为什么你非要把什么事情都揽到自己怀里？”

绝影把设计提纲交给周总，周总的反应大大超过了他的预料，他说：“小绝啊，你这份设计提纲相当不错啊，我都没想到做得这么好，我觉得应该开个会，你把这份提纲向公司所有人讲解一下，让其它人也学习学习。”

绝影点点头：“嗯。我也正希望其它人可以领会到我的设计思想，以后 CASE 实施起来才容

易沟通。”

站在讲台前，绝影是精神百倍，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是个教书的料小学的时候还一直希望成为一个教师，到高中的时候，自己还是学生，就代物理老师给同学讲过几节物理课，据说同学们反应还不错，以至于有些同学竟提出希望绝影同学来做物理老师。回想一下，当时讲的无非就是一个物体以多少多少初速度开始运行，加速度是多少，几分钟后，另外一个物体又以多少多少初速度多少多少加速度运行，问后面那个能不能追到前面那个，如果能追到，要多少时间。

在同学们看来，这一直是高中物理一个大难题，那物理老师在上面公式版书密密麻麻写了大办个黑板，同学们在下面还是听得晕头转向，老师又急得不得了，明明这问题的解答方法自己心中一片明了，在胸中酝酿

了老半天，讲出来学生还是听不懂，真恨不得把他们脑袋上面敲个洞，来个醍醐灌顶。绝影讲又不一样，这问题其实很简单，其实就是数学里面两个二次函数求交点的问题，把两个物体的运动描述成二次函数，简单一求，舍去负数解答案就出来了。再说物理里面求什么合外力，又是做受力分析又是画图草稿纸都用去三五张，其实拿数学的复数加减法来做就简单得不得了。

所以中国学校的教育就是死板，那数学从小学学到大学，从加减乘除学到导数微积分复变函数，按照学校的教法到底有多大用处，恐怕用得最多的也就是做生意算下几斤几两多少钱收多少找多少，其实数学的用处可大着呢。各个教材把自己的学问教得头头是道，就是不告诉你物理学里面的矢量就相当于数学里面的复数，就是不告诉你匀速圆周运动的轨迹可以用几何学来求解，归根结底，就是不告诉你这门学问到底有啥用处。

大环境如此，搞得写程序也如此，不管是学校里程序设计课程，还是社会上这样培训班那样电脑学校，都只管各自教各自的，学汇编就 80x68，学 C 语言就 TurboC，搞得最后大学 C 语言课程学完，连 C 语言能写 Windows 下窗口程序都不知道。最后写程序是教了，那教的是如何去写程序，根本不教你为什么要写程序，写程序能写些什么出来。

这次体检车数字化系统的设计，绝影的确吸取了不少 DAP 的教训，主要就是细化，把有可能遇到的问题尽量考虑全面，有些必须做的工作就一定要去做，不要怕麻烦。首先是 UI，也就是用户界面，负责录入和检索体检人信息；然后是指纹识别模块，封装对指纹仪的操作；然后是 VFW 模块，负封装对摄像头的操作；然后是报告模块，负责将各个体检点的报告汇总并打印。这些都是数据终端。然后是 ODBC 接口，封装数据库操作。最重要的是数据管理模块，放到服务器上。不管是指纹图像、照片、报告还是录入的体检人信息，都把他抽象成数据，全部流向数据管理模块，数据管理模块再通过 ODBC 接口把数据送到数据库。检索的时候向数据管理模块发送指令，它从数据库中取到数据，再一一发给数据终端，由他们自己分拣属于自己的数据。最后再部署个消息服务器，各个工作站上配上消息客户端，工作站之间的通信，数据同步就靠它来完成。

所以对人来说，什么思维最重要，当然是抽象思维。狗也会做梦，甚至还会说梦话，但是狗会抽象思维吗？你能让狗把一堆人民币想像成一堆骨头吗？不能，既然只有人这种高等动物才会抽象，那就要把它发挥到淋漓尽致。你想要是登记工作站上照片也保存成 JPG 直接往数据库送，指纹也保存成 JPG 直接往数据库送，体检人信息也直接往数据库送那还不把工作站

和数据库累死，一会数据又要同步，一会又要和其它体检点通信，这客户端还不知道要开发得多复杂。现在可好，只要把数据管理模块和消息服务器做得足够稳定，客户端上的开发基本上易如反掌尔！

绝影在讲台上讲得头头是道，边讲边画出结构图，数据流方向和事物流方向用箭头一一标注，整个系统简单明了又分工合作明确，他一边讲一边赞扬自己道：“不失为一篇佳作啊。”

整整花了两个小时，绝影终于说：“我要讲的就这么多。”

下面死一般沉寂。周总终于站起来问：“小绝说的，大家能理解吗？”

于是才有陆陆续续的生意说：“嗯，嗯。”

周总说：“那么我再来讲两句。”

基本上周总就讲了几句总结性的话，讲了对这个 CASE 的展望，他说：“这个 CASE 做好了，公司今后两三年就不愁了。”总结陈词总是领导们喜欢的，管你下面的人讲得头头是道讲得天花乱坠讲得意义有多深远，结论性的东西还得领导来讲，可行与否还得领导来批示，某种意义上讲，一个 CASE 设计得好不好，不在于设计者认为他好不好，不在于同事们认为他好不好，也不在于用户认为他好不好，而在于领导认为他好不好。

周总的意思，这个 CASE 由绝影来牵头基本上算定下来，或许是上次 DAP 设计的失误，周总还是对绝影或多或少有些顾虑，所以并没有像上次那样说全权由他来负责。不过对绝影来说这也足够了，在他看来，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事莫过于亲眼看着别人把自己的设想变成现实，你要明白，为什么 T 台上的模特虽然能够吸引众多的闪光灯和眼球，但是设计师总是最后出场，而且总是被这些美女模特们簇拥着出场。这就像修房子，虽然里面的一砖一瓦不知道凝结了多少工人的心血，但他们永远体会不到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的幸福和成就感，因为在他们眼中，只能看到一块砖或一片瓦，只有设计师，在他眼中看到的是整栋雄伟的大厦。

人呐，眼光放长远一些，看到的東西就更多一些，生活得也更有意义一些。

绝影走下讲台，望了望窗外，想：做程序员真好，可以写程序，更有机会做设计，才能体会到很多人无法体会到的幸福。我的高楼将从这里拔地而起。

疯狂的程序员（45） 向业主致敬

绝影才发了两分钟美梦，就被周总掷地有声地打断：“还是按照惯例，先给这个 CASE 定个名字，我觉得就叫 EB 吧，Exam Bus，简单明了。”

对周总的命名方式，绝影向来腹诽比较多，这次虽然也没什么创意，但绝影心情好，也就没有过多去计较，管他叫啥，EB 也好 EBEx 也好百万也好狗胜也好，只要把 CASE 交给自己，还不一切尽在我掌握中。

张厂长和绝影在指纹识别模块上的分歧还比较大，张厂长坚持认为应该使用成熟的指纹仪，成本低开发周期短可靠性高；绝影却认为应该使用高性能的指纹识别芯片，

自己开发外围电路和指纹识别算法，这样方能掌握核心技术。两人争论了好几天，这天又开会，张厂长一反平时温文尔雅的常态，厉声道：“你天天用 MFC 写着 Windows 下的程序，怎么不想着为了掌握核心技术自己去开发一套 MFC 呢？”

不说不打紧，这一说又激起绝影的雄心壮志，他迎上去说：“你以为我不敢做？有什么不敢做的，我是没那个时间，要是周总给我拨时间，管他 MFC 还是 KFC，我都能给他搞一大套出来。”

眼看二人睁得不可开交，周总平静地说：“小绝啊，还是要以大局为重啊。你崇尚技术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开发进度和开发成本，我看还是小张的意见比较好，这次就用他的。”

绝影无话可说，愤愤地想：你不让我搞指纹识别芯片，改天我自己去搞，等我搞出来，再回头气死你。

周总转过头来，对张厂长说：“那小张，指纹仪的事，就由你负责落实吧。有什么需要，直接跟我说。”

张厂长领了命，得意地看了绝影一眼，庆幸自己坚持把这个 CASE 中的小 CASE 争取过来，要不，自己在 EB 上基本上就无用武之地了。

燕儿请假回了趟老家，本来年初说好绝影跟她一起回去，见见家长，原则上把大事定下来，等到临走的时候，绝影忽然变卦，坚定地对她说道：“不行，EB 刚刚下来，现在公司需要我，我不能走。”

于是燕儿一气之下也不等绝影，独自带着满肚子气走了。本来绝影觉得多对不起她，良心上有点过不去，回头一想走了也好，正好充分利用这几天把 EB 的需求分析，概要设计和部分模块设计做出来，她要是在，自己天天晚上回家还加班心里还是有点虚。

DAP 的失败是老大一块石头压在绝影身上，所以不写文档害死人啊。这次吸取教训，依稀还记得以前考软件设计师的时候背过，什么软件开发文档，GB8567-88。从网上下一整套回来，一个人慢慢填写。

写惯了程序写起文档也是极不适应，本来，既然是国家标准嘛，总不可能用平时口水话来写，奈何自己又确实不是写材料的那块料，现在一边写，想起几个同学毕业后去考了公务员，那还不天天面对这样的文档，憋死人。写程序还好，灵感来了爆发起来是行云流水，脑子里程序劈里啪啦冒出来，就怪自己打字速度跟不上思维。

写材料就不一样了，明明就是那个意思，可是为了一句话一个词还得思考半天，也就是推敲，到底是“推”好呢还是“敲”好呢？在他看来管他是“推”还是“敲”甚至是“砸”，只要能把门弄开，就是好办法。

几天下来，总算是把几本材料憋了出来，周总拍拍绝影的肩膀说：“不错不错，进步很大啊，就按这个来，要确保万无一失。”

燕儿回来的时候带了好几大口袋水果，见到绝影第一句话却是：“怎么胡子老长，你也不知

道刮！”

这时绝影才照照镜子，发现确实胡子又老长了，明明燕儿走的时候才刮过，这不是才几天时间么，于是打趣地说：“是啊，熬了几天夜，胡子怎么就张这么长了。只知道别人说熬夜白头发，怎么原来熬夜也长胡子呢？看来胡子还是晚上的时候生长比较旺盛。”

听到绝影调侃的语气，燕儿气不打一处来：“我不是说了很多次了么？工作就是工作，休息就是休息，在公司里你怎么干我管不了你，回了家你就得好好休息，我不信周总管你还管到家里来了。你现在就这样天天熬夜，以后身体怎么受得了。”

绝影若无其事地说：“没事，反正现在年轻，趁干得动多干点。”

“你以为你是在社会主义公司啊，多劳多得，我就是想不通，你为什么就是要为了那么一点工资这么辛苦地工作呢？那以后周总给你涨一点工资，还怎么得了？”

燕儿再次题到这个话题，绝影觉得她是很认真的，她说得很对，自己也确实再找不到什么借口来反驳他，于是他只好沉默。

其实你要知道，什么是程序员，能为一两千块工资天天在公司加班加点回家还继续干到两三点甚至通宵的程序员，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挣多少钱。程序员，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想的永远都是技术，他们崇尚的也永远是技术，哪怕我现在身上只有两毛前，只要有志同道合的人跟我聊技术，我一样敢跟他从 C++ 聊到 ASM，从 API 钩子聊到 inline hook，从 Ring3 聊到 Ring0。聊完了，今天晚上吃什么？吃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才能获取 Kernel 基址。燕儿见绝影垂头丧气坐在那，心又一下软下来，于是从包里那出一大叠人民币，递到绝影面前，换了轻柔的口气说：“我外婆给了我一万块钱。我想买房子。”

看看眼前一大叠人民币，绝影想起第一次领到一千块工资的时候自己那兴奋的心情，现在这里有十个那么多，绝影却反而心里一酸。

上次燕儿就说了想买房子，绝影拿了一大套理由来教育他，其实他心里最清楚，你以为他真有那么高尚，你以为他真不想买房子，那是因为没钱。所以钱这个东西真是害人啊，有钱也害人，没钱更害人。燕儿从学校就跟着他，虽说她也不是什么沉鱼落雁，但在同学们眼中起码也算小美女一个，自己当初什么也没有，全凭一张嘴把她哄到手，几年下来，自己还是什么也没有，还得让燕儿跟自己一起奋斗，起码自己连她想要的东西都不能给她，要是自己有钱，大大方方地手一挥：“房子嘛，要哪套，给你钱，你自己看好买了就是。”有自己的房子，多少还能给她一点安全感。

虽然绝影知道燕儿不会庸俗到一定要他拿钱买房子，但绝影还是开始计划这事。男人嘛，你可以不在任何时候把你女朋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但一定要在她最需要你的时候给她依靠。奈何自己家里条件也如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一般不景气，几万块钱绝影都不好意思开口要，不因为是怕家里人嫌少，是因为太多了。终于鼓起勇气开了口，结果还是给碰了一鼻子灰回来。

所以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同学们开口闭口第一句话便是：“小时候家里穷。”那时候说说都

是开玩笑的语气，大家都是穷学生，一个月还不都是三五百块钱生活费，你要说家里穷，真能穷到哪里，大家都不知道。

等到要买房子了，才发现家里确实穷，不仅小时候家里穷，现在家里也穷。其实本来家家都是不穷的，生活虽说不上小康至少早也解决了温饱，上一代人琐碎的小日子还是过得有滋有味。等到绝影这一代了，买房子这个大山一压下来，于是家家又变得穷起来。

绝影是不想把自己的心情带到工作中，但周总还是看出些端倪，他问：“小绝啊，最近怎么了？有点魂不守舍，EB 这个项目开展起来，稳定压倒一些。”

本来绝影想像以前一样说：“没什么，都很好。”可这一次，他却鬼使神差地说：“嗯，是啊，我想买房子了。”

“买房子，那是好事啊。买了房子就可以安定下来了。”

“可是钱不够啊！”

周总锁紧眉头，低头想了两分钟，又坚定地抬头说道：“小绝啊，陈董以前跟我说过，要尽量帮助员工解决问题，不光是工作上的，也包括生活上的。你这个事情，我马上跟陈董商量下，看他有什么意见。买房子，我是坚决支持，同时我也不希望这事困扰你，让你分心，你先安心工作吧。”

最后，陈董答应以公司的名义借给绝影两万五千块钱。绝影从周总手上接过厚厚的信封，在借款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画上押，那协议立时生效。上面写着：每月从工资中扣除 900 元偿还借款，直到全部还清。在借款还清之前，绝影不得以任何理由离开公司。

站在空空荡荡的新房子里，燕儿叹道：“还钱，还得还到 2009 年。”

绝影抱着她说：“不会的，还钱的事你不要想。”

陈董深谙投资之道，这次借钱给绝影的决定也是相当正确的，凭良心说，那二万五千块钱在公司账上不过是沧海一粟，绝影买的房子就在公司附近，基本上安定下来，又有借款协议卡着他，要想离开公司他还得费点力气。关键是现在这笔钱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果然这几天他是鼓足干劲一心扑在 EB 上。

周总还是和以前一样问：“小绝啊，EB 这个 CASE，还需要什么？”

绝影还是和以前一样说：“还是缺人呐。”

“还需要几个？”

“两到三个。不过有熟手，一个也就够了。”

“嗯，人手的事，我会想办法解决，你也想想办法，看你周围有没有什么朋友。”

绝影马上想到了 BOSS Liu。回到家，他就给他打个电话，BOSS Liu 的声音还是那么低沉，却没了以前那样轻松。

绝影和以前一样首先问道：“BOSS 啊，最近在研究啥技术啊？拿来分享一下。”

“哪里研究什么技术，闲着呢。”

“别小气，拿来分享分享。”

“真没有，有我还不拿出来吓死你。”

“少来了，肯定有什么大成果。对了，你现在在公司混得如何了啊？”

“唉，别提了，原来这公司开着就为了做这个 GPS 的 CASE，如今 CASE 做完了，公司收了钱就解散了，我这不正闲着吗？”

“那你们公司也太不厚道了。反正你也闲着，我给你介绍个兼职吧。”

“哪里？”

“我公司。”

“你开公司了？”

“没有，还是以前那家，不过我们又上来项目了，根本没人做，不如你先过来兼职干一两个月，找到好公司了你再走。”

“这倒是个好主意，可是周总那边我不好意思啊。”

“这个你放心，我来解决。”

说到这里，BOSS Liu 情绪高涨起来起来，他激动地说：“BOSS，这次就拜托你了。你给我打电话，我就过来。”

接下来几天，绝影隔三岔五地跟周总抱怨一下人手的问题，周总终于忍不住问：“小绝啊，你有合适的人选吗？”

“有。小刘。”

听到说 BOSS Liu，周总皱了皱眉头：“小刘啊，我不太欣赏他的为人，而且看他做的 KIREGIS，技术也很一般啊。”

“现在不一样了，他走了以后我还跟他保持着联系，换了几家公司，我们常常还在网上讨论，我发现他的技术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听绝影这么说，周总犹豫地点点头，说：“既然这样，那你就先联系联系他吧，先让他来试试。”

“我已经跟他说过了，说让他过来兼职。”

周总愣了一下，说：“你跟他说兼职，是对的。那你安排个时间，我跟他先谈谈。”

三天后，BOSS Liu 又回到公司，还坐在他原来的位置上，他拍拍电脑说：“一年多了，还是这台破电脑。”

绝影把他打印的开发文档递给 BOSS Liu，问：“Are you ready？”

BOSS Liu 接过文档说：“报告 BOSS，一切就绪，CASE 可以启动了。”

疯狂的程序员（46） DHTML

绝影的预感没错，BOSS Liu 的进步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正是所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以前在公司技术虽然不比他高多少，但起码也是旗鼓相当，后来又在看雪论坛上发了一篇精华文章，自以为内力得到极大地提升，没想到 BOSS Liu 也绝非等闲之辈，EB 刚开始才几天，绝影就感觉到来自 BOSS Liu 的压力。

最初让 BOSS Liu 做消息服务器，绝影大大方方地拨给他一周时间，想一周时间要是能做得稳定，拿出来能直接用，尤不失下曹从事。BOSS Liu 满口答应，估计得还是保守了一点，没想到第二天便对绝影说：“消息服务器已经做好了，WinSock，以前在公司就专做这块，能不能给我个大点的 CASE，免得一身武功荒废了。”

BOSS Liu 说得轻松，绝影分明感觉到这里面有点挑衅的味道。再看看他做的消息服务器，功能上也基本符合设计要求，在 GPS 公司锻炼了一年，BOSS Liu 的 MFC 也用得炉火纯青，单是那 CAsyncSocket 的使用便让绝影吃了一惊。对于 WinSock 编程，绝影一直以来都是沿用罗云彬那本汇编书上的方法，用多了，便觉得刀枪棍棒都要得有模有样，至于 MFC 里的 Socket 类也不再去研究。

后来事实证明绝影的这一先入为主的思想真是害死人。罗云彬第一版书上的 WinSock 编程部分存在一个致命的 BUG——根本没有解决粘包问题，虽然在第二版上修正了这个 BUG，但还是让绝影花了好大的力气才让思想转过这个弯。

明白了这个问题，回过头来再想想以前做的 Socket 相关程序，难怪小规模回环测试一下还不错，一放到服务器上耐力测试便运行得莫名其妙，所以有些人老说：“怎么运行不对呢？明明没有错误啊。”或者说：“我是世界上技术最牛的人了，还有比我牛的人吗？没看到啊。”其实你找不到错误并不代表错误不存在，同样，你看不到技术比你牛的人并不代表世界上就没有技术比你牛的人。

验收了 BOSS Liu 的产品，绝影半开玩笑地说：“BOSS 啊，早知道你肯定有研究成果，咋的你就是不愿意拿出来分享呢？”

BOSS Liu 摆摆手：“BOSS 大人，你不是一直专注于汇编吗？这点东西对你来说算‘研究成果’？别的小弟我就不说了，要是这凭这玩艺也敢在你面前班门弄斧，那还不被你笑死！被你笑死的事情我不做！”

张厂长又去了几趟城隍庙，对他来说收获还是颇丰，绝影一直觉得他有点中饱私囊的嫌疑，一一查看了购物清单，奈何都在公司允许范围之内，就是出门动不动就打车，次数多了，周总的意见也就大了起来。开会的时候，周总严肃地说：“关于出差打车，我的意见是除非项目紧急，能坐公车就坐公车，又环保又省钱，这一直是国外推崇的啊。”

绝影在下面撇撇嘴，暗自嘀咕道：“你以为咱都是出租车司机啊？跑大老远出差还得先调研公交车分布路线。”

等到指纹仪寄到公司，张厂长算是圆满完成任务。那指纹仪放在桌上，和绝影原先想像的不一样，主要是体积太大，居然足足有自己的音响那么大。

张厂长左右摆弄着那台机器，像是自言自语道：“体积是大了点，不过根据技术手册，性能应该比较稳定，先让我来试试。”

试验结果出来，搞得张厂长好像丢了很大面子。那机器性格也太古怪，还非得人来将就它，首先你得把手洗赶紧，就算稍稍多了点汗，影响识别效果不说，搞坏了机器责任还得自负；然后你得端端正正把指头肉最多的地方不偏不倚地按到指定位置，必要时，你还得先目测一

下那扫描器中心位置在哪里；第三，你得听到哪一声后才放手，放早了不行这容易理解，居然放晚了也识别不通过。

绝影失望地摇摇头，张厂长连忙说：“也有很精确的，不过价格太离谱了，用那个，是不切实际的。”

几个人决定先从 UI 模块开始，由绝影负责，指纹仪和摄像头模块可以同步进行，分别由张厂长和 BOSS Liu 负责。

UI 的表现形式又是个大难题，用传统的 Dialog Base 和 Single document 肯定不行，版面实在太有限了，要是用 Multiple documents，各个页面的布局还得分别设计，页面之间的数据交换又是个大问题，说不定还得设计专门的数据交换模块。

绝影一筹莫展，转身看看 BOSS Liu，这一看不要紧，吓得他差点报警。

本来 BOSS Liu 桌子四周的围栏比较高，他人整个钻进去也顶多冒点脑袋顶上的头发出来，绝影望了半天，望不到 BOSS Liu 的脑袋，却只见上面烟雾缭绕。上次说哪个大商场里发生火灾，当场烧死百十来人，本来他打死也不相信，想一个大活人，两只脚好好的，还能让火给鳖死？现在看到这场面，难道传说中的火灾已经发生在可怜的 BOSS Liu 座位上。正惊慌失措，却见 BOSS Liu 突然站了起来，高呼一声：“有构思了！”然后慢满掐灭所剩无几的烟屁股，把它往烟缸里使劲憋进去。

再看看他的烟缸，已经被他严重超载得不成样子，本来核定载烟屁股 30 根，BOSS Liu 却硬生生至少憋了至少 130 根进去，再加上这一年来，BOSS Liu 的烟瘾也随着他的技术不断进步，看三包烟盒空荡荡地摆在桌子上，绝影终于松了口气道：“吓死人了！”

这一说，BOSS Liu 也发觉了自己的失态，忙说：“激动了激动了，对不起，对不起。”

“不是说这个，说你抽的烟。老子以为失火了。”

BOSS Liu 打趣道：“BOSS 啥时候变得这么敏感？要是一年前公司失火，如果只有一个人被烧死，那肯定是 BOSS 你，因为你肯定还坐在那里写程序。要镇定，你看那泰坦尼克号，就算马上就要沉了，人家拉提琴的还是一样拉着提琴，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敬业精神！”绝影白了他一眼，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问：“什么啊？啥事那么高兴。”

“摄像头这模块，我有构思了，就用 VFW，网上好多现成代码，BOSS 你以后不要再这样照顾我了，大 CASE，我要大 CASE。”

“大 CASE，有！UI 界面设计方案有没有？”

“最讨厌做界面。”

“有点深度好不好？什么对话框单文档多文档的都不要来，来就要来个高级的。就高级的，你有没有什么好点子。”

“高级的就是有，就怕技术不成熟？”

“有就尽管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那个 Norton 总知道吧，新版本出来，我就是一直觉得他那界面很特别，你看，不就是个网页么？如果能把界面像网页那样做，不但容易美化，还容易批量生产，你想想，要在 Dialog 上调整某个 Static 的字体，还是得写点代码吧？网页就不一样了，直接在 HTML 上加个 Font 就搞定。”

绝影去 BOSS Liu 机器上看了看他的 Norton，还真做得像个网页，什么按钮都没有，放上去鼠标就变成手的形状，就是个超链接，再点开，便“卡”地一声跳到另外一个页面。如果是这样的界面，真的能实现多个页面间的方便切换。做软件，做终还得考虑用户的使用，你要从登记页面转到分诊页面还得用菜单点好几下，人家的意见就大得很，周总一直以来的设计思想就是“一键式”，就点一下，想去哪个页面去哪个页面。像 CSDN 论坛一样，导航栏摆左边，要去哪页你点一下就 OK。

摆弄了半天，绝影自言自语道：“做这玩艺，好像是得费点功夫。”

“我就想 BOSS 应该没兴趣去做，还得等我以后自己去研究了。”

“放屁！就用这个方案！去查查，这是啥玩艺类。网上研究界面的人多得很，肯定有现成的。”

“不劳 BOSS 大架了，之前我稍微研究了一下，貌似这是个 CDHTMLDialog 类，VC2003 里面已经实现了，不过 VC6 没有这个类。”

回到自己的位置，绝影认真看了看新版本的 MSDN，真有这个类，不过是基于对话框的，这肯定也不符合要求，因为至少得在左边要一个导航栏，用 document/view 结构就很简单，大不了就是换个 View 类。按照微软的设计思想，有 Ctrl 就应该有 View，有 CDHTMLDialog 就应该有 CDHTMLView，去网上查一查，乖乖，关键字 CDHTMLView 在 Google 上居然只有四个检索结果。

绝影突然犹豫了，他开始怀疑自己，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犹豫过。任何东西，只要周总陈董交给他，虽然对破解的 CASE 他会说：“不保证能做出来。”但是他心里从来没想过什么东西我可能做不出来。在他看来，只要有人能做出来，就一定有办法，所以每次有新的 CASE，新的技术难题，他从来不会退缩，他总说：别人能做到，为什么我不能做到？

可是这个挑战太大了，DTMLView 应该是刚出来不久，还没有很成熟的技术，公司在这方面更没有什么技术积累，而摆在眼前是个实实在在的 CASE，3 个月以后就得把东西交给人家，这样做，万一做到一半做不动了，整个 CASE 就等于失败，而且这种失败和 DAP 不同，对公司来说，这是直接的经济损失，信誉损失，对自己来说，“小绝啊，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这个神话将被打破，对 BOSS Liu 来说，难得的一次两个自认为高手的人在一起合作的机会以失败告终，这上非常惨痛的失败。

不知什么时候，BOSS Liu 悄悄站在了绝影旁边，他没有打扰他，像是在等待他什么。绝影像 BOSS Liu 一样突然站起来，说：“就用这个方案。”

BOSS Liu 说：“好，我尽快把摄像头模块搞完，一起来搞这个。”

“嗯，我先认真调研一下，先写一个页面的 Demo 出来，以后其它页面就可以照这个批量生产了。”

几年以后，当 BOSS Liu 回忆起当初的情景，仍然心有余悸地对绝影说：“BOSS 啊，其实当时你决定用 DHTMLView 是相当冒险的啊，我都捏了一把冷汗。”

绝影笑笑：“我是全身冷汗。”

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技术都是专门一本书或者成册集中在一起，肯定还能造就一大批高手，问题是往往事与愿为，就比如这 CDHTMLView，Google 上的技术资料虽然少得可怜，好多功能脑子里能想像但又找不到具体实现的代码，好在 HTML 这东西当初设计得还不错，什么 Javascript 啊 VBscript 啊都能支持，这又给程序员极大的想像空间。这功能 C++ 代码实现不了，想办法用 Javascript 嵌入到 HTML 里面去，再想办法从 C++ 里面调用 Javascript，虽然步骤是多了一点，而且据说 Javascript 效率不高，但是用户不知道，管他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张厂长的指纹识别模块和 BOSS Liu 的摄像头模块都如期 Close 掉，绝影也把第一个简单页面做了出来，看看 CASE 进度表，正好赶上，这让他悬着的心稍微放了一点下来。赶紧又让张厂长开始做 HTML 页面设计，BOSS Liu 继续投入到 UI 其它页面的开发。

BOSS Liu 对这样的安排已经习以为常，却难坏了张厂长，他早已习惯在 Close 掉一个 CASE 后自己给自己放一段小假。

燕儿知道绝影忙，但是能说他什么呢？就算说了也解决不了问题，还得碰一鼻子灰，她唯一能说的就是：“吃饭能不能慢点，你嚼一嚼不行吗？难道还非得赶那几分钟时间。”

其实吃饭真是件好事啊。不但能填饱肚子，还能趁这点时间想点问题，平时都对着电脑，思维难免陷入死角，走到饭桌子上来，思维便又稍微舒展开一点，这时候想问题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绝影一边往嘴里扒饭一边对燕儿点头，本来他还想：“嗯，嗯。”两声，奈何嘴里全是饭，开不了口，只觉得这饭菜送到嘴里，瞬间便进了胃，食道大大超负荷工作，不断抗议。你抗议？抗议有个 P 用，你抗议我就镇压你，加大剂量继续把饭菜往里送，那破赛扬 366 还能让我超到 800 多呢。说猪八戒吃人参果一口吞掉，连味道都尝不出来，以前绝影不相信，那老猪的食道也宽得太离谱了。听燕儿说到自己，这才来仔细想想饭菜到底是什么味呢？还真没尝出来，可惜这一桌子有鱼有肉，就这样白白给浪费掉。

吃完饭回到公司，周总差异地问：“小绝，小刘，你们还不吃饭？”

“已经吃过了。”

“哦，都吃过了，我还以为你们只是去上厕所呢。”

二人哼哈两声，便又扒在了电脑上。

疯狂的程序员（47） 先进性

王军霞跑得快，能得奥运会冠军，人家跑步是有技术的。动不动就一万几千米地跑你就要学会前紧后松，要是一上来就百米冲刺般跑出去，前面倒是能领先好一阵，可好景不长，最后不要说拿第一名，连名次都没有就可惜了，毕竟你还为了这事还花去了好大体力。

但牛人也例外，记得绝影还是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体育考一千米跑，几个人跑下来累得像猪一样，却发现旁边有个不认识的猛男一直保持着冲刺的速度。一千女生无不羡慕地说：“你看人家多厉害。”

绝影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人家，人家跑的是 100 米。”

“放屁，人家都跑好几圈了。比你跑得远！”

从那以后绝影自知自己不是牛人，更不敢随便跟牛人比，唯恐又被别人笑话。唯牛人与女人最难养也。

EB 这个 CASE 也是如此，虽然在张厂长看来，从 CASE 一开始绝影就把进度控制得相当紧，以至于自己还有点极度不适应，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在整个进程中还算是轻松的了。越到后面气氛弄得越紧张，最后基本上是天天加班，加到晚上八九点，晚饭就在公司吃，一律吃泡面，泡椒牛肉面。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在预定时间到达的两天前，绝影洋洋得意地对周总说：“基本上已经做完了，可以按原计划测试了。”

听到绝影这句话，周总悬了两个多月的心终于落了下来，对绝影说：“小绝啊，你是不知道，最近汽车厂那边几乎天天给我打电话呀。”

测试前一天，绝影就跟他们一一招呼，BOSS Liu 你听到命令后做什么什么，张厂长做什么什么，我做什么什么，让周总来做什么什么。

现在不是流行什么“很黄很暴力”么》那多半是讽刺新闻媒体采访前背台词，打虎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又声讨什么“摆拍”。后来绝影回忆起那次测试，其实还不是“摆拍”，几个开发人员对系统当然是熟悉得不得了，于是都按部就班，周总来操作，绝影一直在他旁边说：

“顺序如此如此，应该这样这样，不能那样那样。”

绝影说得小心翼翼，周总操作得也小心翼翼，生怕不小心把系统弄坏了又要从头做。半天的测试下来，周总基本上还比较满意，算是达到了需求分析中的要求。他站起来说：“不错啊，虽然有时候还有点不稳定，但在这么短时间内就做了出来，大家辛苦了。这两天在看看代码，把不稳定的地方再完善一下，基本上就 OK 了。”

从一开始周总对这个 CASE 就没有太多的干涉，现在绝影觉得他有点外行看门道，他最担心的是指纹仪，虽然周总按照他讲的方法认真真试了三次，两次成功，一次失败，但他还是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隐患，顾不得放松一下，对周总说：“周总啊，我还是觉得这指纹仪不太稳定，我觉得应该再想个替代的办法。”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啊，我试了三次，有两次行，你们一直开发，基本上每次都行，这稳定性算好的啦。”

“不能这样说，这指纹仪从买回来我们就天天摸它，应该怎么扫描才能成功我们是相当明白，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啊，你第一次不是就失败了吗？后来在我们纠正下才成功，总不可能以后到现场应用了还专门配个人讲解指纹仪的使用。再说，我们现在是在实验室测试，很多动作都可以慢慢来做，慢慢来摸索，到现场就不一样了，体检的人那么多，不可能人人都

像我们这样先来慢慢熟悉一下设备。”

周总抬头想了想，断然：“不行，指纹仪一定要，这是汽车厂那边的要求，只有这个才能体现出我们软件的先进性。至于说使用要领，我看我们可以专门打印一页使用说明，让他们贴在车上，等体检的时候先让那些人自己去看。”

反对无效，绝影忽然觉得憋了一肚子气。特别是周总说的体现出软件的先进性，也许在周总、体检车厂商或者用户看来指纹仪确实是体现先进性的最好的东西，但绝影和 BOSS Liu 他们不这样认为，整个 CASE 中，他们最觉得最有意义也最有技术含量的其实是 DHTMLView，这东西用上去了，用绝影的话说，至少在技术上领先同行一两年，可是厂家知道吗？用户知道吗？用户他们不知道，是因为 DHTMLView 这玩艺他们看不到摸不到，他们唯一能看到的只有指纹仪摄像头。

说硬件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就好比计算机的身体，软件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好比计算机的灵魂。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当然大部分人认为应该去追求精神上的提升，有些还对肉体上的东西比较鄙视。可正因为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往往又说一套做一套，没钱的时候，当然要先去追求物质，没物质什么都是空话，有钱的时候更要去追求物质，因为有钱了，终于可以充实一下物质生活了。所以人就是这样奇怪的动物，一面说要提升灵魂，一面又在摒弃灵魂，最后堕落得实在不行了，终于有部分看破红尘，归依佛门吧，在虚无中给自己找一点安慰。

这样说，你就能明白为什么现在中国这么多人写程序，也有很多人振臂高呼：软件要发展，但中国的软件还是发展得非常疲软。在绝影看来，那硬件比软件不知道复杂好几十倍，至少硬件中一根导线出错了，就得重新生产，软件就不一样，就算一个逻辑错了，修改几行源代码这并不是件很难的事。可硬件还是在按照摩尔定律日新月异的发展着，软件却一直在尴尬中停滞不前。

一周后，绝影带着 EB 踏上了去济南的火车，三个月前给燕儿承诺的 CASE 完成后带她去爬青城山的诺言看来又兑现不了，自己还是有点愧疚。

BOSS Liu 老早听说绝影要走，在公司又没啥事好做，跟周总说自己先回家吧，其实他也联系好了另外一家公司。当初周总从公司把他哄出去他就打定主意再也不回来，这次要不是给绝影面子——当然，一方面是给他面子，另一方面是来领教一下 BOSS Jue 现在武功到底如何了——他打死也不会回来找周总。但 BOSS Liu 也是一个典型的程序员性格：啥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得做完；CASE 要么不接，要接就得做出来。你要明白程序员的心理，对他们来说，好多 CASE 根本不是给老板和用户做的，是给他们自己做的，别人怎么想不重要，关键是自己要对得起自己。

所以很多资本家正是利用了程序员的这种性格，CASE 前好话歹话什么奖金啊分红啊甚至股份啊都承诺得巴巴适适，周正龙敢拿项上人头担保，他就敢拍着胸口打保票。这时候你明明知道好多东西是假的，程序员就是程序员，股份分红那些东西你是懂不起的，懂不起就最好别去搞，可是往往心一软，便答应了。你一答应，资本家们就笑了：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从一进公司，BOSS Liu 就打定主意：一、公司不可能长留；二、EB 做完就

走。他跟周总把说了，说实话有点让周总出乎意料。两个多月下来，他是真正见识到了 BOSS Liu 的进步，眼下公司人手又不够，说心里话还是希望他能留在公司。又满以为他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新工作，没找到新工作你就得呆在公司，不管怎么样，你总还是要吃饭的。

两人谈判了两个小时，最终达成了协议，BOSS Liu 可以离开公司，但保留一个月的缓冲区，如果 EB 有什么需要，继续做点 EB 的维护，公司也象征性地给他开点工资。

周总比绝影先到济南，晚上 12 点的时候在火车站接到他，二人去火车站附近一家馆子吃晚饭，在火车上摇了两天一夜，绝影觉得胃早已空了。

结账的时候，老板把菜单翻一面，这回锅肉的价格便立刻比正面印的贵出了一倍。算了，认了。

汽车厂的生活条件比绝影想像的要艰苦得多，但对方的纪总对他们却非常热情，到工厂的第一天，纪总就迫不及待要参观他们的软件。

周总小声问：“有把握吗？”

绝影点点头。

如绝影所料，还是指纹仪出了点问题，简单地跟纪总讲了一下指纹仪怎么用，估计他也没怎么在意，结果一连试了好几次都匹配不了，这一切，医院方代表也都看在眼里。最后他点点头说：“整个系统还是很好，很多功能很先进，达到了体检报告一体化，能大大提高体检效率。就是这个指纹仪，如果不行就换个性能好一点的，周总啊，当初给你们的款子里面指纹仪的预算好像是 5000 千块钱，5000 块钱不至于弄到这么个破玩艺吧。”

周总赶紧接话道：“当然，那 5000 块钱还包含了开发费用，现在指纹仪在意料设备上用得还不多，实际上上这个模块我们是一分钱没赚啊。”

晚上 12 点，纪总的热情还特别高，他把周总、绝影、硬件安装工程师、医院代表和其它 CASE 相关的人员叫到他的办公室，侃侃而谈。

“体检车现在在国内是相当有前途的，硬件现在正在联调，软件今天我也看了，都很不错，启动这个项目，我们是做到了前列。我们为什么要启动这个项目？现在只是一辆体检车，到最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让体检到社区，体检到街道，甚至体检到户，最后做到点对点的各人医疗顾问。这是中国多少人的梦想？一件事，如果能实现我们的理想，又能为人们做出贡献，还能为我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收入，这是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而今天，我们不就正做着这样的事情么？”

两个小时的会开下来，夜已经很深了，可绝影还是异常兴奋，他和 BOSS Liu 做了 EB，但他知道整个 CASE 还包括汽车厂，医疗设备生产商，他所接触到的，还只是整个 CASE 的冰山一角。纪总讲的东西大多数他听不懂，也不想去懂，因为他和他是不一样的，唯独他那句话：一件事，如果能实现我们的理想，又能为人们做出贡献，还能为我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收入，这是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想到着，他就兴奋，他就想去做这样一件事。

周总拍拍他的肩膀，说：“小绝啊，早点休息吧。纪总讲的话，不要多想。他是个商人。明天咱们讨论一下指纹仪的事，今天第一次让公司之外的人测试，看来你当初是对的啊。”

周总在最后的时候肯定了绝影，他又开始踌躇满志起来。

可是第二天，周总又忘了指纹仪的事情。

直到越来越多的人来测试了 EB，周总才心有余悸地说：“小绝啊，指纹仪还是必须要，但是照测试情况来看单单依靠指纹仪是不行的，我们必须再想一套方案来应对没有指纹仪的情况，要让 EB 在有没有指纹仪的时候都能工作。今天我告诉纪总，指纹仪属于精密仪器，一般只在亲自鉴定这样的要求较高的场合才使用。纪总也同意了我的方案，现在我们要马上再想一套替代指纹仪的方案出来。时间有限，你有没有把握？”

绝影愣了一下，原来他以为验收时间已经如此临近，周总是万不可能冒险再对指纹仪的方案进行改造，所以心早已放了下来，想有什么问题只要回公司了，安定下来，都可以慢慢解决好。以前的方案，体检者在登记处输入指纹登记之后，到各个体检点只要在输入指纹，就可以把资料信息调阅出来，现在没了指纹仪，各个体检点的医生必须手动用病人姓名检索，但是体检车和普通医院又不一样，比如 DR 操作室和 DR 设备是密封分开的，只有个单工话筒，体检人根本不可能把自己的姓名报给医生。现在如果要重新考虑方案，风险是很大的。

他问：“有多少时间？”

“2 天。2 天之后体检车会开到深圳参加医疗器械博览会。”

绝影埋头想了想，说：“让我给小刘打个电话。”

疯狂的程序员（48） 非洲

给 BOSS Liu 打个电话过去，他似乎带了点幸灾乐祸又洋洋得意的语气说：“怎么样？怎么样？我当初不是也说指纹仪不行，周总偏偏要上，这时候还得让我们来收拾烂摊子。”

“行了，别在落井下石了，怪就怪咱们不是 BOSS。现在这边整得我焦头烂额，火都烧到老子眉毛了，你还说风凉话，还是赶紧想办法打过来，把我弄出去！”

听到绝影的声音有些焦急，BOSS Liu 这才胸有成竹地说：“BOSS 别急，我早就料到会有今天，幸亏当初我多构思了一个方案，那时候没敢给你说啊，怕你笑话。你想，大晴天的就我一个人拿着伞在大街上走，还不被 BOSS 笑死啊，我这叫未雨绸缪！”

“别卖关子了，有点子就赶紧说。”

“你忘啦，老早我做的那个消息服务器，当时我就想就这么点大个 CASE，BOSS 你还交给我做，那不是拿高射炮去打蚊子么？但既然做了，我就琢磨着从里面多挖掘点东西出来。后来想，这消息服务器扩展功能还不少，不就是要分诊吗？让他们在外面装个分诊台，体检的人先到分诊台，分诊台把他具体分配到体检点，然后通过消息服务器往体检点送个消息过去，这样体检点上根本不需要指纹就能把病人信息调阅出来。”

听到这里，绝影恍然大悟，连连说：“高，实在是高，没想到 BOSS 这里面还藏了一招杀着。

这招未雨绸缪确实厉害啊！”

“哪里哪里，这才一个方面呢。以后什么数据备份啊，资料同步啊，甚至聊天啊，都可以拿消息服务器来做。幸好当初 BOSS 你设计的时候把消息服务器设计成协议无关。”

听到 BOSS Liu 的恭维，绝影也有点洋洋得意起来，当初他把消息服务器比喻成“收放音机”

周总还一直不甚理解，说应该设计成“协议翻译机”，现在想来，如果照周总说的做，那要增加对一个协议的支持还得重写消息服务器呢。

放下电话，绝影平静地对周总说：“方案有了，切实可行而且改动不算很大。但是要改动两个部分，我让小刘做分诊台部分，我这边做体检点部分。”

周总还是焦急地问：“大约要多长时间？”

“不知道。我这边应该没问题，关键是小刘那边。”

“嗯。我会盯着他那边，这两天你先不去现场了，我们去城里找家宾馆，你安心写代码。”

这是绝影求之不得的，几天的现场联调整得他筋疲力尽，心里就盼望着早点回公司，哪怕一天24小时写20个小时的代码他都愿意，尽管他也知道多点现场实战经验对自己成长有很大帮助能学到很多东西，但他还是喜欢哪怕是一个人静静地做在电脑面前写代码的感觉，那是什么感觉？那就是武林高手闭关修炼的感觉。

原以为住了宾馆了，终于清静下来，可陈董又在这关键的时候来了济南，大概是汽车公司那边心里不踏实，觉得其它几家公司都来了一把手，陈董却没来，一天两三个电话地催促，终于把他逼了过来。

陈董还是像以前一样拍拍绝影的肩说：“小绝啊，这次情况紧急，多帮帮周总啊。你安心写代码，我绝不会打扰你。”

他说不打扰，绝影反而觉得这就是最大的打扰，用你陈董的话来说我从来没让你们失望过，可你却跑到我写代码的地方来蹲着，那等于是来当监工的！

于是陈董“自以为”不打扰绝影地跟他住在一起，绝影也“自以为”打扰了地继续写着代码。

晚上，正是写程序的大好时光，燕儿忽然打来电话，绝影只好打断思路，拿起电话，燕儿第一句就说：“我已经决定去非洲了，你父母和我父母我已经安排好了。”

一听这话，惊得绝影差点没把手机掉地上，抬头看见周总也惊异得望着他，连忙把手机拿到洗手间。

去非洲的事在绝影来济南前她已经跟她提过，大概是什么房地产公司准备在肯尼亚搞个楼盘，招人去非洲工作。当时绝影便断然打断她的想法，非洲，非洲是人去的地方么？那是狮子的地盘！尽管公司开出的条件非常优厚，就连绝影都垂涎欲滴，但起码他还是清醒的，什么钱能挣，什么钱不能挣，什么钱好挣，什么钱不好挣。等你去非洲了，人家把你护照身份证一收，随便把你卖到哪个小镇去当新娘，你这辈子就别指望回来的。这不是危言耸听，有太多活生生的例子了，现在香港还有卖越南新娘的呢，人家大公司还能承诺：半年内逃跑免费换新的。

那时候绝影说得头头是道，燕儿也当场表态放弃那想法，去济南前，绝影就料想燕儿会不会来一手先斩后奏，可当时CASE紧急，也顾不得他去多想。

大意了啊！

所以说女人心海底针，这话真是很有道理啊。要换成绝影和BOSS Liu，一是一二是二，说去就去，天王老子都拦不住我，说不去就不去，别说一个月三五千，就是一个月给我十万二十万我都不去。

听燕说得这么认真，绝影突然，用变了调的语气说：“不行，千万不能去。”

“我已经那边跟公司说了，过几天就拿护照。”

“那边究竟有什么好？一去两三年，又不像国内，连通个电话都不方便。”

“还不是为了我们啊？还欠公司那么多钱，房子买了又没钱装修，我在公司又挣不了多少钱，不知道还要熬到哪年哪月呢。”

“你还在想还钱的事？我不是给你说了吗？这事不要你管，你也别担心，用不着等到2009年，我会把钱还掉的，也会有钱装修房子的。”

“像你这样在公司干，根本不是办法，我还不是想的就两三年，如果只用两三年，就能把我们的事情解决好，再大的苦我也愿意吃。我也是为我们好啊。”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这不是吃不吃苦的问题。以前你说要去别的城市工作，我老是拦着你，现在我让步还不行吗？但是非洲不能去，坚决不能去，去北美欧洲甚至日本韩国，我都没一点意见，坚决支持，但为什么偏偏去非洲？那边那么乱，你这是在拿命在挣钱。”

“据我了解，内罗毕是非洲治安最好的城市。”……

将近一个小时的通话下来，绝影还是没能说服燕儿，他垂头丧气地走出洗手间，周总立刻关切地问：“怎么了？小绝，家里有什么事吗？”

绝影耷拉着脑袋，无力地摇摇头说：“没什么。”说完，他又坐到电脑面前。

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他连一行代码也没写出来。

最后，陈董终于忍不住了，走过来问：“小绝，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小龚想离开公司。”

“那她应该跟我说啊！你的意思呢？你放心，她要离开公司还得过我这关，你说让她离开，我就批准她，你说不希望她离开，我有办法留住她。”

“可是她离开公司想去非洲。”

“哎呀这可不得了，这可是大事啊。”

“是啊，我又劝不住她，这可怎么办啊？”

“要不我给她打个电话吧。她要离开公司，作为领导，我得尊重她的意见，没权力强留她，可是要去非洲，作为长辈，我有义务给她些建议。有些话你不好说，让我来说。”

绝影想一想，这时候，自己根本劝不了她，也只有让陈董试试。

又过去一个小时，陈董把电话递给绝影，用胜利般的语气说：“终于把她劝下来了，你来跟她说两句吧。”

绝影用感激地眼神看着陈董，从他手里接过电话，轻声说：“很晚了，你早点休息吧。别有太多压力，等我回来。”

陈董帮忙解决了头等大事，绝影把他看得像救命恩人一样，也就是什么赴汤蹈火，肝脑涂地都在所不惜。当然，现在用不着去赴汤蹈火，也用不着去肝脑涂地，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拿

出十二万分的干劲，赶紧把代码写完，帮公司解决燃眉之急。

那晚，他写程序写到四点，完成了体检点部分的所有修改。

BOSS Liu 的分诊台部分也如期完成，周总和陈董心情终于舒展开，中午陈董破例在 CASE 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请绝影和周总去吃了顿大餐，其它的绝影觉得不咋样，就一道毛血旺让他多年来一直记忆犹新，找来服务员问：“做得这么好，是四川师傅做的吧？”

“不是，师傅是南京的。”

南京？可是南京的四川菜一点也不好。

吃饭的时候，周总给绝影讲了接下来的打算，先随体检车到深圳参加医疗器械博览会，再把车送到泉州医院，在医院蹲点几天，培训医院的医生并跟随他们做一次实地体检，差不多到五一节，整个 CASE 就可以 Close 掉。

绝影脑瓜子转得比较快，赶紧说：“五一，那不如我不回去了，把燕儿叫过来，我们顺便在泉州旅游一盘。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还没出去旅游过呢。”

周总接过话说：“你这点子很好，不过不建议去泉州，不如去厦门，去特区看看，去鼓浪屿玩玩。到时候我把工资和项目奖金先预支给你，你们好好玩玩，缓解下压力。”

绝影兴高采烈地把这想法告诉燕儿，她先是拒绝，还是说还钱压力大，要节约，后来绝影好说歹说，干脆哄她说过来一起去旅游，周总还承诺发一些补助，她这才答应下来。

所以人啊，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总觉得压力大，要买房，要买车，要结婚要生孩子，压力还不小？其实根本没必要去考虑这些，你考虑得再多，房价还是一样往上涨。就站在工薪阶层来说，一套房子几十万，你挣几十年钱一次性付清买套房子，压力倒是没有，不过住不了几年又要入土为安。现在有机会让你先把房子住上，等于多让你享几十年的福，还不赶紧去住上，现在房子少人多，你不去住多的是人去做，到时候人把房子住满了，你又得后悔，还考虑啥压力？房子标价五十万，或者贷款二十万，这都是死的，可人是活的，今年你只挣两万三万不代表你一辈子只挣两万三万。

所以技术也是如此，现在你觉得自己菜，到明年你技术又会比今年有所提高，虽然你自己不怎么感觉得到，但提高是实实在在的。不怕人没长进，就怕人没耐心，等不到明年就打退堂鼓。

一提到贷款，燕儿就急，恨不得马上就挣一大笔钱全部给他还掉，可绝影不急，他对她说：“用不了 2009 年，我很快会把钱还掉。”

“你怎么还？”

“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为什么说你很快会还掉？”

“因为我有预感。我觉得我能做到。”

每当这时候，燕儿只是难过地背过头，说实话她不相信他。

CASE 的后期进展还是很顺利，为了培训医生，周总把张厂长也调到了泉州，一路上 GE 的安装工程师也跟着体检车，这里面，除了周总，大家都是年轻人。

GE 的安装工程师比绝影稍微大点，一路上对绝影是恭恭敬敬，他问：“您是哪一年毕业的？”“05 年。”“我 04 年。”

说完，他马上又补充了一句：“是本科毕业。”

绝影感觉很好笑，他显然是把自己当成硕士或者博士毕业了，多亏周总宣传的好，其实在整个医疗领域论起来绝影是没多少资历，但这事不能让别人知道啊，更不能让客户知道，否则就太不专业了，这是公司形象问题。于是周总逢人便介绍：“这是我们公司技术主管绝工，主要做 PACS 方面的开发，没事也带带科技大学的研究生。”

你想，能带研究生，那有多牛 B，起码也得教授级别吧。绝影都觉得这牛皮吹大了：天越来越黑，天为什么这么黑？因为牛在天上飞。牛为什么在天上飞？因为周总在地上吹。

CASE Close 的那天，所有工程人员和医院代表一起吃饭，放射科赵主任有点春风得意，借着酒劲对这群轻人说：“怎么样？要不从我们这里挑个姑娘？咱们医院的护士可都是招聘进来的！看上谁跟我说！”绝影脸唰地红了。吃完饭，他给燕儿打个电话，燕儿说：“坐火车好痛苦，我明天就到泉州，你来接我吧。”

疯狂的程序员（49） 技术经理

鲁迅先生说：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

绝影说：泉州的出租车师傅是和别处不同的。因为他们实在太热情了。

一路上，师傅都在用方言不断地跟绝影什么，大部分他都听不懂，但是也不能打击师傅的热情，于是只能在师傅停顿地空隙“嗯，嗯。”地哼两声。临下车的时候，师傅突然才好奇地问：“对啦，小兄弟，你是做什么的呀？”

“写程序的。”

“哎呀，牛 B。写什么程序啊？”

“牛 B 什么啊？做医疗软件的，马马虎虎。”

“哎呀，那就更牛 B 了。你们写程序的，月薪至少得有一两万吧。”

“一两万？那是年薪！”，绝影在心里这么说，表面上只是对师傅笑笑，至少在别人眼中自己还算个牛人，要是让他们知道自己一个月才挣这么点银子，那“程序员”这光的形象瞬间就在别人心中崩塌了。不行，不能因为自己的薪水丢了所有“程序员”的脸。绝影那一笑，在师傅看来，更加充满神秘感，从此以后，恐怕他对“程序员”又得刮目相看。

燕儿到了泉州，在绝影的记忆中，这是她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但是一点没有他想像中的那样兴奋。她静静地问：“怎么样？项目做得如何？”

“当然没问题，我什么时候失过手的？”

“这次项目忙了这么长时间，还加了好多次班，周总应该会多发点奖金吧。”

“这是当然了。要不为什么这次让你过来旅游，反正你放心，这次我有钱。我调研好了，我们先往北走，和周总一起去厦门，再往南走，去汕头，然后再从广州回去。”绝影对奖金的具体数目避而不谈，赶紧岔开话题，他知道，要是老老实实把这些告诉她，不知道又要多多少少麻烦。

所以女人呐，天天到晚都在说烦烦烦。早上起来没赶上公车迟到了烦，跟同事相处不顺了烦，出门下雨了弄脏衣服烦，不下雨出太阳晒黑皮肤了烦，不下雨不出太阳刮点风吹乱了头发也烦，老公天天下班回家不出门觉得生活太平淡了烦，老公天天下班不回家出去玩怀疑他有外遇了也烦。

其实人生哪有那么多好烦的？大部分麻烦还不是自找的。比如绝影这奖金的事，你知道了也是那么多，你不知道也是那么多，你有意见，有意见还不是这么多。但是燕儿有意见，往往就把矛头直接对向绝影，有意见你去找周总呀，找我，我能有什么办法。

绝影在这方面吃了几次亏，后来终于学聪明起来，凡事非到万不得已你就不要坦白跟她讲，你讲了，她不开心，但结果还是这样，你不讲，她不会不开心，结果也还是这样。既然结果都是一样，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烦恼的。人活了这么多年，有时候想想，还不如婴儿和傻子，他们什么都不去问，都不去想，所以他们哪里有烦恼啊！

坦白地讲，这个五一的旅行和绝影当初自以为浪漫的计划完全不一样，白天到是风风光光在鼓浪屿玩得尽心，晚上就惨了，硕大的一个厦门，居然还找不到巴掌大一块住的地方。那面包车女司机却是万分热情，居然答应带他们找住的地方，找到为止，终于让他们感觉到一丝希望。

面包车围绕集美差不多兜了一圈，旅店不少，有 80%已经客满，剩下的 20%，条件也太差了，虽然说实话自己兜里钱也不多，可不能委屈了燕儿。到最后，本来热情万分的女司机又趁火打劫：“60 块，一分也不少。”

“不行，你这不是抢劫吗？”燕儿据理力争。

“就是这个价，你报警我也不怕。”

两人说着说着眼看开始脸红起来，不就是 60 块钱么？搞得就像挖了他家祖坟一样。女司机仗着对方是两个外地人，铁定心要狠狠敲他们一笔，正在他们挣得不可开交的实话，绝影突然怒吼道：“行了行了，你说 60，行！拿发票。”

绝影这么说，料定她拿不出来这么多发票来，这样就有足够的理由来反驳她。我给钱，你扯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要说报警，就是闹到法院去我都不怕。

谁料女司机却趾高气昂地说：“有！”

于是绝影相当于自己搬块石头砸自己的脚地付了钱。

绝影和燕儿提着两口大箱子孤零零地站在夜色中，这时候才感觉白天的浪漫和兴奋是多么虚幻和短暂。人生就是这样，哪怕你白天能够如美国总统般呼风唤雨，或者你作为技术牛人被众多新手顶礼膜拜，但是你还是得下班，还是得回家，还是得和老婆一起做饭然后看无聊的肥皂剧，还是得面对柴米油盐的点点滴滴。

这样想，你就能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李敖和胡茵梦那么快就闹离婚。你胡茵梦漂亮又怎样？就算你倾国倾城，但是你还是得大便，还是会在大便的时候涨红了脸。

理想就如同美女，生活就如同大便。

“为什么要给钱？她明明就是在敲诈，你不支持我已经够了，可是你还让她得逞？”没了那女司机，燕儿把矛头指向了绝影。

“我是不想麻烦，出门在外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不是多不多事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你太懦弱了！”

“行了，别什么事都上纲上线，动不动就是‘原则原则’，‘原则’是个大问题，得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不要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都跟‘原则’扯上关系。”听燕儿说自己的懦弱，绝影顿时来了火气，他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好久没发这么大的火，现在他反而又盼望那女司机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他好把自己满腔怒火全部向她发泄。他想让她知道，男人不向你发火，并不代表他怕你，也不代表他无理，这是男人的风度。

可是女司机收了钱，成功地坚持了她自己的“原则”，当然可以心安理得地走掉。这满腔怒火，自然而然发泄给了燕儿。

那一夜，他们吵得很厉害。

几年以后，燕儿对绝说：“知道吗？在那一天，我第一次诅咒我们，诅咒我们有一天会分手。”其实在绝影看来，那不过是因为一件 60 块钱的小事情。他忽然想起以前在公司处理的那些 BUG，那时候处理起来总不以为然，或者因为 BUG 太小而对公司隐瞒不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一个个小小的 BUG 最终毁掉了这个大 CASE。

五一的几天长假放完，公司里大部分人还没回过神。不知什么时候陈董又招了几个新人进来，等绝影去公司，发现有人坐了他的位置。

这是他不能容忍的，正要发作，周总从办公室走出来严肃地对大家说：“经过公司董事会讨论通过，正式任命绝影为公司技术经理，以后凡是研发人员，都直接向绝影负责，绝影你直接向我和陈董负责。”

周总的口头任命立即生效，绝影想一想，“技术经理”这头衔算够大了，以后在公司还能有什么上升空间呢？可是这次周总的任命下来，自己反而没了上次升职“技术主管”那样兴奋。为什么？也许是这两年下来已经疲了吧。唯一让他稍微高兴一点的是那间“技术经理”的办公室。那是一间差不多二十平米的办公室，门上挂了块蓝底的牌子，上面写着“技术经理”，里面有张很大很结实的办公桌，一把老板椅，一张会客桌和一台他最爱的电脑。东西都谈不上值钱，但这都是属于他的。

张厂长打趣地说：“绝经理啊，可以上班不签到了哦。当初那员工手册上就说：除经理级别外所有员工上班下班必须签到。”

绝影白了他一眼，说：“少来了，大家先来开个会吧，通报一下情况，最近我去差了，有什么新鲜事，讲来听听。”

几个人推推搡搡半天，似乎有些话到了嘴边，却又欲言又止。

绝影不耐烦地说：“有话就说，有意见就提，包括对我有意见，别吞吞吐吐的。”

“就是最近你和周总不在，侯会计老让我们加班，其实程序上也没更多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总让我们加班，而且有几次还让我们去帮他报税，我们又找不到地方，打车又不报销。”

绝影听了气不打一处来，立即跑进周总办公室说：“这会计也太过分了！报税？报税这不是会计该做的事情吗？会计不去报税还要会计有个 P 用。别以为程序员能写点程序就神奇得不

得了啥事都能做都该做。特别是为什么这些事情总在你不在的时候发生？”

听完绝影滔滔不绝的一席话，周总感觉他这次带有很大的火气，以前他从来不这样，不知道为什么从泉州回来性格仿佛就大变了。他皱着眉头对绝影说：“嗯。情况我知道了。下来我和会计沟通一下，你继续你忙你的事，还是那句话，原则上说，程序员都由你负责，你要把他们的工作安排好，他们有什么工作也要先向你汇报。你把我这个意思传达给大家吧。”

从办公室出来，不巧正碰上会计，她还不知道绝影去告了她的状，老远还是笑眯眯地跟他打招呼，绝影理也没理她，大声说：“这里有几天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下：一、加班必须先写申请，我或者周总签字之后才能加，没见华为都累死人了么？我们不是那大公司，做点这么小的 CASE 不还至于把人累死吧。二、我们是技术部门，少把那种勾心斗角的办公室文化带到技术部门来。三、有其它安排要先打招呼，我这边安排好了，你又去做其它的，进度跟不上谁负责？

这三点，明显是冲着会计说的，也不知道她听明白没有，只是自己无趣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几个新招进来的人明显还是很生疏，其实他们自己也很努力，奈何十几年学校教育把他们都造就成几乎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学校教了他们一是一二是二，他们就只知道一是一二是二，到公司里，竟然连三是三都不知道。因为这事，绝影跟周总沟通了好多次。周总的意思始终是学校里出来的人，比较容易培养，他的例子就是绝影。你不是也是从学校里招聘进来的么？这么两年多下来，不得不承认，你在技术上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可绝影总认为这种方法就好比买彩票，虽然投资小，但中奖的几率更小。那时候公司实在太困难，最可怜的时候基本上就绝影一个人做开发，所以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他都必须自己想办法弄懂，有什么问题他都必须解决，因为他不解决，就没人可解决了，也就以为着公司这个单子做不下来。

现在可不一样了，有什么不懂的，直接找其它人讲，有什么做不出来的，直接放那让其它人来做。他们现在要做的，只是把自己能做的做了，这样不要说两年三年，就算给你十年二十年，你又能有多大进步呢？

人呐，还是得靠自己啊。

这么想，绝影又想起了 BOSS Liu。虽然两人明里暗里比技术，总觉得 BOSS Liu 随时让自己下不了台，可 BOSS Liu 毕竟才是自己真正的朋友啊。大家一起在一个公司，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一起成长，自己一直留在公司，到现在算是混到技术经理了，BOSS Liu 离开公司，辗转奔波，不知现在又如何。

说 BOSS Liu BOSS Liu 就到，正想他，他便打来了电话。

这次，BOSS Liu 又恢复了往日的语气：“BOSS 啊，我要走了，专门给你打个电话来汇报一下。”

“好好的走什么啊？你也太不厚道了，趁我出差就离开了公司，又去研究啥了啊，拿出来分享分享。”

“我能研究啥啊，拿出来还是被 BOSS 笑话。这次我要去修炼了，等我修炼好了，再拿出来跟你研究。”

“去哪？”

“北京。”

绝影料定 BOSS Liu 会走，因为这城市实在太小了，以他的水平，在这里根本无法施展自己的拳脚，原以为他会到成都重庆投奔个大公司，没想到却要去北京那么远，这着实让他吃了一惊。

“怎么去那么远啊？去做啥啊？”

“还不是写程序，朋友介绍的。”

“算了，你要写程序，还不如到我们公司来，我现在又升职做技术经理了，周总又见识到了你的技术，应该还是有发展的空间的。”

“公司我肯定不会去了，一山哪能容二虎，BOSS 你好好在公司发展吧，我也得闯出一片天地出来，哪能让你笑话。”

“是吗？那可可惜了。周总也挺想你留在公司的。”

“可是我挺不想留在周总公司的。我明天就走了。BOSS 你好好保重啊，记住，多研究点问题，少谈些主义，到时候好好分享啊！”

疯狂的程序员（50） Bug Yang

说树挪死，人挪活，BOSS Liu 在这边又是老婆又是妈拖家带口的，居然毅然决然背井离乡要跑到北京去发展，看来那边的的工作应该相当有前途。绝影最后说了句：“BOSS 你好好保重，我有机会出差去北京一定来看你。”便放下了电话。

EB 虽然在泉州已经被医院签字验收，但医院还是天天打电话过来。开始几次是下面小弟接的，小弟们当然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语言又不通，那边的人听着也觉得不过瘾，后来干脆指名点姓要绝影来接电话。

医院的人毕竟水平有限，提出来的大部分是些使用上的小问题，那边的人一边谦虚地向绝影请教，一边还紧张地跟旁边地人说：“记下来记下来，刚才绝工说的，赶紧记下来，全部记下来！”好像稍微记得慢一点，绝影讲的东西便掉了，再也找不回来。

突然间，绝影又找到点当初念书的时候同学们来向他请教的感觉，原以为毕业出来工作了，学校里那种感觉再也找不回来，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没想到现在的社会真是“笨人常有而聪明人不常有”。

对方一虚心，绝影又飘飘然起来，把本来无关紧要的或者别人根本没遇到的甚至是可能出现的问题又拿来讲一大堆，对他来说，是讲得越多越好，讲得越多，就越高深，越能显示出他的水平。

半小时过去，等他过足了瘾，才缓缓地说：“我讲的，都是很重要的，你们再下去好好体会体会。”

那边不甘心，继续问：“绝工，还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我们最担心的数据安全性的问题，要是数据掉了，我们可是担当不起的啊。”

绝影故作深沉地说：“其它的下次再讲吧，这次讲太多了怕你们印象不深刻。数据安全的问题，照我说的就没错，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就是软件做得再好，别人把你硬盘拿了一样是白搭，所以主要还是加强管理。”

放下电话，绝影的虚荣心又一次得到极大的满足，他屁颠屁颠跑回办公室，悠闲地点了根烟。

刚抽了两三口，外面一个小弟突然探头进来，吓了他一大跳。

不用说，这肯定又是 Bug Yang。绝影对这入一直没什么好感，其实人家也没什么不好，对绝影又是敬重又是崇拜又是害怕，谁叫 Bug Yang 正是周总这次新招聘进来的，他向来对周总招聘学校里新人的做法腹诽很多，大都没什么真本事，又老爱夸夸其谈，周总觉得不好使了，黑脸还得他去扮，一回一回送这帮人出去，每次还得像金像奖，梅花奖一样对他们来一番致辞。这腹诽又慢慢延伸，扩展到这几个新人身上，于是新人们只好莫名其妙地受了绝影满肚子气。

Bug Yang 的身世说起来也极富传奇色彩，初中毕业时刚好赶上辍学经商的热潮，于是紧跟时代潮流，或者说向 Bill Gates 学习，干脆不念书了。但做生意又没本钱，十几岁又没啥工作可做，于是去考了个 B 照——后来绝影知道这驾照还是走后门花钱买的——开大货车，也算是吃了不少苦。有一天，拉了一车货到天津，刚下了货，忽然又不想开货车了，于是连车也不要，打个电话给家乡的朋友，借了 400 块钱，还是在路边随便找了个人借了别人的银行卡才取到钱。下火车回家正好路过公司，又看见公司正好在招人，随便进去试了一下，估计正好碰到周总还在睡觉，居然稀里糊涂过了。就这么马马虎虎进了公司。

Bug Yang 本来也不叫 Bug Yang 的，奈何才工作没多久时间，大家就发现他老是制造 BUG，而且是一堆一堆地制造。程序上的 BUG 又不比其它，你的代码我拷一点他粘贴一段，

三下五下 BUG 就像流感一样到处传染，不几天，整个公司都被搞得乌烟瘴气。

但 Bug Yang 也并非不负责任之人，BUG 是他造的，他认，转身就改。不到十分钟，便像 BOSS Liu 一样突然高呼：“影头，改好了。刚改了最后一个，这次绝对 OK！”

拿来一用，继续一大堆 BUG。

不等 Bug Yang 开口，绝影皱着眉头说：“干什么干什么？不是说了很多次了，进办公室先敲门。你想吓死老子啊？”

Bug Yang 受了批评，连忙小心翼翼地说：“影头，对不起，下次不啦。”

绝影又抽了口烟，不耐烦地说：“行行行，有事赶紧说，没事回去改 BUG 去。”

“其实……其实……其实就是关于我现在做的工作。我不敢说，说了你要骂我。”

Bug Yang 这样说，反而掉起了绝影的兴趣，他把烟掐掉，正儿八经地说：“说吧，说吧，不骂你。”

听了这话，Bug Yang 受了点鼓舞，在心里憋了口气，扬起头说：“报告影头，我不想做现在的工作了。不就是做个 DcmPrint 的 Job 队列吗？就这么小个功能，老早就做完了，你又让我一直改 BUG，刚才改了最后一个，这次绝对 OK 了。我要做大 CASE！”

听了这话，绝影却并无生气。“我要做大 CASE！”这不正是自己和 BOSS Liu 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吗？这小子还有点自己的影子，小绝影。

这么想，他还是一本正经地说：“什么好不好啊？BUG 是你造的，当然要你来改。整天都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你跟你讲，你的想法是错误的，BUG 只会改一个少一个，你没发现 BUG 并不代表 BUG 就不存在。你那 BUG 呀，改了一个又是一个，是循环队列，懂不？还不回去继

续找 BUG 去。”

这显然不是 Bug Yang 想要的结果，他仍然不依不饶地说：“影头，这 BUG 改来改去也没意思，我觉得我现在技术到家了。程序员，应该写程序，哪里有天天改 BUG 的。”

这一次，绝影发了火，他厉声说道：“什么技术到家不到家，老子最讨厌那些会个‘select’就说自己精通数据库，能背几条指令就说擅长汇编的人。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跟你说，以前老子和 BOSS Liu 还帮别人修过电脑呢！出去给老子改 BUG 去！”

先看绝影心情还好，Bug Yang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说出了他的心声，哪料到绝影现在突然发这么大火，他佯佯地说：“不是说不骂人的吗？”边说边退出了办公室。

现在的年轻人啊，就是这么自以为是。BUG？BUG 在哪里？我没看到 BUG 就是没有 BUG。牛人？牛人在哪里啊？我没看到牛人我就是世界上最牛的人。技术？这技术有什么用？我没看到这技术的用途它就是没用。抱着这种思想，于是一天只想着我要做什么，根本就不考虑我应该做什么。久而久之，胆子越来越大，大话越来越牛，技术反而越来越粗糙。

泉州的医院还是经常来电话，还是指名点姓要绝影接，现在是慢慢开始抱怨启动速度越来越慢，但他们毕竟还很客气，绝影是什么人？在他们看来，就影就是这个体检车数字化项目的总工程师。对总工程师，能不客气么？所以，出了问题就要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一段时间过去，能找的原因都找完了，可速度还是越来越慢。到时候，终于忍不住试探着说：“绝工啊，那速度的问题，你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帮我们解决啊，这数据量一大，实在太慢了，再这样下去，基本上就没法用了啊。”

绝影表面上打着哈哈道：“嗯，我下来再调研一下，争取近期给你们拿出个方案。”这样说其实是有所保留的，其实绝影知道自己根本算不上什么工程师，就算有这个技术也没这个资历，什么工程师啊，教授啊，做起事情来当然可以稍微怠慢一下，毕竟人家肚里有东西，干起事情来有效率，一天解决别人一周的问题。就算实在什么也没有就靠忽悠起家的，至少人家后面有个大后台！

绝影什么也没有，所以必须自己做好。

其实 EB 中存在的问题他早就能考虑到，那个 HTML 中的 Table 全部是用 JavaScript 生成，等到数据量成千上万的时候，单是生成这个列表就是件很浪费时间的事情。

可事情比原来想像的还要糟。以前的设计还是存在一定问题，EB 启动的时候会先将数据库中所有数据读到内存以便匹配指纹，数据量小还行，这数据量一大，就靠那无线网络的传输，只怕都要等个三五分钟，再加上超大的内存占用，程序运行起来，肯定慢得像乌龟。

问题摆在面前，就得赶紧解决，别人那体检车，每天体检两次，光 DR 图片大小就得突破一个 G，要是因为软件问题停工个一天两天，这损失他承担不起。于是赶紧开会，虽说火基本上已经烧到了眉毛，他还是平静地说：“怎么样啊？小扬，BUG 改得怎么样了？”

“改完了，这次是真的没 BUG 了，我检查了好多次了，这次保证肯定绝对可以用了。”

“放屁，你那是‘暂时没有发现 BUG’，我跟你说了好多次了，你没发现 BUG

不代表 BUG 不存在！”

“是是是，暂时没发现。影头，可以做其它的了。”

“好，你不是说要做大 CASE 吗？EB 的代码你也看了，算大了吧。咱们现在就来做这个。先来修改一下 EB 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启动速度太慢，我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启动时采用多线程方式，在后台读取数据，不再读取数据库中所有的数据，仅读取体检号和指纹，匹配指纹的时候再通过体检号去数据库查询其它信息。因为他们体检的时候很少用到指纹仪，虽然记录多，但只有一个体检号，占用的内存也不大。二、各个页面的显示速度太慢，特别是体检人列表这一页，主要是因为页面的显示用的是 JavaScript，效率不高，而且是把所有记录都显示到同一页。当时我们设计那页的时候还不知道除了 JavaScript 之外还能用什么办法，但随着 CASE 的进行，到后期我们已经掌握了 IHTMLDocument2 和 IHTMLElement 接口，用这两个接口来操作性能应该要高得多。另外还要分页显示，比如一页就查 30 条记录，要再看其它的，就点下一页。就像 google，随便输入个热门关键字检索结果动辄几十万上百万条，要是全部都显示到一页，光是生成个页面都得等死人。这个我后来也调研了，用 ‘select’ 的 ‘top’ 子句。”

绝影在上面把自己的想法一股脑讲给下面，基本上把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方法都描述得清清楚楚，就是没差写出具体的代码了。Bug Yang 他们在下面表面上听得认认真真，实际上他一直在热血沸腾兴奋不已，根本就没在乎他讲的什么。等到他话音还没落，Bug Yang 立即踊跃而上，说道：“影头，说那些都没用，直接告诉我让我做什么就行了！”

“老实点！再跳，又让你回去改 BUG。”

这么说，Bug Yang 又努力让自己安静下来。

“启动部分我来做，你和小唐去解决第二个问题，小唐做查询和分页显示，你把所有 JavaScript 的调用改成 IHTMLDocument2 和 IHTMLElement 的，关于那两个接口的用法，在 EB 的代码里面就有例子，解决起来应该不难，有什么问题就来问我，别误了工作。”说完，绝影挥挥手示意散会，Bug Yang 终于如愿以偿接到大“CASE”，像拣了个宝似的。

在这最后时刻，还不忘表现自己，回头道：“报告影头，保证按时完成任务。”

回想一下，从五一回来，其实还没认真休息一下，燕儿也早已经习惯了绝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 CASE。她就是不明白，天底下 CASE 为什么总是这样多，而做 CASE 的人为什么总这么少，那 CASE 让绝影去做，再怎么都做不完。

绝影也没怎么去哄他，反正他早就知道自己一写程序就投入得不得了，现在给燕儿讲这么多也没用，哪怕是跟她说：“明天就做完了，我一定和你去去看电影。”她当时听了是高兴，但就算明天真的做完了，周总突然说：“小绝啊，又来了一个大 CASE。”哪怕他并不要他立刻去看立刻去做，但他肯定会立刻扑上去的，这就像饥饿的狗扑在火腿肠一样。这样，反而让她更伤心。

与其这样，还是破罐子破摔了吧。

疯狂的程序员（51） 游戏

Bug Yang 向绝影一翻上纲上线地保证后，屁颠屁颠地跑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他那座位是以前 BOSS Liu 的，两个月前 BOSS Liu 还曾经坐在那里和绝影一道并肩作战，埋头苦干，如今除了那个从来不曾清理的烟灰缸还在昭示着它原来主人的身份，其它的早已物是人非。

公司是和学校大不相同的，学校里谁走了，大部分原因是某方面太差，比如经济条件差，辍学；身体状况差，休学；成绩差，留级；或者表现太差，开除。除了最后一个原因，大部分同学还是对以前座位上的主人带了怀念的感情，有的甚至还专门把那位置保留下来，以资纪念。

在公司就不一样，BOSS Liu 走了，他哪里差？论技术，哪里也不差，至少比目前在座的这几个“十倍也”，而且抽烟又不是什么不可原谅的错误。记得还在念高中的时候，学校当然是不允许学生抽烟，可绝影抽。因为这个，不知道劳改了多少次。到最后只得躲厕所抽去，还得提防着老师来方便，如果老师真来了，那得赶紧处理没抽完的烟，往哪藏？使劲捏手心里。说到这里大部分人就笑了：“还傻到往手心里捏？不知道扔茅坑里得了。”

扔茅坑里当然是个好办法，但千万要记住，在做任何事情前一定要考虑到最坏的结果：万一老师要保留证据让你从茅坑里面把烟拣出来怎么办？

唯一对绝影抽烟持保留态度的语文老师。她总是说：“小绝啊，脑瓜相当灵活啊，至于抽烟么，唉，写文章就跟鲁迅学，抽烟也跟他学，文化人，没办法。”

正因为这样，十几年后，绝影一直都对语文老师怀着感激的心情。正如孔乙己说的：“偷书，偷书算偷么？读书人的事情……”既然文化人可以抽烟，读书人偷书也不算偷，那搞技术的，抽烟自然也不算抽了。那是理所当然的。

BOSS Liu 说走就走，照现在公司里面的气氛来看，似乎他从来都没来过公司，大概是周总他们对他还有所忌讳，对他都是只字不提。

后来绝影从 BOSS Liu 那里知道，原来周总也和他谈过，前面说什么公司相当有前景啊，个人很有发展前途啊都是白搭，这些都是“软件”——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只能凭你嘴皮子讲，本来周总陈董吹牛的水平他就领教过，当然不吃这套，最后还得谈“硬件”，谈钱。一谈到钱，大家又觉得伤了感情，马克思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把资本家讲得只认剩余价值不认感情，但咱们工人阶级毕竟还是有感情的啊，最后双方都闹得不欢而散。——早知如此，那还谈什么“软件”啊，一上来先谈钱得了，免得浪费那么多时间，最后还让 BOSS Liu 一直怀这愧疚的心情。

BOSS Liu 是走了，如今来的几个小子简直就是他们俩两三年前的翻版，一个二个还不知天有多高，就天天嚷着要把卫星放上天。绝影不止一次想告诉他们：“知道你位置上原来坐过谁吗？BOSS Liu！BOSS Liu 是啥级别的人物？你要知道 BOSS Liu 的水平，你肯定就会怀着敬仰的心情安安心心坐这里给我写代码。”

后来绝影还是没说，就算说了，他们印象也不会深刻。

正在怀念 BOSS Liu，电话响了，拿起来一看，BOSS Liu 打的，吓了绝影一跳。这 BOSS Liu，

咋平时不声不响，每次一想他，他就力马打电话。

这次 BOSS Liu 的语气听起来比往常激动，绝影刚接电话，他就在那头大嚷着：“BOSS，最近怎么样？有啥研究成果？拿出来分享分享。”

绝影愣了一下，还没回过神，机械地答到：“能有什么研究成果啊？还不是继续改 EB。”

“怎么还是 EB 啊？这么久了，周总还舍不得把他 Close 掉，难道他还想从里面挖桶金子出来？”

“你还好意思说！你说走就走，留下一屁股烂 BUG 让我来收拾，BOSS 啊，两年前你一走，留个 KIREGIS 就把我害惨了，整得我从连夜加班恶补多线程，你这招可屡试不爽啊，现在又用上来了。”其实说心里话，两年过去了，BOSS Liu 也和当初大不一样，这次他留下的东西，基本上是不加修改就直接 Checkin，要不是因为这样，绝影也不会对他刮目相看。但当着他的面话还是要这样说，如果是因为自己当初设计得不好，系统运行速度慢得像蜗牛一样，肯定又要被 BOSS Liu 耻笑，而且会被他耻笑一辈子。

听到绝影的责怪，BOSS Liu 也并不生气，反而严肃地说：“我说 BOSS 啊，要是我样样都做得十全十美了，哪还能体现出你的水平。这个我不得不承认，你比我技术最高的地方，乃是你能够发现我不能发现的问题，你能解决我不能解决的问题。”

听到 BOSS Liu 这么高的评价，绝影根本来不及思考他是不是用的“反语”的修辞手法，立刻飘飘然起来，也投桃报李地说道：“哪里哪里，混得久了，经验而已。BOSS 你长进也不小啊，就那个消息服务器来看，WinSock 也用得出神入化了，佩服佩服啊。对啦，BOSS 你大老远给我打个长途过来不会就问我最近在干啥吧！”

“那是当然，没有大事，我哪敢打扰 BOSS 你修炼？”

“说。”

“不敢说。”

“快说。”

“我怕我说了马上就要死。”

“你到底说不说？”

“我不怕死。”

“你不说我挂了啊。”

“我怕我死了没人跟你一起做 CASE。”

这次 BOSS Liu 居然还卖起关子，本来搞得绝影心里有些烦，听到这里却力马像推了一支肾上腺素，又来了精神。

程序员啊，就是这样，你说做技术的人死板吧，走到大街上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比如今天和女朋友一起去逛街，她问：“去逛衣服？”

“不想去。没兴趣。”

“看电影？”

“那还不如回家我用 BT 给你下，你给我说你要看什么，我开机挂个通宵。”

“那去喝咖啡喝茶聊天？”

“不去，好不容易才出来一趟，那还不如回家喝百事可乐写程序。”

“那你说干什么？”

“我不知道。”

“那就不去逛了，找个地方先吃饭，想吃什么？”

“随便。”

“吃鱼？”

“不吃，天天都在吃鱼。”

“吃火锅。”

“太辣了。”

“吃烧烤喝啤酒。”

“不去，酒精刺激大脑，影响逻辑思维。”

“那你说吃什么。”

“我不知道。”

在外人来看，程序员就这样仿佛不食人间烟火，好不容易出门逛一趟，却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正当她万分扫兴地时候，他不知道从哪里又受了刺激，突然兴奋地吼道：“快看，SM广场！”

她顺着他指的地方望过去，以为又发生了什么抢劫啊火灾啊之类的特殊状况，但那确实是SM广场，而且是平平静静的SM广场，正埋怨他无端大惊小怪，却听见他自言自语喃喃地说：“要是我来建，就叫‘ASM’广场。”

所以关键字啊对程序员的刺激是相当大的。举个例子，“裸体”这个词对他们的吸引力就远远没有“裸机”这个词大。

你要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找到了对付程序员的不二法门。你要想让他陪你逛衣服，就得说：“咱们去逛MB吧。MB，好像是MATLAB哦。”你要想让他陪你看电影，就得说：“咱们去看电影吧，《防火墙》还是《黑客帝国》？”你要想让他陪你去吃饭，就得说：“咱们去吃饭吧，吃KFC还是MFC？”

BOSS Liu是程序员，他当然知道道理，所以先掉足了绝影的胃口，再来个“CASE”这个词，绝影便更加迫不及待地要知道答案，于是大声嚷道：“快说，快说，有啥好东西快拿出来分享。大不了我把我的最新研究成果给你。”

“啥成果。”

“就是我上次给你说的远程线程。”

“我要代码。”

“没问题，快说。”

BOSS Liu稍微顿了顿，似乎让绝影先作好准备，他下面讲的内容将是非常重要的。

绝影这时候则全身的毛孔都竖起来，静静地等着他。

“你知道我来这家新公司是做什么的吗？游戏！就是传说中的网络游戏。”

原以为 BOSS Liu 这么神秘，一定会公布个大的研究成果，或者至少给大家指条发财的路子，听到这，绝影有点失望：“游戏那玩艺千万别去碰！BOSS 你忘了，大二的时候我差点让游戏给害死，要是我当时死了，就没人跟你一起做 CASE 了！”

“BOSS 此言差矣！你看你高中政治又没学好吧，啥事情都要一分为二的看待，现在游戏产业在国内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但开发技术还相对比较落后，我觉得这里面大有前途，搞游戏引擎，还正好把我大学专业用上——数学！”

“算了，我以为啥大事呢？你说那个我不懂。”

“BOSS，唉，你看你，才出了几个月差，思想就有点落伍了。不过落伍不要紧，要紧的是你都知道自己落伍了还不加油使劲赶上去。这样吧，我今天就算给你吹吹风，回头我把我的想法整理一下，下次给详细讲给你。你下来也去调研调研，免得到时候我讲半天你又印象不深刻。”

“嗯。说我落伍？我这是以不变应万变，懂不？千变万化最后归根结底还不是要落到 CPU 指令上来。调研这些东西，还不就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你等着，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名堂。”

“嗯。好。那刚才你说给我代码的事情。”

“给你就给你，反正是纯汇编写的，又是自定位代码，你又看不懂。”

放下电话，绝影还在思考刚才 BOSS Liu 说的事情。BOSS Liu 本身为人低调，看问题也很有预见性，这次居然这样激动打电话来向自己报告游戏这么个事，看来他一定还是调研过，并且真的如他所说：很有前途。这么想，还是打定主意回去好好调研一下，看看 BOSS Liu 在这上面能挖掘点啥东西出来。

EB 的后续完善也进展得很顺利，Bug Yang 刚把所有的 JavaScript 调用改完便迫不及待地冲进绝影的办公室，还是没有敲门。不过这次绝影心情好，也就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Bug Yang 对怀着对绝影无比敬畏又无比激动的心情说：“报告影头，你交给我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了！”

“这么快？检查了有 BUG 没有啊？”

听到绝影表扬他快，Bug Yang 更加激动地说：“这次肯定没 BUG，我测试了好几遍！”

“我说了很多次了，BUG 不是没有，是你没发现。”

“是，是，我没发现有 BUG！”

“嗯，你先把代码 Checkin，我再来看一看。”

本来事情说到这里就算完了，可 Bug Yang 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才有这么一次表现自己的机会，就像《喜剧之王》里的周星驰，好不容易有个上场的机会，虽然是死，但也希望死的时间能长一点，多一点演技发挥的空间，甚至幻想着凭借这么一个难得的死的镜头就能打动导演或者观众。

所以 Bug Yang 并没有立即离开办公室，他说：“影头，这次你相信我的实力了吧，我可以

做大 CASE 了吧？”

听他这么说绝影突然想笑，就做这么点东西就觉得是好大的成果，抬头看看 Bug Yang，他正满脸欣喜地望着他，又不好打击他积极性，于是说：“做了一点成果出来，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以后要做的事情还多得很！再说了，这次做的又有代码可以参考，以后很多东西还得自己做呢。”

“影头你放心，你只管把任务交给我，下次我一定独立完成！我就是要向你学习，跟着你，哪怕你一天只管我三顿饭 24 小时只写代码，我都愿意。”

“少来少来，拍马匹这套少来。”

“没拍马匹，我什么都要向你学习。”

“放屁！你没听《师说》里面写的：吾师道也。说的就是你要跟谁学，就学他的知识，学他的技术，谁叫你不分青红皂白什么都跟他学。我缺点多得很呢！不要跟我学。”

“好，我知道了。”

“你先去吧，把代码 Checkin，我先看看，有什么问题再找你。”

“好。”

Bug Yang 刚离开办公室，绝影还没来得及好好回味一下刚才有意思的对话，就发现周总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占在了他办公室门口。

周总耸耸鼻子，平静地对绝影说：“小绝啊，你先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绝影放下手上的工作，跟在周总后面往他办公室走去。自从公司把绝影安到技术经理这个位置，就把行政和研发两个部门分开了，从研发部到行政部还要走过一个长长的走廊，绝影觉得这样很好，跟行政那帮人特别是会计分开，说好听点就是专心做技术，说难听点就是要对他们敬而远之。虽说气氛是没那么活跃了，但这却正是很多做技术的人心中理想的环境。

周总坐到他的老板椅上，呷了一口茶，用低沉地声音说：“小绝啊，虽然你以前没有做管理的经验，但我们还是把技术部门交给你了，我和陈董的意思也就是要培养你，往管理方向发展。所以很多事情，你就放手去做吧，有谁不服你的，我们在后面给你撑腰。”

绝影不知道周总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只得摇摇头道：“现在还没这种情况。技术部门就是好，大家都只认技术，只要你技术好，你就是头，基本上没有不服的。”

“嗯。这样当然最好。那为什么有人到我这里告你状呢？”

疯狂的程序员（52） 大棒和胡萝卜

听周总这么说，绝影刷地惊出一身冷汗，脱口而出问道：“谁？”这话刚出口，又自知失语，后悔莫及。

道理是很明显的，既然有人到周总那里告了你的状，周总自然要为这个人保密，一来维护公司的安定团结，二来还指望着这人以后继续为他提供些线索呢。资本家的头脑是和技术工人不一样的，同样的事情，要是放到绝影和 BOSS Liu 身上，肯定不假思索地答道：“当然是

某某某告的你。”而且语气还要放大几十个分贝，以证明对对方的指控是有事实依据的。当然，像绝影和 BOSS Liu 这样的人，在刚不假思索地答完以后，马上又会仔细思考一下，才猛然发现刚才的做法欠妥。思维总是要慢半拍阿。

果然，周总并不明确回答绝影的问题，只是一本正经地继续说他的：“听到反应后，这几天我也亲自调查了一下，发现你很多做法确实欠妥阿。”

“哪里？”

“当然，小绝阿，你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技术上我们从来对你十分信任。我今天叫你来，就是跟你探讨下管理上的一些问题。我问你，来公司这么久了，你对自己的职业有什么规划吗？”

周总这么问，绝影反而答不上来了。来公司的确也有两年多时间了，大多数时间都是扑在电脑上，就是偶尔出出差也是背着本本随时准备应战。那些强盗阿马贼阿过的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你随便去问问他们，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毛贼，他都天天提不刀，毕竟那是人家混饭的东西。

所以做技术的人也是这样。崩管到哪里，肩上总得背个本本。本本要越大越好，至少也得 14 寸，要是尺寸小了，在外人看来反倒成了个娱乐工具。你说提着这本本能走到哪去？哪怕就是我今天晚上跟朋友一起喝两杯咖啡也得提上阿！这就是专业。

如果喝到兴头正浓的时候老板突然来个电话，马上把行头摆起，无线网络加远程桌面连接直接联到公司机器上，VC、CVS、SQL Server 一字排开写代码，在朋友面前，那真是倍儿有面子阿。

你要问绝影写程序到底是为什么？他还真答不上来，兴趣？爱好？赚钱？虚荣心？都有点，又都不是。要是非得说现实点，那他也只有一个心愿，早点把房子钱还了，和燕儿结婚。结了婚，就可以安安心心写程序了。

于是面对周总的问题，他老老实实在地答道：“认真工作，把技术做好。”

“小绝阿，你想没想阿？其实对你来说，技术并不是你唯一的出路。在公司两年了，我觉得你身上有很多可贵的品质，有了这些品质，不仅仅是做技术，在其他方面都能成功的。我和陈董一起创建了这个公司，我们年龄也大了，跑不动了，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想好好培养你，将来让你代替我们来做公司的管理者。”

周总一顶大帽子扣在绝影脑袋上，绝影却并不买账：“我还是喜欢做技术。”

“做技术，当然没问题。你可以继续做技术，但是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尝试培养你的管理能力，让你做技术经理，就是一个开始。”

仔细想想，周总说得也很有道理，虽然自己对管理还是不感冒，但多学个管理毕竟也是多门学问，再说了，管理阿，本来就是门大学问，要不，每年怎么还有那么人多花那么多钱去念什么 MBA 呢？而且学管理这门学问，还不是人人都有这个机会，张厂长有机会吗？BOSS Liu 有机会吗？他们都还在埋头搞技术。等到有一天，大家是骡子是马拿出来遛遛，我不但有技术，还懂点管理，那肯定把他们比下去。

想像一下 BOSS Liu 他们对未来‘影总’佩服地五体投地的表情，绝影在心里忍不住想笑，

连连点头说：“是是是，我一定抓住机会多学点。”

“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今天我就是来跟你探讨一下这个管理问题。最近有人反应你管理方法不太好阿。我刚才去你办公室，在门口就听见你骂小杨‘放屁’。虽然平时这也没什么，而且你跟他们的私人关系也不错，但在你办公室，你就是上级，每一个新进来的员工，我和陈董第一天的训话都是：‘技术上你们一定要服从绝经理的安排，有什么问题，都向他反应。’既然是上级，就应该有个上级的样子阿。”

“可是，可是有时候小杨也太扯淡了。”

“这你就不懂了。管理，是大棒加胡萝卜。一味抡大棒是行不通的，只有两种结果：要么把他们抡死了，要么把他们打跑了。所以，适当的大棒后面还是要有胡萝卜，还是要以鼓励很肯定为主，员工做了什么东西出来，首先要肯定他的成绩，然后再指出他的问题。这样才容易让人接受，也容易让人信服阿。”

绝影点点头，对周总大棒加胡萝卜的理论佩服得五体投地。看来资本家确实是深暗管理之道，要没三板斧，他也没这个能耐把公司开下去。

不过绝影思想还是没资本家那样成熟，那大棒和胡萝卜的比喻到他这里便成了养狗。管理他懂得不多，养狗的经验是一套一套的。

这管理不就和养狗一个道理吗？狗儿，他是你的宠物，不得不说，你需要他给你带来精神上的享受，除非你是个虐待狂，你总得想着好好的把狗儿养好，给他吃好的好喝的，带他去散步，去洗澡，病了还得去医院。

一味这样就能把狗养好吗？不行，你还得教他，让他坐就得坐，让他趴下就得趴下，他不听话，你就得教育他，现在很多家里养狗，主人反而管不住狗儿，他到处胡乱撒野你要是训他还吼你。

所以你还得打。要打就狠狠地打。你打轻了，他以为你又在逗他玩。你得狠狠地，总之就是让他知道，不听话就要你痛，要拔你皮，吃你肉。

所以归根结底，养狗也是大棒加胡萝卜一个道理，两手都要抓，都要硬。

周总把他一套一套理论灌输给绝影，绝影听得如坐春风，长久以来，一直是生活在代码和技术当中，偶尔听点技术之外的理论，觉得还有点意思。

末了，周总拍拍绝影的肩道：“小绝阿，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你去吧，相信你一定能做好的。”

于是绝影又自以为带着满腹经纶，回到了他技术部的办公室。

泉州的医院一天比一天催得急，绝影也知道再拖下去肯定不是办法，EB 又经过近两个月的修改已经日臻完善，看来还得自己亲自出马再到泉州去一趟。

Bug Yang 一边帮绝影收拾东西一边眼巴巴地望着绝影，绝影感觉他有点心事，便问：“小杨阿，是不是有什么事阿？”

“嗯。但是我不敢说。说了你要骂我。”

本来绝影没想骂他，听他这么说，反而想骂他，正要开口，又想起周总大棒和胡萝卜的理论，于是努力在脸上挤出一丝微笑，和蔼地说：“有什么事？说吧，不骂你。”

“就是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去泉州阿？我知道我技术不行，去了也许帮不上你啥忙，但是我就想多跟你在一起，多学点东西，增长点见识。你放心，我保证不给你添麻烦。”

本来绝影就不愿意一个人出差，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要是别人这样要求，他肯定马上跑去给周总打报告。

但他深深知道这个人不能是 Bug Yang，别人都能去，他不能去。为什么？因为他很菜，但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不知道自己菜。做技术的，技术菜不可悲，可悲的是不知道自己技术菜。对付这样的人就是不要给他大 CASE，不要给他安排重任，时间长了，他自己就得思考：为什么阿？影头为什么老不给我大 CASE。他这样想，就会联想到：是不是我自己技术还不行阿？难道我技术真的还不行，不然为什么每次都没有我？

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认清自己，才能踏踏实实做技术。要是让他还带这现在的心态就对他委以重任，只有两个结果：一、CASE 让他给做糟了，这对公司是巨大的经济损失，对他自己也是巨大的心理打击。二、CASE 做好了，他会更加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就是牛人而越发的浮躁。所以这时候绝影马上把脸一沉，严肃地说道：“不行，出差是去解决问题，你以为是公费旅游？随随便便说去就去？”

话说完，看得出 Bug Yang 心里有点不舒服，溢于言表，看了头上挨了一大棒，心气蔫了不少，马上又祭出胡萝卜道：“让你呆在公司，就是先好好学技术，现在公司环境这么好，比我当初刚来公司时好几百倍。我那个时候，连个像样的搞开发的办公室都没有。等你技术学好了，什么大 CASE 啊，出差啊去现场啊，自然会带上你。你现在技术粗糙，跑去人家现场，万一把事情搞砸了，那周总怕一辈子都不会再让你出差了。”

Bug Yang 和绝影他们一样属于脑子反应比较迟钝的人，听他这么一说，又觉得挺有道理，唯唯诺诺道：“嗯，好！我懂了！我在公司一定好好专研技术，一定不让影头你失望。等你这次回来，保证不一样了。”

听了他的话，绝影又觉得好笑，要是真能做到出差几天回来就不一样了，那 Bug Yang 该是个多牛 B 的人啊。不过最终他还是没笑出来，要严肃，因为在办公室，他是经理。

到了泉州，绝影并没有马上去医院，而是直奔厦门。这一招，在他出差以前就想好了。本来作为旅游圣地，厦门已经去过一次，而且在那里还和燕儿发生了一夜不愉快的争吵，算是伤心地吧。但争吵归争吵，吵完了后还不是得生活。

他现在还清晰地记得，上次和去鼓浪屿，燕儿在那看上一把梳子，就是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非嚷着要买。

可是绝影呢？穷啊。当然，其实一把梳子也不贵，但穷人嘛，总是随时考虑着：鼓浪屿，一个旅游景点，啥东西肯定都要比外面贵得多，其实这梳子也不是什么稀奇罕见的玩艺，说不定四川也有，只是还没让燕儿遇到。

于是绝影坚定地说：“不买！等下了山去城里买，说不定超市里面都多得很。”

这么说，燕儿心里当然还是不乐意。两人又争论了半天，奈何绝影就是不肯掏钱，这是也只好作罢。

绝影心里也是有想法的，待会下了山，随便到城里转一圈去买一把，还不都是一样的，而且肯定还比这山上便宜得多。于是他便匆匆忙忙催促燕儿下了山，趁时间还早，两人跑到城里

到处转，谁知两人没头苍蝇一样转了老半天，竟然真的没再见到那样的梳子。

后燕儿慢慢就把这事忘掉了，女人啊，什么东西什么想法就像夏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刚才还是狂风大雨，转眼之间又变成了晴空万里，你要不是跟她们待得久了，有了经验，还真受不了。当时她也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不就是一把梳子么？少了它还能饿死。可绝影不这么想，当初是答应她下了山一定给她买，没说不要紧，说了这就是承诺啊。本来当时绝影就想再去鼓浪屿买下来的，燕儿说他有神经病，刚才在山上又嫌贵，这时候再花那么多工夫费那么多路费跑上去买就不嫌贵了？

当绝影用 30 块大洋换到上次燕儿看上的梳子后，他紧紧地把它攥在手里，翻来覆去地打量。这的确只是一把普通的梳子啊。梳子啊梳子，你不知道，因为你，让我多了多少麻烦啊。感叹完，再把它用口袋包好，小心地放进箱子里，就像他对待每一个 CASE 的代码，小心地打好包，标好日期，拷贝到 U 盘的 WDIR 目录里

疯狂的程序员（53） Architect(架构师)

刚到泉州医院，绝影就感觉对方领导气势是“咄咄逼人”，心中立刻有了“单刀赴会”的感觉。

医院领导他上次没有见过，充其量也就是见了放射科主任。大概是医院觉得一两百万的项目，还不值得领导出马。在很多单位，不同的领导是有不同的加码的，就像在银行，才存个一两千块，你就乖乖到后面取号排队吧。要是存上个一两百万，你就力马升级成 VIP，排队？VIP 还排什么对？人家有专门的 VIP 通道，你可以一边在里面玩 QQ 游戏一边等他们把业务给你办理好恭恭敬敬把回单拿给你，当然，这一切，还必须得他们漂亮的客户经理亲自伺候。

这次大概是软件的问题影响到了整个体检车的运作，一天出不了车，医院损失好几千块，领导心里当然很不爽，于是便破格出马了。

这不爽从领导这里又慢慢开始蔓延，首先是体检科的员工，总认为他们不出车就是故意偷懒，单位可不是养闲人的地方，就算是车坏了实在没法用，你没事情也得给我找点事来做，于是体检科科长只好每天都安排员工搞大扫除，也算为爱国卫生运动尽一份力。

然后是网管。一说到网管，你千万不要联想到微软啊，IBM 啊这些公司里面工程师级别的网管。人家那才是真正的网管。这医院里的网管其实就一个鸡肋的职位，无非就是每天做在办公室里等电话，或去给医生们的电脑 ping ping 网络，或去给领导的机器杀杀病毒，或去给服务器做做备份重装下系统。可领导不懂电脑方面的东西。他不懂，他就理所当然地认为网管应该懂，而且要全懂。要知道，在硕大的一个医院，就网管最懂电脑了，既然你最懂，你就应该把电脑上的问题全给我处理了。所以网管也是满肚子委屈，这 PACS 是什么啊？于是连夜 Google 百度到处翻资料，忙了三天，最后得出个结论：这 PACS，咱们搞不了，还得软件公司过来搞。

然后是放射科主任，本来体检车这个项目医院上面的领导全权交给放射科主任来办，采购这事，里面肯定有不少油水，这早已是不成文的规矩，领导们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只求你把事情办好。这下可好，油水是捞了不少，事情还没办好，主任自然得吃不了兜着走。

最后才是绝影。现在体检车没法使用，软件公司肯定有责任，奈何两个月前本已经签字验收，工程款已经付得差不多，也就最后压了几千块钱作为维护费用，说实话这个 CASE 公司也赚了不少钱，那剩下的几千块钱周总他们根本不在乎。你得计算成本啊：开发软件用了三个多月，拿了十几万工程款，如果要维护，那就不是三四个月的事情了，起码得一年两年，还得随时往泉州跑，为了那几千块钱，谁折腾得起？

绝影本来一直很鄙视资本家这样的做法，在他看来，做事就得善始善终，哪怕这东西就是不赚钱，但既然是你做的，就是你的品牌，你就得把他做好，你要对得起自己。

可现在的资本家呀，啥事都只想向钱看齐，就像现在流行的说法，撞伤不如撞死，好多司机一见撞了人，干脆又把车倒回去撞死算了，最后结果呢？本来撞伤了人，属交通意外，承担民事责任就行了，现在搞成了故意伤害，还得追求刑事责任还附带民事赔偿。而资本家呢？自以为聪明，放弃后续维护以小博大赚了大头，结果坏了自己名声，本来人家还有个一两千万的大 CASE，正考虑你上个 CASE 还做得不错，要不要把这个也给你算了，反正大家合作过，再合作起来也比较方便。可是到最后，才这么一点小小的问题你就不去给人家维护了，这下可好，到手的大 CASE 又飞了。

医院领导一上来就把矛头指向绝影，反而让绝影动摇了立场，本来是鄙视资本家的，现在面对指责又马上和周总站到同一条战线，以前出去做工程，见周总对这样的场面应付得多了，便学着他的样子镇定地说：“情况我们已经调研了，发现关键还是使用上的问题。本来我们撤回工作人员之前已经做了两天的培训，看来你们还是没有完全掌握啊。所以这次公司又派我过来再给你们培训一下。”

这样说，很轻松地把所有责任都推掉，明明你们自己不懂使用，把系统搞坏了，还得劳烦我来给你们收拾残局，这已经是莫大的恩惠了，你还好意思指责我吗？

这招果然管用，听他这么说，领导不吭声了，沉默了一会，好像又有点不好意思地摆摆手说：“算了，算了。这次也辛苦你了。你再好好给他们培训一下，有必要的话看再和他们一起实地去一次体检，另外软件上还是希望再检查检查，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要是又等到体检的时候才出问题就晚了，那不知道损失有多大。”

第二天，绝影就把新版本的 Bin 替换上去，体检科的医生过来操作一下，果然启动速度快得多了，后面的列表用上分页查询，管你数据有几千条几万条，都只先查 30 条出来，运行起来异常流畅。本来这 EB 都慢得不能用了，也就说差不多已经死了，现在经过这么两下小的改动居然又活了过来，而且还生龙活虎，看来程序的优化还是门很大的学问啊，而且这优化又和汇编上指令的优化不一样，这不是什么逻辑上的优化，只是流程上的优化。

以前 BOSS Liu 跟绝影比技术，动不动就比什么二叉树查找啊，内存池啊，这也正是绝影的弱项啊，每到这个时候，绝影总是拿出他的杀手锏：“什么二叉树三叉树的，我懂不起。我只知道我写的是汇编代码，你做个乘法，我改成移位指令，你定义个 `__int64`，我用 MMX 指令，你还能跟我比速度？什么内存池，我也不懂，我就在内核里面全部用 `NonPagedPool`，看你访问还能有我快？”现在他总算是有点明白，原来站的层次高一点，看问题的视觉也不一样，优化效果也不一样，那就不只是节约了那么几个时钟周期，差距是几

十倍几百倍啊！绝影只管向周总负责，医院领导的话对他来说就相当于放了个屁，但网管不一样，领导的话就是圣旨，而且领导又生气了，要是再不好好搞技术，只怕下次就得下岗了。所以这几天，网管一刻也不敢怠慢，天天跟在绝影屁股后面，管他大事小事，只要是件事，就向绝影请教。这样，绝影的感觉也相当不错。

特别是看到绝影替换了 Bin 后，那 EB 居然又健步如飞地运行起来，遍觉得程序这东西真是神奇，又通过程序联想到绝影，觉得绝影这人也真是神奇，又通过绝影联想到程序员，觉得

程序员真是神奇。于是小心翼翼地说：“绝工，能教教我编程吗？”

本来在公司里，绝影觉得自己是满肚子技术被撑得不行了，也就是余勇可贾，到他这里就是“余技术可贾”，恨不得马上灌输给 Bug Yang 他们，但是他们领悟也实在太慢，再灌下去又搞成了填鸭教育，加上这几天出来出差，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更别说找人探讨技术，现在网管主动要来学习，正是炫耀技术的好时机，于是他平静地问：“学过 C 语言吗？”

“没有。”“那你先把 C 语言学会吧。学会了，我教你写程序。”

“那学个 C 语言要多长时间呢？”

“学得快三五个月就好了。”

“那还是太长时间了啊，到时候你都走了。”

“还慢？我告诉你，我都学了五年了！”

“五年了？那绝工你工资应该很高了吧。”

又是工资，工资就是绝影的死穴，每次一说到工资，他就赶紧找话转移话题：“不高，马马虎虎吧，比其它人高一点。”

工资这东西，其实本来就是有高有低，但做工作的人又不一样，工作本身也不一样，比如有人做服务员，就算一个月才拿 800 块她都可以自豪地说：“我这个月拿了 800 哦，旁边那家餐厅的工资才 600！”网管也是这样，反正就是一个小小的网管，虽说其他人总觉得他会杀毒会装系统，实在很神奇，但说实话，跟绝影他们比起来，自己真是没什么技术含量，所以工资低就低，也不自卑。绝影就不一样，在他们看来，他技术已经很高了，要是让他们知道他才这么点工资，他们肯定笑他傻，肯定一百个劝他跳槽，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程序员的心理啊，就像 Bug Yang 说的：哪怕你一天只管我三顿饭 24 小时只写代码，我都愿意。这话，绝影能够理解，可是网管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他们会说你傻，很多程序员都是这样，别人说得多了，你还真觉得你傻了。

“那绝工现在在公司只写程序吗？”

“当然不了，现在是技术经理，还做做管理。”

“哎呀原来还是技术经理啊，真是年轻有为。”

刚才网管谈到工资，本来绝影心里有点不愉快，现在他又来恭维，刚才的不愉快又马上全没了。其实不过是个网管而已，他确实没有必要亮出自己技术经理的身份，但想想，上次来还是技术主管，这次来就是技术经理了，这确实是件很值得开心的事啊。不要说网管，就是领导主任甚至这医院的每一个人，绝影都想力马把这消息告诉他们，奈何大家都忙，就算不

忙，聊起天来，也都是围绕 EB 这东西，根本没有给他任何机会。现在好不容易网管聊到这个问题，当然要赶紧告诉他，只盼望他是个大嘴巴，到明天，全医院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技术经理。网管不等他答话，继续自言自语道：“我这辈子，要是能做到经理的级别，就没啥追求了。做个经理，月薪也至少该有 4，5 千了吧。”说到这里，网管竟兴奋不已，甚至手舞足蹈，向绝影展示着他的理想。

看到他这个样子，忽然想起公司里的 Bug Yang，绝影又想笑。“经理”？经理算什么？你到其他公司去看看，哪个公司的经理是搞技术的？经理这东西，早就脱离了技术了，他们搞什么？搞市场，搞关系，搞勾心斗角，搞明里一套暗里一套，说到底，他们就是绝影一直鄙视的不折不扣的资本家。现在，要不是“经理”前面还顶了个“技术”，你以为绝影会去搞这个，你以为他会以这个自豪？他根本不在乎这个“经理”，在乎的前面的“技术”。

每个人想起自己的理想和目标都会异常兴奋的，绝影也是如此。这时候，趁着网管沉浸在陶醉中，他也来想一想。他想像着有一天，他把名片递给别人，上面印着“XXXX 公司首席软件架构师 绝影”，英文是“XXXX Co, Ltd Software Architect Ying J”。这公司不一定要多大多有名，但一定要是“首席软件架构师”，至少也要是“软件架构师”。为什么？如果你今生有幸跟比尔盖茨交换名片，你会发现他名片上也写的是“Architect”。于是你会说：“哦，我们都是做技术的。”他会说：“Yes, it's very excited.”

你要问 Bug Yang 他们，你的理想是什么？他们一定会说：做好技术，做牛人，要玩黑，造病毒，破解样样都来。

你要问 Boss Liu 他们，你的理想是什么？他们一定会说：做好技术，做出惊天动地的大 CASE。

你要问周总他们，你的理想是什么？他们一定会说：做好 CASE，做出惊天动地的大 CASE，赚大钱。

你要问绝影，你的理想是什么？他会说：做好技术，做好软件设计，做首席软件架构师。

在绝影心中，只有“首席软件架构师”才真正是技术上的无上头衔，才是他的无上追求。走到哪里，不管你级别有多高，不管你官有多大，不管你身家有多少，我只是平静地告诉你：“我是 XXXX 公司首席软件架构师。”然后你去做你的事情，我去做我的技术。

正当绝影沉浸在理想中的时候，网管忽然打断他说：“绝工，那你告诉我学 C 语言该看什么书呢？我自己去学好了。”

这时候，绝影平静地说：“算了，你还是先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吧。”说完，便独自离开了

疯狂的程序员（54）EB 失败

这个夏天特别热，还是四川好，天府之国，冬天不算冷夏天也不算热，挺一挺都能过去。可这南方的热天却让绝影着实受不了。本以为到了医院抓点紧，把 Bin 替换了给周总打个报告好早点回去，结果周总却说：“先不急，先不急，等我的通知。”

通知？这还有什么好通知的？Bin 已经替换了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运行的效果大家也都有目共睹，就算再等到冬天，东西还是那样，又不会凭空又把效率提高好几倍。所以周总真是急死人啊，周总最急死人的地方不是说还要在这里呆多长时间，而是根本不知道还要呆多长

时间。

EB 这个 CASE 上的事情一直由绝影把握着，CASE 之外的事情绝影却全然不知。后来他才知道医院拿到东西后又跟汽车厂耍起了赖皮，之前都说得好好的东西到现在全变成一文不值，周总特别推崇的指纹仪摄像头这样东西，到现在医院反而认为就是这样影响了系统的稳定性，坚决要求去处这些功能，外带要求在车上建立一个小的 PACS 系统。要不，就得把价格再降一点。

汽车厂对这些也是一无所知，于是把皮球踢到周总这里。

这当然是周总无法接受的。首先是指纹仪摄像头，当初是写到合同里特别说明的功能，哪里有说要就要说不要就不要的道理。本来整个系统的设计就是以这两个输入设备作为重点，现在说换就换，等于整个系统都要重新设计一次。再说那 PACS，医院也是狮子开大口——PACS 是什么？图像归档和通讯系统。是个系统。系统这么大个东西是随便说说就能上的吗？还是车载的，起码还得再加三五十万的开发经费。

闹到最后，大家不欢而散。医院试用了几天体检车，拿到医疗器械博览会去免费给自己打了几天广告便退回给汽车厂；汽车厂不吃他这套，你以为你出钱买车你就是上帝么？告诉你，没有上帝咱们的生意照样做下去，索性把体检车顺势改装成采血车或者救护车，全国这么多家医院，皇帝的女儿还愁嫁？

最后却苦了公司，要不是冲着汽车厂承诺的一年二十套以上的订购量，周总肯定会把报给他们的开发费用提高两倍。现在看来，后面的合作肯定是没有了，最后不得不叹着气给绝影打来电话：“小绝啊，从技术上讲，EB 是个很成功的 CASE，但从商业上讲，应该算是失败了。但这不关你的事，商业上的失败，应该由我和陈董来负责，只是非常抱歉，因为这个 CASE 的失败，当初给你承诺的奖金可能暂时没法兑现了，希望你能理解。你还是只好把技术做好就行了。好在陈董之前就做了最坏的打算，这次你先不要回公司，明天直接去北京，陈董会在那里接你，他手里还有一个 CASE，把这个 CASE 做好，奖金不会比 EB 少。到时候把摄像头采集卡指纹仪都收起来，不能便宜了他们。”

听了周总前面几句话，绝影心里忽然很难受。不是因为这个 CASE 没做成，到手的奖金又要泡汤，说实话，为了这个 CASE，自己和 BOSS Liu，张厂长在公司加班加点，说时间不够，时间不够马上就决定每天延长三小时上班时间，几个人每天下午连出去吃饭的时间都舍不得，天天在公司吃泡面。为了什么？难道就为了一两千的奖金？那还不如把这些时间节约起来，随便到外面接个外包，两三个月做下来，还愁没三五千的收入？

这个 CASE，大家可以说都是尽心尽力，千辛万苦一边摸索一边实践把 DHTML 技术用上去就不说了，什么配置界面什么数据库操作，该为用户着想的哪怕自己再辛苦都不马虎。为什么？还不是就为用户最后能说一句：“嗯，很好，这软件的确很好用。”哪怕你再高调一点，仅仅只说一句：“不错。”对他们来说，也就足够了。

可是最后呢？到医院这里，你要求降价当然要有你的理由，可你不能为了找理由，便昧着良心把这软件说得一无是处。

所以说现在很多公司很多企业稍微懂一点技术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感慨：“咱们厂那个 XXX 软件，做得那么粗糙，没有一点技术含量，居然还是 VB 做的，不知道为什么领导会决定采

购这个。”

技术还得看商业利益和领导的脸色，我管你用了什么 DHTML 用了什么触发器用了什么内存池，这些我都看不到，我就知道，别人给我的报价是二十万，你们是二十五万。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啊。在中国，做技术的人不能说不多，技术也不能说比国外差得十万八千里，可中国的软件还是发展不上去，中国做技术的人还始终还活在尴尬中。为什么？也许有一天，技术真正和商业利益分开了，中国的软件就有希望了，中国的程序员也就有希望了。

绝影这样想完，也算了，现实就是如此，谋事在人成是在天。EB 做到这里，自己也算对得起自己。这事情算告一段落，CASE 算是真正 Close 掉，自己终于算是解放出来，终于可以回去好好陪陪燕儿了。

可周总又说让他直接去北京。他在公司是体会不到绝影的心情，天气又热，吃的东西又不习惯，住着也不舒服，心里还老惦记着燕儿。真是站着说话腰不疼啊。

周总也许想的和别人不一样，要让马儿跑，方法有两个：一，给马儿吃草；二，拿鞭子抽它。大概周总想的就是第二个办法，或者他根本就没想到还有第一种方法。

快周总却万万没有想到，绝影的心态在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次他没有像以前那样对 CASE 充满了向往，一听到 CASE 便兴奋异常忙得不亦乐乎了。因为 CASE 做了这么多，他发现他并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他要的是肯定，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经济上的，不管是来自公司的还是来自用户的。

于是绝影试探着说：“在这里呆了这么久，天气太热了，而且你说的陈董那边的 CASE，之前根本没有通知，什么准备也没有。是不是先回公司修整一下？”

听了这话，周总有点意外，一向对他言听计从的绝影居然旁敲侧击向他表示抗议。他赶紧说：“这次实在抱歉，因为 CASE 来得太急，之前没有给你通知，也正是来得太急，所以现在急需你过去处理一下，还要小张，我马上安排他起程，你们在北京回合。小绝啊，这次的 CASE 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比 EB 还重要，事关重大啊，你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希望你以大局为重。”

绝影这人听得批评听不到表扬，一听到周总的恭维力马又放弃了刚才的立场，连忙说：“知道了，周总你放心，我肯定会尽力而为，我这就去准备到北京的事情，先去定票。就是下龚那边，麻烦你去跟她说一下，原来的行程不是这样安排的，我怕她不理解，还是你去把情况给她说明一下比较好。” “当然了，你放心工作把，有什么事情要帮忙尽管开口就是，别有什么后顾之忧，有什么不方便都说出来，我们尽力帮你解决。”

“其它没什么了，就是去北京的 CASE 大概什么时候能完，也好先给小龚一点准备。”

“这个我说不上来了，陈董应该有安排，我再跟他沟通一下，让他尽快确定下来。”

绝影唯唯诺诺地答应了几句，正准备挂电话，周总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地说：“对了，还有实习生的事，之前也没料到要你去北京，不知道他们的工作你安排好了没有。”

周总一说，绝影又想起 Bug Yang 他们，还在公司的时候就老听他们反应会计经常趁他不在

的时候致使他们干这干那，可他们是新人呐，对会计也是敢怒不敢言，更不敢直接到周总那里去告状，搞不好会计告不倒还给自己惹一身麻烦。于是只好把苦水往绝影这里倒，毕竟绝影也是做技术出身的，他们对他还是比较信任。

可不能辜负了他们的信任呐，绝影这样想，立刻对周总说：“当然，我马上给他们打个电话过去，把工作都落实了，周总你放心吧。”

挂了周总的电话，绝影马上就拨给研发部，电话刚好是 Bug Yang 接的，绝影收起刚才跟周总打电话的语气和心情，严肃地问：“小杨啊，我不在公司，一切都还好吧？”

“都好都好，影都你放心，我跟 L 哥天天都在研究你让我们研究的东西。”

“我让你们研究啥了呀？”

“COM，还有 DAP。”

“那 DAP 有什么进展没有啊？”

“这

DAP 确实是很复杂也很有难度啊，我和 L 哥还在认真研究，你放心，你回来，一定给你看研究成果。”听到这，绝影又想笑。这个 Bug Yang，讲话也太有水平了，就像自己当年一样，什么东西明明还没做出来，又不好意思说，更不好意思说自己还没做出来，于是便打着哈哈道：“还在研究中，还在研究中。马上就要出成果了。”

“那好，你们继续看那个吧，主要是打印，最好在我回来的时候做个可以打印的 Demo 出来，那个东西不能再拖了。对了，会计还在为难你们吗？”

“当然了，那会计太扯淡了，自己上班不认真做工作，每天都要加班，还让我们陪着他加班，又让我们天天帮他做事，我要写代码，我才不想去报税呢！”

“加班？加班周总知道不？”

“当然不知道。每次都是周总走了她才让我们加班。”

“那下次

你就跟她说，公司有规定，加班要写报告，要么我签字要么周总签字，我不在，你们就去找周总签字。没见华为都累死人了吗？这个事情，我们要严肃对待。还有，周总不是已经给你们说过，啥事你们跟我负责就行了，她让你做这做那，下班了我不管，上班的时候你得好好考虑下，我给你们布置了任务，影响了任务的完成怎么办？谁负责？你负责还是她负责？”“嗯。影头我知道了，她再让我加班老子不陪她了，让我给她办事老子也不奉陪了，反正有你给我们撑腰。”

“好了，那就好好研究 DAP 去吧，我可能还要过几天才回来。”

“影

头你放心吧，等你回来，我技术保证大大的进步了。”

“少废话，

做事去。”

放下电话，绝影心情一下又坏起来。多半还是因为这会计，以前燕儿就跟她闹得很僵，原以为燕儿也是让不得人吃不得亏的人，闹起矛盾了，她也许或多或少得承担一点连带责任。可是一个人说你错，你不一定错，要是所有人都说你错，你就要好好考虑考虑自己不一定是对的。不知道会计懂不懂这个道理，事情做到现在，算是把下面人搞得怨声载道，于是绝影的心情也就随着大家变得糟糕起来。

收拾了一下心情，绝

影又拨通了燕儿的电话，他本来不想打这个电话，打过去肯定燕儿又会不高兴，人人都会有先斩后奏的心理，为什么？你要是先奏上去，多半被“发回重审”，与其这样，还不如先斩

了再说。当然，上头肯定会不高兴，而且肯定会怪罪下来，说不定还得治你的罪。但这都不重要，我的目的是斩了他，又不是讨领导高兴，只要把他杀了，就够了。

听到绝影的消息，燕儿并没有像绝影想的那样生起气了，反而用平静地语气说：“知道了，又不是第一次了，我能够接受。”

绝影悬着的心放下来，心中其实满怀对燕儿理解的感激，说道：“你放心，这次我一定尽早回来。在我心里有个底线，9月28号，我过生日，我会把这个情况告诉陈董，如果在那一天回不来，我就决定跟他辞职。”

“嗯，能早些回来就早些回来，要是工作太忙，你还是安心工作吧。我一个人在家已经习惯了，倒是你要照顾好自己，这次去泉州，原以为那里热，你都没带厚衣服，到北京肯定又要冷，你呀，又不会买衣服，真不知道到时候你怎么办。”

绝影自嘲地笑笑道：“你也太小看我了。你等着，去的时候我是我，回来的时候我还是我。好好照顾自己。”

挂了电话，再想想燕儿这次竟然如此理解自己，绝影却越来越有种不祥的预感。

附记： 这章也许写得不好，但却有特别的意义。
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离地震差不多正60个小时，刚才还一直在收音机里收听关于地震的报道，离我们太近了，太恐怖了。

从12号地震开始，余震就持续不断，大家都一直不敢回家。13号晚上，冒险回了一趟家，发现网络还是通的，赶紧收了邮件，看了下Blog，还有QQ和MSN的留言，发现有很多都来自朋友们对我的关心。还没来得及在Blog上留个言，又震了起来，于是赶紧把《疯狂的程序员》Word文档从台式机拷贝到笔记本上（以前一直是在台式机上写小说）又跑了出来。

晚上还是住在车上，平时都是晚上工作，现在发生了地震，更是睡不着觉，于是便开始写小说，写的时候，地又时不时地震一震，特别是最后，震得越来越明显。

地震记： 时间：2008年5月12日下午2:30左右，
地点：绵阳，人物：我

那天中午还是和往常差不多的时间起床，因为基本上晚上都熬夜，所以一般都是中午才起床。刚好又是星期一，正是上班的第一天，凌晨的时候又发了《疯狂的程序员》第53篇，所以先到Blog上来看看。觉得头天发的关于Thomsy的声明引发了一些毫无疑义的争论和谩骂，索性把它删掉。打开MSN，人邮的黄焱编辑给我留言，说好久没我的消息了，我告诉他最近比较忙，晚上基本都熬通宵。想起屈老师今天出差回来，于是给她打个招呼，还没等到他回复，忽然觉得房子摇了一下，还不是很厉害。

心中下意识地冒出两个想法：一、地震了，绵阳以前很少但也有这样小的地震，也就是这样小小的摇一下；二、哪里又在修房子放炮，以前念大学的时候修教学楼大炮经常就是这样摇晃的感觉，最开始同学们都以为是地震。

就在这样想的时候，房子突然摇晃得厉害起来，不是慢慢厉害，是突然厉害。这时候马上意识到是地震，但还是有

点不相信，因为在绵阳，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地震。想起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教的遇到地震马上躲到桌子下面或厕所里（其实还是小学自然老师教的），也来不及多想，就往桌子下面钻，其实平时就知道，那桌子底盘太低，人根本钻不进去。钻到一半，就听到桌子上的东西哗哗往下掉，屋子里也是轰轰声，估计很多东西都在往下掉。

果然桌子是钻不进去的，于是赶紧往厕所跑，回头看了一眼书桌，台式机的机箱已经翻了，压在笔记本上面。

这时候忽然听到百万呜呜的叫（百万是我的狗，1岁2个月大的金毛，我跟他感情很深，在小说中，有很多地方都写到狗，或者打了些跟狗有关的比方，其实都是源于他。有关我和百万的感情，如果有机会，我也许会专门写篇文章），才想起百万还在客厅里。起床的时候我还去客厅看了他，发现他的狗粮和水都还很充足。那家伙正在睡觉，回头望了我一眼，又倒头睡了。

这时候剧烈的震动已经过去，但房屋还摇晃得厉害，我踉踉跄跄地跑过去，把门打开，对百万大声说：“走！”

但百万显然是吓坏了，反而一直往书房跑，躲在书桌下面，任我怎么撵他，他就是爬那里不动。我知道如果有了牵引绳，他肯定会往外跑的，平时他就喜欢出去遛狗，每次看见我拿了牵引绳他都激动万分。于是我到处找牵引绳，却怎么也找不到（后来估计可能是震到角落里了），想起前几次出去遛狗，都是我女朋友带他出去的，她肯定知道牵引绳在哪，于是赶紧给他打电话。这时候电话已经不通了。唯一的办法是把拴在阳台上的铁链解下来，给他套上。于是去阳台解铁链，平时一下就解掉的铁链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解不下来，房子在不停摇晃，又靠近阳台，看见对面的楼都好像在发抖。

大概解了一分钟，好不容易才把铁链解开，其间我在想，如果这次我没逃出去，房子垮了，会
有人知道我是为了救百万吗？

给百万套上铁链，震动又小了一些，他果然又兴奋起来。最后我环顾了一下四周，不忘从书桌上操起车钥匙和手机，对百万喊声：“走！”他便带着我一路跑到楼下。

这时候小区的保安已经在小区里不停喊话，疏散人群，我发现我竟然是最后一个跑出去的，其它人都已经跑到小区对面的河堤了。

我和百万坐上车，感觉安全了一下，按着喇叭冲开了人群，一面给我女朋友打电话，一面往她上班那里开。电话是彻底打不通了，我以为是我手机的问题，反复重启了几次，才给她发出去一条短信，接着，电话就没电了。

城里路面的情况还好，都没有什么损坏，就是人太多车太多，空旷的地方都挤满了人，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惧，沿途发现有些房屋发生了倒塌，不过最近几年修的商品房都还好，基本没什么问题，唯独那22层的蓝澳岛裂了个大口子，吓死人了。

经过我妈妈上班的地方，发现他那里还算好，就是人太多，根本不可能找到她，又到了我女朋友上班的大楼，也还有，都没有垮，我松了口气，把车往回开，再到小区门口，终于见到

了女朋友。

于是我们去找他父母。这时候打开收音机，成都台已经开始直播地震的消息，才知道这次是汶川 7.8 级地震，我就知道唐山地震也是 7.8 级的，那时候还没意识到受灾的严重程度，等把自己的父母都找齐了，我们又回到小区，小区已经被保安和警察封锁，大家都不能进去。第一夜，绵阳城里的所有人几乎都是露宿街头，我们还算好一点，冒险从屋里拿了被子，我还带上了两本故事会，给百万带了一罐罐头。罐头是上次是 Lucky 去成都十陵狗市买的，当时只是觉得好玩，因为百万只吃狗粮，没想到在今天派上了用场。

我们坐在汽车上，百万爬在车外，一直听中央台关于地震的直播，才慢慢知道这次的地震灾情是很严重的，因为地震已经发生 12 小时了，救援的人根本还进不了汶川，也就是说连那里的情况都不知道。绵阳的消息慢慢也多起来，最初是说死了 50 多个，后来是 1000 多，4000 多，到最后，光北川就死了 7000 多，触目惊心的数字啊。也就是听的那一夜，把汽车的电瓶也给用光了。

余震还是一直不断，有些余震相当小，要是平常，也许我们大家都察觉不了，但在这个时刻大家都特别敏感，一有动静，马上就人头攒动起来，纷纷说：“又来了，又来了。”心中是何等的恐惧啊。

第二天，又下起了大雨，大家都没有帐篷，我们在车里还好一些，车外的人就很困难了。百万的毛长，爬热不怕冷，大冬天都敢洗冷水澡，所以委屈他在外面淋了一天雨。有人躲到了桥下，但桥下其实也不安全，有人冒险回家拿了大伞或者大的塑料布，搭一个简易的帐篷。大家已经多多少少地了解到这次震灾的一些情况，最关心的是绵阳近期还会有更大的地震吗。又陆陆续续有些传言，说几点几点还有多大多大地震，闹得人心惶惶。大部分人也许不知道，但我很清楚，地震现在不仅是在我国，就是在全世界，都还无法准确预报，用脑子想想，那些造谣的人连 7.8 的大地震都预测不了，现在预测起小余震来又头头是道，真是危言耸听。13 号白天我们又在车上呆了一天，这一天在绵阳已经很难买到吃的和水。所幸朋友给我们送来了水和吃的，也就是 13 号晚上，我又冒险回了家，发现网还是通的，赶紧给手机充电，把《疯狂的程序员》Word 文档拷贝到笔记本上，有些朋友已经在 QQ 上跟我联系，BOSS Liu 正询问我情况，还没来得及详细向他汇报和在 Blog 上留言，房子又摇晃起来，我赶紧给他说：“又震了，我走了。”拔了手机和笔记本就往外跑。出来后收到他的短信说：“赶紧跑，逃命要紧。”他这也太嘲笑我了。说实话，余震其实不大，但心里就是怕，以前有个笑话，说枪毙一个犯人，先连放了两枪，结果都打哑了，犯人突然跪在行刑人面前说：“大哥，拜托你一枪打死我吧，太吓人了。”

我想，当时我们心里的感觉就是这样。地震又不比其它的，要么你就来个大的，把房子什么都震垮，要么你就别来了，可是你一会震个小的，一会又震个小的，真是吓死人了！

又坐到车里，想起人邨的屈老师一直在试图打听我的消息，于是给她打个电话报个平安，怕手机没电，打完电话就关了手机，这情况也没跟她说明，对她那边来说，是一去又杳无消息，大概也把她急坏了吧。

到现在，虽说地震已经过去了 60 个小时，外面还有些传言，说什么什么时候要震，事实证明，这都是假的，但仍有不少人继续预测着未来的地震。我们还是没有回屋子，现在绵阳城里大概还有 80% 的人露宿街头，刚才我去了趟离绵阳 40 多公里的梓潼，因为是晚上，房屋受损情况看得不清楚，但大部分人也还是露宿街头，估计情况也好不到哪去。现在我坐在车里写这篇地震记，车还在时不时左右摇晃。到我们这里是摇晃，不知道汶川，北川那里怎么样，真希望这种折磨早点过去啊。我好想好好洗个澡，在床上睡一觉。

疯狂的程序员（55）北京

七八月份，北京的天气确实要比南方好得多。下了火车，绝影才觉得首都无非也就是这样，想起小的时候别人问他长大了想去哪里，便兴奋地答道：想去北京，想去长城，想去天安门看升国旗。——去天安门看升国旗，那可是一代人的梦想啊。

可是慢慢地时易事移，现在这一代，又根本不屑“去天安门看国旗”，你问他们长大了想去哪里，便兴奋地答道：想去香港澳门，想去美国加拿大。以至于“去天安门看国旗”都成了一块笑料，那《疯狂的石头》里去北京领奖那个天安门前升国旗的镜头加上“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背景音乐就是一个证明。

想起《疯狂的石头》，绝影马上就想起 Bug Yang，那小子自从看了《疯狂的石头》便在办公室里时不时的哼两句“我爱北京天安门……”，或者一个问题思考半天还没找到解决办法，便拍着脑袋自言自语道：“石头儿，我要的是石头儿！”

那 Bug Yang 肯定是很想来北京的，一来到北京必定被委以重任，正是证明自己实力的大好时机，说实话在公司那 DAP 做着实在没什么意思，据说绝影都已经把他做死了，现在让却让自己来给他收拾残局；二来还可以实现他看升国旗的理想，到现场去演绎一下“我爱北京天安门”。这个绝影心里很清楚，但绝影肯定不会让 Bug Yang 跟他一起去北京，这点 Bug Yang 心里也很清楚，所以二人心照不宣，谁都不说破。

张厂长比绝影早一天到北京，跟陈董一起来街他，北京正是陈董的故乡，走的时候周总就悄悄告诉他，说啥不好都行，千万别在陈董面前说北京不好。北京什么都好，春天风沙没有内蒙古大，夏天比四大火炉凉快，秋天有枫叶，冬天比吉林哈尔滨暖和。虽然绝影不太爱说客套话，但第一句还是学着美国人的腔调道：“哦，今天的天气真好啊。”

陈董拍拍绝影的肩膀说：“小绝啊，你终于来了，这次 CASE 很紧迫啊，你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所以这次非得你亲自出马，其它人都不行。走，咱们先吃饭，边吃边说。”

吃饭的地方是在火车站对面的永和大王，因为是早晨，只是一顿简单的便饭，陈董一边吃一边说：“听周总说 EB 那个项目死掉了，当然，这不怪你，商务上的事情还是该由我来负责，也正因为 EB 失败了，所以这个 CASE 才尤为重要。EB 上我们投入了那么多时间经历资金，现在弄得我们很被动，所以我们急需用这个 CASE 来缓解一下被动局面，当然，如果这个 CASE 做得好，对我们来说，意义绝对不比 EB 小。”

陈董一边说一边比划，张厂长干脆放下碗筷全力以赴来倾听。说实话一个软件公司，居然专门把自己这种“入门级”菜鸟程序员调来搞这 CASE，看来这 CASE 是大有猫腻。绝影刚下火

车，肚子饿得不行，一边大口大口吃包子，一边时不时点头嗯两声。

“咱们这次要做的，是对一个芯片进行逆向。北京这边一家公司生产一种小型 DR，这里面有块重要的控制芯片，是 Motorola 的，现在这种芯片停产了，他们根本买不到，又没有源代码，现在是急得团团转，没有芯片他们还搞个屁的 DR 啊？我想起小绝前几次做了些逆向工程的工作，有点经验，所以就把这 CASE 接下来，先试一试吧。要是我们成功了，我跟他谈的是他们所有 DR 上用我们的工作站，一年下来，也至少有五六十套订单啊。”

听到“逆向工程”这个词，绝影突然又不觉得饿了，马上来了精神，饭也不想吃了，连忙说：

“芯片在哪里？看看先。”

“我这没有芯片，不过有个 48K 的 Bin 文件，小绝你看看能不能把他逆向出来，最后逆向成 C 代码，这样我们就可以选择任何一种芯片来重新开发了。”

陈董这句话是站着说话腰不疼，就凭一个 Bin，要逆向一个芯片，还弄成 C 代码，谈何容易，绝影马上说：“这基本不可能。完全反汇编还有点希望，要想逆向成 C 代码，估计只能部分。”

“弄不出来也没关系，尽量试试，总之，我们的目的是用另外一种芯片实现它的功能。我想，逆向是这里面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两人谈到这里，一向不爱发言的张厂长这次却插嘴道：“我想还有个办法，绝影刚才说的是从逻辑上逆向，我想从功能上逆向，一块芯片，无非就是输入和输出，我想只要把所有输入对应的输出测出来，我们完全可以自己写程序用另外的芯片实现同样的功能。”

“这也不可能。”绝影马上打断他，“一块芯片有多少输入引脚？就算十六个，那也是 65536 种输入，以有限的精力，根本不可能全部测出的，而且输入的数据都是经过一定的算法来处理，还没见过谁笨到写 65536 个 case 语句，再有，关键是时序，如果他的芯片里有延时怎么办？怎么测，测得精确吗？”

张厂长望望绝影，都不说话了，现在就他们三个，在他们中，绝影在技术上就是权威，而且他不假思索，一二三说都头头是道有理有据，他说了不可能，就不可能。

陈董却说：“小绝啊，这你就太武断了。坦率地说，硬件方面，你的确比不过小张，这也是为什么这次让他来和你一起做这个 CASE 的原因，他的意见，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绝影很不服气，还想说什么，可是陈董并不给他机会，一锤定音道：“就这样，你们俩各自都有自己的方案，就各自用各自的方案先去试试，先做一做再说。”

所以说汇编就是好。这么个 Bin 文件拿给 BOSS Liu，就算他 C++ 牛上天又如何？对他来说还不是就一堆二进制。但用汇编的人看法就不一样，在学校里学微机原理时就学了，汇编分两种，人工汇编和机器汇编，所谓人工汇编，顾名思义就是人工把汇编代码翻译成机器代码。

你现在什么宏汇编器 C++ 优化编译器都要都有模有样又怎么样？要是没有汇编器编译器你还能有用武之地？

所以每当 BOSS Liu 吹嘘他 C++ 什么虚基类模板这样东西的时候，绝影都只说一句话：“《少

林足球》看过么？‘天下武功出少林没听过吗你？’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啊：天下语言出汇编没听说过吗你？”

然后陈董走过来，关节地问：“你们两还需要什么吗？尽管说。”

这时候张厂长滔滔不绝地说：“我需要电压表电流表，示波器，电阻之类的一些基本电子元件和一块 PC 板。”好像要东西越多越能体现出他的专业。

绝影却平淡地说：“我只需要一本《Development Guides》，当然，这个我会自己从网上下载。”好像要的东西越少月能体现出他的效率。

在绝影心中，你拿一大堆先进装备把人质救出来算个啥，不就是一个人质吗？还搞得像老美一样得飞机大炮坦克卫星加特种部队，俺就是要发扬勤俭节约的精神，就一把 AWP 一枪把绑匪毙了完事。啥是效率，这就是效率啊，纳税人的钱不是拿来让你拍电影的，公司的钱不是拿来让你体验新产品的。下载到《Development Guides》，绝影一头埋在对 Bin 的反汇编中，也许是软件做得多了，他一直认为张厂长弄不出啥大成果出来，上次也就是弄了个遥控器出来，不过意义不大，除了他们本地那家医院，公司连一套都没卖出去过，到后来，周总把这事都忘了，有一次燕儿从工具箱深处挖出这么一个遥控器来，周总居然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得大量，还一边说：“这是啥时候买的東西？”越是这样，张厂长也越是想弄出大成果来证明他。

其实对照《Development Guides》上的指令集，完全可以把 Bin 反汇编出来，奈何这工作进展实在很缓慢，弄了一个上午，才翻译出一百来行代码，还不到二十分之一，而且还时时担心那一点反汇编错了，哪怕只错一点点，影响到后面代码的定位，后面所有的工作基本就白做了。照这个进度，要把这个 CASE 搞完，只怕只有在北京过年了。

虽然在很多时候懒人都被人鄙视，但不得不承认，懒人的确为我们的社会做了不少贡献，没有人懒得走路，就没有人发明汽车，没有人懒得爬楼梯，就没有人发明电梯，没有人懒得去做人工汇编，也就不会有人发明汇编器。

这一次，要不是绝影懒得去做人工反汇编，他也不会考虑做个反汇编器。不过他在决定做这个反汇编器的时候，心里还是很没底，以前还是菜鸟的时候，就听哪位牛人说：“如果你做出了反汇编器，就尝试做个汇编器，如果你成果做出来汇编器，就可以尝试做个编译器。”说实话从学写程序到现在，开发编译器这东西，尽管绝影很感兴趣，但从来都不敢碰，考软件设计师那编译原理都索性全部放弃，为什么？编译器，那实在不是牛人就能做的东西，那是大牛才能做的！

没底归没底，仔细想想，其实这反汇编器也不是那么困难，自己手工反汇编了半天，那反汇编的流程基本已经摸得清清楚楚，在加上这芯片也设计得简单，还是定长指令集，这真是 Motorola 公司莫大的恩惠啊。用最笨的办法把每条指令的机器码、操作数类型、指令加数据的长度、助记符弄成个结构体，再建一个表，把所有指令都收进去，到时候查表不就行了。花了一天时间，当这个反汇编器诞生的时候，绝影始终还是不相信自己：难道我离大牛的距离又进了一步了？

马克思说得好，资本家总是不能满足的，今天他赚了 100% 的利润，不要以为他就知足了，他仍然会想：明天我怎么才能赚到 200% 的利润呢？绝影满以为这反汇编器一秒钟之内便能完成手工三四天才能完成的工作，已经是整个 CASE 里巨大的里程碑，值得自己好好骄傲一阵子。陈董却拍拍绝影的肩说：“小绝啊，真是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现在任务还很紧啊，你看看，抓点紧，试试把那汇编代码翻译成 C 代码吧。”

绝影听了就想吐血，早知如此，还不如就人工翻译，说不定花个三四天功夫，陈董还会让他休息一两天。

虽然明知自己中了资本家的计谋，但绝影还是不知悔改，也许程序员都是这样。这不是因为这个 CASE 做好了，又能有多少多少奖金，或者一下从技术经理升职成总经理。正如做反汇编器一样，反编译对绝影来说一样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他没做过，什么事情没有做，就不知道有多难，也不知道这里面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更不知道如何才能解决这些困难。所以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总以为读书破了万卷，下笔写起程序来就真的如有神助，于是参考书技术资料管他有用没用能下载的挂上 BT 全天 24 小时下载，一次就下载个十几 G 的，比 MSDN 还大，不能下的就书店图书馆网上书店全都搬回家，不管能不能看懂或者有没有时间看，总之，哪怕放在那里看看封面，也觉得离牛人的距离又进了一步。

有的或者又像 Bug Yang 一样认为有个牛人能带带自己，就如《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一样：“你赶紧传授我绝世武功吧，我好去卧底。”可是《鹿鼎记》中陈进南不是也说了么：“我看绝世武功的秘籍，用了三年，练功，用了三十年。”

反编译的工作比想像中要困难许多，几条汇编语言组织起来得翻译成得体的 C 语言，能翻译英文书的人英文都应该算了得了，但是翻译起英文著作来都还是牛头不对马嘴，更别指望这个世界有自动英文翻译器，有，那 Google 在线翻译，效果实在不敢恭维，就如别人笑你英文菜，说道：“你那英语，简直是 Google 在线翻译。”

这些绝影自己都没弄透彻，更别指望三五天时间里弄出个反编译器出来。

就在他骑虎难下的时候，张厂长突然大声宣布：“出成果了！”

绝影回头一望，他的表情，和 Bug Yang 完成任务时一模一样。

附记：

到今天，地震刚刚过去一周，但它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想像。逝者已经逝去，生者为他们默哀，但生者也还在受着折磨。

这一周来，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好好洗个澡，能在床上伸直了脚睡一觉，但偶尔冒死回去一下房子又时不时地摇一摇，吓得人提心吊胆。本来下定决心，昨天就回家去住，但刚 1 点多，又来了次大的余震，房子轰轰地响。赶紧又躲进厕所，叫百万进来，百万还全然不知。今天就再也不敢回家了。

今天在报纸上知道，昨天的那场余震，让江油又失去了 13 条生命。

一周过去了，露宿的人反而越来越多，明明有自己的房子，却要露宿街头，这里面有多少苦衷啊。

最近今天，朋友们聚在一起，都在讲这次地震，讲自己的亲人朋友，讲北川平武。很多人都

说，以后在绵阳，恐怕不会有北川这个县了。这次我没有去北川，但据去过的朋友形容，相当惨烈，整个地直接沉下去，然后两边山倒下来把它盖上，就像包饺子一样。

女朋友作为支援者去了一次安县，回来就一直哭，说那里好恐怖：房子都倒得差不多了，路上还时不时有人等待救助，也时不时地摆放着一具具尸体。

安置到绵阳的灾民也越来越多，据说超过了 50 万。这几天很多人都是哭着去几个安置点寻找自己的亲戚朋友，又哭着从里面出来。

街上时常有警车和救护车经过，现在大部分救护车都是外地的，看了很感动。还有网上看到的捐款什么的，有些人在讨论，谁捐得多谁捐得少。其实捐多少都不重要，因为很多损失，根本是没法用钱来衡量的。所以力所能及，能捐多少就捐多少吧，重要的是，希望你能捐出一份心，这个才是灾区人民最需要的。

说实话，刚经历地震的时候，很害怕地震，但是一周过去，我觉得流言比地震更可怕。

疯狂的程序员（56）反汇编器

说实话绝影就等着张厂长把他的研究成果公布出来，这样才能当场找出其中的纰漏并当场将他驳回。你想我绝影做到这里能弄出个反汇编器来，已经是突破性进展了，张厂长还能比我牛？

于是他平静地说：“说来听听，看看你有啥好法子。”

张厂长哪里知道绝影心里的算盘，他还是和平时一样一本正经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说道：“这几天我去他们车间调研了，其实开始我们都想复杂了。他们的芯片和主机通过串口通信，类似于一问一答……”

“这是结构化数据，或者叫‘协议’。”不等他说完，绝影就很有成就感地打断他，在他看来，描述一个问题要用准确的专业术语，所以张厂长的水平如何，也就不言而喻。

“是，是，是协议。”张厂长连忙更正道，“这个协议呢，我粗看了一下，还比较简单，按照我最开始的设想，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在芯片 I/O 口上测量，直接把所有可能的通信协议测量出来并自己用另外的芯片实现就行了。”

张厂长说完，大家都沉默了好一会，陈董才突然大声说：“好办法！这真是个好办法！亏得小张还去车间调查了，毛主席说得好阿，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绝影再仔细推敲一下，这里面实在没什么纰漏，因为张厂长描述得实在太简单了。是程序员的人人都懂得这个道理，除非规模很小的代码，都是有 BUG 的，那怎样才能没 BUG？办法只有一个，写少代码。

说到写代码的风格，江湖上大底有两派，一派认为写代码就如同下象棋，写之前一定要深思熟虑，成竹在胸，写的时候要正襟危坐，规规矩矩，总之一句话，代码就要写得规范，格式要比毕业论文还标准，措词要比红头文件还严谨。BOSS Liu 大概就属于这一派，而且他不仅仅只满足于属于这一派，更热衷把他的思想强加到别人头上，所以总是对新人说：“看看你写的代码，我说了好多次了，注意缩进，注意缩进，还有匈牙利命名，你看你写得一团乱糟糟的，还让不让人看？”

而另一派认为代码就如同美女的裙子，既然是裙子，当然要越

短越好，要不你还不如就穿长袍。虽说代码写在电脑上，又浪费不了多少纸张，但写得短小，毕竟能节省不少打字的时间，而且根据上面 BUG 的理论，说不定还能减少一些 BUG。当然，超短裙也不是一般女人都敢穿的，你要是身長五尺腰围五尺，腰上就像套个救生圈，那就奉劝你不要穿了——不但穿不出性感，反而还被别人笑话，说一句“东施效顰”还算客气的了。所以这一派的人不算多，但大部分在程序上都对自己特别有信心。绝影大概就属于这一派，而且他还不仅仅只满足于属于这一派，更希望把这一派发扬光大，要是全世界的美女都穿超短裙，绝影就笑死了。所以他总是对新人说：“你看看你写的代码，就这么个简单的逻辑判断还 switch/case，我说了多少次了，要精简要精简，你看我来给你压缩一半。”

每当这时候，BOSS Liu 就一本正经地对绝影说：“我说 BOSS 阿，你面试了那么多人，每次都先问人家：‘有多少行代码经验阿？’经验当然是要越多越好，但真写起代码来，又尽让人家往‘迷你裙’里写，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绝影也一本正经地回答道：“你不懂，多少行代码，那是给面试的人看的，‘迷你裙’，是给自己看的，自己看的东西，当然要好！”

虽说平时在公司，张厂长对绝影明里暗里打压自己心里很清楚，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久而久之也受了绝影“迷你裙”理论的熏陶，讲起话也是滴水不漏，言多必失阿。

今天听了张厂长这一席话，绝影在心中暗暗嘀咕：“小张阿，又进步了！”

陈董回过头来，对绝影说：“我说吧，硬件方面，小绝阿，你还是要多请教请教小张阿，小张，你这个法子不错，就用这个法子！”

绝影不甘心，试探着问陈董：“那我那个反汇编器呢？”

“你那个先放一放，先集中力量用小张的方法。”本来绝影期望着陈董给点肯定，挽回点面子，结果反而把仅剩的一点面子都丢掉。所以说有时候阿，不去刻意地挽回面子就是最好的挽回面子。

正如陈董所说，在硬件方面绝影确实该多请教请教张厂长，以前没用过的时候不觉得，总想着在学校里还学了几年数电模电单片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怎么也比一般人要好一些。到现在真用起来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硬件真的很菜，大规模的电路就不说了，张厂长抱来一台示波器，他竟然像没见过似地问：“这家伙是啥阿？还挺大的呢！”

张厂长头也不抬：“示波器。”“示波器？咋跟书上画的不一样呢。”

菜到这个程度，当然只好给张厂长打打下手，平时在公司当惯了头头，一下子打起下手来还极不适应。但人就是如此，哪怕你一方面牛上天了又如何？你还不是有不懂的地方。比尔盖茨不会拍戏，张艺谋不会唱歌，周杰伦不又不会写程序。

有不懂的地方就要多去学，其实打打下手也无关紧要。怕的就是又不懂又死要面子不愿意多学习多向别人请教。到头来害了谁，还不是害了自己。别人东西没少，你自己却有很多东西没有得到。

张厂长兴致勃勃地又搞了半天，忽然像丢了钱包似地对绝影说：“糟了！”

“怎么了？”

“忘了个重要事情。”“什么阿？”“串口通信参数是多少？”

串口通信绝影还是知道的，大二在学校的微机原理课程设计就是做的双机串口通信。眼看张厂长落了难，绝影现在反而有点幸灾乐祸地说道：“当初你讲得头头是道，我还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中，还得我放弃反汇编器屁颠屁颠跑来跟你搞，结果你连这个都还不清楚，串口通信参数都不知道还搞个 P 阿，什么波特率奇偶位停止位数据位，这么多参数，难道一个一个排列组合来试？” “事到如今，恐怕只有一个一个来试了。”

“不好，穷举法，最笨的办法，我不用这个。”

“那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吧，我先一个个试。”

说实话绝影喜欢把代码写得短，在一定程度上和他的懒是息息相关，比如遇到这档子事，张厂长肯定会一个一个去试验，别说这事，就是 16 根 I/O 引脚让他去测所有输入输出说不定他都会去做，他也不先算算有多少排列组合。

张厂长说完便埋头忙他自己的。绝影还是觉得自己做的反汇编器是个宝，扔了实在觉得可惜，趁着张厂长埋头的时候又拿出来把玩一下，看着反汇编出来的一行行熟悉的代码，突然想起什么似地对张厂长说：“别去瞎整了，我有办法。”

张厂长疑惑地回过头来。

绝影样样得意地说：“看我的反汇编器。”

“都到现在了，你还想这把代码全部反编译出来？我问你，那得多长时间？”

“没两三个月肯定反编译不出来。”

“那就对了，陈董还会等你两三个月？”

“我说的两三个月，是反编译出全部代码，翻译成 C 语言的，但是如果只把这里面串口通信参数设置相关的部分反出来，最多只需要要半天。”

虽然绝影说话的语气非常自信，但张厂长还是疑惑地看着他：“你那反汇编器，反汇编出来的代码真的是对的吗？”

“对不对看串口的设置就知道了。”

事实证明绝影的反汇编器是对的，因为从反汇编代码中正确找到了串口参数，他们后来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张厂长用 ARM 芯片成功地替代了 Motorola 芯片并做出一个控制端的雏形，陈董又要求绝影用 VC 在 PC 上做了一个软件控制端。

绝影没料到陈董还有这个要求，原以为只要全心全意辅助张厂长把硬件搞完，大家就可以皆大欢喜回家过生日，但陈董看着项目进展顺利又提出附加要求，所以说员工阿，你无论如何努力都没法让老板满足的，今天你给他拉了一车砖，明天他就琢磨着看你还能不能再拉半车出来，但是你又不能拉得太少了，别人能拉一车，你只拉半车，拿要不了多久老板就会抄你鱿鱼。CASE 的进度如何拿捏，在员工和老板之间，看来还是个复杂的博弈过程阿。

绝影本来想告诉陈董自己对燕儿有承诺，过生日之前一定要回家，但他还是没有说，正如他对燕儿说的，要是过生日前回不去，我就直接辞职了。放不放我回去，由你说，辞不辞，还

得我自己做主，关键是我在过生日前能把 CASE 做完，也就问心无愧了。

抱着这样的心理，绝影又投入到了日以继夜的开发中。这时候张厂长却有闲了下来。其实以前在公司大多时候也是这样，软件公司嘛，软件上的 CASE 肯定要比硬件多，张厂长和绝影都已经习惯了这样。只是这一次，张厂长忍不住说：“你干嘛把自己弄得那么累呢？”

“不累就做不完。” “做不完你可以跟 BOSS 重新要求时间嘛，你把进度拖快了，搞得我们以后做什么 CASE 都得按照你的进度来。再说了，你天天加班加点，又没有更多的奖金给你。”

这时候，绝影一本正经地说：“我知道，也许我用十倍的努力只能比别人多出一倍的收入，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用上这十倍的努力，我连一倍都多不出来。”

他这样说，其实心里在想：我只想早点做完，过生日之前回去。

用这么短的时间，软件可以做得很漂亮，但硬件又要制版又要安装的，也只出来一个雏形，张厂长也没心思去优化他。验收那天，陈董和对方徐总整整谈判了一上午，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两个老总来到车间，看了两人的成果，徐总拍着绝影的肩说：

“小伙子，不错阿，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出这么好的东西。”

那一刻，绝影突然感觉很久都没感觉到的幸福，也许上一次，还是 50 行代码 100 块钱的那件事。这是第一次，不管是 BOSS 还是用户对他说：“小伙子，不错阿。”

这不是他一直以来追求的别人的肯定么？

晚上兴奋得睡不着，给燕儿打个电话，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对她说：“CASE 验收通过了，很成功，非常成功。我明天就往回走，生日之前肯定能到家。”

其实，自己的成果能得到别人特别是用户的肯定，又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分享，这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了。幸福都是有限度的，如果你想的幸福是自己在一个月里就做出的东西既能得到别人的肯定，又能赚到这辈子都花不完的钱，还能由此得到某个心仪已经的 MM 的亲睐，那恐怕你这辈子都得不到幸福。

这次燕儿却没像以前那样和他一起高兴，她避开这个问题反而问绝影：“我们家的电脑，怎么才能和别人的共享上网阿？”

“干嘛要共享上网？”

“我一个朋友，他带了笔记本来我们家，想一起上网。”

“朋友？这么晚了，男的女的？”

他正这样问的时候，听见电话里有人叫她，是男的声音，于是不等燕儿回答，抢先说：“你不用说了。”说完便重重地挂了电话。

忽然间，绝影感觉浑身的血都在涌动，他想也没想，马上给妈妈打个电话说：“你明天去燕儿那里把房钥匙拿回来，让她把她的东西都收拾好，让

她滚！”

妈妈听得摸不着头，看绝影的语气又气又急，忙说：“什么事？怎么回事？慢慢说。”

“还有什么好说的？这么晚了，我不在家，她居然留别的男的在家过夜，让她滚！”说完，不等妈妈继续说什么，又重重的挂了电话。那一夜，他又没睡着。

附记：哀悼日

到今天，地震已经整整过去了十天。我发现我自己的心态也在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回想一下，最开始，心里总是害怕，从来没遇见地震，觉得真的很害怕，以至于每次刚回家，就觉得地又动了，真是胆战心惊。

19号，20号，21号是全国哀悼日。

这一天，很早我就坐在收音机前，等待着和全国人民一起默哀。这几天来，电台也一刻不停地直播着。就在离2点28分大约还有半小时的时候，忽然又来了次比较大的余震，我感觉到地又动了起来。这时候，我也听到收音机里传来哗啦哗啦的声音，大概是播音室也摇了起来。又本能地感觉到害怕。

广播里停顿了一下，大概一两秒，接着又继续播音，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广播里继续传来哗啦哗啦的声音。

这一刻，我忽然很感动，其实这次震灾中，有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我和大部分人一样对这些事情都没有亲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觉得很感动。这一次，我却是亲历的。我们一样在这个城市，我们一样经历过地震，我们一样也正经历着余震。但是播音员还是尽职尽责得继续播音，从他们的语气中我没有听到丝毫的害怕和退缩，为什么？因为坚定的意志，因为他们是在为大家服务，在这个时候他们不能害怕，他们害怕，我们就更害怕。

人们站了起来，汽车停了下来，汽笛和防空警报都响了起来。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听到防空铃，铃声中没有恐怖，只有悲奋。我们悲伤了，但更要振奋。这个时候，我感觉到全国人民，

还有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们都和我们在一起，都在亲历这场地震。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我们不能害怕，如果我们害怕，大家就都害怕。

所以鼓起勇气，从害怕中走出来。去帮助更多的人，去鼓舞更多的人。

地震阿，撼山易，撼人心难

疯狂的程序员（57）贫民窟

第二天一早，妈妈就打来电话，她的语气有点生气：“我说绝影阿，都说了你很多次了，你这坏脾气咋就不改呢？”

绝影因为昨天晚上事心情还一直很糟糕，听妈妈这么说气更不打一处来：“你说要怎么才算脾气好？她都带人到我们家过夜了，还要我怎么好？”

“昨天那人家是一对的，女的是燕儿原来同学。昨天晚上我去了家里，还是我给他们做的饭呢。他们俩家比较远，今天又要座火车去广州，所以就住在你家里住一夜，你怎么不先好好了解一下情况呢？”

听妈妈这么说，绝影突然傻了。自己没带上绿帽子这固然是件好事，但他马上意识到如何给燕儿解释这才是大问题。

好多人都说女人最好哄，燕儿也经常说自己要求很低，你想愿意给一个程序员做女朋友的女人，她的要求还能高到哪去。但绝影在这方面就是笨，就是不知道怎么哄燕儿。别看他论证

起 CASE 方案来总是头头是道有条不紊滴水不漏，但每次两人一吵架，他就没了招。这要是换成别的男人，比如土匪，办法多得很。你说分手，他说：“啊，分手时请不要哭泣。”你跟他哭，他说：“啊，请不要让你的泪水湿透了我的心。”虽然土匪也曾经在这个方面传授给他很多经验，但他就是不会活学活用，每次都是：“别生气好不好？别生气好不好？要怎么样你才不生气？”这样一两次看上去还算真诚，他便以为这是 hmemcpy 万能函数，每次都使。用久了，燕儿当然也烦了，奈何绝影脑子又老是不开窍，多次暗示无效后，憋得燕儿不得明示道：“你能不能换一招？能不能帮我擦擦眼泪？” 她擦眼泪。

燕儿甩开他的手，哭得更伤心了：“我说了才来擦，晚了。”

于是绝影一再告诫自己，下次一定要先下手为强，提前擦眼泪。

真等到下一次，临阵乱了手脚，平时积累的经验又全忘了，话到嘴边又成了：“别生气好不好？别生气好不好？”燕儿只得又无可奈何地说：“换一招行不行，能不能帮我擦擦眼泪。” 绝影这才又想起前几次的经验教训，手忙脚乱

地上去擦眼泪，当然，又晚了。

这一次是自己有错在先，事情更不好解决，但不好解决又得解决，于是鼓起勇气给燕儿打个电话，原以为燕儿肯定要发很大的火，奇怪的是这一次燕儿却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绝影唯唯诺诺道：“对不起对不起，昨天晚上没把事情搞清楚。”

“嗯。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跟你说，你把另外有个二号网卡设置成局域网……”

不等他说完，燕儿打断他道：“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别人都走了。” “走了啊？唉，看来没机会跟他们说几句道别的话了。”

“你不知道，当时别人就在我旁边，把你说的话全听到了，真把我脸都尽了。”

这么说，绝影才反应过来，要是平时冤枉了燕儿，她一定让自己吃不了兜着走，难怪这次她没有当面发火，开始还以为是她做贼心虚，现在看了，真是谢谢菩萨保佑了。

“是，真对不起。下次一定不了。唉，你朋友难得到我们家来。下次他们回来，我一定请他们再来。” “下次，说不定没下次机会了。人家还敢来吗？算了，反正我都把脸丢尽了。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本来我今天就想走，但今天陈董肯定还没给我买到票，我想最迟就明天往回走吧，到家刚好过生日。今天我去北京城里逛一圈，你看看你要什么，我给你带回来。”

“茯苓饼吧，听周总妈妈说，北京就那个最好吃，从来没吃过。还有烤鸭，北京的烤鸭也很好吃。”眼看燕儿对自己有要求，有要求就好，正好将功补过，怕的就是她什么要求也没有，回去就等着被收拾吧。绝影连连应承下来道：“放心吧，我从来没让你失望过。”

“少来了，我又不是陈董。”

刚到北京的时候，绝影就给 BOSS Liu 打过电话，他在公司也忙得团团转，能抽个时间聚一聚就已经不错了，就别指望他还能来迎接自己。BOSS Liu 也是盼

着跟绝影聚一聚，上次跟他说的搞游戏的事情也不知道绝影下去调研了没有，反正他还是觉得游戏这个东西很有前途。反正对北京路也不熟，就算要去买茯苓饼，还得让 BOSS Liu 来给自己带路，于是给 BOSS Liu 打个电话。

BOSS Liu 在电话那头压低了声音：“有啥事？快说！”

“我说 BOSS 啊，你怎么神神秘秘的呢？有啥事不能大点声，我听不到。”

“嗯。” 听 BOSS Liu 嗯了

一声，绝影意识到他肯定是说话不方便，说：“是不是说话不方便？那我说，你就答‘嗯’，或者‘不’好了。”

“嗯。” “我 CASE 做完了，今天正好有空，要不要出来见一见。”

“嗯。” “那下午两点吧，我让陈董送我过来，你在哪里啊？”

“嗯。” “那我到哪里找你啊？”

“等会，我给陈董打电话行了。” 匆匆挂

了电话，绝影不免叹息，看来 BOSS Liu 真被资本家压迫惨了，现在连言论自由都给压制了。要是换到自己公司，别说跟同行通个电话，就是给 MM 打几个私人电话又如何？要想马儿跑，就得给马儿吃草，现在的人啊，可不是人人都是关羽，把老子憋急了，老子还是一样跳槽。

再见到 BOSS Liu，绝影忽然觉得他老了，双眼红红的，头发暖蓬蓬的，胡子应该有两周没有刮过，穿着裤管老大的沙滩裤，脚上穿了双拖鞋。

绝影忽然觉得这场面有点凝重，先发言打破僵局：“BOSS，怎么样，最近有啥研究成果，拿出来分享一下。” “没啥，学了点 DirectX。”

“DX，那可是高级技术啊！恭喜 BOSS，你又向牛人迈进了一步了。”

“有什么好恭喜的，肤浅啊，肤浅啊。” “怎么这么没精神？又熬了几天夜？” “每天都在熬夜。”

“那还不把人整死。这样公司你也呆，老早让你在咱们公司，再怎么我还算技术经理，大家都还有个照应。”

“你知道我是不可能呆在你公司的，别说你技术经理，就算你做到总经理也是不可能的。这是原则。” “那随便去成都找个工作好了，也用不着这么累啊。”

“现在公司也是刚成立不久，情况比较特殊，几个人都很忙，我们是封闭式开发，吃饭睡觉都在一起，现在除了睡觉就是写代码。”

“哦。那不错，那真好，其实那也是我想的。”

“时易事移了啊，当初你在公司不也这样的吗？”

说到当初，绝影想起自己在公司加班到 3 点多，6 点多又爬起来和周总一起去出差，走的时候，周总妈妈给了他一个馒头，馒头真好吃。那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几乎是边写程序边在心里骂，骂以前的程序员，写了一手烂代码；骂周总，骂他把事情安排得这样棘手；也骂自己，骂自己为什么一个结构的 cbSize 没填充就害得自己调试了一个多小时。但是骂完，也还是觉得自己活得很充实，很有意义。于是他也叹息道：“时易事移了啊。”

BOSS Liu 请绝影在他们公司不远的地方吃了顿饭，他还是独自喝了两瓶啤酒。吃着吃着，他指着旁边端菜的女服务业对绝影说：“看见了吗？她是老板的女儿，四川的妹妹。漂亮吗？”绝影回过头去，觉得那女孩确实是四川女孩，很清秀伶俐，于是点点头。

“所以我们每天都来这里吃饭。”

“BOSS 不是对这个妹妹有什么想法吧？”BOSS Liu 突然一本正经地说：“我哪里有你那么多想法？就是觉得是同乡，而且就是觉得四川的妹妹好。”

“嗯，我也是，就是四川的妹妹好。”

吃完饭，BOSS Liu 买了单，对绝影来说，除了 BOSS Liu 他从来不让别人买单，BOSS Liu 问他：“找其他同学了吗？”

“没有。”“为什么不去找？”“因为据我所知，他们都还混得不算好，你想，才毕业几年，谁能混得很好。我去找他们，他们又要请我吃饭请我玩，北京这地方消费又高，都排到世界前十了。虽然他们不说什么，也肯定很心甘情愿，但我知道，这对他们来说也是笔不小的负担啊。还是不给他们添麻烦了。”“那你就知道来找我？”

“因为你是混得最好的，比我还好。”

绝影说的是事实，BOSS Liu 到北京后试用工资都是 6000，比自己还翻了一翻。在公司里，陈董总说很有前途，总是说：“别的咱们就不比了，咱们就跟小刘比，小绝你呆在公司，我敢向你保证，绝对不会比小刘差。”

但是现在 BOSS Liu 有 6000 的月薪了。陈董又说：“那要看你看重的是眼前利益还是长远利益。”BOSS Liu 抹了嘴，手一挥道：“走，我带你去贫民窟看看。”

BOSS Liu 说的贫民窟真的是贫民窟。这个地方是一排排平房，房子都很破很压抑，屋子里没有光线，家家户户都是黑压压的，人们不得不在屋子外面做很多事。

房子前面是垃圾堆，有几个小孩子在外面玩，全都穿得破破烂烂还在地上打着滚。看见绝影他们来了，他们停下了打闹，歪着头看着他们。

房子后面是一条臭水沟，不管从哪个方向看过去，都是一片全黑，哪怕在只有 10 厘米浅的地方也看不到底，因为实在太黑了。不时从里面冒出一个个气泡，绝影知道那就是沼气。奇怪的是这么个臭水沟，中间居然长出几棵柿子树，上面挂了一些柿子，都很大，绝影在北京的水果店见过柿子，这里的柿子都比四川的大，而且还有点方，陈董告诉他，北京人喜欢吃冻柿子，大冬天夜里把柿子放在窗户外，第二天一早便冻好了，吃起来很香。可是看到这样的柿子树，绝影怎么也想像不出“冻柿子很香”。

有人在房子外面炒菜，他们的手和锅里的菜一样黑，从这里走过，闻不出锅里有任何味道。

绝影以为自己出差去的地方算多的了，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在北京，伟大祖国的核心，居然也会有这样的贫民窟，有这样一群人。

BOSS Liu 低声道：“怎么样？有什么感想？”“没想到啊，北京也会有这种地方。”

“哪里都有，纽约也有的。”

“可是我觉得四川没有。”

“四川也有，只是你没看见，你没看见的，不一定就不存在。”

“唉，这样的环境，他们怎么生活啊。”

“你觉得他们不能生活，可是他们还是在生活。我们几乎每天吃完饭都会到这来走走，来看看，回去以后，便加倍努力地写程序。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努力，以后就和他们一样了。哈哈，小学的时候老师就经常这么说。”

“你错了。开始我也和你想的一样，但来的次数多了就不这样想了。他们没有努力吗？也许他们为了生活，每天比我们还努力，比我们还辛苦。可是为什么他们的条件还这样差呢？每次来这里转一转，回去以后我们就加倍努力地写程序，我就是想，通过我们努力能让国家富强起来，让这些和我们一样努力辛劳的人生活的条件可以好一些。”

“BOSS，你这话就说大了，好像在说：保卫世界和平，就靠你了。”

“是有点大了，但心里真是这样想的。”

两人顺着路慢慢离开贫民窟，绝影边走边回味着 BOSS Liu 刚才的话，心里有点酸。BOSS Liu 说：“咱们去喝茶吧，上次跟你说了搞游戏的事情，再好好聊聊。”

北京的茶馆和四川的不一样，都是装修很精美优雅的。在四川，所谓茶馆就纯粹是喝茶的地方。既然喝茶，你白领老总能喝，我拉三轮的就不能喝？所以茶馆都不是很讲究，你有 10 块钱，你就可以坐在这里喝上一下午，甚至可以倒在沙发上睡上一觉。

显然，来北京的茶馆，喝的不是茶，是一种格调。

BOSS Liu 专门说到游戏的事，绝影想起上次还答应 BOSS Liu 下来好好调研，可后来竟然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想起来真觉得对不起 BOSS Liu，万分惭愧，所以只好对 BOSS Liu 答非所问，东拉西扯。

BOSS Liu 大概也看出点端倪，直言道：“是不是不感兴趣？”

“确实不太感冒。我实在不知道这游戏能赚什么钱。总之我当初是被游戏害惨了，说实话，有点抵触心理。”

“那我就不勉强你了。你不干，我自己去拉队伍。”

二人又漫无目的地聊了一会，BOSS Liu 的手机响起，接了电话，他一口把剩下的茶喝光道：“老大 CALL 我了，我得回去了。”

付了帐，两人站起身准备离开，忽然发现离他们不远处有两个人打扮得非常体面，一人提了个笔记本，正摊开了在上面敲敲打打。

BOSS Liu 向他们努了努嘴，对绝影说：“看见了吗？人家到茶馆来办公的。要是有一天我们也能像他们一样自由自在地来茶馆办公，有多好啊。”

绝影也望了望他们，在心里说：“要是有一天我们也能像他们一样自由自在来茶馆办公，有多好啊。”

疯狂的程序员（58）大爷

燕儿说的茯苓饼确实好吃，因为很甜，很多人吃不惯，但绝影却非常喜欢，越甜的东西他越喜欢，本来是带给燕儿的，到最后反而被他一个人吃全光了。不光吃光了，还吃上了瘾，以后每次 BOSS Liu 从北京回来，他都特别关照多带点茯苓饼，而无论 BOSS Liu 带多少，他都一应照单全收。

再去公司的时候，Bug Yang 他们表现得非常积极，好不容易等到老大回来，肯定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他们的工作成果，自己到公司公司三个月，周总提都没有提转正的事。要不要转正，当然得周总说了算，但说实话，自己做的再好他们也看不到，天高皇帝远啊！某种程度上说：工作做得再好，还不如绝影的两句美言。

几个人本来是热血沸腾，正如 XXX 颁奖晚会上下面坐着的演员，一个个甚至都把台词准备好了，就等着一会上台说：“感谢 CCTV，感谢 MTV，感谢 XXX，特别要感谢 XXX。”

结果一上来绝影便泼了他们一盆冷水。按道理说，新人做出了一些成绩肯定应该以肯定和鼓励为主，但这道理对绝影来说就像谈恋爱，他就是不懂，他就只知道：一定要泼他们冷水，越是在他们热血沸腾的时候就越是要泼他们冷水，不能让他们因为一点小小的成绩冲昏了头。

于是从 Bug Yang 开始，要么是 Bug 太多，要么是代码写得粗糙，要么是方法太过复杂，总之几个人都被他骂得一无是处。大家都唯唯诺诺地点头应承着，唯独 Bug Yang 不服气道：“这 DAP 写到这程度已经顶天了。你不是也没做出来么？前面一大堆代码写得太糟，现在又让我们接着来写，能写到这程度已经不错了，难道周总还指望让我们几个把 DAP 搞出来，你都做不出来的东西，我们要能做出来，还用在这儿试用吗？”

Bug Yang 一席话说来虽没经过大脑思考，但也不无道理，一时又弄得绝影下不了台。这 DAP 设计得实在太粗糙，本来也没指望他们几个就能把他搞出来，用周总的话说就是不能让他们闲着，没事也得找点事给他们做，这才把 DAP 拿给他们。现在 Bug Yang 一闹，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反驳他，只好说：“行，你们说 DAP 难度大，咱们再另外做 CASE。”

“那我们转正的事情呢？”

“先放一放，再做点 CASE 再说，你们先出去吧，这次有个 CASE，大家都有份，行还是不行就看这一次。”

几个人极不情愿地出了办公室，Bug Yang 走的最后一个，等其他人出去了，他又折回来，突然神秘地对绝影说：“影头，我有个大事要单独跟你说。”

“又什么事啊？就你事情最多。”

“是个大事，这事也只有跟你说。说实话跟了你这么久，我发现你技术实在太牛了。”

“少来了，不是跟你说你不许拍马屁吗？”

“不是拍马屁，都是肺腑之言。先不讨论这个，就是我觉得你技术太牛了，又有了很大信心。前几天在网上留了个信息，没想到真有人找我做外包。”

“你小子，想搞外水啊？”

“无论如何，我肯定是要先把你的任务完成了嘛。说实话，你给我的 DAP 实在没啥技术含量，于是我才想到这一招。”

“行行，你有那本事就去接吧。”

“这个 CASE 有点大，我估计我不行。想找你。”

接私活挣外水，这事情绝影虽然没有做过，但他知道这在资本家公司是个大忌，稍微有脑子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你站在资本家的立场想想，别说公司这么多事情，就是没事，他也得给你找事做，就是不能让你闲着，让 Bug Yang 他们做 DAP 就是证明，他这么精的人，给你提供着电脑场地，还给你发着工资养着你，结果你却吃里扒外帮别人做事，让他知道了还不好好收拾你一顿。

况且现在这个事又是公司的员工跟自己说，

他第一反应便是正色拒绝到：“这事别找我，我不做。”

这样收当然有两个道理，一是表明自己立场坚定，对公司忠心耿耿绝不吃里扒外，二是告诉 Bug Yang，以我现在在公司的水平，还不至于落到要接私活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末了，绝影又补充到：“你小子自己接就自己接，千万别在公司里张扬，这事情，阴在心里就好，要是让周总知道了，肯定让你走人。”

Bug Yang 讨了个没趣，喃喃地说道：“我这不是只给你一个人说了吗？我就是信任你嘛。你没兴趣那就算了，我估计我肯定也做不出来。这个难度有点高，我以为你会有兴趣呢。”

本来绝影想就此打住这个话题，Bug Yang 又说“技术有点高”，顿时他又来了兴趣，他沉默了几分钟，其实不是在沉默，是在努力压抑自己兴奋地心情，然后平静地问道：“有难度？说来听听，有多大难度？”

“他让做破解一个游戏的程序，我还不是想起你老说你破解有多牛多牛的，还在看雪论坛上精华，个事情肯定难不到你，正是你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我把你在看雪上的帖子都发给人家看了，人家现在是对你顶礼膜拜，就等着你出马。”

说到破解，绝影确实很感兴趣，这个事情不要说是私活，就是群里随便哪个人找他说不定他都会免费去做，破解，证明自己实力的大好机会啊，而且做一次完整的破解还能大大增强自己的功力，关键是还有人拿钱给你，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事啊。

但是这个时候，他还是只能平静地跟他说：“这个，我当然能做，但是我不会做。以后再说吧。”

最后一句“以后再说吧”，算是留的一条后路，意思就是你下班后再来找我，也不知 Bug Yang 听出其中的意思没有，总之之后好几天，Bug Yang 真没提这个事情了。最后反而是绝影急了，找到 Bug Yang，旁敲侧击问：“怎么样，你上次挣外水那个事情处理好了没有？”

“既然你不出马，我肯定做不出来了，不过我觉得机会难得，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嘛，也给他接了下来，本来想让他先打点订金过来，他还不愿意，先拖着吧，能打订金就最好，他不打我也没什么损失。”

“你放屁。”绝影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连周总特别批评他讲脏话这么个事情也忘记了。

“你要能做就做，不能做就别接，更别说还想着忽悠别人一点订金。最讨厌那种能背几条指令就说自己精通汇编，知道个 select 语句就说熟练试用 SQL 数据库的人。我跟你们说了好多次了，你接的东西，你做的东西，都不是给别人做的，是给你自己做的，自己做东西要对得起自己。要么你不接，既然你告诉别人你要做你就必须得做。

哪怕你之前没有评估好这个 CASE 的价格，后来觉得不划算了，你就算自己把亏吃完也得做下去。这是起码的诚信啊。各行各业都有职业道德，咱们的道德就是这个。做得了做不了，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东西做得好不好，你自己也最清楚，别以为在网上没人认识你就能随便去忽悠。”

看绝影真的发了火，Bug Yang 有点害怕，连忙解释说：“之前我以为你肯定能做的，就接了下来，哪知后来你又说你不做，我也没有办法啊。”

绝影平息了一阵，严肃地说：“那你让他跟我联系一下，我看能不能处理。但是没有下一次。

下一次不要你对得起谁，只要你对得起自己。先对得起自己，再挣钱。”

绝影一直在心中想像着这个让 Bug Yang 做破解的人是谁，破解并不是人人都能想到去做并且愿意付出这么多报酬去做的，而他竟然愿意为了这个 CASE 专门跑到这个城市来。Bug Yang 替绝影约了他，但那天他自己却没有去，他说：“我已经见过他了，也跟他讨论得差不多，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见一次面，还是你自己去吧。”

见面的时候着实让绝影吃了一惊，原以为现在搞 IT 的，大都是年轻人，年轻嘛，想法多体力也好，适合搞这个。但坐在绝影面前的这个人，看上去至少有 40 岁，头发都差不多白了三分之一，再联想一下自己老爸，实在无法想像他居然能搞 IT，还是游戏，还是游戏中的破解。

后来绝影叫这个人“大爷”，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天他的出场是“天空一声巨响，老子闪亮登场”。后来绝影问他：“天空要是不响呢？”

“那我也要摸黑登场。”

大爷是个开门见山的人，用 Bug Yang 的话吹捧绝影两句便进入正题。这破解是绝影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分析一个游戏的部分协议。

破解这个事，一向都是很敏感的。以前在公司虽然也做过破解，但毕竟有公司撑着腰。现在人家叫你来做东西，人家当然有人家的想法和用法，这些他肯定不会让你知道。代码这东西流出去又没法控制，所以最后绝影只是保守的说：“这个事情，风险还是很大，而且刚从北京出差回来，很累，想好好休息一下，我再考虑考虑，不过多半可能做不了，还请多包涵。”大爷也是个爽快人，起身道：“你回去考虑考虑也好，如果你能做，有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提，你要能做出来，绝对不会亏待你。”

绝影跟大爷说的是实话，谈到现在，他已经不像最开始那样对这个 CASE 充满了兴趣，他是真不像做。一方面是这个 CASE 确实充满了风险，二来自己这大半年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加班出差，对燕儿实在是问心有愧，他对燕儿说：“对我来说，这一生我会做很多 CASE，但是你只有一个，好不容易回来，我想好好休息一下，多陪陪你。”

燕儿问：“别人开的条件如何？”“3000，但他说条件还可以再谈。”

“如果你做，大概要多久能做完？”

“国

庆七天假吧。”

“那就对了，3000 块钱，是好多人一个月的工资，但是您可以通过七天假期就挣到这么多钱。这种机会不是人人都有的，像我，也想做这样的 CASE，但是我能做吗？”“但是这个 CASE 很复杂。”“那是肯定的，记得你以前说过，写 50

行代码，1 块钱，知道怎么写，99 块钱，这也是为什么这种事情不是人人都能做，正是你发挥的时候。”“可是这个 CASE 有风险。你不懂”

“你怎么知道我不懂，这方面我比你懂多了。你可以跟他签个合同，把凡是涉及到风险的地方都让他承担。”

“可是我做了，这个假期肯定就陪不了你了。”

“我知道，我都习惯了。”

燕儿对绝影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燕儿的话，绝影又约了大爷。他告诉他：“这个 CASE 我能做。”然后拿出了事先拟好的一份合同，说实话合同并不是很标准，也没去请教什么法律专家，全凭绝影自己的想法写的，站在大爷那一方来说，这简直是霸王合同。上面写着重要一点：“所有代码仅供学习研究，甲方在任何场合试用本代码的行为均与乙方无关。”

大爷显然没料到绝影还有这一手，犹豫了一下，还是签了字画了押。

他说：“我先给你付一部分费用吧。”

“行，那我给你打个收条。”

大爷笑一笑：“也搞得太正式了。”

“资本家公司学到的。免得以后说不清楚。”

回到家，绝影对燕儿说：“这七天假我陪不了你了，对不起。”

燕儿也平静地说：“知道了。你做吧。”

于是绝影便坐到自己熟悉的电脑面前。为了解决这里面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一坐就是 36 个小时，其间只离开电脑四次，两次是去上厕所，一次是燕儿睡觉，他去看看被子盖好了没有。

36 小说过后，已经是第二天下午，问题终于解决了，绝影常常地舒了口气。小心的把代码和文档打个包，拷贝到 U 盘上，赶紧给燕儿发个短信说：“亲爱的，我做出来了。”

那一刻，燕儿对着手机傻笑了一阵，回头对她朋友说：“他做出来了。我好开心。”

朋友对她说：“你和他一样傻。”

当绝影兴奋地把 U 盘中的东西拷贝到大爷电脑上给他演示完毕后，大爷二话不说站起来又给绝影数了 3000 块钱说：“行！可以！代码我不要了！”

听了这话，绝影反而傻了。

这时候论到大爷头头是道地阐述他的观点：“你以为我真是来做这东西的？我这叫‘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现在你的技术我领教到了，我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你。你

在公司工资多少？我开两倍工资，你跟我干。”

这诱惑来得太突然了。绝影愣了好一阵，却斩钉截铁地摇摇头说：“不行！”

疯狂的程序员（59）Bug Yang 的心事

一般人都认为写程序的人除了写起程序来，脑子大都不好使，其实绝影比猴还精。你想这大爷半路才杀出来，不就是做了一点点协议的分析，他居然不经考虑就开出两倍工资的条件。

在大爷来看，这已经是给绝影莫大的便宜了。

古训曰：便宜莫贪啊。比如土匪跟绝影借钱，本来按照土匪的性格他借了钱是万万不可能还的，在借的时候绝影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又借得不多，损失不大，不借，以后还被耻笑，被他耻笑不要紧，他又拿出去满世界宣传，他无所谓，对绝影来说，这影响多坏啊。那就借给他吧。

没想到几天之后土匪竟然主动来还钱了。这时候你千万别像贪了小便宜一样高兴，这次他不按常理出牌，你等着吧，准是来迷惑你准备下次借一笔更大的钱不还。

每个人都盼望着便宜能光顾到自己，就算没正儿八经

地想多多少少也偷偷地想过。但是这便宜真的来了，就要小心了。

再说了，虽然自从绝影大二去好又多打了 20 天工他就发誓要一生信仰马克思，对资本家的腹诽很多，但周总和陈董毕竟没有做什么让他无法忍受的事情，不仅这样，甚至还常常找他谈心，有意无意拿糖衣炮弹拉拢他，有几次还差点把他拉下马。

所以绝影站起身来，一本正经又不失身份地对大爷说：“很抱歉，我现在无法答应你的要求，虽然你开的条件确实很有诱惑力。但我刚从北京回来，手上的事情还很多，现在公司又有很多新人，我不能在这时候离开公司。”

大爷愣了一下，就像当初绝影忽然拿出一张合同摆在他面前一样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趁这个间隙，绝影又补充道：“现在我是公司的技术经理，离职这个事对我对公司来说都是个大事，草率不得，这事就先放着吧。”

大爷回过神来，倒也爽快地说：“那我也不勉强你。放着也行，反正我把话说到这里了，我电话你也有，哪里你觉得公司不好了准备把它拿出来，随时给我电话。”

大爷也是个明白人，绝影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再去勉强肯定也没有什么好结果，只能再碰一鼻子灰。与其这样让自己掉价，还不如大家都体面一点下台。

大爷潇洒地回去了，有钱人就是好啊。留下绝影一个心里像开了锅。这两倍的工资诱惑确实不小。现在二十来岁 80 后的人你说苦不苦，确实很苦。你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当你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你还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你可以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勉强找份饿不死人的工作做；你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当你

能挣钱的时候，一个月工资连三分之一一个厕所都买不起。

燕儿也是这个年纪，二十来岁啊，正是女人最好的时候，却天天跟着绝影受罪，别说过天天喝咖啡开车兜风这样的小资生活，就是买个热水器都要存上两三个月钱，好不容易买个房子，还欠下公司一屁股债。女人啊，哪怕你长得再漂亮在 Party 上风光无限，但一到市场上为了 2 毛钱一斤的白菜和老板挣得面红耳赤，你就又变成黄脸婆了，这正如男人在外头哪怕天天拉砖运煤回来也一样在自己老婆面前把自己扮得像皇帝一样。

回到家里，燕儿看出他心事重重，关切地问：“怎么了？CASE 没做好？”

“不是。”

“那钱收到了吗？”

“收到了，他还多给了一千，本来谈的三千，上次他给了一千，今天又给了三千。”

“那就对了，干嘛还心事重重的？”

绝影摆摆手：“没什么，没什么，可能有点累。”

本来绝影很想把大爷的话告诉燕儿，他能出那么高的价格，起码对自己也是种肯定，这肯定又不能跟别人分享，你敢跟周总说？敢跟张厂长说？跟燕儿分享就再好不过，男人啊，理想大都是征服世界，但世界只有这么一个，能让多少人去征服，于是征服世界不行，至少要征服自己的女人，在外头体现不出自己的价值没啥，至少要在自己女人面前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但是这事又万万不能给燕儿说。本来燕儿就一直怂恿绝影辞职，那时候绝影是坚决不同意。一来本身公司的事情还多，CASE 一个接一个，不可能做到一半就走人；二来当时又不像现在，还有个这么爽快大爷，那时候确实没什么好的去处，在这个城市，很难再找到一个像现在这个公司一样的软件公司，就算找到了，又得做多久才做到技术主管、技术经理？要是出去，走得太远了什么都不方便，大城市竞争还更加激烈；三就是还欠着公司两万块钱，借款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无论什么原因绝影离开公司必须一次性将欠款付清。钱不多，但始终是悬在绝影心中的一把剑，这事情不解决哪怕外头的世界再精彩，那也是别人的世界，自己也只能干瞪着眼看啊。

又想说，又不能不说，这就像在周总办公室开会，明明想放屁了，还必须憋回去，心里那个难受是可想而知，屁是五谷神，不放憋死人啊。所以也难怪他这样心事重重了。

燕儿见绝影不愿意多说，一边数着钱一边转移话题道：“这个大爷，到是比周总他们大方多了。你给周总他们加班还不是一样累，他们哪次给你这么多钱了？”

“你不懂，这不一样。我可以一次给乞丐 100 块钱，但我不能每天都都给这个乞丐 10 块钱，那我不亏死才怪！”

大爷这个 CASE 绝影还是感觉赚了，想想还是 Bug Yang 介绍过来的，到后来自己做了，把他撇到一边，实在有点不人道，于是对他说：“大爷那个 CASE，我给你 10% 介绍费吧。”

Bug Yang 吓得连忙摆手：“不了，不了，影头的钱我哪敢要。”

“什么敢要不敢要，这是应该的。”

“那这次算了，这次我还是不敢要。下次吧，下次我再给你介绍 CASE，你再给我钱。”

“那不好，我估计就没下次了。不过接也行，一定要接有技术含量的，什么管理系统啊，查询系统啊就别去接了，让人家新人练练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大的。”

“嗯，我就晓得，影头你是块放卫星的料，再大的 CASE 到你手上还不是小菜一碟。”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拍马屁了。”

Bug Yang 察觉到绝影脸色一变，赶忙找了借口回到他自己的位置。

好容易在公司过了几天风平浪静的生活，没什么大 CASE，客户也没怎么打电话过来，绝影觉得这日子快滋润了，想想最初跟 BOSS Liu 一起刚进公司也不过如此，就可怜 BOSS Liu 了，为了他的理想，现在肯定还在加班加点地写着代码。

但 Bug Yang 又不失时机地跑过来添麻烦。这次是周总直接过来反应问题，周总耸耸鼻子，一脸严肃地对绝影说：“怎么回事？今年我想到大家做了那么多 CASE，眼看年底了，有意让大家好好休息一下，怎么小杨又跑我这来闹了？”

按照公司的规定，是不能越级上报问题的，Bug Yang 扰过绝影直接跑去周总那里抱怨肯定惹怒了周总，否则他也不会严肃到这种程度。这次和以往不一样，在 CASE 上，周总对绝影说话总是小心翼翼，也就是俗话说的打官腔，什么是官腔？当官的总怕得罪人，不管是上面的还是下面的，下面的万一哪一天爬到上面去了，你要是得罪了他可就惨了，所以他们说起话来总是很温和，明明你捅了个大漏子，他却说：“这次你犯了个小小的错误。”

明明他认为你的想法是错误的，他却说：“你看这样好不好？”

这一次，周总的与其却非常严厉：“那个小杨，据我所知，又没做出什么大的成绩了，他还直接跑我这里来闹，说他条件不好了，说工资低了，说要转正了。我把技术部门全权交给你管，你就不能只停留在技术上面，员工有什么心事有什么想法你都要第一时间去了解并且解决。总之，小杨的事你自己去处理，我也不希望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在公司里，这糟糕的心情是可以传递的，Bug Yang 心情不好，传递给周总，周总心情也不好起来，又传递给绝影，现在绝影心情也差起来，他又找来了 Bug Yang。

Bug Yang 一脸茫然地看着他。

“你还好意思装无辜，我问你，是不是你去找周总闹了。”

Bug Yang 唯唯诺诺地说：“是去了，但是没闹。”

“没闹周总咋会发那么大火呢？我跟你说了有啥事跟我说有啥事跟我说，你说，这么久以来，你给我提的意见只要我能做到，哪点我没去做？”

绝影这样说的时侯，可以说是气急败坏，Bug Yang 也跟着激动起来。

“我是不满意，是对公司和周总不满意，但是我觉得这和你无关，你对我好，我知道，所以就直接去找周总了。”

好歹 Bug Yang 还能明辨是非，没胡乱诬陷自己，于是绝影的心情稍稍平和了一点：“那你也不应该随便去找周总吗？不是跟你说了，我是技术经理，什么事情直接跟我说就行了，不要越级上报。”

Bug Yang 的心情却并没有平和，他仍然激动地说：“你的难处我也知道，这些事情我说给你，有用吗？你还不是解决不了，你还不是得再绞尽脑汁想怎么跟周总说，还不如我直接去说，我就是对他有意见。”

“说，你到底觉得怎么不好了？”

“我工资低，我进公司三个多月了，最开始说一个月转正，后来又是两个月，到现在三个月了还不给我转正。说实话事情我做得没 L 哥少，就是为了转正，我做得比他还多得多，但是他可以每天悠闲地写十几行代码就拿那么多工资，我天天辛苦还待在温饱线上挣扎。我就是不服。”

听他这么说，绝影一下想起了在北京的时候 BOSS Liu 带他去参观的平民窟，他想把这个事情告诉他，告诉他很多人和他一样，和他一样付出了很多劳动但得到的却只有一点点？但是

他没说话，曾经有很多次，绝影给他举了类似的例子，但是回过头来他又忘了，他只是平静地说：“你不服，我还不服呢。我问你，你觉得我做的工作，我做的东西的技术含量比你们多多少？”

这时候 Bug Yang 稍微平静了一点，想了一下低声说到：“影哥你的技术不含糊，可以说至少是我们的十倍。”

“十倍没有。我想不说质，就说量，我觉得至少是你们的三倍，但是我拿到你们三倍的工资了吗？我可以告诉你，没有，连两倍都没有，我没拿到张厂长两倍的工资，也没拿到 L 两倍的工资。我也不服，也想抱怨，抱怨可以，但是抱怨有用吗？抱怨之后呢？难道就坐在那里等待下一次抱怨？你有这个工夫，还不如把时间拿来多学点技术，好好提高自己，我告诉你，写程序，和别的工作不一样，有些工作需要人缘，有些工作需要关系，有些工作还需要美色，但是写程序，只需要你有技术。就像我一个朋友，他走到哪里都有饭吃，而且都吃得不错。他要是觉得不好了，随时都可以炒了他老板的鱿鱼。因为他有资本，他不愁找不到工作，不愁转不了正。”

一席话说下来，Bug Yang 脸上露出一丝难过的神奇。是啊，技术，正是他的软肋，说实话他要是真的有了技术，他根本不需要在这里跟周总抱怨，跟绝影抱怨。他要是有了技术，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两人沉默了一会，Bug Yang 愤愤地说：“我知道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就是要好好地提高技术。周总现在不愿意给我转正，等有一天他留我转正的时候我理都不理他。”

Bug Yang 出了门，绝影感觉他虽然有点极端，但确有一份激情和信念，再回忆一下自己，他觉得他也许真是一个万中无一的武学奇才。

这次事件过后，Bug Yang 果然每天都只专心地工作，而且比以往更频繁地来请教自己。绝影觉得这事情算过去了，风波都过去了，终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正当他准备好好享受一下工作，享受一下生活的时候，周总又来了。这次周总平静地说：“小绝啊，你准备一下，我们可能要拉支队伍到北京去做一个中长期的 CASE，你肯定要去的。”以前，绝影会问：“什么 CASE？”这次，绝影却问：“多长时间。”

“短则三五个月，长则一年两年，甚至可能是永远。”

疯狂的程序员（60） Nothing impossible

资本家总是把未来描述得相当美好。这一次，周总显然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北京啊，毕竟是首都，大城市，他和陈董老想着把公司做大，从这里做到大城市，做到北京上海，再开分公司，再上市，上了市再开分公司……

他这么想，于是也想当然地认为绝影会很乐意去北京，所以在跟他说这事的时候，他用了一种似乎是施舍的语气。

绝影当然不吃他这一套，过去两年中，他出差也去了不少地方，每次一回家就跟别人感叹：

“还是四川好啊……”

绝影不吃他这一套，于是淡淡地说：“永远？我估计是不行，太突然了，没准备。我一家子都在四川，房子也买在这里，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一句话，周总听出绝影在其中的不愿意，赶紧转移话题道：“这次我们要做的 CASE 真的是个大 CASE，是个政府采购项目，连人民日报都登了，形势相当严峻啊。本来我们计划开发还是在这里，北京那边的公司做售前服务，现在看还是不行，我们开发部门也要多跟客户沟通，所以还是决定把队伍拉过去。”

谈到最后，你不愿意归不愿意，不去也得去，去多久还不是公司说了算，领导们总认为自己的决定是高瞻远瞩，站在台上挥一挥，下面的群众便立刻斗志昂扬——那是农民起义的事了。纵观历史上，农民起义为什么总失败，或者就算不失败到最后也是被地主阶级利用，成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历史书上说得很清楚了，是因为农民阶级没有先进理论作指导。

资本家当然自认为比地主阶级高级，事实在，资本家总是认为自己比谁都高级，地主阶级都能利用的事情，他们当然也不在话下。

问题是时代不同了，现在的人，特别是搞 IT 的，谁没有文化？一个比一个有文化。早几年没有社会经验，当然轻易被忽悠了，现在吃的亏多了，哪里还能轻易被忽悠的。赵本山的小品不正是这个过程反应吗？

这事说出来，周总也觉得没达到他预期的效果，绝影也觉得心里很不爽，最后，周总只得摆摆手道：“这事就这么先说着，这是个大事情，公布出去恐怕会影响到现在开发人员的情绪，所以现在还是先不要公布，你回头先去做做准备吧。”

你越是想保密的东西，传得也就越快，才第二天，Bug Yang 就一脸神秘地拉着绝影问：“影头，听说我们要到北京去搞开发……”

绝影赶紧打住他：“听谁说的？好好工作去。”

“还能有谁？你就别瞒我了，我知道这事是铁定了的。”

“少来了，说实话这事情我都不清楚，到底要派谁去我也不知道，你小子咋比我还精。”

绝影把话说到绝路，Bug Yang 还是不甘心地：“你不承认也无所谓，反正要真要去，麻烦影头你多给我美言几句，我就想跟你们去北京搞开发。”

Bug Yang 的心情绝影当然能够理解，他上次就想着要去北京，那时候还是觉得他太菜，去了只能给自己添麻烦，时间过了这么久，现在看他技术又有了点提高，关键是和自己一样满肚子都是热情，平时热情都憋在肚子里放不出来，一旦放出来，那威力是惊人的。

虽然这么想，他还是面不改色地对 Bug Yang 说：“好好工作，只要你技术好了，不管到哪，还不需要我美言，周总他们自然会拉上你的。”

Bug Yang 听不出绝影话中的话，还是一脸喜滋滋地跑开了。

又过去几周，这几周里，绝影也慢慢对周总说这个 CASE 有所了解，在周总他们来看，这的确是个很大的 CASE，大概周总他们只会用 Money 来衡量一个 CASE 的大小。但绝影不这么认

为，一个 CASE，管你资金再多，但总是拿 MFC 做做界面，写点 SQL 搞搞查询，或者把网上开源的代码搬过来修改修改，这个 CASE 就算值几十亿又有什么用？首先没有什么高级技术需要攻关，没攻关做着就没乐趣；其次那几十亿我连千分之一都拿不到，没有金钱做着就没动力。一件既没乐趣又没动力的事情做起来是很痛苦的。

星期一，周总在全公司开了个动员大会，也就是把这个 CASE 和未来的计划告诉大家，本来是个很平常的会，但下来之后，绝影深深地感觉到技术部开始不平常起来。

是啊，这么大一个 CASE，大得连北京的政府部门官员都到公司做了实地考察，一个人就算写一辈子程序又能遇到几次这样的大机会。

这正是千载难逢的证明自己的好机会，就像当年的比尔盖茨，说不定就凭一个 MS-DOS 一炮走红。所以技术部的在一天之间忽然失去了以前哪种轻松和随和，人人都变得严肃谨慎起来，大家都只管各忙各的，没事也找点事情出来忙，不到万不得已，不和别人说话，更不去别人的地盘转悠。

在技术部门，这种压抑简直是要命的。周总也是深暗管理之道，他开会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结果反而适得其反，弄得人心惶惶。

最后 Bug Yang 终于坐不住了，他小心翼翼地问绝影：“影头，你说这次我能上不？”

“我不知道。真不知道，周总没给我说。”

“周总也真是，到这个时候还跟我们卖关子，这不是憋死人啊。算了，我亲自去找他。”

“你又来了。我上次给你说的话等于又放屁了。”

Bug Yang 这才回想起来，上次绝影也是因为越级上报的事才找他谈了话，当时说得信誓旦旦怎么现在一下又忘记了，于是不好意思起来，道：“唉。我心里急啊。我和你不一样，你是肯定会去的，像我们这些没经验的新手，心情你是无法理解的啊。”

一听到 Bug Yang 的抱怨，绝影也忍不住了，他厉声说：“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就算我不能理解你，但是你们又能理解我吗？你没听说过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你知道吗？为什么很多人都想成功但成功的人只是极少数？不是因为成功有多困难，其实成功简单得很，只要你一开始就有计划，并且一直做下去。关键是如何面对成功才是最要命的，你失败了，起码还有人同情你，你成功了，连得到同情的机会都没有。你技术菜，起码还有人能帮助你，你技术好了，连个帮助你的人都没有。你什么东西不会做，最多挨几句骂交给我，我要是不会做呢？我不会做也得做，想尽办法也得做出来，我还想找人骂我一顿然后忙我做了呢，但是行吗？你总想着要做大 CASE，要去北京，我还不想去呢！你去了，你不用负责，你可以很开心地写着代码，周总和我会安排你写什么，会让你写你能写的。可是难度大的怎么办呢？难度大的还是由我来。我一直跟你说，你没有什么不好了。现在公司的环境比以前好得多，也有这么多人，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去请教。可是你为什么还总是不能满足呢？”

一席话说下来，绝影突然觉得有点对不起 Bug Yang，本来这心情在公司已经压抑了很久，本来这席话应该对周总说的。这次 Bug Yang 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他却把自己的一大堆抱怨发泄给他。说完了，绝影觉得心情稍微好了一些，他走出办公室，对大家说：“最近的事情大家也知道了吧。这几天大家的情绪都有些小小的变化，我觉得这样不好。我还是觉得，

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对我们来说，技术还是最重要的，什么工作都无所谓，关键是要自己做得开心。”

说完，他又回过头来对 Bug Yang 说：“你先回去好好写代码，我答应你，一定让你过去。”

Bug Yang 刚才还劈头盖脸挨了一顿骂，现在绝影又忽然给他保证让他去，这感觉就像一审判了你死刑二审又马上改判你无罪释放。这时候你是什么心情？你连高兴都顾不上，赶紧跑吧，免得法官又后起悔来，宣布刚才的判决无效。

于是 Bug Yang 什么也不说，赶紧跑回他的位置上。

可事情也不像绝影想的那样。

陈董从北京打来电话，第一句话便是：“小绝啊，真是辛苦你了，你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啊。”

绝影可以想像，如果这时候自己就站在陈董跟前，陈董说这句话时一定会拍着他的肩膀。

其实打这个电话的目的就是给绝影宣布去北京的人选，Bug Yang 并不在此列。绝影试探着问：“小杨呢？”

陈董反问道：“你觉得小杨如何？”

“我觉得还行。”

“小绝啊，我看人看了很多年了，很少看错过，小杨言过其实，不可大用。”

绝影一听，这话怎么这样耳熟，回忆了几秒猛然想起刘备白帝城托孤的时候对诸葛亮说：“丞相观马谡之才何如？”诸葛亮说：“此人亦当世之英才也。”刘备便说：“不然。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

那时候刘备都要死了，还有这心情来评价另外一个人，可想而知这人后来必定会给蜀国带来大祸害，实际上这人后来确实把诸葛亮害惨了，也把蜀国害惨了。小说估计都是这样安排剧情的。

但那毕竟是小说，绝影在心里说：“陈董啊，没想到你对三国也颇有研究。我绝影看人也看了很多年了，还是很少看错过，咱们孰对孰错就看这一次吧。”

这么想，他还是谦逊地对陈董说：“陈董说得也有道理，那就再观察观察吧。”

陈董这才低声道：“与其让小杨过去，我不如在北京找小刘，让他过来兼职呢。”

一听到 BOSS Liu，绝影才又有点精神振奋，

这 CASE，如果再能跟 BOSS Liu 一起搞，做起来又舒服多了啊。

让 Bug Yang 坐冷板凳的消息不知怎么也传到了 Bug Yang 耳里，他当然不依不饶地找到绝影说：“陈董对我肯定有偏见，他不在公司，不知道我现在的水平，我和以前不一样了。影头你最了解我，你答应让我去的。”

一时弄得绝影也左右为难，只好说：“当然，我答应你一定会做到，你先在公司准备好，我先去北京，随时等着我调你过来。”

这么说，Bug Yang 还是有点不甘心，毕竟这事情还没落实下来，就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已。

绝影也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也不好意思正视他的眼睛，只顾低着头收拾东西。

Bug Yang 的心情，也许正是欲哭无泪。

对周总来说，稳定军心在前期还是压倒一切的大事，他对绝影说：“小绝啊，咱们出去走走

吧。”再来到北京，已经是寒冬了，这里的冬天冷死人，有时候还刮大风，也不知道风是怎么刮到城里的，明明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把北京城裹得严严实实，不要说长城，就是什么三北防护林都没这么厚，可风还是弄找着缝子钻进来。到这时候，绝影才懂得“没有不透风的墙”这话的确说得有道理。

这次周总和绝影他们一起来到北京，以前他和陈董分工明确，一个在外跑业务，一个坐镇四川负责开发，这次连他也跟着过来，可见这 CASE 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失手不得。

周总关切地问：“小绝啊，这次要出来这么久，有什么后顾之忧可以跟我说。”

“其他没什么，就小龚。去年一年，我差不多有半年都在出差，特别是下半年，几乎都在外面。很久没好好在家呆上一段时间了啊。”“嗯。这个我也知道。所以我和陈董商量了一下，每个月有几天假，你可以会家去，路费由公司负担。”“可这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那我还有另一个想法。如果这个 CASE 的情况好，不如你把小龚接过来，以后你们就在北京发展吧。”绝影不置可否地沉默着，在很多人眼里，北京上海固然是好地方，自己有很多朋友，哪怕就是放下技术主管去做代码工人也非要往这些地方跑。绝影觉得有点好笑：硅谷确实有很多人创业成功，但是还有更多的人创业失败，更有更更多的人连业都没创，还是继续打着工。既然如此，为什么还非得人人都去硅谷碰壁？

见绝影一直沉默，周总也深沉地说：“小绝啊，说实话，这次 CASE 形势相当严峻，也许你还不知道，但我感觉，这真是 Mission Impossible。”绝影的英语一直比较菜，周总又老爱说英语，这一次和以往一样，他又以为他说的什么重要的事，忙问：“什么？”

“Mission Impossible。”

周总再重复一遍，绝影还是没听懂，只得自言自语地说：“不懂！我只知道 Nothing impossible。”

刚说话，周总的语气突然提高八度，嚷道：“如果你这么说，那真是太好了！”很久以后，绝影才知道“Mission Impossible”原来是“不可完成的任务”，那时候，他确实没把这句听懂，也确实只知道“Nothing impossible”。

疯狂的程序员（61）周总的断言

绝影再见到陈董，已经是深冬的时，这时候北京也到了刮风的季节，于是陈董再也不在绝影他们面前强调北京有多好了，因为每当这个时候，下面的人便说：“好大的风，一点也不好。”绝影当然知道不能在陈董面前说北京不好，但是他们不知道。

陈董拍拍绝影的肩，语重心长地说：“小绝啊，你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啊。这次就全靠你了。”

绝影对他这句话已经有点麻木，只是机械地说：“哪里，哪里，尽力而为吧。”

陈董忽然又激动地说：“真的。当初我让周总一起过来调研这个 CASE，我说对他说，这个 CASE 的设计还是得他来好好把把关。调研了几天，他摆摆手说：‘不行，这个 CASE 一定得让小绝来搞设计。我们都不行。’”

绝影没想到在背地里周总对他的评价也会这么高，想到平时对他的腹诽，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所以资本家有所时候还是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事实求是嘛。

因为这个 CASE 来得太突然，公司显然还来不及把方方面面安排周全，所以前期就先租了间民房委屈大家住下来。工作生活都在这里。绝影神秘秘地告诉下面的人：这大概就是封闭式开发吧。北京这边的售前公司的经理绝影很早以前就听说过，那时候陈董把他描述得出神入化，以前是搞销售的，做了 30 年销售，在北京独家代理一个很大品牌的服务器，算个地地道道的京城的大老板。本来生意做到这个地步已经十分了得了，但他还是投出一大笔钱到这个 CASE 上来，为什么？当然是为了赚钱，由此可见这 CASE 是多么有前途的。

于是这次绝影带着崇敬地心情见了这位杜总。原来杜总也只是个相貌平平的人，在陈董之后也训了话，大意都和他们说得差不多，也就是再把陈董的北京方言翻译成了标准的普通话。

见过以后，觉得杜总也不过尔尔。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比如周星驰演的《唐伯虎点秋香》，唐伯虎在家里有八个貌美如花知书达理的老婆，真是羡煞旁人了。可是他还觉得不爽，还不过瘾，抛开八个老婆和老娘不顾还天天到外面去拈花惹草，还要去点秋香？为啥？神秘感而已。这样一想，你也就明白为啥男人啊，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哪怕是颗草，他也要倾进全力去得到她，反而就算他家里摆着一块宝，他都天天视而不见。

技术也是如此，以前天天用 SDK，MFC 写着程序，去网上看牛人们动辄就是 RINGO，RINGO 的，觉得这 RINGO 是如此神奇，于是崇拜得要命，好像一旦进入 RINGO 自己便从菜鸟一跃而成牛人，也就是佛法上讲的天天坐在那里不吃不喝，有一天突然就“顿悟”了，成佛了。

等有一天要是你真正去搞驱动了，搞内核了，又觉得 RINGO 也不过尔尔，不过就是多了些特权指令，换了些导入库而已。于是搞着 RINGO 的人觉得 RINGO 也不过瘾，没搞 RINGO 的人又觉得 RINGO 如此神奇，崇拜得要命。技术本身没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人们对他的看法而已。

上次 EB 的成功让陈董他们对 BOSS Liu 有了新的看法，这次的 CASE 正好也在北京，陈董他们不好意思，让绝影给 BOSS Liu 打个电话过去。

这当然也是绝影期待的，于是他兴高采烈地播通了 BOSS Liu 的电话，第一句问候还是：“BOSS，最近在干啥呀？有啥研究成果拿出来分享分享。”

本以为 BOSS Liu 又要说：“哪里有什么研究成果呀。”

谁知这次他说：“当然有。”

这让绝影有点意外，次数多了，原本以为 BOSS Liu 就算有什么研究成果也会谦虚一下的。

“那就赶紧拿出来分享分享。” “不跟你分享，你对这个不感兴趣。”

“什么啊？” “游戏方面的。”

“那就算了。我听到游戏头都大了。还是说别的吧。我又到北京了，这次要在这边呆几个月。”

说到这里，BOSS Liu 的语气突然兴奋起来。

“那公司呢？你不干了？”

“没啊，就是公司的 CASE 呢。反正你也在北京，上次我们做的 EB，周总他们觉得效果比较好，这次想让你也来兼职做点东西。不晓得你有没有时间。”

“时间就像牛奶，要硬要去挤当然还是有的，关键是 CASE 有搞头吗？”

“肯定有搞头，要不我也不会来这么久。”

“说来听听。”

“你要来，就先做 XRFUC！”

BOSS Liu 在那边突然笑了起来，说：“XRFUC？这名字估计又是周总起的吧，只有他起的名字才这么深奥。”

“XRFUC, X-ray Family Universal Controller, 这么有创意的名字，当然是我起的。总之你不管谁起的，绝对有搞头。”

“行行，别说那么多，我记不住，还是就叫 XRFUC 吧。我最相信 BOSS，既然你说有搞头，那我星期六就过来看看。”

放下电话，绝影得以地对陈董说：“好了，他说星期六来。”

“那你告诉他，星期六我去接他。”

时间是不等人的，几个人很快就开始工作起来。初中有篇课文叫《口技》，里面写道：忽然抚尺一下，群响毕绝。撤屏视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绝影一直觉得这种感觉很好，特别“是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简洁明了，越是简单，越是能体现出其中的技术水平。换到现在，绝影他们工作起来算是“一人，一桌，一椅，一烟，一电脑而已”，所以走到哪里都能工作，这才是效率。

对 CASE 的设计还是最令人兴奋的。C++ 毕竟是绝影的软肋，这点他自己也得承认，眼看这次 BOSS Liu 可能又要过来参加工作，可不能再让他抓住自己什么把柄。BOSS Liu 这个人鬼精灵的，在汇编上从来不发一句言，就喜欢拿他的强项 C++ 跟自己比。绝影又正和他不同，偏偏又想在 C++ 上和他较量较量，拿自己长处比别人短处没什么值得骄傲的，你要比 C++，咱们就来比 C++，要的就是你汇编比不上我，C++ 我也不比你差这种效果。

所以绝影这次还是抽时间恶补了一下 C++。以前的接口设计他总是用 C 风格描述，这是受了 Win32 Platform SDK 和汇编的影响，C 风格的接口确实很好，不管什么语言都能很好的调用，但 C++ 接口就不一样，要是别人换成了 VB，或者 ASP，那怎么办？

可是 BOSS Liu 说得振振有词：“你自己的 CASE，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不会在里面用汇编，也不会用 VB，更不会用 ASP，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呢？

难道你还指望着有第三方来为你的 CASE 开发插件？”

这一次，绝影也尝试着把接口都设计成 C++ 的，等 BOSS Liu 来了，把这个拿出来给他看，看他还有什么话说。

这样做，就不得不接触虚基类，虚函数这些他非常不擅长的抽象的东西。有时候，只是为了跟 BOSS Lu 竞争而舍近求远，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得不偿失。几年以后，BOSS Liu 提起这件事，他说：“BOSS 上次的设计，还是非常好的，看不出来，你对 C++ 还是有研究的。”

绝影摇摇头说：“你错了，一个设计最失败的就是缺少想像力。那个 CASE 正因为用了我不熟悉的技术，失去了发挥想像力的空间，可惜啊。”

一直到这次，绝

影才知道“南电信北网通”这个说法。这间民房里装的就是网通，本来在四川也有用网通的，而且价格还比电信便宜得多，绝影也去尝试用了一个月，在那个月的第一天绝影就后悔了——网速慢得要死，仿佛又回到了上个世纪拨号上网的年代。这样的网，就算 50 块钱一个月等于白白浪费了 50 块钱，10 块钱一个月等于白白浪费了 10 块钱。

谁知道这网通到了北方，就像四川队回到了主场，突然又跑得快了起来，而且是一发不可收拾。看来四川队的确是主场龙客场虫啊。工作刚刚起步，绝影的电话便响了，拿起一看，居然是大爷打过来了。两月过去，本来绝影都差点把大爷忘掉，谁知这时候他又打个电话过来。

一屋子都是人，绝影压低了声音说：“有啥事？快说。”

大爷还是不紧不慢地说：“有空没啊？我还有个 CASE 想你帮我做。”

“肯定没空了，我已经到北京了。”

“那什么时候回来啊？”

“说不准，长期的。”

两个月不见，突然又跑去了北京，还是长期的。这让大爷有点吃惊，他沉默了一会，说：“那我上次给你说的事情呢？你考虑没有呢？”

“最近 CASE 比较多，哪里有时间考虑啊。”

“那你老婆呢？也过去了？”

“没有，她还在四川呢。”

“那边生活方不方便？”

“当然不方便了，哪里有家里好啊！”

听到这么说，

大爷马上换了平静的语调说：“那也不是办法啊，你家都安在四川，又跑这么远去，还跟你老婆长期分开了。我上次给你说的事你好好考虑一下吧，总之你要是跟我干，我肯定把你当合作伙伴，既然是合作伙伴，有什么事情肯定跟你一起商量，也不至于把你搞得那么不方便。”

听到大爷说到重点，绝影立刻环顾了一下四周，大家都在各干各的事，并没有太多的注意他，于是他更加压低声音说：“这个事，先放一放，回头我给你 QQ 号，有什么事情上网说。”大爷大概也听出绝影的不方便，很爽快地挂了电话。

刚才还好好的，挂了电话，绝影的心里又不平静起来。其实在公司的这几年，周总陈董他们对他确实不错，如果说工资这些开得有些低，那是他们没办法，因为公司就是这个样子，是个小公司。

但公司总不能永远都只是小公司，一年这样行，两年三年十年二十年还这样，那就觉得很不值，因为我的技术在不断进步中，为公司做的贡献也越来越多，公司也应该不断进步起来，要不，这公司肯定有问题。

再说这出差的事情，一年之中有半年在出着差啊，虽说早些时候自己对出差确实很感兴趣，也明确向老总们表示很愿意去出差。但事情总是会变的，出差出得多了出得久了，人也累了，就像小时候，连蚂蚁这么个小事情都能蹲在那里观察一下午。现在呢？现在忙得一天到头连

蚂蚁都看不到一只，就算看到了，也没心思去研究。

特别是还总得跟燕儿分开，两地分居，这是感情最大的杀手啊，虽然现在还看不出什么端倪，要是等端倪真的出来了，什么都晚了。

以前，绝影很快能把自己心态平衡下来，说实话，做技术工作的，最忌讳就是心态不能平衡，一旦你心态不平衡，你就写不出什么程序，虽然你可以几个小时一直坐在电脑面前，而且要写什么怎么写你也很清楚，可是你就是下不了手。因为写程序这个工作和别的不一样，从你决定动工，你就很清楚地知道这次至少要实现个什么功能，或者完成什么阶段性的工作，中间思路不能断，一旦断了，接上去的工夫甚至比全部重写还要麻烦。

但这次，绝影却久久不能平衡下来。

晚上，他对周总说：“周总，今晚能陪我出去走走吗？”

面对绝影这样的要求，周总有点差异，但还是点点头。

他们走在一所大学的校园里，学生们带着不一样的心情和不一样的目的三三两两从他们身边走过。校园，曾经是这样熟悉，现在又这样陌生。他对周总说：“周总，你用我已经快三年了，以你的看法，我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吗？”

周总不知道绝影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他说：“就技术来说，你会成功的，而且会很成功。你和别人不同，当你追求起技术起来，在你身上有很多别人没有的东西，这些东西，注定你会在技术上达到很多人达不到的高度。”

“可是我不只说技术。毕业快三年了，我渐渐感到很多东西很现实。就算我能把技术做得很好，你说，我能够挣很多钱吗？会有自己的车吗？”

绝影这样说的時候，想起来以前和陈董去成都见钟工，看到他那辆本田车，

从那时候起他就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车。

话题渐渐沉重起来，周总也深沉地说：“你是块做技术的料。可是你刚才说的赚钱，其实赚钱还需要很多技术上的东西，很多时候决定一个人能不能赚到大钱并不在他的技术。以后你会怎么发展我说不准，但是就现在来看，如果你一直在公司发展下去，你会有你自己的车的。”

绝影也沉默了一会，想起了 BOSS Liu，几年来，他和 BOSS Liu 一直在比，一直在技术上暗暗较劲，于是他停住了脚步，很认真地对周总说：“那周总，你觉得我和小刘比呢？我觉得我技术不比他差，他离开了公司，我留在了公司，你觉得我会比他发展好吗？”

周总也停住脚步，认真地说：“小刘，小刘和你又不一样，他属于激情创业型的人，也许有一天你开着 QQ，他会开着奔驰接你去北京饭店，但是更大的可能，你开着 QQ，他什么也没有。”

他们不再说话，又走了几分钟，绝影说：“很冷，咱们回去吧。”

疯狂的程序员（62）曹操的马

找周总出去聊天，本来是想希望心情好一点，结果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你越是抱着什么目的去做一件事，这目的就越是不光顾你。就像追 MM，开始的时候你当然是追得紧，追得紧了，

妹妹自然有了优越感，起点让你自己给抬高了，你做的这样啊那样啊她都觉得是应该的。这时候你就得动动脑子，要套狼就要舍得孩子，所谓“欲擒故纵”，这时候你就得把事情放那里冷一冷。等你一冷，MM就乱想了：为啥开始那么大动作，现在反而什么都没了？MM一乱想，你离成功就不远了。

所以散步回来，绝影心情还是一样糟糕。

只身在北京又不像在家里，有啥心事还可以跟燕儿聊聊。这屋里住的几个人都是搞开发的，清一色的男性技术人员。现在的女人啊，就是不懂男人的心，总觉得身边男性朋友多的是，打个电话随叫随到，为什么还偏偏喜欢跟女的交朋友，特别是美女，还故作深沉，什么红颜知己。女人啊，不仅不懂男人，有时候连女人都不懂。男人在男人面前，始终都是强者，谈的都是征服宇宙的事情，就算不强，也要把自己伪装成强者，就算征服不了宇宙，至少也要征服世界。很多事情，很多话，特别是心里话，都是不能跟男人说的，于是只好找女性朋友来倾诉。懂得了这个道理，你就晓得为什么大禹治水是成功的，是值得歌颂的，因为他摒弃了堵塞的方法，改成了疏导。

让他去玩吧，你永远不要指望在男人心中占第一的位置，他心中的第一位置永远都是他的梦中情人，他梦想的完美无缺的女人。所以，你要做的，就是稳稳坐好第二的位置。

星期六绝影终于又和BOSS Liu见面了。一年之前BOSS Liu说他要到北京，绝影就一直想像最终他会走上什么样的路。自己不用说了，在公司坐到技术经理，算是打工仔的终极职位。本来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奈何现阶段最主要的矛盾正是日益增长的技术水平和落后的工资水平又是他的软肋，所以一年下来，绝影在工资上总是对别人绝口不提。几个月前BOSS Liu还带绝影去参观了北京的贫民窟，感觉那时候他又有了点远大的抱负。

BOSS Liu还是一脸疲倦，仿佛一整天都没见过太阳，眼睛老是眨巴眨，这点绝影有经验，一般都是因为太累了。但你要这么理解BOSS Liu就错了，你看他像起来像是两天两夜没睡觉，实际上他再写两天两夜代码不睡觉都没有问题。

CASE十分紧张，售前公司的销售顾问正加班加点地写材料，政府采购项目嘛，名堂就是多，文档一定得提交，还得按照什么GBXXXX国家标准，人家不按文档的份数，只管你的厚度，堆在哪里少说也得一尺来高。你想人家政府部门办公室文件动辄就是几大捆，你不搞个几尺厚，放在那里自己都不好意思。

BOSS Liu也天生一个做CASE的坯子，来了之后二话不说先跟绝影沟通。

说实话绝影在心里鄙视过很多人，但BOSS Liu是例外，虽然他一直认为他在技术上还是比如自己，反正是有那么一点点差距，所以他也很认真得给BOSS Liu讲解着这个CASE。这是个区域级的PACS系统，除此之外还需要跟CT等硬件作一些接口，因为要让一个区的所有医院都统一起来，必须为各种设备开发规范的工作站，让它们摆脱各自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工作站。这就是为什么要做XRFUC——X线类通用控制台。

绝影

滔滔不绝地大约讲了半个小时，自认为讲出了其中精髓，其实这些东西他已经给其他开发人员都讲过，但他一直觉得不爽，他一直在怀疑它们听懂了没有。现在是BOSS Liu，可好了，他一定能听懂，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懂他，那就是BOSS Liu。

讲完了，绝影稍微喘口气，用得意的口吻说：“怎么样？”

听的时候 BOSS Liu 一直不动声色，这是他值得称道的地方。无论别人的观点如何，也许很幼稚，但听完别人的观点是对人起码的尊重，可这个简单的道理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很多人喜欢粗暴地打断别人的话，当场指正其中的错误，并且以在这种情况下指正别人来体现自己的水平，真是“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见吾之失，吾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见吾之大失。”

在这一点上，就连绝影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比不上 BOSS Liu。

听完了，BOSS Liu 平静地对绝影说：“这个 CASE，恐怕我帮不上你了。”

绝影大吃一惊，疑惑地说：“怎么？你肯定做得了。”

“不仅因为我肯定做得了，也是因为谁都做得了。上次我都跟你说了，要做大 CASE，要有挑战的，这个 CASE 谁都能做，陈董根本没必要叫上我。本来我在公司的事情也很多，原以为如果有点意思到是可以来挑战一下，你又不早点跟我说，现在来看，完全没挑战的必要。”

绝影不住的点头，BOSS Liu 说得对，这个 CASE 其他人完全也可以胜任，但是 BOSS Liu 也许不明白，一支队伍从四川拉到北京，说实话绝影心中也承受了不少压力，让 BOSS Liu 过来，无非是再给自己一点信心和鼓励，感觉有这么好一个搭档撑腰，什么大问题难得住咱们。可 BOSS Liu 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强扭的瓜不甜，于是绝影也点点头说：“你说得对，

这个事情，我再让陈董调研下，以后有什么真的大 CASE 有搞头的，我再叫你。”

BOSS Liu 沉思了一会，说：“行，那这个事情你给陈董说下吧，我不好意思说。我也直到 BOSS 你们这个 CASE 很紧，到时候实在不行了，你再找我，我一定帮你。”

BOSS Liu 不这样说还好，他这样说了，绝影在心里想：BOSS，这次我宁愿一个人累死在北京也不会让你来救我。这么想，他还是象征性地对 BOSS Liu 说：“好，到时候一定要帮忙。”

和 BOSS Liu 的合作落空了，绝影心中更加失落，陈董让绝影做 CASE 规划的时候明确告诉绝影让他把 BOSS Liu 计算进去，现在这块出现了空缺，陈董自责地说：“这次还是怪我不好，但计划还是先不要变，我现在就开始在北京招人，北京这么大，要招几个写程序的易如反掌。这个人，你在规划中还是算进去。”

陈董的话说得很肯定，但他越是肯定绝影的心中越是不肯定。

果然，绝影心中最坏的情况又成了真的，陈董到是在很短的时间招来了人，但是人家第一次来这间民房看了一眼，就不顾所有人在场，起身对陈董说：“陈董，我觉得条件太差，我们的合作还是到此为止吧。”

人走了，

陈董还愣在那里。

绝影也愣在那里。

所有人都愣在那里。

后来周总对绝影说：“那天，对所有人士气上的打击真是太大了，他也不私下里找陈董说。”

绝影摇摇头：“有些人，就是这样的。”

周总当初给绝影承诺的每月放几天假回四川也落空了，原因很简单，CASE 的进度跟不上，原本计划 BOSS Liu 也在其中，现在少了一个人，

进度肯定是吃紧的。

这一点绝影能理解，其他的开发人员也勉强能理解。但是燕儿不能理解。她在电话里说：“你

自己想想，周总他们当初给了你多少承诺，到最后呢？有几个兑现了？”

绝影最怕她这么说，这么说表面上是在说周总他们，实际上还不是在给自己压力，道理很简单，是我在跟你通电话，又不是周总他们在跟你通，你要真对他们有意见，不如直接给他们打电话说去。

绝影无可奈何地说：“这边开发很紧张，要理解。”

“你行，你最好，你谁都能理解，你最理解他们，最理解公司，可是他们理解你了吗？你说说，BOSS Liu 在北京的工资是多少？” “6000。” 是 6000，还没带奖金，但绝影不敢说，要是这样，和自己大差距就更大了，燕儿这么问，本来就对他的工资不满，要是差距更大，就更不可收拾了。“那你呢？”

“这个月，周总说大概 3,4 千吧。”其实到底多少，绝影也不知道，现在他只有先往高说点，但是不能太高，要是说太高了而没拿到，燕儿的埋怨又要来了。

“到底是 3000 还是 4000，到时候又只给你 3000。就算是 4000，那也和 BOSS Liu 差了好大一截。而且他还是正常的工作。你们呢？天天在那边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写程序。”

绝影不再说话。燕儿的意思已经再清楚不过，很早以前，燕儿就明确告诉他希望他辞职谋求更好的发展，她身边同样写程序的朋友很多，大部分在外地，从工资上讲他们有的比绝影高出很多。也正因为这样，燕儿自以为真正发现了绝影的价值，总是劝说他辞职。

但几次下来，绝影始终不置可否，于是燕儿改变策略，不再劝他辞职，转而说起呆在公司的不好。这一次，周总他们又让燕儿有了很多充分的事实论据。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一件错误的事情，翻来覆去地错，在不知不觉中，把柄慢慢累加，最后终于爆发。

挂了电话，虽然绝影还是没有说什么，但这次他还是好好的考虑了起来，他的想法很简单，不为别的，就说这出差，有人说爱情是伟大的，是不分这样不分那样的，是能经受时间考验的。那都是骗人的。就算牛郎织女的故事是真的，但毕竟人是人神是神，我要练到牛郎的境界，早就成仙了，还坐在这里写个 P 的程序。更何况那牛郎织女的故事还是假的，牛郎星和织女星相隔 16 光年，就是拿哈博望远镜去看对方一眼，看到的都是 16 年前的人，到现在早老了，正所谓：“纵使相逢因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现在自己这个年龄，也可以谈婚论嫁了，感情还是压倒一切的最重要的东西，要是在这节骨眼上感情出点问题，不知道又要折腾到啥时候。

这么想，绝影在 QQ 上主动呼了大爷——他上线从来都是隐身的。

大爷的开场白让绝影吓了一跳：“怎么样？考虑好了？”

“哪里，只是跟你聊聊天。你说连天都没聊，互相不了解，谈什么合作。”

“那到也是，你说吧，你想知道我哪方面？” 绝影没想到大爷这么直白，平时上 QQ 都是跟 MM 聊天，跟 MM 聊天你就要懂打暗语，明明这个事情你知道得一清二楚，你还是得装，装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才跟 MM 有话说啊。把所

有 MM 的逻辑思维能力都想得和自己一样，这是程序员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

绝影觉得现在来讨论这话题还是不好，你了解了大爷的情况，按照礼尚往来总得把自己的情况也给大爷透露点，在没有百分之百把握前还是先不要这么做，于是他赶紧打打哈哈岔开话题。

大爷大约也明白绝影的意思，绝影在公司这么多年了，一时半会恐怕还是弄不动，先扯点别的，慢慢来。于是也岔开话题道：“绝影啊，绝影，曹操的一匹马。”

大爷这样一说，绝影也来了兴趣。要知道，平时只有谈技术才能激起他的兴趣，但大爷在刚认识他就已经明确告诉他自己是啥技术都不懂的。

所以你就不要指望跟大爷聊技术了。

绝影来了兴趣，忙问：“你咋知道？”

“这还不简单，随便 Google 上一搜就知道了。我平时啥事不干，就在网上转悠转悠。要不也碰不到你说的那 Bug Yang，更不可能认识你了。看来网络还是好啊。”

绝影以为大爷对三国还有点研究，好多年了，本想好好跟他畅谈一下，结果他的回答也太让人失望。所以网络到底有什么好？网络当然让你知道，但不可能让你知道为什么。要知其所以然，还得靠自己啊。

大爷见绝影又不说话了，语气又深沉了一点，说：“绝影，一匹好马啊，据说跑起来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叫‘绝影’。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想，这大概就是你这个名字的意思吧？”

大爷说到这里，绝影沉默了，过了好一会他才凝重地说：“很多年了，一直没人知道我这个名字的意义。我不是为了找伯乐。现在有很多人，就比如 Bug Yang，你给他点压力，他就能有很大进步，可是一旦没人管他了，他便又松散下来。这就像马，给它一鞭子它就跑，没鞭子了，它便停了下来，不只是普通的马，其实很多千里马都是这样。”

“可是，一匹真正的好马，即使只在鞭子的影子下，也能飞奔。”

疯狂的程序员（63）BugYang 进京

人手问题还是最大的问题，虽然绝影觉得现在已经到了 BOSS Liu 说的“实在不行了”的时候，但他肯定是不会去找他的。

以前在公司，要是人手不够。绝影多半会自己去顶一顶，其实也无所谓，只要 CASE 能按时完成，何必要去在乎谁多做一些少做一些呢。

可是后来绝影渐渐发现这不是办法。本来一个西瓜切成四块，要四个人才能吃完，现在少了一个人，于是绝影便自告奋勇一个人吃两块，三个人总算把这西瓜撑完了，说实话自己是撑得实在不行，但是 BOSS 他们不这样想，他们想：看来这个西瓜是很有意义的，通过这个西瓜，我们发现原来绝影的食量大得很，一个人能吃两分西瓜。

于是以后理所当然地每一次 BOSS 们都只安排三个人吃一瓜，剩下一个人还能再吃点别的，这不是大大提高了效率了吗？

而这时候，绝影也只好苦撑着肚子继续

吃。

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罢了，问题是久而久之 BOSS 们又想：“绝影每次都能吃两块西瓜，莫非以他的食量能吃三块？下次我们就来试试。”

所以这个 CASE，每次当陈董问：“小绝啊，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开口。”

他都说：“其他都没什么，就是人手，人手。” 于是每一次，陈董都说：“行，我这两天一定给你解决人手的问题。”

可是两天过去了，绝影提醒他：“陈董啊，人手不够啊。”

陈董有严肃地说：“行，这两天我一定解决。” 一个两天过去，两个两天过去……

绝影终于忍不住了，他很认真地对陈董说：“陈董，再没有人手，这个 CASE 恐怕不能按期完成了。” 这时候陈董才急了。说实话办法他也不是没想，总绝影北京这么大个城市，还背靠中关村，中国的硅谷啊，IT 人才多一抓一大把多的是，什么东西一旦多了，就不值钱了，所以要在北京花两三千块钱招个程序员还不容易？而且我还给你招个熟手，招个有三四年工作经验以来就能上手的。

可这是北京不是四川啊。陈董在北京呆了这么多年，看来还是不了解北京这几年 IT 界的发展，用 BOSS Liu 的话说：IT 界平均工资都五六千了，我在这就只算挣个平均工资。

抱着这样的想法，也难怪陈董一直都解决不了人手的问题。所谓的“熟手”，“三四年工作经验”，“一来就能上手”的当然招不到，可是又不愿意提高招聘成本，于是折中一点，去招几个应届毕业生。陈董认真问：“还缺几个人？”

“就缺一个，就一个就够了。”

在绝影来看，人当然是越多越好，但从公司的立场出发，尽量解决成本，就一个人，安排得紧一点，还是能完成 CASE 的。 没想到陈董又大方起来：“小刘算一个吧，但是现在他也来不了。我去招应届毕业生去，就算半个。我招三个，给你一个半，够了吧。”

听他这么说，绝影在心里只想笑，把人用“半个”来做单位，恐怕是陈董首创。他想告诉他，BOSS Liu 能做一个人的事情，算一个，但很多人来了公司，什么都不能做，这样的人就算招十个一百个，也什么都不能做，还不如就要一个 BOSS Liu。

资本家啊，精于成本计算，难道就没想到十个劳动生产率为 0 的人，就算雇佣成本为 1，也顶不上一个劳动生产率为 1 雇佣成本为 10 的人。因为按照前者，你那十个一块钱完全是打了水漂了啊。

这么想，还是要人，有总比没有好，就算来打打杂也行。于是绝影忍住笑，点点头。可是人家应届毕业生又觉得环境太差了。上次来了一个，周总碰了一鼻子灰，大概心里有点不舒服，他摆摆手说：“不好。小绝，你说你有什么意见。”

“不如把小杨调过来吧。” 这个时候，绝影不失时机地提出 Bug Yang，本来自己就对他有承诺，让他来北京做封闭式开发，周总陈董他们

肯定是不信任他，但那是他们，自己还是很信任他。这个时候正是提出他，可谓是天赐良机。

周总望了陈董一眼，皱了皱眉头。

陈董也开始沉思。

绝影赶紧说：“现在太缺人手了。反正小杨在四川也是开发，调过来也是开发，有人总能做点事，总比没人好。”

周总还是没说话。

绝影说：“让他过来吧，这个事情我来负责。”

周总突然抬起头来：“不是谁负责的问题，我想的是万一来了又没能发挥什么作用，耽搁了CASE，谁负责都没有意义。”

沉默了一会，他还是说：“那就让他过来吧，小绝说的也对，能做一点算一点。但你也要先做好最坏的打算。”

绝影点点头。

Bug Yang 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来到了他向往以久的北京，来的时候绝影他们正在睡觉，这段时间，他们一般都是很晚才睡，又很晚才起来。

Bug Yang 爬在绝影的床边喊：“影头，我来了。”

绝影眼睛也没睁，说：“先出去，让我多睡会，我们睡得很晚。”

于是 Bug Yang 跑去外面沙发睡了一会，来北京的第一天，他便感冒了。

根据绝影的经验，每一个CASE，无论大小，都有所谓的“胶着”阶段——最初设计的兴奋和关键技术攻克过去，剩下的就是枯燥的编码，就是天天坐在自己再熟悉的电脑面前，开着自己再熟悉不过的VC6，往里面敲打着自己再熟悉不过的代码。

而每到这个阶段，绝影心里就莫名其妙地压抑。是啊，这样简单的编码即使换成 Bug Yang 也能顺利地完成，能好好的写代码，对一个程序员来说是最起码的要求。

更糟糕的是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深深的体会到，生活是如此单调，几个男的住在一起，每天除了睡觉就是坐在电脑面前写代码，用绝影的话来说：“几乎没有精神生活。”如果说有，那就是每天到 news.qq.com 上把大小新闻全部点击一遍，连最不起眼的死角也不放过，点出来有链接了就继续往里面点。即使这样，也好景不长，毕竟无聊的时光是无限的，而QQ新闻的内容是有限的，用不了多久，那网站上所有的新闻便都成了旧闻，如果真要看新闻，还得坐在那里等刷——一会按下F5，看有没有什么更新。

说到“等刷”，一下又让绝影想起了大学时玩游戏的情景，班上好几个人组成一队跑到猪洞练级，奈何人多猪少，于是大部分时间只好傻傻地站在那里，等着服务器刷怪物出来，就是所谓的“等刷”。

这事情下面的人也反应了好多次了，一来绝影怕他们等久了又越级上报，二来也正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所以赶紧继续往上报。

于是在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周总把几个人都叫到一间房间，认真而严肃地说：“最近小绝反应，大家认为生

活和工作太单调。这是个大事情，影响到大家的心情了，必然影响到大家的工作，所以我和陈董非常重视，专门开会研究了这种情况。”

说到这里，周总停了一下，似乎是在观察大家的反应。

可是大家都像事先约好了一样，一个个都不动声色。看不出什么端倪，周总又继续说：“我和陈董决定，以后每周咱们放半天假，陈董是北京人，让他司机带着大家出去转转，想去哪里就由你们说。”

周总在说这个的时候把声音提得很高，绝影很明显地听出这语气里带了多大恩惠的味道，就比如你一个月工资 3000，那每周的半天假起码就值 1000，你想，这都大到你工资的三分之一了，还不大？

本来周总还等着大家说几句话，但是大家还是沉默，他望望绝影，绝影也不说话。在这种情况下，周总忽然觉得有点尴尬，于是转移话题说道：“另外我还和陈董商量了下，觉得大家到北京来做开发确实比较辛苦，所以咱们这次适当提高一些工资，具体多少，下来我再分头通知。”提高工资，这是来北京前陈董就有的承诺，所以绝影并不惊奇。说实话要不是陈董有这个承诺，自己哪里给燕儿交得了差。所以有时候老板啊，也得为员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绝影是不在乎多那么千儿八百块钱，说实话要是我真的是为了钱，老早就和 Bug Yang 他们拉个队伍搞私活去了，或者直接辞职了去跟大爷搞。以前还没退路，现在大爷就坐那里等着自己，而且还是认真的。

这毕竟是在公司啊，在公司他是员工，你可以要求他们像每一个 BOSS 说的那样：要热爱公司，要把公司当成是自己的，一切要以公司的利益为重。可是回了家呢？回了家他就是男朋友或者老公或者儿子或者爸爸。身份不一样，肩上的责任不一样。在公司对 BOSS 负责，回家就应该对家人负责。如果你让他对 BOSS 负了责，却弄得他没办法向家人负责，问题就大了。毕竟，真正能左右一个人想法的往往不是 BOSS，而是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周总说完这话，又望了大家一眼，大家还是没说什么，来北京前绝影就把提高工资这个事情给大家透了点风，要不，在这种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条件下工作，大家早闹翻了。可周总又不知道绝影早走漏了风声，于是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家本来就是这样的，这是正常的，越发觉得这里面还有很多剩余价值可以挖掘。

见大家没什么反应，周总继续说：“刚才说了，到北京就按照北京的标准适当提高了工资，公司也安排了住宿，所以吃饭嘛，就没有补助了，虽然这里每天都有人做饭，这几天就算了，从明天开始，大家就自己出钱，想吃什么就让做饭的去买什么。”

周总这样说，大家还是没说什么，绝影的心里却翻了。因为在这之前，陈董除了承诺提高公司还承诺了由公司安排食宿。绝影也是很得意地把这个事情告诉燕儿，意思就是我到北京挣的钱就是纯粹的钱，反正人生地不熟，平时也没地方好去。

燕儿在心里一衡量，才勉强能够接受。现在陈董不露面，周总却做在这里把一切都驳倒了。真是一个红脸一个黑脸。以前绝影就经常听别人说，老板的话千万不要相信。一个人说了，不信，两个人说了，也不信，大家都说了，还是有点不信，毕竟如陈董经常说的：“小绝啊，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我不让你们失望，你也不会让我失望。这就是绝影的想法。

这一刻，绝影突然觉得一切都那么假。可是，在这个时候，他还是把一切都强压住了。周总把一系列决定宣布完，说：“大家都先忙自己的吧，小绝你留一下。”

以前在公司也经常是这样，有很多事情，周总还是只跟他商量。这样看来，周总他们对他还是很信任，也正因为这样的信任，绝影才一次又一次决定不让他们失望。

周总呷了一口茶，缓缓地对绝影说：“怎么样，我刚才宣布的，你觉得还有什么不好的，都可以提出来。”

绝影很想说管食宿的事，可周总一点也不提，也许是在故意回避，于是他也平静对周总说：“周总，我想这个 CASE 可以回四川做么？”

他的语气很平静，可是内心很不平静。

周总显然没料到绝影会突然说出这句话来。虽然语气很平静，但这是从绝影进公司以来，他所说的最具挑衅地话。

周总毕竟是周总，他很快就压抑住心里的吃惊，也用平静的语气达道：“恐怕不行。你也知道这个 CASE 的情况了。我们必须随时和医院，和售前公司保持沟通，否则开发起来非常困难，你说呢？”

球又踢回绝影这里，他低头说：“知道了。”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

“那好，有什么问题尽管跟我踢，CASE 的进度你好好把握一下。”

从周总屋子出来，绝影越想越不服气，以前他多不理解燕儿，认为燕儿才是不理解自己，现在他突然明白燕儿为什么每次都是那么斤斤计较喋喋不休。也许她当时的心情就和自己现在一样。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一定要信守自己的承诺，如果你没把握做到，最好就不要去承诺，至少你什么也不承诺，别人不会看不起你

疯狂的程序员(64) BugYang 离去

事到如今，绝影算是已“萌生去意”，但这“去意”虽然萌生出来，奈何 CASE 还摆在那里，打压着这“去意”。这就像江湖或者武林，老前辈们尽管都八九十奔百的人了，头发胡子都白了一大把，这样的人，不要说武功，就体力恐怕都比不上年轻人——当然，张三峰可能要除外——但前辈毕竟是前辈，除非我死了，其他人都别想碰我这方丈主持或者武林盟主的位置。

这都不重要，关键是年龄都一大把了，还跟年轻人一般见识，非要去争个方丈主持或者武林盟主。年轻人不懂事，自己活了一辈子，应该知道什么才是值得追求的了。

大爷还是天天都出现在他的 QQ 上，他自己每次上 QQ 都隐身，而大爷恰恰和他相反，不但随时随地都上着，还充成 QQ 会员，让自己名字红红的，排在对方众多好友的前面，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在线似的。

绝影小心翼翼地在 QQ 上对大爷说：“我想辞职了。”

“嗯，你想通了。出来，跟我搞吧。”

“不是，就算没有你，我也准备辞职。”

“我知道，我知道，那你怎么安排的？有什么打算？”

“现在还只是个想法呢！说实话我还欠着公司两万块钱呢。要是不把钱还了，还辞不

了职。”

欠钱这个事，绝影自认为说出去被人笑话。因为以前念大学的时候问土匪借了钱，都工作了好几年了，土匪还经常拿这事愤愤地说：“别得意，大二的时候，你是不是每周都问我借了钱？”

“是借了，还了吗？”

“还了。”

“还了你还说什么？”

“那倒是，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觉得你有啥好得意啊，以前还不是问我借过钱？”

“可是没得意啊。”

.....

所以除了家人，绝影从没跟别人讲他欠了公司钱。这次给大爷说，一方面大概是在心里已经对他解除了戒备心理，二他不是想让自己出去跟他搞吗？既然如此，大家就一起想想法子。

大爷沉默了一会，认真地说：“如果你真准备辞职跟我搞，那我先拿两万块你把钱还了吧。”

绝影料到大爷会帮他想办法，但没想到大爷居然会这样说，两万块啊，自己身边大都是打工的人，两万块的确不是个小数目。就像燕儿计算的，以自己一个打工仔的身份，要把这两万块给公司还清，那得等到 2009 年。

所以，绝影想，这肯定不是真的，大爷在说着玩。于是他也用认真的口气说：“两万块，可不是小数目啊。你想清楚没有？”

“当然，我告诉你，以你的技术和我的市场，只要你出来跟我搞，我们俩一年搞个三十万都只是保守估计。”

“我不信。”

绝影确实不相信。以他对自己技术的信心，你给他说年收入十万他睡着都会笑醒，这样还比较现实。什么叫“物极必反”？你要是像大爷一样一下给他说个三十万，这时候他就不会笑了，不是因为他清醒，他认为这是在吹牛。

即使这样，大爷的士气也没受到打击，他说：“信不信你跟我一年试试就知道了。反正我至少保证你每月 6000 收入，也比你在公司好。”

绝影叹了口气道：“收入不是最重要的。不过 CASE 还得做，而且我是公司技术经理，辞职是个大事，容我徐图之。”

大爷给了绝影承诺，先不管是真的假的，绝影觉得压力小了很多，星期天给燕儿打电话他就把辞职的事情告诉燕儿。

“本来陈董承诺又管吃又管住的，现在啥都没做到。我想辞职了。”

听他这么说，燕儿得意了起来，以前正面侧面背面劝他辞职不知道劝了多少次，他就是不听，不但不听，还总认为他自己是对的。现在可好，他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愿意听自己的意见了。

“你早该这样想了。去之前就该这样想，根本就不应该去。”

“话不能这么说。要不是因为我在公司这几年，我也不可能进步得这么快。说实话，公司和周总陈董对我还是有恩啊。”

“你呀，最大的缺点就是别人给了你一点小恩小惠，你就总觉得欠了别人。他对你有恩，这点我也不否认。但是你也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 CASE，你加班加点地工作，说实话，帮公司他们解决了很多燃眉之急，也算报答了他们。你不欠他们什么。”

如果说绝影在心里最后的斗争就是周总他们的恩情，听了燕儿这席话，他突然开悟了。是啊。想想自己在公司，对待每一个 CASE，每一个任务不说一定最到最后，但都尽了自己

最大的努力，为什么？一方面是自己性格本身如此，自己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好。另一方面，不得不说这是在潜意识里面报答他们。正如陈董经常说的：“小绝啊，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啊。”自己也确实没让他们失望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也并没有欠他什么。

这就像两个人谈朋友，或者结了婚，如果两人都像热恋时说的和想的那样能天长地久白头偕老也不错，但问题是事情往往都和想的不一样。于是只好分手或离婚。分手和离婚的原因是多种多样，但从来没听谁说：“他用了我的钱，欠了我多少多少，所以不能离婚。”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嘛。

这么想，绝影觉得一切都释然了。他对燕儿说：“好。我这就跟他们说。”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离开公司？”

“可能还要一段时间，这个 CASE 要做完。”

“那有什么用？等你把这个 CASE 做完，你已经被他们利用完了，那时候才辞职和现在辞职效果根本不一样。”

燕儿这么说，绝影生气了：“什么利用不利用？公司利用我？我不是也在利用公司挣钱吗？这 CASE 是我负责的，我一定要把他做完。我今天这样对待工作，这样对待公司，明天就会这样对待你，这是你想要的吗？出来后的退路我已经找到了。为什么还要为一点小事斤斤计较呢？”

绝影发了火，燕儿也不说话了。

来北京才两周，Bug Yang 又坐不住了。他找到绝影说：“影头，我实在受不了。”

“为什么？你不是说你很想来北京坐封闭式开发么？”

“不是因为累。我还是觉得我待遇太低了。现在做这么大个 CASE，我们才几个人？关键想不通的都还不给我转正。既然让我来北京，说明在技术上肯定了我。但是又不转正，这不是不信任我吗？”

Bug Yang 说出这席话，在以前，绝影肯定又会把他臭骂一顿，这一次，他却什么也没有发作。他想告诉 Bug Yang 他本来确实没机会也没资格来北京，是自己好不容易才把他争取过来，他还想告诉 Bug Yang，陈董他们并没有他想像中那样重视他，他总觉得自己工资低，可是陈董他们还是不愿意给他涨，为了安抚他的情绪，到最后，自己是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几百块发给他。让他来，其实并不是因为自己或者周总他们肯定了他的技术，只是因为自己对他有个承诺。

可是，他没有把这些告诉他，他冷静地说：“那你的想法呢？”

“我要辞职。”

“什么时候？”

“现在。”

说得很平静，绝影心里还是震了一下。他想到他会辞职，他不相信他居然会在这个时候提出要辞职，而且就是马上。现在 CASE 正做到将近一半，Bug Yang 自己的部分也才进行了差不多三分之二。这时候他要是走人，后面的摊子根本没人能收拾。

他记得清清楚楚，在公司里，技术上不说，他对下面人说得最多的就是要对自己负责任，自己的 CASE，无论发生了什么情况，一定要做完。

念高中的时候政教处主任就教了他，成才成才先成人再成才，绝影一直把他这翻言论牢记在心。

同样写程序也是如此，先学会做人，再学写程序。平时在公司，听了他的话，Bug Yang 都一个劲的点头，他还一位他真就明白了，所以他才信任他，才力排众议让他来北京。

Bug Yang 镇定地说出这句话，他料到绝影会生气，不过也没关系，反正也打定主意要走了，要生气就让他生吧。

可是马克吐温说，穷人在想哭的时候也想笑。这一次，绝影没有生气，他平静地说：“交

接都准备好了吗？”

Bug Yang 见绝影没有生气，连忙说：“都准备好了。说实话，我做这个决定，就是针对陈董和周总。影头，你对我没得得说，我还是想跟你混，跟你学东西。东西还没做完，如果人手不够，你要是让我留下，我就留下，把东西做完。但是以后我肯定不会买他们的帐。”

在平时，这是句很经典的拍马屁的话。这时候，绝影很难过。他很喜欢这个有激情的年轻人。可是，在一起这么久了，他总是说要跟自己学。自己也教了他很多东西，他却连最重要的一点都没学到。所以绝影还是平静地说：“你走吧。我以前就跟你说过。在公司，你不去做，有人会来做。一个 CASE，你公司不接有的是公司来接。希望你以后能有个好的发展。”

“谢谢影头。我觉得跟你这么久，我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我想以我现在的技术，找个好工作应该不成问题。”

绝影沉思了一会，点点头：“小杨啊。你我共事了这么久，我最后一次再跟你说些话。你知道禅宗吗？禅宗里有段名言：说我们在修炼禅宗之前，山脉就是山脉，河流就是河流。我们在修炼禅宗的时候，山脉不再是山脉，河流不再是河流。等我们修炼完禅宗后，山脉又复为山脉，河流复为河流。这就像以前哲学里学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比前一个阶段有进步。虽然第一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看起来很像，但是他们本质已经不同了。我从学写程序到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深刻的感觉到这三个阶段。最开始的时候学了点皮毛，能写个 Windows 下的程序，就觉得自己很牛了，用你的话说，就算卫星也能放上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啊。后来慢慢接触的 CASE 多了，接触的人多了。又发现自己其实还是很菜，掌握的东西都很肤浅，比自己牛的人多的是。再到后来，CASE 做得更多，接触的人也更多，我又发现，其实自己技术还是不错的，‘牛人’谈不上，‘高手’应该算了。现在，你觉得你技术很牛了，你处在哪个阶段呢。”

Bug Yang 一直默默地听着，不说话。过了好一阵，他说：“影头，我觉得我算到第三个阶段了，至少离你不远了。”

Bug Yang 走出去。绝影望着他的背影在心中默默跟他道别。他只能祝福他一路走好，因为即使在这个时候，他还是没能看清楚自己，他还是不能明白绝影要告诉他的最重要的东西——**对一个程序员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和锻炼的机会，而是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程序员。**

正因为这样，他觉得自己已经帮不了他了。

Bug Yang 走了。也许他认为这次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他一直耿耿于怀的周总和陈董。其实他错了，陈董很爽快地同意了他的辞职。一天之内就把工资接清并将他送上回去的车上。其实一个员工在公司地位如何，从 BOSS 对待他们辞职的态度就能看得出来。

晚上，绝影给陈董发了个短信：陈董，你能来一下吗？我有些话要跟你说。

陈董其实已经睡了，但是他马上回短信说：“我立刻过来。”

这时候，已经是深夜一点多。

陈董一来就坐在沙发上说：“很抱歉。你知道，我老母亲年龄也很大了，我必须在家多陪陪他。有什么事？有事就说！”

绝影点点头，凝重地说：“陈董，你经常说‘小绝啊，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这一次，小绝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听他的语气，陈董心里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你说，我听着。”

“首先，小杨的事情，我应该负责，当初我很信任他，没想到他在这时候走了，这摊子很难收拾啊。”

陈董舒了一口气，说：“就这事啊？这事也不怪你。看人啊，还是需要很多经验的。现在 CASE 紧急，你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 CASE 做好就行了。人手我和周总会再来安排，实

在不行的，我来写代码，我想我的水平应该不会比 Bug Yang 差吧。”

“还有。陈董，我想离开公司了。”

疯狂的程序员（65）辞职

绝影的话一出口，陈董的心猛地震了一下，但陈董就是陈董，很快他就让自己平静下来，虽然语气中还是透着一丝难以察觉的不安：“嗯。说说吧，什么原因？”

绝影没有回答他的正面问题，继续说道：“我知道在这个时候跟你提这个是很不合适的，本来想这个 CASE 做完了再提，但这次我是很认真地考虑过，正因为很认真，所以我还是先提出来，以便公司安排交接，也是对公司负责。我也知道，这句话一出口，我们之间很多东西都会发生变化了。”

陈董盯着绝影，摇摇头：“不！你说，是什么原因，如果我能满足，我希望你能收回你刚才的话，我可以当做没有听见。你应该知道，我和周总处理问题向来是对事不对人。”

绝影也盯着陈董，摇摇头：“对我来说，离开公司是个很大的事情，我不想以此来要挟公司什么，你知道我不是那种人。其实原因是很复杂的。我想简单地说三点：一，我觉得很累。半年来，我不断地出差，做 CASE，写程序，公司人手一直不够，这个问题从年初说到现在，已经年底了，你跟我承诺过很多次，一定要在什么时候解决人手问题，可现在还是没有任何起色。现在 CASE 越来越大，真的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做完的。二，坦白说，我觉得待遇低了。我想在 2008 年结婚，结婚大概需要 10 万，可是我觉得我在公司干到 2008 年也挣不到这么多钱。在四川不说了，就说到北京吧，把什么都算下来，这个月应该有 3000，你总说，咱们不跟别人比，就跟小刘比，可小刘在北京的工资就是 6000 多，根本没法和他比。三，在公司干了这么多年，自己提高了不少，这点，我要谢谢公司。从最开始做 KIPACS 装工作站到后面的体检车，RIS，HIS，算是‘系统’了。可是为什么公司你当初给我们描绘的蓝图还没有事先呢？公司为什么还是小公司呢？你当初说的什么股份阿说实话我没想，因为这是不现实的，我自己知道。但我在进步，我也希望公司进步，希望公司越来越大，自己才有更好的发展。如果公司做不上来，我只能另外找更好的出路。”

绝影把一二三列出来，这时候陈董觉得他肯定是认真想过，整理过思路的，所以，他提出辞职，一定是认真的决定，绝对不会是以次来要挟公司提高待遇。他思考了一会：“你说得对，你辞职，这对你对公司都是个大事情。现在公司的股东多了，技术经理辞职这么个事情我一个人也说不上话，我们还要开个会好好研究一下。你提的三个问题，我可以先简单答复一下：一，你要是觉得累，我以后可以尽量不安排你长期出差，这是我能够履行的承诺。二，这次的情况比较特殊，虽然小刘工资高，但他毕竟是长期在北京，我们只是临时过来，而且我们还管着住。三，公司会发展的，也许就在这个 CASE 以后。小绝啊，你想想，从你刚来公司，我们就在种这颗树，现在眼看他就要开花结果了，你却要离开，你不觉得这是很大的损失吗？”

听了这席话，绝影觉得很想笑。几年了，承诺他听得多了。说 BOSS Liu 是长期在北京，说我们还管住，以次来反驳他待遇低的问题，有意义吗？你找这样的借口，还不如不找借口，还不如说：“是的，我们的待遇的确比小刘他们低。这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这样说，哪怕你不提高待遇，至少别人听来，会觉得很真实，很诚恳。现在，连这些真实和诚恳都没有了。

两人说话间，绝影一直站着，这时候，他一边踱着步，一边说：“当然，我说的是‘想’离开公司。最后的决定，我会等你们开完会，不过，我希望时间不会很长。按照进度，这个 CASE 会在 12 月 31 号验收，你给我们的承诺也是 1 月 1 号回去，我想，

就在1月1号再谈吧。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对CASE不负责任，这件事，我向你保证，不会影响到CASE的进度。”

陈董也站起来，说：“我相信你。这件事，其他人知道吗？你跟周总说过吗？”

“其他人不知道。我想明天跟周总说。因为他是经理，负责着人事，所以我觉得他有必要先知道。”

“答应我，这事先不要给周总和其他说，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为什么？我觉得周总有必要知道。”

“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你提出辞职意味着什么？是对整个公司士气的巨大打击。所以请你先不要跟周总说，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绝影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目送着陈董离开。

话说出口，绝影觉得心情好了很多。以后的时间，他和陈董还是经常见面，两个人都做出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

Bug Yang留下的代码看来又需要全部重写，否则他一定又会边修改边骂，骂了别人，自己心情还弄得很糟糕，与其如此，还不如自己全部重写，就算代码写糟了，该骂的也是自己。以前Bug Yang在的时候，因为自己也很忙，所以没怎么去看，现在他走了，那部分就必须耍人来做，其他人的事情都排得满满的，又得绝影来，他不上，就没人上了。

这时候才能认真看，看了后气就不打一处来。写代码，就像写自己的思想。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可以说没有两个人的思想是一样的，如果说大方向一致比如说都信仰马克思还算好，稍微修修补补，勉强也能统一，如果连大方向都打不着边，一个信耶稣一个信穆斯林那就麻烦了，那冲突爆发起来就像美国打伊拉克一样火爆。

陈董问：“怎么做？”

绝影答：“全部重写。”

“可是时间不够阿。”

“可是如果不全部重写，以后花在维护上的时间会更多，与其交上去验收又被发回来，还不如拼一拼。”

陈董想了一会，点点头：“能不能先想想办法，现在我只要能验收。”

“没其他办法。让我做吧，我会按时完成。” 陈董又想了一会，点点头：“那就辛苦你了。” 开发和市场就是这样不协调。现在很多人，看了市场流行的软件或者行业软件，大都会鄙夷地说：“就这么个软件，居然会这么畅销。这东西我也能做，认真一点，还会比它做得好。” 你当然能比它做得好，问题是，做出来了，你能像它一样进入市场吗？

所以在陈董看来，一个CASE，只要能够卖出去，能够通过验收，在商业上讲它就是成功的。效果都是一样，与其花大力气去做得非常精制比如节约点时间尽量过关。时间就是金钱呐，有了时间，这个CASE做完，我还能再接一个CASE。

可绝影想的又和他不一样。什么是“商业价值”？他懂不起。在他看来，一个产品卖出去一份和卖出去一万份没什么差别。哪怕只卖出一份，客户对它的评价是好的，那么就是100%的成功，同样的，即使卖出去一万份，却没有一个客户来肯定它，这就是100%的失败。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绝影是当仁不让。

这样对陈董说，绝影当然知道又要累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事情总耍得有人去做，现在我在公司，这个人就是我，明明自己累得要死，还尽把活往自己身上揽，这不是自己虐待自己吗？

可自己居然还虐待得很开心。

情况还是和以前差不多，还是几乎没有“精神生活”，每天除了睡觉就是坐在电脑面前，睡

得也越来越晚，最初是一两点睡，后来是三点四点，到最后，干脆等吃了早饭再睡。绝影不睡觉，其他员工就不好意思，没事找事也得挨到他睡觉的时间。

绝影也看出一点端倪，走到他们房间说：“大家做完了就先睡吧，还是要注意休息，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讲这话，绝影是发自内心的，可他们却更加诚惶诚恐，立刻关掉游戏电影，当着绝影的面又打开 VC。

绝影想继续跟他们解释，可越解释越没用，越解释他们越当真，绝影马上想起土匪：土匪挖空心思去追一个 MM，奈何人家 MM 就是对他不感冒。但凡追求一个 MM，要是人家一开始就不感冒，建议还是不要追了，你越追得紧，人家越不感冒，人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可是土匪不知道。有一天，土匪终于兴高采烈跑回来大呼：“有进展了。今天，她终于对我说了。”

“说了什么？”寝室的人正准备暗暗佩服他。

“她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对你说不。’”

真是大煞风景！全寝室的人都知道这话的意思。可是土匪不知道，他说：“下次她一定会对我说‘是’！”

结果，四年大学土匪还是没有等到这个“是”。想到土匪，让绝影又想起了大学时疯狂的那段时间，也是几乎天天晚上通宵，不同的是那时候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并且没有一分钱收入，现在也做着自己喜欢的事，还拿着工资；那时候有燕儿陪在自己身边，有时候还得骗骗她，先假装跟她一起睡，等她睡着了，再偷偷爬起来打开电脑——千万不能开灯，现在呢？只有一张空床等着自己，那床很大，睡上去也很舒服，可每当绝影躺上去，总觉得那是张巨大的口，随时会吞噬他。

天天独守空床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明明有女朋友，或者有老婆，却要天天独守空床。

到 12 月 31 号，绝影很自信地在医院和政府部门领导的注视下向大家演示了软件，陈董和周总心里还是有点虚，生怕出了什么问题当场下不了台，平时都没什么，关键这次是领导在场。

所以有一得也有一失，商业上的东西，你可以偷工减料节约时间创造更大的利润，但是你拿着产品面对客户怎么办？你心里就是虚，因为你没底，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就是赌一把，赌这次运行会不会有问题。

可是绝影不一样。产品拿在手里，他有 100% 的信心。就像做毕业设计。快答辩的时候，很多人紧张得不得了，一边背着论文，一边祈祷着答辩老师千万不要问这个问题，千万不要问那个问题。而另一部分人又恰恰相反，反而期待着老师问这问题问那问题——平时做的都无所谓，这关键时刻，才是展现自己的时候！

验收完毕，陈董如释重负，他把绝影叫到阳台上：“小绝阿，真没让我们失望过阿。这次真是太辛苦你了。一个人做了两个人的工作，说实话，让你做的时候我心里都没底。”

绝影做出一副轻松地样子微笑了一下，说：“当然，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陈董听出他话中有话，再想不到其他什么好说的，连忙从钱包里掏出一大叠钱，数了半天，递给绝影说：“这是 7000 块钱，小杨走了，你做了他的工作，按道理他的工资也应该你拿，剩下的是这两个多月的开发奖金，虽然产品还没投入到使用，但商业归商业，开发归开发，你们辛苦了两个月，先把这部分奖金拿了，剩下的奖金等产品投入使用咱们再发。”

绝影接过钱，7000 块，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这是他一次从陈董手里接过的最多的工资，以前第一次拿到 100 块，很兴奋，第一次拿到 500 块，很兴奋，第一次

拿到 1000 块，很兴奋，可这次，他没有一点兴奋，他把钱揣起来，没对陈董说谢谢，因为他觉得，这是他应该拿的。

1 月 1 日，绝影、陈董和他的司机做在一家餐厅里。这餐厅绝影很熟悉，来北京两次，陈董都是在这里请他们吃第一顿饭。今天他们来得比较早，人很少，三个人拣了张靠窗的位置坐下来，陈董要了杯茶，绝影要了杯咖啡。

气氛看起来有点紧张，僵持了好半天，绝影先开口了：“陈董，我决定离开公司。”

疯狂在程序员（66）球不是一个人踢的

愣了好一会，陈董才很美国式地摊摊手说：“其实今天我是带了条件来的，之前我们已经开了董事会，给出了一个我认为非常优厚的条件，但既然你第一句话就这么说了，我觉得后面的都没意义了。”

绝影笑一笑：“我不知道是什么条件，当然现在告诉我也没什么意义。我只是想做一件我想做的事情。陈董，希望你能理解我。三年了，说心里话，只要我在公司，有什么事情我总是先想到公司。这次，我想为我自己想想，做一件我想做的事。”

陈董点点头：“我当然能理解你。我和周总也是这样过来的。只是，我不想看到你碰壁。出去以后，如果有什么不顺心，随时跟我联系。其实昨天，小 L 也来跟我辞职了，我都觉得没什么，像小杨，像他，走了，我们能很容易再找到这样的人，可是你走了，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遗憾啊。”

绝影喝了一口咖啡，淡淡地说：“谢谢。”但是在他心里，他说：“陈董，真的谢谢你。可是你这样说了，我永远不会再回来找你。”

“那么按照协议，你欠公司那两万块钱必须还……”

陈董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有点尴尬，这是当然的，什么事情但凡谈到钱，就容易尴尬起来，哪怕是绝影和土匪，前一分钟还在称兄道弟，后一分钟，绝影说：“你上次借我那 1000 块钱呢？”还没说让他还，他马上就翻脸了，冷冷地说：“哼！还兄弟呢，我就晓得你一直对那 1000 块钱耿耿于怀。下个月还你就是，以后有啥事也别找我。”

话是这样说了，可是下个月土匪没还钱，绝影也没再提起，他们还是做着兄弟。

绝影料到陈董会提出这个，这也是正常的。但他没想到陈董会在后面加上“必须还”三个字。同样的一句话，正因为有了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要挟，背后的意思便是：“要辞职是吧，辞职就还钱，不还钱就别想走。”不过这绝影也能理解，说实话，虽然陈董做了好多年市场和销售，但在面对客户的很多时候绝影还是觉得他说话有些不妥，连绝影都能看出来的明显的破绽，都毫不掩饰地从他嘴里蹦出来，也许，这就是陈董的特点吧。现在的社会，一个人说话，不怕他说得不好，就怕他说得没特点。

陈董当然知道绝影要辞职，强留是没什么用的，与其去强留别人，还不如给自己多留点面子。

可是陈董又没想到，平时在公司，那两万块钱确实是压在绝影身上的一块大石头，可是当他真正决定辞职，两万块钱又在他心中变得无足轻重。用燕儿的话说：“那是两万，不是二

十万。”

钱从哪里来？从哪里来他没想。也许大爷真的会给他，也许又不会，可是这又有什么呢？以前做的很多事情，很多 CASE 不都是没想过吗？在 EB 中用 DHTMLView，当时连 DHTML 是什么都不知道，居然还是敢去做。

很多时候，事情都无法想得很完美，反而是逼得你把它做得很完美。

所以绝影正声道：“当然，在正式离开公司之前，我会把所有钱结清。”

半晌，陈董不再说话，气氛更加尴尬。好半天，他才开口道：“按照惯例，应该是辞职一个月之前有书面或者口头的申请。可是我希望你能给我多一点时间，我想，再两三个月吧，说实话，要找一个人来接替你的位置还是很困难。”

“当然。我的想法也是做到过完年。说实话，在公司的这些年，就技术上来说我自己都感觉到自己提高了不少，在这点上，我要感谢公司，感谢你和周总，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

陈董摇摇头：“这不是因为我们的信任。三年了，人我们也招了不少，有差的，也有有潜力的，但是终究没有人能像你一样提高得这样快，更没人超过你。为什么？小绝阿，你想过没有，环境和客观条件不一样了。那时候公司很困难，最糟糕的时候几乎只有你一个人写代码，很多东西要是你不写就没人能写了，你不写，CASE 就做不下来，公司不可能生存，在这种条件下，逼着你去学习，去进步。现在公司条件好了，人多了起来，技术也有了一定的积累，好多人以为现在就到了‘享福’的时候，脚步停滞了啊，遇到什么不懂的问题，Google 上一查查不到，也都上报到你这里来，这样去做，怎么可能很快进步呢？小绝啊，你和很多人不一样，你身上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东西。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你以后会很了不起。所以，即使你现在离开公司了，我也相信你会有很好的发展。你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

停了一会，陈董望着眼前的茶，默默地说：“一切都回不去了。”

绝影也默默地说：“是啊，一切都回不去了。”

“那么，你有什么打算呢？”

“其实还没什么明确的打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我绝对不会是因为另外一个工作而辞职，与其这样，我不如直接跟你要求加薪，在公司三年了，有什么事情我从都很直接地跟你谈。”

陈董点点头：“这我相信，开董事会的时候大家就众说纷纭，但我始终坚持你不是因为另外的工作而从公司辞职。不管你今后从事哪方面的工作，我还是希望对公司的一些核心技术……”

“我知道，”不等陈董说完，绝影就打断了，他没有打别断人说话的习惯，但今天，他觉得陈董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困难，那话一定在他心里酝酿了很久，可是怎么跟他说呢？说出来绝影会怎么样想呢？“陈董，你放心好了，从公司出来，至少在一年之内我不会再从事医疗领域的工作。你知道，四川做医疗的公司又比较少。”

“好，好，我相信你。”陈董这么说的时候，把头埋得很低，就像一个正受批评的小学生。好半天，见陈董不再说话，绝影又喝了一口咖啡，说：“陈董，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很早以

前就想说了，但今天说比较合适。还请你别生气。”

“说吧。”

“我觉得，一个公司，不能过分依赖一个人的力量，这样对公司来说是很危险的，考虑到极端情况，如果这个人突然走了，对公司的打击是很大的。”

陈董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是阿，看来公司的人事制度，我还得跟周总重新商量一下。谢谢你提醒了，既然你说了，我希望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不再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我们仅仅是朋友，你能再给我提些意见吗？”

“意见谈不上，就谈谈我在公司这几年的感想。很多人都说，销售才是王道，销售人才才是公司最需要的。这次来北京，我也发现公司慢慢把重心放到销售上了，这也没什么不好。其实我各人觉得，销售人才是很好解决的，给高工资，多发点奖金——凡是涉及到钱的问题都是最好解决的。可是程序员就不一样了，程序员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有点臭知识分子脾气，就像我自己一样，首先你得尊重他，要给他自由发挥的空间，不要什么都卡死了，要按照什么做什么，功能要一二三四，要在什么什么时候做好。就像 Bug Yang，对他技术方面就不做评价了，但你在四川是亲口答应过他去北京之前转正。你刚才也说了，这次来北京的三个开发人员，包括我，全部都辞职，这是为什么？只是巧合吗？我觉得有必要好好思考。”

陈董一边听，一边默默地点头，忽然想起什么，问：“那小龚呢？小龚有什么打算？”

“既然我都要离开公司，估计她也快辞职了，不过到底怎么样，还是要尊重她自己的选择。”

陈董点点头，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行，行，我早做打算。”

这次的午餐异常平静，陈董，绝影，司机都不说话。吃完饭，陈董问：“下午就走了，还有什么安排吗？”

“再去见见小刘，其它没什么了。我自己去就行。”

临走的时候，陈董突然说：“小绝啊，你知道吗？第一次你对我说想离开公司那个晚上，我一夜没睡。”

这次见到 BOSS Liu 和上次在贫民窟外大不一样，似乎他早就预料到绝影会去跟他见面，特别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

绝影还没说话，这一次 BOSS Liu 先发制人道：“BOSS 啊，最近有啥研究成果？拿出来分享一下。”绝影扬一扬拳头说：“少来了，抢我台词！”

BOSS Liu 笑笑：“CASE 怎么样？交出去了吧。”

“当然，不然我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来找你。”

“我就知道，什么 CASE 到 BOSS 手上肯定是有百分之百把握的，当初陈董还跟我叫苦，说我要是不来，这 CASE 就没法做。我当时就想：陈董啊，你这样人说把人家 BOSS J 当什么了呢？所以我就是对陈董有意见，一面跟别人叫苦，一面把自己的王牌雪藏起来。”

绝影摆摆手：“算了，不说了。今天我已经跟陈董辞职了。”

听了这话，BOSS Liu 也吓了一跳：“你疯了？为啥？”

“辞职这个事情，你也知道，原因是很复杂的。”

BOSS Liu 点点头：“那也好，说实话你在那边待遇也太低了。就我们公司，几个人根本没法和你比，还不是一样一个月五六千的。要不，你来我们公司吧，我去跟老板说一下，给你

安个好位置。”

绝影摇摇头：“这个我没想，总之先回去再说。上

次你跟你说过的那大爷，让我跟他一起搞，搞什么还不知道，总之回去再说。”

BOSS Liu 有点不服气：“我说 BOSS 啊，以你的技术，找家好点的公司哪点不好？说实话，我们在一起做的东西不多，觉得你搞设计还算不错了。现在作坊似的软件公司多得很，什么代码啊文档啊都是乱七八糟，过段时间要增加修改个什么功能，根本改不了。我发现我们公司就有点这样的苗头了。你要再去个这样的公司，就等于掉火坑里了。”

绝影笑了笑：“其实，对我来说，去另外一家公司还不如让陈董给我加薪，继续呆在这里。你说搞设计，也很对，不过设计搞了这么多，我自己都有点困惑了。比如一只蜈蚣有 100 条腿，得了关节炎，怎么办？我当然能帮它想个好办法，变成只麻雀不就行了，减轻 98% 的痛苦。这想法是好，问题是：怎么才能把蜈蚣变成麻雀呢？哎，你说得对，球，不是一个人踢的，现在越来越发现这写程序也不是一个人能写的。《天龙八部》乔宗主降龙十八掌的时代过去了啊，求伯君的时代过去了啊。”

本来今天 BOSS Liu 的心情比较好，看他出门换了身行头就知道，哪知这个时候绝影又说起这么深沉的话题，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那么，你是回去准备自己搞了？”

“试试吧。你不是也很想做自己的东西吗？”

“是啊。可不是现在。你想想，人家陈董，有市场，有人际关系，甚至资金都比我们雄厚。我们呢？我们有什么？我们只有技术。正如你说的，程序，不是一个人写的，求伯君一个人搞 WPS 的时代过去了啊。”

绝影摆摆手：“是啊，可是事情总要有人去做，创业总要有人去尝试。要是不出去试一下，一年之后，你还会对我说：我们有的只有技术。鲁迅不是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不怕死的吗？去吃螃蟹，你不一定会成功，也许还会死，但是不去吃，你一定不成功。想比之下，我还更喜欢谭嗣同的一句话：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BOSS Liu 拍拍绝影的肩：“BOSS 的记忆一向都是最好的，这点，不能不让我佩服啊。说实话，我自己顾虑比较多，结了婚了，一家人还等着我养。”

“我知道，我知道。你就待在公司也不错，至少很稳定，我出去奔一奔，看有没有前途。”BOSS Liu 沉默了一会，认真地说：“嗯。你创业，我也支持你。有什么困难，找我，万一搞不走了，要找工作，跟我说。”

绝影对 BOSS Liu 笑笑：“我就知道。这个事情，恐怕很多人都不能理解我，回去还不知道怎么跟燕儿说。如果说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理解我那就是 BOSS 你了。总算有人理解，比起大学的时候要好多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

BOSS Liu 眨眨眼睛：“说什么？不懂。”

绝影只是笑笑。

两人一边聊一边逛，转眼到了一家咖啡厅前，BOSS Liu 说：“进去坐坐吧。”

咖啡厅的光线很暗，周围坐的都是一对一对谈恋爱的，这场合让他们感觉有点不自在。服务员问：“两位要点什么呢？”

绝影看看菜单，镇定地说：“那就来杯卡布其诺吧。”

BOSS Liu 看也不看，说：“来一样的。”

喝了口咖啡，绝影问：“你呢？有什么打算？”

“还不是一样的，不过最近调研了一个新 CASE，不知道 BOSS 你有没有兴趣。”

“只要不是游戏，说来听听。”

“3G 移动平台的 P2P 视频点播。”

疯狂的程序员 67（短信）

BOSS Liu 一边说一边掏出自己的手机。那是部 MOTO A1200 手机，其实绝影已经很熟悉了，早在两人一起做 EB 的时候，中午吃完饭，大家一起到湖边散步，BOSS Liu 就经常拿出来摆弄，一边摆弄一边抱怨按键反应迟钝或者莫名其妙地重启，但说得最多的，还是其中的 Linux，写程序嘛，当然对这方面敏感比较多，对 BOSS Liu 来说，这小小的手机中的 Linux 的意义远远比它实现的功能大得多，以至于很多年以后，BOSS Liu 都一直对 Linux 情有独钟。

而每当这个时候，绝影也摸出自己的 NOKIA 6600，那是款很有分量，很有质感的手机，价值 2000 元大洋啊，在那个时候，以他那样的身份，这手机足以在他所有朋友中鹤立鸡群。玩这款手机的人都习惯叫它“胖 6”，当 BOSS Liu 抱怨的时候，绝影便自豪地炫耀：你看我这‘胖 6’，虽说按现在主流的审美观点，是胖了点，但反应灵敏，关键是稳定性，还是胖子稳重啊，几乎没有自动重启或者死机。在他眼中，NOKIA 啊，质量的代名词，他拥有过的所有手机都是 NOKIA 的。这时候，他又想起了他那个“电蛐蛐”。

那时候在绝影眼中，对 Linux 的认识还停留在 DOS 时代的黑洞洞的窗口，所以他一直对 Linux 不以为然，相比之下，还是觉得 Symbian 的系统成熟，界面友好，扩展性强。直到很久以后，BOSS Liu 在自己的电脑上给他演示起漂亮的 Linux 界面，他才发现，他的思想确实又落后了 BOSS Liu 好多年。

如果说两年之前，两人的分歧还只是汇编和 C++，从那时候起，又多了 Linux 和 Symbian。

BOSS Liu 一边摆弄着手机，一边说：“现在不一样了，智能手机的普及又为程序员提供了很多发挥想像力的空间，正因为这款手机，让我对 Linux 又有了很多看法，也研究了一些移动平台的 Linux。可以说求伯君他们在中国是 DOS 时代开发的领头羊，正因为他们涉足得早，所以占了很大优势。BOSS 你说得好：要么做第一个，要么做最好的一个。可是现在呢？在 PC 上，我们已经做不到第一个，以我们现在技术和资金，要做到最好，也相当困难。而现在呢，智能手机慢慢普及开，终于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

绝影会意地点点头，想了一下说：“可是，我们在这方面可没什么技术积累啊。”

“没有就学啊，正因为大家都没有，如果我们有了，才能成为我们的优势。BOSS 你想想，当年我们在公司，250 块钱一个月的工资，我们有我们的活法，那时候，我们到路边吃一块钱一串的烧烤，喝两块钱一瓶的啤酒。现在呢？工资涨了起来，我们也有我们的活法，这时候，我们去咖啡厅，吃上百元的西餐日本料理。工资涨了，生活质量就提高了。技术也是如此，技术提高了，我们就要有新的想法，不要老停留在‘现在的技术能做什么’上。”

绝影又点点头：“那 P2P 呢？怎么想到做这个？”

“以现在的无线互联技术，要做 P2P 视频点播是根本不可能的，就像上个世纪那猫拨号上网，你能想像用那玩艺看一部几百 M 的电影吗？”

BOSS Liu 这么一说，绝影回忆一下，那时候还在念高中，家里居然有一台联想的电脑。什么型号记不清楚了，反正那时候有台电脑都是很牛 B 的。后来老爸居然也知道了电脑能够上网。把电话线从老远拖过来，小心翼翼地接在猫上。绝影试着从网上下载一个三国志的游戏，一看 IE 那预计时间：“X 天 XX 小时”，当时就想：居然要这么长时间才能下载下来，估计没几个人有那几天的耐性，就算有，一小时几块钱的上网费加电话费估计也没多少人能够承受，与其提供“没有可能”的下载，还不如不要提供“下载”。

可是才短短几年，上网技术就从拨号到 ISDN 再到 ADSL，速度翻了几十番。

BOSS Liu 继续说：“但是我们有一个机会，3G 技术的研究正在大步进行，而且据说不久就会放号测试。到时候，手机上网也相当于从拨号一跃到 ADSL，用手机在线看电影变得可能。”

绝影点点头，BOSS Li 一口把咖啡喝完：“可是，现在的互联网已经发展了好多年了，我们吸取一下其中的经验教训：以前是用服务器提供下载，一部电影好几百 M，现在的人要求越来越高，有电影看了，又不满足了，于是又想着看高清晰的 DVD，一部 DVD 可要上 G 啊。加上这么多的下载，服务器哪里承受得了。你上网看看，现在还有几个服务器在给你提供免费 HTTP 协议的电影下载？大都是 P2P 了，要么你用 BT，天天挂在那里下，可也不方便，还得自己到处去搜集‘种子’，一部电影，哪怕花了一整天时间都下了 80%，有可能都还看不成，遇到一断‘种’，一天时间便白花了。”

“嗯，嗯，我看电影比较少，没研究。”

“有个软件不晓得你知道不，PPStream。就是专门 P2P 视频播放的。这就比较好了，专门看电影，对电影文件做了优化，先下载能播放的部分，只下一小部分，然后边看边下，一直到看完。这就是我想做的，但是，我想把它做到手机上。”

绝影点点头：“好是好，可是怎么赚钱呢？”

“那叫‘赢利模式’，你放心，我当然调研过。现在只是 BOSS 你有没有兴趣，你没兴趣，说啥都没用。如果有兴趣，我可以详细给你讲。”

绝影也一口把咖啡喝完：“这方面我太生疏了，但也知道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这样吧，你先给我一个月时间，我也好好调研一下，然后我把我的疑问提出来，咱们再研究一下，看这个事情有没有搞头。”

BOSS Liu 点点头：“不急，不急，啥事都要先计划好。”

从咖啡厅出来，绝影觉得轻松了一些，BOSS Liu 坐上了回公司的公交车，绝影自己跑去西单图书大厦逛了一圈，本想买本好的 COM 开发的书，结果当然是失望的，也不知道现在到底是绝影的要求太高了，还是现在书的质量真的差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你抱着什么目的去做件事，往往事与愿违，相反有些事情也许你想都没想，却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一次，本来是去买本 COM 的书，出来的时候，他却提了本《Developing Series 60 Applications》，全英文的，本来也有中文版，但这么多年的经验，自己找到的好技术，好资料，都是从英文中来的，虽然这两个版本都是一样，或者说中文版就是英文版的直译，这就像女朋友，在你工作的时候她给你端了一杯咖啡，这时候，如果你刚解决了一个大的问题，你会非常开心，会很感谢她，可是如果你正被一个问题困扰着，百思不得其解，也许你反而会埋怨她打扰了你的工作。

人都是一样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可心情不一样，结果也会不一样。

99 块大洋，有点贵，但绝影还是觉得值得。他迫不及待地给 BOSS Liu 发个短信，BOSS Liu 回复道：不错，不错，新书。

看来 BOSS Liu 对移动平台还真有点研究，居然知道是新书。

回到家，绝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辞职了。”

绝影以为燕儿有很多话要说，因为辞职是燕儿一直以来对绝影的期望，所以他尽量把话说少一点，想听听燕儿的看法。

燕儿却也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有什么打算？”

“还继续在公司做两个月，然后可能跟大爷搞，可能跟 BOSS Liu 调研个项目自己搞。”

燕儿一边蹲着收拾绝影的箱子，一边说：“不管你的，总之你工作上的事情，我懂不起，但是我相信你，在你的事业上我从来没怀疑过你。”

燕儿这样说，绝影感觉怪怪的。正想说什么，燕儿的短信响了，她还在收拾着东西，绝影像往常一样，准备把手机递给她，不经意间往上瞟了一眼，上面写着：有时间多想想我。看名字，是个男的。

“有时间多想想我。”这是普通朋友之间说的么？

当时的感觉，绝影后来回忆，是什么感觉都没有，头脑里一片空白。

燕儿见绝影发着呆，从他手上接过手机，也瞟了一眼，马上把信息删掉，把手机放在自己包里，然后继续低头收拾起东西。

“这是怎么回事？”

“我可以给你解释，但是你要相信我。”

“你怎么解释？你让我怎么相信。我只知道我看到的東西，而且你和我都知道说这句话的人肯定不是在开玩笑，我更知道这句话不是一般朋友间能说的。”绝影突然爆发起来。

“你相信我，我能够给你解释。”

“我不要什么解释，我只知道我看到的。我以为我们之外什么也没有，所以我无论出差到哪里对你总是很放心，也正因为这样，我做起事情来才什么后顾之忧都没有，别人我不知道，但我自己觉得还算对得起自己。今天我刚回来，却看到这个，我不知道我在北京去这几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想告诉你，你对陈董说辞职的时候，我告诉他，我想在 2008 年结婚，结婚，需要 10 万……”

绝影越说越激动，燕儿突然打断他：“行了。你什么都不知道，却又不听我的解释，你为什么一直都这样自以为是，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别人是错的。我们之间有很多问题，我希望自你这次回来后，我们能够好好聊聊，让彼此更加理解，你还记得吗？就在你去北京当天晚上，我们还吵了架。你觉得这没什么，你当然不在意，你还是认为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你可以很容易地满足现在的生活。可是我呢？我想要更多，可是你不知道，这都没什么。更可怕的是，你根本没有试着去知道。你经常跟你下面的人讲人生，讲事业，讲发展，可是你自己呢？你的生活呢？我呢？”

燕儿一边说，一边委屈地流下了泪。

三年半了，绝影第一次见燕儿哭得这么伤心。燕儿一伤心，他自己心里也痛，于是他缓和了自己的语气说：“我知道，我知道，我陪你的时间少了，沟通的时间少了。为什么？说实话，我比别人想的多。我知道现在很多人谈恋爱很浪漫，就像我们在学校一样，因为那时候我什么也没想，不用操心明天的吃喝，不用操心结婚买房子。现在不一样了，想到结婚，我就想通过我现在的努力，以后我们能够生活得好一点，你能生活得好一点。”

老半天，燕儿不说话，一直哭，绝影不怕她指责自己，就怕她不说话，所以他一直说：“别哭了，有什么，好好说，觉得我有什么不好，告诉我。”

过了很久，燕儿才断断续续地说：“你知道吗？我不想过什么好生活，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什么也没有，有一次，我们连第二天吃饭的钱都没有了。以前每次吃小火锅，上了 10 块就发 2 块钱代金券，那天你在屋子里到处翻，把所有代金券找出来，总共 20 块，于是我们只有又去吃火锅。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你、土匪、强哥，带着我、为为和 Fire 去学校后面的农村，我们走啊走，找不到路，后来走到一个养猪场，好臭。土匪又掉到猪粪里。后

来你刚到公司，每个月才几百块钱，我们想买个热水器，可一个热水器要几百块钱，我们存了好几个月的钱，还是不够。最后还是你做了个破解拿了些奖金我们才买下了。那时候我们很穷，可是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们总是在一起。虽然你常常对着电脑，也许对着电脑的时间比对着我还多。可是我们每天都在一起。吃过晚饭，你带我去散步，后面街上的厂房里有只很大的狼狗，你总是去逗他，我拉也拉不住，你逗他，对着他扮鬼脸，他就对你叫，他越叫，你就越逗他，后来向他扔馒头，扔石头。可是现在呢？什么都没有了。你在公司工资越来越高，职位也越来越高，你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你在公司对着电脑，回家还是对着电脑，你再也没有带我去散步。你常常去出差，CASE 一个接一个，说心里话，我知道你进步了不少，可是我呢？我什么也没有了，我不但一点都没进步，反而越来越退步了。很多时候，我想告诉你，我不想再这样生活了，我想改变，我不奢望回到过去，但是我也不要过你所谓‘幸福’的生活，我只想和你在一起，让我偶尔能够像以前一样，感觉到幸福。”

说完，燕儿还一直哭。

燕儿这样说，绝影忽然想起，为什么当时在公司才拿了 1000 块钱，自己就兴奋得像发了疯，可是在北京，陈董给了他 7000 块，拿在手里，他却什么感觉也没有。现在他还能回忆起当时他把那 1000 块钱往天上一撒，然后和燕儿兴奋地一张一张从地上拣起来。因为那 1000 块钱，在那个时候，给他和燕儿带来了快乐，很多幸福，可是现在这 7000 块钱，对他们来说，除了能够吃得好一点，什么也带来不了。

绝影低声说：“所以，你认识了他们。”

燕儿还是哭，没有说话。

绝影拉着她的手：“让我好好想想。”

疯狂的程序员 68（外挂）

还在回家的路上，绝影就发短信把辞职的事情告诉了大爷，原以为大爷在四川等自己辞职等了这么久，收到消息肯定欣喜若狂。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你没有女朋友的时候想有个女朋友，但当你费尽千辛万苦台词排练了几百遍终于半骗半哄有了一个女朋友的时候，你才发现有个女朋友也不过就是那个样子，甚至有时候还不如一个人单身过。

大爷还是用那副面孔对着绝影：“辞了？”

“辞了。那天谈判，我第一句话就是‘陈董，我决定离开公司’。”绝影特别把这句话拿出来，因为他觉得这句对话实在很精彩，精彩到够得上拍电影了。

大爷却无动于衷：“既然你也辞职了，我说话算话，你要是答应跟我搞，我先给你两万块钱。”

绝影的身体稍微颤抖了一下，有点激动，正忙着要点头，忽然又想起什么：“跟你搞，搞什么？”

“搞外挂。”

“不行！”绝影大声嚷起来，“我怎么可能去搞外挂？那个东西不能碰！”

“小声点，小声点。”大爷对着绝影后面的人眨眨眼睛，示意他注意影响，“怎么能碰？有什么不能碰的？”

“对游戏特别反感，说实话要是要搞游戏，老早就跟 BOSS Liu 搞网络游戏去了。而且还是外挂，这东西不好，正是公安机关打击对象。”

绝影越说越激动，大爷却还是那样平静：“我晓得，我晓得，你对游戏有成见，前几次跟你聊 QQ 就听出来了。那又如何？你想想，现实生活中，哪个男人不是自作一副清高状，

骂妓女，骂小姐，骂她们不要脸。但是骂完后呢？还不是跟妓女跟小姐玩得很 Happy。再看看一些当官的，开起反腐倡廉的会来在上面说得头头是道，转身一下讲台手马上又伸了出来。他们对妓女有成见，很大程度上是对‘别人和妓女 Happy’有成见，他们对腐败深恶痛绝，很大程度上是对“别人腐败”深恶痛绝。要是换成了自己，就有足够理由把这些成见抛开了。这叫啥？这就叫假正经。”

“我可不是假正经。这里面还有职业操守的问题，别以为我就一个小小写代码的，还是有职业操守。你到现在才给我说，你要早给我说，我早就让你断了这条路，这事情没法搞。”

绝影这么说，大爷感觉有点棘手。思考了一会，他又说：“我也晓得，这事情确实上不了台面，用你的话说，传出去都被同行笑话。说什么职业操守，我估计你也就是怕 BOSS Liu 笑话你吧，大不了不让他知道，你就告诉他咱们是做外包的，业务嘛，就是网吧安全软件。我也早料到你可能会有这种想法，所以也调研过。咱们不搞国内的，搞韩服的游戏，这样多多少少在心理上容易接受点。你想想，几年前韩国游戏涌入中国，就像日本动画片一样，泛滥成灾，害了不少人，咱们去做韩服外挂，也打击打击他，你也知道，好多游戏都是让外挂给搞垮的啊！”

大爷说到韩国游戏，绝影就想起自己玩的第一款游戏——《精灵》，正是韩国的，也就是这个游戏，害得他大二一年基本上算废了，也正因为这样，才让他今天对游戏如此反感。想到就是气，于是义愤填膺起来，口气有点松动：“嗯，是要好好打击打击，让它滚出中国。不过，做外挂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太危险了，而且我又没做过，还不一定做得出来呢。”

“放心吧，外挂，咱们打点擦边球，再说了，又是韩服的，要是你还不放心，就像上次一样咱们签个合同，你把责任往我身上推，我把责任往卖外挂的身上推，你赚钱，我背黑锅，卖外挂的送死，如何？风险是有点，不过利润还是相当大，你再想想，现在那些大老板大财主，掏第一桶金的时候，哪个不是躲在社会阴暗面？XXX 当初还是靠卖黄色光盘发的家呢！我还不是考虑这样赚钱来得快，你觉得钱赚够了，不想做了，咱们就不做了，有了钱，也好转做正行。”

提到“可观的利润”，绝影又有点松动了。

巴依把阿凡提喊来想奚落他，问到：“一边是金钱，一边是道德，你选择什么？”阿凡提想都没想立刻回答：“要钱！”巴依哈哈大笑：“你阿凡提原来也是个俗人呀！如果是我，我会选择道德。”阿凡提回答：“对呀，尊敬的巴依，人缺什么就会选择什么！我选择钱，是因为不缺道德，缺钱，而您选择道德，正好说明您有的是钱但是缺德呀！”

自己从公司出来，燕儿以前的意思是去北京上海大城市找个好工作，城市不一样，挣的钱也不一样，就像现在很多站长最爱挂国外广告一样，其实就赚个美元和人民币的差价。

平时绝影认为大爷是个严肃的人，年龄到这个阶段了，是必须严肃起来了。听了他这翻话，觉得他又挺搞笑，那句“你赚钱我背黑锅”明显就是《大话西游》里面《Only You》的歌词，不过原文是：背黑锅我来，送死你去。看来大爷心还是比较好，把好事都留给了自己。

又想了一会，绝影稍微点了一下头：“可是我没做过外挂啊，万一做不出来呢？”

听到绝影这话，大爷拍了拍大腿：“你放心，从上次你做出了我那 Case 我就知道，你肯定是能做外挂的。我决定要搞外挂，人也找了不少，你不要总认为你不行，其实你不知道比那些人牛好多倍。”

所以人啊，有时候就是这样，一方面有了一点成绩就认为自己牛得不得了，仿佛自己就是全世界最牛的程序员，另一方面，对于自己未知的领域，又往往自卑得不得了，觉得自己啥都不是，啥都做不出来。就像现在很多所谓的“网络写手”，天天看着自己写的东西，自己都觉得垃圾，以至于到了怀疑自己的地步，见人就问：“你觉得写得如何啊？”，“是

不是写得不好啊？”其实呢？现在什么人都有，你自己觉得写得再差，都有人喜欢看，并且看完之后还高度评价。

绝影就是听不得表扬，大爷这么一说，心里一高兴，也就当场拍板下来：“那好，既然你这么说，我也不说啥了，总之，我觉得还是按照上次那个方案，我跟你签合同，东西做出来交给你，你干啥我不管。”

大爷点点头：“那好，一会我们去银行开个案，我先把两万块打给你。”

“那还是先写个借条吧。”

“不用写了。要是我们搞不出来，写了借条估计你也还不了，要是我们搞出来了，到时候你自己都觉得两万块钱不是钱。”

“放屁！一分钱都是钱。”绝影在心里暗暗嘀咕。

思来想去，绝影还是把搞外挂的事情告诉了 BOSS Liu，对他来说，这事情必须告诉一个人，但除了 BOSS Liu，没其它人可说。

BOSS Liu 后来回忆，当时他吓得差点连电话都掉到了地上，他的 BOSS 见到这阵势，赶紧跑过来关切地问：“小刘，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要不，先给你一周假，以后补上就是。”BOSS Liu 连忙摆摆手：“没啥。”可是他越是这样说，BOSS 越认为他真的有什么事情，但是不好说。

等 BOSS Liu 反应过来，猛吸了一口烟，才发现原来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把屁股都烧完了，烟灰居然都没掉。BOSS Liu 连忙又点上一根烟：“BOSS 你疯了，你搞啥不行？搞这个。”

绝影一字一顿地说：“BOSS，你以为我容易吗？大爷的两万块钱我也收了，燕儿这个月也从公司辞职了，现在房租是 300 块钱一个月，还是熟人那里租的。每月还要 800 块钱供房子。”

“那你也不能乱来阿。”

“你又不是我，你咋知道我乱来了？你放心，我不是那么笨的，还是留了点后路。”

BOSS Liu 叹了口气：“我怎么管得了你呀。我就是想，BOSS 你武功练到这个程度不容易，武功高了，就要去维护世界和平，维护正义，千万不要最后搞得走火入魔，可惜了一身好武功。”

绝影默默地点点头，虽然 BOSS Liu 在电话那头看不见：“我知道了，现在我很难，但总会过去。外挂，搞到适可而止，弄点钱，还等着跟你一起策划那 P2P 的 CASE。没有钱，P2P 搞不成，所有的梦想都只能是‘梦想’。”

绝影说得有点悲壮，BOSS Liu 也放缓了语气：“那你自己小心吧。我五一节回来，到时候你能收手就收手，咱们好好探讨一下那个 CASE。钱，还不最重要的，我这里还存了点，老婆那里还有一些，本来是存着买房子的，可以先挪用一点。”

放下电话，绝影突然想哭。从第一次写代码赚到钱，四年了，写了四年程序，原以为程序员就是这样，为了追求技术，为了自己的爱好，为了得到别人的肯定，哪怕是不要钱，不吃饭，也要把程序写下去。

但四年下来，技术追求到了一些，爱好也能够满足，肯定也从老板客户同行那里得到了不少，可悲的是，自己现在最缺的，却是一直以来不以为然的钱。人要吃饭，要有住的地方，还希望能给燕儿买新衣服，特别喜欢看到她买回一件新衣服后在屋里对着镜子不停比划，或者从衣柜翻出各种各样的其它衣服来搭配，最后终于觉得满意了，突然跳到自己面前说：“怎么样？漂不漂亮？”那种感觉，很幸福，这是和完成了一个大 CASE 后完全不同的幸福。完成了 CASE，那是成就感，让燕儿开心，那是满足感。

可是，这一切，都要钱。为了追求“幸福”，不得不打破自己的梦想，回到现实中来，回到自己一直鄙视的庸俗中来。邓小平说得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难道程序员注定一辈子都要清贫吗？

在坐到自己的办公室里，绝影感到很多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尽管在这边公司里还只有周总一个人知道他会过年之后就离开公司，但绝影看谁都觉得谁变得和以前不同了。张厂长仿佛已经开始准备从绝影背后走出来，作为一个公司正在筹建的工厂的准厂长，他开始忙碌起来，就像绝影当初那样忙碌。

这次回来，公司里多了两个人，一个是行政部的文员，叫小杜，她是来接替燕儿的位置才来到公司的。这个质朴的女孩，总是在中午十二点准时来到绝影办公室，轻声敲门并说一句：“绝哥，吃饭了。”

这时候，也是每天绝影唯一和她交流的时候，他会“嗯”一声，表示收到了信号，然后继续埋头做他的事，一直到他认为吃饭的时间到了，他才对大家说：“走吧，吃饭去。”

另一个叫小朱，居然被安排在研发部，坐着以前 Bug Yang 的位置。绝影觉得莫非周总他们转变思想了，以前女开发人员一直是他们最大的忌讳，就像十六世纪出海的航船，是绝对不能允许有女人在船上的，船员们认为女人会给他们带了厄运，会召唤出海怪把船吞没。

可是先不论这小朱技术如何，她的到来，确实为研发部注入了不少活力。这才是研发部现在最需要的阿。CASE 做得多了，代码写得多了，人疲惫起来，整个部门也变得死气沉沉，以前周总总是对绝影说：“给队伍打打气呀，激发一下斗志。”可是斗志哪里有那么好激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像公司的股份，第一次说：“小绝阿，好好干，干完这年给你 1% 的股份。”到第二年，又说：“小绝阿，去年干得不错，干完今年，给你 1% 的股份。”一年又一年，到头来，这 1% 的股份还是停留在口头上。次数多了，慢慢让人烦起来，再到反感，最后到嘲笑。

所以，什么激发斗志，空话套话说得再多，还不如部门里多个女性。仿佛男人阿，基因里就带着向异性证明自己，证明自己永不疲劳，力量是无穷的。

周总明明知道绝影要辞职，可是他什么也不说，好像什么也不知道。他不说，绝影也什么也不说。大家一直这样僵持，直到有一天，小朱悄悄对绝影说：“会计真奇怪，他让我不要再听你的了，说你马上就要离开公司。是真的吗？”

绝影听得很清除，她说的是“离开”而不是“辞职”。

那一刻，绝影感觉自己的压抑马上就要爆发了，他忍那个会计忍了很久了。

疯狂的程序员（69） 小朱

侯会计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比如有人向你提意见，认为你错了，你大概会想：我哪里会错呢？肯定是你自己错了吧，理由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但是如果一百个人向你提意见，认为

你错了，你大概就会想：也许我真的错了。

但侯会计不是这样的，哪怕是全世界的人都向她提意见，她也会固执地认为全世界的人都不对，都不理解她。要是只有一个人向她提意见，又不一样了，她多半认为这人肯定跟自己有一仇，一定要狠狠地打击报复。

抱着这样的心理，跟人相处起来就困难得要死，当然，不是她困难，是她周围的人困难。而绝影他们就是这样跟她在一起工作了两年，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绝影也总是想：我还算好的了，行政部那边的人可就更惨了。

俗话说狗急跳墙，兔子急了也要咬人。以前在公司，绝影自己也觉得在会计面前总是忍气吞声，周总总是说：“和谐社会嘛，公司也要和谐，要和谐就要顾全大局，一切以公司利益为重，个人恩怨嘛，先往后放一放。”

绝影知道周总这明显是在偏袒她，所以他肯定地认为这会计和两个 BOSS 之间，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或者，她后面肯定有个很大的后台，两个 BOSS 还是不得不依赖她。这下可好，反正要辞职了。绝影抱着豁出去的心态怒气冲冲跑到周总办公室，第一句话就是：“会计也欺人太甚了！”

见绝影发这么大的火，周总马上放

下手中的工作：“出了什么事？好好说。”

“我忍了她很久了。以前小龚跟她在一起工作，就总是磕磕碰碰，因为这个，小龚还哭了好多次。那时候，我还总是劝她，算了，会计那么大了，是应该尊重她，努力把自己工作做好就行了，让她，以后工作还得常常相处，免得大家面对面尴尬起来。现在呢？可以说小龚也是被她逼得辞了职。咱们惹不起她躲她行了吧。这已经很不错了，可是，都这样了，

她还是不依不饶，是不是要把这公司闹翻才开心？”

绝影对周总说会计的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相信其他人也跟他说过，可是，有什么用呢？这一次，周总还是像以前一样：“小绝阿，冷静一点，你对公司的贡献我和陈董都知道，别人怎么说，我们不管，我们相信自己看到的，所以你也不要怕。”

周总说话是很有艺术的，这样说，一方面肯定绝影，他也知道，绝影这人最怕听表扬，所以管他什么事，先把她表扬一翻，结果肯定不会糟。但是会计呢？会计的事还是巧妙地避而不谈。绝影知道继续闹下去肯定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闹极端了，反而让周总也下不了台。这次不一样，他也放出狠话：“总之，现在我还在公司，我在公司的时候，我不会再跟她做任何接触，也不会跟她说一句话，还希望周总在安排公司的时候注意一下，免得到时候起什么冲突。”

周总点点头：“小绝阿，你辞职这个事情是直接跟陈董谈的，我也是从他那里了解到你的想法。陈董说他能理解你，但是到现在，我还是无法理解，其实我觉得公司也在尽可能地为你创造好的条件，满足你的要求。也许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想说，几年了，你对公司的贡献真的很大，如果你能不离开公司，很多问题我们都可以重新考虑一下，包括会计，也包括我这个经理的位置。”

绝影摇摇头：“周总，我的想法已经跟陈董说得很清楚了。很多事情，不是说改变就能改变的。”

说完，他也不跟周总打招呼，径直走出他的办公室。一出门，正碰上会计的目光，顺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走出行政部，重重地把门带上。

回到研发部，发现大家都不说话，只是投过来关切的目光。绝影缓缓地对大家说：“没什么，大家做自己的事吧。”

于是大家又趴在自己的电脑上，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在做事。

今天下班绝影走得比较晚，马上就要离开公司了，机器上的代码先要整理好，再往服务器上 Check in 一次。还有自己一些私人的资料，一一整理出来，拷贝到 U 盘上。做完这些，合上笔记本电脑，绝影第二次认真地看着它，第一次是刚拿到它的时候。

这是台 IBM T43 笔记本电脑，周总当时问他：“想要台什么牌子的？”绝影想也没想就说：“IBM 的。”他知道，IBM 电脑数据的安全性是有口皆碑，结实，有男人味。据说摔到地上硬盘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作为一个开发人员，首先想到的当然是这个。以前绝影总共坏过两次硬盘，每次都是要命的，甚至连他一直想留着永久纪念的第一份 50 行挣了 100 块钱的代码都丢掉了。

回顾在公司的这些年，最初是一台杂牌台式机，连衣服都破破烂烂，内脏什么的全露在外面，处理器还是赛扬的。用这样的电脑，说出去肯定被同行笑话，每次聊起它，绝影都自嘲地说：“这样也好嘛，散热好。”

后来因为要出差，周总给他一台 Asus 的笔记本，15 寸的屏幕，重量可想而知。绝影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去深圳出差，背着这台差不多 20 斤的家伙走了五六公里路去找 Fire，五六月份深圳的天气又热得要死，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以后有钱了，一定买台最轻便的笔记本。

再到后来，作为一个技术经理，当然要有自己的好电脑，这点周总也知道，除了工作之外更是身份的象征，不仅是绝影个人的身份象征，更是公司的身份象征，这正如一个公司不管有多小，管理人员们都还是希望把名片印得金光灿灿。于是他才有了这台 IBM T43。

现在，原来那台杂牌台式机早已不知道哪里去了，Asus 也坐上了冷板凳，只是有时候其他人出差带出去用用。说实话，在那个年代，它们也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好多代码都是在它们上写出来的。这让绝影想到自己：三年了，自己马上也要离开公司，就像那杂牌机，像 Asus，贡献也做了，该退休了。以后呢？公司会有新的机器，会有 IBM，会有更好的 IBM。研发部的这些员工，一个个就像当初的自己，都在跃跃欲试。

绝影走出办公室，惊奇地发现小朱居然还坐在电脑前，他轻声问：“怎么还不回家？”

“见你还没走，想等你一起。”

“不用了，我可以自己安排时间。你们还是应该按时下班。”

小朱没再说什么，和绝影一路走出去。上了车，小朱才开口，凝重地说：“影头，你是不是真的要辞职了？”

绝影慢慢地点

点头：“是的，这个月做完就走了。”

小朱无比失望地说：“还是让我们猜中了。”

“人员的变动是很正常的，你不是也是新进公司的么？公司有人进，也有人出，很正常。”

小朱点点头：“我刚来公司，就听他们说，你技术上很牛，更重要的是在如何做人上教了大家很多，虽然我们接触还少，但是我也多想从你身上多学点东西阿，可是现在，你马上就要走了。”

绝影笑笑：“我走了，还有其他人，公司还有很多人，像张厂长，他们都不比我差。”

小朱沉默了一会：

“那我呢？我想我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吧，因为我是女的，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招进公司的，刚来的时候，我觉得我铁定过不了机试。”

绝影回过头来，认真地看着她：“你喜欢写程序吗？”

“当然喜欢。”

“喜欢就够了。如果你仅仅是想养活自己，我会建议你

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适合女性的工作。以前我也面试过很多人，第一个问题我都问：你喜欢写程序吗？干这个工作和别的不一样，很大程度上在于你的兴趣。你对技术感兴趣，你才会抛开奖金阿工资阿这些东西，你才会不惜一切代价和时间去钻研它，解决它，你才不会在工作和工资上感到不平衡，这样，你才会很快进步起来。”

小朱不说话，绝影继续说：“当然，你是女娃娃阿，我知道的写程序的女娃娃不多，但是都是很厉害的角色。也许就是这样，男人嘛，还是不够细腻，粗枝大叶，女娃娃心就比较细了，这刚好弥补了男性的不足，所以她们写的程序，往往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可是，很多同学说写程序是不适合女生搞的，这很累，就像你一样，如果一辈子干这个，其他不说了，就是身体都受不了，她们说干这行是吃青春饭的。特别我是女生。”绝影有点激动：“谁说这是吃青春饭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他们认为写程序就是写代码。你今天在公司写代码，但是慢慢你会知道，写程序并不是一辈子都只是写代码。随着你技术的进步，你会慢慢发现，你应该去追求更高的东西，比如软件设计，比如自己创业。我感觉IT这一行是相当广博的，不管你是男的女的，不管你技术是初级中级还是高级，你都能在这行中找到你自己合适的位置，如果你真的用了心了，它带给你的，会是一生的回报。”小朱边听边点头，绝影笑笑：“扯远了点。现在呢？我想你会认为公司还小，不太适合你的发展，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在公司多呆一段时间，因为它会让你有很大的进步。我走了，也许会给你们留下一些遗憾，但是更多的还是留给你们机会。这就像某些大人物要死了，他们总在临死之前憋着一口气说：我死了，你们不要悲伤，要化悲痛为力量。好好去干吧，女娃娃也能大有作为。”转眼间，绝影该下车了，小朱也平静地说：“我知道了。我真的体会到了别人的想法，真的能从你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明天，我会把这些告诉大家。”

回到家，燕儿还是不在。虽然她已经从公司辞职了，但是最近她却经常外出，而且很晚才回来。绝影曾试图跟她交流过这个问题，但实在没有办法，燕儿说：“我没工作了，我呆在家能干什么？可是你呢？总是限制我的自由。”

自由这东西，是人人都追求的，像绝影和BOSS Liu不是也一直崇尚开源的“Free”精神么？所以为了不让燕儿再说他限制她的自由，他不再说她什么，只是说：“希望你每天10点之前回家。”他相信她，但是他也担心她，10点回家不是要限制她什么，她是个女孩，我自己当然什么也不怕，但是深夜一个人她走在大街上还是有些危险的。她自己当然什么也不怕，但是他怕。

可是燕儿回家是越来越晚，最后，连11点也不止了。每当这个时候，绝影就感到异常痛苦。他想写程序，想看那本《Developing Series 60 Applications》，想研究一下P2P和视频播放技术，想跟BOSS Liu讨论一下他的计划，想调研一下大爷说的外挂，做这些事情都必须静下心来，要集中精神，思路不能乱。可是这么晚了，燕儿还没回来，他怎么能静得下心来呢？于是他不断在QQ上找人聊天，去玩QQ游戏，但还是不行，他不知道跟别人聊什么，更不知道该玩什么游戏，怎么玩游戏。她想给燕儿打电话，但是她不能，燕儿常说：“我已经是个大人了，不要每时每刻都给我打电话，那样在朋友面前会很没面子，他们会觉得我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什么事情都要你操心。”他想

打，但是他必须忍住不打。他盼望燕儿回来，但是每次燕儿回来的时候，他必须压抑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只能淡淡地说一句：“你回来了？”

终于有一次，已经十一点多了，他忍不住跑出去，用公用电话给燕儿打了个电话。燕子儿接起电话，绝影听见周围都是嘈杂的声音，仿佛有很多人，绝影说：“回家吧，这么晚了，我来接你。”

她的语气有点吃惊：“不要了，一会我自己会回来。”

“那我过来跟你一起吧。”

“你不要来，我自己会回来。”

这个时候，绝影听见电话里有个声音在说：“让他过来吧。”

那一定是她朋友的声音，他们让他过来，但是她还是不让。听到这里，绝影很伤心，她的朋友都能接受他，但是她不能。他无助地放下电话，差点哭。

疯狂的程序员（70） 分手

把厚厚地两万块钱交到周总手上，绝影觉得心里轻松了很多。周总花了两分钟才数完这沓钱，把它放到包里，然后握着绝影的手说：“小绝阿，我还是那句话，随时欢迎你回到公司，你的位置，我们一直给你留着。”

绝影点点头：“谢谢周总。”

“关于后续的维护，陈董说他已经跟你谈妥了，根据你们谈话的精神，我这里拟了一份协议，你看看妥不妥当，要是行，咱们还是签个协议吧。”周总一边说一边递过来一份协议。

绝影自然记得和陈董有约，但他没想到周总居然还能根据一个约定拟一份协议出来，看来周总确实比较善于精打细算。对绝影来说，陈董交给我事情，是相信自己。自己既然答应了陈董，无论如何也会尽力办到。反而现在弄份协议出来，相互之间的信任又荡然无存。

很多事情，如果不用文字来约束，才是真正可靠的。这一点，陈董知道，周总也许还不知道。

周总的协议当然是无懈可击的。绝影本来也不想再说什么，可是这时候，他却扬了扬眉毛，做出一副很不理解的表情说：“那么时间呢？我跟陈董是有约，但没谈时间。根据这几年的经验，软件这东西，开发起来肯定有个时限，但维护起来就难说了，有的医院一次也不做维护，有的医院都两年了，还不断打电话来。”

周总点点头：“也许两年后还打电话来的医院，才是真正在认真使用的医院吧。这样吧，我还是把协议的有效期加上，你看看签多久呢？”

“那么就先签一个月吧，一个月先看看情况，我辞职了，也会做其它的事情，如果维护的工作量太大了，我怕万一耽搁了，你这边又没准备，这不是给你添麻烦了么？”

周总有点犹豫，最后还是点点头，在上面盖上了章。

时间？其实之前绝影从来没想过，本来他以为这个问题是根本不用去想的。只要陈董需要，自己又有能力，为什么不一直做下去呢？说实话本来在公司陈董待自己不薄，做维护自己还有点外水，再给陈董卖点人情，皆大欢喜的事情，为什么不去做？

可是现在有了协议，很明显，周总用了协议在约束他，他当然也应该利用好好这份协议来反约束一下。

这就像养狗，狗儿虽然很可爱很通人性，但毕竟是狗，难免有时候会把你一只袜子藏到沙发的角落，或者把你新买的衣服当成自己的窝，这时候，当然要狠狠地教育他。一巴掌下去，打得他嗷嗷叫，可自己呢？自己的手也是火辣辣的痛。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你打别人有多疼，自己的手就有多疼。你要是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应该知道，与其大家都疼，还不如最开始就不要下手打。

出了公司，绝影知道今后的工作肯定会很忙，外挂对自己来说还是未知数，大爷又抱了那么大希望，说实话，要是做不出来，还真对不起他。今后的时间可能更少了，本想拿几天休息一下，跟燕儿好好沟通沟通，奈何她还是一直不在家，于是也只好天天独坐在电脑前。这时候，心情又不一样，以前是燕儿埋怨他整天都对着电脑，现在自己不想对着电脑了，燕儿却又不在身边。

人往往就是这样，做同样的事情，时间不一样，心情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这就叫“时移事异”阿。

想比燕儿的无动于衷，大爷就显得格外热情，屡次邀请绝影去他的工作室参观参观，绝影也耐不住寂寞，终于还是决定去一趟。

大爷说：“先做好准备阿，我这里乱得一团糟。”

“当然，我也是大学出来了。你那地方，估计和寝室有得一拼。”

“什么阿？来了你就知道了。肯定和你大学寝室不一样！”

绝影在心里笑笑：开玩笑，我们寝室，你随便去问问，我们那个年级的谁不知道？最后都是管理员看不下去了，天天来给我们叠被子扫地冲厕所。

所以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千万不要以为你的寝室在大学里出了名就以为在这个世界上无人能及了，更不要以为你在学校里能用 TurboC 画个图连个串口就牛 B 得不得了，仿佛比尔盖茨都在向你招手，准备拱手把他的位置让给你。世界大得很，世界上的牛人也多得很。比如大爷，就给绝影上了深刻的一课。

绝影简直不能想像这是人住的地方，居然还是大爷一个人住的地方。满地的烟屁股堆得满满的，甚至连挪脚的地方都没有；桌子上放着吃剩的盒饭，至少是吃剩两周以上的古董，以前在寝室里，有过一周不洗碗的记录，发的霉还没大爷这一半厚；烟灰缸更牛 B，干脆拿洗脸盆来代替，这还不够，两个洗脸盆都装满了，烟灰犹如内存溢出连绵不决，又如绝影的才华横溢一样一发不可收拾，至少在桌子上又铺了两厘米。

绝影收起惊讶，小心翼翼地踩着大爷的脚印走到阳台边可以落脚的地方，首先问：“还有人住吗？”

“就我一个。” “就你一个？我看这阵势，至少三五个人二十来天才搞得出来！”

“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先做好准备。”

绝影点点头：“是，是，我服了你了，彻底服了。”

大爷笑一笑：“反正我这地方足够大，你不是租房子的么？要不搬过来一起住，方便一点。”

看绝影把屋子扫视了一圈，大爷连忙补充：“你要是决定过来，我就让清洁公司过来打扫，半天时间就弄完了，再请个保姆，方便一点，你还节约点房租。”

绝影摇摇头：“算了，我跟燕儿两个人，不方便。”他心里想：这地方，要是让燕儿看到，还不闹翻天阿。

“有啥不方便，我都这把年纪了。你们就当我不存在。”

“我可以当你不存在，问题是你真的不存在吗？总之还是不方便。我可以白天过来办公。还是把屋子收拾收拾吧，誊一间工作间出来。”

“也好，看你怎么方便。反正多余的床也有被子也有，随时都可以来住。”

绝影点点头：“那好，10号，我正式过来，开始工作。”

大爷也点点头：“好，我先把几台机器系统装好，把局域网弄好，再买点办公的东西，外挂这东西，还得抽点时间我给你面授机宜。”

绝影转过头来笑一笑：“你是说技术方面吗？”

大爷点点头。

“那我有个问题问你。”

“说。”看绝影卖关子，大爷有点不耐烦。

“你知道高级加密技术的基本原理吗？”

大爷知道绝影经常自诩自己精通加密解密，但他还是闹不清楚为什么会突然问这个问题，再说了，自己也曾经直言不讳地告诉过绝影一点技术也不懂。所以他只能茫然地摇摇头。

绝影一字一顿地说：“尽量降低加密成本，尽量增加解密成本。”

“就这些？”大爷有些疑惑。

“就这些。有时候，技术到了高级阶段，就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一种思想。”

大爷一脸茫然，还是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绝影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是一个星期六，燕儿说：“这么久了，我们都很少交流，今天，咱们去冰咖啡坐坐吧。”

燕儿一反常态，绝影就知道肯定要出什么大事。

绝影要了一杯茶，紧紧地把它攥在手里。燕儿点了一杯柠檬水，并没有喝，只是拿吸管在里面慢慢搅动，一边搅一边静静地说：“我想了很久，咱们先分开一段时间吧。”

“为什么？”在绝影的想像中，如果燕儿对他说出这句话，他一定会抓狂，也许在心底深处，他也一直等待着她说这句话，现在她终于说出来了，他却异常平静。

“你不觉得我们现在的状态很糟糕吗？我们每次都想好好地谈，出发点都是好的，可是每次谈到最后都是争吵。我们除了争吵还有什么？”

燕儿的语气有点激动：“所以，我想，我们先分开一段时间，大家都冷静一下。把很多问题好好地想一想。”

绝影想断然拒绝她的提议，可是话到嘴边，却说：“好，我同意。我可以先到大爷那里去住一段时间。”

燕儿抬眼看着她，认真地说：“记住，我们今天的分开，是为了以后更好地在一起。”

绝影一把把燕儿抱在怀里，突然看见她胸前的项链，那是颗‘石头记’的月牙型银项链，中间镶嵌着一颗蓝色的水晶。

他的泪一下从眼睛里涌了出来，断断续续地说：“这颗项链，你答应我，这辈子都要带着。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吗？”

燕儿的眼泪也涌了出来，她一边帮绝影擦着眼泪一边点头。

绝影没有动，任眼泪继续流：“那次你过生日，我们在逛街，就快回去的时候，我让你等我一下。我想给你买礼物，可是我一分钱也没有，我从车站一口气跑到妈妈那里，向她要了下一周的生活费，再一口气跑到‘石头记’，本来我老早就想着等你过生日，去‘石头记’给你买礼物。最后上了这颗项链，可是要 150 块钱。我一周的生活费只有 100 块，再把零钱东拼西凑，还是不够，我跟老板说了好多好话，说这是想买给女朋友的过生日，很想买，但钱确实不够。后来老板终于答应 120 块钱把它卖给我，我再一口气跑回你那里，到了的时候，我很累，可是在你面前故意做得很轻松。晚上同学都送了你大包小包的礼物，我没送，等到大家都走了的时候，我把它拿出来，亲手戴在你胸前。那一刻我觉得很幸福，幸福得忘记了我必须用 5 块钱渡过一周。”

说到这，燕儿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她也抱着绝影：“我知道，我知道，我答应你，我这辈子会一直戴着它。”

就这样过了很久，绝影擦干眼泪：“记住，那时候我穷，没有钱给你买更好的礼物。最穷的时候，我们都过来了。”

燕儿不说话，一边流泪一边不住地点头。

回到家，燕儿开始给绝影收拾东西。其实除了衣服，他也没有其它东西可收拾了。燕儿把这些衣服都放进一口箱子里，这是绝影出差时经常带的箱子。箱子已经拉上了拉链，燕

儿又跑回卧室，拿出还剩半罐的“太妃糖”，重新装进去，一边装一边说：“你喜欢吃这个，带着去吃吧。”

绝影摸摸口袋，只有 100 块钱了。他把银行卡拿出来，放到桌上说：“我只有 100 块现金了，我拿，其它的在卡里，卡先给你。”

燕儿没有拿卡，对绝影说：“我很累，我想先休息了。”说完，便进了卧室。

绝影一个人不住从厨房走到客厅，再走到书房，走到卧室，他和燕儿在这里住的不长，这里的每一件家具，每一样电器，每一本书，他从来没好好看过，更没有像今晚一样如此留恋它们。他好好地看它们，认真地记住它们。

他以为自己可以很男人地从这间房子走出去，可是走才从客厅走到门前，便走不下去了，他回卧室，拉着燕儿的手，悲壮地说：“亲爱的，今晚我想再在这里住一夜。”

燕儿不说话，只是摇摇头。

“就一晚，哪怕只是睡沙发。我只想再看看这屋子。”

燕儿的泪又流了出来：“亲爱的，我也想留下，可是我不能这样做。”

绝影知道说什么也没用了。他转过身，继续走他刚才没有走完的路，一边走，一边流泪。

等到上了大街，他努力收起泪水。这条街，以前不知道走了多少次，走的时候，从来都没想过为什么要走，为什么要从这头走到那头。

这一次，他一直在想，他才发现，其实只是走一小段路，心情不一样，可以想的东西也很多，从那时候起，他有了一个习惯：一边走路，一边思考。

街还是一样的街，街没有因为今天和燕儿分开而改变。人还是一样来来往往，人也没有因为今天和燕儿分开而改变。这来来去去的路上，又有多少一对一对的，每一对从他身边走过，他都在心里默默地说：“祝你们幸福，祝你们能永远一起走下去。”

燕儿说：“我们今天的分开，是为了以后更好地在一起。”

可是他们都没有想到，今天的分开，竟是永远的分开。

疯狂的程序员 (71) New

和燕儿分手后，绝影竟大方地给自己无限期地放了个长假。所以人就是这样，绝影想：早知如此，当初跟燕儿在一起的时候就该给自己放个长假，好好陪陪她，说不定也不会搞到这一步。以前是因为在公司，现在出来了，还能到哪给自己找理由？

不过话又说回来，以前跟燕儿在一起的时候，自己是节约得连电影都舍不得看，虽然现在带宽上 1 下 4 了，而且有 BT 这样的好东西，但每次下了电影，还是宝贝得像儿子似的，深深地藏到硬盘的某个目录，等哪天燕儿也有空了，心情好了，两个人一起看。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好不好看，并不是电影本身好不好看，而是跟谁看。

这一次，绝影不仅是大方，甚至是奢侈——竟然开着 BT 下电影，下完了就看，看完了继续等下，下，一定要下 DVD 的，看，一定要一个人静静地看。

大爷也知道绝影心里难受，虽然他觉得他很堕落，也只能任凭他堕落，他知道，这个时候，除了燕儿，谁也不能让他振作起来。哪怕是现在比尔盖茨突然邀请他一起共进午餐，还承诺把微软让给他一半，甚至让他来当这个首席软件架构师，他都不一定愿意卖出这门槛。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土匪的到来。

说实话，要不是土匪已经坐到他面前，他都快要忘记他了，那年毕业，土匪托关系去了成都电信，真是无限风光啊，从那一天，他就想，他们不再是一个世界的了，所以一直以来他们都没有再联系。

跟土匪见面前，绝影特别打扮了一下，洗了个澡，换了套衣服，出去理了个发，把几周没刮

的胡子刮掉，然后努力做出一副轻松的样子。

他知道土匪，以前在学校就老打击他，在他面前，一定要坚强，要若无其事，不能让他笑话。两年多了，土匪还是老样子，头发显然是经过精心梳理的，一身西装领带加闪闪发光的皮鞋，和学校不同的是，腋下多了一个公文包。

绝影是对土匪报着戒心，没想到土匪第一局话，便让冰雪融化了。土匪拉着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听说你们分了，专门请了三天假过来看你。”

这下绝影有点不知所措，而且非常不好意思，连忙说：“哪里哪里，你忙你的就是，我自己会处理。”

“你放屁，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大二的时候为了个肖潇——才谈了两周朋友，就整得要死要活的，堕落了整整一年，这次的事情，还不把你废了！”土匪一说话，就像以前一样，立刻撕下了他的斯文。

“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大二的时候是因为打游戏才堕落的。”

“还不是失恋才打游戏。”

顿了顿，土匪又说：“你原谅我说话就这么直。”

绝影默默地点点头：“我知道，我知道了。”

“你知道个屁。我这次过来，就是告诉你，大家都是兄弟，平时就不说了，关键时刻才是兄弟发威的时候，这次你落了难，所以我专门请了三天假过来。”

土匪这么说，绝影突然觉得好感动，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大家虽然称兄道弟，但是说到底，心里眼里还是鄙视土匪：没有文化，不学无术，特别爱打击自己。学习上要打击自己，写程序也要打击自己，泡个妞也要打击自己，就连长相，有时候都要打击自己。现在跟燕儿刚分手，身边又没有一个朋友，说实话，真是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没想到在这个时候想到自己的居然还是土匪，他还专门请了三天假过来。

这样想，他也诚恳地对土匪说：“既然如此，为啥以前在学校老打击我？”

“不打击你行吗？不打击你能进步吗？不打击你能有今天的成就吗？”

“你打击了，我今天还是没啥成就啊。”

“你看我打击王江没有？打击超薄没有？都没打击？为啥？因为我觉得你才是最有前途的。你太小看我了，哈哈。”

末尾，土匪还专门“哈哈”笑了两声，那笑声是刻意加上去的，就像电影里周星驰的笑，仿佛是故意在卖弄自己的才华。

绝影这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听不得表扬，听土匪这么说，沉重的心情一下又稍微高昂了起来：“嗯，看来还是你最有眼光。”

“那是当然。我跟你讲，像你这样的人，根本不应该在一棵树上吊死，要死也得多吊几棵树，这还是保守的。依你的实力，应该达到就算把所有树吊垮都吊不死的境界。”土匪见绝影来了兴致，琢磨自己的战术不错，于是进一步深入下去。

绝影是越听越来劲，等他讲到这里，似乎全然忘记了失恋，用 BOSS Liu 的话来说，是喝酒喝到“放开”了。于是他也就忘乎所以道：“那是当然，哎，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做田。”

绝影正在兴头上，土匪又不失时机泼了他一盆冷水：“哎，说实话，我都以为你们要结婚了。”

此话一出，绝影顿时也泄了气：“别提了别提了。”

“其实你们干啥不好，非要分手。在学校就一起呆了那么多年，听说你们又买了房子，你们是分手，但是搞起来，跟离婚一样麻烦。对了，房子呢？给她了。”

“卖了，钱一人一半分了。有什么办法？她回不了头了。”

“那也是，没办法，女人心啊。哎。你以前不是老跟我讲三国吗？你不是讲为啥关羽张飞武功那么高，都死心塌地跟刘备？我告诉你，因为刘备懂一个道理：老婆如衣服，兄弟

如手足，衣服断尚可续，手足断安可续？所以，说实话，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兄弟才是最可靠的，兄弟才永远不会抛弃你。”

听土匪说出这话，绝影心里涌出一万个滋味，现在，他只有默默地点点头。

“还有，你的心思我还不不懂啊，你就是怕燕儿跟你分手了，这世界上就没人要你了，所以你要死死抓住她。”

这话正说到绝影心里，他吃惊地问：“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我早就知道了。其实你呢，虽然说长得也不咋样，但还是有点像梁朝伟，有点特点，你想想鸡哥那包子脸都能把班花泡到手，而且据说还快结婚了，你还怕啥？你自己以前不是都老说自己吗，什么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天底下女人多得很，不急，急就坏事。”

“我知道天底下女人多的很，问题是如何才能追到手？”

“八个字：东拉西扯，欲擒故纵。”

“何解？”

“所谓东拉西扯，就是你约会的时候随便什么只要你擅长的，都拿出来讲，现在的MM，都喜欢开朗健谈的，哪怕你满肚子墨水你不倒出来，就等于零。但是讲话啊，你又要注意了，千万不要MM说：这咖啡味道不错。你就马上凑上去道：原来小姐对咖啡还有研究啊，你知道吗，咖啡分为一二三四五。或者MM一说：这音乐不太适合我。你又马上接道：没想到小姐在音乐上还很有天赋，你知道吗，音乐包括五四三二一。这些都土得要死，只能去骗70后的姐姐了。你就跟她讲你擅长的。你懂什么最多？”

“程序。”

“放屁。你不是很懂历史吗？你不是自诩文章写得好吗？你不是天天把鲁迅挂在嘴边吗？就讲这些，讲她不懂的，又有点高雅的，这样，她以为你什么都全懂了。程序那东西千万不能讲，你晓得MM嘛，逻辑思维肯定跟不上的，容易睡觉。至于欲擒故纵，这个不用我解释了，反正最先肯定是要放的，如果她根本对你不感冒，早点放早点好，免得陷入泥潭不能自拔，要是她对你有意思，也放，放了，她自然回来找你。”

听了土匪这翻理论，绝影对他刮目相看，在学校的时候，就觉得土匪只能用些土得不能再土的办法追MM，动不动就是看电影啊，补习功课啊，这些都是电影里才用的，根本没技术含量。没想到才毕业两年多，他竟然有了如此进步，忙问：“那你呢？女朋友呢？”

“还没有。”

“追过吗？”

“嗯……也还没追过。”

“那你不是忽悠我啊？”

“那有什么？我还会下蛋呢，但是我煎鸡蛋的水平比母鸡高得多！”

整个下午，两人都侃侃而谈，绝影感觉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原来即使没有女朋友，没有电脑，没有电影，自己也能如此开心，生活啊，比自己想像中丰富得多。

最后，土匪站起身来，拍着绝影的肩膀，说：“记住，你是我认为最有前途的，别让我失望，也别让王江他们失望。”

这一刻，绝影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陈董的身影，他也是这样拍着绝影的肩膀，说：“小绝啊，你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

他突然间明白，为什么自己会一直萎靡不振，在今天之前，他一直以为燕儿就是他的一切，他一直以来辛辛苦苦加班加点地工作是为了什么？为了跟燕儿结婚，为了让她过上幸福的生活。燕儿，就是他整个精神支柱。现在呢？燕儿不在了，这棵支柱没有了，他必须再找一颗支柱，而且要一棵强有力的支柱，才能让他有力量继续奋斗下去。这就是他一直苦苦寻找的东西。而今天，土匪让他知道：在很多人眼中，他是个很有前途的人，他要达朋友、兄弟、

家人希望他达到的高度，甚至超过这个高度。这，也足以成为他强大的精神支柱。

回到屋子，大爷还坐在电脑前，绝影说：“OK，可以了，外挂，咱们什么时候开工？”

大爷很吃惊地看着他：“你，你，现在能做吗？”

“当然，我不写程序我吃什么？”

“不急不急，你要是心情不好再休息几天。”

“太阳都快落山了，时间是不等人的。”

写外挂也不是说写就能写出来了，好在绝影在之前搞汇编，搞破解积累了一些经验，反正好久没用了，这次拿出来，正好转到 OlllyDBG 上去。这工具，在网上流传了很久，很火爆，但一直没有实战机会。

所以技术总是在进步啊，刚用上这 OlllyDBG 绝影就感觉仿佛一下从 DOS 时代到了 Windows 时代，虽说是三环调试器，但功能一点不比 SoftICE 差，而且还是菜单工具栏所见即所得操作，不像那 SoftICE 还要记一大堆命令，以前破个 X-porse 还得拿十几张 A4 打印纸抄写代码，现在在 OlllyDBG 中可好，直接复制往记事本中粘贴。什么代码数据寄存器堆栈，窗口排得整整齐齐。反调试？反调试怕啥，有的是插件，这个不行换另一个，不怕它反调技术有多高，就怕你不去 Google 上找插件。

再说这协议分析。大爷讲起来，总是说协议分析难死人，说成败就在此一举。绝影做了几天，觉得也不过尔尔。大爷想得太复杂了，凡事只去想，都觉得复杂。就像泡 MM，你想请她吃饭，可是她喜欢吃什么呢？在哪吃才比较浪漫？吃饭的时候聊什么？吃完饭去哪里？这些东西想起来是没完没了，好多人在这一步就打住了：困难这么多，肯定是追不到的，还是省省吧。与其这样，你还不如什么都不要想，直接先约出来，也许人家 MM 心里正想着：他喜欢吃什么呢？他怎么才会觉得我够浪漫？我应该跟她聊什么？吃完饭他想去哪里呢？所以说，很多人看到别人有漂亮的女朋友就觉得心里不平衡，想这么一个人，哪里都比不上我，居然能追到这么好的 MM。你这样想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这么好的 MM 摆在你面前，你有拿行动去追过她吗？想得再好，理论再先进，都不如一点点的实际行动。

绝影一边做，一边想想以前在公司搞设计。想一想就觉得程序员这个职业确实很有意思。你既可以作为一个软件设计师，像统帅千军的的大元帅一样运筹于帷幄中，沙场秋点兵，指挥你的程序员们完成一个个战役，享受那种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般的征服感。也可以像常山赵子龙一样，以一敌百，横扫千军，凭借自己的技术和想像力来攻克破解啊，协议分析啊这些技术难题，享受那种入万军如入无人之地，取敌人首级如探囊取物耳般的个人英雄感。正所谓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啊、。

这就是写程序的艺术。程序不是一个人写的，也是一个人写的；写程序不能有个人英雄主义，也需要个人英雄主义。总之，你是一位将才，能够在其中找到你的位置，找到乐趣，你是一位无名小卒，也能在其中找到你的位置，找到乐趣。写好程序，需要的只是你的想像力。

差不多一个月下来，当绝影把第一个外挂的 Demo 交给大爷的时候，大爷松了口气：

“这次我们发财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BOSS Liu 给绝影打了个电话：“BOSS，我决定提前回来一趟，先跟你谈谈我那个 P2P 的计划。还有，跟你下盘棋。”

疯狂的程序员（72） 西班牙布局

绝影是在宾馆里首先见到 BOSS Liu 的，见面第一句话他正要问：“BOSS 啊，最近有啥研究成果没有？拿出来分享分享。”哪晓得这次被 BOSS Liu 抢了先，只不过这次他万分激动地

说：“BOSS 啊，我发现现在金子遍地都是，剩下的就是如何去拣了！”

BOSS Liu 一改往日的习惯，这反而让绝影不知如何应对了。比如写程序，以前习惯用

_snprintf, 现在突然又冒出个_snprintf_s 来, 一时间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微软啊, 总是让人 “大跌眼镜”。

见绝影不说话, BOSS Liu 打开他的大箱子, 大箱子里面有个小箱子, 再打开小箱子, 露出一个口袋, 他把口袋一把递到绝影手中: “拿好, 给你带的茯苓饼。晓得你失恋了, 多吃点。”绝影看那口袋的尺寸就知道这里面干货不少, 连忙又递回去说: “不, 不, 就是分手, 也没啥的, 看你。”

“给你你就收下, 大包小包的, 提着不方便。”

“还是算了。你给我一两包我也就要了, 你看这这么多, 拿回去给你家人吃吧。”

“我们家的人都不爱吃, 而且我认识的人也都不爱吃,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你这么爱吃。上次给我吹得那么悬, 害得我去买了两包, 本来想尝尝鲜, 结果咬了一口就知道上当了, 后来全送给公司楼下守门的大爷了。”

两人又推辞了一翻, 绝影终于把那口袋茯苓饼收下了。这就叫反客为主, 本来是 BOSS Liu 送东西, 搞到最后, 他还得苦口婆心劝他收下, 还得劝好大一阵, 搞得反而他欠了绝影多大人情似的。

绝影接过他的东西, 顺手拆了一袋, BOSS Liu 又从他的小箱子地下拿出个笔记本包, 摊开电脑, 一本正经地说: “上次你说你回去研究 S60, 如何了?”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绝影东西也顾不上吃, 连忙慌慌张张地说: “看了, 看了。”

“看了多少了啊?”

“都差不多了。”

“说实话! 那书将近一千页, 到底看了多少?”

“嗯, 有一半吧。”

绝影此话一出, BOSS Liu 有点生气: “我说 BOSS 啊, 我跟你所说的那个 P2P 的 CASE 是精心调研了的, 方案我都能给你打印好几十页, 是认真的。我是抱着诚心跑过来的, 你难道就好意思忽悠我?”

绝影见瞒不住他, 低头喃喃地说: “其实, 没看多少页。”

BOSS Liu 一拍桌子: “休要瞒我! 一页也没看!”

BOSS Liu 说了这话, 绝影是战战兢兢, 猜 BOSS Liu 这次肯定要生气, 说不定一气之下又跑回北京继续做他的游戏去了, 以后永远都不来跟自己谈 CASE。

哪知 BOSS Liu 也并不生气, 他缓缓地说: “早料到了, 除非把你逼到绝路, 你是不会轻易认真学习的。你自己想想, 这几年来你的进步, 你学到的东西, 那样不是被周总他们逼出来了。现在好了, 没人逼你了, 你就散了。”

绝影想想 BOSS Liu 说得也确实很正确。现在辞职了, 跟大爷在一起, 大爷又是属于特别体谅他的那种人, 也许大爷觉得还是少惹他少逼他为妙, 万一逼急了跟公司一样让他跑了, 对大家都没好处。

所以无产阶级啊, 有时候也真是不争气。以前紧一点, 觉得不爽, 总觉得这是资本家在剥削

自己，就想着要追求自由，追求自己的事业。现在松了，按理说是追求事业的时候了，结果自己反而散了。

见绝影不说话，BOSS Liu 也觉得这话说重了点，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说：“算了，先不谈这个了，跟我下盘棋。”

“不下。你是专业级的。”

“下国际象棋。”

“敢下？”

“敢下！”

说到下国际象棋，绝影又来了劲。这国际象棋从初二学会到现在，也就是早几年三陪还在四川的时候自己过足了瘾。为了跟他对抗，自己还专门跑到成都棋院去修炼了两个月。三陪可好，几年了不下赢绝影，干脆毕业找了工作一屁股爬起来跑了，留下绝影空有一身好武功没地方使。就像写程序一样，任你满腹经纶，什么汇编，C++，内核，外核，Windows，Linux，设计模式，你精心到每一句话都反复推敲后滔滔不绝地把自以为有独到见解的技术讲给下面的人听，不指望他们能明白多少，至少也得送来一翻赞扬或者拍马匹的话，可讲完之后他们竟然毫无反应。下来了你偷偷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根本什么都不懂。这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

高处不胜寒呐！

现在 BOSS Liu 说要下国际象棋，绝影就像爱因斯坦终于遇到一个懂得起相对论的人，感动得要命，连忙跑回家拿出自己珍藏的棋盘。

这是张 51×51 的标准比赛棋盘，普通的棋盘上会印上 ABCDEFGH12345678，比赛棋盘上却什么都没有。

这就比如现在搞软件开发，什么 VC,VB,Delphi 工具多得要死，就连 VC 都还分 VC6, VC7.1, VC8 好几个版本。新人一上来便问：“什么工具好啊？”，“有中文版的吗？”，“最新版本是多少？”结果一个个上来就装上动辄几个 G 的恐龙般大小的 IDE。要知道，这个时候，BOSS Liu 还用着 VC6 呢。

在他们看来，学技术当然要学最先进的技术，用工具当然也得用最先进的工具。为什么？不知道，但是最新的就是最好的。可是抱着这样的思想，学技术就累得要死，技术那么多，而且在天天更新啊。开发环境也复杂得要死，你总不可能随时用个硬盘把 VC8 啊，SQL 2005 啊这些庞然大物带在身边。所以一换台电脑，所有工作便无从下手了。

绝影可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最惬意的事情莫过于当大家都无从下手的时候他缓缓地坐到这台赛扬 366 台，从 U 盘中拷出 3M 多的 MASM32v8，从容地用记事本写好代码和 makefile，`namke -a` 回车，一切搞定。这才是他心目中的高手，大侠。这算啥，那些用 vi 玩 Linux 的牛人们不是大有人在吗？

所以这棋盘，既然是比赛用的，当然就是两个字：简洁。

绝影很大度地让 BOSS Liu 执白先行。e2-e4, e7-e5, Ng1-f3, Nb8-c6。

下完两招，绝影吃了一惊：“BOSS，研究过？”

BOSS Liu 慢慢把白格象挪到对准 c6 马的位置，头也不抬说：“当然，不然怎么敢挑战 BOSS。”

绝影笑一笑说：“会不会下棋，看前两步就知道了。西班牙布局，开放性开局啊。看来 BOSS 是准备对攻了。”一边说一边上了步边兵去抓 BOSS Liu 的象。

BOSS Liu 还是头也不抬，他思考一会，还是把象退了一步道：“BOSS 你逼得也很紧嘛，看来你也急。”

“我怎么能不急呢？我不像你，你有先手优势，现在把象对准我要害位置，以后牵制我的中兵和白格象。”

BOSS Liu 抬头看了一眼绝影：“BOSS 你想得太远了，现在我们还在后翼局部做战，你怎么就想到中心争夺上去了呢？想得太多了，手脚方不开啊。”

“BOSS 你就错了。这国际象棋不比中国象棋，中心才是最重要的，而且你不得不考虑长远一点，你知道国际象棋三原则是什么吗？”

“什么？”

“Careful, Careful, Careful。”

BOSS Liu 笑一笑，不再说话。

两人又下了一会，绝影忽然很平静地说：“BOSS，十步之内你会输。”

BOSS Liu 很惊奇：“为什么？你有杀招？”

“没有。以我的能力，算不到十步之后。”

“那你怎么知道我要输？”

“感觉。”

BOSS Liu 哈哈大笑：“你看。你都出了这么多子了，我才用了一个象一个马一个车追得你后团团转，满地找牙。后翼的棋子，我基本上还没动呢。我看要输的是你吧。”

绝影不再做声，到第八步的时候，他用一个马一个车把 BOSS Liu 将杀。这时候，BOSS Liu 的王和后都还没有动过。

BOSS Liu 抬起头来：“BOSS J 果然是 BOSS J，我自以为研究了一些，而且局面也占了优势，没想到还是让 BOSS 杀我于无形之中。我心服口服。”

绝影一面继续摆弄棋子，一面平静地说：“知道你为什么会输吗？”

“说说看。”

“有两点，第一，国际象棋和中国象棋是不同的，我知道你下中国象棋经常让别人两先三先还只用一半的子就可以杀死别人。在你看来，子用得少又能够取胜才是实力的象征。在国际象棋中不一样。开局的原则之一就是尽快出动子力，这些棋子不像中国象棋那样灵活，一旦局面被打开，很多棋子被堵在原地，有力都使不上来。”

BOSS Liu 点点头：“你认为我的想法太不成熟了？”

“不是。我认为你的想法太冒险了。你对自己的技术和实力太自信了，在中国象棋中这样也许行，因为这是你的长项，可是现在，换成了你并不擅长的领域，我认为你还是应该保守一点。这盘棋，如果是我，会下成封闭式开局。”

BOSS Liu 哈哈大笑：“不愧是 BOSS J。我早想到你会认为我 P2P 的计划太过冒险。这次来跟你下棋，很想自己能赢了，你证明给我看，没想到还是实力不济啊，哈哈。”

绝影点点头：“是啊。P2P，移动平台，3G，这些东西有哪样是我们擅长的，是我们以前接触过的？都没有。虽然你说了，不懂就学，但经验是学不出来的。第一次创业，当然希望能够成功，做这个，太冒险了。我不是很赞成。”他把“不是很赞成”说得特别重，那意思其实就是“很是不赞成”。

“OK，这个先放一放。那第二点呢？你说说看。”

“第二，你对局面的分析错了。你以为用几个轻子撵着我的后跑就是优势，其实不然。以后这个子的能力，逃避你那几个轻子的攻击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你却为了继续保持对后的压力，不得不反复调动这几个轻子，我的后走一步，你要走两步三步来撵，白白浪费出动其它子力和防守的招数，你反复走一个棋子，等于说让我平白多了走两步棋的机会。本来你白棋先手，这是很好的取胜机会，结果反而变成了后手。”

BOSS Liu 又点点头：“也就是说你认为我对这个 P2P 项目的形势看法不对。”

“是的。当然，我知道你肯定有一套开发、营运方案，也有盈利模式。也许认为这些想法都非常好，但这毕竟是想法。创业做 CASE，跟下棋一个道理，你是在跟对手下，不是在跟自己下，不可能所有事情都安装你的想法发展下去。”

BOSS Liu 听完绝影的话，沉默了一会：“BOSS，你知道，中国象棋你肯定下不赢我，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放弃我的长项来跟你下国际象棋吗？”

绝影本来正在收拾棋子，听他这么说，听了下来：“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尝试我没做过的事情。即使面临你这样的对手，在下之前，其实你我都知道我比败。”

“既然知道要输？为什么还要下？”

“因为我不和你下，就没人和你下了。如果我不输，你也不会赢。市场啊，就是这样，总有人输才会有人赢。赢的人就大抵都和你一样，很早就学了棋，什么布局啊招法啊规则啊头头是道。可输的人原因却各易。所以，成功的经验，只需要跟一个人学就行了，失败的经验，却需要从千千万万的人身上去找。”

绝影一口气把棋子全部收拾好：“所以，这个 CASE 一提出来你就准备好了去送死？”

“不是送死。我今天的确输了，但我至少知道了两个让我输的原因。下次呢？如果下次我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你认为你会稳赢我吗？”

“即使你一样犯今天的错误，我也不能稳赢你。刚才就说了，虽然我知道你在十步之内会输，但是我也没有必杀的招法，我只知道你一定会输，但是不知道我怎么赢。”

BOSS Liu 哈哈大笑，帮绝影拿起棋盘：“BOSS 啊，我和你不一样。这盘棋，我可以输，因为我不会下棋，我输了就输了。可是你不能输，你是高手啊，你不能输给我这样的对手。这就是你我的不同。”

绝影点点头：“是啊。”

“那么，你还愿意继续跟我讨论这个你认为必败的 CASE 吗？”

绝影也用力拍了拍 BOSS Liu 的肩膀：“当然，因为除了你，就没人跟我下棋了。”

疯狂的程序员（73） 100 万用户

和 BOSS Liu 下完棋，绝影虽然赢了，但心情反而很郁闷。这世界上最郁闷的事情就是明明有好事，你非得把它憋在心中，真比憋尿还痛苦。下赢了棋，本来应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平时任凭你把自己吹得再悬乎，可别人毕竟是外行阿，你说什么西班牙布局西西里防御双马防御，任你说得热火朝天，别人听都听不懂，最后还是只得问：“赢过多少人？”

这时候，绝影只有极不情愿地说：“其实还没赢过，主要没人跟我下……”

虽然你强调的是后面半句，但别人是外行呐：“一个人都没赢过，还自诩为高手，这不是纸上谈兵吗？”

现在可好，终于赢了一把，可一样不能说，你要兴高采烈地告诉别人：“今天我赢了。”

“赢的谁？”“BOSS Liu。”于是别人我不鄙夷地说：“BOSS Liu 不是不会下国际象棋吗？会下的都能赢他，还自诩为高手呢！”

所以什么事情，一旦和外行交流起来，就变得异常困难。如果是内行就不同了，哪怕就只是纸上谈兵，也大概能分出个高低。比如他说：“西西里防御我一般选择泰曼诺夫变例。”或者：“这个游戏的协议是采用 RC4 加密算法。”

西西里防御我知道，但泰曼诺夫变例是什么？游戏协议我也明白，但 RC4 加密算法是什么？这东西我听都没听说过，但对方却说得头头是道，似乎非常精通，于是一方面小心翼翼的转移话题以防自己的无知不小心彻底暴露在对方面前，一方面又不得不把对方佩服得五体投地。

可是现在在好多公司，外行们还是在像模像样地领导着内行，这真是苦了他们手底下的内行们。比如做个网站首页的需求分析，Word 文件做得规规矩矩还加上了内部文件编号：《XXX 网站需求分析书（KB-12345 Ver: 1.0 By XXX）》，Java 程序员看到这文档也是踌躇满志：本来我还有一个绝好的策划，看完了就呈上去，加在这需求分析里面，一定要震惊全国人民，至少也得让领导对我刮目相看重新认识。

可是打开那《XXX 网站需求分析书（KB-12345 Ver: 1.0 By XXX）》，气就不打一处来，工工整整的 1 号标题下面就四个工工整整的 2 号标题：一、首页。二、新闻。三、下载。四、论坛。

可奇怪的是，在外行们的领导下，部门居然还不断地取得成绩。于是外行们笑了：看来我比内行还内行呐。资本家也笑了：看来内行还不如外行，内行就得外行来管！

可怜的资本家阿，这么一点成绩就把你美得，要换成内行去领导，那成绩要是出来，还不把你乐上天去？

BOSS Liu 先回了家，说过几天回公司再顺道来一次，到时候给绝影一个详细的规划。可是 BOSS Liu 越是激情，绝影越是觉得对不起他。难得他这样有激情，想想自己，从离开公司以来，好久都没什么激情了，再加上又失恋，感觉这半年的生活就是死气沉沉的。

最要命的是他还是认为 BOSS Liu 的 P2P 的 CASE 是必死的，所以对它实在也拿不出什么积极性来，就像看那本《Developing Series 60 Applications》，非得 BOSS Liu 抽他一鞭子他才肯看一页。这次 BOSS Liu 又把话说死了，等于提前抽了他八十大板，于是回到家后，他便一头扑到那本书上。

厚厚的一本书，还全英文的，以前才看了几页就把头都看大了。还以为这次要整到吐血的程度，哪知道看了两章居然看进去了。

这就像看琼瑶阿姨的小说。开头几页，只觉得故事情节不是三角恋就是女的得了绝症，土得要死，里面人物的对话恶心得让人想吐。于是放到书架最深处发誓永不再看。奈何现实又是残酷的——上厕所必须要看书，否则习惯性便秘。环顾一下书架，大部分书已经被翻了不止一次，有些甚至都能背了。这时候，还是得把琼瑶阿姨的书翻出来，并且怀着对琼瑶阿姨感激地心情想：幸好之前还没有看过。

这才又认真地看，慢慢地，竟然发现这小说还真有意思，又渐渐关心起情节来，以至于最后不断揣测小说中人物的结局，厕所已经上完了，还是觉得不过瘾，于是继续看，看到最后一页，不由得自言自语地赞叹：好书，真是一本好书！

再等到别人说：“琼瑶的书，恶心得想吐。”的时候，你却一改以前的态度，站出来大义凛然地反驳：“你懂什么？看过几本？没看回去看了再来评价。”

绝影抱着这本《Developing Series 60 Applications》想起了大学时抱着《Windows 环境下 32 位汇编语言程序设计》，不同的是那时候还有燕儿在身边，现在只有大爷。大爷平时就老说他：“你呀，其实也算牛人了，只是……”

“只是什么？”绝影迫不及待地问。

“只是你对你不熟悉的领域，不愿意花时间去学。”

这时候，绝影不屑一顾地说：“哼，那些算什么？那些技术，花个十天半个月还不练得出神入化。我要把宝贵的时间节约起来，花在最有价值的技术上。”

于是大爷只得又无奈地摇摇头。

这一次，大爷见绝影几天时间都扑在他那本书上，忍不住瞟了几眼，问：“怎么呢？研究新技术了。”

“当然。绝对新技术。”

“有时间你不如研究下那 Themida 壳呢。把壳脱了，咱们多做几个外挂。”

“那个没意思 TMD 壳不好脱，让大牛们去研究吧，反正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带壳跟踪的技术，以后就带壳跟了。”

大爷见说不动他，也不好勉强，只有似乎自言自语地说：“跟你说，其它的都没用，都没做外挂来钱快。你上次做那个，你自己都说还做得相当粗糙，你知道吗？有人出五万块包下了！还是一个半月五万快！”

绝影心里一惊，五万块阿，那可是自己在公司一年的收入。但他还是强压住内心的震惊，头也不抬，嗯了一声。

大爷继续说：“说实话，做外挂，我也了解一些，就是觉得你的做法不正规，人家都是脱壳后来调试，你直接带壳调试，人家都是用封包工具抓包，你呢？直接在 recv 上打断点抓包。”

“是阿，但不是也做出来了吗？”

“也是，但终归不正规。走偏门，不好。”

绝影放下书：“做外挂，本来就是偏门，还什么走偏门不好。感觉你太像我们以前数据结构老师了，就是死板。不过就是排序十个数，动不动就什么冒泡排序快速排序。我哪里记得住那么多算法？总之，能用自己熟悉的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并且性能也差不到哪里去的算法就是好算法。我自己写的算法，还能怎么样？难道还非得定个‘绝影排序’？我跟你说，做外挂也不是长久之计，我要做自己的事业，知道不？事业，外挂肯定做不成事业的。”

绝影一席话让大爷不知道说什么，只好顺着他道：“行，行。你好好做，再做两三个马，我也不管你用啥办法，你要高兴，做成驱动级的也行。等把马卖了，我跟你一起干事业。”

“你不行，我要跟 BOSS Liu 搞。”

五天之后，BOSS Liu 又要回北京，这次在四川再见到了，这次绝影是胸有成竹，不等他先发难，绝影便说：“那 P2P 的 CASE，你只管安排，Symbian 这块的，交给我就行了。”

听这话，BOSS Liu 猜他都研究了那本书。一本好书，就像高级武功秘籍一样，哪怕只从里面领悟个一招半式，功力提升起来都是惊人的，眉超风学的那半生不熟的九阴真经就是证明。

所以练武功和写程序一样，不在乎你修炼了几十年还是几百年，也不在乎你少林武当峨眉拜了多少门派，关键是你有没有把一门武艺炼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学武艺，最忌讳总想着去追求大而全，你要明白，其实只需要“打狗棍法”这么一招，就足够你掌舵丐帮，受用终生。

BOSS Liu 也不愧为 BOSS Liu，听绝影说了这话，还是不动声色地从他笔记本中打开个 Word 文档，说：“过来，给你看看我的计划。”

绝影把头紧紧地凑过去。

“我这个计划有点大，严格来说，3G 平台 P2P 视频点播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等时机成熟了，我再给你讲更大的计划。”

“行了，3G，P2P，视频点播这里任何一样都足够大了，你还整更大的！先把这个计划好再说。”绝影一口打断他。

等绝影说完，BOSS Liu 才继续说：“P2P 视频点播这个你应该比较熟悉了。这里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两点是视频解码和 P2P。P2P 我还算比较熟悉，和一个朋友私下接过这么个活，做得还行，也算积累了一点经验。至于解码器部分，我觉得以我们的情况，得找开源的，再抑制到移动平台上。”

绝影不说话，BOSS Liu 认为他没有什么异议，继续说：“至于手机平台，你也应该知道，目前主要是 Symbian、Windows Mobile、Linux 三足鼎立，我们必须支持这三个主流平台，也只需要支持这三个平台。”

“那不好整，据我所知，光 Symbian 就包括 S40，S60，S80 三个平台，每个平台还有不同的版本。”

BOSS Liu 笑笑：“BOSS，以你的实力，我相信只要把一个平台弄出来了，抑制到其它平台其它版本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话是这么说，但版本多了，代码一致性就很难控制了。”

“嗯。这也是个问题，先放一放，以后再说。正因为平台和版本比较多，所以这解码器应该尽可能用 C 或者 C++ 标准库，至于 P2P 引擎，各个平台的 Socket 接口不一样，实在没办法统一，但至少也得做到一种操作系统一个版本，不然维护起来相当麻烦。如果你对 Symbian 有信心，以后你就主打 Symbian 这块，Windows Mobile 的很多接口和 Win32 差不多，我调研了一下，难度不大，Linux 的，最近我也有点研究，这块也交给我来负责。”

绝影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还有一个问题，这 3G 什么时候发牌还一直是个问题。去年就说要放，今年又一直没了动静，最近又闹着明年放明年放的。要是我们现在就做，还不知道能不能兼容呢。”

“你放心，3G 对编程来讲是透明的，就算不透明，操作系统的 API 也会让它透明。正因为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放出来，所以我们才要提早做。你想，我们现在去做 PC 上的 P2P 有搞头么？没搞头。因为现在 PC 上已经有成熟的 P2P 视频点播产品了。要做就做第一个，要

是已然做不到第一个，那你就努力去做最好一个，这不是 BOSS 你说的话么？说实话，你当初那句话对我影响还很大，到今天它都一直是我的主导思想。在 PC 上，我们已经做不到第一了，而且我们能力阿，资金阿又有限，更不可能去跟那些成熟的产品竞争，做不到最好一个。现在可好，3G 给了我们机会，你想，要是 3G 刚刚开始测试或者推广，我们就能推出自己的产品，这好比中国才刚刚有了 ADSL 我们就推出 P2P 视频点播产品，此乃绝好的先机阿。”

绝影听了高兴地点点头：“BOSS 阿，几年过去了，你终于领悟到我理论的先进性了！还有一个问题，这东西做出来，我们怎么收费？也就是怎么赚钱？”

“还想个 P 的收费阿。刚刚还说你的理论先进，现在你又退回上个实际了。我问你，P PS 收费了吗？BT 电骡收费了吗？”

“是没收费，但是他们怎么赚钱阿？”

“我告诉你，只要有 100 万用户，就不愁赚不到钱。”

绝影低头沉思了一会：“我还是不明白，产品免费服务收费这个我能理解，QQ 就是这样，早几年免费，等用户多了来做什么会员阿，什么红钻绿钻阿这些增值服务来收费，也相当不错，但是一直不收费，我就不明白了。”

“要赚钱的法子多得很，我随便举几个，做插件，做广告，这些都还是低级别的，以后上路了，完全可以和其它大公司合作来运营。总之你现在要完全抛弃你的观点，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做用户，争取做到 100 万用户！有 100 万用户，你放心，BOSS，我有信心让你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

BOSS Liu 的话说得绝影一头雾水，说实话，他还是不知道 100 万用户如何才能变成 10 0 万人民币。但他又不好意思继续追问下去，还是怕 BOSS Liu 笑他土。这时候，绝影还感觉自己真的有点土。以前大爷说外挂有搞头，有前途，能赚钱，他不相信，等自己真正报着一半研究一半认真的心态做出一个 Demo 来，居然有人愿意五万块一个月把它包下来。

“那，你认为我们做这个 CASE 有什么优势呢？”

“有。我们有一个很多人都蒙昧以求的优势。”

“什么？”

“一个好的团队！你，我，还有一个人，他是一个疯狂的程序员。”

疯狂的程序员 74 (Bayerische Motorenwerke J)

疯狂的程序员？说实话，要是这话从周总陈懂或者其他人的嘴里说出来，绝影肯定不信，但现在这个人是 BOSS Liu，BOSS Liu 又一向不爱开严肃的玩笑，这人又得到他如此高度的评价，肯定大有来头。

于是绝影迫不及待地追问：“谁？”

BOSS Liu 不动声色地说：“不急。这么早说出来，就不是疯狂的程序员了。我计划五一节回来就全面开展工作，到时候把他也带来，可能还要成立一个公司，这事我再调研一下。这段时间你就在这边准备一下。做外挂的事，你争取五一节前就收手，能挣多少钱算多少钱，那事也不是个长久之计。”

这真是大煞风景阿。就好比评书说到高潮之，眼看两军对垒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忽闻抚尺一下，众响绝闭，撤屏视之，一人，一扇，一抚尺而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绝影又是性子急的人，忙说：“BOSS 有话就说，别拉稀摆带的。”

BOSS Liu 把手掌往下一压：“冷静。先把现在的事情计划好。前期咱们先分好工，你调研 Symbian 的开发，主要是 UI 和网络接口，我调研视频解码算法，他去研究 P2P 在 Linux 下的实现。这部分工作做好了，五一后我们的压力就要小得多。”

绝影一跺脚：“好你个 BOSS，你这不是让我尿到一半又憋回去吗？”

BOSS Liu 又走了，绝影还是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正因为不知道，他一直在琢磨。跟 BOSS Liu 认识了这么多年，不得不承认，刚开始自己确实认为他不如自己，处处都要跟他一争高低，他的想法如何我偏要跟他对着干，他认为不行的方案我偏要去做，而且还一定要做成功。争来争去，到底自己比他如何，其实自己也没个结论，想必 BOSS Liu 也不敢轻易下结论，否则两人一争起来又是无休止的。

但这么长时间过去了，特别在北京和这次跟他见面，觉得他变化太大了，这种变化，并不是简单的一点两点的技术提升。感觉他整个思想，看人看问题的方法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就是说，世界观都变了。

这种人，如果是朋友，真是不可多得的合作伙伴，如果是敌人，那就是要命的竞争对手。想必当初周总把他从公司撵走，万万没想到会有今天，如果看到现在的 BOSS Liu 他们还不后悔得要死。几年来，公司在找什么样的人？还不是在找 BOSS Liu 这样的，还不是在找绝影这样的。

又想到 Bug Yang，当初也是被“逼”出了公司吧。谁知道 N 年以后他会是什么样子？说不定周总陈懂还一手提着单子，鞍前马后地跟在他后面，一面唯唯诺诺地说：“杨总，看在以前的交情少，就把这个单子给我们吧。”

说什么呜呼，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好像把伯乐说得有多牛？其实伯乐不就是能相千里马有什么好牛的？现在的社会，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溜便知道了。真正了不起的人物，即使只面对一匹小马驹，也能预见它将来能成长为千里马。

送走 BOSS Liu，绝影继续跟大爷搞外挂。这次绝影搞得特别卖力，一来那个 Demo 得到大爷和买家的肯定，极大地提高了他的积极性，原来以为自己跟本做不出外挂，看来还是有点自不量力——太低估自己了。二来 BOSS Liu 的计划实在有点吸引人，以绝影的想法，东西搞出来，争取到风险投资，上市，再开公司搞东西，再争取风险投资，再上市，雪球越滚越大，几年时间，还不又造就出一个个影总刘总 X 总，还不又造就出几个互联网时代的风云人物。

所以，要走好第一步，还得攒点钱，现在来看要在几个月之内弄到几万块，还是只有搞外挂能够做到。

绝影天天坐在电脑面前重复着调式、抓包、分析协议、写程序这样的工作，大爷一点技术也不懂，没事的时候也只能看看电影打点小游戏，时间长了，看绝影天天忙，也怪不好意思。

有一天，大爷突然说：“你忙你的，我给你讲个笑话吧。说一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日本人在沙漠里被食人族抓住了……”

绝影正调试程序准备抓取登陆的封包，在这种关键时刻，就算这间屋子发生了火灾，他可能都丝毫不会觉察，如果说在这栋楼里这么小的火灾都能烧死一个人，那一定是他。如果发生了六级以上地震，他都可能要先考虑一下跑不跑：跑吧，这思路一断，前面的工作就废了；不跑，万一房子垮了，自己跟思路一起完蛋，当然，说不定被埋个十天半个月自己还能被救出来，但思路肯定是完蛋了。最后估计还是一横心不跑了，房子要塌，跑也跑不掉，眼看搞了三天还差一步就搞出来了，思路废了比埋地下十天还痛苦。看人家泰坦尼克号都撞上冰山了，拉大提琴的还是巍然不动地站在台上拉着大提琴，这什么？这就是敬业精神。

要换成别人，在这关键时刻来打扰他，他肯定一钉耙打回去，哪怕这个人是燕儿。但老杜又不一样，人家也是一片好心，而且又是长辈，所以绝影只从鼻子里“嗯”出两声，一方面是应他，一方面是告诉他：我很投入，不要打扰。

可大爷也不知道绝影的脾气，见他在那定了有半天了，终于有了反应，觉得自己这招还真不错，于是越发来了精神，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绝影就忍着。实在忍无可忍了，便大声反复念到：“0040A2E0，0040A2E0，0040A2E0……”有时候干脆抬起头，对大爷说：“00410E90，这个地址帮我记一下。”于是大爷也反复念到：“00410E90，00410E90……”他也不知道这 00410E90 是什么玩艺，他只知道绝影让他记着，一定是什么重要而又神秘的东西。

过一会，绝影又问：“刚才让你帮记的地址呢？”

“00410E90。”大爷很麻利地报出来。

绝影想这下总该把你讲笑话的思路打断了吧。

没想到大爷记性还真好：“嗯。刚才我讲到，那三个人被食人族抓住了……”

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终于有一天，大爷无可奈何地摊摊手对绝影说：“哎，没了。我连小时候我奶奶给我讲的故事都给你讲了，实在没什么可讲的了。”

绝影心里的石头才终于落了下来。

两个男人，在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屋子里工作，就依靠这些故事渡过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中，绝影做出了三个外挂。也就在这两个月中，绝影挣到了以前在公司几乎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挣到的钱。

离五月一号还有一段时间，Symbian 的开发前段时间都已经做了一点研究，其实和 MFC 也是大同小异，无非就是几个 C++ 类调来调去。C++ 就是好，做起东西来就像大众的流水线，什么零部件都做好了你只管往上拧，一条流水线，月产几千台甲壳虫想必也没有太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车做得好不好不在于流水线如何，而在于零部件标不标准。相比之下，汇编语言就像造劳斯莱斯，哪怕一块玻璃一颗螺丝你都得手工打磨，这事耗起人来，一年半载都造不出一辆车，而且车造得好不好，还得全凭技术工人功夫如何。

当然，大众甲壳虫和劳斯莱斯价格的差距也是不言而喻的。

之后几天，绝影老在自己机器上开这那 EPOC Emulator，学以致用嘛。那东西简直是自己的“胖 6”在 PC 上的翻版。大爷从绝影电脑面前经过，粗略看了几次，也没看出个所以然。不过外挂赚了钱，大爷的心情这几天也放开了。扬着脑袋得意地说：“前段时间忙了那么久，咱们轻松轻松吧？”

绝影偏头看着他：“就你跟我？”

“你找朋友阿！”

“我哪里有什么朋友阿？毕业了都各奔东西，而且别人和我们又不一样，别人还要上班呐。”

“难道你一个朋友也没有了？”

大爷这么说，绝影想一想，若有所思地说：“有到是有一个，就是上次来找我那个土匪。”

“那就让他来。”

“嗯。也是，上次我那么困难，他居然还想到我。”

这次见土匪，兜里有了钱，但绝影反而穿着得随便多了。老远看到土匪怀里抱了一团黄乎乎的东西，走进一看，原来是条小狗。

绝影一拳打在土匪胸上：“让你过来 Happy，你咋把狗也带来了阿。对了，狗不能坐车的，莫非还是偷渡过来的。”

“当然了！害得老子还一直把他藏包里，一路上都担心他拉屎。”

“那不如不要带。”

“你以为我想带。还不是送给你的。晓得你失恋了，和大爷两个寡男住在一起，肯定痛苦。”

绝影想都没想到土匪居然会这么远带只狗来送给他，平时他信奉的就是土匪那套：暴力解决问题。所以小孩阿，小东西，看到自己一般都会自动躲得远远的。而且自己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哪里有功夫照顾狗呢。

于是一番推辞。

土匪一把把小狗推到绝影怀里：“少来！我跑了大老远的路，来就没准备你感谢我，还想让我又把他带回去。给你，你就好好养，记住，女人都是假的，狗才永远不会背叛你，狗是唯一爱你比爱自己还多的东西。”

没想到土匪一个粗人，也能说出这样感人的话，绝影看看怀里那小黄狗，他一边伸出小舌头喘着气，一边不断用爪子扒绝影的手，小家伙在包里呆了一个多小时肯定也够受的。这时候，绝影心中竟然莫名升起了一股恋爱之心，他一边用收抚摸着小家伙的头，一边对土匪说：“行，行，那我就收下了。”

“那你得好好养阿，别像对你自己一样对他，再怎么也是一条命。男人阿，要有责任，自己受苦不要紧，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朋友、家人、老婆包括你的宠物受苦。”

绝影刮了一下小家伙的鼻子：“他叫什么名字？”

“黄毛。”

“黄毛？还黄毛丫头呢。太粗糙了！什么黄色就叫黄毛，黑色就叫小黑，花的就叫花花，像什么叫什么，一概都是不负责任的名字。你喜欢他，就得费点心给他起个名，就像你儿子一样，你总不可能生下来胖一点就叫王小胖，黑一点就叫李大黑！”

土匪点点头：“也是，那你给起个名字。”

“这么大个事，当然先要好好调研调研。一时想不到，回去再从长计议吧。”

土匪在绝影这里呆了一天，又要赶回去上班。临走的时候，他拉着绝影的手说：“小子，跟你呆了两天，我看你从公司出来发了阿。说实话我这工作做着也很不爽，也想跳槽了。”

“你不是挺好吗？电信呢，很多人羡慕你那工作。”

“哎，你有所不知阿。这些都是面子上的。在部门里面和你们不一样，你们是凭本事吃饭，我们是凭本事之外的东西吃饭。像我们刚出来的学生，什么都不懂，到处遭排挤，工资也就那么一点，也就是够生活，房子阿车子阿更不敢想了。这年头，没车还好，没房子连朋友都不好谈。说实话这次过来你招待我的规格，都好久没享受过了。以前不觉得，我们都是一个寝室的，现在对比一下，心里急阿。”

绝影也握住他的手：“放心，机会多的是，慢慢来。”

回到家，大爷一个人正蹲在地上逗着小狗，那小狗刚来新的环境，胆子很小，这客厅对他来说就像是整个世界，他正一步一步地探索着他的未知领域。

这一刻，绝影突然想到了自己，想到了 BOSS Liu：当我们还在公司每天听着《小哪吒》才起床的时候，我们不也和这小狗一样对未来充满了好奇吗？现在，我们已经长大了。

见绝影进门，大爷便站起来问：“怎么样？想好名字了吗？”

“早就想好了，土匪在，我不敢说。”

“什么？”

“百万。”

“百万？”

“嗯。绝百万，跟我姓。”

“亏你还是个读书人，这么土的名字？”

绝影哈哈大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土匪肯定也会笑我。百万，这名字不好吗？你知道中国的通用 CPU 龙芯吗？想你都不知道，他们的芯片代号叫‘狗剩’，够土的名字吧！可是，它有个响亮的英文名：Godson。百万呢，也有个响亮的英文名：Bayerische Motorenwerke。他跟我姓，以后就叫 Bayerische Motorenwerke J。”

大爷拍拍百万的头，对他说：“好咯，百万，你老爸给你起了名字了。不过还是很土。”绝影也拍拍百万的头，对大爷说：“还有，百万这个名，本来是我爸起给我的。”

疯狂的程序员（75） IT 民工

离 BOSS Liu 约定的五月一号已经没多久了，其间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绝百万得了场大病——犬瘟热。据说这病对小狗来说死亡率是 90%，绝影带他去看病的时候就亲眼见到一只小金毛，个头跟他差不多大小，输液前还是好好的，输着输着两腿一蹬便死掉了。可是百万命硬，硬是让他挺过来了。这可就不得了了，你想连癌症都不怕的狗，他还有什么做不到的？所以凡是遇到懂狗的人，绝影便对他说：“这家伙，小时候还得过犬瘟热呢！”那人必定伸出大拇指：“牛，实在是牛。”

二、某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大爷若有所思地对绝影说：“是时候开发点新产品了，游戏这东西热得快凉得也快，我又调研了几个热门游戏，要不你先研究研究。”这时候，绝影停下了下，郑重地对大爷说：“当初我也对你说了，你也答应过我，做外挂始终不是长久之计，我要创业，要干自己的事业。”

大爷点点头：“我知道。其实你上次和 BOSS Liu 见面我就猜到了个大概。你不想搞外挂我也不勉强你。搞外挂我们还是狠赚了一笔钱，我不懂技术，这里面你贡献最大，你要创业，我还是应该在资金上支持你一把。”

绝影笑笑：“你在精神上多支持我，我就知足了。”

“物质决定意识，懂不？没钱，再好的想法都等于 0。”

绝影不说话，因为他嘴里装满了肉，只能狠命地点点头，然后使劲一伸脖子，把肉都吞下肚去，才满头大汗地说：“好，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大爷却话锋一转：“不过我始终认为你们几个小娃娃，把什么问题都想得太简单了，到时候后悔死你们。不过既然你们有想法，那就先做着，我也去调研点其他项目，要是你那边做不走了，再回来跟我一起搞？”

“好是好，但是不想搞外挂了。”

“那是肯定的，我也是这样想的，搞外挂始终不是办法，最终都是要转到正行上来。”

五月一号，BOSS Liu 如约风尘仆仆地又赶到这里。这一次，绝影是带着百万一起来接他，百万不能进宾馆，两人就坐在大堂的沙发上攀谈起来。

BOSS Liu 蹲下身子，一只手揪住百万一只耳朵，拉伸起来，弄得像个蝴蝶，绝影心痛得要死，忙说：“不要拉，不要拉，耳朵拉长了就不好看了。”

BOSS Liu 放开手，又拽了拽百万的尾巴问：“谁的？”

“我的。”

“你的？哪里来的？”

“朋友送的。”

“朋友送的，好阿。狗带财。对了，叫什么名字阿？”

“绝百万。”

“还百万呢？好俗。你就一个财迷，那还不如叫千万亿万呢！还响亮一点。”

绝影一边也拍拍百万的脑袋，一边说：“那你叫他 Bayerische Motorenwerke J 好了。这个名字够响亮了吧。”

“什么什么？这么长，我记不住，就叫 BMW J 吧。”

BOSS Liu 一边说，一边还想整整百万，忽然见他把嘴巴凑了过来，露出两颗雪白的门牙，虽然还是乳牙，但也很锋利，赶紧站了起来，话锋一转道：“怎么样？BOSS，最近有啥研究成果没有阿？拿出来分享分享。”

绝影也把百万牵到自己脚边：“都这时候了，我天天就盼着你来，急得要死。哪里有什么成果，还不是一直在研究 Symbian 的。”说话间，又环顾了一下四周，问：“就你一个人？”

“当然。难道我还能带小秘？”

“你上次不是说还有一个吗？什么疯狂的程序员？你又忽悠我？”

绝影这么说，BOSS Liu 突然急了：“这么大的事，我哪敢忽悠你！这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这下真把绝影搞蒙了，见 BOSS Liu 不像在开玩笑：“难道，你说的就是我？”

“Bug Yang！”

你想想一下，有一天在你失意的时候，晚上正一个人走在公园里散心，忽然眼前一亮，发现前面不远凳子上竟独自坐着位美女。看那背影，这个妹妹好生面善，正是年约二八，身量苗条，体格风骚。而且似乎还心事重重，愁眉不展。

同是天涯沦落人阿，而且又是位美女，让你如何不动心。于是你整了整衣冠，清了清嗓子，走上前去，用故意憋出的一副极有磁性的声音温文尔雅而又关切地说：“小姐，这么晚了，一个人在外面很危险的。不如我送你回家吧。”

听到你的声音，那美女将身一扭，仿佛回眸一笑百媚生，你终于庆幸自己凭借智慧能一睹倾国倾城的花容月貌的时候，却发现她居然长得跟《唐伯虎点秋香》中的如花一模一样，而且一边用手挖着鼻孔，一边粗声粗气地说：“干什么？想打劫阿？”

这时候，你的心里会是什么感觉？

这就是绝影听到 BOSS Liu 的回答后的感觉。

所以，绝影立刻正义凛然地说：“不行？”

“什么不行？”

绝影突然想起以前在公司犯的错误，想起陈懂曾经给他的忠告，也学着陈懂的语调把手一摆对 BOSS Liu 说：“Bug Yang 言过其实，不可大用！BOSS，这 CASE 对你我来说可以说是最后一搏，我们要慎重阿！”

BOSS Liu 摇摇头：“其实我还很对不起你。前几天我去公司辞职了，但是没辞掉。哎，不知道怎么回事，总觉得在辞职的时候老板又对我太好了，最后又让我于心不忍。这样看来，这个 CASE 还是你压力最大阿。不过你放心，我还是会慢慢会辞掉的，最迟过年的时候。”绝影叹口气：“哎，其实你不辞职也是对的，毕竟我跟大爷搞了一段时间外挂，还有点积累，能撑得下去。你要是辞职了，什么收入来源都没了，做起 CASE 来压力更大。不过这跟 Bug Yang 无关，我觉得这个 CASE 还是不能用他。”

BOSS Liu 笑笑：“BOSS 阿，你就是太固执了。你回忆一下，三年前你看到的我是什么样的我？三年前的你又是什么样的你？三年前陈懂他们的公司又是什么样一个破公司？人都是在进步的，半年前你觉得 Bug Yang 不可大用，今天我觉得他可以大用。”

见 BOSS Liu 居然和自己一样固执，绝影知道再争下去又没个尽头，而且他说得要是有一定的道理，正好找个台阶下，于是缓口气说：“那好，竟然你说用 Bug Yang，那就你来用，出了什么问题你负责。”

“当然我负责。我先上去洗个澡，完了咱们就在这宾馆的茶楼聊聊。前面都只定了框架。这次咱们来细化一下。”

BOSS Liu 上去洗澡，绝影趁这个时候把百万牵回家，却发现忘带了钥匙，又要麻烦大爷来开门。以前大爷跟大爷出来搞外挂，现在搞到一半，用大爷的话说才刚起步，自己又固执地

要跟 BOSS Liu 去创业，这样想来，觉得还是有点对不起大爷，所以这一次和 BOSS Liu 见面，就没有给大爷说。本来麻烦大爷来开一次门在平常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一次，绝影却觉得浑身不自在，松了百万便匆匆走了，生怕呆久了露出点破绽。

BOSS Liu 洗完澡，感觉人清爽了很多，他品了一口茶，点点头：“还是茶的味道好。现在国外有钱人，都流行喝茶了。BOSS 你上次点的咖啡，可把我害惨了。”

绝影点着一只烟：“BOSS 坐到这里，恐怕你不只是跟我一起品茶吧。”

BOSS Liu 点点头：“当然。有几个问题。首先，公司是一定要开的。”

绝影也点点头：“嗯。公司开起，做什么事情都要方便一点。但主要还是资金的问题。既然做个公司，也应该像样点，至少也得注册个 30 万的公司，就像开车。有钱人开好车当然理所当然，就怕土匪那种人，就想开车，只要是车，哪怕是‘奔奔’他都高兴得不得了。对女人来说，车是什么？无非就是个代步的工具，对男人来说车是什么？车是身份、性格的象征。

你一个大男人，开个‘奔奔’出去，不但掉价，也太失身份了，还不如打的呢！”

BOSS Liu 摆摆手：“注册资金的事你放心，现在有专门这样的公司，一般叫‘工商代办’，你给他钱，他给你凑够你要的注册资金，放到账上，反正这注册资金也只是到工商局过过目，事后他们再抽回去。”“可以这样？”“当然，我有个亲戚就是干这行的。”

绝影点点头。BOSS Liu 又说：“其实最困难的还是办公场地和报税这些事情。公司开起了，税就跟着来了，会计是少不了的阿！”“那场地呢？我们要场地干什么？反正咱们前期就自己开发自己的，等你辞职了，我们再找个固定地点办公也不迟。”

“话是这样说，但是没有办公场地不给注册。现在比较好的办法就是你看看，把你家的房产证拿出来，或者找你哪个亲戚，给咱们签个租房合同。”

绝影没想到 BOSS Liu 现在居然对流程这样精通，叹到：“看来 BOSS 果然是精心准备过的阿。你放心，这事情就交给我办好了。实在不行，把我家的房产证拿出来。哎，

不过一旦开了公司，麻烦的事情也多，公章就好几个，管理起来麻烦。”

“管他的，先放你那。”绝影点点头。“那咱们就趁这次我回来把这事情办了。去找我亲戚，上次我问了她，注册个 30 万的公司大概就 6000 块钱全部包干了。”

绝影想一想，小心翼翼地说：“那还有个问题，股份的问题。”“当然是我们一人一半。”“那就好，那就好。”“其实也不是一半。什么股东协议、董事会章程上咱们表面上一人 50%，实际一人 40%，留 20% 出来。”“留那么多干什么？”“你忘了？以前在公司的事后陈董老跟你说什么？老跟你什么分股份分股份？分了吗？没有？为什么？你想，公司赚钱了，股份捏在手里都是钱，哪个股东还愿意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分给你。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在以后这种现象。先留 20% 出来，其中 10% 以后分给员工。”

“那还有 10% 呢？”“还有 10%，这个就玄了，以后事业搞起来了，各方面关节都得打点阿……”绝影会意地点头：“总之，只要我们两人加起来占绝大多数就行了。”BOSS Liu 也点点头，喝了一口茶，换了个语气又说：“还有就是人手的事情。

现在比较困难，前期就咱们三个人，我，你，Bug Yang。”

“又是 Bug Yang！”听绝影的语气里面有点鄙夷，BOSS Liu 长长地叹了口气：“BOSS，你有所不知阿。我晓得，你对 Bug Yang 有偏见，为啥？因为他 CASE 做到一半就辞职了。有些事，后来他给我说了，你肯定不知道。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辞职吗？”

“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肯定，如果是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丢掉我的 CASE。”

“如果你没命了呢？”“那，那是不得已的事情。”

“是阿，那时候你知不知，Bug Yang 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吃饭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东西。

一个连饭都没得吃的人，连搞开发都成问题，你还指望他能搞出好的开发？”

绝影摇摇头：“确实不知道。不过我曾经跟他说过，没有钱只管跟我开口……”

BOSS Liu 立刻打断他：“BOSS，你没钱吃饭了，会跟我开口吗？这个事，不是钱不

钱的问题了。Bug Yang 把这个事情给我说，听了之后，我也很难过，为我自己难过！BOSS，你想想，这么多年来，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一直在追求技术，一直努力把自己的每个 CASE 做好，可以说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对得起我们做的每一个 CASE，对得起我们的老板，对得起我们的客户。外人都觉得我们搞 IT 的很风光阿，每天坐在空调办公室里，在电脑面前打字就能拿到那么多薪水，人家门卫整天日晒雨淋才那么一点钱。可那些人想过没有，对他们来说上班就是上班，下班就是下班，有时候加班，还拿加班费？我们呢？可以说我们根本没有下班。我们上班是上班，回到家还是写程序，有人给我们算加班吗？有人给我们拿加班费吗？我们才是真正凭良心在工作。那一次，听 Bug Yang 给我说他一个搞开发的，穷得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我就心寒。我就想，他在北京工作强度也算大了，他做的工作也并不是人人都做得了的，怎么活得连民工都不如呢？民工在工地上，一天还管三餐呢。”

BOSS Liu 越说越激动，他说得很有道理，绝影也一直点头。

“BOSS，我为什么要创业？因为我要改变这个现状，我的想法也许太大了，我甚至想改变 Bug Yang 和许许多多人的现状。几年了，我们一直在研究技术，现在，最重要的，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如何才能把技术变成钱。否则，我们就永远只是 IT 界挖沙的民工。”

BOSS Liu 说到这里，绝影也激动起来，他突然站了起来：“是阿，为什么要创业？我也有我的想法。”

疯狂的程序员（76） 疯狂的程序员

然后，绝影的眼中流露出一片憧憬，他缓缓地说：“知道吗？我的第一份工作，也就是在周总的公司。那天面试完后周总送我回去，他问我：‘你的理想是什么？’我告诉他：‘我希望以后有一天能有一家自己的真正的软件公司。’当周总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是啊，他不是正经营着一家软件公司么？或许每个老板都是这样想的，希望他的员工能一心一意地呆在公司，希望他们能把他的公司当成他们自己的，希望他们能全心全意为公司的发展做出贡献。但是真的能这样吗？别人的始终是别人的，哪怕别人愿意和你分享，也和自己拥有完全不一样，自己亲手挣的一千块钱，它的价值远远大于老爸给你的一千块千。亦或许他那个时候就能预见出将来在项目上会出现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不管怎样，今天我和你，我们坐在这里，对我来说，这个理想就要实现了。刚才你说到技术，你说得对，技术如果不能变成钱，技术有什么用呢？难道只能作为程序员之间互相攀比的东西？BOSS，我们已经攀比了很多年了啊。”BOSS Liu 也站起来，拍拍绝影的肩：“小绝啊，你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绝影点点头。

买完单，BOSS Liu 掏出手机给 Bug Yang 和他的同学打了电话，绝影也早约好了张厂长，这时候又电话确认了一下。至于 BOSS Liu 那个女同学，不知道什么原因，在这关键时刻竟然找了个借口赖掉不来。BOSS Liu 愤愤地挂了电话：“我就晓得女人靠不住！”本来绝影以为再跟 Bug Yang 见面会很尴尬，至少两个人不会有很多话可说。没想到 Bug Yang 还和以前一样，屁颠屁颠一路跑过来，批头就是句：“刘哥好，影头好！久等了啊，公司有点忙，不好意思。”

Bug Yang 给足了面子，绝影又摆出以前在公司技术经理面对手下的架子：“小杨啊，这么久不见，在干啥啊？”

Bug Yang 无比得意地说：“去了另外一家公司，现在还行，比你们是差得远，但在公司混

个中高级骨干了也绰绰有余了。”“技术呢？有进步吗？”

“当然了，进步大呢！不然今天怎么好意思来见你们两位呢。这还多谢影头和刘哥的教导。”

见 Bug Yang 又有些飘飘然，绝影心里又有点不舒服，于是皱着眉头一脸严肃地说：“小杨啊，你都知道今天 BOSS Liu 是大老远过来的，怎么也不好好收拾收拾呢？你看你的头发，

还有胡子也不刮，还有脚上，居然穿双拖鞋，你公司里能穿拖鞋？”

Bug Yang 看不出绝影的心思，还是一脸笑嘻嘻地说：“哎呀，是啊。CASE 多，有点忙，这都顾不过来了。你看人家马克思，不也是忙得连胡子都没时间刮吗？所以总留着大胡子。”

本来绝影心里有点不舒服，Bug Yang 说到这里还是一脸笑嘻嘻，绝影忽然觉得这 Bug Yang 还真是孩子气，于是也收起不舒服的心情道：“放屁！你能有多忙啊。说马克思忙得没时间刮胡子，你看他胡子虽然那么大一把，但是梳理得井然有序，多而不杂，白而不乱，看起来还有一定艺术水平，依我之见，肯定是专门找设计师设计，然后精心修剪的呢。你呢？跟他

学，搞行为艺术啊？”绝影一边说，一边使劲忍，他在忍住笑。

Bug Yang 兴致勃勃，却被绝影一来就泼盆冷水，竟不知自己又哪点做得不好了，忙说：“影

头说得是，形象还是要注意，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了，下次一定改！”

几个人坐在茶馆叙旧，无非就是进来发展如何如何，张厂长似乎也有了不错的发展，绝影离开了公司，他理所当然成了公司资格最老的元老级人物，想必周总他们也从绝影的辞职上吸

取了教训，反正现在是把张厂长的心抓得稳稳的。

职位升了上了，张厂长说话的措辞也明显变得谨慎起来，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本来绝影还是挺关心公司的，正希望这次见面能从他那里了解一点公司的情况，现在看他这个样子，想

了一下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免得张厂长心中乱想。

聊了一会，BOSS Liu 突然把茶杯重重地往桌上一放，再慢慢推到自己胸前，一字一句地说：

“好，现在谈正事。”

所有人突然之间沉默下来。

“这个 CASE，我想大家已经了解了一些吧。我们就是要做 3G 平台下的 P2P 视频点播。具体的技术细节我已经和绝影，小杨说过了。其实我对这个 CASE 的想法远远不止这么一点。第一步，我们要实现在线直播。第二步，要实现点播，这里面服务器架开发和架设是个重点，不过我们现在不需要把重点放到这个上面。第三步，我们要做多人可视电话、现场视频会议。最终，我想让我们的系统遍布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大到 NSA 抓捕拉登的反恐行动，奥运会现场直播，小到老太太给儿子打电话，男女同学躲在被窝里用电话谈恋爱，总之，我的

理想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

说到这里，绝影打断他：“等等，你上次可不是这样说的。我以为我们的 CASE 仅仅只做到在线视频业务。”

“是的，那是最起码的，只有先把视频点播和直播做出来了，我们在市场上才有竞争力，才有可能生存下来。所谓‘饱暖思淫欲’，我们能够生存了，当然要不仅仅满足于生存，就要搞其他的，要搞大，搞什么都不重要，但是一定要搞大。我觉得陈董他们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想到把公司搞大，公司不发展，员工如何发展？要搞大，要上市，上市之后再融资，有了钱，

再开发点核武器出来。”

BOSS Liu 这么说的时侯，绝影看了一眼张厂长，张厂长脸马上唰地红了，却扬起头来道：“扯淡。搞 P2P 视频点播还比较现实，但是说到后面就太离谱了点吧。搞这么个系统谈何容易，要晓得，微软搞到今天，也搞了二十多年呢。这想法，也太疯狂了吧！不支持！”不等 BOSS Liu 搭话，绝影抢过来说：“就是，我就是觉得我们很疯狂。其实你问问 BOSS Liu，我们哪次不疯狂。以前在公司做了那么多 CASE，周总每次都问我：‘小绝啊，这个 CASE 你估计要多少时间？’我每次都很有自信地对周总说：‘放心吧周总，这个 CASE 一个月足够了。’其实说实话，每一次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多长时间才能做完，甚至有时候都不敢肯定到底能不能把它做下来，因为一个 CASE 看起来简单，具体到细节了，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很多问题都是要命的。今天我们四个人坐在这里，年龄加起来不过 100 来岁，身上的钱全掏出来，估计也凑不够三千块钱。但是我们却在这里讨论这么大的 CASE。你说，这 CASE 要是能做出来能有多少收入？微软咱们不敢比，几十亿至少有了吧。再不说这 CASE 的收入，单是它的意义，恐怕也不比比尔盖茨的家家户户都有一台电脑的理想小。我觉得疯狂没什么不好，十九世纪初，当时的科学理论认为凡是比空气重的东西都不可能长时间飞行，所以他们认为莱特兄弟是疯子。可最后疯子赢了，正因为有他们这些疯子，今天我们才能坐飞机，才能放卫星。疯子都是不要命的，怕死的怕不怕死的，不怕死的怕不要命的，所以疯子的力量大啊！在我看来，程序员只有一种——疯狂的程序员。”

绝影说的时侯，BOSS Liu 和 Bug Yang 都不住地点头，也许在这四个人中，只有他们三个才有这种体会，这种体会，是张厂长永远体验不到的。

张厂长找不到什么话好说，只得喃喃地说：“既然如此，这个 CASE 你们怎么找到我啊？”

“有什么不能好？一个 CASE 要做起来，困难多得很，我们找你，也是希望以后你能照顾照顾我们，毕竟你现在在周总他们公司，说不定他们以后有什么业务用得上我们，还得你美言几句。”

张厂长点点头：“那是当然，大家都是朋友。我就是觉得你们太冒险了。有想法当然好，但是太不稳定，成了当然好，不成的话时间也费了，还什么也没有。还不如好好呆在公司发展呢。”

绝影哈哈大笑：“我要是求稳定，当初就不会从公司辞职了，你也知道，我要是不从公司辞职，现在混得一定也不会比你差啊。Bug Yang 呢？也不一定混得比现在好啊。事情都是会变的，好多事情如果一成不变，就永远不会有发展。”

绝影说到 Bug Yang，Bug Yang 也兴奋起来：“我早就知道影头和刘哥大有前途，说实话，我觉得周总他们根本没法跟你们比，鼠目寸光，这样的老板，哪怕是有再多的钱，也不会有多少发展的余地。所以我就说，哪怕只要有一口饭吃，我都愿意跟你们搞开发，不管搞什么。

钱我没有，唯一有一点的就是技术和用不完的精力。”

看到 Bug Yang 这样热心，BOSS Liu 想起那次他几乎哭着跟自己说他天天搞开发，居然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BOSS Liu 心里也有点痛，他说：“当然，能吃饭是最起码的。又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这是周总他们犯的最大的错误，以后我们一定要小心啊。”

四个人正聊得热火朝天，突然之间，绝影想到一个问题，他拍拍桌子说：“大家静一静。”

几个人都回过头来望着他。

“大家看过《鸟笼山剿匪记》吗？反正我是看过，觉得不错。以前在学校，王江就老想着拍部电影，可那时候条件有限啊。现在呢？互联网这么发达，终于让普通人有机会当把导演了。我们第一次创业，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件大事。我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从创业一开始，我们就把其中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至少我觉得过程应该是精彩的。以后写成小说，或者剧本，如果再能够拍成 DV，等我们的 CASE 成功了，产品发布出去，小说或 DV 能一起发行，这是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啊。说不定 N 年之后，我们功成名就了，这小说或 DV 还能成为人们一直津津乐道的佳话呢！”

BOSS Liu 一听也很有兴趣：“是啊，要纪实，但是也要搞笑，说实话我们平时本来说话做事都够幽默的了。我看这主意不错，如果小说或 DV 写得好，还能帮助我们宣传产品。我看如果写小说，就叫《疯狂的程序员》吧，反正咱们现在也是够疯狂的了，以后肯定还有更疯狂的故事。CASE 先开工，一边做一边写小说，就从第一次董事会开始。”

绝影点点头：“《疯狂的程序员》，这名字不错。小说就由我来写吧，反正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就爱写点东西，虽然成就不大。而且后来发现写程序比写文章更有意思，便在大一的时候封笔了，现在正好再拿出来用用！至于 DV 呢，我去跟王江说，反正他现在还在学校念研究生，估计他兴趣大得很，我们一边做 CASE 一边拍 DV，都是现场实景拍摄，主演就是我们几个。BOSS Liu 你就是导演，我来策划。等到 DV 出来，还不红透半边天！”不知不觉，几个人便聊了一个下午。人就是这样，有时候聊起天来，把事情想像得美好得不得了，仿佛成功就在你面前向你招手，就等着你去拿，绝影自认为还是比较理智的人，这一次，居然也觉得自己兴奋得太过头了。

晚上 BOSS Liu 和 Bug Yang 喝了一点酒，绝影便送他回宾馆，在路上，借了一点酒劲，又憋了半天，BOSS Liu 才吞吞吐吐地对绝影说：“BOSS，其实我还有一个要求……”

因为下午的兴奋到现在还留有后遗症，他想也不想便说：“说吧，没问题。”

“这个 CASE，什么法人代表啊，董事长啊，总经理啊都让给你都行，我就一个要求。”

“什么？” “CASE 我来设计。”

绝影哈哈大笑：“当然，当然，我下午不是已经说了吗？《疯狂的程序员》，你是导演，我呢？不过是个捉刀的。”

听他这么说，BOSS Liu 唯一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了下去：“还有点时间，上次我们下了盘国际象棋，今天，咱们再来下盘中国象棋，来不来？”

“不来！” “为什么？”

“因为我要输，有本事再跟我下盘国际象棋。”

“我也不来，我也要输。”

“嗯，我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

说到这，BOSS Liu 的酒突然醒了，他笑一笑：“BOSS 啊，你回忆一下，这几年来，我们做的每一个 CASE，不都是打的没把握的仗吗？今天，你却说不打没把握的仗了，而这次的

CASE，说实话，我们心里都没把握啊。”

BOSS Liu 话一出口，绝影心里的兴奋劲刹那间一扫而空，他突然一阵哆嗦。

疯狂的程序员（77） 开店

第二天，绝影和 BOSS Liu 一起去开公司。这之前，绝影把开公司想像得非常简单，反正满街都是工商代理工商代办，你给他拿钱，他帮你把公司开好，双手把营业执照公章税务登记证交到你手里，还说声：“影总，祝你事业一路顺风。”商品经济发达了，分工细了，什么事情都有人做，这事情，简单得就像用洗衣机洗一件衣服。

可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你想像得越简单，做起来也许越难。就说这洗衣机吧，历经了手动，半自动，全自动几个阶段的发展，到现在，几乎已经成了傻瓜产品了。你想想，小时候把洗衣机拆开，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导线，什么电阻啊，电动机啊，继电器啊，看得你头昏眼花。现在可好，一拆开，便是块绝影熟悉得再熟悉不过的主板一般的电路板。所以说程序员应该自豪啊，现在的社会，就连洗衣机这么个东西，里面都凝结着咱们的劳动成果。

可是写洗衣机的程序和用洗衣机又是两码事。想一想，这东西，俺连里面的程序都设计得出来，用它洗个衣服，还能难得倒我？

可是绝影就偏偏不会用。

小时候在家里住，自然是妈妈把洗衣服的任务全包了。妈妈的思想还是中国传统式的家庭妇女：洗衣做饭，天经地义是女人的事情，男人嘛，当然应该去忙些维护世界和平征服宇宙的任务，所以一直以来妈妈也是任劳任怨，并且坚决不让绝影碰家务。

后来念了大学，土匪王江他们实在没办法，只得在学校里自己洗衣服。这时候绝影可就神气了，衣服只管穿，周末打包带回家，实在多了，就压缩一下放包里，总之，还是由妈妈来洗。

后来工作了。妈妈总算可以从这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又按照中国传统习俗，重任传到媳妇手里。于是所有衣服，也一应由燕儿包办。

但现在，女朋友也没了。燕儿在的时候，就经常说绝影没自理能力，连做饭洗衣服都不会，要是没了她，还不活活饿死。

每当这个时候，绝影便一本正经地说：“是吗？你听说过谁因为不会做饭饿死了吗？”

“还没有。”

“那你听说过谁因为没钱吃饭饿死了吗？”

“当然有，多啦，非洲那么多难民。”

“那就对了。没有因为不会做饭而饿死的人，只有因为没钱吃饭而饿死的人。对一个男人来说，他可以不会做饭，但绝对不能不会挣钱。”

总之不管怎样，现在女朋友是没了，吃饭洗衣便成了现实问题摆在绝影面前。吃饭还好说，以前跟大爷天天叫外卖，每天都是一点味的。大爷厉害，一份红烧肉一吃就是一个月，绝影没这耐性，隔三岔五换个口味，到后来，觉得不爽，反正做外挂卖了钱，干脆请个保姆，过上了滋润的生活。

可衣服呢？保姆公司有规定，不洗内衣。其实不管内衣外衣，绝影都不想让保姆来洗，在他看来，能给自己洗衣服的，只有两个人，一是他妈妈，一是他老婆。

于是他硬着头皮，学着大爷的操作顺序把衣服丢进洗衣机。按下开始键，没反应。往洗衣机上踢两脚，还是没反应。大爷在房间大叫：“别踢了，当心踢坏了！看看，是不是没插插头。”

绝影蹲下身一看，果然是没插插头。

插头一插上，洗衣机果然有反应了，但还是坏了，因为他没往里头注水。

两人忙了一上午，先是找代理公司。一栋楼里面好几家，也让消费者有选择，可是有了选择，事情也就麻烦了起来。首先，资质你得调查吧，还得规模大资金雄厚资格老的，花同样的钱办同样的事，当然找越牛 B 的公司越好，说出去脸上也倍儿有面子。如果你去找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说出去别人听都没听过，你自己都不好意思。可是钱又都是血汗钱啊，当然又想找家花钱好的。又想花钱少，又想办事好，这不是资本家的一贯作风吗：又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这样一想，绝影觉得创业才刚刚开始，现在自己和 BOSS Liu 就慢慢朝资本家沦落了。

如果只有一家那就好，你不找他也得找他。就像财大气粗的微软，Windows 你用不用？要用，要用就得加上 IE，WMP，MSN。谁叫你开发也用 Visual Studio，办公也用 Office 呢？自作自受，没办法。

最后事情总算办好了。代理公司的人拍着胸口打保票对绝影说：“我们办事，您放心，下周我们就把营业执照和公章给你们几位老总送过去。”

听别人叫自己老总，绝影也真觉得自己是老总了，扯着以前周总经常用的语调说：“嗯。好快点，我们工作还很多的。”

走出代理公司，BOSS Liu 抹了一把额头的汗：“妈的，我还以为开公司简单得就像 $1+1=3$ 呢。”

过完五一节，BOSS Liu 又要回北京，临走的时候，他，绝影，Bug Yang 又聚了一次，BOSS Liu 小心翼翼地打开自己的电脑：“看，这就是我目前做的解码器的部分，是在 Linux 下做的，ANSI C，还不是很完善。代码你们先拿去学习学习。第一阶段的工作，就是先把这个移植到其它平台，BOSS J，你负责 Symbian 的，小杨你做 Windows Mobile。Windows Mobile 和 Windows 的 API 都差不多，有 Windows 下的开发经验移植起来应该不难，只是你恐怕要多看点资料。”

绝影还没来得及说话，Bug Yang 抢先到：“刘哥你放心。这次我保证让你满意。”

“不是让他满意，是让你自己满意。做东西先要对得起自己。”绝影在一旁愤愤地说。

“是是是，得先对得起自己，尽自己的力去做。”

“先别吹牛！有把握吗？”

绝影这样问，Bug Yang 想了一会，坚定地说：“没有。和以前每个 CASE 一样，我没有把握一定把它完成得非常漂亮。但是我会尽力去做，和你们一样去认真解决里面的每一个问题。到最后，即使我做得没你们想像中的好，但是我也问心无愧了，因为我已经尽力去做了。”

Bug Yang 说完，绝影在心里点点头：小伙子，有点我和 BOSS Liu 以前的味道了。

BOSS Liu 回过头来：“BOSS J，你呢？有没有什么问题？”

“应该没什么，如果是 ANSI C 移植起来都比较容易，就是播放部分，要跟具体平台的 API 打交道，这个我再去研究。”

BOSS Liu 点点头：“好吧。这部分三个月时间够了吧。看这部分的效果如何，如果能按时间按要求完成，国庆节我就辞职回来，大家专心转意一起搞。”

这时候 Bug Yang 在一旁急了：“那公司呢？不是开了公司吗？”

“放心，不会放你鸽子。公司先开着，不一定要马上就办公。还是看情况。如果咱们第一步都埋不出去，开个注册资金一百万的公司都是白搭，如果搞得人进来了连工资都没得发，那不被同行笑死才怪。”

绝影点点头：“嗯。前期的事情，我先来办就好了。还是抓紧把第一步做好。”

拿到 BOSS Liu 的代码，绝影和 Bug Yang 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绝影一向对 BOSS Liu 的代码腹诽很多，前几年不是有张图片很有名吗？图片上两个民工模样的人坐在路边，旁边摆了一块牌子，上书：编程软件开发外包或上门服务，C/C++，Java，ASP，代码 5 元每行起。

绝影每次看到 BOSS Liu 的代码，那张图片马上便浮现在眼前：凡是超过两个参数的函数调用，每个参数都单独起行；两个函数，就像有杀父之仇一样，千万不能见面，中间非得空出好几行。简直就是图片上那 5 元一行的代码民工的真正写照。难道这写程序也和写小说一样，拿字数算钱？

可 BOSS Liu 不这样想。写代码，个人风格也。要是全世界的程序员写出来的代码都一个风格了，那就没了个性。程序员，软件设计师，之所以这样令很多人向往，不是因为干这行能有多高的工资，能给你带来多高的社会地位，能让你成为明星般的人物，而是因为不同的人，做不同的技术，都在各自的领域展现着自己的个性，展示自己的风格。

绝影一边读着 BOSS Liu 的代码，一边骂，这是他向来读别人程序的习惯，这习惯，也是在周总公司养成的。那时候读别人代码，确实应该骂，写得实在太粗糙了，全局变量到处都是，随时用随时定义，满篇都是对象指针，调用成员函数时又不先判断指针是否有效。程序崩溃了，连 Bug 的大方向都找不到。

绝影骂够了，回头一想：其实 BOSS Liu 的代码还是写得不错嘛，可是自己为什么还在骂呢？习惯成自然，真是没办法。

Bug Yang 又和绝影不一样，拿到 BOSS Liu 的代码，对他来说是如获至宝啊。在他看来，提升功力大抵有两种方法，一是自己不断写代码，不断完善，不断把自己的代码写好，二是看牛人的代码。牛人的代码实在太高深了，一句看似平凡的语句，也许背后都蕴含着惊天地泣鬼神的智慧。现在你看不出什么端倪，等十年八年之后，就像马岱杀魏延一样，你猛然醒悟：啊，原来大牛的代码竟是如此博大精深啊，丞相早料到你魏延会造反，我已卧底多时矣！

可现在的牛人又实在太小气，代码是轻易不外露的，就像武林前辈一样，绝世武功是传儿不传女，传内不传外。这样的人，就算你像无间道一样去他身边卧底个十年八年，都不一定拿得到他的代码。

要不就是把代码创造成财富。要代码，好啊，都在光盘里面，整整齐齐 Chapter1，Chapter2……想看吗？想看就买我的书吧，买本书送光盘。要真是有价值的东西也好算好，可大部分人，代码却是东拼西凑，书也是东抄西抄。Bug Yang 就上了几次当了，所以对这样的人，也一直耿耿于怀，想血汗钱也来之不易，从此再也不轻易买书了。

看了一段时间 BOSS Liu 的代码，不说全部理解，至少也做到心中有数，绝影准备开始往 Symbian 平台上移植，S60 Platform SDK 3rd Edition+Visual Studio 2003，对搞开发的人来说，超豪华配置啊，正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关键时刻，正如所有肥皂剧的剧情一样：电话铃想了。

绝影拿起电话，是土匪打过来的。

土匪平时就很少给他打电话，每次自己给他打过去，他都忙得像《少林足球》里的三师兄：“我一秒中几十万上下……”

这次竟破天荒地，土匪给他打来了电话。

绝影赶紧坐正了身子，把衣服整理了一下，再清了清嗓子，才接通电话：“喂。”

“是我。”

“我知道。”

“我辞职了。”

没想到土匪一来就爆了这么大个猛料：“你疯了？”

“没有啊，昨天辞的，今天打电话给你说一声，以后就好了，时间多了。”

“我看你真的疯了。你在电信，在同学里面算走得好的了？哪点不好？好多人羡慕得不得了！”

“我晓得，我就晓得你要这样想。说实话，我实在做不下去了。你不明白的，你没有经历过。上次我就跟你说了，我们这样的工作和你们不一样，你呢，你挣钱你升值要全凭你的本事和你的努力。我们根本就不是！我一个大学毕业生，要钱没钱要关系没关系，办公室里明争暗斗，说实话，我就是最合适也是最大的被排挤对象。”

“这么说，你是被逼出来的？”

“当然。下个月开始考核上岗，我们这办公室必须有一个人得挂，这是指标。你说，这个人不是我还能有谁？与其让他们炒我，不如我先炒他们。妈的，先下手为强。”

绝影没想到土匪那工作还有这么多猫腻，这是自己从来没经历过的，所以也不好说什么，只能关切地问一句：“那你有什么打算呢？”

“就是还没有，所以才给你打电话。你不是说你们要创业，要开公司吗？”

土匪这样说，绝影急了：“你这不是害我吗？公司刚开起来，啥收入都没有，我们自己都没工资，哪有钱再去请人。再说，这 CASE 做得出来不还是个问题，现在我让你过来，万一公司开垮了，还不是害了你，还不如去找份稳定工作呢。”

土匪也不示弱：“你看你你看你，我还没说话，你把我想像成啥人了？我有说要到你公司吗？我有说要你给我开工资吗？我是看你有没有路子给我介绍一条。”

这么说，绝影松了口气：“不是我这样想，是现在你进来确实也是害了你啊，等 CASE 做出来，有前途了，再让你来不迟啊，这样没有风险。至于路子，我哪有啊，我写程序，可你一点也不懂。”

“你程序写出来干啥呢？吃软件啊？你还不是得卖。我是说，到时候你让我来做市场。”

听土匪这样说，绝影的大脑如 Intel® Core™ CPU T5500 @ 1.66GHz 一般快速运算了大约十秒中，然后冷静地对土匪说：“嗯。是好主意。你嘴巴会说，以后搞销售不会吃亏。不过我先推荐你看一本书——《圈子圈套》，等你看完了，我再给你面授机宜。”

疯狂的程序员（78） 土匪的新工作

绝影向来就喜欢随口应承别人，以前在公司的时候，周总说：“这个问题相当有难度啊！谁有把握来做？”每当这个时候，绝影便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跳出来道：“既然是有难度的，

当然还是交给我。”可自己真的能做吗？他也没想。

这次土匪给他打来电话，没想到他竟然辞了工作。毕业的时候家里又是花钱又是动用关系好不容易才拿到这么一个电信的工作，现在说辞就辞职。所以你以为工作是为了啥？为了混口饭吃？再想长远一点，为了养家糊口？再说伟大一点，为了实现理想造福于人民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全错！其实对土匪他们来说，找个好工作就像找个林志玲般性感漂亮的女朋友。男人想要年轻漂亮性感的女人做女朋友，在很大程度上，是给别人看的，同样的，一份优越的白领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给别人炫耀的。

可是女人漂亮了，麻烦就多了。首先是美女们生活大抵非常讲究，不要说顶着烈日去市场买菜，怕就是出门走几步，也要把防晒霜涂了又涂，末了还打把大大的太阳伞，真恨不得把自己变成山顶洞人，终日就呆在山洞里算了。

自己做饭确实也麻烦，那就出去吃吧。可美女们吃饭大抵也非常讲究，十几块钱一顿的路边餐根本看不上，就比如你在公司熬了 N 年，终于熬到项目经理的位置上，想：做了几年的苦力，这下终于该出头了吧。谁知道，BOSS 交给你这个新任项目经理的第一个 CASE 竟然是 UI 代码的编写。这也太失身份了吧！

既然出去吃，就得找个讲究的地方，排场不一定大，但一定要精制，装修不用太豪华，但一定要温馨，人不要太多，但一定要有品位，菜不要多少分量，但一定要贵。你要明白美女们的心理啊：只买贵的，不选对的。

对大部分人来说，吃饭还是为了活着，但对美女来说，吃饭更多的是为了艺术。更要命的是，有一个美女女朋友，天天生活都不踏实。人家是美女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于是你总认为对面桌子的同事随时都盯着你女朋友，左邻右舍的未婚大龄青年随时都打着她的主意，白天去上班心里就一直不踏实，晚上睡觉还怕听到电话想，出差就更不用说了，简直是煎熬。

这样看来，美女虽然是好，但终究还是利大于弊。百威啤酒广告打得好：美女，看得到拿不到，不如来瓶百威啤酒。所以对待美女的最好的方案还是永远远远地看着好，就像陈董从包里拿出一块高精度视频采集卡时说的：“小心！别碰！远远地看，千万别用手摸。”

土匪的工作，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刚开始还觉得挺风光，时间长了，就如美女一样麻烦事就来了。不像我绝影，反正毕业了就去了家小公司，现在又辞职出来，混得好是人品爆发，混不好反正就是这个破样子也没人来耻笑。可你土匪就不一样了。你工作好啊，你白领啊，你收入高啊，那你生活品位当然也得跟上。这些东西同学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可是按土匪自己的话说的，在电信里头那也是表面的风光。每天应付上上下下办公室文化都累得要死，还只有那么几个钱。刚开始还可以打肿脸充胖子，到后面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于是人便像大盘一样：崩了。

其实绝影也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好，因为自己除了写程序，确实什么也不会，于是随口应承他几句，让他去看看《圈子圈套》，学习学习商战经验，毕竟办公室混过的，多多少少有些社会经验的积累。

谁知道一周不到，土匪便又打了电话，这一次，他在电话那头兴高采烈：“真够意思！说实话，你推荐的那本书真是太好了啊，真是本好书！”

绝影听得一头雾水，其实《圈子圈套》他根本没有看过，以前有个朋友向他推荐，朋友说得滔滔不绝，末了还专门嘱咐他一定要看，看完了再好好探讨探讨。于是总觉得有点对不起别人，便上网查了一下，只知道是写商战的，主角卖软件。这书他肯定不会去看，有这时间，不如多翻几页《加密与解密》。技术方面的，看起来才带劲，关键是我永远不会去搞销售啊，我不搞销售，再好的书对我来说都没用。就像你虽然很喜欢看比基尼，但永远不会去买比基尼——因为你永远都不会穿嘛。

可是听到土匪这么说，绝影还是故作一本正经地说：“那当然了。既然是我亲自推荐的书，还有不好的？”说的时候，他心里有点虚，生怕土匪听出破绽。

土匪这时候兴致正高，哪里有工夫去研究他的破绽：“不只是好，简直太实用了。晓得不，我又找到新工作了。都上了两天班了。”

这下，绝影有点吃惊，土匪说换就换，这也来得太突然了，像自己，跟燕儿分手这么久了，都还没想过再谈一个，这事情，多少也得给点缓冲区啊。吃了这么一惊，于是他只有唯唯诺诺道：“是吗？那真是恭喜你了。”

“我看了《圈子圈套》，也去了一家软件公司，搞销售。哎呀你不晓得，从面试到这几天谈生意，说的话简直就和书里面一模一样，说实话，大学里面那些线性代数啊，微积分啊有个屁

用，就这本书，才是我到目前为止唯一能够活学活用的。”

听到土匪说去了软件公司搞销售，这下，就更让绝影大跌眼镜了。还好意思说活学活用。要是随便换个人只有他稍微有理解能力，都知道活学活用是什么意思。人家那本书讲的是软件公司搞销售，你要是真看懂了，真理解了，自然知道用它去搞建材，搞贸易，开超市，甚至去搞彩票销售。这才是“活学活用”，要不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那么伟大？因为毛泽东思想就是

是把马克思列宁主意中国化了，你要去照搬前苏联的模式，行不通的！

看到土匪还这样高兴，绝影忍不住泼他一盆冷水：“你高兴个啥啊？我看你就是依样画葫芦。搞销售，跟写程序一个道理，你就不要指望看了一两本书就全懂了，就准备放卫星了。我跟你说，我写了这么多年程序，**BOSS Liu** 书都看了几吨了，还没这本事呢！我让你去看那本书，了解一下销售领域，没想到你既然真的跑去搞软件去了。”

土匪一听马上打断他的话：“搞那样还不是销售啊，就许你搞软件开发不许我搞软件销售？我们老板说的，销售搞得好，不知道比你搞开发的吃香多少倍！像你，一天就知道关在屋子里闭门造车，连现在外头软件方面有啥需求都不知道，能造出啥好车啊？咱们走着瞧，说不定你的项目搞出来了还得找我来打开市场呢，哈哈。”

绝影知道土匪嘴巴厉害，就凭这一点，他去搞销售也吃不了多少亏，在这方面，自己跟他比起来确实有很大差距，知道比不过他，赶紧偃旗息鼓道：“嗯，嗯，你说得对，既然你要搞，就好好去搞吧，千万不要搞几天又换了。跟你说，工作这个事情，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女朋友，说换就换，要把它当成老婆。你看，好多人女朋友换了不少，还是什么都没有，非得娶了老婆，才知道养家糊口，才会有所积累。”

“当然，先努力去搞。如果搞上了正轨，余勇可贾了，等到功成名就的时候再包个二奶或者请几个小蜜还是可以接受的。”

“放屁！要搞就好好搞！”

挂了土匪的电话，绝影也觉得是时候好好改造 **BOSS Liu** 的代码了。偏偏这时候大爷又催起绝影来，以前他从来不会催他的。

上次虽然说做出来三个外挂，但质量实在太差，实际勉强可以用的只有一个，另外两个他也只把协议的文档交给了大爷，大爷一面忙着找人把外挂做完，一面又跟买外挂的人周旋。那买外挂的总说测试的时候都是好好的，一收费，怎么好多功能都不能用了，非要说大爷一定在这里面搞了鬼名堂。

大爷忙得团团转，也是一脸无奈，绝影愤愤地说：“他鸟人懂个屁！游戏公司每次更新都是要反外挂，人家封了我们的功能他还说我们做手脚，你还跟他谈个屁啊。”

大爷也无可奈何地说：“有什么办法？钱他都付了三个月的，而且当时还预定了几个外挂。

你又不一门心思好好做，真是搞死人啊！”

这么说，绝影觉得自己多对不起大爷的。自从跟着大爷，可以说他基本上没亏待过自己，以前没做过外挂，不知道深浅，还以为在公司一样一个 **CASE** 做完验收了事，只等着收钱。这外挂还得周周更新。小更新还无所谓，怕的就是游戏公司不声不响突然来个大更新，就像地震，平时摇摇晃晃来点小地震无所谓，权当到漫摇吧活动筋骨了。怕的就是十天半个月不来气，来气就来个大的，那简直吓死人啊。所以说现在人们怕的不是地震，是不地震。游戏公司也真够狠，把外挂一封，就得像重新写个新的一样，从头分析协议。玩家们交了钱没外挂可用，游戏也不玩了，天天泡在论坛上骂卖外挂的人，卖外挂的人也付了钱，于是又来逼大爷。大爷又不懂技术，没办法，这事情自己要不解决，大爷真走投无路了。

可是事情终究是要解决地，于是吃过饭，绝影对大爷说：“咱们好好谈谈吧。”

大爷点了一只烟：“说吧。”

“你知道我现在的情况。做外挂确实需要太多的精力，而现在我们创业也正是需要投入精力的时候。我想你是不是改变下你的策略？”

“你的意思？”

“现在有一个外挂已经投入使用了，我想我以后好好更新这一个，反正保证每次游戏更新了我就更新。至于另外两个，实在没有太多的精力。”

大爷抽了一口烟：“既然你要忙你的，那也只好这样。另外两个，我再找找，如果能找到，把它做出来，这里面还是有你一份，如果找不到，干脆就把协议卖了算了。”

大爷如此爽快，绝影心里忽然很感激他：“嗯，你放心，维护一个外挂，精力也有保障，我会认真，会尽力的，你尽管放心好了。”

大爷点点头：“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不是很情愿搞外挂，也是，做偏门不管怎样赚钱都比不上正行。反正现在我们在一起，我也在调研其他的项目，如果有机会，我也想转到正行上去，不知道你的想法如何。”

绝影站起身来：“当然，如果是正行，而且有前途，我肯定会跟你一起搞的。”

“嗯，我还是以前那句话，无论搞什么，咱们都对半分。”

推掉了另外两个外挂，绝影觉得轻松多了，游戏也不是天天都更新，有时候运气好，一个月都不更新，要说大更新，大更新也不怕，当初自己一无所有，还不是把外挂做出来了，就比如老子 8.0 级的大地震都经历过了，还怕你这 5, 6 级的小余震？

现在终于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来改造 BOSS Liu 的代码。BOSS Liu 知道绝影推了外挂投身进来，也变得异常热情，经常跑到 QQ 上来给他指导工作，他洋洋得意地说：“怎么样，BOSS，你看我的代码如何？”

如果是平常，绝影一张口肯定是：“BOSS 啊，这代码破绽太多啊！”

可这一次是 BOSS Liu，所以他好好回忆了一下，确实还没发现什么破绽，于是暗自庆幸自己思考了一下，不然张口乱说被 BOSS Liu 抓住了把柄，肯定要让嘲笑他一辈子。

可也不能这样便宜了 BOSS Liu，于是打着哈哈道：“嗯。BOSS 写的代码确实和一般人不一样，不过破绽不是没有，只是还没有发现。”

BOSS Liu 哈哈大笑：“BOSS，你就慢慢去看吧，有一天，你会发现我这代码是堪称经典的。哈哈。”

绝影愤愤地想：“你就高兴吧，有一天让我找到破绽了好不好好教育教育你。”

绝影这样想，没多久，他果然找到了破绽，这一次，他却没有心思教育 BOSS Liu，因为这个破绽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疯狂的程序员（79） 致命错误

事关重大，绝影抽了点时间，洗了个澡，换了件衣服，然后端端正正地坐在电脑前，清了清嗓子，才郑重地给 BOSS Liu 打去了一个电话。BOSS Liu 显然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而且正一门心思地一边写着他的代码，一边听着 MP3，一边在 news.qq.com 的角落到处翻花边新闻，一边跟 MM 们聊着 QQ，一边和绝影讲着电话，简直把多线程或者说超线程技术在工作中运用到了极致。胡乱聊了两句，绝影突然换了口吻道：“BOSS，严肃点，大事不好了！”要换成平时，BOSS Liu 都对绝影的“大事不好了！”习以为常，“狼来了，狼来了”，喊一两次还能忽悠人，你要是天天喊，哪怕你突然有天改成“老虎来了”都没人理你。这一次，BOSS Liu 听他的语气不像在开玩笑。要是真有什么大事，怠慢了绝影，到时候让

他秋后算起账来，可是自找的吃不了兜着走。

于是 BOSS Liu 赶紧在 VC 中按下 Ctrl+Shift+S，小心翼翼地保存好他的代码，关了还没看完的花边新闻，再给每个 MM 发一句：“BOSS 来了！下了！”，用的还是“复制”，“粘贴”，赶紧把 QQ 调成隐身，还算是安全结束所有线程，然后才正经地对绝影说：“不急，冷静！”，

这才把重点全部放到主线程上来。

绝影却用更加焦急地语气说：“还不急呢，火都烧到眉毛了！那个代码，你究竟有没有编译过啊？”

“当然编译过，怎么？有破绽？”

“当然有。”

“我来解决。多不多？”

“不多，但都是致命错误，fatal error！”

这次换 BOSS Liu 焦急起来：“怎么回事？”

绝影却缓了缓语气：“我说 BOSS 啊，你这不是整我吗？你自己看看你那 x264 解码器部分，还有 zlib 库。”

“这两个库很好嘛。都是网上开源的，很有名，而且发布很久了，是经历过考验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晓得，好是好，问题是这两个库都用了汇编语言，而且都是独立汇编，还非得汇编器来汇编。还不统一，x264 用的 nasm，zlib 用的 masm。”

BOSS Liu 这才一拍脑门：“坏了。”

绝影叹口气：“是啊。坏了。这 S60 Platform SDK 全是 C++ 接口，根本没有提供汇编器，任凭你什么汇编代码，放到这里就是死，你总不可能让我去打听一下人家 NOKIA 用的什么处理器，找来《Develop Guid》，把那 nasm 的汇编翻译过来再拿它的汇编器汇编吧。再说，要是我们真有这么大本事，还不知道 S60 Platform SDK 的 C++ 编译器和汇编器的目标文件兼不兼容呢！”

BOSS Liu 沉默了一会：“唉，当初我就在 Linux 下编译的，我看这两个库比较稳定，就直接把目标文件连接进去了，根本没想到这里面还有汇编代码。这可如何是好啊？”

绝影也沉默了一会：“办法有两个，一：把这库里面的汇编代码翻译成 C++ 的，工作量巨大，代码我也只是粗看了一下，发现 x264 的汇编代码分为 AMD63 和 i386，zlib 好像也分了 masm64，masm32 和 masm686，估计还是跟 CPU 平台相关的，如果是这样，就只好翻译了。结论：方法一基本不可能。二：干脆就不要这部分的视频解码了，把主流解码器做出来差不多了，毕竟是移动平台嘛，想做得跟 PC 平台功能一样强大，还是比较困难呐。”

“那不行。”BOSS Liu 一口打断他，“x264 的可以暂时不要，但 zlib 就非要不可了，代码里面所有关于数据压缩的算法基本都用了这个库，这个库没了，等于我们那些代码都废了。”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反正做到这里，做不动了。”

“嗯你等等。”

BOSS Liu 说完，电话里沉默了几十秒，估计他正从办公室走到外面，确认周围安全了，他

才压低声音说：“嗯，先放放，我马上请个假回来，再详细讨论下这事。反正 zlib 不能去，去掉了等于整个视频解码都不可用了，那我们做这 CASE 也没意义了。”

“嗯。对了，Bug Yang 那边你跟进了没有？”

“当然有。”

“他那边怎么样？”

“他说没问题。”

“放屁，要是真的认真做了，怎么没发现这么大的问题，还没问题呢。也不知道他真的认真了没有。”

“唉，BOSS 啊，你不要把每个人的水平都想得跟你一样，慢慢来嘛。”

放下电话，绝影感到手脚都有点发麻。事情都做到这里了，才发现这么大的问题。原来以为只要有激情，肯拼命，啥事都不怕。现在看来，他还是错了。

“人定胜天”的思想真是害死人啊。几千年了，中国人一直信仰孟子的教导，并且为了证明他的正确性而不断努力，结果呢？还是唯物主义一语道破天机：“人的主观能动性受客观条件制约”。

这时候，大爷也看出一点端倪：“出问题了。我就知道，你们啊，当初你们就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要创业，要做一个产品，哪里有那么容易的？想当初我们公司……”

“停停停。”见大爷又准备忆苦思甜，绝影赶紧打住他，“别笑我们。毕竟没有经验嘛，不过好歹我们敢去做，好多人虽然有想法，但没胆子去做。整天拿着他的优秀项目到处忽悠观众。这些人，才是值得鄙视的。”

大爷怎么听，觉得绝影这话中带话，但有说得不是很明显，只好说：“那是。我胆子就小，不过经验有一点，现在我也正调研项目，你有技术，我有经验，我们在一起还怕没饭吃。你们啊，自己去搞，风险还是很大。”

绝影点点头：“那你看看吧，这次是个大问题，致命错误，到这里，我都不知道这 CASE 还不知道做得走做不走，总之等 BOSS Liu 回来再说，问题总会有的，也总会解决的。”

绝影一边给大爷说，一边安慰着自己：问题总会有的，也总会解决的。

可这一次，问题实在太多了，第二天，工商代理又给他打来电话，头一句听着还挺顺心：“影总吗？我是 XXXX 公司啊。”

听别人叫自己影总，虽然只是电话，绝影还是摆出一副自以为是老总的样子，正儿八经地说：“嗯，你说。”

“营业执照可能有点问题啊，今天工商局打回来了，主要是你们那办公场所的问题，工商局说今年下来新规定，所有新注册公司的营业场所必须要是商业用房或者商住房，可你们是住宅用房啊。”

“当初不是专门问了你们的吗？你们说没问题啊。”

“是啊，这问题我们以前也从来没遇到过，这也是新问题啊，我们今天才第一次遇到。你们能不能重新拿一份租房合同啊？”

绝影立刻在心里盘算了一下，拿份新合同，还得商业用房，现在哪家门面不是几百上千一个

平方，就算写字楼，算下来也得几千块钱一个月呢。这可基本上相当于一个人的工资啊。现在啊，政策就是整死人，一面说要鼓励创业，要减税，一面又说开公司要这样那样的限制。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我要真的一年能盈利过一两千万，我还会偷你那点税钱？我还会老想着少那几个点子？支持国家发展是再好不过的投资了，毕竟，只有国家发展起来了，企业才有可能有更好的发展。可是现在呢？公司还没开成，政策就准备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

想到这，绝影气就不打一处来，干脆全部发泄到电话里：“当初你们不是拍着胸口说得好好的吗？现在我们根本没做这方面的准备，你今天说房子不对，明天又说公司名字不行，后天

又说经营范围不符合要求，这要求没完没了，我们怎么做得下去？”

工商代办听绝影生了气，生怕得罪了他掉了这份生意，明明听得绝影话中带刺，还得继续甜言蜜语地说：“影总你先别急，这样吧，你们先去想想办法，能拿到租房合同尽量去拿，我们这边也再看看能不能活动活动，但是也不能打保票。”其实她心里暗骂道：“一群黄毛小子，一没钱二没经验三没关系还敢出来开公司，这不明摆着送死吗？”

不过有这样的黄毛小子也好，有这样的人他们才有钱赚，要是全世界的黄毛小子都老老实实呆在公司，或者只敢背着 BOSS 接点私活，那工商代办还做个 P 的生意啊。正是黄毛小子们

养着他们，对他们来说，黄毛小子才是他们的上帝。

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有些有人有点钱了，就这也瞧不起，那也瞧不起，嫌打工仔穷了，嫌农民工脏了，你大不了就一个煤老板或者做房地产的地主么？挖煤要靠谁？盖房子要靠谁？还不是要靠广大农民工。煤挖出来卖给谁？房子修好了卖给谁？最终还是不要卖给广大人们群众，广大打工仔，广大农民工兄弟。你要晓得，和你一样的煤老板是永远不愁煤的，和你一样搞房地产的地主是永远不缺房子的。这么一想，你才晓得，其实广大农民工，广大

打工仔才是你的衣食父母，你得尊敬他们，得供着他们。

所以写程序也是一个道理，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会点 C++ 晓得啥是继承啥是封装了，就牛 B 得不得了，就有资格把那些还在问：“C 语言的指针是什么意思。”的所谓“菜鸟”们鄙视到十八层地狱了。程序写出来给谁用？难道你还能拿他当饭吃当烟抽，还不是得拿给你称之为“菜鸟”的广大人们群众。或者是你有了研究成果，拿出来跟谁分享？技术低了，其他牛人们不屑一顾，你要记住，比你牛的牛人们永远不缺你拿点技术，技术高了，你又研究不出来。你还不是得跟“菜鸟”们分享啊，“菜鸟”们对你的成果津津乐道，对你万分追捧，满足你那一点点虚荣心，才是你不断进步的动力。所以，牛人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菜鸟”

才是你们的衣食父母，“菜鸟”是拿来尊敬的，不是拿来“鄙视”的。

这么想，绝影又觉得平时把 Bug Yang 想像得那么齜齜，还是有点对不起他。

也不晓得现在代码交给他让他搞到一个什么程度了，BOSS Liu 还没回来，这个时间也应该先和他沟通沟通，于是给他打个电话，约到了茶馆。

Bug Yang 对绝影的主动邀请是有点受宠若惊的，心里就琢磨着一定有什么大事情，半天不敢开口说话。

绝影喝了一口茶，首先问：“怎么样？代码研究得如何？”

Bug Yang 这才抓抓头皮：“还在看。BOSS 写的代码，深奥啊。”

绝影叹口气：“也罢也罢，这代码里面有个致命的问题，现在做到这里我都没办法了。”

Bug Yang 有点吃惊问：“这么大的问题，我怎么没发现呢？”

“当然了。这问题比较深，你看的 BOSS Liu 的代码，还没看到那里去，那是在 x264 和 zlib 库里面的。”

听绝影说出这两个库，Bug Yang 努力在脑海中搜索关于这两个库的印象，这时候，要是他说句：“x264，zlib 是什么啊？我没听说过。”那还不被绝影笑死，这都不重要，反正绝影比自己技术好，被他笑也无所谓，技不如人，就是要不怕被耻笑，不怕被耻笑，才敢勇敢地问问题，才能提高。在这一点上，Bug Yang 的想法是和绝影截然不同的。绝影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什么问题，明明晓得 BOSS Liu 在这方面造诣很深，问他一句几分钟就搞定，可是越是这样他越是不问，不能让 BOSS Liu 知道自己不懂啊，在 BOSS Liu 面前，一定要把自己装得跟全知全能的上帝一样。于是自己下来 Google 上到处找资料，看代码，写 Demo 去分析，搞个三五天终于搞出来，再找个机会在 BOSS Liu 面前“不经意”地露那么一点点，BOSS Liu 也在心中暗暗惊叹：“这绝影，居然连这个也知道，这可是我的长项呀，这样下去，我跟他之间打比较的优势都没了，不得了，不得了。”

回忆了老半天，Bug Yang 终于觉得可以开口了，才说：“x264 没听说过，我知道 H.264，不晓得这两个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但 zlib 我知道，一个压缩算法库嘛，很流行的，以前我们公司的程序都用了这个代码，这里面不会有什么大 Bug 吧？”

“不是 Bug，是因为这里头有汇编代码，我根本没法把它移植到 Symbian 平台上去，因为 S60 开发包根本就没有汇编器。你那边我不清楚，Windows 移动平台的 SDK 不熟悉，但估计也移植不过去，因为这些代码都跟具体的 CPU 相关。”

Bug Yang 也点点头：“那这个问题大了，还好发现得早，那现在有什么办法好解决吗？”

“没有。”

“没有，那怎么办？CASE 还做得下去？”

“现在还没有办法，我们等 BOSS Liu 回来。”

疯狂的程序员（80） 夭折

在绝影的印象中，救火队长这个角色一向都是由自己来扮演的，想想以前在公司，临到验收的时候，才发现软件里面居然还有巨大的 Bug，这种事情，哪次不是自己挺身而出，“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结果轮到自己火烧眉毛，就乱了手脚，可惜一身好武功施展不开，还得由 BOSS Liu 来救自己的火。BOSS Liu 终于回来了，却不是绝影想像的那样两人一见面就赶紧打开电脑讨论问题。这一次，BOSS Liu 不紧不慢地说：“怎么样，BOSS，好久没下棋了，再来下盘棋，敢不敢？”绝影起头一直在琢磨 Symbian 上的那个问题，一看 BOSS Liu 这阵势，料想他心中已经必然有了解决方案，他那神情，简直就跟自己一模一样——想起以前在群里，有个网友调试个程序，让他帮忙看看，他看都不看便一口应承下来，结果等于自己搬块石头砸自己的脚，那程序加个变态的壳，什么壳记不清楚了，反正不比 TMD，EXECryptor 差，什么 SHE，内存校验，代码混淆，RSA 加密算法，总之能用上的尖端技术全给他用上，用不上的也要把选项做进去，反正只要普通人看都看不懂的，就是牛。

硬生生把一个本来大概只有 100K 大小的程序给加壳到 3M 多。

网友问：“行吗？那壳可厉害呢！”

绝影若无其事道：“你放心，只有脱不下来的衣服，没有脱不下来的壳。”

结果那一次，差点把绝影自己的皮脱掉一层，一边脱一边骂，骂拿壳太变态，进而联想到壳的作者，顺带连电脑一起骂了：平时玩个游戏你就快得不得了，真工作起来了，怎么就成了老牛拉破车。

但骂归骂，没办法啊，谁叫自己答应了别人，而且还是“胸有成竹”地答应。

可是，当最终把壳脱掉的时候，他便又好了伤疤忘了痛，洋洋得意地说：“小 CASE 一个，练练手，只能算有点意思。有事你说话！”

网友没料到绝影这么大方，急忙说：“当然，当然，绝影就是牛。我这里还有个软件，嗯，比那个壳还厉害，你能不能帮我看看……”

这一次，BOSS Liu 大概也抱着这样的心态。以绝影的经验来看，越是这个时候，越是不要跟他提这事情，你越急着提出来，他才越能显示出自己的神勇，从而进一步证明他一个观点：在技术上，我确实要比你 BOSS J 牛一些。

绝影这样想，千万不能让他得逞，于是对问题绝口不提，也不紧不慢道：“下什么棋啊，不跟你下。中国象棋我又下不赢你，国际象棋你又下不赢我，我们下来下去，还不是浪费时间么？”本来绝影也只是随口说说，BOSS Liu 却听者有心，自以为以程序员特有的敏锐捕捉到这话中的话，于是得意的说：“这就对了，BOSS 啊，你都知道中国象棋你下不赢我，国际象棋我下不赢你，于是你就不跟我下。可是你也明明知道虽然我汇编比不上你，但你 C++ 肯定不如我，你却非要跟我在 C++ 上争一争。BOSS 啊，什么事都让你一个人做完了，就没意思了。比如你学下去的时候，你来我往，有赢有输，还有点意思。现在呢？你想跟他下棋的人你找不到，想跟你下棋的人你又不愿意跟他们下，一点意思都没了。”

听完这番话，绝影哈哈大笑：“BOSS 啊，你又想多了。这么久了，我什么时候还跟你比过 C++ 啊？”

两人东拉西扯闲聊了好一阵，果然不出绝影所料，BOSS Liu 见绝影对问题的事情绝口不提，反而自己乱了阵脚，急了起来，突然说：“废话少说，先说说上次那个问题。”

绝影停下来，点点头。

这一次，终于该 BOSS Liu 发挥了，下面要说的话，他已经在飞机上排练了好多次，连什么时候该停顿，让绝影思索，什么时候绝影可能会提出问题，什么时候该站着说，什么时候该坐着说这些情况都一一考虑了进去。

只见他昂然道：“我说 BOSS 啊，你一心钻研你的汇编，你的外挂，对现在软件的发展是有所不知啊。开源软件发展了这么多年了，有一部分可以说还是相当不错，就拿你说的 zlib，先听你把问题说那么严重，我还以为真有这么大 Bug，专门又去把代码好好看了看。你要是仔细看就明白了，人家一个项目里提供了好多编译配置，那汇编代码只是其中的一个。通过配置你可以选择使用 C 语言，当然，你为了提高性能，也可以选择使用汇编语言。人家做的项目，可是活的啊。”

听 BOSS Liu 这么说，绝影有点不相信。zlib 的代码他也看了看，虽然在 Windows 下有 VC 的工程文件，但他没去打开，makefile 写得比较长，当时自己粗看了一下，在 source 中确实包含了汇编文件，而且 masm64, masm32, masm686 三个目录摆在那里清清楚楚。要换成某些“砖家”，看到这情况，还不高呼：“这东西，不用看我都知道要用汇编。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我是‘砖家’啊！”

BOSS Liu 一边说，一边打开他的电脑，像绝影一样，小心翼翼地打开自己的工程目录，绝影看见里面有个目录的名字叫“zlib_symbian”。BOSS Liu 点进去，说：“BOSS 啊，想你平时跟大爷做外挂也挺忙的，我专门去下了 Symbian S60 的 SDK，还大概学习了一下 Symbian 的开发，已经把 zlib 这个库移植到 Symbian 上了。你看！”

绝影看过去，BOSS Liu 果然把工程建得好好的，和自己一样，S60 SDK 3rd+VC 2003。

这一次，绝影终于相信了。

BOSS Liu 抬起头来，绝影才近距离看清楚 BOSS Liu 的脸。猛的想起 N 年前，那时候 BOSS Liu 还我自己一起在公司，有一天早上 BOSS Liu 老早就去了公司，手指头被烟熏得很黄很黄，但脸色比手指头更黄。绝影知道，那一次 BOSS Liu 为了研究多线程的问题，搞了一个通宵。这一次，绝影发现，BOSS Liu 的脸色比那次更难看。眼睛不断地眨啊眨，仿佛见不得阳光，或者吹不得风，或者马上就要张不开了。手指头熏得比以前更黄，像这种黄色，绝影还只在上个世纪自己爷爷的指头上看到过。

于是绝影关切地说：“BOSS，熬了几天夜吧。”

BOSS Liu 立刻正色道：“什么？这么点小问题，还用得着熬几天夜？”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Symbian 平台我一直在研究，知道这事情并不是简单，和 Windows 不同，和你的 Linux 也不同。你想想，我从最开始琢磨到后来能够做一点开发，起码用了半个月时间，还看了好几天书。我们从最开始在 Windows 下写的第一个‘Hello World’到现在，都用了好多年时间。没想到，你能在几天之内，就能做 Symbian 开发，还能把 zlib 库移植过来，我是说实话，这一点，我不得不佩服你啊。”

见绝影说得真切，这时候，BOSS Liu 站起来说：“是啊。以前我们就经常忙，经常熬夜。最开始，是对新知识，新技术的好奇，那时候我们疯狂地吸取知识。后来去公司了，我们还是经常加班经常熬夜，还不是为了能按时把 CASE 做下来，为了得到老板和同事，甚至用户的肯定。可现在呢？说实话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热情还不如一些菜鸟，像 Bug Yang，他学习起来就比我们疯狂。工作上就更不用说了，什么肯定啊，赞扬啊，当然有，但那都是老板们停留在口头上的。有些话说了一次又一次，说实话，我都觉得我们对技术的追求和对 CASE 负责的心理是被资本家们利用了。所以，要我说，写程序就两种：要么纯粹就是爱好，不计任何回报，就像我们刚学写程序那样；要么就是给自己写程序，为自己挣钱，就像我们现在一样。要是给资本家写程序，写到最后，就两个字：痛苦！。”

这时候，绝影有点不好意思：“BOSS，你是在说我吧……”

“我当然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跟你说我为什么还熬夜，有人说做程序员太累，最多做到 35 岁，我看像我这个样子，我恐怕要熬一辈子夜。”

好半天，绝影才说出一句话：“你强。”

这次回来，BOSS Liu 在四川呆了几天，趁着他在，绝影加紧做 Symbian 的移植工作，说实话，前几天遇到 zlib 和 x264 的问题，再加上工商代理那边出了些问题，本来就有灰心的。这次 BOSS Liu 过来见他那样辛苦，本来多帅的一个小伙子，结果熬夜把自己整得不成人形，就比如跑得实在倦了，突然屁股上给抽了一鞭子，于是又振作起精神，继续埋头苦干。

工商代办那头最后还是没把事情解决好，事情就是这样，先是绝影他们组织一大堆材料，送工商代办，工商代办再把材料送工商局，工商局再往上面报，最后事情又反过来：上面说国家有文件，不通过，把材料打回给工商局。工商局说上头有规定，不通过，把材料打回给工商代办。工商代别说工商局不让通过，又把材料还回给绝影他们。

这材料是风风光光跑了好大一圈，可就像公费旅游一样，啥事情都没办好，也只能说是去观光了一盘。你说：怎么不早点把国家文件下发到基层啊，要是咱们早知道不行，就不用组织材料浪费那么多钱了嘛！

那是你想的，可材料不这样想。你想，要是所有的文件到下发到基层了，材料还有机会去公费旅游吗？只要能“公费旅游”，很多人根本就不怕麻烦。

BOSS Liu 和绝影像蔫了的黄瓜一样坐在那里。看来公司是开不成了。文件说办公地点要商业用地，对他们来说这是不现实的：写字楼租在那里不管你盈利不盈利房东都得收钱，还得先付一大笔押金啊，中介费啊，物管费啊。当然对于有钱的大老板们来说，这点钱根本不算什

么。可是他们不是大老板，也没钱。绝影自嘲道：“没想到啊。我们俩加起来，就写程序来说，还算得上半个牛人了，没想到在这里让一泡尿给憋死了。”

BOSS Liu 跳起来：“哪里有糟尿憋死的？你说哪里有。”

绝影也不甘示弱：“当然有。我记得，记得……”

本来绝影想说记得什么时候哪里哪里有新闻报道确实有大活人让尿给憋死了，他也真的看到过这新闻，奈何新闻这东西，就像跟你捉秘藏，你不找他的时候，他到处都是，你真要找他了，他又躲得无影无踪。绝影在那里“记得”了半天，BOSS Liu 打断了他：“开玩笑，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不让我开公司，我有的是办法。”

“什么办法？”绝影以为 BOSS Liu 有高招，把希望全寄托在了他身上。

“暗地里搞，等搞得差不多了，时机成熟了，咱们再开公司。”

BOSS Liu 这么一说，绝影大失所望：“我原来还以为你有什么好办法呢。这样搞，不等于成土匪了？”

“当土匪又如何？事情就是这样的，成王败寇，哪怕你真的是土匪，但只要你成功了，以后别人谈论起来，反而津津乐道，这时候，‘土匪’对你来说都是褒义词。”

“可是，项目才刚刚开张，就遇到这么大个阻碍，这也太打击大家的心情了吧。Bug Yang 那里你怎么说？张厂长那里呢？以前我还准备回去跟陈董他们谈合作呢。陈董的祝贺信都给我发过来了。”

“这事先不说，就我们俩知道。总之我们还是该干啥干啥。总要先做点东西出来。”

绝影叹了口气：“唉，也只好这样了。”

可是，从那以后好几天，他总是垂头丧气。以前工作的时候不知道，现在出来想自己创业了，总该是施展拳脚的时候了。可什么事情都比想像中困难。zlib, x264 两个库的问题算是解决了，可 Symbian 平台毕竟还是不熟悉，后面当然还会有更大的困难。这样想，绝影越来越有不祥的预感，他预感：这 CASE 怕是要夭折了。

可是他这个想法，不敢给 BOSS Liu 说。

疯狂的程序员（81） 丁骨牛排

时间一天天过去，绝影的感觉越来越不妙，其实一早他还是有准备的，P2P 嘛，大 CASE，肯定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搞出来的，眼光要放长远一点，千万不要像以前一样，时间一长，便又进入胶着状态。

可一旦慢下来，一天两天还行，时间稍微一长，他便又烦躁起来，就是所谓的进入了“胶着”状态。

人就是这样，少部分时候，你不知道自己在犯错误，那还可以原谅，但大部分时候，你往往是知道自己错了，却仍然要继续错下去。就像小时候老师父母问你：“知道错了吗？”

“知道。”

“知道为什么还犯？”

绝影就最怕妈妈这样问，这时候该如何回答？是阿，我明明知道欺负小同学不对，我还是当着广大同学的面把他暴打了一顿，这是为什么？其实他也不知道。所以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回答。

几个月过去，绝影越来越觉得搞 BOSS Liu 那个 P2P 远远不如写外挂有意思。CASE 做到这里，BOSS Liu 把解码器的部分也移植了点样子，剩下的就是统一接口，做界面，播放声音视频，还不是那几个类继承来继承去，几个 API 调来调去，整天就跟这代码，跟这 API 打着交道。绝影平时就不喜欢做这样的工作，用黎爷的话说：“没有一点技术含量。”

反而是写起外挂来，他的兴致又要高得多了。写外挂阿，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今天更新他给你把协议变一下，明天他又插点混淆加个猛壳，再加上那边程序员们自以为天衣无缝的客户端数据签名。

于是你又得挖空心思，先脱了他的壳，去了他的花，再一步一步由远及近分析他的数据签名算法。忙到凌晨三四点，总算跟到他 EIGamal 的核心部分，这才终于松口气，点上一根烟，站起来，若无其事地对大爷说：“搞定了，明天我再来更新。”

大爷见绝影埋头在那研究了一整天，当然，是边研究边骂，变态的壳和复杂的算法他是肯定要骂的，但是电脑和网络也无端遭了殃，不是嫌电脑慢了，就是嫌网络太不稳定。于是大爷也摸不清他现在的心情，只有试探着问：“怎么样？能搞吗？”

“当然。耍了点小聪明，不过这可难不倒我。”

这么说，大爷还是有点放心不下：“你不是说他那数字签名算法很复杂么？”

“当然很复杂！不然能让我搞这么久！”

“那怎么办？自己写算法？”

“自己写？那是猪！直接把他的代码从反汇编里扒出来！让他搞这么变态的算法，这就叫——自作自受！”

绝影这么说，大爷也才终于送了口气。

然后把熟睡的百万叫醒，给他梳下毛，拿烟逗逗他，再洗个澡，换件衣服，然后舒舒服服地躺到床上。问题都解决了，累了一天，可以美美地睡到自然醒了。想像一下，这种感觉，真是程序员们无上的追求阿！

所以，在绝影看来，写程序永远不要停留在只跟代码打交道，只跟机器打交道的地步。这就像下棋。初学的时候怕丢人，还是偷偷买套软件回来下。你发现这机器真是太神奇了，你无论多么努力居然还是下不赢它。可机器毕竟是机器，你总是会慢慢进步的。有一天，你终于把它下赢了，于是你发现，从那以后，它居然再也下不过你。这时候，你就觉得，跟机器下棋实在是件很没意思的事情，下棋，还是得跟人下。

写程序，还是得跟人打交道，只有跟人，你来我往，才是真正智慧上的交流，无论输赢，这才是最有意思的事情。

日子每天都是这样过，中午阿姨做好饭，敲门叫他起床。吃完饭便扑到电脑上，先看看新闻，或者在 QQ 上跟 MM 聊会天，然后就开始写代码，大部分是 P2P 的，有时候游戏更新便去做做外挂，吃过晚饭便提上电脑去咖啡厅，一直坐到他们打烊，回到家，这才是写代码的主要时间段，搞到两三点，或者觉得困了，便一倒头，又睡到第二天阿姨叫他起床吃饭。

因为这个，BOSS Liu 不知道说了他多少次：“我说 BOSS 阿，你跟大爷做外挂，是赚了点钱，但也不能这样浪费阿。你想想，你每天晚上去咖啡厅，加上来去路费，每天消费至少也得有 100 块钱吧，有这钱，还不如节约起来我们搞 CASE。再说了，人家去喝咖啡，大都是去谈情说爱的，觉得那里有情调，有档次。哪有你这样的？每天提个电脑去咖啡厅写程序。”

这时候，绝影总是欲哭无泪地说：“BOSS，你以为我想这样吗？我和你不一样，你呢，每天还得上班，早上一早就得起床，吃早饭，坐地铁，去公司，这一路上，还可以看看路边的风景，见见不同的人。我呢？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写程序。说实话，就这间房子里，每天除了大爷，做饭的阿姨和绝百万，我就再也见不到其他的人了。我要不出去，会闷死的。”

“那就一定要去咖啡厅？”

“一定要去咖啡厅。那地方最好。一可以上网，这是工作的保障，二人多，美女多，美女养眼阿，有时候还能跟服务器搭几句讪，三有个 MM 天天在这里弹钢琴，弹得不错。”

“是人不错吧。”BOSS Liu 哈哈大笑，“从来不知道你会欣赏钢琴。还有，那是服务员，不是服务器。”

BOSS Liu 总是把话说破，这一次，绝影反而有点得意：“我是单身好不好？单身，我想干什么干什么。谁也管不着我。哈哈。”

“嗯，不管你的，总之 CASE 你注意进度就好了。还有，大概是张厂长回去说了什么，陈董知道我们创业了，他说他想找你谈谈。”

“谈什么？”绝影突然把语调压低，虽然他周围一个人都没有，这是人类特有的自我保护的非条件反射。

“大概是说想和我们合作，让我们外包一些他们的 CASE，或者做维护。”

“那你的意思呢？”

“没意思！我们以后又不会做那方面的东西，而且以他们的小气，就算接下来也没多少油水可捞的，反而耽误了我们自己的事情。我是这么想的，具体还是看你吧。”

听他这么说，绝影也觉得这事情实在没什么意思，当初从公司出来，就是想做自己的事情，这样下来，不是又和以前一样了么？只不过换了个办公场地而已。这样想，他还是说：“可是，这也许不太好吧。”

“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的。BOSS 阿，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和以前一样阿，总觉得还欠着公司什么。其实无论是你在公司还是现在，大家都是平等的，他有什么要求，我们不一定能接受，我们不接受，就一定要大声说‘不’。一定要说，而且一定要大声说。他给我发了邮件，要你电话，我还等你的意思给他回邮件呢。总之还是看你的意思吧。”

“嗯，让我想想。”

好半天，绝影细细体会 BOSS Liu 这番话，还是很有道理，要不，陈董他们提什么要求自己都应承下来，那还是跟以前在公司一样，得把自己累个办死。于是斩钉截铁地说：“嗯。那就不接。不过电话可以给他。”

“当然，给他电话，大方点！”

“那到不是。其实我还是很盼望跟陈董见一面。快一年了阿……”

陈董风尘仆仆地从北京过来，绝影见到他，是在他住的酒店的大堂，大老远，他就对绝影使劲挥手，生怕绝影没有看到他，两人错过了。

其实绝影也老远就看到了他，他只是默默地向他走过去，在这一点性格上，他们二人截然不同。

走近了，绝影才能够好好打量陈董，这一年，陈董头发白了不少，老了不少。

可是陈董说话还是和以前一样干练。这之前，绝影一直在想，见面第一句话，陈董会说什么呢？会礼貌而陌生地说：“小绝，你好。”吗？可是陈董说的却是：“吃饭了吗。”这一句，他怎么也没想到。

“还没呢？你呢？你吃了吗？”

“我吃过了。走，我请你吃饭，咱们边吃边谈。”

绝影笑一笑：“以前在公司，就是你每次请我吃饭，那时候我总是说请你吃一次吧，你一直答应着，但一直都没有机会。这一次，还是让我来吧。”

陈董也笑一笑，点点头：“行。听小刘说这一年来，你还做得不错，所以我也就不客气了。”

绝影感觉这气氛很好，于是两人一边聊天，一边往咖啡厅走。

咖啡厅的迎宾老远就朝绝影点点头，微笑着说：“绝先生好。”

再往里走，遇到一个服务员，他们就把手上的事情放一放，朝绝影点点头，微笑着说：“绝先生好。”

绝影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很亲切，在陈董面前，也很有面子。

两人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服务员拿过来菜单，还是微笑着说：“绝先生，今天要点什么。”

绝影把菜单递给陈董：“你先来。”

陈董把菜单从头翻到尾，皱了皱眉头，说：“我还是不要了，反正已经吃过了，就来点点心吧。”

绝影接过菜单，递还给服务员，一边说：“我要丁骨牛排……”

“七成熟，不要汁，水果沙拉，土豆泥是吗？”不等他说完，服务员抢着说，一边说，一边写单。

绝影冲她笑一笑，点点头。

两人都坐定下来，陈董慢慢地说：“小绝阿，一年来，变了不少阿。”

绝影点点头：“是阿，你不也是吗？”

“我？我就是老了，其他没什么好变的。你们年轻人变化才快。对了现在在做什么呢？”

听了这句话，绝影有点烦，支支吾吾地说：“嗯，还是在写程序，除了做这个还能做什么？”

陈董大概也意识到自己问了不改问的话，赶紧打住，随口道：“发展得还不错阿。”

“还行吧。”绝影这样说，琢磨着陈董今天跟自己见面抱的什么目的，会不会想要把自己再挖回去，先打听下现在自己的待遇，再开出个他们能承受的更高的待遇。这是绝影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男人的工资，和女人的年龄差不多，没钱的时候，最机会别人追问自己的工资待遇，如果已经被追问了，实在没办法，也只得马马虎虎地说：“我嘛，现在是多少多少，不过还有些奖金还有些补助，再加上住房补贴。”虽然这样说，但自己心里最清楚，后面那两项实际都是看得到摸不到的，自己虽然清楚，可还是希望别人在计算时还是把这两项算上去，所以最后有给出个数据：“什么东西都算下来，一个月差不多有多少多少。”

可男人的工资，又和女人的年龄不一样，女人要是年轻，别人问她年龄，她自然敢大方地回答：“小女子今年年约二八……”非但是大方，简直是带了自豪——女人阿，年轻就是资本。男人的工资呢？要是高了，还是怕别人追问，如果已经被追问了，实在没办法，还是马马虎虎地说：“我嘛，工资还算行吧。大概就是你说的那么多。”

绝影做了最坏的打算，好在陈董没这样问，陈董驰骋商界这么多年，这点简单的道理他哪里不懂的。绝影阿，整天跟 BOSS Liu 他们打交道，看人也都觉得跟 BOSS Liu 差不多，所以低估了陈董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陈董见绝影回答得支支吾吾，也打住了这个话题，一边喝着茶，一边跟绝影一样等着上菜。

菜上上来，是绝影最爱吃的丁骨牛排。他爱吃这个，是因为一份好的丁骨，吃完了，剩下骨头，刚好是一个完美的“丁”字形或者“T”字形，大约是他觉得这很有意思吧，牛的骨头居然能和汉字和英文字母长得如此相似。这“丁”字让人联想又多，先是大奔前头那大大的三等分圆，发挥下抽象思维，也便成了“丁”，再是现在流行的“丁字裤”，以前在群里聊天，不知谁说了句：“这丁字裤阿，以前是脱了内裤看屁股，现在是搬开屁股看内裤。”这句话，笑得绝影下巴差点脱位，所以印象也就深刻。

绝影拿起叉子，先从“丁”字两边的肉下手，见他开始吃了，陈董才说：“小绝阿，你知道吗？国内和国外谈吃饭上有很多不同的。就拿我们今天见面吃饭谈事来说，在国内，

吃饭往往只是为了签合同，好多事情之前都谈好了。在加拿大，在美国，很多时候我们是一边一起吃饭，一边谈具体细节，吃完了，谈完了，才是签合同。”

听他这么说，绝影停了下来，问：“陈董，那么今天你主要想谈点什么呢？”

疯狂的程序员（82）资本家的艰辛

陈董没说话，指指绝影的餐盘示意他继续吃，绝影这才又动起手来，于是陈董也接着凝重地说：“五年了阿。公司发展都今天真不容易，说实话，这其中还是多亏了你。人家说公司三年是个槛，就三年，能上去就上去，上不去就关门。现在想想，在三年的时候，公司还真是靠着才撑下去。”

陈董这么一说，绝影有点动容，突然之间，脑子里涌现出的全是以前在公司的事情。从第一天到公司做的面试题，到 BOSS Liu，到张厂长，到 Bug Yang，再到后面基本上只相处了几天小朱和其他一些新人。绝影这么想，又有点伤感起来。

而陈董也不失时机地继续说道：“现在公司算是慢慢上了正轨，渐渐好起来了，CASE 也多起来，你当初说得对，公司还是需要人的，说实话，以前平时周总没怎么在意，现在 CASE 一压下来，人手紧张的问题就暴露无疑。当然，现在他也正在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公司领导层也作了次较大的调整，以前在公司，我还占一半，现在，已经不是我一个人说话就能算数的了。”

“陈董，有什么话就直说，你以前就是这么教我的。现在怎么反倒是你自己说起话来拐弯抹角了？”

绝影这么说，陈董反倒是自嘲地一笑：“唉，老了阿，什么事情顾虑都多起来，不知不觉讲话也这样了。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有什么就直说了。是这样的，现在人手的问题是一直困扰着公司，偶然间我从小刘那里知道你们准备开公司了，和公司其他股东商量了一下，觉得如果你能继续来外包一些公司的项目，还是比较合适的。上次北京的项目之后你离开了公司，说实话几位股东心里还是一直对你有点意见。不过以我这么多年和你的个人交情，我知道你还是不错的，我们找你，要胜过找其他任何人，因为我实在太了解你了。小绝阿，你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阿。”

说到这里，绝影马上明白了陈董刚才为什么会转弯抹角讲那么多以前的事，他这个人，就是心软，别人不知道，也就燕儿和陈董最了解。以前在公司，就怀疑这心软的缺点被资本家利用了，现在陈董又来这招，目的也就一个：让他把公司这外包接下来。

不过这次亏得有 BOSS Liu 的提醒，绝影只是平静地说：“我恐怕现在没这么多工夫阿。”

他的这句回答，大大出乎陈董的预料，原以绝影这样的性格，就算他现在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也会再抽出两三个小时来做他的外包业务。就算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顶天了，至少也会觉得帮不了他，心里对不起他，可是，现在，绝影居然会这么镇定地拒绝他。

这一次，他有点不相信，于是他又补充道：“其实也没什么太多的工作，你以前在公司做过，公司的很多模块你都熟悉，对你来说，这些事情都是小菜一碟，我们找其他人也可以，只是互相沟通互相了解又需要时间，做同样的事，双方成本都高了不少。所以，我们合作，其实是个双赢的事情。”

“我知道。”不等他说完，绝影就打断他：“可是现在我恐怕真的没有这么多时间。既然你跟小刘沟通过，你就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正做一个大项目呢。再加上我还有些自己的事情，每天忙都忙不过来。我今天当然也可以很爽快地把你的事情答应下来，我们或者签合同，或者口头协议。可是万一我的时间真的周转不过来，你交过来的工作没做好，咱们撇开合同阿，协议的阿的赔偿条款不谈，对我来说，答应别人做的事情没做好，这就是最大的

失败，对你来说，本来所有进度都安排好了，现在又要打乱。软件开发这事情你是知道的，这损失，对我们两家来说都是难以承担的。”

绝影这么说，陈董觉得还是有点道理，一边点头一边说：“嗯，你说的也有道理。”

“不过我到是可以把你的项目转给其他人去做。我这里呢，还有一点人。”

绝影拒绝了陈董，见他还是一脸真诚，又不像是在算计他，又觉得刚才自己的心计，似乎有点小人之心，挺对不起陈董，于是又给了陈董一个提议。

陈董摆摆手：“那就没意思了，我把项目带出来，就是交给你，这个人要不是你，就没意思了。换成其他人，我随便找一个还不是一样。我呀，就是相信你，因为你真的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绝影摆摆手：“陈董，别这么说了，我都离开公司好久了。”

“是呀。可是你对公司做的贡献，无论离开公司多久，还是在那里，我们还是能看见。要没你，公司也不可能在五年里发展这么快。说实话，我呀，这大半年一直在后悔，当初没能留住你。”

“现在说这些，其实都没多少意义了。”

“是呀，没多少意义了，你的离开，还是让我学到了不少，很多事情，你要是抱着等它发生再来补救，往往是很难逆转的，所以，平时就要把工作做到位。这一年，公司在这方面做得好多了。上次那项目做下来，公司也有了起色，现在小张他们，还有其他的新员工，待遇都比以前要好很多了。”

绝影点点头：“这就好了，这和写程序一个道理，什么 Bug，你写代码的时候就要想办法尽量避免，如果老是想着等做完了再交给测试人员去发现 Bug，那 Bug 往往是很难补救的。”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小龚，听说现在你们分手了。其实当初你提出辞职我就想，这里面可能有她的意思。你阿，我太了解了，说实话，你对她已经很不错了，以你的性格，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改变你的想法，只有她可以。所以，你这么固执地离开公司，我就想可能和她有关。”

绝影默默地点点头。从公司辞职，一年前自己在北京就已经跟陈董讲得很清楚了，三大原因，但始终没谈到燕儿，其实这里面怎么可能没有燕儿的压力呢？其实，什么追求自由阿，待遇不好阿，都是扯淡，人阿，特别是他这个年级的人，追求自由也好，追求待遇也好，归根结底，还不是为了以后有个安定的家，换句话说：还不是为了以后能跟燕儿生活得好一点。

“唉，小龚阿，女孩子，以前在公司，错误还是犯了一些，不过都没什么大碍，人嘛，哪里有不犯错误的。可是我觉得，她犯的最大一个错误就是让你辞职，或者让你跳槽。她的这个错误，或许改变了你一生的轨迹，也改变了她自己一生的轨迹。”

“可是，也不能说我不辞职就一定好，也不能说辞职一定就不好，是吧。总之，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这一年来，我还是成长了不少，过去，我以为我离不开某一个人，现在我一个人，还不是活得好好的。人阿，没什么谁离不开谁的，公司也是这样，没什么哪个公司离不开某一个人。”

陈董也点点头：“今天我约你出来，也许你会想我会不会再挖你回去吧。”

绝影不说话，没有肯定也没有肯定。

“我是不会再挖你回去的。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以前咱们在一起，既然你觉得好不好，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回到过去，今天找你来，最主要还是和你谈合作的事情，我以为你们开了公司，会接一些外包的业务。”

“这样就好。公司现在好了起来，当然是好事，我们也有了自己的事情，这也是件好事，没必要再回到过去了。”

“可是，经营公司真的是很累阿，不知道你们体会到没有。”

说到开公司，绝影自认为自己还是什么都不算，可是其中的辛苦他和 BOSS Liu 已经尝到了很多，其他的不说，就单和政府部门打交道，那些人就足够可以把一个个跃跃欲试准备放卫星上天的热血青年全部打蔫。

“当然，是很辛苦阿。以前在公司，整天呆在办公室写程序，很多事情都没接触到。现在真的什么事情都来自自己做了，才发现事情真的是又多又杂。以前周总老安排我去出差，我还比较有意见，总以为程序员嘛，自然应该天天做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搞开发。现在呢？不说出差，就是什么工商局阿，银行阿，国税地税阿，科技局阿，都跑得你够呛，好多事情明明两三个小时就能办完，可非得盖一个省上的章，又得往省上跑一趟。这样一搞，我反而觉得，比起出差来，离写程序就更远了，毕竟出差是出差，起码还是技术工作。现在呢？纯粹是行政工作，换谁都能做，而且比我们做得好得大有人在。”

“可不是吗，你们现在刚起步，还有很多困难你们都还没体会到。就拿你辞职来说吧。你以为我不想留你吗？当时我可以说真是挖空心思留你。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也知道你有你自己的需求，我也恼火阿，我们当时真的达不到你的要求。你想想，一个公司，这么多人，我也不可能随口就答应你的要求，要是一年下来，我们做得不好，没那么多盈利，我拿什么来兑现对你的承诺，拿什么来付其他员工的工资？当时你在公司，确实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和周总也想提高你们的待遇阿，也想你们生活得好一点阿，至少在同行里比起来，不希望你们差。但是，没有项目，我们哪来的钱阿。所以我就得不停地跑，不停地找项目，跟这个吃饭，跟那个吃饭。你们是开发人员，什么事情都得先让你们稳定下来。我们在外面怎么累无所谓，关键是让你们感觉到稳定，我拿回来项目，你们做，公司有事做，你们心里才踏实。唉，这后面的辛苦，你们当时哪里知道阿。”

陈董只顾自己诉苦，说得很投入，而且带有了很大的辛酸，绝影很难想像陈董居然会跟自己说这事，仿佛他太投入了，已经忘记了绝影的存在。

这之前，绝影总以为资本家的生活是很安逸地，现在流行的什么“小资”，当然是指拿着高薪水，工作又不累，有闲钱又有闲工夫，又比杀猪卖肉的有文化，比暴发户上档次，那当然是人人都追求的。没想到，坐在自己前面这个陈董——一个地地道道的小资本家，背后居然还有这么多让他辛酸的事情。

陈董说完，绝影忽然有点可怜起他来，这世界，真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小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大资本家又剥削小资本家，潜规则和幕后黑手们又剥削着大资本家，一环又一环，原以为自己终于跳出了这一环，没想到又落到了那一环。除非当上幕后黑手，可幕后黑手又背着更大的风险——法律阿！

这么想，绝影也叹口气：“都难阿。”

“是阿，都难阿。也许你会觉得我老了，我的思想落后了，可是我想说，从我大学毕业摸爬滚打到现在，二三十年了。到现在我真的不想改变什么了，不想变，很多时候，你希望改变一点，让自己好一点，可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事情反而更糟糕。当然，我不是说你辞职阿。”

“当然。但我们不这样想。我们本来就什么也没有，我们没有更糟糕的事情。从公司出来，我就想，哪怕是我们做得再糟，可是我还有技术，实在不行，我还能再找一个不上不下的工作，养活自己没问题。”

“嗯。所以，你们还是趁着年轻好好闯一闯吧。我希望你们能成功，同时我也想以我的经验告诫你们，成功不是那么容易的，你们都是做技术的，一旦你们离开了办公室，离开了电脑，你们面临的困难都是全新的，这些困难和写程序不一样，你技术好，你可以做到所有 CASE，所有难点都在你掌控之中，可是和人打交道不一样，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别人完全掌控，创业阿，这是们大学问，可不是写程序写代码这么简单。”

绝影点点头：“谢谢你的忠告。你说的很多，有些东西我还没接触到，不过很多东西我已经体会到了，和你说的差不多。”

绝影一边说，一边把刀叉放到盘子边上，喝了一口汤，擦了嘴巴。餐盘里，还剩下一根牛丁骨，刚刚好一个完美的“丁”字形，周围没有一点残留的杂质。

陈董看着这根骨头，好半天才说：“小绝阿，你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可惜这个世界本身就太不完美。东西吃完了，我想，我们也谈得差不多了。”

疯狂的程序员（83）相亲

好长一段时间，绝影和 BOSS Liu 之间都没怎么提这个 P2P 的事情。BOSS Liu 大概是公司忙起来，有时候一连好几天 QQ 上都不见他的影子。绝影也不去找他，找他，还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要是谈笑间 BOSS Liu 有意无意地问一问 CASE 的进度，自己还不是又要挖空心思找一堆借口来敷衍他。

再说做外挂，做外挂这工作就像圣诞老人，圣诞节到了，圣诞老人就火爆起来了。你可能会想：这圣诞老人大概就最喜欢过圣诞节吧，你看，一到圣诞节，好多人都争着跟他合影，简直超过了世界上最大牌的明星。

可是我要告诉你圣诞老人真实的内心世界：其实他是世界上最讨厌圣诞节的人。你想，一年 365 天，有 364 天什么事都没有，又有吃有喝还有钱拿，这样的生活谁不羡慕啊？可那该死的圣诞节一到，就把他忙得要死，你想想，全世界这么多户人家，非得家家户户挨着去送圣诞礼物，而且放着好端端的大路不走，还非得让人家翻烟囱进去。这简直比全世界最辛苦的快递工人还辛苦。不去？不去不行啊，谁让你可是圣诞老人呢？全世界的孩子们在这一天可都惦记着你啊。

所以做外挂也是一个道理。平时在咖啡厅写写代码，玩玩小游戏，钱就刷刷往卡上打，说起来，简直跟搞传销一样，把旁人羡慕得要死，特别是 BOSS Liu，拼死拼活在公司加班到晚上 10 点，还不如绝影收入的一个零头。

可是 BOSS Liu 哪里知道搞外挂幕后的辛酸——一到游戏定期停机维护的日子，中国大部分人还在睡觉的时间，绝影就起个大早，先换件衣服，刮一刮胡子，然后打开电脑，小心翼翼地官网上把补丁包下载下来。凭着职业的敏感先分析一下这补丁包：这次不大，才几 M，估计不会更新客户端。或者是：NND，居然四十多 M，看来这次又是大更新了。

然后把原来的客户端备个份，按时间掩码命名好，放到 Backup 目录中，同样小心翼翼地运行不定包，先肉眼判断一下客户端：大小没变，八成没更新，先吃颗定心丸。再拿 MD5 查看器和上个版本对比一下：居然不一样！还是不相信，再好好看看：大小确实没变，不过文件时间都已经变了。这就像中国股民，看着股票天天往下跌，仍然幻想着谁谁谁一定会在最后出来救市，只要坚持到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可是，你凭着惊人的毅力一直坚持到崩盘，耶苏还是没来救市，眼睁睁看着投入的资金血本无归，这才彻底死心。

然后，绝影便开始新一次的外挂更新。这和以前在公司不一样，在公司，做什么 CASE，你多多少少总能控制一下进度，比如今天做个什么什么功能，修改哪些 Bug，虽然到最后不一定能完全按计划完成，但至少差得也不多。更新外挂，很大程度上靠的还是运气。运气好，代码基本没怎么变，上次的断点居然和这次一模一样，也就 MD5 码变了。这时候，绝影就

把新的 MD5 码写到外挂验证模块中去，前后不花两分钟，然后就是坐着等大爷起床，平静地对大爷说：“今天的外挂更新好了，我发给你。”

要是运气不好，不但代码全变了样，说不定又换了壳或者换了协议，更加邪恶的是偷偷加入了外挂检测，稍不注意疏忽了这个，用外挂的人被封了号，论坛上把卖外挂的人骂得狗血淋头，卖外挂的没办法，只有天天给大爷施加压力，把论坛上骂人的话大段大段复制给大爷看，大爷也没办法，还不是得绝影来。

而且还是不定时随机检测，有时候进游戏十来分钟才检测一次，本来就急得要死，还得奈着性子等他检测。

运气坏到这地步，你今天凌晨五点坐到电脑面前开始更新外挂，到明天凌晨五点能不能更新出来还是个问题，而且越到后头，用户催得越紧，卖外挂的也催得越紧——这帮人，连外挂是怎么做出来的都不知道，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外挂必须和游戏同步更新，即使有延迟，也不得超过十分钟。你想，我要是能早点更新出来，我早更新出来去咖啡厅泡妞去了，还用得着坐在这里挨骂受罪？

大约也是这种更新做得多了，妈妈再见到绝影，明显感觉他“形容枯槁”，又联想起念大学的时候因为一个肖潇，也是整成这样，最后堕落到游戏里面去。于是旁敲侧击地对绝影说：“小绝啊，工作固然重要，还是要注意身体哦。”

每次这个时候，绝影就义正词严地说：“这算什么？你去看看其它搞开发的，去看看 BOSS Liu，哪个都是这样。说实话，我还算好的，有些公司，还有累死人的呢。”绝影这么一说，妈妈又想起什么似地：“嗯，嗯，是，是。上次我也在报上见到了，说哪个公司累死人了，才二十多岁，唉，可惜了。这工作，就算挣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呢？”“这根本不是挣钱的问题！总之，给你讲你也不明白。”

说完，绝影便不再说话了，这是他对付妈妈惯用的招数。以往，这事情也就作罢下来。这一次，妈妈大概觉得事情比较严重，顺着说下去肯定是不行的，于是转变策略，有意无意轻描淡写道：“我们单位上一个同事，她那侄女还是蛮清秀的，看上去又聪明伶俐。上次她还问我，要不要让你们见见面，反正你们都是年轻人，在一起也有话说。我想你也刚分手不久，而且现在又这么忙，不好意思打扰你，这事情也就压了下了。也不晓得你什么时候有空，要有空的话还不如去跟人家见见面。那女孩我都见了，真的还是很不错。”

一听妈妈居然对那女孩有这么高的评价，说实话绝影还真想见一面，反正都是年轻人，就算做个朋友也不错啊。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个容貌姣好，知书达理的美女跟你做朋友你还不愿意，那你肯定有问题。

想是这么想，可是话一出口，绝影却说：“什么？这不是相亲吗？太土了，不干。”这话一说完，绝影马上又后悔了：这么一说，不是把后路都堵绝了吗？其实什么土不土的，那都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以前人们叫土，现在叫“有个性”。以前土的东西，现在反而流行了起来，相亲也是如此。以前念书的时候，大家都把相亲鄙视得要死，开口便是：“什么？你妈妈居然让你去相亲？太土了吧！都这个年代了，你妈还不知道‘自由恋爱’。”

现在呢？相亲反而流行了起来。这还是土匪告诉他的，他们办公室的 OL 们都有不止一次的相亲经历，由于 OL 们的带动，这一流行，相亲又上起档次来，一定要去最有情调的餐厅，男的是谈吐优雅女的是气质不凡，开口闭口就是斯嘉丽费雯丽，你要是说《乱世佳人》，那你也太掉价了吧，人家要说《飘》。

好长时间，绝影一直不能理解这个社会的发展趋势，还是土匪一语道破天机：“你想，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是没得选择，大家都穷，都是一样，要是非要选，也是选个家庭条件稍微好点的。不过以我们上一代的水平来看，百分之九十也都差不多，实在没什么好选的。出来社会就不一样了，大老板大财主奔驰宝马满街都是，这个世界花花绿绿的，以前只有电信，你

不用他也得用他，反而好。现在呢，电信网通铁通遍地都是，反而不知道选哪家了。

土匪这么说，绝影点点头：“嗯。难怪你一直单身呢。原来是美女们的选择多了。”

土匪听了，脸刷地红到脖子上。

好在妈妈还没把后路堵绝：“看看吧，你要是有空还是见见面吧，天天呆在电脑面前也不好，多出去一下也是对的。”

这么说，绝影做出一副勉强的样子：“既然你非要我去，那就等哪天我不忙吧，你安排吧。”一边说，一边心中万分激动。

从那一天起，绝影便天天准备着这个事情，晚上还是早一点睡，免得白天太憔悴，衣服还是多换换，人也显得有精神一点。以前燕儿在还算好，起码每天把他收拾得还像个人样，和大爷在一起两个男人就又邋蹋起来，不到自己都过意不去的地步，头发都抽不出时间去理。觉得事情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天天就守着电话等妈妈的通知。

虽然心情是如此激动，但是一定不能首先给妈妈打电话，就只能等，就像等游戏的外挂检测一样。

终于，妈妈给绝影打电话过来了。绝影压抑住自己的激动，平静地说：“什么事？忙呢。”“嗯，忙，还是要注意休息啊。上次给你说的那个女孩，不知道你今天有空没有啊？”“今天啊？让我先看看……”

所以死要面子害死人啊，妈妈也是为绝影好，关切地说：“最好还是今天吧，人家也挺忙的，今天错过了，不知道又要等到什么时候。”

刚才绝影还陶醉在幸福之中，听到这话，就像一棒把他打醒，他怒气冲冲地说：“什么？她还挺忙的，还得我将就她？我还忙不过来呢，事情本来就多，还要操心公司，一秒钟几十万上下，还得我来将就她？你跟她说，要忙就让她忙去吧，我也忙，没时间。”

妈妈也不知道怎么随便一句话绝影就发了这么大脾气，虽然她知道他是个很自我的人，但人家毕竟是女孩子，怎么对女孩子也这样呢？

放下电话，绝影的怒气还没有消，脱下穿好的衣服和鞋子对大爷说：“这下好了，没啥事了，终于可以好好写程序了。”

大爷也不知道绝影的心思，顺着他道：“嗯，也好，也好，就凭你一表人才，还用得着去相亲吗？”

BOSS Liu 在失踪了两个月后终于又浮出水面了。后来绝影才知道是他们游戏的问题。当初公司在设计的时候是以收费游戏的模式进行设计的，几年时间，这项目就像烂尾楼一样做做停停，到现在，已经整整四年时间了，四年里，程序员换了一批又一批，越换进度越慢。四年里，游戏市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新游戏你去看看，还有几个是收费模式，大家都是免费游戏卖道具了。

现在眼看游戏已经内测通过，又没公司敢接手运营，没办法，为了配合免费游戏卖道具的收费模式，还得把整个服务器架构都变一下。

这下可把 **BOSS Liu** 整得要死，老板说：“前面是个火坑，看谁敢跳？”

BOSS Liu 偏偏又是个不信邪的人，老板越这样说，他越是说：“什么火坑？我见得多了，倒是让我去会会它。”

于是两个月间，**BOSS Liu** 也一直呆在老板给他挖的，自告奋勇跳进去的火坑中。等他出来的第一天，他迫不及待地播通了绝影的电话。

绝影听到是 **BOSS Liu** 的声音，激动得要死：“妈的，你终于露面了。老子还以为你卷款跑了呢！这两个月，还得老子都不敢去找工商局。”

BOSS Liu 没有搭理他，反问道：“P2P 做得如何了？”

“妈的，真的吓死老子了。”说到这，绝影缓了口气：“不过好歹你回来了。不急，我先给你讲两件大事情。”

听他这么说，BOSS Liu 心里舒了一口气，以他和绝影多年交往的经验，他知道，绝影如果这么说一定是胸有成竹的，也只有胸有成竹的人才有本事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顾左右而言它。于是他也缓了一口气道：“快说。”

“一，本来我有机会认识个美女的，唉，结果自己让机会给跑掉了。”

BOSS Liu 显得有点不耐烦：“天天都听你说美女，你到是真的带一个来让我见识见识啊！年初我就发现你跟土匪走得有点近，还提醒了你，现在果然让他给毒害了吧。”

“哪里，哪里，你晓得，我免疫力还是很强的，资本家的糖衣炮弹都打不垮我。”

“第二件事呢？快说。”

“第二就是嘛，就是 CASE 上的，音频方面，有重大突破了。”

疯狂的程序员（84） BOSS Liu 和 VB

此时 BOSS Liu 仿佛和他每一次熬了通宵之后，极不适应白天的阳光，也就是所谓的见光死。脑子也一时半会反应不过来，愣头愣脑道：“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哎呀，BOSS，你醒醒阿。我们的 P2P 阿！出成果了！大成果！”

BOSS Liu 听见绝影说大成果，犹如晴天霹雳，这才如梦初醒，迫不及待地问：“有啥成果，拿出来分享一下。”

“当然，当然。就是 MP3 播放功能，已经搞定了。我那 Nokia N95 上效果还不错，特别是戴上耳机，界面现在还一般，有图，我照了张像，一会发给你看。”

本来 BOSS Liu 是情绪高涨，正准备听了绝影的汇报后热血沸腾，听到这里，却又马上蔫了下来：“我说 BOSS 阿，MP3 播放那是最基础的，是起码功能，这个功能都实现不了，我那伟大的移动平台的构思只能是空想。BOSS 阿，千万不要被眼前一点点小小的胜利冲昏了头阿。”

绝影本来是给 BOSS Liu 报喜，反遭 BOSS Liu 一顿批评，心里自然咽你下这口气，于是仍然小心翼翼地对 BOSS Liu 说：“我晓得，我晓得，做个 MP3 播放器，那是菜鸟级的入门课程。可是，我们做的可是手机上的。你看，正宗的 sis 文件，全面支持 S60 平台，MP3 阿——MPEG-Layer3，对我们来说，这可是突破性进展。你回忆一下，你第一次写个 Windows 下的 HelloWorld，是个啥心情？”

绝影这么说，BOSS Liu 也认真回忆起来，第一个 HelloWorld，是在什么时候？那还是在念大二，学校开了 VB 的课程，第一次用 VB 做了个 HelloWorld，放到今天来看，就随便拿 Appwizard 一路 Next 下去都能生成，简单得就像 $1+1=3$ 。

结果那天还是兴奋得不得了，想比尔盖茨不也是做 Basic 出身么？比尔盖茨也不过尔尔！马上跑到对面寝室——据说他们寝室乃是藏龙卧虎之地，平时不敢觊觎，这次可有了大大的资本，于是以极其挑衅的语调大声而又平静地宣布：“我今天写了个程序，大家都有什么研究成果阿？拿出来分享分享。”

这时候，坐在最外面戴眼镜的瘦子极不情愿地从电脑前回过来说：“今天可能没空，我正在用 VB 开发班级管理数据库，下次吧。”

听到这话，一瞬间极度膨胀的自信心又受到极大的打击，只能默默地退出他们寝室，从此以后更加不敢觊觎他们。

然后是始终对 VB 耿耿于怀，想要有所突破，又起步太慢，落后人家太多，直到期末考试，题目是用 VB 做个计算器，同寝室的人在界面上放上几个按钮，比着尺子把界面摆得整整齐齐，结果啥逻辑都没有，就做个简单的加减法，问他为什么不做乘法除法，答曰：“老师讲的重点你没听么？说要把界面做好，要美观。你看我这界面做得如何？比那 Windows 自带的的计算器也差不了多少了吧，估计过关应该没有问题。我只管过关，要算乘法除法，自己拿 Windows 计算器算去。”

听了这话，只觉得一阵恶心。为啥？我可以不会做，但我不能不负责任。在这种鄙视的心理

作用下，干脆啥都没做，交上去一张空盘，结果自然得了 0 分，而寝室那人，居然还得了 60 分。

从那以后，只要谁提到 VB，就像吃了一只苍蝇，后来，谁要说 VB 怎么好，怎么牛 B，我就跟他说一句：“你知道 VB 编译器，或者解释器，是用什么语言开发的吗？”

回忆起这些，BOSS Liu 又理解起绝影来。几年了，到现在，还能有几个时候能让自己有当初那个 HelloWorld 那样兴奋？于是缓和了语气道：“嗯。也是。那么大大步我们终于走出一小步了，BOSS 的工作确实值得肯定阿。”

绝影听不得表扬，马上飘飘然起来：“当然。BOSS，事情交到我手里，你就放心，尽管把心放到肚子里，我还能让你失望？”

BOSS Liu 笑起来，模仿着陈董的语调说：“小绝阿，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 绝影这边的工作还算跟上了进度，共事几年，看来两人之间还是最可信任的。BOSS Liu 稍微松了一口气，马上又紧张起来，不晓得 Bug Yang 那边进展如何，两个月了，应该也有有点进展了吧。于是赶紧给 Bug Yang 打个电话。

出乎意料，Bug Yang 一接到电话，马上就反客为主：“刘哥阿，我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

BOSS Liu 一愣：“什么事？”

“我不敢说，说了你要骂我。”

“你说吧。我骂过你吗？我可不是 BOSS J。”

“嗯，那倒是，刘哥平时对我就是最好的。”

“那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嗯。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公司也呆了一段时间了，再加上前几个月你和影头也经常来找我，教我，我觉得我技术又进步了不少。这段时间，我有个朋友让我去珠海那边，他在那边一个游戏公司，做得还不错。我想再留在这公司，估计技术和工资都没多大提升空间了，还不如出去闯闯，跟你一样，也去搞游戏，再多学点东西。”

BOSS Liu 吃了一惊。两个月前都还是好好的，那时候自己都还挺忙，现在自己空下来了，可 Bug Yang 又说要走：“那你的意思是。”

“嗯。我过去了，估计你们让我做的东西也做不成了。不过我也知道现在确实比较缺人手，如果你们一定让我做，我还是带过去，好好做。”

BOSS Liu 忍住自己的心情，反而用轻松的语气对 Bug Yang 笑着说：“小杨阿，你去珠海那么远，怎么可能把 CASE 也带过去呢？大家交流起来都不方便。没事，你有你的想法，当然应该往更好的方向发展。你就安心过去好好学技术吧。这边的 CASE，我们再想办法。只是你那边，做到什么程度了？”

“嗯，说起还真不好意思，这段时间就是因为忙辞职过去的事情，耽搁了一下，不过代码我基本上已经读完了，对整体结构也基本上有了了解，要做起来应该很快的。以前影头就跟我说，什么事情，你不去做，有的是人来做，什么 CASE，你公司不接，有的是公司来接。我觉得这个 CASE 还是多好的，还是很有前途的，就是我也实在没办法。我先出去闯闯，再等两年，如果你们觉得还用得上我，我一定回来帮你们忙。”

“帮忙到不必了，小杨阿，人，一定要靠自己。你出去多学点东西，自己发展得好一点就行了。”

BOSS Liu 话中有话，明眼人一听就听出来，可 Bug Yang 不知道是真没听出来，还是听出来故意装不知道，仍然说：“嗯，那就谢谢刘哥了。对了，你帮我也跟影头说一声，我晓得他忙，怕打扰他，还没给他打电话。你跟他说，别太累了，还是要注意休息。”

Bug Yang 的答复让 BOSS Liu 欲哭无泪，他只得说：“好的，好的，我一定帮你转达问候。”

BOSS Liu 战战兢兢地把 Bug Yang 的事情告诉绝影，已经做好了让他一顿劈头盖脸臭骂的准备，哪知绝影也没发火，只是平静地对他说：“BOSS 阿，我说过，Bug Yang 言过其实，

不可大用。这句话是陈董教我的。以前我对他看人一直有腹诽，包括不招女程序，但现在，我一直对他看人深信不疑了。陈董在这方面，确实有非常长远的眼光阿。”

BOSS Liu 点点头，唯唯诺诺地说：“Bug Yang 当初是我提议进来的，本以为你会大骂我一顿。唉。”

绝影一笑：“我骂你？我骂你有什么用阿？与其在这里大费口舌地骂你，还不如好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调研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

“那你有什么看法？”

“还能有什么看法？和上一次一样，Bug Yang 走了，他的工作还得交给我来做，除了我来做，还能谁来做？我阿，就是 Bug Yang 的专职救火员。”

“这不好。你本来有 Symbian 的平台要做，现在又来做 Windows Mobile 的，搞不好两头进度都做不走。”

“那你的意思是？”

“Windows Mobile 那头先放一放，Symbian 是大头，我来弄 Linux，要是真搞起来了，还怕招不到人来做 Windows Mobile？”

绝影默默地点点头：“也只有这样。不过这‘放一放’阿，真有可能会害死人的，不知道这一放又要放多久。”

BOSS Liu 站起来，用安慰地语气说：“你放心，搞得起来，啥都不是问题，要是搞不起来，管你 Symbian，Windows Mobile，Linux 整再多的花样也是白搭。”

绝影叹口气：“唉，也只有这样了。以前不是老听说某某某大公司，要开发个某某某项目，原计划有这个功能那个功能强悍得不得了，到最后，开发成本越来越大，这个功能那个功能又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的削减，搞到最后，还不是最初提出的最小系统。”

BOSS Liu 也叹口气：“唉，是阿。也幸亏现在还早，要是再过三个月 Bug Yang 才走，那还不知道怎样才能收场呢。他阿，还是老想着放卫星上天。”

“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不是也爱说：给我足够的时间，我能够把卫星放上天么？但是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就像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地球。真的能给你这个支点么？不可能。”

“Bug Yang 也是，本来我还有很多话想跟他说，电话里说不清楚，只怕以后也没机会说了。我一直想对他说，他错了，他以为写程序只需要百倍的信心加上拼命就可以了，平时根本没有踏踏实实去学习，没扎实的根底，再怎么拼命也是白搭。你什么武功也不会，哪怕你还能拼命，挨我一招降龙十八掌还是死路一条。”

绝影摆摆手：“算了，算了。上次我们开会，不是说以后写《疯狂的程序员》么？那之后，他跟我说了好多次，要做真正‘疯狂的程序员’。问题是他把我们的意思理解错了，‘疯狂的程序员’绝对不是靠狂妄和拼命的程序员，而是能够踏实，持续努力的程序员。等你真正做到了这两点，技术上去了，在写程序这个领域，能够限制你的只有你的想像力，到那个时候，你才算个‘疯狂的程序员’，这种程序员阿，是能令竞争对手无比恐惧的。”

“是阿，是阿。”BOSS Liu 一边点头一边说，“Bug Yang 是走了，没办法的事情，我们的工作还得继续做下去。你把 MP3 播放器功能做出来了，有了界面，后面也要容易得多，你先做做视频播放，前期支持的格式不用太全面，把几个主流的格式支持了，什么 3gp 阿，avi 阿，rm 阿，这些视频的支持有些手机都是内置的。”

“那你那边呢？”

“我？现在我们还有个更大任务——要找投资。”

“找什么投资？我们做下去，你我都有工作，还能饿死？”

“我们这点钱，就管管我们自己，连多发两个人工资都成问题，你还指望我们那点工资干什么？”

“不是阿，我这边做外挂，还有点钱。”

“有多少？”

“大概几万吧。”

BOSS Liu 舒了一口气，鄙夷地说：“BOSS，这你就不懂了。前期开发我们可以撑下去，开发完了呢？要营运，要推广，这推广起来烧钱是吓死人的。以前我在提出这个 CASE 的时候还没考虑这么多，现在随着 CASE 慢慢进展下去，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了。你那几万块钱，自己泡泡咖啡厅泡泡妞过点小日子还滋润，哐到宣传推广里面去，我跟你讲，泡都不冒一个。”

绝影头上冒了把汗，小心翼翼地问：“那你说要多少？”

“至少 300 万！”

“300 万？”

“BOSS，这是基本配置，要是说推荐配置豪华配置，我怕吓到你。”

“这可如何是好阿。”

“这就是我要解决的问题。找人投资。我在北京，大城市，做了两年游戏，还是认识了几个圈里的人，我先来活动活动，看能不能找到有意投资的。你那边一定要把进度跟上，要是有人有意向，我们连 Demo 都拿不出一个，就可惜了。”

绝影点点头：“嗯，BOSS，事情交给我，你就放心，尽管把心放到肚子里。”

疯狂的程序员（85） 王老板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BOSS Liu 早早地起了床，洗了个澡，换了套衣服，刮了胡子，最后又对着镜子把头发梳了又梳，把电脑前打印好的资料再自己细细翻看了一遍，一边看，一边还在心里默默地思考。所有事情都确保万无一失了，这才抱起他宝贝一般的资料走出门去。

这派头，绝影觉得自己相亲也不过如此。可 BOSS Liu 当然不是去相亲，他要去见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这事情前几天他跟绝影说了，当然是项目投资上的事情。说起这事情，最近一个月来，BOSS Liu 没少吃闭门羹，最后终于找到这么一个大老板了，他极其神秘地对绝影说：“投资的事情，有着落了。”

绝影心里一阵狂喜：“有什么研究成果，拿出来分享分享。”

“当然是找到一个大老板，他对我们的项目很感兴趣，约好星期五见面，专门谈这个事情。”

绝影一听，心里又变得不太踏实：“我说 BOSS 阿，说到底，这钱还在别人包里，什么东西只要不在自己手上，就不稳当。”

“你放心，这次稳当的，我找的那个人，乃是当今世上 IT 界象当当的人物。他要力是挺我们的项目，我跟你讲，我们发了。”

“谁阿？”

“王 XX。晓得不，这才是正儿八经的 BOSS 王！”

听到这个名字，绝影心里一惊：王 XX 是谁？绝影没听过，所以后来他把这名字也忘记了，只记得姓王，但 BOSS Liu 竟然说他是 IT 界响当当的人物，看来自己确实有点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人不认识，更多的评价说不上来，又不好意思让 BOSS Liu 知道，绝影只好说：“好吧好吧，反正你尽力而为吧，我的意思的咱们还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这时候，BOSS Liu 也学着绝影的语调说：“BOSS，事情交给我，你就放心，尽管把心放到肚子里，后面的事情就看我的了。”

绝影点点头：“嗯，你有点陈董的派头了。”

听了绝影的表扬，BOSS Liu 不知道是骄傲还是谦虚地说：“嗯，当然，BOSS 阿，你也有点周总的派头了。”

绝影话是这么说，BOSS Liu 也一直认为自己真就有了陈董的派头，但真的跟那个王 XX 面对面地坐在茶馆里，BOSS Liu 心里还是有点虚，——写了几年程序了，这才是第一次跟人打交道阿。

还是 BOSS Liu 首先用蹩脚的国语说道：“王老板，你好你好。”一边说，一边伸出右手。其实平时他就最讨厌讲国语，四川人，四川话，走到哪里讲到哪里，你听不懂？你听不懂我还不会说呢！哪里有我将就别人的。

所以，但凡是在公司，BOSS Liu 都一边用夹着香烟的左手在显示器上比比划划，一边操着流利的四川话对前来讨教的程序员说：“这个问题阿，应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难怪他下面的程序员也总是用四川话说：找刘头问个问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你想像一下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小平同志，你就晓得问题有多严肃了，这是开不得半点玩笑。

那“王先人”见来人居然是个二是多岁的小伙子，大约是有失望，只是往前探了探身子，一边也伸出右手，一边说：“你好，你好。”

两人坐定下来，BOSS Liu 突然发现早上在脑海中排练了一个多小时的开场白和台词突然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后来有人说，这是因为紧张了的缘故，但 BOSS Liu 立刻坚定地反驳：“谁说我紧张了？我一点都不紧张，想当年神五发射，那么大的场面，我都没有半点紧张。”BOSS Liu 说得理直气壮，旁人竟一时无法反驳，后来才想明白：神五发射的时候 BOSS Liu 压根就不在现场，他紧张个 P。

这台词一忘，BOSS Liu 到真的紧张起来，赶紧在脑海在搜索，好多东西都是这样，比如烟，你不用他的时候，他到处都是，桌子上也有，抽屉里也有，连睡个觉，冷不防都从被子里翻出来一根；可等到你某一天熬夜熬到两三点，突然发现烟没了，而手头的工作至少还要两三根烟才能做得完，于是你翻箱倒柜到处去找它，连沙发底都不放过，可它就像跟你捉谜藏似的，就是不出来。又过了两天，这次你补给充足了，收拾桌子的时候才发现，显示器后面居然还有四五根。

BOSS Liu 不张嘴巴还好，嘴巴张开半天蹦不出一个字来，场面顿时紧张起来。好在那“王老板”的确是经历了大场面的，还是首先说道：“小刘阿，我也是听一个朋友说的，说你们那项目还不错，具体也没见着，不如你先给我介绍一下吧。”

BOSS Liu 回过神来，想得亏今天早上还有准备，咱们这样的人，别的懂不起，要说起技术，信手拈来，还难得住咱？于是 BOSS Liu 立即坐正了身子，胸有成竹地一边把打印的材料递给王老板一边说说：“王老板阿，我们的这个项目，包括技术资料，开发细节和特色、优势、盈利模式等我都打印成资料了，先给你，我呢，也先简单说一说。”

王老板接过 BOSS Liu 递过去的大叠材料，随意翻了翻，BOSS Liu 趁这个机会赶紧说：“我们这个项目是 3G 移动平台下的 P2P 视频点播业务，类似现在 PC 上的 PPS 之类的软件。当然，初期由于资金，网络状况等限制，可能先上广播。”

不等他说完，王老板打断他：“据我所知，现在有一些大厂商也在准备 3G 平台下相关软件的开发，跟他们比起来，你能谈谈你们的优势吗？”

“当然，当然。从资金上，我们当然是没法和大公司比的。很多大厂商，往往只是针对自己的平台做开发，我们呢，对主流移动平台都有技术上的积累，如果我们推出产品，肯定是几个主流移动平台，包括 Symbian 呀，Windows Mobile 阿，Linux 阿一起推出。特别是 P2P 技术，我们的团队在 PC 上已经有好几年的开发经验了，当 3G 一旦放号测试，在市场还是空白的情况下，我们的多个平台软件就能迅速进入市场，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这就像现在的 BTComet，PPS 阿这些软件其实这些技术的门槛已经不是很高了，可是其它软件很难再超越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进入市场很早，用户有个先入为主的思想。”

王老板点点头：“当然。单就市场来讲，你的确说得很对，在市场上，要么你就做第一个，要么你就做最好的一个。”

BOSS Liu 心中一惊，“要么你就做第一个，要么你就做最好的一个”，这话他太熟悉了。这不是几年前绝影经常跟他讲的么？这也是这几年来，他不也是他这个 P2P 项目一直追求的么？就是要迅速进入市场，做第一个。

王老板仍然一边翻着资料，一边说：“在技术细节上，我对移动平台我了解得不多，不过听了朋友，还有你今天的介绍，我觉得你们这个项目是个很好的项目，很有意义，也可能会创造很大的价值。”

BOSS Liu 听了这话，心中一阵暗喜，恨不得马上打个幌子跑到厕所给绝影打个电话，平静地告诉他：“BOSS，项目谈下来了，对方前期投资 500 万。”

“可是。”王老板话锋一转，BOSS Liu 沸腾的心马上又冷却下来。

“可是这个项目你们的推广计划和盈利模式呢？我在资料里没有看到。”

BOSS Liu 马上说：“资料里是有的，在后面，来我帮你翻翻。”一边说一边接过那份资料：“推广确实比较困难。因为我们的团队主要还是做技术，所以才推广方面确实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什么好的想法，所以也没怎么写具体操作。我们的想法还是先免费服务，做广告，做插件。盈利的想法还是靠做广告和插件。”

“可是，这样的推广方式成本巨大阿。”

“废话，”BOSS Liu 在心中想，“要不是成本巨大，我用得着屁颠屁颠坐在这喝着不喜欢的茶跟你谈这么久么？用 BOSS J 的话说：我一秒钟几十万上下。”

这么想，BOSS Liu 还是客客气气地说：“是阿，所以我们才想找投资人或者合作伙伴呢。主要就是推广这部分。”

王老板把身子往沙发上一靠，双手扶在扶手上，一副大老板派头，肯定是听了 BOSS Liu 的话，发现他终于说到正题——这世界，有钱才是老大——了，平静地说：“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有钱赚，这些推广都叫‘投资’，但是万一推不出去，或者没有市场呢？你们在技术上的努力也白费了，我们资金上的损失也是巨大的。”

BOSS Liu 笑笑：“我觉得我们的项目还是很有希望的。”

“是阿，项目是好。可是市场跟项目好坏无关。卖菜这个市场如何？恐怕你们不会看好它吧，可中国还是有那么多人在从事种菜卖菜的工作。为什么？因为这是人们必须的东西。不知道你对现在的市场有多少了解，就我来看，对视频的投资现在大部分人还是相当谨慎的，说到底，视频业务还没有什么成熟的盈利模式。好多人投了钱，几年了还不见回报。所以现在在 PC 视频项目上阿，还是叫好不叫座。PC 上是如此，手机上呢？现在就更没人知道了。项目好是好，可盈利模式不明确，就不好搞阿，这不像其它的，比如游戏，这个盈利模式已经很成熟了，所以你要有一宽游戏，那么你的项目再土技术再落后，要找到投资也是很容易的。所以，我今天来，也是想看看你们有什么推广和盈利模式的想法。”

一席话，说得 BOSS Liu 有点不高兴，资本家的思想阿，就是差不多一样，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于是他也平静地说：“是阿。风险投资风险投资，风险肯定还是有的，我们做技术，把大把大把的时间和经历投入进来，也是投资，我们做之前，也是评估了风险的，还是觉得这个项目肯定是有前途的。”

王老板把手一摆：“不，这和风险投资还有一点点区别。你们的想法是什么？找风险投资，把公司运作上市，投资商再变卖股票套现，又去进行他的下一轮投资？我不想这样做，如果我做，我肯定还是要来自己运营。再说了，3G 什么时候开始测试，什么时候投入使用，现在都还不是很明了，你们这个项目，3G 是个大前提，3G 没有出来，什么营运阿什么上市阿，都是不切实际的，在这种情况下，风投是不敢进来的。”

这翻话说完，BOSS Liu 无言以对，资本运作，自己什么都不懂，他还是明白，不懂，就不要随便发言，免得露出破绽，反而被对方笑话。

这时候，王老板把桌上的资料拿过来，说：“行，今天就这样吧。你们这个项目，我会继续

跟进地，再思考一下盈利模式，主要还是这个，要是有一套可行的盈利模式，宣传推广上的投资都不是问题。回头你们也去思考一下吧。有可能还会让你们对软件作一些修改，商务嘛，毕竟和你们开发是不一样的，这一点你们应该知道的。”

BOSS Liu 和王老板一起走出去，他的司机在楼下停车场等他，剩下 BOSS Liu 一个人走在路上，老半天回不过神来。王老板说得轻松，对是否投资这个项目也还是不置可否。BOSS Liu 还是想不通，按他的话，项目好，既然项目好你就把钱投进来阿。

考虑了很久，BOSS Liu 还是给绝影打了个电话。

听完他的汇报，绝影沮丧地说：“完了，这个投资没了。”

BOSS Liu 还比较乐观：“希望还是有的，他说了，只要有好的盈利模式。”

“放屁，BOSS，你想想，你在公司招人招了那么多了，你会如何拒绝别人？你会跟他说：对不起，你的技术实在不行，去小公司忽悠还行，别在我面前班门弄斧？你肯定会说：先回去吧，我们会再通知你的。每次都这样说，可是最后会通知别人吗？那王老板肯定也是如此，算了，我估计没有下次了。”

BOSS Liu 头上冒了把汗：“唉，没想到阿。BOSS，你说，人家 PPS 阿，BtComet 是如何盈利的阿？”

“那不一样，人家是 PC 上的。宽带技术早就成熟了，上网的人也多。”

“唉，这如何是好阿？以前我们说，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有一个好的团队：你，我，我们的技术都不用说了。可是到现在才发现，我们最需要的，也许并不是技术阿。”

“是阿，我们有的是技术，可是我们没有钱。”

疯狂的程序员（86）装孙子

BOSS Liu 说了这话，又勾起了绝影颇多的联想，半晌，他才语重心长地说：“BOSS 此言差矣。你今天说我们最需要的也许并不是技术，这让我想起好多以前的事了。你知道燕儿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吗？她跟我说：‘你确实对我很好，也给了我很多，可是几年下来，我渐渐发现你给我的其实并不是我想要的。’我问她：‘那你想要什么呢？’她也答不上来，只是说：很多她想要的东西别人轻轻松松就能给她，在她生气的时候别人很容易就能哄她开心，别人说的话也都正和她意。可是为什么都只是别人，而不是绝影我呢？为什么我和她在一起，相互之间就总是指责，总是争吵呢？”

“我告诉她。在很多时候，看起来我的确忽视了她，但我心里一直把她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我们在一起几年了，我和她都知道她也并不是个完美的人，我总是很明确地指出她的不足，她的缺点，因为我爱她，我要对她负责，我应该让她不断地变得完美。这些批评她的话让她听了，肯定会不舒服。可是别人不一样，她的那些朋友，只是普通朋友而已，他们不需要为她负什么责任，不需要担心她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事业，不需要关心她的工作有没有前途。所以他们可以总是说她喜欢听的话，总是迁就她的缺点。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总不能哄她开心的原因吧。她跟朋友在一起的时间不多，所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会做一些很开心很值得回味的事情。可是这又和我不一样，我和她，要面对的是每一天的生活，有时候单调而乏味的每一天。这和我们俩一个道理，以前我们在一起工作时，空余时间不是一起吃烧烤就是陪你喝酒。现在呢？我们总是用有限的在一起的时间，尽可能多地讨论问题，分享经验和心得。”

“我又告诉她，也许我她的才是你真正需要的东西，只是因为有了，所以你不觉得这有多么宝贵，等到有一天你失去这些的时候，也许你会后悔。”

“当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我只是想说，BOSS，技术其实还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以前我们没有技术，所以疯狂的追求它。现在呢？有了一点，它才显得不那么重要，如果这样放任下去，等到我们失去它的那一天，我们一定会后悔莫及的！”

绝影讲完，BOSS Liu 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不好意思，又让你想到伤心事了。”

“不，这不是伤心事，是以前的事。以前我不懂一个道理，总觉得我不能没有她。现在看来，其实我的一个观点一直是正确的：这个事情你不做，自然会有人来做，这个 CASE 你公司不接，有的是公司来接。同样的，你不爱我，会有人爱我，你觉得我不好，会有人觉得我好。我从陈董公司离开了，他们还是一样发展壮大——没有任何一家公司离开了一个人就不能生存，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离开了另外一个人就不能生存。”

这时候，BOSS Liu 笑了：“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其实你刚分手的时候，我还真替你担心。现在看来，你成长了不少啊。”

绝影也笑了：“BOSS 你不是也成长了不少吗？以前大家都是‘高中生程序员’，每天都围着代码转，要是突然之间看到一段好的代码或者牛 B 的技术，认认真真地学下来，自己还在心里乐上好几天。现在呢？BOSS 你也是有思想，有技术的创业青年了，哈哈，你看 CASE，已经不再拘泥于具体的技术细节了。大象无形啊，哈哈……”

两人互相恭维了一阵，短暂地笑过之后，BOSS Liu 还是发起愁来，这种情况绝影能够理解，以前在公司做个 CASE，用周总的话来说，宝贝得像自己的儿子似的，非到万不得已决不轻易修改，就算已经到了火烧眉毛万不得已的境地，还得大费周折地召集全体开发人员，小心翼翼地论证可行性和具体技术细节，一定做得万无一失了，才下命令道：“那就修改吧。一定要小心。”

这 P2P 的 CASE，对 BOSS Liu 来说，也就和他儿子一样，以前在构思的时候是前途一片光明，从生下来喝什么奶到读什么幼儿园再到念五年制还是刘年制的小学，一直计划大学毕业工作买房买车结婚生孙子，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可现在呢？眼看 CASE 还没出生就要难产，今后那一系列伟大的构思都只能成为空想，BOSS Liu 哪里有不急的。奈何这方面绝影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帮他使点劲，但实在不知道该往哪里使劲，也只有再埋下头来继续写写代码，事情虽然没着落，但进度还是得跟上。

王老板的事情过后，绝影和 BOSS Liu 都有点压抑，绝影本想给大爷做点工作，让他投点资金到这里面来——虽然绝影也知道按 BOSS Liu 的预计大爷那点资金投进来可能也最多也就是冒几个泡，但意义不一样啊，这时候他们太需要有资金投入进来了。一有资金进来，对他们两个的士气都是巨大的鼓舞。有了这点垫背的资金，再加上被鼓舞后膨胀地自信心，让 BOSS Liu 再来找投资，也比现在不知道好多少倍。

可是大爷确实对这个不感冒，大爷还是一心想着搞游戏方面的东西，外挂做了几个月，也赚了点钱，最近一段时间，官方的打击力度似乎加大了，客户端频频更新，还出台了外挂举报措施。

这时候，大爷沉着冷静地说：“等人家上门来找你，就晚了，趁早收工，全身而退！”绝影等他这句话其实也等了很久，他那话一出口，绝影马上兴高采烈地把外挂的工程目录打个包，标注日期，然后拖进 Backup 目录——那目录基本上算是他的代码冷宫。见绝影以实际行动支持了自己的想法，大爷也马上联系到卖外挂的，那人见这么久以来大爷居然第一次主动找他，以为他们又开发出啥新的外挂，自己要是拿到总代理，又是笔不菲的收入。

外挂这东西，虽然交到用户手上要是稍微出了一点点小小的问题，都被用户骂得一钱不值，但骂归骂，骂完了用户还是花钱来买，都不知道现在玩游戏的人都抱着什么样的心里，一面骂着这垃圾外挂，一面又花着钱那外挂在游戏里玩得屁颠屁颠的；一面抱怨服务器卡，两三分钟掉一次线，一面又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登陆进去。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来“试玩”的还是来“试登陆”的。所以，在现在大部分软件还是收入和挨骂成反比的情况下，外挂有时候反而是收入和挨骂成正比。

可想而知，管你这外挂有多垃圾，只要你开发出来了，我就敢拿总代理，只要我拿到总代理

了，我就不愁赚不到钱。

卖外挂的这样想，自己力马上打起了十二万分的精神。

大爷冷冷地说：“嗯，那外挂，下次游戏更新后再更新一次，我们就不能再提供技术支持了。”

大爷特别强调“不能”，而不说“不会”。

卖外挂的顿时红了眼：“为什么啊？这不是卖得好好的吗？我刚又请了两个小工，正准备拓展市场呢！”

大爷用无可奈何地语气说：“唉，我也是没办法啊。这边技术人员家里有事，回老家去了，估计一时办会还回不来，我现在还是零时找了个人顶一顶下次更新。”

大爷没跟卖外挂的人说他真实的想法，他知道，要是跟他说现在官方打击力度大了，有风险了根本没有用，他肯定会说：“怕啥啊？哪个游戏不都是官方打得凶下面用得火热么？再说，都这么久了，官方也不敢轻易封外挂的，这一封，不知道又要流失多少玩家。谁叫你不早就封啊，大家都没得外挂用，进游戏也都相安无事。现在人家用上瘾了，你说封就封，人不跑才怪。”

这时候，卖外挂的几乎是带这哭腔说：“大哥，你那零时技术要是能顶就让他多顶一阵吧，要不我这边再拿出 10% 的利润……”

他这么说，明显是担心大爷找了其它代理商，这行当里面竞争也是有明有暗，这一点，他是再清楚不过了。

“真不是利润的问题，咱们都做了这么久了，我有必要拿这个来要挟你么？现在是真的不好做，你不好做，我更不好做。”

大爷堵了卖外挂的后路，无奈之下，他只得说：“那等你技术回来了，你东山再起的时候一定找啊，我这边市场还大得很，唉，这下都不知道怎么跟下面的用户交待。”

“嗯，当然，肯定还是找熟人合作嘛。”

最后一句话撒下，用户那烂摊子就由卖外挂的去收拾吧。

做完这些，绝影才抬头问道：“那下一步呢？下一步做啥？”

大爷点了只烟，一副运筹帷幄地样子道：“嗯。早料到外挂不是长久之计，我早就着手调研其它项目了。项目倒是有，但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我做。”

“哪方面的？先说说。”

“还是游戏方面的。”

听说又是游戏方面的，绝影有点不感冒，他马上说：“嗯，又是游戏。外挂也刚 Close，我看先观察观察再说吧。”

“我知道，我知道，你还惦记着和 BOSS Liu 的项目呢。还是那句话，你们先搞搞吧，搞得走当然好，以后我还跟着你混。要是搞不走，再看你愿不愿意跟我搞。反正我不逼你。”

BOSS Liu 在北京继续寻找投资，鼻子上灰碰了不少。先前那王老板算是对这项目最有意思的一个，可是后来又有人找他来投资做游戏。BOSS Liu 自己也是搞游戏的，看了那个 CASE，觉得不过尔尔，现在免费 2D 引擎 google 上一抓一大把，又没啥技术上的创新——当然，有可能别人有什么大的创新，但肯定不会告诉你，创新才是卖点，这一点地球人都知道，人家还会轻易把这个透露给你——总之到最后，王老板的资金还是流到别人公司了，当他告诉 BOSS Liu 这件事时，BOSS Liu 心往下一沉：完了。

王老板却还一本正经地说：“小伙子，其实你们那个项目还是相当有前途的，只是恐怕还要再等上一段时间，等 3G 出来了，技术啊市场啊都成熟了，咱们再来做也不迟。到时候那边游戏的投资也有了回报，推广起来资金会更加充裕。”

这话听上去还是在安慰 BOSS Liu，可是他不说不还好，一说，BOSS Liu 反而在心里骂道：“少来了，上次还说要做市场的第一，现在又说等市场成熟，这话也太假了——你想，等树上的苹果都熟透了，还有你的份？早被人家摘光了。又想等苹果成熟了变甜，又想从这里面分几

个，除非那树是你家种的，这市场是你家开拓的。”

BOSS Liu 其实也是一条好汉，当初毕业的时候，班主任挺可惜地对他说：“小刘啊，在计算机方面我一直认为你是个人才，可其它科呢？你看你，挂了这么多科目，毕业证肯定是不保了，你得再想想办法啊。要不你再交点钱，我看活动活动还是把毕业证拿到是正事。”

BOSS Liu 明明晓得念四年大学，为的就是这么一张文凭，但是宁死不像黑恶势力低头，硬是话也没回一句就卷起铺盖走人。可以说他这辈子从来没装过孙子。

可现在，BOSS Liu 不知道对绝影说了好多次：“装孙子装得痛苦啊。不就是为了那么点钱么？妈的有几个钱就以为自己是爷。要不是为了咱们那个项目，五百万放在我面前我也只对他微微一笑：‘朋友，赶紧收起来吧，财不外露。’”

绝影听了，心里也很难受，CASE 也一直这样拖着，以前以为开发个 CASE，只要自己投入时间写代码就行了，现在做到这一步，才知道，要架服务器，要跟电信打交道，样样都要钱，这世道，已经不是闭门就能造出车的时代了，除非你只想造个自己用的车，就算自己用，你还得到交管局去申请牌照、年审呢？哪一样都少不了钱。

几个月了，绝影一直想对 BOSS Liu 说一句话，可是他一直没敢说。

终于有一天，BOSS Liu 把这话对他说了。

疯狂的程序员（87） Case Closed（全文完）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明明绝影一直以来都想对 BOSS Liu 说这句话，而现在 BOSS Liu 首先说出来，绝影心里反而难受，宁愿他不说。

BOSS Liu 悲壮地对绝影说：“BOSS 啊，这个 CASE 我们还是先放一放吧。”

绝影的反应也在他意料之中，他也悲壮地点点头：“嗯，先放一放，但是要放到什么时候呢？”“我也不知道。”

“唉，放一放。好多事情一放就不知道放哪里去了，要再拣起来，就难了啊。”

BOSS Liu 没说话，两人沉默了好久。

半晌，绝影打破了僵局：“算了。创业这个事，自古以来失败的多了，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BOSS Liu 一边点头一边说：“是啊，是啊。也许我错了。我几天来我一直在想，其实从半年前我们俩下的那盘国际象棋就应该知道我错了——西班牙布局，你还记得吗？你说得对，也许我真的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本来是做技术，下的是中国象棋，现在出来创业，下的是国际象棋，以为自己在中国象棋上还算牛了，市场啊，投资啊也不过尔尔，冒险激进，结果吃了大亏。”

“我当然记得，那是我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下国际象棋。以前下中国象棋你就老赢我，反正我下不赢你，后来干脆破罐子破摔，盘盘第一步都拿炮打马，估计也是你遇到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着法了。”

“少来了！我晓得，你觉得我情绪不大对，又来东拉西扯缓解气氛，我告诉你，你这招啊，对付 Bug Yang 他们还有用，在我面前，班门弄斧也！”

绝影心里一惊，连忙说：“这你都看出来了？BOSS 就是 BOSS，果然不同凡响。”

在有一点上，BOSS Liu 和绝影极为相像，就是听不得表扬，听绝影夸起他来，BOSS Liu 也飘飘然地说：“那是当然。其实你也不用安慰我。今天我跟你说的这句话，做的这个决定，就像当初提出这个 CASE 时一样，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了的。别人都说‘好死不如赖着活’，我可不是这样想的。CASE 进展到今天，大家都投入了不少精力，如果找不到钱，找不到投资，再耗下去大家损失更大。这个你要会算机会成本啊，要用迭代法，反正我们有技术，先做一点，投入也不多，再看看形势，形势好，继续迭代投入，形势不好，马上停止，免得到后面损失更大。现在 CASE 做到这里，你我都晓得，形势是万事不妙。现在还不赶紧割肉止损，更待合适。”

听了这话，绝影觉得好生耳熟，想了老半天，突然一拍脑门说：“我想起来了，上次你教我泡妹妹好像也是这么说的，说要算机会成本，说要用迭代法，说先约会吃饭，简单表白，看形势如何，如果形势好，再迭代约会，更加深入地表白，要是形势不好，力马撤退，停止迭代，这样一直迭代到最后。怎么今天又把这事扯到我们项目上来了？”

BOSS Liu 故作神秘地说：“你懂啥？我那迭代法乃是不二法门，凡是涉及投资和回报的问题，都可以用它来解决，你想想，你泡妹妹是不是又要花金钱又要花时间？是不是也是一种投资，你是不是希望她也喜欢你，这是不是一种期望的回报？这法子，屡试不爽啊。”

绝影这么一想，**BOSS Liu** 还是说的有点道理，年前去追求一个妹妹，人家现在都快结婚了。当时还好用了他的迭代法，及时全身而退，不然后果肯定不堪设想。这么想，绝影赶紧竖起大拇指：“高，高，实在是高。中国那么多股民，要是大家都晓得 **BOSS** 的理论，还不把股价炒上天啊！”

这时候，**BOSS Liu** 突然叹口气：“罢了，罢了，以为一切都尽在我掌握中，没想到这事情还是没计算好啊。”

绝影的心情也突然一下低落：“算了。**BOSS**。你说，我们是不是创业失败了？”

“是！失败就老老实实在地承认。我们两个写程序写了这么多年，自己从来都觉得写起程序来，没有什么能难得到我们的，从来没遇到过失败，更不相信自己会失败。现在好了，我承认我在创业上失败了。人嘛，哪里有一一直都成功的呢？这次失败，我觉得反而是件好事。

BOSS，我们是人，不是神。”

和 **BOSS Liu** 聊完。绝影开始整理 **P2P** 项目的代码，先把所有的项目 **Rebuild All**，看那 **Visual Studio 8** 的 **Output** 窗口输出一行行信息，最后显示：0 个错误，0 个警告，全部重新生成：1 已成功，0 已失败，0 已跳过。在平时，这是最惬意的事情，没有什么比自己亲手写的代码连一点条警告都没有就通过编译再惬意的事情了。编译完了，再看看 **Release**，12K 多，和以前一样，还是这样大。然后再 **Clean All**，关闭项目，打个包，注明日期和版本，最后全部拖到 **Backup** 目录里去。

绝影一边做这些，一边笑自己：明明最后都是要 **Clean All** 的，为什么还要去 **Rebuild** 一次？

然后他自己回答道：这样做，让我知道我可以创建它们。我可以把这一行行枯燥无味的代码变成丰富多彩的软件。程序员是值得尊当今，程序员的双手是魔术师般的双手。

和以前每一个 **CASE** 一样，这一次，绝影也大大方方地给自己放了个长假。给陈董打了个电话，陈董的语气难以掩饰他的喜悦，他说：“小绝啊，我才发现直到现在，公司才算上了正轨。我们招了好几个新的程序员，有一些我觉得非常有前途，好好培养，假以时日，我想一定能达到你的水平。现在公司把员工的福利啊，待遇啊都系统化地纳入了公司章程，大家在公司里都干得热火朝天呢。”

以前在公司，绝影就特别喜欢在 **CASE** 成功验收后听陈董说：“小绝啊，真不错，真从来没让我们失望啊。”因为这时候，陈董的语气一点都不像董事长，不想管理人员，就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就像他大声宣布：“我发现蜗牛有四个触角啦！”一样。只在这一刻，绝影才能体会到，一个 **CASE** 的成功，绝不仅仅是金钱上的回报。

而这一次，陈董的语气也是这样的。绝影也由衷地为他高兴，他说：“那真是太好了。离开公司，我也曾担心，因为当时我在公司做了很多太重要的工作，我还担心公司一时适应不过来呢。现在这样就好了，公司有了新的人才，也一定有更好的发展。”

放了电话，再好好回忆一下，还有一件事藏在心底。其实已经藏了很久了，或者说是没有时间，或者说是不敢翻出来，总之无论怎样，绝影都觉得这一次再也找不到什么借口把它继续压在心里。

这件事就是请燕儿吃一饭。事情做起来，没有绝影想像的那样难，燕儿是个很大方的女孩。

再见到她，她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绝影说：“这顿饭，请得有些晚了。”

燕儿平静地说：“只要请了，就好。还好我们有机会再在一起吃饭。”

绝影点点头：“能在一起吃饭就好。我以为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了。这样的结果，也许是最好的。”

燕儿笑了笑。

两人都很平静。吃完饭，绝影说：“本来想送你回家的，可是你有男朋友，这样不太好。”

燕儿道：“是啊。这本来是我想说的。这一次你想得很周到，就像你写程序一样。可是为什么以前，你只是在程序上才能想得这么周到呢？”

绝影摆摆手：“打住，打住，以前的事不提了。你好好保重。希望我们以后每年都能有机会一起吃顿饭。”

“你也保重。只要你请我，我都会出来吃饭。你说得对，我们做朋友，这是最好的结果。”

最后，绝影好好整理了一下思路，准备把自己未来的打算好好讲给大爷听。正准备开口，大爷却先发制人：“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绝影很奇怪：“你知道什么了？”

“你们那 CASE，是不是没做了？”

“你怎么知道的？”“我当然知道了。”

大爷这么说，又没有正面回答，绝影还是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不过这个问题也不重要，自己平时口无遮拦，打起电话来也是大声武气，被别人听到自己的秘密也是难免的事，既然大爷已经知道了，也正好，省去给他解释的时间，于是说：“至于后面的事情，你说说你上次的计划。”

“我是有计划，但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

“你怎么每次都这样？什么事情，先说出听听。”

“做游戏。我们去做游戏。做网页游戏。这个市场我已经调研过了，而且还有几个以前的手下已经开始做了。我看的東西，是不会错的。”

“又是游戏。”绝影的眉头皱了一下，“为什么每次都是游戏啊？”

“当然是游戏。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你对游戏会有这么大的偏见？你呀，心里就是先入为主的思想，而且不会变通，脑子转不过弯，这样的性格，不知道要阻碍你多少发展呢。”

大爷说得也有点道理，绝影也在想，BOSS Liu 和大爷都这样说，自己的思想是不是真的有点落伍了，内心正在激烈斗争中，突然电话想了。

接起一听，是土匪的，他劈头就是句：“干啥呢？创业失败了？”

“你怎么知道的？”绝影奇怪的问。

“我当然知道了。”语气和大爷如出一辙。土匪和大爷一样也不正面回答，绝影想来想去还是想不明白，不过反正确实是失败了，这问题深究起来也没什么意思，于是唯唯诺诺得说：“是啊，是啊，失败了。”

“外挂呢？还在搞不？”

“不做了，做外挂终归不是正行。”

“那你那个 P2P，好好的为啥不做了啊？”

“暂时不做了。没资金。”

听绝影这么说，土匪在学校里那种本性又暴露了出来，他哈哈大笑道：“我说呢！你写程序能写出个啥呢，还是我们搞销售是王道。还以为有机会你搞了啥东西出来我来给你跑市场呢。看来你是不行了唉。”

绝影一本正经地说：“别笑，有什么好笑的？这是大事。大事没做好你说我能笑的出来吗？亏你还说是兄弟，到这个时候就落井下石？”

土匪反应了半天：“那到不是。我就是看不惯你那读书人的样。经常做出一副搞技术天底下

最大的样子，技术再好又如何啊？归根到底还不是要到市场上来，这就是所谓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是啊。你说的也对，我们这次失败，就是因为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啊。”

“算了。你也不要难过了。一次失败有啥想不开的？起码没有人骂你没有人嘲笑你嘛。你看我们搞销售，吃闭门羹还算好的，有的直接在办公室门口帖上‘谢绝推销’，有的你跟他聊天他都紧张得不得恶，就觉得你是准备骗他钱。简直是侮辱人格。”

土匪说得有点悲伤，绝影连忙关切地说：“那你怎么做啊？那就不做了啊？”

“不！”土匪斩钉截铁地说，“干我们这行，每个新人第一天都要上一堂课，你知道是什么吗？”

“说啊！”绝影按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Never give up!** 你自己去网上查查，丘吉尔的：《最后一次演讲》。”

放下电话，绝影就迫不及待地打开 **google**，输入“丘吉尔 最后一次演讲”，在网上看了十多分钟，他又热血沸腾起来，就像每一次面对一个新 **CASE** 的那种心情，他马上拿起电话，拨通了 **BOSS Liu** 的号码。

BOSS Liu 还没说话，他就抢着说：“**BOSS**，你知道丘吉尔的《最后一次演讲吗》？”

BOSS Liu 刚接了电话，被他没头没尾这么一问，问得连自己都找不着北，愣了一下。就在他愣的这一下间，绝影马上又说：“丘吉尔一生最精彩的演讲，也是他最后一次演讲。在剑桥大学的一次毕业典礼上，整个会堂有上万个学生，他们正在等待丘吉尔的出现。正在这时，丘吉尔在他的随从陪同下走进了会场并慢慢走向讲台，他脱下他的大衣交给随从，然后又摘下帽子，默默地注视所有的听众，过了一分钟后，丘吉尔说了一句话：**‘Never give up!’** 丘吉尔说完穿上大衣，带上了帽子离开了会场。这使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一分钟后，掌声雷动。”

绝影越说越激动：“永不放弃！永不放弃又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永不放弃！第二个原则是当你想放弃时回头看第一个原则：永不放弃！**BOSS**，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BOSS Liu 听他说完，也激动起来：“我知道，我当然知道。**BOSS**，这也是我想给你说的。以前，我们从来没放弃过，以后，我们也永远不会放弃。现在，我有了新的想法，也许我们应该以新的方式开始。你忘了？疯狂的程序员！**BOSS**，你等我回来，回来之后，我给你面授机宜。”

放下电话，绝影花了几分钟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回过头来平静地对大爷说：“我想先写篇小说，题目叫《疯狂的程序员》。”